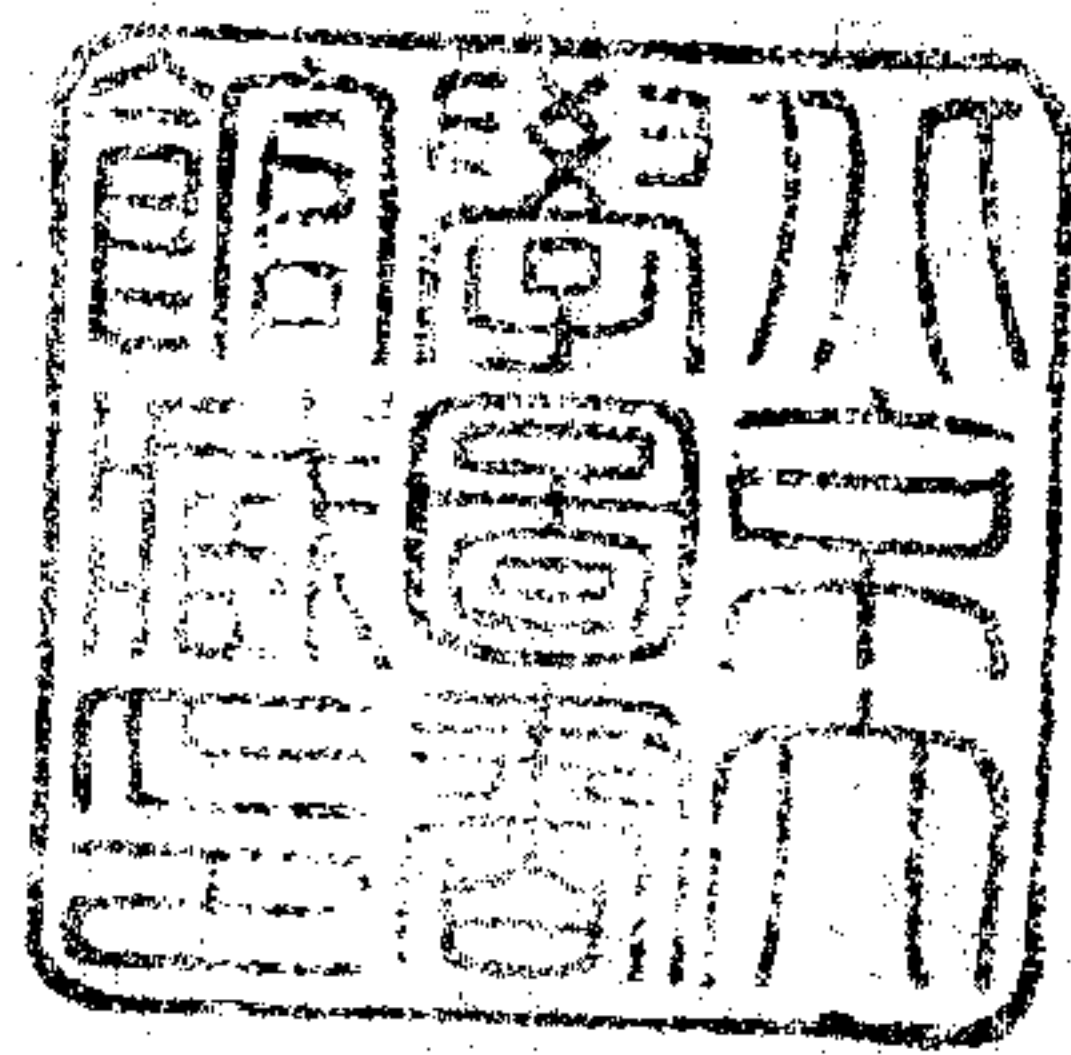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七·子部·雜家類

燕在閣知新錄三十二卷（卷十七至卷三十二）〔清〕王棠撰……………一

柳南隨筆六卷續筆四卷〔清〕王應奎撰……………三一九

韓門綴學五卷續編一卷談書錄一卷〔清〕汪師韓撰……………四四一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十卷〔清〕全祖望撰……………五七三

24/18/10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七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荆南熊開楚蔚菴

荆州徐 閩馨石

白下周 儀確齋

岑川程 蓮賓華 叅校

有脚之城

李賢曰敵之所以輕侮我者惟恃弓馬木能拒馬不能
避箭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戰車能避箭又能拒馬
此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兵法謂是車有中有益為先

知新錄 卷十七

驅焉而戰車又勝於武剛車以有火鎗得取勝之道也
此前代所未嘗有也近來不能取勝此乃用之不得其
法耳用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皆
中若畏其箭手足失措雖即發鎗不暇取中車之四圍
箱板內藏其人少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一尺高六
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
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一十
六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
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
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還避我勢自張我威益

山東省立
圖書館
收海源閣
書籍之章

振可以橫行無礙不但固吾圉也

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

成化間余公子俊為總督尚書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
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
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
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功也臣今奉命以來
熟知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
至車戰為宜臣等議得為車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
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
橫以為營車空闊之處以鹿車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

知新錄 卷十七

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
自衛以俟若使賊勢合眾對壘彼用弓矢一百步技能
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
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
歸前項軍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
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其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
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轆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
鹿角柞五百則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
百人以上車外濠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
萬五千人之上禦賊萬餘其二擡兵車營圖周圍外層

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賊千餘人其三下椿繩營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尺闊一丈椿繩外濠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千之上可禦賊二三百餘其四擡椿繩營周圍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為翎神砲以木為尖以鐵為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輛

知新錄

三

用繩二條圓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鎚及鑿各二斧及剪錐各一其鑼鍋皮派脫火鎌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原之長技也

論兵

春秋時用兵皆有節制後世惟諸葛孔明與李靖為知兵孔明死司馬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以正出奇最為得法制之意不務僥倖于萬一也如韓信軍修武高祖即於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向未知之此

則無節制者也周官之法坐作進退莫不有節果能信賞罰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戒浸漁而又使士卒畏將勝畏敵愛將勝愛身則一可以當百行師何患不勝哉

出奇制勝

曹瑋知鎮戎軍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乃驅所掠牛羊緩驅殊失部伍虜伺瑋兵無部伍遽還襲之瑋緩行得地利處即止知虜將近使人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疲且休憇士馬虜方苦疲欣然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捷棄牛羊而還謂諸將曰吾知虜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

知新錄

卷十七

四

其復來幾行百里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敗之

盪陣

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孔覲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眾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

伏兵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
為三覆也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
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孔穎達曰前謂
第一伏逆其前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後謂祝聃與
後伏逐其後也衷戎師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棠謂用兵
埋伏已見於此

楊么之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一名么於洞庭太負固不服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檣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
下擇水淺處遣人挑之賊來則草木壅塞車輪不得行
賊奔港中又為筏所拒太計窮赴水死丘濬曰舟之大
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翦葉與竹篾則
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
么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巧思者師其意可也

海師

日知錄曰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

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命范蠡舌庸

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漢

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

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

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遼襲和龍唐太宗伐高

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

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

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

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

新錄 卷十七

六

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

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

至吳此又淮北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

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

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曰

鳥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

師或輿尸凶

用兵之道貴有專任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程頤曰
丈人者尊嚴之稱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
從六三師或輿尸凶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程

曰與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棠按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者本又爲將而令出先穀焉往而不敗後世復用太監監軍是以萬不能取勝昔唐九節度之師不用流帥雖李郭善用兵猶不免于敗況其他乎此皆與尸肉之驗也

建置團營

于忠肅公建置團營疏曰議得各營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官一員每千人把總一員每五千人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各量其才器高下而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責仍比較弓箭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止調該

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于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辯強弱不知號令逐漸湊合者不同庶幾可以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軍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圍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峙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衝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

知新錄

卷十七

八

大刀劔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之勢如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務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城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

求況賊之去來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也

辨旌旗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音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玄曰載謂舉于旌首以懲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銜枚無喧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難以周徧故舉類視之左傳所謂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為青雀于旌上舉示之

知新錄

卷十七

九

軍士望見則知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則畫鴟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旗從可知也鴈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于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貔貅是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貔貅皆欲衆見以為防也棠攷宋曹翰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各執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煙火則舉赤旗賊寇則舉白旗陂澤則舉黑旗丘陵則舉黃旗立名不同而意則一也曲禮又言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以四

獸為軍隊招搖星在北斗杓端急堅也繕讀曰勅又畫招搖星于旌旗上以堅勅軍中之威怒也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等四方宿名招搖北斗第七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象天之怒也棠攷周禮中軍建大白旗以即戎今世中軍必建七星旗亦本此意四宿則隨四方之色獨標北斗于中軍皆是奉天行令之意

五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吳澂曰五兵戈及戟會矛夷矛也五盾于櫓之屬周禮戈

知新錄

卷十七

十

二刃柄長六尺六寸及如杖無刃長一丈二尺戟三刃長一丈六尺會遠也會矛句兵也長二丈夷傷也夷矛與會矛相類長二丈四尺上銳而旁有句鄭玄曰戈今之句子戟也古之兵器無過三其身又桃人為劍臘廣二寸有半賈公彥曰臘謂兩面各有刃也吳澂又謂上之五兵乃車戰之五兵而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月令季秋之月天子田獵以習五戎鄭玄曰五戎即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棠攷天文獨有弧矢之象而戈戟及矛無其星則知人之生也必懸弧矢是知矢之為用大矣車戰五兵不言弓矢而弓矢未嘗不備步卒

五兵則言弓矢而去夷矛而五兵之外有劍有刀有盾有弩戈戟主于刺而及用以擊矛用以句或云小戎亦矛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叉然則能句又能刺也敵遠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或擊或刺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用步卒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矛戟及弩矜苗或用弩或用句刀此亦古人之遺製也

鎧

鎧開上鐵甲也兜鍪鞬鞬皆首鎧也少康子杼始作甲費誓曰善穀乃甲謂穿徹之甲有斷絕當使穀理穿之

知新錄

卷十七

士

言細縫如穀之相連也考工記函人為甲以革為之經典皆言甲胄秦漢以來始有鎧有兜鍪用鐵為之正莽傳禁民不得挾弩鎧

甲

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函包合也謂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以犀兕之革為甲擊者其札長故其屬少革之短者其屬多故有七六之分合者以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服者之形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禮也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擊則不堅鍛銀治也已做則撓敵者過于熟也撓曲也凡察革

之道易和易孔小則其鑽空欲其窻也窻小孔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窻其裏也縫小而不寬散眡其朕欲其直也窻其條直而其約也秦者夜藏甲于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成復舉滿衣之欲其無齡也齡齒不眡其鑽空而窻則革堅眡其裏而易財更也財材也也衣之無齡則變隨人身也棠攷古之甲其壽能至三百年後世用銅用鐵用革者少矣銅鐵質重又易澀鏽又與衣性不相合且易裂綻不耐久不審後人何以不遵考工也

知新錄

卷十七

士

黃帝始作弩周禮夏官有四弩李陵傳發連弩諸葛損益連弩一弩能發十矢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黄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固註云飛鳧以鐵為首電景以銅為首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謂前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吳越春秋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云弩射以參連為奇棠謂古人入學射而教以參連故文武皆能射今世古法盡廢文人射且不知況參連乎漢志有望連弩射法十五篇鼂錯言于文帝曰勃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故漢兵器以弩為上是以軍有彊弩將軍積弩將軍之號武帝

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矢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以大黄射其裨將數人大黃者當即六韜所謂大黄參連是也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說者謂古時西蜀弩矢雖多大者不過連弩十矢謂之羣鴉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為摧山弩當是諸葛遺製又唐有伏遠宋有神臂今其製皆不可攷惟恃弓矢而弩置不復言有心者能攷其名而思其意亦攻守之一助也

馬先生

新錄

卷十七

七

三國時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巧也見諸葛亮連弩曰未盡善也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于樓邀懸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絲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王棠曰此用火砲之漸也古以石後以火古以弩後以輪武侯用連弩馬先生用機輪愈變而愈精其後不至于用砲不止也嗚呼其亦不仁之甚哉

砲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砲蓋起此見綱目卷四

砲本作礮俗作砲古人火攻因風縱火無所謂火藥即

礮亦古人用機運石飛之致遠亦無所謂火藥也後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亦謂之礮小者謂之銃銃字韻書所無蓋俗字也砲大者謂之將軍其類亦不一宋魏了翁讀書雜鈔曰左旂動而鼓杜注曰旂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為號令陸釋曰旂古外反又古活反又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若按陸氏說如今砲架之類徐鍇謂諸書為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駁砲字有作駁者亦有從石者了翁之言如此是春秋時旂即砲架也棠按唐肅宗時王去榮以私怨殺縣令當死肅宗以去榮善用砲免死又考李光弼曾作砲

新錄

卷十七

七

飛巨石一發能擊二十人是唐時用砲非謂火藥也按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方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入鎧甲則斃去而箭留牢不可拔五年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又宋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是火毬火箭火砲車在陣中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為之砲之名本草已有張仲景方用為劑是硝漢時已有然何以宋已前不見用于兵營也又有神機火鎗冰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益精合其法蓋造太

將軍總神機營按砲宋已有不甚利害元用西域人亦思馬所造世祖攻襄陽未下亦思馬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以城降後元每戰用砲皆有功是宋時所製不及元人也夫百五十斤之砲元時始見于史其製出自西域元時始入中國蓋西域人本石砲之意實以火藥而更巧為之也故砲字從石不從火夫天下最不仁之器莫過于砲而摧軍陷陣亦莫過于砲為將者非不得已萬不可輕易用之也

鄭億翁心史云元人砲本得之于回回國甚猛于常砲

至大之木就地立穿砲石大數尺墜地陷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棠按今世之所謂大將軍者即此砲也

兵字

日知錄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崇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左氏傳公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

槍楛

槍刻木為刃也倍步項切邦去聲升菴絳韻收楛云即棒也說文云倍悅也即今木杖又星名史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楛石氏星贊曰槍楛八星備非常之變也棠按今之所謂槍楛即星所謂槍楛也皆備非常之變也

諸葛銅鼓

蜀雅云此鼓蠻人最貴之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以鼓響為上下藏鼓二三面者即雄視一方每擊鼓高山諸蠻雲集則出掠掠多益以鼓為靈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螭刻鷲間綴蝦蟆其數皆四桂海志云銅鼓製自馬伏波棠按此鼓近世多有價亦不昂鼓之氣運亦終矣予曾見數面僅與廢銅同價可悲也

燔翳捐褶

崔琰字季珪曹公征并州留琰傳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琰書諫曰袁族富強公子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世子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斯誠有識所以測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世子報

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以壞矣褶亦去焉云云按褶音集袴褶騎服也字書又云衣之在上者則如今短馬夾是也翳以隱射也潘岳射雉賦序以講肄之餘暇習媒翳之事是也翳褶二字人不常用

夜士

夜士卽今之巡夜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鄭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櫟

周禮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胥而賞罰之註宿宿衛也互行馬以斷夜行者櫟執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粥謂羨卒也今世所執柳以巡夜卽古人執櫟之遺意或謂互以斷竹則今鹿角之類

蓼蓼鼓

後魏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懸一鼓盜發則擊鼓諸村聞之皆擊鼓以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有盜竊卽便擒治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六街鼓號之曰蓼蓼鼓惟兩京有之

街子

芝田錄牛僧孺帥維揚杜牧在幕中每夜遊公以街子

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戒之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草報云杜書記平安街子非在官之人當是街道中之巡夜者街子二字亦新

五刑

五刑之名始見虞書而五刑之目則見于周禮呂刑曰蚩尤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則五刑又不始于虞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刻額而罪五百劓割其鼻罪五百宮丈夫割勢女子幽閉罪五百剕截其足罪五百殺罪五百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知新錄

卷十七

六

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呂祖謙曰比周禮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輕罪多于前重罪損于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漢書志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獻帝時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可知刀鋸鑽鑿皆肉刑所用之物文帝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治

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謂黥劓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乃

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

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

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

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其今罪人各以輕重

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棠按五刑皆肉刑孝文詔謂

有肉刑三而注家謂黥劓斬趾三事但詔中斷支體是

指斬趾割鼻刻肌膚是指黥終身不息是指宮刑只不

言大辟當是肉刑四何以言肉刑三也且景帝元年詔

刑錄 卷十七 七

云孝文皇帝除宮刑重絕人之世則知文帝已除宮刑

正與詔相應不識何以言三也景帝時赦徒作陽陵者

死罪欲腐者許之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

皆坐腐刑當是死罪之情輕者亦用之也不然何以復

用宮刑也至于除黥而易以髡鉗除劓而易以笞三百

除斬趾而易以笞五百除宮刑而獨無以易則知宮刑

雖除而仍用以代大辟之輕者不然相傳五刑至漢文

只有四刑矣按笞之爲五刑始于此墨劓判宮大辟古

之肉刑一旦而除其四無斷支體刻肌膚又使生息不

絕其祀文帝此舉可稱至德也景帝時囚笞者有至死

而笞未畢因減笞數三百笞二百二百笞一百考正時

張湯趙禹之徒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之法即後世之

禁罔寢密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條一千

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一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丘濬曰漢祖入關約法三章蕭何于李悝所造篇

益爲九篇叔孫通增至十八篇至武帝時用酷吏增三

百五十九章觀呂步舒治淮南獄死者數萬人民不聊

生甚矣國之不亡亦幸爾成帝詔曰呂刑云五刑之屬

三千大辟之罰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

百萬餘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

刑錄 卷十七 三

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注云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

所謂以定罪也它比引他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和

帝時廷尉陳寵之子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又上

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等事皆得施行棠按蠶室

一刑至此方除可知文景雖除而當世仍用也此棠前

所謂以宮刑而處死罪之輕者是也此後除蠶室一刑

不用矣隋之前死刑有五曰髡絞斬梟裂流徒鞭笞兼

用至隋始定爲笞杖徒流死唐初有罪者斷右趾太宗

以肉刑久除不忍復房玄齡謂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今

刑足是六刑于是復除笞刑五十一至五十杖刑五六

十至一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千里至三千里
死刑二絞斬所謂梟首轆裂鞭等皆不用後世相沿至
于今不易至于刑具六經言之者少獨易之蒙卦言桎
桎桎足械桎手械也坎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索三
股曰徽索二股曰纏言繫縛有罪之人囚于叢棘之中
叢棘如今之棘寺也舜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穎
達曰重則鞭之輕者朴之益稷曰撻以記之卽朴作教
刑也後世笞刑始于此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罷民凡害
人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
中國鄭玄曰圜土卽獄城也棠謂此獄城在中國之外

知新錄

卷十七

三

非上叢棘比周禮掌囚囚者上罪桎梏音拱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桎鄭玄曰拳者兩手共一木也桎在手兩手
各一木桎在足兩足各一木賈公彥曰五刑之人三木
之囚重者三木次者二木下者一木漢景帝六年定箠
令筆今世謂之板子箠長五尺其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
其節當笞者笞髻毋得更人後世五板一換人畢一罪乃更笞
者得全如淳曰當笞者笞髻然則先時笞背也棠按用
竹始于此唐制凡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
徑三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
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絞而加紐官品勳階

稍次者鎖禁之輕罪十歲以下八十以上廢疾侏儒皆
頌音蘇繫以待斷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
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
脊杖十八二千五百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
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徒一年半脊杖十
五徒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一百髻杖二十九十髻
杖十八八十髻杖十七七十髻杖十五六十髻杖十三
髻杖五五十髻杖十下四十三十髻杖八下二十髻杖
七下常行官杖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
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攷宋因唐制每流

知新錄

卷十七

三

加杖又配役是五刑之中用徒流杖三刑矣按自景帝
定箠令之後晉魏南北用刑各有不同至隋文帝定爲
笞杖徒流死之後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大棒東杖車輪
鞵底之類盡除不用刺面之法卽古人黥刑漢文革已
久五代晉天福中又復行凡流罪必刺配宋太祖亦行
之實爲仁政之累故前人謂制只五刑宋有六刑刺面
是也元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
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年數杖數相附麗而爲加減
流則南人遷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南方湖廣之鄉死
刑有斬無絞極惡有凌遲處死之法凌遲處死前代或

有然不著于刑著于律自元始其笞與杖數必七以元世祖有天饒一地饒一我饒一之語其初欲輕刑後人承誤如杖一百宜只九十七反加至一百零七耳明制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以刑為之長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為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有差柁長一尺六寸厚一寸索長一丈錄重二斤管杖皆削去節目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筋膠諸物裝釘比宋為輕後酷虐之吏刑具有夾棍腦極銘鐵之類實傷天地之和其事起于宋但不知何人

知新錄 卷十七

作俑耳

典獄配天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又曰嗚呼敬之哉官典獄伯侯族同姓異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棠棣前言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茲言獄官可以配天則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輕人臣知獄官可以配天則于居是官也必當守敬曰敬之哉者即舜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意穆王雖好遊然帝王心法之

傳仍可想見此夫子所以有取于呂刑也

噬嗑三三震下離上

易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

知新錄 卷十七

雷

明也繫辭下傳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程子曰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噬嗑而齧之則得噬聖人以卦之象推之天下之事有彊梗或讒邪間隔于其間則天下之事不得合當用刑法小則懲誠大則誅戮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又曰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朱子曰卦以

陰居陽位雖不當位而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又曰初九上九無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屢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程子曰剛爻與柔爻相隔剛柔分而不離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能照則無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六五以柔居五為不當用獄者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六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道也王棠曰易經字字皆不苟下用獄之道而曰利刑罰何

知新錄

卷十七

巽

利之有哉然懲于此而戒于彼民心帖然不亂為利莫大焉然必六五為治獄之主位剛而體柔于治獄方為得中不然則徒好殺一以剛為主則亦不仁之甚矣何得為得中哉雷動也電明也有威而又能明此雷電合而章之意用獄而又明察此方為明罰勅法也苟不章則不明不明則不中不中則大不利矣故必明其罰所以整飭其法也今之用獄者不知用獄而曰用刑不知柔居剛位而曰剛居剛位不知有電只知有雷不知有明只知有動夫安得章安得中安得利安得如先王之明罰勅法乎至于一卦之六爻皆當言刑獄而聖人于

大傳只言初九上九二爻以初九與上九無位為受刑之人中四爻則為用刑之人而于初九則斷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此福字說得妙屢校滅趾在小人何福之有較之荷校滅耳有滅身之凶則為福也多矣故曰无咎夫聖人為民造福既敘彝倫錫君子此終身之福茲明刑罰又養小人以全身命之福也中四爻以噬嗑之難易為斷獄之吉凶皆是奇文字字從噬嗑上取象皆要貼用刑者會意六二中正用刑之人乘初爻之剛而無柔便不能即得小人之情如噬膚鼻未有不為之掩者然在用刑者无咎也六三處不當位小人不

知新錄

卷十七

巽

即輸情聽政者如噬腊肉連筋帶骨不能適口如遇毒然此雖小吝亦无咎也九四以剛居柔治難治之獄如噬乾肺肺乃筋骨之至堅者乃是乾的豈易噬哉然不慮其食之艱而又能貞固而守之必至下咽而後已則其樂如得金矢故曰吉也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用刑之象故有此象金取其堅矢取其直訟者辭理不直執義不堅不聽也言治獄者艱難久之而略得其情也然仍曰未光者情雖得而其事仍未章明必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方謂之光如六五得光矣以柔居剛雖不當位然在用刑之人剛柔得中如噬乾肉

不似噬膚之滅鼻不似腊肉之遇毒不似乾妙之艱難
噬而能嗑如得黃金小人之情無不盡露不徒金矢之
得已也故曰得當也按初九履校滅趾象曰不行也上
九苟校滅耳象曰聰不明也或謂不行禁止其行不明
為其無所聞知棠謂初九與上九正是先王明罰勅法
處凡人犯法皆所行不正屢校滅趾使之不妄行也耳
無聞知以致滅身故何校滅耳警其聰不明也易言何
校滅耳而大傳釋之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則推其
極而言之也又按校連木為桎梏謂之校滅趾之意當
是受刑者拘足之木如桎是也何校滅耳當是今之木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柳看荷字當在頸上起義又按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朱子曰庶政事之小者折獄
事之大者旅之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
不留獄程子曰明不可恃故戒於慎豐之象曰雷電皆
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離明也昭察之象震動
也威斷之象雷電交至明震並行二體相合故曰皆至
洪邁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于大象者凡四
焉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
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後世付之文
法吏何邪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

死朱子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
生棠按卦象言獄者五卦噬嗑豐賁旅中孚也噬嗑賁
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
獄貴明非震則無威非艮而輕于用刑中孚則取巽兌
先儒謂中孚全似離兌以議之巽以緩之本乎至誠之
心存乎至仁之意則在人無遺恨矣聖人于刑獄之事
言之不足又重言之其慎刑之意可謂深且遠矣呂刑
王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夫獄之道非屈于權勢之
威則屈于賄賂之富不為威屈不為利誘敬忌之至無

知新錄

卷十七

七

擇言在身純于天理則元命在我而克配享矣治獄之
道說到配享儼然與天為一此治獄之極功也為人臣
者體乎君為人君者體乎天總之一公而已

比律

律書中比律奸吏恃此能害陷人漢光武時桓譚上疏
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
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義所欲陷則予死比是為刑
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
度查比律古人有之呂刑曰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
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武帝時其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

十二事成帝詔又有奇請他比之語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謂定罪也它比引他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和帝時陳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但此弊古今爲害若不用比法律文又不能皆載是在執法者之平允也

肉刑是中刑

仲長統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雞犬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罪者也殺之則

即新錄

卷十七

要

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生殺安得不過謬乎棠謂肉刑之制原以懲罪不至死者且使人見立法者之如是因而畏法相戒俾不即于罪戾其爲功甚鉅今無中刑俾攘竊者浸假而至爲大盜淫奢者漸積而至于滅倫賄賂得以公行誤傷可以漏網人人敢于爲惡其勢不抵于殺身不已長統思復中刑亦是探源之論

五刑只一死刑除肉刑有二死刑

五刑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是也文帝除肉刑只除劓斬趾斷舌三項而宮刑不與焉斬趾有左右之分文帝時

當斬左趾者易之以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當劓者笞三百漢仲長統政論曰當時笞撻者往往致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民皆思復肉刑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罰無異幸而不死不可以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棠謂五刑唯梟首一刑爲死罪文帝時笞撻致死不論即斬右趾者棄市言之是五刑之內只一死刑而除肉刑反有二死刑也

桎陰

桎陰官刑也桎擊也尙書呂刑蚩尤始淫爲劓則桎

即新錄

卷十七

學

敕律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敕令則世自爲格宋人敕重于律斷獄用敕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元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則是反加十也明初刑亦重洪武末年始定新例刑官有所據依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然法外遺奸則不免有條例之議條例者輔律之不逮也律中所無方用例

元代笞杖刑

元人笞刑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何以止于七也葉靜齋草木子曰元世祖定天下之笞刑杖刑原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後每笞杖刑減三下

錦衣衛

明時錦衣衛一官極不宜設既有三法司又增錦衣衛使大臣受辱刑罰失中國運不振未必不由于此旨哉霍文敏之疏也其言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罰

知新錄

卷十七

聖

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今喪廉恥賤節義者衆也顧不在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常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桎屈禮貌以聽武夫剛氣由此折盡矣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諷宜廢宜誅宜贖勿加笞箠弗加鎖梏以培養廉恥以激勵節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姜編修西溪薦舉入史館分撰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

廷杖立枷東西廠衛緹綺之害其文亦痛切淋漓

三木

三木拳桎梏也重刑兼用其三輕者一而已矣拳兩手共一木也今世謂之手肘桎一手一木兩手兩木梏足械一足一木兩足兩木易荷校滅耳校亦桎梏之類但在頸上故曰荷校此不在三木之內今世謂之枷而范滂傳註謂頭手足被枷桎曰三木大約荷校使其無所聽聞桎與拳使其不能執物梏使其足不能行也

祥刑 佳兵

書經曰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蔡沈曰刑凶器

知新錄

卷十七

聖

而謂之祥刑刑期無刑其祥莫大焉吳徵曰刑而曰祥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夏侯曰民本質未嘗不善其陷于罪惡非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謂之祥也故曰祥刑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棠謂此與佳兵同意

夾棍

夾棍之說唐世未聞其制起于宋理宗之世當時天下

之獄不勝其酷以木索並施夾兩股名曰夾幫又豎堅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于上謂之超棍合二者思之當卽今之夾棍也幫音邦

板子

板子古謂之箠舜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後笞刑始于此按朴用木爲之若今之木棍笞死者甚衆漢景帝定箠令以竹爲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背母得易人畢一罪乃易人笞者獲全棠按古之一寸合今之六分六末薄半寸合今之三分餘母得易人則無後世五板易人之例今世箠法未有明文若依此行亦仁政之一也如淳曰當笞者笞背然則先時笞背也

新錄

卷十七

七

櫻

正字通云舊註音緹竿也今指刑讀若簪櫻卽撈之譌又撈字贊入聲相排迫也莊子罪人交臂歷指註卽今背剪撈指也俗讀作斬韓昌黎雪詩崩騰相排撈龍鳳交橫飛

酷刑名目

武后時用胡人索元禮治獄而俊臣之徒效之有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甕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概仙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胡寅曰武后時酷刑出于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自南北朝至唐末有用以治獄者且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閻立本圖地獄變相于繪畫而慘酷之吏知巧由是滋矣吁亦不仁之甚矣武后時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吏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摺脅籤爪懸髮垂耳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天寶時李林甫爲相

新錄

卷十七

七

用吉溫羅中爽爲御史煅鍊成獄無能自脫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理宗時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或斷薪爲杖梃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股名曰夾幫或纏繩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于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死者無數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不能禁止而國亡矣棠按此等刑罰皆出于五刑之外有心國是者禁止考試之吏不用淫刑則順天心而延國脈不爲無補也查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鳳凰曬翅驢駒拔概仙人獻果懸髮之類今之步快獲大盜未經官斷先用私刑詐其財物往

往用之至于夾幫超棍腦箍之類酷吏亦用之律文只言訊杖而近世不拘細事皆用夾棍此亦今刑之大病也

打十三

元人笞刑自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從無所謂打十三者而元曲有打十三之說必有所自查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脊杖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臀杖十三是打十三者乃徒刑與杖刑之極輕者也元人曲皆述前代事故所引乃宋時制度耳

治獄營私

續新錄

卷十七

七

訟必有辭先訴者一人之單辭兩造具備則獄有兩辭矣惟清明中正則斷獄方無偏徇之弊呂刑曰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辭呂祖謙曰家云者出沒變化于兩獄之中以為囊橐窟穴者也棠謂今世之吏莫不私家于獄之兩辭然呂刑呂註之所謂家者皆指貪污之吏徇徇一家之辭以為營私之地也乃近世貪污者苟兩辭皆富兩造皆得遂其欲焉是又營私之極橫者也

庾死

漢律飢寒死獄中為庾死說文束縛桎梏為戾與庾

通

皮場廟

龍飛紀略謂明高祖嚴于吏治有貪酷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于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皮場廟又于公座旁各置一貫草剝皮之袋欲使其常接于目而警于心也

十惡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采齊之制而損益焉一日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

續新錄

卷十七

七

故殺人獄成者雖赦猶除名棠按十惡之名起于齊而著于隋前此無有也而殺人不在十惡之內謀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犯于朝廷惡逆不孝不睦內亂此四者犯于家庭不道不義此二者犯于人倫夫不睦不義之事世固多有抑知已犯于十惡之條乎故舉而出之使讀者增媿焉

罪人不及家屬

自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母族妻族此最不仁之甚也魏孝文帝制一人逋逃閭門充役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

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棠按崔挺之言造福不小博陵之崔後世寢盛蓋有天平云

父子相夷兄弟相賊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蔡沈曰大憝卽上文之罔弗憇言寇攘奸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

知新錄

卷十七

妻

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蘇軾曰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爲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

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奸宄者此固爲元惡大憝刑政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憤稍假以日月須臾苦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于三監之世不得罪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處之曰乃其速由文

知新錄

卷十七

策

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疾至于刑殺而後已雖大夏擊痛傷之民不率也棠按蔡氏之論過于嚴蘇氏之論過于寬昔魯有父子相訟孔子寘之狴犴三月俟其悔而出之其意亦與蘇氏同蓋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訟同務須教化申令曉諭再四再三若仍恬然不悟然後寘之法能通蔡蘇一家之意而行之民德未有不歸厚者

地訟

周小司徒凡地訟以圖正之蓋當時先王量地制邑卽有地圖在于官府民有訟卽于圖正之今各縣黃冊專

管一縣之稅民間賣地買地必先于黃冊掛號一年一
造藏于庫亦即古人之意也特職其事者往往上下其
乎以致爭訟不息而地訟之為累在新安為尤多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八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汪 芹適園

雲門吳瞻泰良齋

岑山程 啗脩馭

環山方 愉北山 叅校

慎刑獄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及
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於
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稍

知新錄 卷十八

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大
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班
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
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
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而殺之利在於人
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
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憂况
凡人能無咎乎為士師者尚其有警於斯

恤刑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穎達曰此經無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朱子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寬恤之義某之意不然若作寬恤如被害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又曰今之法家多惑於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知新錄 卷十八 二

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爲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者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惟靜之一言爲至 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程子曰罪惡而赦之非義也故寬之而已舜典曰眚災肆赦朱子曰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呂刑五刑之疑有赦周禮司刺曰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亾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棠攷古人之所稱赦不過如此而已後世不問罪之大小槩從知新錄 卷十八 三

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錢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爲可出之途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昧者耳何欽恤之有棠按恤字蔡傳無解朱子謂恤不是寬恤孔氏正義在朱子之前已解爲憂念丘瓊山謂正義深得帝舜之心然非朱子詳明其說人皆作寬恤解於恤字本文又有作謚字者又有作靜字者皆不作寬恤解其書於後

古文尚書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卹刑所由起

時之宜非常典也匡衡陳元方鄭康成曾不語赦劉景升父子歲歲語赦無益於治三代以下稱賢者唐太宗太宗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棠按歷代受命有赦改年號有赦獲珍禽奇獸有赦河水清有赦刻章璽有赦立皇后有赦建太子有赦生皇孫有赦平叛亂有赦遇災異有赦有疾病有赦郊祀有赦行大典禮有赦或三歲例一赦或一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以上諸赦皆思邀福不知福未邀而無罪者銜冤之氣未升其惡者耽耽之勢復

知新錄 卷十八

四

起天道福善禍淫豈如是乎因舉赦之由來與後世諸名流論赦之得失略見於篇使當國者一覽焉

贖罪

舜典曰金作贖刑或問朱子曰贖刑非古法歟曰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以殺人又使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所以屏之四裔流於遠方彼此兩全之道也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罪蔡氏本朱子之意謂舜典所謂贖官府學校之刑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雖大辟亦與其贖必是穆王巡遊財匱乃為此權宜之術夫子錄之蓋以示戒也馬端臨謂財者人之所甚欲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為惡耳非利其貨也棠謂閱實其罪仍有可疑則許其贖貧者無鍰則不能自贖也呂刑此說不及虞書罪疑惟輕四字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棠謂古之贖刑朱子謂不贖死罪今以有錢可以免死又因之得官此法之最不當者武帝時令死罪人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宋朝贖法惟以待輕刑重罪不

知新錄 卷十八

五

贖後世亦踵而行之而贖罪罪鍰往往假公用以肥己然為害甚微死罪不得望贖勝於漢時多多矣

市朝

史記孟嘗君傳曰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孟子若撻之於市朝是也蓋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有大刑扑罰

頂顯有釘

死屍無傷必頂顯有釘塗其迹耳此至元姚忠甫公所斷並罪及縣尹丁之妻事縣尹不能知其妻云妻是再醮夫死亦是頂顯有釘

九族

九族本身上下九代喪服小記所謂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釋為父子孫而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謬矣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己子

知新錄

卷十八

六

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已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致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庶孫大功適孫傳重者也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

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

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

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為期其

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從世叔則疏矣

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

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

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

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總麻此發鬼孫而

旁殺者也父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至九月而期者

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

總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

從兄弟之孫總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

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

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

三年之喪

日知錄曰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

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荀子檀弓曰祥而縞

是月禫徙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

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

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

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自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日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也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玄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與王肅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前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禫在祥月其年二月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荷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按三年問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為得並見魏書禮志

知新錄 卷十八

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禫禫二十六月儀依鄭其過於古人一也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注曰此謂父在為母也喪大記日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日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

父在為母為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二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服問曰三年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徐師曾注曰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喪服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喪服傳曰禽獸必父喪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禫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自唐以前禮制父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玄宗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已申而禮殺也則天后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

知新錄 卷十八

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翟也俗情庸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高改脩五禮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慎以母憂起復為兵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邠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嗣鄂王邕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為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教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脩孝慈錄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則當時別有所為而未可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為萬世常行之道也不杖麻屨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

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

其為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為夫

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為舅姑亦服

三年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

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有僕射魏仁浦

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

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

竊以三年之內凡筵尚存豈可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

統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况婦

也孝明皇后為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為萬世法望

自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詔從之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涪論曰喪服傳婦為

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三月而祥五月而禫

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

婦之服青練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

周而後古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

兄至女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

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

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

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為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

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後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

于適人者為其父母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

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

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

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格言

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

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浸以成俗開

元禮宗所脩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

章李岩之論可謂正矣宋朝廷錄乾德三年詔舅姑

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為定制其過於古人三也皆

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練之制故也其過於古人三也皆

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宰我短喪之譏若

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王棠曰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在親之服即稍加增亦何

不可然古人服制不可過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所

謂心喪喪之實也無其實而必又加增二月此鄭玄之

失也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

樂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

月堂邑令費鳳碑菲五五縗杖其未除洪氏曰菲五五

五月居喪菲食二十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在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中月者注云間一月

也又攷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間一月為十五月而禫三

年之服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間一月而禫故曰

二十七也二說在禮記時行之已自不同矣至於服

之分斬齊蓋家無二尊母不能敵父也父在為母期而

為人子者心喪之實仍然三年故傳曰父必三年然後

娶達子之志也子之志原欲三年屈於禮制而為期使

父於三年之內復娶子之志不得達矣賈公彥喪服疏

云父卒子在服中母又卒為母仍服期必父服終而遭

母喪乃得服三年是父雖死子服未終母之服仍厭於

父也此皆統於一尊之說也自則天尊母之後齊衰期

改為齊衰三年高宗行之後世不知行心喪之實徒博

終三年服之名然猶有斬齊衰之異至明太祖削去齊

斬之分父與母皆作斬衰三年統於一尊之說自後無一人言及可慨也舅姑之服禮止於期然心喪之實亦必三年故論出妻者有曰與更三年喪不出喪服小記曰婦入為夫與長子其餘則否喪服傳婦為舅姑十五月而禫之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大常博士李岩議曰開元禮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為父母期者婦人不貳斬也婦人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伏請正牒以明典章蓋當

知新錄

卷十八

主

時於舅姑亦有行三年者故李岩議之如此宋乾德二年始詔舅姑之服齊衰三年後世遵行不復知有青縑衣之說至於父為子綱母所以降期夫為妻綱母不能敵父徒崇禮制之隆不審心喪之實殊不知古人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心喪之實實未嘗殺也此皆後人務名不覈實之過也

三年服不分齊斬

洪武時詔定三年喪服應奉奏曰母懷耽十月乳哺三年該斬衰三年父暫有腹育之恩寢則處乾推濕該齊衰三年朱升奏曰父天也母地也地無天不生萬物人

無父不生其身止知有母不知有父非盛世禮也上命定父母皆斬衰三年棠謂喪禮之失由來久矣至此並無齊斬之分更是千古異事洪武帝一時更制或不能諫然後代名流疊出何無一人念及此乎因書於此使有志三禮者共嘆焉

生氣接續

朱子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要接續精神古人覺龜用牲血又恐龜久後不靈又用些子生氣史記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也是將生氣接他古人立尸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棠按今人立

知新錄

卷十八

主

神主題主之時必先書某人之神主其主字空上一點不書必延一顯達者加一點成主字又取珠筆使紅使神有所依憑想亦是借生氣接續之意然於古意失之遠矣

死生說

死生亦是身分上妄見既見自心淨前五欲進之生死亦一例耳此心原不隨身受生死則現今生時是因緣會合虛妄名生我心不受生緣起非有也異日死時是因緣別離虛妄名死我心不受死緣滅非無也不貪生而怖死亦不厭生而求死知者於生死之際如吹劍毛

稍一擬議便爲業縛此佛家之說若以儒家實理參之便全無把鼻矣

復

復望死者復活也亦即剪紙招魂之意莊子所謂求亡子揭揭負建鼓亦此意孔叢子抗志篇將軍文子之內子妻也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也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注人死則遣一人持死者之上衣曾經服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招呼曰某人復凡三次乃捲衣降覆於尸上名曰復喪大記云服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

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升於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神凡復男子稱子婦人稱字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皐者美稱也以其內子故曰媚女也棠按復禮今世行者甚少其禮亦不可不知特紀於此

重主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注始死未作主以

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春秋傳曰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正義曰按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也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祔主鄭駁異義曰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

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氏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故知與虞異也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遷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

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鬯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三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親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儀禮注重以木為之長三尺棠按周時士有重無主今世士有主無重尸

為王父尸為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

知新錄 卷十八

七

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云云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為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

姓但卜吉則可為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魏了翁曰祭天有尸恐是為所配者為尸此語足破古今之疑棠按此禮在周末已不能行然其源流不可不考也

知新錄 卷十八

七

七七誤用虞禮

虞禮今人多不行葬之日日中為虞或墓遠總不出是日遇柔日再虞乙丁巳辛癸諸日也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也墓遠途中遇剛日且缺之至家行可也鄭氏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之孝子為其傍俛三祭以安之劉氏璋云既葬虞其神氣之返祭以安之且為木主以憑依焉故謂之虞主古者虞主用桑既練易以栗今便作栗從簡也又按天子九虞以九日為節諸侯七虞以七日為節大夫五虞士三虞春秋末大夫僭用七虞今日逢七日必祭七七凡四十九日得七祭皆因虞

禮而誤用之也明朝大臣論祭亦用七七或曰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故曰七七

七七

死後逢七日用浮圖言此夷狄之禮也唐時已有之昌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書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如昌黎者自信之篤可云至死不變者也日以七數之即今世之逢七日設齋醮是也

喪杖

古者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夫為妻杖則其子不杖矣

新錄

卷十八

七

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按古禮無杖則不能成喪女子在室無昆弟父母死則女子杖姑在為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為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無主之喪則用婦人杖今世有子死為其父者不但不杖且不答拜一任其孫主持失之遠矣按杖之制本以扶病後即以杖為主喪者之用

蔬菲

居喪謂之蔬菲蔬菲二字甚新菲者菲飲食也蔬者不食肉也隋書姚察傳有蔬菲二字堂邑令費鳳碑云菲五五縗杖其未除三年之喪再期可矣五五者五五二

十五月也

孤露

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徧露孟浩然送莫氏甥詩曰平生早徧露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至所生之日二親若在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仍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棠按幼無父曰孤不知連露字何意其亦霜露之感耶晉魏人語如此者極多

孤子哀子孤哀子孤哀孫

新錄

卷十八

七

性理大全家禮注云母喪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朱子曰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溫公所稱蓋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並之也且從之亦無害棠按古無分孤哀者至宋時始然

孝弟

崔龜從字玄告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於祖禰則理宜稱考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

非子者則不稱傍親且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制從之

兆域

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以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按今樹松柏者不必天子與諸侯也而樹藥草者則槩未之見想古人當有取義也

殯室

今人死未葬先將柩移於城外高曠之地置磚瓦營造

知新錄

卷十人

七

謂之厝室亦謂之殯室濠梁人謂之殯宮查揮塵錄云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曾公議以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殯宮為名僉以為當從之棠按殯宮之名始見於此殯宮之名又見於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後世庶人所謂厝室者宜以殯字為正否則稱殯宮可也

葬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呂才皆為之序其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代聖人易之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

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窳窳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逆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重賄莫不擅加防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

知新錄

卷十人

七

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乃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日出

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向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日出而棚不壞其室卽日中而棚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棚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夜半此則交與禮違

葬書

卷十八

葬

今檢禮傳葬不擇時其義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壽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經云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窮苟德不建而人無據此則非論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茂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

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考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居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安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旣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筦蕭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曠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

葬書

卷十八

葬

也
鶴林玉露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草長於地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爲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皆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

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為讐仇者凡此輩禍皆璞之書為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時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耶宋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其先皆火化也是豈因風水而貴哉棠按不信風水者論議極多無如此辯析條暢故錄之

葬論

司馬溫公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龜庶無後艱耳无常地亦无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

係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其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遠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

葬論

葬論

三

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大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

俾爾葬不用言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特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有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陳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

葬書

卷十八

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伊川先生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壝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戚所奪不爲耕犁所及

一不謂五患者

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謹則又鑿地必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各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濠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斲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

葬書

卷十八

葬

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隳橐棺槨巍然者有棺槨分柩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到其家不掘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惻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夙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兄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

濠之人喪其父母昆弟不葬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於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聞客之所言不淡旬適至濠上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危氏漳州義阡記曰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士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為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廊

知新錄

卷十八

葬

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興念者猶未已也蓋嘗命官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十五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為義塚三每所大為之城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隴前塗白堊書其有名氏者庶幾子孫猶來祭享也訖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死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間層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類為土室其人如寶黯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舉其親而即安於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

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為令下諸浮圖必使盡改其室以為僧房不改則鞭其人而俗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為記棠按子之於親不可解於心者也生事死葬禮之必然乃惑於陰陽之說使其親之遺體暴露於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故書溫公之論使人不拘陰陽書伊川之說使人不擇地方位不決日吉凶書劉公之善政使為守者以葬人之親為急務書危氏之說使為僧不得私受人寄棺人能參考四家之言

知新錄

卷十八

葬

其於人倫天理當亦曉然自省也已

葬說

葬迎生氣之說周之前無所考見於周禮則有冢人墓大夫冢人辨王侯之兆域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先王之葬居中餘以昭穆為左右其意與宗廟略同死於兵為無勇投之塋外以罰之戰有功居王墓之前昭穆之中特為表異以榮之國之民有私地域凡有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辭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自後世有龍穴沙水之說於是葬之前後左右皆有拘閔往往相爭競訟獄不已抑知古人之兆域即天子亦

有昭穆公之葬而昭穆之中又有留以待有功者乎昔者周公薨成王葬於畢耐於文武從周之兆域也或詢曰若是則氣不聚子孫之受蔭者微矣曰是不然南軒曰體魄已降和氣在上故立之主以致其精神之極藏其體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而篤其孝愛之誠實墓祭非古也先王亦從而許之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觀南軒之意知體魄不能饗則體魄不能蔭可知矣且父之於子生與死詎有異乎以生者之精神不能強爲之蔭乃死藉之體魄無知之土反能蔭之乎况骨無痛癢之知

知新錄

卷十八

葬

而冢又非棲神之地乎禮葬必郭北郊死者北首豈北方皆有生氣乎孔子合葬其親於防遇雨而墓崩弟子脩之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蓋非之也文王之墓爲水患見棺之外和以大雨不襄事周公曰先王欲與羣臣百姓相見也次日畢事是古人於日辰亦無所禁忌也然則葬親如周公孔子亦可矣豈周公孔子反出後人下乎或曰周公邦域天子爲民相地建置與後世之自置其地殊等故訟獄之來不能不盛於昔此皆迎生氣之說誤之也誠能致思古人立主立尸之道以推求逝者之精神則必不於體魄已葬之中妄致邀夫

無故之利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今世無諸侯大約皆大夫與士揆之周制總不出三月之中何期後世或經年或經數十年風雨霜露灰釘剝蝕皆置之不問乎考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晉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唐時鄭延祚母卒二十九

知新錄

卷十八

葬

庶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作葬說

元朝葬禮

草木子云送終之禮元朝官裏用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刷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

管氏指蒙

管輅指蒙是隋蕭吉唐李淳風袁大綱等注書云月角珠亭四星而滿室金玉龍苓虎嘯雙官而夾道旌旗兔

鼠辛酸雖艮丁而何益日對孤寡縱辛丙以奚為注云
四墓謂火葬水葬土葬鳥葬雙宮謂葬法忌雙宮陰陽
相夷枝幹相錯也艮山丁水辛山丙水乃吉地也使相
與命不好得吉地亦無益柏與命好不得地亦佳李淳
風云八分相八分命八分墳與宅為二十四分乃全吉
也棠按管氏指蒙之書與李氏之注因知今人勞心堪
輿于二十四分之中只圖謀得四分究之又不必得即
得矣使無相命與陽宅亦毫無利濟人何苦執迷哉

五鬼尅應

管輅論墳云八卦象吉凶九疇陳禍福春秋記災異而

知新錄

卷十八



不書其應後符讖言應而反致其惑且有何理以推孟
仲季之三子又况曆家仲先季季先孟而長中少則亂
曆家之法也先號氏嬴氏之所不語而行五鬼抽岐而
言天其可憑力不可致同氣而生如掌之指三長兩短
可不加減其分寸惟不替先人之祀是為昌熾之墳五
謂甲寅丙壬長子位乙辛丁癸次枝頭乾坤艮巽當三
子第四冊尋長位求若然則坎離震兌四位之宮皆不
用長與四同次與五同三與
六同第七子則無着落乎

廬墓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
衛萬曰古人為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

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
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
魄反過其神也而慤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偽者以此博
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
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
哉日知錄

羅一峰起復疏

修撰羅公倫成化二年進士對策萬言中引程正公言
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知新錄

卷十八



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公不從為修誤會南陽起復公詣
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曰倫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頃承天
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
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廷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
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饑饉薦臻提
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恩願筮仕未久諳練
未浹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寮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
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
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以雖欲言時

未暇及此臣之罪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况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

知新錄

卷十八

書

惻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倦倦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非中華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

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氏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

知新錄

卷十八

書

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

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者也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
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
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
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
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
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
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

魏新錄

卷十八

美

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
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
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隨
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
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
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
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固位愈
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
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
懷放納降禮尊延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

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
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
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
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
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
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
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
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
議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
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

魏新錄

卷十八

美

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
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
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
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
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
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
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
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
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信讜論足以俾朝廷之闕失耶

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略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于其子今或館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

新錄

卷十八

義

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

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

新錄

卷十八

義

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靦顏爲不

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
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
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
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
進用則口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
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
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
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
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
日振則天下幸甚謫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

知新錄

卷十八

學

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辭疾歸隱居金牛山閉門受
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白沙詩曰青天白日人千
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近世起復之弊不必大臣卽微員
僉謀起復故棠備書羅公此疏使未仕者得以自警戀
位者知有方向也

異姓子爲所養父母

魏時或爲四爪論一賣子者一棄溝壑者一生而父母
亡無緦服親 俗忌五月生子不舉者有人收養應爲
後與否王朗謂收捐拾棄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
可謂仁過天地恩逾父母崔凱謂宜服齊衰期方之繼

父同父者庾蔚之謂所養自有後而本宗絕便當還本
宗而服所養期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
後服於本親例降一等按儀禮無服開元禮亦無服宋
以後養母有服養父無服宋律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
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然有養母必有養父不應獨無
養父之服竊疑人子不幸爲異姓收養宜當養父養母
並服爲安今律爲養母服不及養父

繼父不當制服

父死母嫁人謂之繼父儀禮同居齊衰不杖期不同居
齊衰三月開元禮並今律文同惟傅玄與袁準立論不
知新錄 卷十八 學

同傳玄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焚書之後俗儒妄增也袁
準曰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

師喪無服

朱子曰師弟子亦朋友之類喪服記止言朋友麻非略
師弟子也師弟在朋友一倫之內晉時弟子爲師齊衰
三月摯虞言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無服詔
從之宣度死門人張文明制杖應劭曰子貢請服夫子
如父而無服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夫三月且不可
而況爲杖乎應氏駁之是矣漢時人好虛名故喪服雜
亂無紀小戴禮心喪三年儀禮無服開元禮並今律文

同

五服皆為衰說

堯峰文集云斬齊大功小功總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為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

禮記

卷十八

墨

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或牡麻經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燥麻帶經或牡麻經又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襍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為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又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此總麻為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為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總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

先王之制與

朱子喪服議曰溫公書儀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劉垓孫曰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總又不古制此卻可疑但使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意思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欄惟斬衰用不得觀此言則自宋以來功總已不復有衰矣然孝慈錄卻遵家禮衰冠姑附以備考

又按前明時功總及弔服猶仍宋制俗謂之麻白大禰今遵本朝服飾亦不復有服者矣

繼母如母

禮記

卷十八

墨

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為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又不同者也為繼母服三年於禮為加服非正服也史糜有言繼母與已無名徒以親撫養也故亦服之如母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

母黨之服

禮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

母者亦如之也故鄭玄謂外氏不可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已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後世亦有為繼母之黨服者虞喜曰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近是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八終 姪孫重煥 孫 燦燦正字

知新錄

卷十八

燦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宣城梅 庚耦長

漢陽陶 竄甄夫

新安程 煒彤友

環溪朱天植挺生 叅校

期功喪去官

日知錄云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揚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

知新錄

卷十九

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瑯相憂即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揚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太憂見北史李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

彪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綬晉陶淵明作歸
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
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
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
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
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
仲為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
疊疊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
車是則期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

知新錄

卷十九

二

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為伍况三代聖賢之
列乎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後漢書劉焉蜀志
竝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則朝
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
之遺意也與

期功不奔喪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先是唐宋元百官聞祖父母
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喪洪武實錄二十三年除期
年奔喪之制自後本支不恤敦倫者少未必不由於此
有服者不得借吉易服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簷難入禁中令戎服號
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
有父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
人謁官長竝奔走富貴之家皆易服趨事世風澆薄至
於如此

宋丁憂起復先授武官

宋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線從戎之
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弼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
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子謂起復古無此例不
得已如宋制先授武官仍有仁孝之意後代非不得已
亦為起復去古益遠先已不孝後安望其忠乎古人移
孝作忠恐不如是

墓祭

閻百詩曰東郭播問之祭是墓祭也東漢建寧五年蔡
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
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
後世紛紛皆以墓祭為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
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
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惟
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

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案按春秋戰國時皆已墓祭秦始皇起寢陵殿於墓側漢因之不改四時上飯是秦漢皆墓祭不墓祭之說起於蔡邕蓋謂宗子去國庶子無廟故墓祭如宗子不去國則可以入廟而祭故謂古時不墓祭不知廟祭者魂氣也墓藏者體魄也仁人孝子所均重也

祠堂

知新錄 卷十九

伊川曰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文公曰祠堂者以伊川謂祭不用影故改其名程子謂用影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開墳

管子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二政曰開久墳棠謂開墳不是達陽氣恐墳內有水也後世拘於陰陽一歸土便永不啟視使有水何從見乎

豫凶事

晉陶淵明自作輓詩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棲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人行皆自撰墓誌顏魯公在

蔡州變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明朝楊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蔡作成化末年南京吏部侍郎王與為三原王端懿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而太醫院判劉文泰乃奏以為估直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失位矣笨哉生口未死而自為之猶之可也若惠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賻尤為無謂左氏曰豫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尤可笑

知新錄 卷十九

暖孝

暖孝之說最為無禮不意宋時已有此言宣仁上仙東坡為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關決諸禮事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為太后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借吉

世俗服中娶親謂之借吉雜揚俗語謂之孝裏超此無禮之甚者孔帖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

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王下降
蔣又上疏以為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禮
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母之請又意殊
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
室窮人子幼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
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更三思之
會太常博士韋彤諫曰婚禮主人凡筵聽命稱事立文
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
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
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緣緣金

新錄

卷十九

六

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室行親迎以
凶續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廷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
又有守棠按此事民家且不可行况帝王乎歷代皆不
嚴禁是以相沿成風有心世道者隆孝弟而厚風俗斯
為急務也

帝王陵寢

洪武年間令所在有司祭三十六陵陳州伏羲陵趙城
縣媯皇氏鄆縣神農延安府軒轅曲阜縣少昊滑縣高
陽高辛東平州堯帝寧遠縣舜帝會稽縣大禹滎河縣
商湯王內黃縣商中宗陳州商高宗西安府周文王武

王成王康王漢高祖咸寧縣漢文帝西安府漢景帝興
平縣漢武帝長安縣漢宣帝孟津縣漢光武富平縣後
魏文帝三原縣唐高祖醴泉縣唐太宗蒲城縣唐憲宗
涇陽縣唐宣宗鄭州周世宗鞏縣宋太祖太宗真宗仁
宗會稽縣孝宗理宗順天府元世祖扶風縣隋高祖陵
有司亦祭不在三十六陵之內

舜陵二妃墓辨

永州志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
之野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家
語亦然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為湘妃墓古今相傳為

新錄

卷十九

七

堯之二女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死而神遊
於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
對始皇也王逸遂以湘君湘夫人為二妃劉向張華鄴
道元羅含皆信其說後人並述無異辭在昔楚靈王作
章華之臺壅漢水以象舜陵漢時劉表又建二妃墓在
黃陵廟西秦皇漢武皆望祀焉宋置守陵五戶明朝布
在祀典仍建廟簫韶降下命有司六月六日致祭
舜南巡在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舜年二十以孝
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
六十一踐位凡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一百一

十歲耳安得有南巡溺死事或曰安知舜南巡之後不復南巡耶予曰不然巡狩大典天子溺死大事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自當紀載且舜踐位之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已而已安得復南巡說者又以尚書陟方乃死陟方為巡狩不知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為死也蘇東坡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為章句竹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尚書在位五十載陟作一句方乃死作一句其義自明也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帥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觀竹書帝居

知新錄

卷十九

鳴條語與孟子卒於鳴條合五十年陟語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合可知舜無溺死之事夫信漢儒不如信孟子為正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舜墓具在孟子舜卒於鳴條此為不易之論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但鳴條無蒼梧山葬於蒼梧一語史記禮記竹書皆附會之辭朱子粵西舜祠記謂舜蒼梧無明文可據是亦疑之矣豈鳴條之野當日亦有蒼梧之號耶山海經云蒼梧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為鳴條可為一証

黃陵廟之二妃為湘君為湘夫人歷代皆謂為堯之二女司馬光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最有灼見夫不復巡狩彼洞庭安得有堯女墓哉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未明言誰之女也郭景純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之文說二妃不從固是然舜亦未葬蒼梧也景純又曰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為夫人當以此二女為天帝之女然天帝之女亦不應降於水為夫人也羅長源曰此二女當為舜之第三妃癸比氏

知新錄

卷十九

九

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名宵明一名燭光案山海經有云舜妻癸比氏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未明言洞庭也長源豈以河大澤即指為洞庭耶陳士元江漢叢談謂湘祠為舜之二女黃陵廟為癸比氏引山海經之言為實竹書云舜即位三十年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於滑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後隨子封於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塚今平陽蒲州有蒼陵谷亦有娥皇女英塚絳州鼓堆祠有石刻亦曰舜之二妃滑也商也蒲也絳也必有一實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君湘夫人

非堯之二女也明甚郭璞謂是二神此語不謬謂為天地之女則荒謬無根羅長源謂是癸比氏之女此說或亦有之昌黎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好事之流以山海經所言遂神其說未為不可但以黃陵墓為癸比氏則訛以傳訛又不必矣

天下稱蒼梧者三一粵西蒼梧在今梧州一洞庭蒼梧在今岳州一東海縣有蒼梧山在今海州贛榆縣粵西已不待辯海州附會竹書註海州之說語亦穿鑿且紀載祠墓絕無可考惟洞庭蒼梧之說至今膠固牢不可破疑耀謂是山西平陽府解州西北二十

知新錄



十

里有鳴條岡見有舜墓而徐鑿又引山海經謂舜與丹朱葬不相遠可為平陽鳴條之一証千載疑團渙然冰釋故予另為排續其說俾考古者共訂焉

文帝霸陵

漢文薄葬人皆稱之晉愍帝紀盜發霸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是文帝之陵亦遭掘矣鮑溶詩云儉風本是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云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讀鮑白詩則似霸陵未曾發也不識

何故

疑塚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不知直教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家藏君屍陶九成曰此亦詩之斧鉞也王棠曰老瞞塚不在七十二若如此詩又被老瞞瞞過矣俗說朝天宮是明太祖墓處此訛言也帝王大度斷不如是元朝帝王無陵寢其伎倆與瞞同

知新錄



十一

宋陵寢毀瘞始末

唐君名珣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授經養母成實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理真珈勢酸爍人窮驕極淫十二月十二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聞之痛憤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眾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即將就就餓虎事露奈何唐曰子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窺以易誰復知之乃斷

文木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
 散遺之。絕地為藏為文而去。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美
 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云云。唐收骨
 後又於宋嘗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
 行二首曰。馬箠問饒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屯束。何物
 敢盜取。餘花拾颺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
 茅宇。老木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
 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
 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
 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
 骨。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白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笠國
 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
 涯。金粟堆前起暮鴉。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
 家。珠兒玉雁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圓。猶憶年時寒食
 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熟其事。唐至今無恙云
 云。此雲溪羅有開先生所撰傳也。遂昌鄭明德先生著
 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揚
 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
 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
 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孝兩家。斯足矣。

番僧左右人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
 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
 匣親傳笠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東青。
 是。自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
 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起句與前全不同後三句相彷彿稍易數字橋山弓劍
 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
 捧香來。起二句不同後二句同前易數字餘七首則忘之。莖後林於宋
 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
 首。冬青花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五月溪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
 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
 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
 歷一聲山石裂。前一首全不同後一首密有癸辛雜識一書所記。又不同云。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
 者。成於演福寺。剎僧澤號雲夢者。初僧聞欲媚楊髡。遂
 獻其寺。旋又發親王塚。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
 一力贊成之。俾太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揚侍郎。汪
 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
 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宮陵使羅銑

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澤痛箠協之以刃令人
逐去大哭而去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
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
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
以竹絲細簞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曰
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
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置棺製衣收斂大痛
垂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
絕至十二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

知新錄 卷十九 古

陵初徽欽死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
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奉迎易總服
寓於龍法殿子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論功受賞先是
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視之最下者
斲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
以槨仍納衾冕輦服于槨中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一枚而
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
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
骨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爲澤所得

孝陵亦蛇化 正頂骨卜片內有玉瓶一副古銅
甬一隻亦爲 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蛇骨而仙未聞
竝骨蛇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
亦前棺斂 悉從久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
同傳陵中金 以萬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
諸凶棄而不 往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貓睛異寶者
一村翁於 陵得一髻其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
一短金釵取以歸以其帝后之遺置一佛堂奉事之凡
得金錢之家非病卽死翁恐函送龍洞中此翁今富矣
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骨隨覺奇痛一點起

知新錄 卷十九 毒

於足心自此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
聞得志且富後道間爲人屠而齷之愷與楊髡分贖不
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與雲溪所傳歲月絕
不同棠謂前人論議訛以傳訛細讀三家其真僞未嘗
不露於紙上可參考而得也攷元以丙子下江南雲溪
羅傳中云戊寅丙子去戊寅僅三年耳新朝草創楊髡
恃恩得以施其慘毒周雜記中言乙酉丙子去乙酉已
十年當不得有此事及讀宋景濂高季迪楊維禎王逢
原諸集然後知甲申桑歌爲相與楊髡爲表裏使僧嗣
古妙高言毀陵事桑歌可其奏云云然後知事屬乙酉

言戊寅年非也周雜記中言八月起謀十一月復發徵
欽高孝等陵雲溪傳中言十二月唐與少年等合謀日
期相隔不遠可不必辨唐傳云楊髡帥其徒頓蕭山發
趙氏諸陵寢棄骨草莽問唐以白金具酒肉飲諸少年
願收遺骸其瘞先窳他骨易之文本爲匱黃絹爲囊約
少年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事訖酬飲
諸少年戒勿泄觀此可知有諸少年併力於時林義士
與羅陵使皆各有道路非唐一人爲之也至於絕句與
冬青行林唐互見然林以銀賄僧有云餘不敢望得高
孝二家足矣故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雙匣指高

雜錄

卷十九

六

孝竺國指所賄之僧不曰骨而曰經隱詞也又一詩云
行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此則林義士哀諸
陵之失所矣若云唐詩則按文索義多有不合如唐既
與諸少年襄事何得云不知真帖落誰家且無賄僧之
舉何得云親傳竺國又非高孝二陵何得云雙匣詳詩
意斷爲林作無疑當是後人見唐有此盛舉遂誤將林
之事牽合書之耳或又謂高孝骨歸葬于東嘉杭去嘉
有千餘里冬青恐枯瘁不能致於東嘉會稽去杭止隔
一水疑是唐義士詩予謂嘉杭相隔不甚遠遠冬青何
得難致彼時林既賄西番僧得有高孝二家之骨恐事

漏泄潛歸東嘉亦理之必然者且林無唐與少年易骨
之謀一泄禍且不測因是知癸辛雜記謂高孝二陵屍
骨皆化非真化也西番僧利林之賄而又樂潛藏二陵
之金玉故爲是說以愚楊髡耳彼羅陵使爲澤方筆救
死不暇逃於草莽安從知其底蘊耶事定後以爲高孝
無屍妄曰蛇化而載筆者又曰天人抑知高孝二陵之
骨伏魄東嘉相無恙乎因此推之諸陵之骨唐與少年
已絕地爲藏高孝之骨歸然東嘉徽欽之骨魂飄沙漠
羅陵使所焚之骨諸后或在內其餘則唐與少年所易
之骨也嗚呼不有唐林不遺失者少矣子細攷諸書然

雜錄

卷十九

七

後知宋諸陵之骨皆得歸土故於三書之後附記論說
使留心考古者更互証焉
棠書後見明成化時華亭彭先生諱璋者言宋諸陵事
輟耕所載不詳當甲申桑歌爲相與楊髡相表裏嗾僧
嗣古妙高上言欲毀諸陵明年桑歌矯制可其奏實利
其殉寶也又哀諸帝幣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
勝之截埋宗頂以爲飲器未幾楊髡事敗飲器歸於宮
以賜帝師當發陵時義士唐與林陰相躬拾不盡遺骨
壟別山中植冬青爲識之謝翺亦有托夢詞作冬青引
云云又珏有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下裂其後至

正十九年己亥張士誠遣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
亡而元亦亡洪武元年高皇帝遣主事谷衷奠卽北平
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鑿藏深惠詔應天府尹瘞諸鳳臺
高座之西北明年乙酉上覽浙省進宋陵圖遂命啓瘞
南歸藏諸舊陵云棠先以理宗之首失去爲未了之案
及讀此方知理宗之首亦得歸土而淡恨髡胡極惡元
政凌夷欽敬明太祖之規模作用高出羣倫萬萬也

岳墓

岳武穆有孫爲僧將廟與寺毀廢鄭明德爲作疏語中
有云賜墓出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鐘長

知新錄

卷十九

七

爲聲宛於草木空山杳杳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斯云

葉靖逸詩云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子昂

詩云岳武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

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

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林清源先生

曰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鳥

謚

古人謚法謂有聲譽必取其最重一事以彰之其法始
於周公禮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
於行也鄭玄云壹讀爲一謂雖衆善卽以一大善爲謚

耳棠攷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郊特牲死而謚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樵謂古無謚謚起於周周謂
有爵死乃請謚於天子後但死卽有謚亦未嘗請於天
子皆其子孫自爲謚故曰今也棠攷後世私謚已起於
春秋之時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呂大臨曰父
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
尊而反卑之非敬其父也棠攷此說是父無爵不得以
已之爵而妄作父謚今世祖宗受封贈爵雖加而不敢
爲謚亦古人之意若無爵而有德行則門人弟子皆爲
私謚此則與加爵作謚不同矣元人追封皆請命於天

知新錄

卷十九

七

子則犯加爵作謚之譏非曲禮之意也檀弓公叔文子
卒其子請謚於魯君魯君謂爲粥與饑謂之惠以死衛
君謂之貞聽政而交四鄰不辱社稷謂之文謚曰貞惠
文子此三字謚也棠按前代有爵謚必由天子天子之
謚由於臣子名曰幽厲雖臣子不能爲君諱夫幽厲周
之天子臣子不敢私畏天理也可見古人謚法之嚴秦
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始爲除去然人臣之謚仍如前
自漢至晉猶公道在於人心昔賈充弒君病時自憂謚
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
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

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郕絕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武帝不從
謚曰武棠謂秦秀為晉之臣充之不忠諱而不言只以
絕血食一節言其不孝而謚曰荒武帝雖改為武而當
時議論皆傳之於史妙在不忠之名自不可掩而不孝
之荒又復傳於後世此謚法之所以足重也北魏鄭義
為人貪鄙尚書謚曰宣詔曰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改為文靈唐許敬宗卒袁思古曰敬宗棄子於
荒綴嫁少女於夷貊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謬戴至德
謂王福峙曰高陵公任遇如此何以謚繆王曰昔何曾

知新錄

卷十九

等

既忠行孝以口食萬錢秦秀謚之曰謬敬宗不逮曾繆
不負許氏矣宋朝夏竦卒仁宗以東宮舊臣賜謚文正
司馬溫公以竦為大邪謚以正不足以掩其惡有傷國
家之至公因改謚文莊宋陳執中卒韓維上謚議謂執
中居大位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為寵祿光大曰榮不勤
成名曰靈請謚榮靈程伊川曰朝廷至要莫先於謚法
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待
此以世風也棠按前人賜謚大都擇其所長而略其所
短梁肅有言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

伯舜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
之文管夷吾有反玷不得謚曰敬魏徵昧於知人蘇瓌
不能操守二人皆謚文貞以魏之立言正告蘇之封詔
阻邪不可以一售掩大德也肅之所言固是然罪多功
少之人使錄其功則罪不彰彰其罪則功盡沒用二字
謚必得一抑一揚方能得一生之梗概如何曾忠孝以
飲食奢侈謚之曰荒則偏於惡矣周初用一字後用二
字或三字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諸子以一字不
足以紀其實於是文忠文成景桓宣成武之謚唐時
參用其法以魏徵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忘身

知新錄

卷十九

等

近貞廢一不可故曰文貞二字皆美謚謂蕭瑀端直鯁
亮近貞性多猜忌近福言福則失其善正言貞則遺其
褊狹故曰貞福棠謂必如此方得古人褒貶之意夫春
秋褒貶謚法亦然有抑有揚最為諦當若德行純粹功
及生民為當代之全人則舉其重者謚之一字足矣後
世所傳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今文尚書有大
藏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沈約
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
之書有蘇洵之書其說紛紛不一自古謚法先請於天
子唐宋則太常掌謚元時太常不掌謚洪武初年惟武

臣有謚永樂中文臣始得謚 本朝大臣有謚皆出於朝廷然皆有美無惡而庶人有德行者不能上達往往為之私謚焉

私謚

私謚非古也後世之有私謚始於漢之陳文範今弟子欲尊其師子弟欲尊其父兄率有私謚昔張橫渠卒門人擬謚為明誠以質程子程子以問司馬公公復書引郊特牲檀弓之言不許也今橫渠謚曰明公乃後世追尊者

繆穆通用

知新錄 卷十九

垂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武功不成曰繆然古人穆繆通用秦魯皆有穆公史作繆而昭穆亦有作昭繆者漢關侯謚壯繆宋岳飛謚武穆非繆皆惡謚也武穆後改謚忠武

岳忠武謚

江止菴遺集云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詞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

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較以或殊在秉心而不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并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為宜理宗時謚忠穆

文信謚忠烈

趙弼作文山傳赴義之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連日陰黑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蒸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孺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起

知新錄 卷十九

垂

吹神主於雲霄中隱隱雷鳴如作怒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齊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明朝景泰中謚忠烈人未知見

贈官之始

莊元年天王追命魯桓昭七年追命衛襄注如今之哀冊定九年齊侯得敵無存之尸二隧之與之犀軒與直蓋注隧衣也比殯三加禭深禮厚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疏無存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次卿服犀軒是卿車明矣三隧終以卿服襄十四年四月鄭公孫蔓卒赴于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又

張安世傳宣帝封賀冢注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魏了翁曰按此乃贈官之始

以恩回贈得及祖及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于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

新錄 卷十九

也此例極多

覃恩移贈

覃恩贈祖父古今通例考唐李德裕遇覃恩當追贈祖父乃乞迴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為禮部尚書朱范文正公少孤三歲母適朱氏感朱長育及貴用南郊所加恩祈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李文正公昉請以郊祀覃恩追贈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為太子太師母陳謝氏為鄭國夫人王沂公會歐陽文忠公修幼育於叔皆祈恩追贈此上或移贈本生父或移贈兄或祈贈叔父或贈撫養義父皆唐宋之異典

本朝覃恩亦有移贈之例本生父母輟自己應得之封可以移之生母非嫡繼亦得移之至於贈兄贈叔則今時所未聞也

疏河

李氏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決後為張秋都憲徐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壑一一竅一五竅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白公既從疏議故兩省之民咸宜之

新錄 卷十九

漕渠

禹時都於冀三面距河粟達河而止左傳秦饋粟於晉自雍及絳故曰汎舟之役吳開溝於揚自江達淮今邢江是也皆不過一時之役自後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青徐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鐘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鐘漢高帝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十萬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城朔山轉漕甚遠其臣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用粟多既增百餘萬石又增四百萬石又增六百萬石裴耀卿王運漢以來運數之多莫踰於此然沿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故劉晏歲運一百一十萬石而無升斗溺水汴宋漕法分爲四路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宋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繇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積之險至理宗時于堽城作斗門堰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竝行未幾又行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河名會通河夫汶河

知新錄 卷十九

表

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塞淤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朝廷乃命尚書宋禮往治用潘策役夫三十萬二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中濬下二十餘里殺水勢又用老人白瑛計於寧陽築堽城壩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一水四

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於是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泮廢漕渠之功宋公爲鉅平江伯陳瑄永樂時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艦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浦引入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真州瓜州通潮盤呂梁百步二洪石平冰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而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千

知新錄 卷十九

表

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綠河築堤以便人行所謂海運者本前代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樵河以故糧多湮沒歲損米若干而挽卒又往往溺死故漕渠在江淮間者稱陳功爲大在齊魯間者稱宋功爲多究之皆末務也探其本必復溝洫之政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廢

賈讓治河三策

漢哀帝時騎都尉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

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自古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其月自定難者將曰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答難曰今瀕河十

知新錄

卷廿九

策

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洪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一禾麥更為秔稻二轉漕舟船之便三民田適洽河堤亦成此誠國富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墳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

下策棠按西漢治河議論不一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隄林竹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隨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以今觀之總不出賈讓三策而後世所行者只在中下二策講究焉

伊婁河

瓜州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州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對岸而瓜州乃江中一州耳今與楊子橋相連矣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行滙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漂擯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達揚子縣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伊婁埭即今之瓜州閘也

浮橋

詩大明篇曰親迎於渭造舟為梁杜預謂為河橋此即後世之浮橋也聯比其船以板加於上也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於河今蒲坂夏陽浮橋是也爾雅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泝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泝併木以度棠攷後世簿筏即古人所謂泝但用

知新錄

卷廿九

策

竹用木不同耳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必不可立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絕百丈連船千艘辯修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十二年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爲連環鎔以爲伏牛並於兩听禁連於河中單鑣以特船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

黃河入淮

熙寧中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樂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此黃河入淮之始然特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耳元至正四年久雨決堤水勢北浸安山沿入會通運河用都漕運使賈魯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於海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順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濬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听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竝

知新錄

卷十九

學

知新錄

卷十九

學

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餘闕曰河嘗橫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其勢未可以力勝也禹之治水自大伾而下則析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而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河後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入於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以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始二百年河旋北其勢然也此元時余闕之言也按元世祖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

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有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百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於

知新錄

卷十九

七

瓠子又决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人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决入渦河以合於灌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明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决滎陽東過開封城之

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自後遷徙不常而總之以淮地為經至

本朝司事者見河勢洶湧恐有防城郭惟决下河堤听是以下河之民流離奔竄遭水患而死者無算今黃河之水浸尋已入於邗江矣河水高於淮城數丈惟恃堤听以為護衛恐不急治必有淮民其魚之嘆總而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執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郵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

知新錄

卷十九

七

禮曰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諸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參漏矣恐一决不可收拾東南財賦之區關係不少賈魯之疏濬塞三策在水不涸時可以濟事若積雨水漲則難措治惟有賈讓上中二策合而用之則有益民生不淺也

海運

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東萊二縣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鐘六斛四斗為鐘而致一石是以

一百九十斛而得一石漢孝文時賈誼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鑿道數千石輕致輸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微至無狀也秦人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

知新錄

卷九

書

都關中漕運東南不過二十萬石元史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至京師多至三百萬石用朱清張瑄之策也唐人亦轉運東吳梗稻以給幽燕見于杜甫之詩然不過給邊方之用用以足國則自元始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自上海至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自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大萊州大洋入界河舟行風迅自浙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明代永樂間仍海運自會河通始罷海運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七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讀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

知新錄

卷九

書

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嘉靖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禎以信王即位見日知錄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大小可數順帝聞之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何為不樂帝曰傳云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後洪武帝龍飛於江淮按洪武之興異於他帝故河清亦有不同也

耕蠶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幘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歲既畢也矣世婦率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繅以為黼黻文

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讀作縑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張拭曰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依也能常存是心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其後幽王惑褒姒以召犬戎之禍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室蓋推其禍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斃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室之章則知

知新錄 卷十九

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不較著乎

養蠶室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澱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帚以禾艸為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澱澱而食

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為攤鳥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浸漑不齊之患矣編徑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摘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餒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三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雍雍則分箔雍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雍遲則

知新錄 卷十九

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葉蓋日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日冒山濟其不及者

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五日而去籍曰除托七日而采親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大熱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穫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溼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蠶咸精

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
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登十年歲
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見朱國禎湧幢小品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九終 姪孫兆衍 孫燦正字

知新錄

卷十九

七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岑川程文蔚豹南

新安程 佶自閑

廣陵姚 恭樗巢

黃海江 注滄臣 叅校

王文恪憐母傳

憐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
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憐憐然也號曰憐
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

知新錄

卷二十

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
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
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
身充下陳執筐箠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
得備箕帚顧願捐吾軀剗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於北
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
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為陛下定禮樂
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觀
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

宮皆妒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曰侍后三
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常請於后曰妾侍
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
之如已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
吉飼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
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採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
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
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劓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
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

新錄

卷五十一

二

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
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
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
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
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
之卒滅六國

吳匏菴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於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
二種其一曰禾公宅於土負慈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
而吞者充飢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

一宅於樹儻儻然有頭目嘴微黝多足而肉身上下渾
圓鄰於長桑因食其葉號曰儻母黃帝民主之方生時
織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
室加暝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綠葉細細
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
狀如水晶一日自請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
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彼
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况久食大官乘輿自效此其時
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
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

新錄

卷五十一

三

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
樹盡禿而遠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
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棲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
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
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
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儻有餘束願斷
之長尺有咫置妾於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
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挂於
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
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愴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

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嫵盤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卽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羶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憐母嘗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警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四

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被萬方包裹萬彙爲功業而又歸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抒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翦東海進冰綃之筋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躊躇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靄洋洋臨格

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纁祀爲神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憺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弟曰黍麥豆稷粟憺之弟曰綿葛褐苧麻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其若惰者何於是衆協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帝籍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按先儒謂籍者借也天子執耒而後借民力以終之用以供上帝之粢盛棠謂民以食爲天故天子元旦卽爲祈穀之舉天子爲民率先民安有不務農乎而且有田畷之官以督民耕防交爭通水道相地勢高下視土地所宜種皆田畷爲之躬親教飭以定其準而閭閻莫不興起致力於農事後世無田畷之官地多蕪穢不治在上

者亦無責成稍遇荒年民即逃散此皆農事之不講究也

又按大田甫田諸詩皆言曾孫竊謂當是天子籍田一曰曾孫來止是言耘耔之時再曰曾孫來止是言收穫之時一耕一穫主祭者皆親閱歷其事此方是能知小民之依

五畝為雙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雙五畝也二十雙一百畝也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為二百畝也輟耕錄則謂一雙為四畝

知新錄

牛耕

牛耕

井觀瑣言云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吾宗夾深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蠆鐘而已以牛為耕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犁亦字子牛而古犁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為牛耕不始於漢棠查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賈誼新書載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可知牛耕不起於趙過而趙過勸民牛耕故歸功

於過云耳

秧馬

東坡秧馬歌引云廬陵見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崔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偃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擗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禾譜之末云云

知新錄

救荒

救荒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

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卹饑因之以成就民力此先王之美澤也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則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薦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糶所收尙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租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八

有年或言公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趙清獻公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有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斗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

燄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願詳款已有欽嘆之意公翌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九

之上坐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使司亦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

生民皆係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
贏賑恤耶若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
甚嘉之

棠思救荒之策莫善於長平倉特守令因循有名無實
以致臨時不得其用今觀有宋名臣於救荒一事有經
有權故備書於左使覽者仰彼芳規用相則做必不致
臨變募富民出穀禁牙行長價數端而已

常平法即周禮遺意

續自警編云惠民之法莫善於長平司馬溫公曰此三
代聖人之法非李俚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

知新錄

卷第十

十

以年之上下行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
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
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
法當散之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
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為也

常平說

天有雨有晴歲有豐有歉久雨豐者歉時晴歉者豐時
雨歉者豐久晴豐者歉田列高下時分寒暑天不能一
一而安全之乃有一術能助天地之力所不及可以雨

可以晴可以豐可以歉可以高可以下可以寒可以暑
不出乎吾心之所推暨而能挽蒼生億萬之命厝之於
衽席之上履之如太山之安曰常平一策而已施之極
博濟之極眾萬姓可以遵行堯舜可以不病特無人實
力其事遂使常平之名空設而平者不得其平昔漢宣
帝時歲豐稔耿壽昌奏諸邊郡以穀賤時增價糶入貴
減價糶出名曰常平宋淳化亦行之於京城四門造倉
貯之亦名常平意誠善也然後世皆行而僉未足為小
民之依此其故何也世之大吏為天子任一方之寄率
皆身家之念過切其於蒼生不過文飭耳目而已而有

知新錄

卷第十

十

司任事視如傳舍且於常平之資中飽囊篋及於歲歉
莫可誰何民無藜藿士無糠覈起視常平顆粒不見此
不得其平者一也惟有勸輸以為善策或以勢壓或以
強欺致使富民倒廩傾困不安其土夫國無富民國之
不幸也所募無幾而使人情惴惴有逝將去女之嫌此
不得其平者二也居恆不重農桑凶歲只務禁價禁價
者法令之所為也民之趨利如流水而可以法令行之
乎且價不禁則商賈集集不求賤而自賤價禁則商賈
裹足裹足則愈禁而愈貴民無所食大亂興矣此不得
其平者三也古人餘三餘九今不問有餘矣賤穀不糶

貴則糴以貴入何能以賤出雖曰常平於民易濟此不
得其平者四也夫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在上者
不以民之天爲天而徒以不得其平之事妄以爲救荒
之策此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究之枝傷而本不可問
矣今夫常平者較之三年而如是較之九年而亦如是
較之三十年而無不如是者也不則不謂之常平穰熟
之時增其價而糴之增者不使其至賤至賤則不平矣
荒歉之時減其價糴之減者不使其至貴至貴則不平
矣今則不然務常平者此方糴出卽於彼爲糴入不補
苴於至賤之時而競爭於乖刺之歲廣爲採買此不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不能救荒且使遐邇聞聲不貴皆貴是欲求平而永不
平矣嗚呼此則誰之過歟或曰庚桑楚在畏壘無所事
而畏壘大穰何居乎常平也曰庚桑楚遊乎天而今之
任事者遊乎人惟知利欲是嗜而且睢睢盱盱謂能操
振作斯民之任是如畏熱而就南畏寒而赴北而欲寒
熱之遽已也難乎哉

救荒不可遲

朱子嘗言於孝宗曰臣曾見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
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也其言深切可爲後
來之鑒棠謂今日有司惟知理簿書不惜百姓水旱災

傷往往不肯申達至及萬不得已縣上之府府上之大
吏動經旬月方達於 朝廷及至行下檢勘又多疑慮
因循輾轉方有發廩之令而飢餓者已無及矣卽有沾
惠十不得一蘇東坡書曰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
截發及別路搬來錢米并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
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蘇東
坡此扎朱子言於孝宗嗚呼不但熙寧救荒之失自古
及今罔不皆然是在有司實於爲民馳傳赴告監司以
生靈爲急懇切敷陳庶不蹈熙寧之故轍也乎

饑餓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韓子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寧一月饑不一旬餓
以二說推之饑餓有分而餓甚於饑也

辟穀諸方

太平廣記辟穀方曰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
先過太白山遇隱士傳得此方後人用之多驗用大豆
五斗淨淘洗蒸三遍去皮用大麻子三升浸一宿漉出
蒸三遍令口閉右二味先將豆搗爲末麻子亦細搗漸
下豆同搗令勻作團子如拳大入甑內蒸初更進火蒸
至夜半子時住直至寅時出甑午時曬乾搗爲末乾服
之以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得七日不饑第二

頓得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饑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強壯容貌不憔悴如渴研大麻子湯飲之滋潤臟腑若要喫別物用葵子三合許研末煎冷服開導胃脘以待冲和取下其藥如金色任喫諸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朱頓教民用之有驗序其首尾勒石漢陽軍大別山太平興國寺尊生八牋辟穀方曰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曬乾去皮秋麻子三升溫水浸一宿去皮曬乾各爲細末糯米三斗煮粥和前二味合擣爲團如拳大入甑蒸一宿一更發火蒸至寅時日出方纔取出甑曬至日午令乾再擣爲末用小棗五斗煮去皮

新錄

卷五十一

七

核同前三味爲團如拳大再入甑中蒸一夜服之以飽爲度如渴以淘麻子水飲之滋潤臟腑如無麻子汁白湯亦可不得別食他物許真君避難飲食方曰白麵六兩黃蠟三兩白膠香五兩右將麵調糊爲丸如黑豆大曬乾再將蠟溶成汁將團子投入其中打勻候冷用紙包裹安放淨處每早空心服三五丸冷水嚥下喫熟食任意無礙王氏農書服蒼朮方曰蒼朮一斤白芝蔴香油各半斤右將蒼朮用米泔浸一宿取出切片子以香油炒令熟用瓶盛取每日空心服一撮用冷水湯嚥下饑卽服之壯氣駐顏色辟邪又能步履耀仙神隱方

曰生服松柏葉用茯苓骨碎補杏仁甘草擣細爲末取生葉蘸水滾與藥末同食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擣松柏葉水送下以下饑爲度粥清湯送下尤佳每用栢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山居四要方曰杜仲茯苓甘草荆芥等分爲末糊丸如桐子大每服數丸卽喫草木可以充饑止有竹葉與甘草不可同食食草葉有毒惟鹽可解黃山谷煮豆帖方黑豆一升按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慢火煮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爲度簸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服七粒食諸草木枝葉覺有味可飽多能鄙事千金麵方曰白麵六斤蜜香油各

新錄

卷五十一

七

二斤茯苓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生薑四兩去皮乾薑二兩炮右爲細末拌勻擣團作塊蒸熟陰乾爲末每服一匙冷水調服可飽百日其麵以絹袋盛之可留十年尊生八牋大道丸方黑豆一升去皮貫仲甘草各一兩白茯苓朮宿砂仁各五錢右五味剉碎用水五升同豆熬煎火須文武緊慢得中宜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擣如泥作雞頭子大入有蓋磁瓶密封每嚼一丸可食百般苗葉終日恣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者覺甘甜與進飯同王氏農書辟穀休糧方白麵一斤黃蠟四兩化開白茯苓一斤去皮右三味爲細末打糊攤成餅先清齋

一日食一頓七日不飢再食一頓一月不飢若要食飯
葵菜煎湯服一鍾如無葵菜茯苓湯亦可救荒本草休
糧養道方白麵六斤香油二斤蜜二斤乾姜二兩滾水
泡生薑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白茯苓四兩黃米三升右
爲細末和成一塊切作片蒸一時陰乾爲末先喫飽飯
後服此藥一茶匙淨水送下若服至一盞可一月不飢
要解藥力葵菜煎湯服之仍舊食飯仙娥清玩食生黃
豆法方取槿樹葉同生黃豆嚼之味不作嘔可以下咽
每口食豆二三合可度一日

此上皆辟穀方特書其尤者以備參考恐逢天災流行

新錄

卷二十

去

之日無所得食勢必骨肉分離或食草根或食樹皮或
取紅泥白土俗呼爲觀音粉者暫時果腹往往旋即傷
生因書於此俾知諸方可以辟穀亦不幸中之幸也

戶口

天下戶口之盛歷代稽考莫甚於隋大業唐開元宋慶
曆而明朝嘉隆之間爲更盛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
元時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
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
九千宋慶曆間戶一千零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明

洪武中戶一千零六十五萬口六千零五十四萬弘治
十六年戶九百一十一萬零口五千三百三十三萬嘉
隆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五千五百七十八萬
三千今

本朝疆宇之廣戶口之盛古無與京當爲訊明補入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

對以爲三代雖盛戶莫可得而詳前漢元始三年人戶

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

二十七萬零六百永壽三年增至一千零六十七萬晉

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

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

新錄

卷二十

去

萬七千五百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元年增至一百

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九百六萬九千一百自安史

之亂乾元之後僅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

十五萬五千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各數十萬太祖業隆

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開寶間加至三百九萬五百

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真宗五年又加至

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

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近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

四百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黃冊

戶口紀載名曰黃冊昔齊高帝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也自頃民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紀死叛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獎其各獻嘉謀以為科算以革私弊可知古之黃籍即今之黃冊也又查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三年一造戶籍冊以黃名就始生而統言耳

魚鱗圖冊

洪武時命浙江及蘇州等府造魚鱗冊先是覈實天下田地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設糧長履田畝圖其田之方圓田之四至書其主名謂之魚鱗圖冊今按各處皆無獨吾郡徽州及蘇杭等府有之黃冊與吏胥往往上下其手遺害至今未已也

某都某圖

周後宋前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如史記老子楚苦縣

鷹鄉曲仁里人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眾里人是也蕭山縣志曰改鄉為都改里為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圖謝少連作歙志乃曰圖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趙宦光亦曰都鄙本作圖俗誤讀圖是又一說也

銀米出入數

王鏊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折銀各稅課銀各鈔關船料入京糧銀共二百四十三萬建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軍餉及折糧共六十六萬六

御新錄

卷五十一

九

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各邊銀四十萬兩若有聲息則加添四五萬兩聖誕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兩親王王妃公主及天下王府銀盤水灌儀仗等用三十萬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餘萬兩其災傷蠲免賑濟營膳征討冊封不在此數正德以來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北直直隸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而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武職十萬餘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二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得數千萬出多入少故軍餉常缺聞

之崇禎末年國用匱乏爲尤甚考唐李吉甫嘗撰元和國計錄宋蘇轍嘗作元祐會計錄皆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使人主知其多寡有無不致輕耗民財也

唐青苗錢

唐天寶間制曰每歲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難以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爲限至代宗則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也遂爲後代豫借之始宋王安石青苗法與此不同

安石青苗

韓琦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卽將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之唯舉大槩用偏辭曲爲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君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辯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善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原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辯之以國服而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尙過周禮一倍則制

置司所言此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辯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疏意已大悟亟欲罷去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叅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

知新錄

卷五十一

重

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欲別坐事令出既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凡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公也

蘇松田賦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其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

知新錄

卷五十二

謹

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高皇帝受命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最下有三合五合者獨蘇松二府之民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小民於土豪還租朝往夕回而已一爲官糧各倉送納有三石納一石者有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四五石納一石者以致累年拖欠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二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松江一府稅糧共至百二十餘萬石然每年拖欠自永樂時已免數百萬石宣德時又免拖欠數百萬石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收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斟酌取舍輕其重額此則

國家有輕稅之名而又有徵稅之實矣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凡侂胄並其他權倖之田皆爲官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有司以買田多爲功有謬以七八斗爲石後個人逃散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七

田獨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又張士誠之大尉等官皆出自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入版圖皆按其租簿沒入之又富人沈萬山以事被籍沒後改平江爲蘇州故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知州况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民田僅官田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則一石奉詔減十之三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爲十四畝矣此固極重難

通之勢始於景定迄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然猶官自官民自民田也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及歸併則例四年詔直隸巡撫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泐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民田之五升起科者乃代官田而受無涯之累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當日為此說者亦處於勢之莫可如何經理國是者其克念之也哉

御新錄

卷三十

美

按景定間買似道當國買民田為官田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見宋史皆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民者彗出民愁自亡其國迄今民受其害將五百年備書源委有心經術者尚垂覽焉

蠲免錢糧

江南有田之家皆佃戶耕種一遇蠲免貧民未得沾恩富者愈富貧者益貧矣按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免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

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此真厚下之政恩澤方能周徧也

羨餘

國家取賦稅於民原有定例乃為吏者往往因朝廷急於財用輒進羨餘此皆聚斂之臣不知大體有識恥之宋時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獨不進羨餘彭思永亦為荆湖北路轉運使特大司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為亦無所獻宣和間知密

御新錄

卷三十

美

州郭奉世進羨餘萬緡于韶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豈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漫不可長士論韙之

羹鑿錢

歐公歸田錄云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蒞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餼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功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

糞擊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棠按宋時糞擊出入皆有租稅征求至於如此可發一嘆也

海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此隱情也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唯官山海乃可耳何謂官山海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何謂正鹽筴也正稅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薄也

知新錄

卷二十

頁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爲釜當米六斗四分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疆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之鹽之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講大男大女之所食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音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也計所稅之鹽一日計十口之家十人食鹽者千萬人而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萬萬乘之

六千鍾也今文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一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女也六十以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常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器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知新錄

卷二十

完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鈹羊昭反行服連名所以載作耜羊昭反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器人挽者耜羊昭反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疆而取之則一針之籍得三十鍼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疆而取之五六爲三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疆而取之則一耜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焉重然則舉臂勝音事無不服籍者棠按貢鹽載於夏書掌鹽見於周禮其時但以供用不籍爲利至管子計人口食鹽大男每月五升鹽十二兩

十分之一為升是每升約一兩二錢餘五升合得六兩之數每月五升是每日令食鹽二錢矣強者十取一之名也合其數而籍以錢是每人每月取鹽稅錢三十文矣今之計口受食其源本於管子其後桑孔之徒祖其餘法苛取無遺管子其作俑也夫老男老女謂之諸君小男小女謂之吾子稱謂甚奇

兩淮鹽課

明初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永樂時供邊悉以鹽課每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以富商大賈於近邊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且商

知新錄

卷二十

序

人有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保歲時豐盈商有運鹽之利而邊儲無匱乏之虞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是更立課法課銀四錢三分支鹽一引是利八倍於昔矣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而商賈耕稼積粟皆為無用棄業而歸邊地遂復荒蕪千里沃壤仍為荆榛如欲安邊足用宜復太宗之鹽法此嘉靖時詹事霍韜之疏也或又謂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與之親識謂葉曰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

有違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與淇相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輸銀戶部一時戶部皆以為利而不知壞邊地之田法至於今不能整理矣

鹽法

明時鹽法之壞由於太監奏討官鹽一萬二千引而奏討之內中間夾帶極多沿途害民是以官鹽壅棄今世鹽法無奏討之患無太監夾帶之虞愈於明制多多矣昔東坡以帶私鹽被劾去官而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二船至壽春托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寬曼卿亦不為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學士鹽此又不可為法矣

鹽販

者鹽一事國家財賦攸關然近海窮黎亦借此為衣食之計法太弛則無以考成法太急則必激變而為賊司國計者所當留意也昔唐黃巢與王仙芝俱販私鹽元張士誠亦販私鹽由在上厚斂不已在下者俯仰無資於是釀為唐元之大禍使鹽雖禁而仍留有餘以與貧民則其禍亦必不至此也元順帝至正六年再准鹽運使宋文贊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

知新錄

卷二十

雜

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來往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討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棠按鹽徒以重利能致人死命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多不能制少也夫鹽徒如此可不爲之消禍於未然乎

白圭治生

白圭樂觀時變嘗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棠按越絕書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凡十二歲一饑一白圭趨時若猛獸驚

知新錄

卷二十

鹽

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棠謂治生小事而非智勇仁強不能有濟治世又豈易言哉

當舖

今以銀錢質與人與貨物質銀錢皆曰當舖此字極有意義查正韻當舖合也又敵也抵也漢高紀云傷人及盜抵罪則今謂之抵當者正言貨物與銀錢價相合可以相當而抵敵也廷尉處斷罪人亦曰當凡底皆可稱當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瓦卮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爲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洩其羣臣之言猶玉卮之無當也然則今日之抵當取義者正言有貨在質如卮盛水而不漏也

葱肆雞肆

呂僧珍族子以販葱爲業欲求州官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事出南史此言葱肆之人不安分也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人謂之雞肆言若雞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家資巨萬有士

知新錄

卷二十

雞

陸景賜過會見無所不有問曰人卽如此樂何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二三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分合如此事出朝野僉載此言剔糞富民之過於安分也今吳下業糞者至殷富仍不易業與長安富民無異彼以爲奴婢死亡牛馬散失皆停廢剔糞之由故自以爲分定抑知死亡散失事之偶然非剔與不剔耳爲羅會者當守富民之分不當守剔糞之分今遭際時會致身通顯詢其出身乃有出於葱肆之下者剔糞富民仍不自思被濯可爲三嘆也

聚寶盆 聚寶碗

吳興民有沈秀者家財累鉅萬有益曰聚寶能益財為洪武造都三之一又為犒軍帝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馬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敵君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蓄之未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何煩上釋秀流之雲南瘞其盆於城下因名為聚寶門巴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於水際攜歸偶折花供佛前花即滿碗中更置少米經宿亦滿投之金銀及錢皆然自是院中富盛後主僧年高取碗擲江中謂其徒曰吾老且死汝等寧能謹飭自守乎棄之所以滅爾罪戾也或曰化金鴈飛去此出外史

知新錄

卷二十

蕭

搜奇子謂主僧果能棄於江中其識便在沈秀之上沈以聚寶益致富亦因此取禍

斥賣祠廟

劉忠肅公擊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闕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闕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

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神宗自用安石新令頻頒如斥賣祠廟等事非忠肅維持豈不千古貽譏

錢

太公始鑄錢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古者以貝為貨交易者惟貝而已自太公始用錢但錢內無字周景王時鑄大錢文曰寶貨國語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郭外日肉內郭曰好後世論錢大小以小者為子大者為母子母相

知新錄

卷二十

韋

權之說所自出也按秦世鑄八銖錢太重漢初鑄榆莢錢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得輕重之宜元帝時貢禹欲不用錢用布帛及穀然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也吳孫權鑄當千錢太貴不行仍有四銖有半兩有赤仄有鵝眼縵纒苻葉之不同而後世仍用五銖錢唐之開元亦得其中五銖與開元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太公錢輕重以銖古之二十四銖合今之一兩計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重三之一則今一錢為

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至今行之無異議
宋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歷
代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御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
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
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錢字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
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新錄

卷二十

錢

大萬

匈奴傳歲費以大萬注大萬數百萬也言漢朝每歲之
費

烏寶傳

元時高則誠有烏寶傳傳曰烏寶者其先出自云云至
寶棄祖業云云由是知名寶性輕薄柔默善隨時舒卷
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凡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老
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遂字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
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終身服役弗厭
其屨人貧氓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

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者

若此常客於田氏寶竭誠與交田氏沒有商民者亦若
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然其爲人也多詐反
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卒皆爲利敗事故廉
介者不與寶交是時有某某有某某有某某皆能濟人
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某某皆顯仕自變而爲烏氏則
變詐亦可知矣使生於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
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
哉王棠曰此指當時寶鈔也予少時曾見之今不復有

新錄

卷二十

錢

矣夫鈔既不行何以關津仍曰鈔重鈔輕哉

元朝不用錢

元世皇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
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
臨中夏宜用楮幣若用錢幣四海將不靖遂不用錢棠
謂錢幣歷世不廢元時用楮不用錢此元之所以亡也
然考元末年造至正通寶錢海內大亂劉秉忠不幸言
而中亦異事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終

姪孫士俊 孫燦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金壇王 澍蕪林

晉陵唐祖命聽翁

岑川程 鍾葭應

潭濱黃 景愛堂 叅校

傳別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其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註成成式也傳別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券契文書之始非交易也後世交子會子楮

知新錄

鈔其用雖不同而以空文質實貨其原已兆于此

飛錢

唐時本用錢商賈至京師錢重難携唐憲宗令商賈委錢于進奏院及諸軍使輕裝趨四方合券乃給其錢名曰飛錢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此如今之會票宋後有交子會子並楮 鈔等項則以無用之紙竟質有用之物宜其百姓日貧相趨為盜而不已也

交子

宋真宗時張詠鎮蜀蜀人鑄鐵錢錢重不便貿易設質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之章

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二年為一界而換之二十年為十界謂之交子棠按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日聽買賣以質劑劑音茲質大市有知見也劑小市有契券也交子非借券也以楮為幣也然獨用于蜀耳後世會子鈔皆以楮為幣其端實兆于此

會子

宋高宗紹興三十年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其意與交子同而更名會子也總皆以紙為重資也

知新錄

交鈔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中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偽造者斬告捕者賞衡闌下書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為飾宋之交會用徽池紙印文書字于上金元鈔皆桑皮等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元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千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則銀一

兩兩貫同白銀一而元寶鈔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間又造至元寶鈔錢久未行至是又造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錢並用以實鈔法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矣有明亦用鈔禁不用銀恐有闕于錢鈔後亦不行

金

漢時不重金故賜臣下黃金多至數百斤王莽末年省中尙有六十餘萬勛貨殖傳不言黃金故金多而用之如泥沙也後代重金故金少宋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而後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棠攷此語誠爲不謬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于是方知金貴之由

銀紀

古之財各物主之銀在所緩也今之財銀主之各物在所緩也古者布帛菽粟錢刀等物皆謂之財舜南風之歌云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所指非一不謂銀也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云財泉穀也亦不言銀也唐虞之時金爲幣戰國分爭逮夫秦漢之際言金者紛紛矣而皆未及于銀禹貢荆揚皆貢金三品謂金也銀也銅也雖言銀而獨及于荆揚則

不爲幣可知漢書云黃金一斤值錢萬銀八錢爲一流

值錢千大抵飾觀之物非若錢爲民間流通者漢書又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珠玉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武帝時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于縣官縣官空虛于是言利之臣請造銀錫爲白金及五銖錢銀爲民用始于此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重八兩者圓之其文龍值二千差小而方者其文馬值五百又小而橢之其文龜值三百當是時銀八兩值一千文以龍值二千民趨利如流水坐奸鑄金與錢罰法百餘萬人京師更鑄

赤側錢

四

一當五白金民不實用終廢不行維時安息國在月氏西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焉又云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爲幣王莽時造六幣有金幣銀幣龜幣貝幣布幣帛幣然銀幣亦創見旋卽廢惟泉布流通古今不改魏時始改用絹晉索輔曰古者以金貝爲貨蓋息穀帛量度之耗也制錢則通易不滯大始中河西荒廢不用錢裂疋以爲段數儻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于是復用錢唐時有租庸調之說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不以銀爲正供也蓋古人菽粟布帛大較以有易無百貨流通四人交利此非謂金

銀在所不重也金銀不常有故民不通用若當時專以銀爲重則唐憲宗之詔胡爲乎來哉唐書云憲宗元年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于鼓鑄銀者無益于生人其天下採銀坑竝宜禁斷而通典則謂交廣之域以金銀爲貨張籍詩云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蓋記異也可知唐之用銀者獨蠻州耳前代相沿皆以爲無益生人之物而棄之宋仁宗時諸路輪緡錢福建二廣許易以銀江東仍帛也金史食貨志云銀舊例每錠五十兩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時低昂夫食貨志言截鑿則先未截鑿可知也言隨時低昂則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五

不流通可知也元光二年寶泉日賤銀價日貴至哀宗正大間民于是只知用銀市易盡如福建二廣矣嗚呼孰知至今日相仍不變乎曾考明太祖八年見金銀之爲市易也古所未見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 告發者以物給之大哉王言一變元人惡習惜乎立法未嚴諸臣不能恪遵聖意使民不得任土作貢以致財匱民散底于淪亡此亦前明之弊同元一轍有識者所當發憤也按銀之爲幣起于漢武再見于新莽安息國有銀錢後流通于下者獨交廣相沿于福建而金元則濫觴矣漢鼂錯曰珠玉金銀衆貴之者以

上用之也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此誠探原之論然當時珠玉金銀用之于上致奸民有奇貨之居非若今日用于天下使銀爲朝野之嗜使今日用金用珠用玉皆如用錢人未有不以爲奇且異也何獨至于銀而恬然安之且今之財既不同于古之財矣抑知受銀之害有更異乎古之民菽粟布帛卽謂之財養生以此國賦亦以此或有指銀而謂之曰此財也不知也亦猶今日以玉以珠示農夫曰此財也不知也彼非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六

不知玉也珠也以爲飾觀之物非財也知之無益也其視銀亦猶是也當是時民得肆力于畝畝之中凡在位者克稱其職卽欲以賄自恣小民無金玉賄于何有故稍足自立必不至瑣屑于升斗丈尺之間以自炫其貪橫之習何也桑地不生銅私家不鼓鑄金銀民所不事所有者布帛菽粟耳是以爲吏者能醇良而民亦克修其業今也不然農家俯仰所給非銀錢不能市南畝未克有秋往往指田爲質及登場收穫之日算子母而償逋滯已踵相接也未及官賦燹煙已不起矣而在位者晏然不覺徒以催科爲賢橐私金銀之藏不露貪橫之

跡上下相蒙不可收拾其害必至于臣背其主民夫其鄉逃亾而為盜賊者不可數勝抑知由于不以布帛菽粟為財而以銀為財之所致乎嗚呼銀之為害流毒才四百餘年有心復古者能使命今之財如古之財則斯民也豈有異于古之民乎吾不知阜財之風何日再見于天壤也

季春頒冰

函史云季春之月司燿以火見出火民咸從之蓋始鼓鑄陶冶頒冰傳以為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前啓冰以薦不畢頒王棠曰古人于天時之

遷變如陰陽水火之不齊必思預有以防之今伐冰之家亦不知用冰為何事古道不行于今不獨冰為然矣

冰說

調陰陽順四時為先世之所極重而今時之所極輕者莫如冰幽風詠鑿冰春秋書無冰月令記開冰凌人職屬天官歲十二月斬冰三凌冬有事于冰也春治冰春有事于冰也夏頒冰夏有事于冰也秋刷秋有事于冰也凡外內饗之膳饈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鑑賓客共冰大喪供夷槃冰此則冰之用也王氏注謂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

所以助陰此則深知冰之可調陰陽也而予曰順四時

者何居昔者申豐對季武子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

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

無愆陽無伏陰即前達陽助陰之論而春與秋則人所

忽者棠謂天下之患蘊于此必發于彼傷其源必竭其

流冬無愆陽冬無害也陽氣初生而未達陰氣伏匿而

未疏積寒鬱結之勢至春而發為淒風淒風者愆陽之

所生也夏有伏陰夏無害也陰氣將絕而無助陽氣旁

薄而昭宣蘊隆蓄積之勢至秋而發為苦雨苦雨者伏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人

陰之所成也秋之害伏于夏春之害伏于冬故在天則

有雷震霜雹在人則有降疾天札凌人繫于天官者竟

所以資參贊之理也是知冰之為用至大而幽風春秋

月令暨周之凌人皆在所不忽也自常人論之謂不過

膳饈酒醴祭祀賓客喪禮之必需而已豈知上足以法

天時下足以防人患而關係有如是哉戊子己丑水潦

為害疫氣時行思及古人凌人之掌申豐之論有關天

時人患不少故又著冰說俾有心國是者一觀覽焉

水官辨味色潛合

許敬宗云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

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予謂合而分人易知潛而出非辨味與色烏得而知之陸鴻漸嗜茶于天下之水性輕重清濁甘淡皆能歷歷分別其等第嗚呼古人用以治水陸子用以治茶今世乃欲求一別水味以治茶之陸子又不可復得豈不深可歎也夫

太西水法

海水鹹性重有力故海中之舟入水較定寸尺一入江水則船深尺許江水力薄不勝任不及海水之有力也又云凡山中取水極易人之血脈一氣周流凡看土山其下必有石如無石則不得成山也有石其下必有空

知新錄

卷之十一

九

虛之處凡空隙皆有氣有氣則有水不定有源方有水也氣即水之源也

溫泉

溫泉之擅名無如驪山其香潔者莫如黃海之湯泉溫泉著名隨在多有最多者莫如福建閩誌書閩地凡三十二處

管子水地

管子水地篇曰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

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槩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宰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集于天地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感義也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

知新錄

卷之十一

十

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制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臟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于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察于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為人而九

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伏聞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于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蟻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故疾馳以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生于螭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土

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世不見者蟻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濁最絕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

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諛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憊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尸說也其樞在水

棠按論水之理此篇最得主腦真是溯流尋源之論獨言慶忌與螭語似不經然愛其文不忍割裂故全錄之

蟹黃水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

知新錄

卷二十一

醞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秦州雪醅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蟹黃水蟹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蟹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醅亦未見超勝豈秣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其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厨皆有此弊不但秦之雪醅也

水性強弱

蒲元傳諸葛孔明命蒲鑄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

雜江水輒能辨之

八功德水

西域有八池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
盪八蠲痾故名八功德水方輿勝覽云梁天監中有胡
僧寓于蔣山山中乏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
知師渴俄而一沼沸出後有西僧至云西域八功德水
已失其一似竭彼盈此也自梁以來人飲之可以愈疾
按此則南京蔣山下之水真為名勝之區也

惠山泉脈通京師

芝田錄云李德裕在中書飲惠山泉毗陵至京師置通
鋪號水通有僧謁曰常州水脈與京師一眼井相通李
以為荒唐僧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李乃以惠山泉
與昊天水暗記同味不異于是停其水通

水有五色

博物志水有濁有清河淮濁江濟清南陽有清冷之水
丹水汝南有黃水華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類皆五色

折洗惠山泉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輝家惠山其泉可至于汴都但未
免瓶益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折洗惠山泉

天台竹瀝水

天台竹瀝水味在惠泉之上江鄰幾雜記云才翁常
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蘇茶小劣改用天台竹瀝
水煎遂能取勝取天台水用竹梢屈而取之

三冷

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冷李德裕取金山中冷水
劉伯芻水品以中冷為第一陸羽以為第二水記以揚
子江南冷水為第一蔡祐竹牕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
瀝蔡肇詩中冷之西古石排

廣陵濤

枚乘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世以為揚州府治元至
知新錄

知新錄

卷十一

書

正年間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思復以
錢塘江為曲江遂聞于時楊廉夫避之時號曲江處士
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朱竹垞太史有詩其詩序謂曾
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
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也其詩曰昔聞江月松風客賦
證錢塘是曲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旂幢又
云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狩
三年時枚乘久卒不因見之于文是枚乘之廣陵為浙
江明矣

假泉水

朱國楨云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磁罇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罇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罇盛之烹茶與惠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浥露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予創爲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案按此說若果善家居行之亦易易事且可省舟楫之費故爲標出

水之輕重

揚子江水竝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杜康泉二十三銖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志

龍池

隆慶坊舊宅相傳有龍池其事不根皆後人爲之辭耳六典曰宅有井忽湧爲小池周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中復出水其流浸廣里中人移居遂鴻洞爲龍池開元爲離宮後增廣遂爲南內其正殿名大同殿又有龍池殿皆主此池也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元宗垂拱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波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又曰龍首渠者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隋文帝自北堰分漚水北流至長

樂陂西北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呂圖亦著漚水入興慶池路則是興慶之變平地以爲龍池者實引漚之力也六典所紀全沒導漚之實而專以變化言矣六典本張九齡所撰李林甫繼之重加注以奏大約諂辭皆林甫也昔武后改新豐縣爲慶山縣其說曰后時嘗因雷雨湧出于一山故以爲名兩京道里志曰慶山湧出初時六七尺漸高三四百尺此爲人力無疑其時有給事中魏叔璘者戲言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聞之賜魏死南部新書曰天后時有獻三足雞者或言一足僞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蔡其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真僞古今符瑞大槩如此不獨龍池也

飛渠

宋都汴城內有大水二一自北趨南直貫都城者汴渠也一自西而東亘郡城者京水也太祖欲通京水使東下以達五丈河而中間有所謂汴渠者焉實與京水交冲而京水高于汴渠若決京注汴則必隨汴南流不能東出故必于京水會汴之地架空設槽橫跨汴面其制如橋而金水河之水乃自西橫絕以東注于五丈河也宋朝所謂惠民河是也京水亦名金水河水經言昆明源流有所謂飛渠當卽此意也按陝西未央宮據龍首

山為基龍首之在渭濱者本高四十丈故未央殿出長安城之上然漢城之水取諸昆明而昆明之水武帝皆嘗堰壅沈水以及樊杜諸水入之水之入池而又北出也其下為三渠一注青門又至清明門合王渠以入于渭第二枝自都城西面南來第一門名章門者于其旁設為飛渠是名滄池此池之中有漸臺滄池下流循殿之北向東而往運石渠天祿閣桂宮北宮長樂宮皆用此水也未央地勢高而此水能西面而轉北以行是行乎未央山背窪下之處也滄池下流有石渠者礮石為之以導此水自此以往凡水既周徧諸宮自清明門出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宅

城是為王渠王渠猶御溝也王渠與漕渠合而北入于渭第三枝則揭水陂也自南而北徑趨建章先為唐中池周四十里已而從東宮轉北則為太液池其中又有漸臺即建章宮漸臺也漸臺下流入渭亦名瀉水本沈水傳寫沈誤為沈沈又誤為瀉或曰瀉水聲也非水也棠按長安城與汴城皆無水而水長流不竭皆飛渠為之因書始末于此

滄浪

閻百詩曰集注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

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也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也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為朱子正其譌誤者

慎火停水

石林燕語云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真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為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為意在國事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為先告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棠謂慎火停水四字用在養生受用不小

火

燧人氏鑽木取火令人無腹疾故曰燧人

宋無忌

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魏志安平太守王基家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管輅曰宋無忌之妖非妖咎之徵也唐志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立宋無忌廟祀之以禳火災唐韋建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從數

十詣韋曰公將鎮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葺治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卽夢所見者遂新之

四時改火

古人四時改火故周禮有司火氏掌四時變火火各以時則民疾可救唐長安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前得者進上賜絹三疋金碗一口都人聚門外以觀朝野鄭重仍有古人之遺意其火取榆柳之火賜近臣順陽氣也宋朝惟賜大臣後則不行矣棠竊謂古人四時變火原以順時除疾非是則不取火可知火之爲道星星相續無有已時至變火之時方將舊火任其自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地

熄而以新火任事韋莊所謂內官初賜清明火是也今則不論四時竝不論清明日日取火時時取火不用木取火用石取火將古人木生火之說棄而不用先民所謂滅棄五行宜乎年壽之不古若也

隋書云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表請變火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使視之果故車脚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芫火氣味各有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願于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

回祿

國語云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亾也回祿信于聆隧左傳昭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于產使禳火于亥冥回祿祈于四鄰注回祿火神正義云亥冥祭修熙不知回祿祭何人按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卽吳回也

丁壬

左傳梓慎曰水火之母也正義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莽傳注張宴曰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韓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中

陸渾山火詩丁女婦壬傳世婚

龍火

天下之火皆畏水水尅火也惟龍火不畏水謝肇淛五雜俎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火投之則反熄此所謂以火攻火也

六書

六書之義象形爲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而後假借計玉篇諸部及六書略字多不能踰三萬而諧聲得二萬一千是諧聲居六書之十九矣漢字有字無聲者矣番字則皆諧

焉老師宿儒窮年細繹而時有訛誤乃知字學之難也
三代之前則左氏韓子三代之後則揚雄許慎最號精
覈通博猶不達六書之義況其他乎六書以象形象事
象意象聲為四象假借借此者也轉注注此者也四象
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經有限而緯無窮者也故一
字而十餘用一字而十餘音引申觸類而天下之能事
備矣三十六字母之切韻也天地自然聲焉蓋以牙齒
舌喉唇而得之者也私智無所損益矣

杜壹釋响嶼碑

惟帝曰獻翼將朕亂水洛陸谷島嶼音此行禹身度川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藝

畝高深與奠長蛇封豕豕麓巴伯益功析道罔舛
庶丘皋既宅華恒泰衡帝念功舉虔崇申禮冠佩逾從
南氣豐食衆別昆孽萬物合正民鮮鼠喪

岐陽石鼓

雍錄云元和志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
形如鼓其數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
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勉記其事云虞樵歐陽共稱古妙
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為
可惜按記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自唐而始歐文忠雖
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開元後張懷瓘韋應物

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然無確據竇泉曰岐州雍城南
有周宣王獵碣十枚竝作鼓形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
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過半韓詩所謂牧童敲火
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有魚維何維鱟
及鯉何以標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語與車攻詩
合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歸諸宣王無怪其
云然也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
訓伊尹之三風五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
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耳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藝

便云宣詩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
之蒐杜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陽在扶
風美陽縣西北杜預之為此言雖不云鼓而成蒐之岐
陽者即古鼓地也其為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詩曰
四牡麗麗駕言徂東以方隅言東則自鎬出洛也岐在
西三百餘里安得云徂東也更攷刻石皆謂起于秦當
秦皇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
以自為紀則斲石與刻金其所自來已在秦前古之刻
金者如湯盤桐鼎其最著也今此鼓石為之既已不可
攷擊而專著事辭故人莫明其用然而武臣識政于策

策豈爲用器乎古人托物見意不主于物而主于所勤之詞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田漁必用衆致衆必用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是其托物爲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遂兼金石也後漢橋元之廟有石鉦石鉞石鼓而蔡邕銘詞則曰是用鑊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所謂勳者蓋橋嘗克平鮮卑三者皆軍器故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爲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因用以著辭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或曰史籀宣王時人篆似史籀曰晉人有衛常者其論書也曰宣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藝

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爲大篆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創也

石經

疑擢云自有九經以來鐫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于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

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

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尚有二

十八板也然亦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

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至隋時尚

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邪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

有未及邪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

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

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

漢書儒林傳註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

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邕碑

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立于

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

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

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何經光和石經

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爲何

人矣豈邕既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

書者光和續書之邪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

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

其書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

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亾無從考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藝

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卽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然其書久亾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亦卽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亾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筆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晉裴顏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凡九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大曆中司業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鑱石太和七年又敕唐玄度覆定石經竝孝經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孝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卽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邪今秘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玄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蓋宋榻也○僞蜀相母昭喬嘗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

而文與唐本小異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叔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于成都石經堂豈益卽叔獻邪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于祥字皆闕其畫此必孟蜀時筆也○宋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于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尚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于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筆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達

之知也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集古錄云李陽冰書縉雲三碑篆刻最細瘦世言此三碑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耳

蘭亭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宋理宗內府所藏每有內府圖書鈴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又後在錢唐謝氏又傳至陸國瑞內名有舊梅花新梅花二種姜白石先生襖帖偏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傍考云

永字

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

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

懸筆上

字

左反

歲字

有畫在

殊字

挑脚內勾字就

字

下正凡三

趣字

波略反

欣字

欠古一筆作草

已開

死生亦大矣亦字

是四

感字

戈邊是直

未嘗不

不字

下反挑脚

右法略舉其大槩亦可以觀天下之

蘭亭矣五字損木音滿流帶右父五字有損也

淳化法帖

澧陽帖

鼎帖

大觀大清樓帖

三山木本

劉丞相私弟本

碑匠家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三肩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

廬陵蕭氏本

淳化脩內司帖

東庫本

北方印成本

紹興監帖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烏鎮張氏本

利州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李氏本

福清本

絳本舊帖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水本字十卷

又木本字十卷

劉後村論帖曰閣帖為上

十

絳帖次之

二十

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

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

工于摹字拙于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

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又楷

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

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馬傳慶說

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

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
令將書館所藏增作十卷而石本復以大斷缺然閣帖
于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然則劉衍卿所云祖
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椶棗
木板刻趙希鵠云用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打楷之不汚
手又傅仁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
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豈即此歟

淳化帖為法帖之祖在宋已有三十二本其間刻搨互
有得失失真多矣淳化祖刻當時已不易得劉潛夫得

知新錄

卷二十一

隸

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千其重如此況後世乎無錫華
中甫有六卷相傳為閣本行次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
同

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自破其後謂雖
墨有燥濕輕重匠有工拙皆為淳化舊刻然則子昂所
得固非一類也

臨河序

右軍蘭亭序膾炙人口而世說注則云王羲之臨河敘
曰永和九年云云今人言脩禊帖言蘭亭序人皆知之
一言臨河未有不茫然也人所易忽故表而出之

千字文

梁書周興嗣次韻王羲之書千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
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次韻一以為
王一以為鍾又蕭子範傳亦製千字文是千字文有二
卷矣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同興嗣千字文中
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
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
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
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昔
人謂千字文內重一黎字一女慕貞黎一統扇鳳潔蓋

知新錄

卷二十一

隸

黎字音結則與潔通若音協則為黎矩之黎今不作黎
矩用則與潔同意故謂之重也按千字文中無烈字當
是女慕貞烈

子敬帖

世說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
事惟省與郝家離婚子敬前妻郝曇女也按獻之法帖
云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額之暢
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與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
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邪悲咽實無已已唯
絕氣耳伯思云此當是與郝家帖也此語誠然棠謂舍

妻稱妙亦可悲也已

秘閣帖三卷真偽

黃伯思跋秘閣法帖三卷後云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上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偽書而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迹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偽而未審其從來及備員秘館因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做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竝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做書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圭

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但采名雜載真帖可勝歎哉今刊此卷內一手偽帖于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環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廐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伯璠 王徽

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平遠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

章草即行書

淳化閣帖漢章帝書有辰宿列張等字米云偽帖黃伯思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之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帖卷首偶列章草便以為漢章帝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集成于文中語耳米芾以此辯之未中其病黃庭堅云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棠謂于文不起于漢後人集字而曰漢章帝誠可姍笑杜伯度善章草訛而為漢章帝書皆可噴飯章草即今之行書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圭

隸楷源流

正字通云隸書晉衛恒傳隸者篆之捷也通雅小學大略曰秦有大篆小篆符書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大篆十五篇周宣王大史史籀著也所謂秦篆即小篆也秦官獄繁多以趨簡約下杜人程邈為獄吏得罪繫雲陽獄獄中作篆始皇出之為御史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謂之隸書新莽時甄豐改定之愚考隸書即今楷書淳化帖有邈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黃伯思皆以為偽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徐鉉嘗言賈魴作三蒼之書

皆為隸字隸始廣而篆籀微其誤以八分為隸則自歐陽修集古錄始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為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周興嗣千文曰杜蘂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草體二美王逸少兼之此以真行書為隸也八分者書苑云蔡琰言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于是為八分書或曰蔡邕有八體分其二也漢石經乃邕八分書李陽冰云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宋洪适又為隸釋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旃旛用之四八分石經碑碣用之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據此說舊註沿韻會引程迥任玠諸說仍未詳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為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出陸放公老學庵筆記查隸書程迥所作或曰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所作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字方八分遂以為名據此則先有隸而後有八分矣蔡文姬曰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

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此亦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如蔡邕所書石經即八分也鍾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即是此體是隸無波勢八分有波勢大同小異今之所謂真書楷書即古隸書是也孫過庭謂元常精于隸書即今傳力命宣示二帖蕭子雲啓敕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子雲之論與溫庭相合趙明誠金石錄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隸書即今真書無異而隸與八分相別亦不過有波勢無波勢耳歐陽公謂八分與隸為一攷其源流八分本從隸出亦不大誤隸也八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分也真書也皆一體而稍異者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為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攢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石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挾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為長以就姿

媚後人競效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
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
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
壞之也

飛白

劉禹錫嘉話飛白始蔡邕邕在鴻都見匠施聖帚遂創
意爲之梁蕭子雲工書武帝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
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宋仁宗萬機之暇無所
愒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
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畫

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
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棠謂蔡旣創
意爲飛白何得云飛而不白右軍字最飛騰何得云白
而不飛今人謂乾筆書字中有空白者爲飛白若依點
字立論凡三百有餘則飛白又是單書邊廓而空其腹
者

論書法

寫字要血骨筋肉四者俱全又要間架有結構有形
勢而緊要在運筆有肘運有腕運肘爲一手之總腕爲
十指之總不腕運而運指下矣下筆有偏鋒有中鋒拳

實則尖鋒旁出非露骨傳神則肥壯不勑絕少圓活正
直之致故謂偏鋒腕豎則尖鋒中走重中有骨輕中有
肉毫無連枝帶葉之病故謂中鋒有搭鋒有折鋒橫直
撇捺點多用搭鋒搭鋒如蜻蜓點水灣曲勾剔多用折
鋒折鋒主外圓內方有露鋒有藏鋒有迴鋒凡尖撇放
浪皆失之露惟含蓄沈著則幾于藏所謂如錐畫沙如
印印泥是也至迴鋒則有落下收起之勢橫直點皆實
迴撇捺勾皆虛迴要隨勢運用耳總之心君要清寧歐
陽氏所謂澄神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正
王右軍所謂意在筆先之說也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

知新錄

卷二十一

畫

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于鍾王今觀
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唐人以書判取士而
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書字是也
矧歐虞柳顏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
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斜正天然不齊魏晉書法之
妙良由各盡字之形勢而以私意參之耳
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背有向隨字形勢橫
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乎長
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
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

欲其堅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而顏柳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道然真以轉而後道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于米老曰書法當何如曰無垂而不縮無往而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與今人不同者正在用筆精妙故也

用筆如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無起止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無起止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之跡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偏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屬焉人能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披一拂皆有三折一撇又有數樣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顧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字當泯其稜角以寬閑圓美爲佳心正筆能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

偏鋒者不可使其筆正正鋒者不可使其筆偏蹲過處

當審其輕重捨駐處必宜于著力折鋒搭鋒爲下筆之妙勦筆揭筆爲收殺之權筆捺則肉自肥圓筆提則筋骨有餘力爲骨之道憑指力之提縱生血之道賴水墨之和勻忌軟勁之失均喜威嚴之敦厚勿輕濁以阻礙務均布而安平變換迴旋迎送取接措邊傍而合軌振氣象以生神筆法之妙于斯爲盡

張旭云寫字要筆法間架骨格態度筆法間架者書法之根本此爲體也骨格態度者書家之源流此爲用也體用渾然方圓脗合中道方纔是書故曰筆法熟而筋力勻結構精而間架正要活潑要生動小心布置大膽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書

落筆筆假我意妙合天然自然神運飄逸體用皆有態度矣

索靖云凡大字難于縝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豐南禺云雙鈞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雙鈞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鈞與拇指相齊而撮管于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連上腕小字連中腕不使周視于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外居右手側而中運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無敵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顛掣無準掌不虛則空礙無勢三指齊撮于上而第四指拉筆管

于下俯仰進退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
褚遂良云用筆鋒須透過紙背此何等氣力大都蒼古皆從筆力中來

古人云忙中不及作草足見草字之難必先具神理于胸中而後心忘手手忘書妙合天然方稱草聖

古人作草字如作真斷不苟且其相連引帶皆輕其點畫處皆重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唐太宗云行行若紫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其無骨也

撥鐙提捺真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迥別換轉圓暢屈

知齋錄

卷二十一

書

折便險點綴精彩挑剔枯勁波趨映帶飛度飄颻流注迴盤紆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逸之以翩翾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每筆皆成其形每字各異其體書法之妙盡于此矣

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但少俊邁之奇
歐陽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
褚得其鬱壯之筋而鮮安閒之度

李北海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疎窘
柳顏得其莊嚴而失之板

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怪

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儉散
蔡襄得其密厚之形但失于嫵重
黃庭堅得其提腕之法但知執筆而伸脚挂手體格埽地矣

趙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過于妍媚
蘇宗顏而過于肥

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癰疾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
楊少師書法破方為圓削繁為簡此上皆前人論斷

董論書法云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予近學柳方能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而趣右軍也又云

知齋錄

卷二十二

書

楊少師書書翥翥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于此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也又云古人作書皆以奇宕為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遂失此法所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搖筆須念此自然超乘而上又云書家以險絕為奇此竅惟顏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眼目皆為吳興所障耳
王棠曰前輩論書法如撐急水灘頭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又謂學古人書當取其神不當摹其形此如成佛後折骨還父折肉還母方是未生前本來面目不然終是寄人籬下也楞嚴經云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

暗還黑月通還戶彌墜還牆宇綠還分別頑虛還空鬱
浮還塵清明還雲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
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人能于八還之外悟出不汝
還處則字學直通三昧矣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一終 孫壻洪悌 孫 正字

知新錄

卷二十一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鹽城顏 敏鑄菴

山陰楊 賓可師

漣水程 鑾真江

古歛江宜儒汝為 叅校

元和脚元祐脚

元和間柳公權善書劉禹錫詩柳家新樣元和脚元祐

問黃山谷善書后山詠徐仙書肯學黃家元祐脚注徐

清蓬萊女官詩效謝體書效山谷棠謂皆用脚字奇今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人謂某字是某人真跡想此意也用脚字獨見二公

古肥今瘦

張長史云獻之古肥張旭今瘦棠謂肥瘦皆是病獻之

肥中有骨旭則過於瘦矣要之字貴有骨與其肥也寧

瘦

古磚隸書

崇禎庚辰閩人陳衍著一書載一則鷺門僧貫一見小

波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刻隸字四行文曰草

雞夜鳴長耳大尾子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

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六甲更始貫一記

之按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子頭銜鼠甲子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啓聖滅臺灣也可謂驗矣見尤良齋雜記

朝字八音

朝音昭旦也朝鮮國居東方日出之地故名又音潮人君聽政之所又魚韻音除急就章向夷吾竺諫朝易林赤帝懸車廢職不朝叔帶之災居於汜廬又叶音朱王逸九思望舊邦兮路透隨憂心悄兮心勤渠魂莞莞兮不遑寐目眇眇兮寤終朝又尤韻音朝韓愈祭穆員外文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又御韻音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二

注漢書叙賈誼傳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疏去聲又宥韻音胄漢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既考且陋豈不牽伉穢我王朝又嘯韻音棹陸雲夏府君誄既穆其積英風彌邵天子有命曾在是朝叶下耀是一朝字凡有昭潮除朱朝注胄棹八音也

二十字作三樣寫

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廿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字三見而三不同

匈字干字淡字

右軍帖有匈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匈與胸通伯思云足下各如常帖亦唐人所作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今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後人所作

刺齒肥

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齧肥二字如五十以學易當作卒也

蔗字

今人謂妾生子為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蔗

知新錄

卷二十一

蔗

何也曰凡草木俱正生惟蔗橫生蓋蔗出也故從蔗

正字

今人交際通名刺其東面用正字此事不知起於何代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東面皆書一正字萬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書正字為江陵諱也棠謂春王正月正字當讀去聲董仲舒策正次王王次春顏師古音去聲當時避始皇諱讀若征今通刺可不用正字而相沿不易又若矯當時之禁忌而故為之犯之耳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

鄆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讀書不識字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忠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造作名字

孫休吳主權六子即位後立子暉為太子休詔曰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暉暉音如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四

湖水灣澳之灣字音音如迄今之迄今子名震音如觥次子名相音如莽次子名冠音如褒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普告天下咸使聞知裴松之謂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今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垂俟於後代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按則天亦自造名字同一可笑也

名字

古人有名有字亦有以名為字者晉安帝德宗蔡興宗上僧儒郭子儀李嗣業張巡孟浩然田嗣承等是也有

以一字為字者如范睢字叔項籍字羽陳勝字涉公孫弘字季鄭當時字莊顏師古字籀是也有以三字為字者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純嘏桓玄字神靈寶是也

姓

宋有百家姓明編修吳沈作千家姓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尚有遺者

名字互用

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湛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

知新錄

卷二十二

五

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此上皆名字互用

二名只用一字

班固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定四年祝伯述淺土之盟其載書止 潘岳關中詩紛紜齊萬齊萬年亦孔之醜班固

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

貿易兮傳賣音鬻百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惡此皆

二名用一字者又有兩人而一氏一名者如曹勃曹勃

管嬰管仲嬰周魏周勃魏嬰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青周賈莊周賈誼

喪父事母有柴穎之行高柴穎考叔夷叔伯夷叔齊夷史之直夷作

史宰貢宰我子貢程杵孫杵日之類不一而足

漢宣帝重辭賦

詩賦一道最足娛人性情而無知者往往以為淫靡不急漢宣帝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夫哉王言足以破千古腐儒之陋考唐宋皆以詩賦取士王安石去詩賦易經義而道君時御史李彥章建言以詩賦

韻學源流

為元祐學術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竝効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真可笑之甚維時定律令者何執中凡習詩賦者杖一百此千古一時奇事竝記於此

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李登之聲韻呂靜之韻集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概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多有至四十卷少亦三四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書僅一卷則已亡之其非全韻可知唐四庫書目不載唐初用為章程者只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

間毛晃之增韻出向之廣韻久而漸廢然分韻二百六部未改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并為一百七韻曰壬子

新刊禮部韻略今世所存皆劉氏之韻非沈約之書也大約韻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而在劉氏一百七韻之合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也今吞恩不歸於痕存不歸於魂而皆屬於元韻勤斤殷欣等字不歸於殷而歸於文韻此劉淵之失也古人立韻雖嚴而通用則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可通用故人文字不至牽率而有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淵始

韻學源流

屠緯真云沈約韻書至不可解在昔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真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約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予按今所傳竝非約本乃平水劉淵所為耳蓋即禮部韻畧而併其通用屠所指即淵韻郭美命刻韻經云有四聲譜乃約故本與淵不同其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聲有十六混十九賺去聲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聲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此段出虬峰筆記

離騷

漢孝武帝時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孝章時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又各有章句行世王逸謂義多乖異事不要括因更作章句嗣後洪興祖晁無咎周少隱林啓辰黃長睿莫不抽思吐藻各有論議然當世遵循者惟朱子集註近代則有汪玉卿陸昭仲洪虞衡吳維則而散見於評閱者天啓間蔣石林定本已謂有七十二家矣蟬聯而起實繁有人然於腠理穿插起伏之故靈均幽愁立說旨趣之所在率皆闕然不詳及夫文章離合虛實之間往往離其所合合其所離虛其所實實其所虛

知新錄

卷一

八

於是不揣固陋訂之註疏參之經傳摘騷之文誦騷之義庶於後人少有裨益云如看離騷經必先分其段落看其章法段落與章法分清疑難之處自能迎刃而解如帝高陽之苗裔兮至紉秋蘭以爲佩句先作一段開首叙祖父之所自出與楚同姓日月降生名字錫予而又佩香草以象德是內美與修能皆有足稱者想靈均握筆時何等鄭重掩卷思之謂當再叙功勳方不負祖宗天地生我之意乃此後皆淒風苦雨寄綿邈之思於荒忽之境彭咸水居與之同趣真可爲三歎也汨余若將不及兮至來吾導夫先路作一段言日月遷流春秋

代謝非僅自傷蓋亦悲君焉一日恐美人之遲暮又曰不撫壯而棄穢君臣之際何其綿綿也導夫先路是屈子初念亦是此書入題大綱目昔三后之純粹兮至反信讒而齎怒是第三段堯舜遵道即導三皇任賢之道也屈子前言導夫先路故奔走先後於君側也黨人不導先路使君幽昧而行及於險阻夫幽昧則不似堯舜之光大險阻則不得路而窘步此皇輿敗績之由此屈子之中情也信讒齎怒謂之何哉此上十六句以三后堯舜桀紂前王爲興亡樣子以道路徑步險隘踵武喻盛衰之由又是此處小章法前言導夫先路引出此段

知新錄

卷一

九

此用信讒齎怒四字生出無數文字來此後作三小段一股傷靈修之數化一股哀衆芳之蕪穢一股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至願依彭咸之遺則又作一段此段大意言余情信芳雖貧不悔雖死不悔不周於今必合於古故以彭咸取則焉彭水死屈亦水死故此之願依彭咸之遺則結句去吾從彭咸之所居屈子書中言彭咸凡七見奇在此句後接下四段皆以死自明總是彭咸遺則句推行出來墜露朝露之墜於木蘭者落英落字即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言摘落之英夕餐之也不過形其清潔不妄貪求故願領不怨耳玉

露謂落爲始落英卽初英也意頗牽強魏文帝謂屈子悲老之將至思餐落英以延年此則斷章取義矣宋王楙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屈子借以自喻憔悴於楚澤之間也此則不詳文氣其謬更甚王荆公用殘菊飄零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羅鄂州爾雅翼言落英句靈均自有意予謂諸人索之過甚皆不免支離其說耳此下四段皆以死自明長太息至雖九死其未悔言爲民進諫雖死不悔是一段悲靈修至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言若

知新錄



十一

浩蕩黨人讒間寧奄忽而死流離而亡必不從時是第二段驚鳥不羣至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死於直道不合於今必見許於前聖是第二段悔相道之不察至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欲隱而終不隱寧出招尤雖體解不變其志是第四段此四段皆以死結而所謂死有淺深次序不同九死俗所云九死一生也溘死奄忽而死猶云不得志而死也死直則因直而死體解則甚言之猶云支解也第四段內先伏遊目四方一句以鬱邑之意發爲荒唐之想因生下重華陳詞周流上下靈氛巫咸九州相女等文此文

章針線綿密處女類至判獨離而不服是一段女類詈原之詞非真有此語屈子臨文生巧借以明己意之不然衆不可以尸說至就重華而陳詞是一段屈子中情非世人所知其妙安從知之前云彼堯舜之耿介今不言堯而獨言舜者以舜之塚在楚地也外遭黨讒內遭婁羿故於重華致詞啓九辯與九歌兮至露余襟之浪浪一段陳舜之詞也向舜言故所言皆舜後事跪敷衽而陳詞兮至吾將上下而求索爲一段言已陳詞於舜舜亦知吾心矣又思從蒼梧至乎縣圃上下求索以冀明君之一遇得行中正之道總皆是設言也吾將上下

知新錄

卷二十二

十二

而求索妙甚引起下文飲余馬於咸池兮至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是上索朝吾將濟於白水兮至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是下索上索中索中索亦不索者之流措思趣甚下索中言及高辛之簡狄少康之二姚筆墨皆極奇幻總言明君難遇借美人以寄意也於是作一過文云閨中旣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有此四語方能承上啓下通體靈變閨中淡遠如高丘無女有娥二姚不得遇是也哲王不寤如帝閨怨子是也哲王不可貼楚王講文氣是雙承此文原爲楚無明君故從上下求索

界限井井若貼楚說是楚王又在天上矣閨中哲王不分低昂求閨中即求哲王也索蓍茅以筵筭兮至爾何懷乎故宇作一段此靈氛占卜告原之詞也世幽昧至謂申椒其不芳作一段此原因靈氛之言而自念以答氛之詞他處皆以蘭芳自比此處屈原以玉自比言黨人草木之美惡且不能察安能察玉乎故曰豈理美之能當欲從靈氛之吉占兮至告子以吉故作一段言靈氛吉占巫又降亦告子以吉也曰勉陞降以上下兮至使百草為之不芳作一段此巫咸告原之詞前原陳詞於舜舜未命其求索也出自原意故曰吾將上下而求

知新錄

索而求索之中有令帝關命靈脩托鳳皇昭下女令鳩為媒理弱媒拙等語此則靈氛勉其遠逝而無狐疑又言孰求美而釋女巫咸勉其升降上下求渠獲之所同又云苟中情其好脩何必用夫行媒可知前之上下求索出自原意後之周流上下出自靈氛巫咸之意前用媒此云何必用媒語氣相對而大意只勸其及時自勉以古人針芥相投者慰之故下文駕飛龍後只言周流無一攀援字面是離騷前後大不相同處解者依文敷衍或曰雷同或曰是遊仙皆於文氣未細心研索也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蔓然而蔽之至芬至今猶未沫作一

段此原因巫咸之言自念而答巫咸之詞原前答靈氛之言言黨人謂蘭不可佩謂申椒不芳此答巫咸不遇踵其意暢言之再前答靈氛之詞言黨人草木尚不知豈能知理玉之美此答巫咸之詞首言瓊佩衆人不知結言惟茲佩之可貴是二段答詞皆以玉自比也但答氛語畧答咸語詳氛咸告原是一意原答氛咸是一意也至於蘭椒何得變化若謂變化則莫好修之句與余以蘭為可恃兮其義未免自相矛盾且此段與前察艸木其猶未得句互相發明予故謂蘭蕙變化譴人視之以為變化非彼自變化也椒椒句略一類其義自明至

知新錄

於蘭椒舊註以為指子蘭子椒然則揭車江離等又何所指朱子辨証與玉卿蒙引言之極詳和調度以自媒兮至吾將遠逝以自疏此段原聞氛咸二人之言既以答之乃將往而求女之詞也求女即求君之意升降上下咸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周流上下遠逝而無狐疑氛之詞也原依其說故曰遠逝自疏上文靈氛之吉占又曰巫咸告子以吉故此言靈氛不言巫咸省文也飛龍駕車非復人間駕馭皆設言也原何曾周流上下原何曾遠逝也說者謂原真欲遠逝吾恐靈均笑人相隔萬重雲矣上陳詞於舜之後曰吾將上下以求索此依

氛咸之言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章法照應絲毫不亂適
吾道夫崑崙兮至僕夫悲余馬兮卷局顧而不行是收
局一段原從氛咸之言求女不遇之詞也侍衛車騎之
盛道途之艱妙在假事寫得逼真筆墨幻甚神高馳之
邈邈是此段扼要語神指西皇少皞以金德王金屬西
方故曰西皇流沙赤水皆在西西皇矩獲必與屈子相
同故欲西皇涉予屈子在沅相思舜則在西便宜告西
皇也乃西皇高馳邈邈則與氛言孰求美而釋女咸言
何必用夫行媒皆不應矣西皇不應高馳乃竟高馳氛
咸告言上案徒然托之空言神遊四荒上升赫赫之皇

知新錄

卷二十二

古

天下瞻祖父之故國百端馳想渙然冰釋此時如夢方
醒已不勝嗚咽矣妙在自已不言從僕夫傳出僕夫不
言從馬思鄉傳出馬與僕如此則屈子可知幾層襯筆
含蓄正意便爾文情雙絕亂曰數句只以水死自決篇
中求君求女上下周流皆是寓言故亂詞一字不及曰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是屈子離騷大結穴亦是屈子
一生大結穴

漢樂府

漢武以前郊祀詩歌闕如也郊祀樂府至武帝乃定前
後數十年間自製凡十有九章雖詞旨異於雅頌而煌

煌一代之制亦有可觀覽焉班馬撰述言人人殊或謂

采詩夜誦又謂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以合

八音之調然觀其詩義皆武帝所欲言者非臣下所得

為且操觚之士逡巡囁嚅亦不能有其雄略也太史公

樂書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而後

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夫太史公武帝時人也觀

其揚扆如此為漢武作無疑獨是此歌當時如師古李

奇應邵晉灼服虔孟康如淳臣贊張晏韋昭蘇林諸君

子博聞強記淹串百家僉抽腹笥傍證曲引後學終不

知新錄

卷二十二

古

能無疑况是歌在武帝之時通一經者望崖而返何居

乎求多於後之人業性異泉明好思誤書不能解者必

淫思七日妄窮其旨趣偶傷足閉門却掃翻閱漢郊祀

歌因按武帝時事商確祀典排攢其意義牽合證據絕

不依傍前人因命子曰秩錄一通亦存一家注疏云耳

漢樂府郊祀歌十九章按先只有練時日帝臨青陽朱

明西顛玄冥惟太元天地日出入九章歌於祠壇其後

得天馬次為歌亦用在郊祀中尉汲黯諫曰王者作樂

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亦為歌協於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則知當時歌於宗廟亦

用之不獨郊祀矣其元鼎五年得鼎汾陰因有景星之
作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因有齊房華燧燧等作元
狩元年獲白麟因有朝隴首之作大始三年獲赤雁因
有象載瑜之作前後二十年間事後皆載入歌共十九
章可知十九章之說太始末年方論定其註家不載根
源故多不可解說于久已詳為訂正刊布今更將日出
入一章注解附列於後

日出入

肅若舊典肅敬也若順也春朝朝日秋暮朝月此常禮也武帝元鼎五年冬至立泰時於甘泉親郊見朝日夕月舊典疑日出入安窮而欲窮日之出入也指此他本無此句

安窮言不

能窮也時世不與人同人之處世為時甚短田之賦世無有終窮故不與人同也

不與人同人安能窮日哉為日論時勢語似奇而理確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

非我秋冬非我冬此我字武帝自謂也春夏秋冬乃四

如故人安得據而有之四時不息日能與之無終窮

是春夏秋冬日能有之矣○說至此不怪漢武求仙泊

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也如往也孔安國曰

日之出入惟海邊可測即使往東西南北之海于停水

之處徧觀之以為是何者為是耶○是邪謂何四字搖

動靈活之甚然細思吾知所樂獨樂六龍此轉無中生

言○上文已說到盡處忽于身上生出言日之出入不能窮而日之所樂則能知樂者何六龍是也日乘車

駕以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嘗黃謂調伏也嘗黃論議

義和御之黃同○此轉更妙言日所樂者龍龍日夜駕日必知其出入矣設六龍調伏使我得御之我可以順心

論議窮其其何不徠古來下六龍不下日難推測故天出處矣是苦世短之意一結語有盡而意無窮

古詩十九首

十九首結撰超忽濃淡互見或雲蒸霞蔚或雪窖冰天
交誼纏綿古今罕匹三百篇後真為五言古詩之眉目
也其渾厚超脫變化離奇幽朴高淡掩映之處絕非唐
人局陳渾可及厚不可及超可及脫不可及變可及化
不可及離可及奇不可及幽可及朴不可及高可及淡
不可及映可及掩不可及予於十九首箋注中已詳言
之

論陶詩

棠註陶詩其序有云東籬老人著述非細心尋繹不能
得其捉筆運心之處蓋公處朝野變更之日適當莫可
誰何之時敬陳其事而直言未免犯忌諱蹈不測緘口
守默又邑邑無以自明大抵詠多比興而思君故國之
感往往見於毫端又遏之不使竟露有如錐之處於囊
中微見其末而不使之脫穎而出也云云今錄其四言
停雲詩如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安
得促席說彼平生等語皆非漫然捉筆者夫八表同昏
指何事說彼平生彼字指何人連雨獨酌詩結句云自

我抱茲獨龜倪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請問
心在何處王撫軍座送客詩逝止判殊路何謂殊路與
殷晉安別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何故殊勢何
故乖分歲暮和張詩市朝悽舊人又云撫已有澹懷撫
運增慨然懷是懷何事慨是慨何事乙巳歲三月詩晨
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何故說山川如昔微雨洗高林
清颺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何以說到義風
飲酒詩云三季多此事達者似不爾此事指何事醒醉
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淵明所
謂穎穎在何處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物指何物子

物類錄

卷二十一

六

雲性嗜酒是詒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伐國
說何人述酒一篇指何事又何以命名曰述酒蓋因宋
劉裕以毒酒酖零陵至其詩皆隱而不宣蘇子讀述酒
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讀者於此上諸詩皆當
一一體驗方能知其妙處詩不悉載略舉數端亦足以
知其志之所存矣

初盛中晚

四唐謂分初盛中晚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先
天元年中歷太宗高宗中宗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
開元二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中歷肅宗凡五十三年中

唐自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大和九年中歷德宗順宗
憲宗穆宗敬宗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哀
宗末年中歷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凡七十一年共
計二百八十九年詩格隨氣運變遷非可以年限况一
人經歷數朝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系於
某年之下強分疆界是刻舟求劍也

詩人多蹇

詩人多蹇陳子昂杜甫李白孟浩然孟郊張籍輩皆終
身不遇雖穿天心出月脇賦得驚人句然終不能見用
於世詩能窮人誠不虛也

物類錄

卷二十一

六

燕在閣唐絕句選凡例

嚴儀卿謂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盛唐人惟在興
趣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又其妙處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予謂盛唐絕
句佳者雖多而李白王昌齡尤得此意

元微之謂詩要姿態又貴思淡語近劉禹錫謂片言可
以明百意故中晚如韓愈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輩入選
亦多李于鱗選唐詩樂天無一字何其刻也

王弼州謂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
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予謂不然盛唐王李意氣俱工

中晚氣不完而意工若其造想翻新如錢起李益顧况武元衡張仲素張祐唐彥謙李羣玉杜牧雍陶李商隱陸龜蒙鄭谷韓偓韋莊輩皆為一時之選雖稍讓王李一籌若較盛唐諸公恐皆竝轡康莊耳

何元朗謂詩要力全而不苦澀氣足而不怒張子謂詩言志志者意之源也苟意出人頭地即苦澀怒張亦在必錄子蓋惡夫力全氣足之庸詩而使人頭岑岑而白日欲睡也

絕句原出於樂府沈約始有聲韻平仄不調即為拗體子謂錄絕句正以存樂府也意工而平仄不協亦在所

知新錄

必錄 少陵寄太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太白登華山亦有恨不携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若僅以忠厚和平四字論詩則恐肥皮厚肉者之得以藉口也李杜詩中之聖何以必曰驚人乎且風雨可驚青天可問鬼神可泣而謂肥皮厚肉者可以當之乎故子所選務在新奇

詩貴含蓄尚矣然亦有敷切直陳為快者如詩之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詩何嘗盡含蓄乎總務意新不

拘一格

周伯弼云七言絕句用事易于窒塞况二十八字間尤難堆疊必融事為意乃為靈動此語甚是所論三體詩以實接虛接前對後對分論未免拘泥詩道極大興觀羣怨無所不有喜怒哀樂一入悟境便覺超超元善非此數端所能羈束也

陳言務去非獨文也詩亦然所謂言者非言也意也詩言志志之所在非麗辭奇字所止近日詩道昌明而一種喜新標異之流好為強澀之體如唐徐彥伯多變易求新鳳閣也改為鸚閣龍門也改為虬戶竹馬作條驂

知新錄

月兔為魄兔者正復不少子所選無浮詞有遠志實非漫然已也

古人詩字字相貫含而不覺直如九曲明珠一絲蟻路清氣相引全以神行故能引人入勝地若叫囂一種則是牛鬼蛇神若率爾一途又是黃茅白葦總皆未細考較古人妙處

年來人皆奉劍南為準的陸詩云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鄙彼意以元白溫李為未入室也然學劍南一入目即知為宋調近又相率而學溫李矣溫李妙處豈易學哉不學其措意僅學其遣辭皆於此道隔一塵在

古人詩題不可改也如柳州有詩贈劉夢得夢得因有酬柳之詩詩題是酬柳柳州家雞之贈八字今改作酬孟得是劉詩改作柳詩也李商隱詩有餞席重送從叔余之梓州一首今詩題誤作餞席送人之梓州從叔改人字仍無大病少一余字則甚不可詩云武關猶悵望况在百牢關詩原有二層無一余字作送人之梓州是從叔往梓州矣選本如此種甚多今皆為訂正

一名字不可溷也詩人標名概不用字如王魯復字夢周當書魯復不當書夢周今選本皆書夢周而全唐詩竟將魯復夢周作二人是皆未參考也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十一

一名姓不可亂也如郭震謬作郭振冷朝光謬作後朝先王漢謬作王之漢蔣維翰謬作薛維翰等今亦為訂正

一作詩人姓名不可錯亂也如一詩彼此互刻則不必拘拘定于一人若其人本集闕此詩而誤刻其姓氏則亦必為訂正

一律詩不可作絕句樂府源流不可不參訂也唐人樂府多取名人詩歌詠間有用律詩四句集為商調曲不過集狐為裘之意前五疊為歌後六疊為入破其立名有伊州涼州水調種種不同然皆商調也如蓋嘉運所

進伊州曲第四歌用聞道黃花戍四句此乃沈佺期律詩也後人竟作蓋某絕句宋元以來相沿盡悞豈不可嘆又如陸州歌之分野中峰變簇拍陸州歌之西去輪臺萬里餘蓋羅縫之秦時明月崑崙子之揚子談經去長命女之雲送關西雨戎渾之風勁角弓鳴簇拍相府蓮之其以今時寵其中或取五律為絕句或取七律四句或七絕五絕而易其名如此類者指不勝屈予初誤選蓋嘉運二首查前李王名家選本亦皆刻入後因詳考方知遺悞源流故為附載於此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十一

一詩中字面互有同異本集有一作某一作某者予於各本中擇其於通首有照應者或對仗精工者斟酌用之非敢竄改前人也

一本律詩又未入樂府歌曲忽改作絕句如沈之問之馬上逢寒食等皆為削去

樂城山谷論詩文

樂城言文貴有謂山谷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樂城言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山谷又云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
出場索謂詩必如此然後活發山谷言之而不能行之
也

詩有美刺

詩不妨有美刺與觀羣怨聖人不諱言怨自後世以溫
厚和平言詩稍激昂便曰誹謗此詩道之益亡也孟子
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與春秋本一體也今世目春
秋則曰聖人筆削之嚴至於詩便專重溫厚和平殊不知
溫厚和平之中而言外多有感發人之處其感發人之
處即筆削之微旨也故左氏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詩亦如是而已
然則詩何以謂之亡也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又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其中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
刑賞之典是詩也者原與民或刺或美非有禁遏於其
間也自天子不復巡狩太師不復采詩民間美刺不復
上聞此王者之跡息而詩之所以亡也究之詩何曾亡
詩之用亡矣是以春秋之褒貶即為詩之美刺詩無美
刺可謂之詩也乎大舜有怨慕小雅有怨誹古何嘗不
怨哉屈作離騷亦自怨生而忠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
故古人怨處皆是忠與孝處

平楚

謝眺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
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即詩所謂平林也

漫與

杜工部有漫與九首並七言律老去詩篇渾漫與今人
皆作漫與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采入語字韻中曝
書亭集云蘇子瞻黃魯直楊廷秀皆用漫與押入上聲
語韻段復之詞云詩句一春渾漫與蓋自元以前無有
讀作漫與者迨楊廉夫作漫與七首妄謂學杜者先得
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與始而其弟子吳復從而傳會之

注云漫與者老杜所作也漫與之為言蓋即眼前之景
以為漫成之辭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此杜體之最
難學者自廉夫詩出而世之人遂改杜集之與為興矣
元微之韋應物詩

元稹歲日詩一日今日始一年前事空淒涼百年事應
與一年同韋應物詠夜詩云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
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回此二詩殊有淡味大可長人
道心晨鍾一擊不及此詩鉗錘也因為拈出用作醒世
良箴

懷古詩

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四淮

水東邊舊時月夜淡還過女墻來愚溪詩溪水悠悠春

自來艸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艸一樹山榴依

舊開又詩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

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南遊詩傷心欲問前

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問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

王臺懷古之作昔人極稱此數首果能從此入想思路

安得不佳但不可生吞活剝也

堯夫解詩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作箇竈礦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經筵不講國風

經筵不講國風由來久矣胡安國常非之宋學士真德

秀大學行義戒逸欲一條鄭衛淫辭之詩亦載焉蓋使

人君味其言方不以淫佚導其民也

詩有天子宰相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詩夫子

琉璃堂圖以王昌齡為詩夫子

評韓詩

詩要活要幻要有寄托要有紀律七言古如昌黎記夢

亦不可多得記夢詩云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

與根挈携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漢哀帝嘗用夏賀良漏刻

以百二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

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翫翫神完腎躄

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育杖撞玉版聲彭舫神官見我

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陀陀同亦作

我手承頰孩音肘柱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

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山谷詩前句中哦字便

是所難此乃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嚙行詰盤唯與

為詩之法也

山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

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

山

一結可悲之甚世途崎嶇非屈曲無以安身不意仙

山亦復如是此退之所以致慨也我手承頰肘挂座

我以指撮白玉丹皆是退之夢中不敬處我徒三人

共追之而獨邀我敬而綽虐顧我顏不歡此是仙人

護短憑愚處此即是仙人未賢聖處仙人即壯非少

者綽虐亦即指仙人也仙人纔吟一句口前將吟第
二句見退之欲取丹藥故口前截斷第二句也神官
是天上故開口不言世間事只言星辰刻度究之三
人追而獨顧我不歡退之雖言天上其實恨時之奔
競者而借已之不得意而托諷也又評六字常語一
字難難字下得幻不說好不說不好說好退之是借
仙人喻在位之操權者好一邊不可說惟難字下得
妙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為詩之法
真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昌黎姪

昌黎贈族姪詩有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
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
佞當為佐時雍此詩奇術等句疑指湘子但湘子是姪
不宜曰族姪寫族姪而又不著名豈公不欲以此示人
而故寫族字以疑人耶

白集協韻字

司作入四十着緋軍司馬一為軍司馬二見歲重陽司
當作去聲
韻入聲不收
相作入聲思必切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
十平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

三百六十橋

琵琶入聲四絃不似琵琶聲

批入聲况對東谿野枇杷

蒲入聲燭淚粘盤累蒲萄燕姬酌蒲萄

請平聲當時綺李不請錢

殍作夫俱化為餓殍音夫唐韻敷字

劍南詩喜用如似二字

曝書亭集云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為之可爾陸務
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
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根心如秋
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看鷓

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葦難復振心如病木
已中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樂孰知年家似江淮
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遠道身如敗將
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溪谷老桑門人似登仙
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閭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
罷參僧嬾似老雞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
聞縱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雛自足健如黃犢
已無緣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
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識

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
 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鯨魚
 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
 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
 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如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
 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奔奔林鹿迹似還山
 不雨雲恩如长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
 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棊
 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
 秋先覺愁似鯨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大快似燒兵

卷白波壁如龜筴難占下瓦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
 逢秋雨山似壚峰鎖暮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
 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
 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
 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膝
 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
 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

後村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十謬

首列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棠謂一書題便有可疑同時
 者謂之時賢且自己當謙何得自稱曰賢一謬

題稱千家詩而詩不過幾十家二謬

凡操選政者必自標名姓此稱後村先生編集非自標
 可知也前後無一序跋正不知誰氏之子三謬

一唐宋兩朝兼五代在內既選詩不當刪去樂府歌行
 四謬

若只選律體不當入五言古詩若選五言古詩唐宋佳
 章指不勝屈何以獨選東坡墨詩二首五謬

樓殿宮寺等詩當書出某處此盡眉目不分六謬

天下之湖多矣此只錄西湖數詩塞責七謬

一古人詩不可割裂如七言律絳幘雞人不當改作七
 絕五言律誰憐一片影不當改作五絕八謬

只論全唐詩有四萬餘宋詩當亦有數百家名作如林
 何以所選之詩粗俗淺俚佳者十不過二三九謬

後村詩在宋號為巨擘詩佳者極多自操選政而不錄
 其佳者十謬

棠翻閱數過知為庸人借名無疑歷數其謬復為序
 以歎之非歎其書歎時人憤憤毫無皂白之徵也

殊字問罪

名僧來復字見心洪武時豫章人與高僧宗泐齊名止
 召見之後以賦詩含譏被戮見心承召賜食謝詩云淇

園化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塵
中紅蒂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醜醜出上方稠
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大怒曰汝詩用殊
字是謂我為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
雖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戮之棠按俗謂不好曰歹
故有好歹之說明不禁殊字而此被禍豈非詩劫耶

詩文蒙字

昌黎祭神文云天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
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棠見濫
罰上安一蒙字不覺失笑杜工部鹿詩云永與清溪別

蒙將玉饌俱亦是蒙字用得奇

左傳文法

左傳中有一句話未說完而他人即說者文却似平平
無奇而當日形情能令千載如見此却是至奇處如崔
杼弑君之後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有如上帝乃歆是
也蓋當日所不與崔慶之下有如上帝四字讀者未終
而晏子即易其辭也此是有上半句無下半句之文又
有未叙上文而只叙下文者亦是奇筆如齊君為晏子
史宅晏歸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云云且諺曰上有晏子許多話故轉筆用且字以承下
此則是有下半句無上文之文

杜牧之論兵蘇東坡論文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
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盤也蘇子瞻論文
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至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
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
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
論事不同而此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為文之
法矣

元人七卦

元時淮南潘子素作輓卦譏世之突梯滑稽而得顯爵
者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
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
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
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於輓輓象曰
傳于輓輓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無咎象
曰終日輓輓雖老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
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于事也上六或
錫之高爵天下柳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

宋人作

蔡宗魯作吝卦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象曰吝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于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也吝於小人雖有言終有悔

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友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也

馬文壁論卦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於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於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論于同朋無咎

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略施於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論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論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論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論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祗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論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論衆怒殺之何過也邵玄同作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剛發於內柔制於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爲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

刃在心上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能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於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於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爲鬪自求禍也

邵玄同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

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則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須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立曰默君子以去辯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馴不及舌有悔象曰馴不及舌勝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也追次四無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

巽

邵玄同恕卦曰恕有孚終吉象曰恕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潔矩之道象曰潔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怨已從人也次五聖人與眾同欲象曰與眾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

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自恕也

邵玄同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象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手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一退無咎象曰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進為退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上六頓顛升升高顛而不悔象曰頓顛升高其道窮也顛而不悔亦

可戒也

此上七卦皆元人為之或曰輓卦宋人為之予初以為嬉笑怒罵之詞安可擬易後思太史傳滑稽而以為談言微中則此之悲世教肅身心者裨益正不少也蓋世人智者少而愚者多在昔先民左有圖右有史使人按圖索義事之可否不必智者亦可一目而燭其微至於神宇恒壁驛館往往圖前代帝王賢聖之事以為規勸逮後世有傳奇院本五花變弄等善善惡惡之意使人觀感而興其事於愚者易為力所謂鼓舞斯民於不覺也今乃呼而語之曰汝學易易

能趨吉避凶彼必曰聖人教子亦不過曰學詩學禮
子何人詎知學易哉茲乃以元人嬉笑怒罵之詞用
大易爻象之體不讀易者亦必顧而笑笑而卒讀讀
而悠然思喟然嘆其身之所趨心之所念有不覺轉
移默化於其際則此七篇謂無當於大易之旨不得
也

亦已焉哉

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亦已焉哉四字若今人爲之必不愜人意殊不知
此語亦有所本鄭康成戒子益恩書其末云若忽忘不
識亦已焉哉

知文難

荆溪吳氏云柳子厚云夫文爲之難知之愈難耳是知
文之難甚於爲文之難也蓋世有能爲文者其識見猶
倚於一偏况不能爲文者乎昌黎毛穎傳楊誨之猶大
笑以爲怪誨之蓋與柳子厚交遊號稍有才者也東坡
謂南豐編太白集如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等篇非
太白詩而濫與集中東萊編文鑑晦菴未以爲然以諸
有識者所見尚不同如此則俗人之論易爲紛紛宜無
足怪也故韓文公則爲時人笑且排下筆稱意則人必

啓之歐公作尹師魯墓銘則或以爲疵繆歐公初取東
坡則羣嘲聚罵者動滿千百而東坡亦言張文潛秦少
游士之超軼絕塵者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
之論亦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
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作太息一篇使秦
少游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蓋三年後當論定也往時
冰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饑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
未有所屬晚得篋窗陳壽老卽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
未厭冰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
今日冷澗子數年世上文日益衰落而篋窗卓然爲
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冰心之文世猶淺知之者
少則於篋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
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杜恕著體論其答人書恕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
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剗心著地正與數
片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見杜氏新書
曹子建與楊修書云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
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
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
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

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常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鍾士季嘗曰吾少年附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足道也

北史祖瑩云文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西京雜記云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亦之賞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吳書陳琳見張紘文答曰自僕在北與天下相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某在北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左太冲三都賦人見而訾之請序於皇甫謐於是訾者莫不贊嘆南史云張率字士簡善文詞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更為詩示焉託之沈約訥便字字嗟稱無字不善

文要真

冰心與箕窓論文時案上置牡丹數瓶箕窓曰譬如

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冰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鴈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筆墨缶瓦盃然却是自家物色棠謂此語可悟文章真假之別明季作者如林然必推歸震川為大家無他真故也又作文要握主意得其主宰便有提綱挈領之妙通身脉絡無不絲絲入扣昔曾子固能文歐陽修王安石稱於太守張伯玉伯玉命作六經閣記子固凡六七脫藁不當意乃曰吾自為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漢服子謂張固知得主宰矣然為文起伏舒徐紛合馳騁或以氣勝或以度勝疾迅扼挽如川如山變化萬端不可名狀此則非主意二字所能盡之今世刀筆家最能主意然使操觚為文全無是處此可見主意雖在所重然非文人之筆萬不能留傳千古耳

文無憑據

韓昌黎初試是顏子不貳過文後仍以此文遇知歐陽永叔知舉閣劉幾卷判紕繆二字幾後改名輝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云永叔有甚憑據棠思一人之身一人之文其取舍又皆屬於一人而前後不同如此遇合信有命哉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長沙陳鵬年滄州

新安程 鏊師恪

楓嶺江 倫冠群

古歛江承瑜崑元 叅校

養氣

讀書鏡云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真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亡何待劉玄

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地

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為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耳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厭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欵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一終

孫 燦 正字

博之勲勞唐珍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為第一義

飲墨

林下偶談云但作語不能文者為胸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睥睨統袴兒可飲三斗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

知新錄 卷五十五

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為腹藁

文應改定

凡文貴改定歐公作文不嫌屢改甚至較初作時不存一字後人作文不自改亦不欲人易一字直是愚之甚也丁敬禮云文之佳者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蓋言遇真知己方能定其文非謂其文不可定也子建云尼父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誠哉是言子建又云蘭蕙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大英之發衆人之

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此語亦是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為知己道難與外人言耳

晉唐文章

井觀瑣言云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盤谷序子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論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左史同異

知新錄 卷五十五

左傳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子幼時以焉字屬上句用文之是求顯也是字與用字方有呼應及讀史記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因謂幼時所疑不謬焉字改安字而下添文之二字文氣字意皆充暢

論古

天下之患最患於似是而非之論不以誠心推究聖人之所以然而以私意借聖人之言以文其過後之人側身於學問之途而胸無真宰好偏執一意往往墮於鬼魅而不自覺此亦名教之罪人也如揚雄媚莽唐宋名

流以明夷許之且使二從祀孔子王安石父子變亂舊制亦曾孔廟配享曹掾以文王自許曹不篡位柳柳州以舜禹之事爲言馮道無心腑小人竟有列於大臣之內貪富貴者謂之降心辱身肆行亂世者謂之無可無不可手刃兄弟者比之周公好貨者比之公劉如此等事指不勝屈故善讀書全要在處事上參考古人得失論古不精便不能論斷今人矣

驩兜

驩兜古作鴈改韓集關弓射驩改書亦引驩頭讀書通作驩朱古文尙書鴈兜四凶名篇海作鴈兜

知新錄

卷二十三

湯慚德

湯慚德極真不但見於語言而且形於大漢此湯極歎處卽湯極聖處蓋湯鳴條之事未免驚人視聽故於樂之中藏其愧赧之心而使天下後世知其心之不得已是以季札觀至舞大漢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作樂觀樂心眼皆不同

栢翳卽伯益

金履祥號仁山著通鑑前編嘗曰按尙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

而太史公獨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栢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敘伯益與栢翳爲二乎抑出於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栢翳爲臯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藏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斂至夏啓時則二百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爲權辭也

紂太史

史記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於三子中紂爲少子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爲後王棠曰微子之母先爲妾則可謂爲妾之子既已爲妻則卽爲妻之子何得仍呼爲妾之子蓋妾妻本一人有不得二而視之也卽如先爲諸侯後爲天子其子諸侯之子卽爲天子之

子不得仍呼為諸侯之子蓋天子諸侯本一人也微子與紂同母非出於二人安得謂微子為妾生而紂為妻生乎夫廢長立幼亂也棄賢用暴逆也執法廢理賊也太史犯此三不韙而世無歸咎之者何哉或曰法則然也不知彼妾此妻惟法之歸妾妻一人法屈理伸廢理言法宗社傾壓予故謂殷之亡雖亡於紂實亡於太史之一言也呂氏春秋尙務篇曰用法如此不若無法

喪家之狗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又曰孔子出衛東門姑布子卿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子卿曰得堯之頰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子曰喪家之狗

既斂而棹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止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萬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者也丘何敢乎一喪家之狗前以為然後辭不敢當不應一事相懸若此子謂前說不謬後則似戰國時口氣非是聖人氣象

素王

史記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臥以幣聘之五返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生之事注云素王者太素之皇其道質素也注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得君勞君破君國君破君社君死君九品法君用法嚴急若始皇是也勞君如禹稷是也等君定等威如高祖是也聖君如漢其臣如燕王噲是也專君謂不任賢臣專已獨斷如漢宣是也破君謂國破身死是也寄君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國君國當為固謂固其城郭而不修德如智伯是也三歲社君如成王是也孔子稱素王其義蓋本之於此

以醉觀人

酒能亂性是以先王嚴於禁酒卽杜甫飲中八仙歌稱之曰仙則與俗人異矣然其好處皆是病處莊子觀人六韜選將皆說醉之以酒可見醉而不亂非有守者不

能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之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此莊周以爲孔子之言引之以爲泛觀人之法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而觀其變與之間牒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此八徵者六韜以爲太公之言以爲選將之法棠謂定非孔子之言莊子所引不足爲據然以酒觀人亦古今之創論以其相似故表而出之

知新錄

卷二十三

方正學曰曾子十篇言孝尤備其爲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色而觀其不淪飲食之而觀其有常決非曾子之言今合三家議論可知爲當時術士之言而用意亦詭譎矣

子羽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魯城武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

形陋也與家語反

漢十八侯

十八侯之次張良陳平何以不與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軍功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陳所以諸軍功者率在此

十九年

晉文公出亡十九年歸始伯國庖丁解牛十九年刃有餘地陶朱居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子卿持節十九年垂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九

白歸漢翁家鉉使元十九年安置河間終遣還家以其時則久矣以其數則窮矣久則必返窮則必復皆以十九年計也何其數之相符乎

獨夫寇仇注脚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遠視君如寇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王棠曰昔明太祖見孟子獨夫及視君如寇仇等語命人射孟子像尙書錢唐祖胸受射先時若有人能

將宋高宗與尹焞問答語對之也不至那樣決裂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云云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注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為兵主來攻伐
曰戎首孟子寇讎之說可與此參看

四公子論

戰國四公子人豔稱之予謂惟信陵始末處心潔白盡
忠於魏無操權自恃之意無挾制取功之謀覺餘子夢
夢不足比方也孟嘗君兄弟有四十餘人初以五月五
日生為不利於父母將不舉後孟嘗致食客千人田璆

知新錄

卷七十三

+

亂潛王意疑孟嘗孟嘗如魏合秦燕伐破齊潛王死襄
王立畏孟嘗與之連和卒後齊魏共滅薛夫田文不忠
於本國其滅族固宜抑五月五日之子果不宜舉乎平
原好客不知客食客中不知毛遂本國中不知毛薛傳
舍吏之子李向邯鄲死難卓卓至今猶有生氣平原亦
能聽言勝孟嘗春申多矣春申黃姓讀書博古恐秦之
蹂躪楚也極陳秦楚相合之利引詩說易何便便也使
太子歸國以死自期詎不烈烈大丈夫哉後乃幸李園
之女弟而進之王事跡同於不韋此直狗彘之行耳其
不得死固宜信陵異是夷門則訪侯嬴市屠則請朱亥

客趙則過毛薛是真留心世道者雖稱符奪軍之舉有
矯制擅兵之罪然趙魏之存亡呼吸一氣耳趙亡魏即
隨之是救趙者正所以存魏也子嘗謂天下事有正用
之不失為忠乃實大債事者有反經而權用之跡實不
忠裨益於國家不淺事前衡論固不滿於人口即自視
亦有愧怍於身心事後品核則可無歉於人言似亦不
妨明目張膽而敷陳其效信陵獨不然用兵時恐得罪
於民子在軍歸父弟在軍歸兄獨子則身歸功成之時
歸其軍歸其符惟恐得罪於君而不敢歸自言罪過退
讓不遑令趙不忍獻五城蓋其始終以魏為念而竊符

知新錄

卷七十三

+

乃不得已之事也魏既不用惟飲醇酒近婦女日夜為
樂凡四歲而卒夫豈獲已哉彼深知魏為孱小之國秦
之蠶食諸侯日強一日其魚肉我也可計日而待又不
忍先王宗廟之淪亾自我身而見內不取信於君外則
見辱於秦無可如何惟求速死而又無可死之路特泯
其迹晦其光從事於酒色之中以自戕其生豈不可悲
也哉高祖於四公子中獨為信陵建祠者有以也夫

秦皇漢武

人君即位即元年當時未有年號故左傳諸侯之國各
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正置之罔聞不知當時律曆

之頌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二君之功不可泯滅

呂不韋

呂不韋以邯鄲姬有身送後宮十二月而生政棠謂此事亦有可疑古今生子皆以十月爲準十四月而始生惟堯母與鈞弋夫人耳呂有身而歸太子是必有二月方可信再十二月而生政是始皇亦十四月矣數千年罕有之事而謂爲不韋之子是亦未可遽以爲然也

秦論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七

秦之亾也在君驕臣諂而君驕臣諂之弊又莫不以治國之要惟法令爲兢兢嗚呼此秦之所以一敗而不復能收拾也夫法令者政刑之謂也德禮不用而用政刑聖人之所不取乃政與刑又用之不得其宜此何異爲寇齋糧也夫法令之爲羸秦害也有由來矣自孝公舉用商鞅變法修刑以戰取爲賞罰百姓初苦之而後便之其便之者何也黔首無知惟視上之好惡爲從違當諸國相併之日數百年來生民塗炭苟得保首領卽爲天幸若能使功賞罪罰無有不奮然恐後趨死而不悔者何也與其死而無名又不如死有功級之賞爲得計

故秦用法令而能大一統者時使之也逮天下爲郡縣

此則一統與六國不同予嘗謂先王之經制道統之源流雖絕於奔競之士而不泯於有識之心先時有志當世者爲疆圉所拘不得已習爲遊說之徒朝秦暮楚以倖知己之一遇旣秦併天下吾意文秀者必引領曰世卿之祿其弊久矣聖賢如孔孟不得自效其能則其時矣英武者曰好勝者死古昔記之今銷其兵器以爲日月之光吾歌太平作散人足矣其愚魯者則曰內務耕稼自孝公時已然今黎庶無繇得以搏心揖志于畝畝吾將鼓腹而歌矣意彼此又必相謂曰法令者攻戰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七

之所需也今承平矣各安其生何法令之與有而孰知秦之極欲無已不徒有意中之法令而豈有意外之法令若曰爾羣黎以爲六王之畢而無用民力爲矣而抑知擊胡之舉長城之築方輿也爾以爲四海之一而無用民力爲矣而抑知馳道之治阿房之宮未已也爾以爲深居簡出而無苦我父老爲矣而抑知封禪巡幸求鼎求仙諸事之接踵而來也爾以爲不遊說可以共功名事詩書可以濟百姓而抑知燒毀詩書偶語棄市坑害諸生之薦至也秦樂以刑殺爲威人死等於草薶蓋其法令之行不獨臣下百姓然也卽山川鬼神亦不能

阻其法令之所不及故浮江遇風則伐其樹而楮其山之罟石仆則鞭其石而出其血以任法為至聖是以刻石頌德曰作制明法曰端明法度曰除疑定法曰盡知法式曰普施明法曰聖法初興而且謂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嗚呼秦以法令亾而反笑五帝三王法令之未行也豈不謬哉為問五帝之名不稱實者何在為問三王之不久長者與秦何若君極其驕臣極其諂不言德禮趨驚法令危亾之勢在始皇時天下之人心久已去矣彼賈生者謂秦為四

知新錄

卷五十五

七

塞之國得人焉猶可保宗廟之祀抑知在七國時或可
以法令行在吞并後有不可同日而論者哉

扶蘇論

始皇長子扶蘇好諫上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或以二人不受誅而請則斯高無遺類蘇子曰秦之無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予曰不然彼扶蘇者乃不

能請不容請非不敢請也若蒙恬固已屢請之矣然屬之吏即請猶不請也史記詳言之矣嘗謂人君無道誅戮其臣下為其臣者非必視死如歸也苟有可生之路亦必循孝子大杖則走之文不肯以己之一死陷其君於不義若拘係之桔梏之則不保首領亦無如何耳人子則不然彼自孩提以迄成立長養慈親之側者非朝伊夕矣恃恩驕佚不與剪剪拘拘者比極言強論何所不至乃一旦而命之曰死即至魯愚亦未有不自明其非罪詎得甘之如飴蹈死不悔此其故必有言之而人不為傳聞之而人不為請者矣若云畏國家之法令夫

知新錄

卷五十五

七

已受死矣安更有法令乎若云以得死為幸夫死者生人之至不幸者也何乃言幸若云以誅死為輕以參夷為常法故扶蘇二人不敢請予謂此言為蒙恬言之則可為扶蘇言之則不可夫夷三族者父子兄弟叔姪不相保也為問扶蘇之父子兄弟叔姪為何人乎勢必戮及始皇戮及胡亥戮及孺子嬰等然後謂之參夷也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得死為幸蒙恬無此心也扶蘇無此心也即胡亥至惡亦必不參夷以自戕其生也子瞻而地下也使九原可作能不笑其失言乎客曰蘇論之謬已知之矣不能請與不容請何也曰蒙挾重兵於外而

長子爲之監軍二人卽智勇必不能料事機於意之所不及當其時或聞詔而來迎或不設騶從或受詔大事屏去左右此時就縛僅捉雞之力耳安用請爲且齎詔之人必斯高宵小之黨鬼蜮詐僞迅如風雷此時如割雞相似又何所容其請耶况扶蘇死後使者以恬屬吏彼斯高者畏在扶蘇不在恬也畏操兵之恬不畏屬吏之恬也蘇子不喜史記而謂蒙恬不復請抑知使者不以蒙恬之言聞於上乎夫存亡雖有由來變機起於倉卒彼謂握兵上郡可以徘徊審顧而後死者其亦神遊當日而爲之審時度勢哉

賈誼治安策

賈誼文孟堅所選所存原本僅十分之七要知是改本看新語方知大有損益也痛哭流涕太息等項皆全痛哭一篇新語藩傷七篇皆是說諸侯僭擬流涕一一無蓄積一匈奴禍不息長太息有六一不禮貌大臣不能得臣力二私鑄爲害三等齊篇疑卽是立制度四風俗無廉恥仁義人益爲奸當審取舍五富賈僭越窮民不務本必爲盜賊孟堅選本少一長太息當是保傳無疑

賈誼論

今夫才之難非才之難在藏其才之難也藏其才而不

用而不用適所以致用此才之所以難也蓋佻達之子

英爽之士彼恃其資稟之異儼辨之才少年不更事未

免觸機卽發不顧忌諱好言人之所不敢言好行人之

所不可行往往一蹶不起卒致天亡此無他銳迅之氣

未有所裁一往深情無可收拾昔者子房爲韓報讎博

浪沙中幾喪身命使非黃石圯上命之進履變化其雄

心何能隱忍舍光以成高帝之大業此在皇綱不振之

日有才者所宜致意也若夫文帝之天下號小康矣有

不世之才必須有不世之識夫識正所以用才也當劉

呂雌雄甫定之後文帝以藩位握天子璽一時侯王將

相充溢朝端卽政事有可議如奢侈踰制諸事亦宜深

謀遠慮慎重周詳何也以疎逖之小臣妄言人主骨肉

之事且言之不行適足長悍驚疑忌之習况交淺者何

可言深也乃賈生者不自審其更事之無多只任淚之

縱橫不問事之可否小不如意憂從中來過湘而弔靈

均作賦而紆鬱憤卒以哭死詎不悲哉得非才露而不

藏欲速用而反不致用之效歟譬之馬焉年少多踣弛

之能老成有知路之益譬之木焉鄧林饒棟梁之才培

塿無松栢之用然則昔之羣子贊禹甘生相秦子奇稚

齒化阿有聲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爲不可信之事乎

曰非也才與德有二致常與變不同門也今之有才者
通達其識涵養其才遵欲速不達之訓操轉移默化之
權俾其身足以成國家之務而不致債當世之事則得
矣使皇皇攻取建大言而無實効將見悲天憤世又踵
洛陽之後塵也嗚呼豈獨賈生也哉

書何孟春所訂賈太傅新書後

已丑七月讀賈子新書竟掩卷而嘆曰賈太傅蓋世才
人惜其不遇吾不惜其不遇而惜其遇之過蚤也然其
始誤於吳公而其繼誤於文帝先是吳公治洛陽治行
為天下第一獨奇賈不為不遇矣言於文帝即召用驟

知新錄

卷之二十二

太

至太中大夫不為不遇之早矣使吳公知其才徐徐然
涵養其剛烈之氣循循然默化其過激之言堅其識韜
其光使為國家鈞石之用何不可者即文帝重其才亦
不必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當是時為賈生者步老
成之後塵抱威儀之敬慎縱有建白敷陳於上亦必循
牆抑抑務存一謙讓未遑之念然後可以起而有功出
而徵效何也士人盱衡當世貴有詩書之氣薰淑其心
不可以一往之浮囂陳於君父之側歡愉而寓引譬之
言其言易入激烈而有利害之語其語難投賈生者不
然於天下之治無其難而有其易也於在位之臣皆為

小人而已獨為君子也於政教之所由行不必漸次池
張而欲其一蹴而至也稍未如志憂從中來年方三十
便稱衰老卒底於不幸短命此非吳公汲引過切文帝
之擢用大驟有以致之乎使賈生需次以待蘊隆蓄積
遲之又久將有以建其功名克自樹立必不至年之不
永有若斯之極也嗚呼身之不遇身之災也遇之過蚤
亦身之災也人當於賈太傅深致意哉

書賈太傅新書後

吾讀太傅新書而嘆文帝之於賈生可為知己矣改正
朔易服色定制禮樂賈生草具其儀色尚黃數用

知新錄

卷之二十三

書

五為官名更奏今其書盡亾又不能無遺恨也所謂者
當文帝時號為小康君明臣賢臚列得失安所不可何
至為之痛哭為之流涕為之太息不已抑賈生之性使
然耶逮其後弔湘而嗟鸞鳳賦鵬而傷炭銅旱雲惜誓
固不鬱怫腸結以底於死其與治安策之所謂痛哭流
涕長太息者詎非初終之一致哉嗚呼人好哭泣事之
最不祥者不壽之徵此其效矣若使賈生生於後代又
不知當如何痛哭耳人之言曰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
侯就國皆自賈生發之文帝何嘗不用也特改正朔興
禮樂諸事則謙讓未遑耳嗚呼此謙讓未遑之心抑知

卽賈生之藥石也耶夫人臣致主發揚蹈厲建論風生
創一世所未見言人人所不言較人主聽其言而踐行
之則道路側目召禍最速吾恐事未下於朝端而七首
已陷賈生胸次矣文帝審之陰用其意而又默化潛移
使其禍消於無兆彼賈生者孰從而知之耶且賈生論
議多有迂闊而遠於事情者如淮王道病死文帝封其
四子恩溥矣安有隙末之嫌賈生引白公子胥荆軻專
諸以相比喻此則計之左者毋怪乎衆口之叟叟也賈
生嘗曰同醉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知道之先生非
先生也先醒也如封四子之議賈生謂之先醒耶不醒
耶若文帝者真可謂之好賢之主也宣室言鬼神歎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人往往致惜宣室
之語以爲今世無傳子讀新書中有道德之說亦言鬼
神之所以然其言不甚切實宣室所對當亦無足采耳
賈自太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未爲不遇傷悼不已
何其福也長沙卑溼長沙之王獨不卑溼乎梁王爲帝
之愛子好書帝以好書而勸駕非斥賈生也此亦可以
無抑鬱矣悲夫何三十三歲而以哭泣終也古人五十
強仕安知文帝不欲老其材而大用乎况如賈者帝又
何嘗不用乎虞生有言人生得一知已死可無憾賈生

有吳生之汲引而遭逢文帝豈不幸哉遭逢而不永其
年未至大用豈非天哉

讀左傳

晉欒武子子桓子孫懷子韓宣子憂貧以向欒武子
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
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
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貨居
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子之
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懷之罪以亾於楚棠
謂叔向所引不倫當言桓子貪欲雖免於難其子亦不
能免今言父有德子不肖賴父之德免難父作惡子卽
善亦必遇禍則是兩代行德一代免難一代受禍中間
一代最惡者反得安然無恙世豈有此天道乎夫君子
居易俟命此千古不易之理桓子免難幸也懷子脩德
而仍及難此命也若謂父作惡子卽善亦必遇難則爲
善者不亦難乎父積德子卽惡亦能獲免則爲惡者不
益橫乎此說不可爲訓讀者宜思之

讀管子

王棠曰管子云卑身維處隱行辟依側入迎遠遁上而
遁民者聖王之禁也遁上遁民四字移以律今日游僧

諦當之極

管子一書欲使權歸主上不得下移未為不是但議論未免過刻禍及無辜如法禁篇云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子謂博分難也勤身亦不易濟人難也靜而閒居更不易今日求此種人指無一屈管子時亦在禁例蓋防禍於未然耳

夷吾在西施吳王之前將百年而管子一書引西施吳王好劍等事又記管子死後事此皆後人手筆牽連載之云爾

知新錄 卷二十三

管子石壁菁茅之謀皆一時術數何足傳後此後人增入無疑管子天下才豈肯書此

讀伯夷列傳

此文不似傳體議論中帶敘事敘事中又涉議論昔人謂如遊龍莫測變化子論其文極有法脈極有繩尺藏規矩於變化之中乃所以為至文伯夷本讓國者故先將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以陪筆形起伯夷乃讓天下者不傳讓國者却傳此因虞夏之文不可考而伯夷有軼詩可稽也且伯夷有孔子為之傳故名彰於後下隨輩無孔子其人為之傳故湮沒無聞

耳隨即將孔子曰或曰作兩扇格孔子曰一段立柱是怨乎即將伯夷事敘於其內言孔子說他不怨何以仍似怨也或曰一段立柱是天道善人四字又將顏淵與盜跖及近世惡人富厚善人災禍暢說一番是善人無微天道亦茫然也作兩番疑筆然後仍歸結到孔子故緊接子曰二字言伯夷之所以不同者在立志不同志在立名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烈士徇名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傳砥行立名方得施於後世名字作五層播弄而歸功在孔子贊伯夷所以能傳看一結史公雖說伯夷自己不過亦嗟嘆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在內不獨為許由輩致惜已也議論周匝波瀾老成其是絲絲入扣

伯夷論

論古人貴揭古人之心使之昭彰於天下而後是是非非之旨可以並列不至狂瀾泛濫浩蕩而無所歸昔伊川讀昌黎伯夷頌評之曰此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於是取韓頌而讀之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又曰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又曰日月不足為明泰山不足為高天地不足為容又曰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踵於後是

則窮天地亘萬世伯夷叔齊二子而已夫如是則彼之所是者人當亦是其所是所非者人當亦非其所非乃何以彼之所非者人亦曰聖人乎夫聖人亦爲人所非乎又曰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意若以武周爲世之標準伯夷所不宜非者論互持其兩端旨不歸於一是昌黎以師道自任此何令後世遵循耶予於是合衆論折衷而得夷齊之心矣蓋夷齊處人倫之至盡而又極人倫之至變者也遵父命而曲成乎兄弟餓首陽而義盡乎君臣在他人或兄讓而弟受或弟讓而兄受或君不明而諫或諫不聽而去夷齊不然一意孤行不顧外境

知新錄

卷三十三

讀

之嘵嘵而只率其心之獨是尙論者雖深情往昔亦未明言舊惡之屬何人怨希之屬何事而予盱衡感慨覺夷齊處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在在不念怨希之意逆境縱橫遊行自得真灑然於塵垢之表者此不謂之聖人之清不得也或曰清周聞命矣孟子何以又謂之隘也子曰清卽伯夷之隘也天生聖人以傳道也道之體不可見而道之用則在施之於民孔孟汲汲皇皇傳道也爲民也周室衰微振興無路孔孟車轍所歷凡可以爲民之事馳神運思耗精疲力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如不合必舍而之他一生如是而已是其蓄德殖行

無一日不爲道者正無一日不爲民也夷齊以骨肉相讓而棄國棄國可也棄民不可也以國家顛覆而棄身棄身可也棄道不可也夫身在則道在道在則民在箕子微子皆抱此志也彼伯夷者烏得不謂之隘也或曰有棄身而全道者又何也曰彼於道宜死而自死之彼於道不宜死而人死之皆可謂之棄身全道若伯夷者可不死而自死者也是不得不謂之隘也或曰荆公會爲著論矣其言曰夷未遇武王而蚤死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在太公下哉是信然歟子曰否否此齊東野人之語非特不知其心並不知其介者也

知新錄

卷三十三

讀

讀孔子世家

本紀述其所本尊帝王也世家世爲諸侯尊諸侯也列傳則列一人之事迹而已以孔子未爲諸侯列於世家似乎亂例然不可謂史公漫無所考而率爾載筆也荆公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子謂孔子無尺土之階操筆削之權蓋傷世之亂臣賊子不可得誅而於筆削之間未嘗不以予奪之權自收其柄故曰知我春秋罪我春秋遷列於世家者正合知我春秋之意也不世其家

則道不顯何能世天下世其家者世其道也若使列之於列傳則非所論於出乎其類之才若使紀之於本紀則夫當日尊王尊周之旨孔子春秋蓋借魯以尊王也史遷著述固多抵牾而於孔子則誠斟酌盡善者也

春秋論

天生萬物使我為人又不使為昏鈍無知之人又不使世之所行所言盡出於倫常範圍之外則冥冥之意若曰吾固不言而善善惡惡之旨夫已有所屬也不然者昏鈍無知與聖賢共盡天又何樂生此聖賢哉而此賢聖者又有得位不得位之分得位者政教營心散見於

知新錄

卷七十三

集

事功而不暇記以言又或禮節拘忌不暇昕夕研究博覽古今得失之林是以有握其始而不能悟其終識其鉅而不能明其細知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於是竊嘆審天下之幾而不能護江防之潰者比比然也及讀孔聖春秋然後知春秋以前之天下春秋以後之天下天皆默寓其意於不得位之士不獨春秋為然也堯舜之前史失紀載堯舜已後得孔子筆削而是非不致淆亂後世涑水紫陽守其矩矱亦皆具有千古之識蓋當代之得失即見於論古之中予嘗謂讀書論世鉛槧終身非上不能非不得志之士不能惟不得志者窮愁發奮著

書借以舒其邑邑而不知實天之俾與以是非之任有不可輕焉者也昔者子產論古季札論樂如見其人而論其事此皆賢智之矯矯者也而春秋則非至聖不能為昔者孔子生於周時產於魯國當天子下堂之日值三家強橫之秋當是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樂征伐之大節多有出其範圍者天子權輕不能言鄰邦效尤不宥言臣下比黨不復言庶民緘口不能言即孔子亦不能直言其故筆削魯史勒成一書如日月之昭昭萬古不夜此非拙於今而巧於前也處於勢分之相懸又恐越俎之操割熟審明夷之用世而不罹處士橫議之

知新錄

卷七十三

集

條惟有尊周宗魯借古傷今褒往懲來誅前揚後使前之出其範圍者罪不能逃使後之出其範圍者皇然知懼繫於魯史而實以尊周托以天王而實以嚴天下究不得指之為妄為僭此固天之無可如何亦即聖人之無可如何也春秋出範圍者無可如何亦即天下萬世出範圍者無可如何也後之士子能仰知天寓意於不得位之賢知則亦當平心審論共抱此無可如何之載筆而已豈獨孔子春秋一書也哉

孔聖生卒考

孔子生卒年月日時諸家紛紛記載不一公羊傳謂魯

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年同日同而月不同司馬遷史記謂魯襄公二十二年亦不同其後或主公穀或主遷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遷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家改建其十月即夏之八月有謂周家改建不改月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即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為差其謂改建不改月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為証有謂年七十三有謂年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其為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也謂七十四者羅泌與宋濂也以其

知新錄 卷三十三

論

為襄公二十一年生歲在己酉也余則以其家譜斷之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之三月十八日其年與遷同其月與穀梁同其日與諸家同其改建與羅泌同其謂年七十三亦與遷同年譜世表亦然學者當於此日以為聖節而致祭焉 此闕里記所載黃公會約

論左氏

嚴翰好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為太官

厨公羊為賣餅家隗禧字子牙好易謂左氏為相斲書總不及昌黎左氏浮誇四字斷盡棠按班氏古今人表於孔子弟子居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子騫伯牛仲弓夫左氏安得列於顏閔之上此亦擬人不倫矣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知新錄 卷三十三

論

曝書亭集云按左氏為孔子弟子主其說者眾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願長於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於仲尼是為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平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為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於仲尼傳采諸家敘事

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此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為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得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為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眾口紛紜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世之說均不足信耶竊以為議禮者之失矣又按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自當諱師之名此第書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王吉

富人與縣令飲酒此風近日大行然讀史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富人為其召相如並召令令亦至可知今日之縣令皆王吉後身也然王吉為才人而

臨之今日為得財而臨之此處相較相隔有天淵之別陰謀非黃老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子謂申韓刻薄少恩何得謂之淵源於黃老彼之所謀實為此之所禁分道而馳有如河漢不知者必欲合而論之可嘆可嘆

漢時四大諱

王充四諱篇云俗有四大諱一曰諱西益宅西方尊長宅史爭以為不祥云云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謂全生不能全歸也古者廟祭漢始亦墓祀恐其臨祀見于孫被刑惻怛不忍飲享故不上墓太王薨太伯

知新錄

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歸讓王季曰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為宗廟社稷之主此亦徒不上丘墓之義也三日諱婦人孔子以為不吉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舉則殺父殺母棠思正月不舉子不識何義五月則以精熾熱烈厭勝父母恐父母受其患又齊孟嘗以五月生田嬰謂五月子長至戶將不利於父母可知五月不舉此俗自周已然正月不舉何居後詳其義謂婦人孔子為不吉列在四諱之內則正月為一歲之首更為不吉可知但人與萬物之生何以異且人靈於萬物萬物之生皆無所忌何生子美事而反諱之棠生在正月倘遇漢時定不舉矣因識於後以見前代風俗之陋至於如此

孝景及孝武本紀

魏書云文帝嘗問王肅司馬遷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者
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對曰司馬遷紀事不虛
美不隱惡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
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
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
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遷也棠按此說非也太
史公自序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
嘆曰身毀不用矣退而深維曰昔西伯拘羨里演周易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三

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
秦說難孤墳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且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
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云云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
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
人君子又按班氏日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知自全
既陷極刑幽而發憤又按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
殊不意言之而嘆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邕陳謝乞
默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

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誦書流於後世云云觀自序與班
氏贊王允殺蔡邕時語皆是遭李陵禍後方成此書魏
書載王肅之言謂漢武見本紀怒而投之後遭李陵事
遂下遷蠶室隱切在武帝不在史遷立論皆與諸書不
合必是王肅一時回護史遷之言無疑也但所云孝景
與武帝本紀當時有錄無書今其書具在蓋當時史遷
之意原欲藏之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宣帝時遷外甥平
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可知宣帝時遷書方出
武帝時安得見而投之刪去孝景及武帝本紀當時必

知新錄

卷二十三

三

有此事蓋是後時事非武帝時事魏書所論總屬臆說
故特表而出之

帝王受命

孝景帝時轅固治詩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
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天
子之位非耶上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學者
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王棠曰三家議論無一人是若
將孔孟言語理會自然知得分曉

論揚雄

漢書云王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眾雄復不侯觀雄復不侯四字可嘆雄枉做了小人
班又稱雄怙於勢利者何也蓋雄有用符命稱功德之
辭而又求在位之人為之延引方可以邀功名而受寵
祿否則土牛入海無從見其首尾矣揚雄立身在可否
之間胸無確然不投之操由其見理未明是以出仕皆
有模稜之見唐宋大家皆稱道不置口不識何故使當
時不做劇秦美新仍可解說也

孫策劉先主

孫劉臨死作用其籠絡臣子皆是一副肚腸先主病篤
謂武侯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策臨

知新錄

卷七十三

書

死以弟權托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棠
謂後主之才不及武侯而武侯忠盡自矢故得以功名
終孫權多英略非昭所能駕馭況子布為人好悻悻自
用其不罹禍者幸矣故予謂先主知後主之不才而孫
策則不知弟權之英武同是一副籠絡心腸而張昭為
此一語未必不為孫權見疑考張昭犯顏敢諫幾至不
測深嘆此語遺害於無窮也

貂蟬

元曲有呂布貂蟬及奪戟爭鬪事按呂布傳言布小失
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又言布與卓侍婢私通

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布因朝會手刃刺卓想侍婢當即
貂蟬也元曲所云必有所據

昭烈帝

漢昭烈帝宜稱帝不宜稱先主三國志鍾會檄蜀將士
吏民稱昭烈為益州先主先主之名始於此陳壽作三
國志不稱帝而稱主尊魏也後世非曹氏司馬氏之臣
安得亦以先主呼之宋太祖尊崇功臣烈士有司以昭
烈帝入於功臣之內失其旨矣又不稱帝稱曰蜀主劉
備皆諸臣不能考究得失耳

祖孫

知新錄

卷七十三

書

昭烈之子禪而孫謀也柔與強迥異也謝玄之子瑛而
孫靈運也質與文懸絕也韓退之子昶而孫承也頑與
慧相殊也祖可以貽謀孫可以繼武而其頑氣獨鍾於
子之一身先後負愧色矣

伯喈有子

羊祐傳祐蔡邕外甥景獻皇后同產弟祐討吳有功將
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
嗣也邕一女嫁羊祐父道一女則文姬也

七書

兵法蓋出古司馬之職其來久矣漢興張良韓信序次

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
事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璞攜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
能備至孝成任容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
陰陽曰技巧是兵書之所傳亦云多矣後世並不復存
所存者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答尉繚子三略六
韜而已頒之武學令諸生習之至今不失然書真贋相
半而得失互有學者當細心參考不可專留心變詐一
流斯爲得之或又謂名將不用兵法者三人霍去病張
巡岳飛然是三人能變化兵法不爲兵法所縛張巡曰
運用之妙在於一心飛曰用心先在定謀自古能取勝
者皆然又不獨三人也見百一錄

劉楨吳質

劉楨辭旨巧妙爲太子所親愛嘗酒酣命夫人甄氏出
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滅死
輪作吳質別傳曰文帝嘗召質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
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按文帝殺甄后立郭后
以帝王之后而屢命臣下得見安有是理使魏太祖不
死文帝有此舉動吳質亦難免於罪戾矣

獨笑圖

輟耕錄云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圖謂遠公不與僧

靜同時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已三十餘年
淵明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
此

書靖節集聖賢羣輔錄後

此陶公聖賢羣輔錄也既在聖賢則奸慝之徒當屏擋
不錄何四凶等亦得搖其筆端哉且羣輔名編者當指
從龍輔臣於幽人逸侶無謂也彼賢哲自脩抱璞不露
之士宜揣書之簡冊以爲闡微旌操之具顧乃參之羣
輔疑人不於其倫矣考晉義熙以前上邇五帝歷年遠
其間或出或處仁智之士實繁其人何從一一考訂茲
知新錄 卷上 十三

錄只以數人或數十人會見有標其目者不論人之賢
否卽入之羣輔錄中挺然傑出當世無可與羣者不獲
登藉亦知錄中所標目之輩偶因一時好事者之所爲
相與品題彼實未嘗羣處而共輔之也且晉世雕板未
行世學士家書冊無幾公亦就所閱書錄之遺失頌不
少予不具論特以錄法未免拘泥而輔臣如太甲伊尹
孔明聖賢如孔孟曾子子思之徒槩置之不講爲可惜
也

文中子

井觀瑣言云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

實無其人按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
見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論暗而不宣
乃與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
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
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
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
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
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率合傳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
甚為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即宋阮逸
偽作亦非李翱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

知新錄

卷二十三

美

王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
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
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
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
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
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
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日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
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
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

讀韓文書後

昌黎平淮西碑商隱言之詳矣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
不知世有段文昌乃姚鉉選文粹反錄文昌而遺昌黎
可異也使姚為唐時人曾可曰彼或親暱於段彼或致
隙於韓仍得以世情相推測乃姚托足異代前後遙遙
顧一時以文柄相期許而所取乃人之所棄棄人之所
取是真不知美贖之為美而以替者充下帷也蘇子笑
昭明不錄閒情此更處昭明下矣

知新錄

卷二十三

美

王明但此中有干祿意求王明意在求之受福祿
祿繫其懷抱一千祿則在已上着脚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三終

孫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四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吳瞻淇詩堂

江都殷譽慶遠齋

岑川程 峯夔州

廣陵張師孔柘園 叅校

書柳州舜禹之事後

柳州不知道而言之最理薄可笑者莫如舜禹之事魏公子不得漢禪謂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人皆笑之柳曰丕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

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之者不知言未

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堯欲與舜堯知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王子曰堯於舜固試之久矣堯以公天下為心者也知不可退而自忘是心先涉於私矣舜之側陋登庸亦以公天下為心者也進而自繫則有私天下之跡與者私受者私揖讓之事視為詐偽姦宄之徒僉非所論於堯舜又謂舜代位十餘年天下之人皆舜之人也往之所謂堯者或曰堯矣或曰匿矣與曹丕之禪其忘而繫者無

以異也此則措論之極唐突者夫堯得人以理蒼生之

念寄之於舜而稱之曰匿彼何所顧慮而自匿若是且

柳謂堯之自忘而使人忘之夫堯舜歷今四千有餘年

後之臨天下子元元者必首尊堯舜是能不忘於萬禩

以後之人心詎得當時之民不旋踵而忘之乎柳州又

謂如喪考妣過客八音為舜歸德於堯之詞子謂子之

適所以害之大舜聖人亦不願受也夫舜禹之事與篡

賊之事不同子與奪如寒暑水炭之不一致昔者子貢

論衛君可墜也夷齊讓國蒯輒爭國子貢以相反者質

於聖人而定所從今篡奪之事與揖讓之事相去何啻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任伯而曰其事同其忘與繫無異則是寒也暑也水也

炭也夷齊也蒯輒也皆可同條而共貫耳況曹氏父子

犯上作亂弑后奪璽之事聞者咋舌見者寒心當是時

義旗雲集僉以誅漢賊為名而柳州謂天下以得丕禪

為晚又謂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

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抑知血詔誅曹漢何曾自

忘以道治民舜禹何曾自繫而顧謂舜禹之繫如曹氏

漢獻之忘如唐堯子不知深雄雅健之柳州而何以倍

謬荒忽有如此之甚也夫出之與謨謂為歸德顧乃掄

揚賊丕而文其一偏之見使在三國其識詎不在陳壽

下哉或曰柳州以事與道不同故曰舜禹之事未見其可笑也不知道與事固不同而言舜禹則無不同也夫在心為道試之作為則為事舜禹之事即舜禹之道也一言舜禹道與事可不必分焉矣今語人曰曹丕篡弑之事人笑之吾不從而笑之何也笑所不必笑也語人曰曹丕舜禹之事人笑之吾亦從而笑之何也笑非其類也夫春秋一字之褒貶聖人不輕予人今篡奪也而視同揖讓又出於大文人之口是安得不為之置辯哉嗚呼柳州既知公私仁強之分而又以鄙意窺聖人授受之跡此為舍公言私棄仁言強取術之最不正者方

新錄

卷七十四

七

辯桐葉封弟辯

史記云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先是武王夢天謂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手曰虞柳州作桐葉封弟辯結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若似未見史記者殆不審何意也予謂即使為周公之事亦未為可議何也成王非

戲婦寺也兄為天子同母之弟受百里之封人誰得而議之吾意武王夢後叔虞生時父子兄弟之間必言夢之有徵而事之可應特天命未改唐為堯之故鄙不得取為茅土之封耳故史記記唐滅之後即曰成王與叔虞戲意若曰先人之夢今日可應矣情溢乎辭於是借桐葉而傳友于之愛此豈戲婦寺者可得而比乎夫叔虞為當封之弟又天屬意之人夢有封唐之徵而適當滅唐之日雖其封之緩急不必在桐葉相戲之一候然迎機而予其事之可行又默寓以母易由言之意俾他日有過之言不復宣婦寺之間無容戲則今日之無戲言者正他日之不得遂過也今日之不得戲弟者正他日之不得戲婦寺也又安得謂請封者而非之乎夫封之不當固當格君之非封之當而言之弗當亦當隱君之非而全君之志桐葉非封弟珪也封國非相戲事也時未及可緩言言已及封無害對曰天子無戲言正尊君慎言警後之微旨況申以史官之載筆加以禮樂之優崇斯皆預防他日不得踐於有過之地豈逢失而為之辭者可同年而論乎柳子謂此乃小丈夫缺缺者之事何也

新錄

卷七十四

四

復讎論

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溫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陳子昂為諫臣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柳州謂旌與誅莫得並誅其所旌茲為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為僭壞禮甚矣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不可以為典棠曰陳議弗當柳議亦弗當也徐元慶蓋孝而兇者也一往之氣與純孝不同匹夫之勇與極兇不類然實為父不得不名之為孝實殺人不得不名之曰兇若以陳之議言之是殺孝與旌兇並言也柳之議論之是孝不殺而兇旌也故曰二者交非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孝不必旌兇不必殺也何以為令典乎曰不旌不殺斯之謂令典也使元慶不當殺縣尉而殺其縣尉死無赦使父果陷於非辜不共戴天而殺其縣尉則原情而釋之不殺可也旌則吾未之聞也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未聞有旌之典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亦未嘗聞有旌之典也且國家用法安能盡能平允上之人稍有失中之舉誤誅其父為其子者執周禮公羊之義日相尋於報復豈非招亂之道乎予謂周禮公羊之意亦不過警用刑者之不得徇私焉耳矣况孝之心疇則

新錄 卷二十四

五

無之為善受殺子之心固黯然悲也即為惡受殺子之心亦未嘗不悲也蓋骨肉相關天良感動即盜賊亦有時而與倘殺之當者而孝之而義之而旌之將見殺之不當者莫不自以為孝也義也而思所以旌之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今殺人者旌之是犯上作亂之由反原於孝弟豈不大可悲乎子故曰徐元慶者孝而兇者也不殺不旌焉可也

張許安史

人言張許二公生同太極元年而日月則張後於許也
已而官同地守同城死同日享同廟死同傳安史生同年月而思明先祿山一日里同柳城又同互市國號同大燕借位同正月其老也誅殛左右同其死也見弒於子同其傳國也再世同歷年同同載逆臣傳若然則子平星命之學章章不爽矣而中又有大同者張許二公同討安史者也安史二賊同為張許所討者也宇宙淑慝之氣分合而聚於四人者亦大奇異矣

讀蘇文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考曲禮有云公族無官刑憲威

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之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已之一病也

書東坡三槐堂記後

天於人不可定者也天不可定人當操可定之理以自予而以不可知者聽天若舍人而取必於天是謂之誣人人於天又可定者也天有可定人亦當操可自定之理以任天而究以不可期者自予若舍人而以未定言

知新錄

卷二十四

七

天是謂之誣天蘇文忠公為晉國王公祐之曾孫華作三槐堂文有曰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其言辯已按之於理則有未見其可者蘇若曰晉國厚施而不食其報子孫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何不可者而曰盜跖壽孔顏厄皆天之未定者則有不可何也跖之壽幸也孔顏之厄不幸也幸與不幸乃陰陽不齊之數於跖之盜孔顏之聖皆不能有所增損願乃以天定者

許三槐以未定者稱盜跖孔顏為問盜跖何日為天定之時孔顏之後何世為天定之日若以松柏相比又有不可夫松柏未長之時為蓬蒿所困為牛羊所厄此固天之未定也貫四時閱千歲誠為天定矣若晉國者文武忠孝未容於世彼未植三槐之時其子孫之盛已兆於此日矣非若草木枝節踵生尺寸增加受土地之培植待雨露之滋潤而後有撐天之一日也則松柏之天定又與晉國之天定不同且盜跖與孔顏何嘗不自見其天定哉跖名而冠之以盜不壽已定壽亦定也孔顏能率性修道是與天為徒矣不厄固不失其為聖賢即

知新錄

卷二十四

八

厄亦不失其為聖賢也盜跖孔顏何嘗不見其天定哉且盜跖之壽何足置喙孔顏雖厄歷萬禩而聲稱不衰又何得以子孫之有三公者為天定而以孔顏之厄為未定也豈視孔顏之德為不及三公乎哉豈賢聖如孔顏反輕而三公反重乎哉夫古今之有德而不遇者多矣豈獨盜跖乎凶而未見誅戮聖而未見顯庸豈皆天之未定乎不斥指其名猶可曰舉蒼蒼以警惕之云耳乃曰盜跖曰孔顏而究莫能實指盜跖孔顏天定之日則是惡者樂為天未定之人善者恐遭天未定之厄豈非以

可定者証人以未定者証天平子故曰天之未定不可論盜跖更不可論孔顏也

二程世次考

新安為程朱本原之地朱子自著新安二程雖未自言觀歐陽公作二程從祖冀國公元白碑可見也其銘曰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於有唐望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係皇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云云元白者太師文簡公琳父太中公珣從伯父也程篁墩新安

文獻志

卷之十四

北

文獻志引陳書程靈洗傳及唐李邕桂府長史程文英碑舊唐書程日華傳韓義賓定州別駕程士庸墓誌等參以二程集歐碑世次釐然可數矣胡雲峰曰程子不而河南中間陳書本傳靈洗新安海寧人侯景亂據縣歛拒之梁元帝授新安太守累封重安縣公食邑二千戶諡忠壯子文季文季傳幼有父風性至孝襲封後以功增食邑千戶大建中北討敗績不屈死諡威悼子嚮襲封桂府長史碑云公諱文英廣宗新安人五代祖嚮陳襲重安侯四代祖育隋車騎將軍曾祖皆隋涿郡主簿大父弘皇朝安陽令考大辨泗水六合二縣宰

公以左臺監察御史左遷桂府長子昕崖州舍城尉島

毒救不至戰死公沉悲生疾以開元十六年徂於

官名子皓職職云云文載文苑英華○林寶元舊唐書

程日華列傳日華定州安喜人父皓史思明時為定州

刺史皇敬曰定州即定州別駕墓誌云君諱士庸定州

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

歸誠王皇考權邢國公君定州別駕以中和元年十月

卒慈仁里宅子巖孫秀等遷窆於博野先塋云云成德

節度判官韓義賓諱並書篆天祐二年八月男義武節

度兵馬使易州刺史安定縣開國伯巖重立石載趙州

碑續錄○篁墩云義賓韓魏公五世祖韓集在冀國公碑

修復瑩城紀時中與碑中合實為成德判官

云公諱元白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祖新贈太師考

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從祖羽太平興國中為兵部侍

郎公袁州宜春令贈太師冀國子五瓊瑗琬琳文載

集○歐公奉勅為文簡公作旌

勞碑云文簡葬河南府伊闕縣文簡公琳作兵部侍郎

世錄云五代祖秀生二子長諱譚即吾之高祖也次倣

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太宗朝兵部侍郎終於位子一

希振孫三適道程太中公珣自撰墓誌云程姓珣名

伯溫字曾王父贈太子少師羽王父虞部員外郎希振

考贈司空諱適子官自大理丞十三遷至太中大夫勳

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開國伯食邑戶九百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子顛顛韓維作大程先生墓誌云高祖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以上並載二程全書合上諸書考定則是一世靈洗二世文季

三世嚮四世育五世皆六世弘七世大辨遷中八世文

英九世皓十世日華十一世懷直十二世權十三世士

庸葬博野先塋十四世巖十五世秀十六世諱及俶十七世

羽十八世希振遷河南十九世適二十世珣二十一世為

顛頤二程固靈洗二十世孫也元太守史光祖曾祀二

程夫子於州學鄉賢祠胡雲峰炳文為記明成化間休

寧有三程祠歛有程朱闕里祠邑紳所建歛令則劉公

紳其遺址在吳村之左皆載在祀典人不審其源流未

免疑信相半予友程賡明詳其世系故為備載俾論世

者有考焉

讀荆公君子齋記

荆公作君子齋記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而

天下之有德者亦通謂之君子君子者稱其位也稱其

德也誠哉推本之言也然則孔子無位而史遷列之世

家將以有德而稱之也抑以其無位而棄之歟以無位

之君子而可以有德之故而君子之則無位之世家何

不可以有道之聖人而世家之也且世家者又非君子之謂也據荆公字說君子為天子諸侯大夫之謂則君子云者猶有逼上之嫌非若世家二字之無所短長也諸侯世其位孔子世其道諸侯所世之位今位不世矣孔子之世其道即萬禩猶能永其傳則世家者正孔子之所獨得而操之也嗚呼荆公譏史遷列孔子於世家謂其進退無所據抑知今世之稱世家者項背相望更有不可致詰者耶

書荆公季子論後

天下事有禮之所在必尊行之而無疑亦有禮之所在

可不必遵而行之而其名有不可得而廢然者莫如反

服一事禮制父為嫡子三年服此不過存三年之名焉

爾已何以言之父之於子無祭祀拜跪之文亦無風木

瞻依之感而必存三年之名者以嫡子為祖宗倚賴之

身身後之事其肩承所繫不小故於嫡子嚴其三年之

服而後大宗之權不至下移而其統方有所屬苟非然

者則事類廢無所維持何謂立其名對實以言之也三

年之服名也三年之喪之實則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

是也夫父母之服例以三年父在母死名則三年其實

則期以統於一尊不較為三年也夫子之於母在古人

亦有不得為三年之時至於父之於子豈得同於子之於父乎為問三年之內為父者能於子之喪而不食肉乎不飲酒乎不御內乎此事之必無者也故曰此不過存三年之名焉爾矣延陵季子使齊歸長子死葬於博贏之間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廣輪掩坎其高可隱既窆左旋右袒其封且號者三遂行曰骨肉歸復於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荆公謂三號遂行於先王之禮為不及矣孔子所謂合禮謂其葬之合於禮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其哀之不足可知也子謂孔子之所謂合禮非專指葬之一節

知新錄 卷二十四 葬

也遂行者急於復君命也三號者哭子也不事厚葬得體也骨肉復歸於土若魂氣無不之也知生死之道也若以三號為哀不盡安知復君命之後不更為之慟哭乎西河喪子失明則真不合於禮矣荆公徒在哭上論禮以譏季子失之遠矣

都臨安

謝在杭云高祖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繁華然亦辦四明航海一條走路此語真破的之言不然建康以淮為障以江為藩豈不及臨安耶

元徽文

元世祖下江南其檄文有云先謂弔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以宋為夷可嘆可嘆其罪賈似道處有數語甚好弗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可見元世祖時必無奪制貪位之事

秦元論

自正統之說行而秦與元皆黜為閏子謂漢之興非六王之卑漢不能媲美於三代明之興非元有其草創明不能盡治道之崇隆故秦與元雖在可忽而棄置取舍安危所繫皆秦與元創之於始而漢與明守其成法相仍其舊而不之易後人推求損益不追究其本末概以

知新錄 卷二十四 秦元論

為紫色餘聞而忽之可嘆也夫前世之敝莫大於建置諸侯建同姓取其屏藩建異姓資其羽翼於是世卿世祿相為表裏為卿者權重則浸漁於公為諸侯者力強則以隣國為壑眾凌寡大烹小彼此吞嗜至有指大於臂尾大不掉之憂為其臣者雖極頑愚而子姓世卿相仍不失居其下者雖聖賢如孔孟終身不得行其道絕仁義於不言競馳情於利欲乾沒不止勢必爭奪爭奪不止必至殺伐春秋之時歲無寧宇後世雖有戰爭有亂亦有治春秋則有亂無治此皆封建之自貽伊戚也至秦分天下為郡縣兵器銷化禍亂之萌無自而生使

有仁義維持而數百載干戈殺伐之氣真可為之一洗當是時所最慮者邊塞耳秦則拓疆西北廣築長城綿亘數千餘里迄今遙遙猶可指而數也夫有震驚不世之功必有震驚不世之禍嬴秦創前未有而又暴虐驕奢蹂躪黎庶自取速亡固宜然後世邊隅有守其功烈不得不歸美於秦元承宋後各務創始自以為用夏變夷矣出元機文謀為舛謬不可枚舉然其大者如建都科場漕渠諸事亦有可採夫豐鎬汴洛古蹟相尋元獨都於燕溝渠仰給東南由來久矣元初海運而海運不自元起也在秦已然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不

知新錄

卷十四

藝

過足邊方之用而已用之足國則自元始科舉之設去詩賦而用八比使孔孟之言洋溢中國則又邁唐越宋卓卓為不可及明興惟海運不行餘皆舉而不廢此非元為明之先驅者乎所奇者明太祖建業金陵太宗肇造燕京誠為不意之事車書玉帛仰正朔而來萬國實燕京為得宜此則元之灼見也蓋燕京為內外門戶之總樞內而省會州府惟此得以握其權外而部落支分惟此有以統其要此不謂之不得地利也今之尚論者以秦之棄封建為不善以元之改制科為不宜謂封建棄而無屏藩八比興而無詩賦予謂不然夫天子之於

天下猶心之統一身也胸背四支千骸百絡莫不仰心為運用之真宰故拔一毛而身為之動夫固有主之也封建之分爭有如以手侵指以髀滅足以齒吞唇以頂欺踵為之心者莫之誰何古人一體痲痺之謂何故身受病而心未有不敗者封建之謂也或曰此言封建之弊至於如此其初未即至於此也予曰不然周之封建柳子論之詳矣子考當時天子得諸侯之力者亦少概見曾幾何時幽王弑平王遷所謂屏藩亦大略可觀矣若夫八比實修己治人之道彼摘詞繪句何益身心隋唐以來操觚之士往往荒廢日月覃心盡力於無益之

知新錄

卷十四

藝

途至於臨民未免有烹鮮製錦之懼何也所用非所學也八比不然自束髮受經無非以孔孟之言涵養其身心程朱之學陶鎔其氣質終日以齊治之理精研探索於性命之微故事物之來皆有條貫而不亂或曰今日八比之學徧海內矣以此致身高位而未見以此治人何也予曰日講齊治之理而不克治人此非八比之不善也此其故可思也夫終日言齊治而不克治人則不言齊治而言詩言賦反得謂之治人乎欲去告朔之羊殆與去八比同意嗚呼秦不用封建而分天下為郡縣元不用詩賦而制科舉以八比皆其事之最可有稱者

故特表而出之

建文書法

建文帝高祖嫡孫非與后羿新莽比一代正統何得削帝為君去其年號此永樂當時失德之事修史者所宜追究也明萬曆時朱白民鷺有建文書法擬考訂最詳且謂昭烈與吳魏三分鼎足作誌者以天子之制予魏通鑑因之不改至朱子綱目乃始奮然追筆曰後漢昭烈皇帝歷晉迄宋凡五六百年朱子斷以獨見人遵之無異辭建文之統遠勝昭烈寧有異議哉當金門失守九內火熾成祖登位未及改元命革除建文年號稱洪

新錄

卷十四

七

武三十五年其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更貶帝為君誠為過舉然當成祖聞建文焚死之說輟朝三日命以天子禮葬夫生為天子葬以天子又安得復稱之為君而不用其年號乎且洪武既崩崩後四年安得仍稱洪武稱洪武是死而生之也沒建文是生而死之也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惜成祖所舉之誤也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為祖子為宗古未聞有父子俱稱祖者有之自明始高祖以創業稱祖成祖以守兼創世宗追隆之亦稱祖必有建文帝間乎其間故洪武永樂不妨並祖削去建文以建文年號為洪武年號是父子相接父

子相接而俱祖耶史者將為萬世法也即不為建文計

獨不為成祖地耶又不獨年號也既復其年復修其錄請定其諡復請其贊成天子之實錄問於洪武永樂之間而後天下萬世之人心可以快然而無恨此非天子獨見獨斷為一代惜統紀其孰能修復之哉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天子不得而寓目焉操筆之權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皆然今不獲請諡請廟贊而修實錄獨非史臣事乎即使禁史臣書之能必野史之不書耶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耶夫使後世講張其說矯誣其事何如正之於今日乎且自古無有君天下而不稱

新錄

卷十四

七

年號者漢惠帝養他姓子為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書昌邑王賀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本年内故不書唐中宗睿一貶為廬陵王綱目書帝在房州豈有四歲為天子如建文帝而不稱年者乎况夫亡國之主無不稱年即桀與紂固有年也建文帝立身仁孝政務寬大安得以刻削藩王一事而滅之耶棠攷朱白民建文書法擬一書垂成之日適當萬曆二十三年允諸臣之請命建文事蹟着附太祖本紀之後仍書其年號但未另立本紀則今日纂修明史自應更定無疑矣

萬曆二十三年禮部尚書題本有云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脩元史且諡元主順帝成祖卽位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尙有不念舊惡之旨夫元史可脩奈何失其實於當代勝國之君可諡奈何削其號於本朝景泰之位可改奈何斬其名於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尙有褒卹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沒於百世之後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惟及纂脩之時特命秉史局者於高廟實錄中摘三十二年以及三十五年遺事復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年號仍修葺爲少帝本紀則裨益國體非渺小矣奉聖旨建文事蹟着附載高皇帝紀之後仍書其年號案據此則知永樂先稱建文爲少帝故當時欲修葺建文事蹟爲少帝本紀也江上老人詩云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則稱少帝有由來矣

建文出亡

朱鷺曰諸野史及故老相傳俱言建文剃髮出亡先入蜀未幾入滇南及貴州廣西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貴州金竺長官司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

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日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欸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正統中出自滇南自稱朱允炆事聞於朝詔傳送入居大興隆寺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或言建文嘗寓衡州華藥寺受知府囚辱禁于王祐私爲奏稱臣僧瓊俊或言建文南京供狀稱從思恩州借土夫欲掃公皇陵紛紛異同及考史文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真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貴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鷺按此建文生洪武十年出正統五年止該六十四歲稱九十餘則非真建文明矣何若僧者不少計慮而妄自投死乎豈建文實歸死而史臣特以年歲不合洗出之耶無生後世痛恨也此不可解之事也鷺臆斷之建文慈仁無斷惑聽人言難

作之日不決一死姑從出亡信有之非剃髮不可以出也爲僧亦信有之若題詩怨望窮露本色情必不然即正統紹祚警備已寬而雄心既冷歸復何求且業已讀楞嚴矣而猶戀戀歸骨歟大抵盡出思慕建文之口而附會者遂以相傳也驚於卽位下注書祝髮出亾不知所終可俟百世無惑矣王世貞論辨略同

王世貞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健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

燕在閣知新錄

卷二十四

非

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於地而口餽之語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以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尙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

燕在閣知新錄

卷二十一

非

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真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此事與應旂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棠攷王朱二說所論固是然楊行祥安知非卽楊應能乎一爲度牒之名一爲其號未可知也又安知楊非卽建文帝乎或曰楊僧九十餘建文生於洪武十年出於正統五年應六十四歲何得言九十餘曰非也九十餘者乃人稱僧之年非僧自稱爲九十餘歲也僧言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已滿宜返邦國則是僧所

言亦是六十四未嘗言九十餘也曰建文度牒何得稱
楊曰稱楊者有托而逃也豈得稱朱姓乎且正統年間
建文之子建庶人久繫未釋至復辟之日方憐建庶人
久繫非罪始白太后遣中官出之居鳳陽正統五年禁
網仍密建文不應自出取禍豈出遊已久思戀宗國以
為或不即於死而輕身一試乎抑或建文之臣代建文
挺身附難以絕建文之後患如紀信誑楚韓成誑漢乎
總之真假難必未可懸擬然以楊姓為疑又以九十餘
歲為疑則有不然者因讀王朱二論附識於此

建庶人

建庶人

建庶人

建庶人

建庶人建文帝少子文圭也其兄文奎洪武二十九年
十月晦日生高祖不懌曰日月皆終其不沒乎革命宜
不知所終文圭二歲即幽禁英宗復辟時天順元年憐
庶人無罪久繫欲寬之李賢曰堯舜心也叩首請行因
出之居鳳陽年五十餘不識牛馬有以他虞阻者英宗
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詔曰朕承祖宗大統欲天下羣
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憫此遺孤特從寬貸
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後竟絕先是文皇入宮時建文
幼子哭牽文皇衣裾且求食曰餓殺孩兒也文皇亦哭
命善撫之鄭端簡以為即文圭也何以哀之而復幽之

乎王世貞曰傳信錄稱宣宗即是建文子又云文廟以
宣宗為大孫諱其實不言故英廟憲廟以來皆不自知
其為建文後也按文皇入金陵時宣宗在北平已五歲
矣何誣至是荒史氏朱鷺皇少子小論曰夫以文皇帝
之為慮淵也建文母弟三人相繼貶廢且暴死除害莫
若盡勢固然耳又況建文子耶即有之文皇不解出所
育宮中朝祖廟而明告之國人曰是建文子也朕以大
義偏若父終不敢私天下吾子而仍畀若子有天下是
堯舜再見也而顧沒沒而已乎事不足深辨錄之亦以
見書不足信蓋如此

方正學

方正學

方正學

正學之忠過於忠者也使死於金門失守之時亦不至
十族之誅昔人謂一箇忠臣九族殃比之以一將功成
萬骨枯子謂用兵成功仍有裨於國一身甘死而遺害
於十族無裨於國而大有害於家也古人殺身成仁者
當不如是

文皇帝

詞林記曰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曰太子天下
本若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降為博士又考文
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洪武果有

此意矣但歷於秦晉而不果耳迨洪武末年二王相繼
薨而洪武亦崩倘更得一二年在此則立文皇無疑而
天下免戰爭之苦矣青田所謂殺運未除其此也耶語
見皇明資治通紀

正統回朝

王氏鏊曰英廟北狩蒙塵也先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
之所無也固國家時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
時邸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敵人
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合鄭公孫
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
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不許不歸
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陳氏建曰
景帝當多難之際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
易亂爲治其功可謂不細惟不欲奉迎英廟只此一事
大不是事雖不是而英廟之歸實由此何也蓋無意於
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此
意也景帝不知之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於
奉迎則彼必以爲所重在此則必挾留以爲質以休中
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爲

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
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謾語所以
詒敵而致太公之歸是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
及也

安都

肅廟時開封府儒士安都撰有十九史節定四百七十
卷進呈奉旨書便燒了安都着法司提問了從重擬罪
來說眉公云安都之史其略亦有可采者惜爲禮部所
駁世不得而見也疏云垂世立教在六經而麟經則條
其斷例賞善罰惡惟二法而世史當遵其宏規載觀歷
代之書浩繁無紀考其垂訓之意評品多疵乃若處士
貧賤之退羞與夫姦雄苟得之進貴四皓紀信之黜削
揚雄荀彧之褒崇史記作於談遷固爲有弊漢書成於
班范豈能無訛晉陳壽志三國帝曹魏而寇蜀漢唐太
宗撰兩晉縱充昭以等諸臣南北朝皆篡君以得國猶
存帝號隋楊堅亦挾主而受禪不減尊稱武后革唐爲
周處帝王本紀之例朱溫弒主奪國效魯公宜君之書
稱文昧於宋紀從藝祖篡君之非專史作於遼金失中
國正統之義元史成於國初善惡無容異議每臨研覽
之際勃起齟駁之吁故以一已有限之知能欲定千古

無窮之事體固自知其不可亦惟有激而然躬逢聖明世食其祿生懼無由以報國恩死恐何緣以達愚蘊是以輒與芹曝之獻頓忘草茅之微遠遵春秋子奪之詞近擬綱目筆削之例妄效前修之公議薄陳後學之鄙言史記進聖賢忠孝之名退姦雄幸逆之列兩漢立隱逸節義之類抑黨惡篡弒之僞帝蜀漢黜曹瞞正統猶存置充昭為弒逆天理復明篡君得國惟存本號挾主有位遂削尊稱分註武后之姦抑本傳錄於國史之末詳記朱温之逆去尊號致夫殺君之譏削藝祖以國稱名分為之復正附金遼於宋史正朔因之有歸貶則貶褒則褒惟悉遵乎往例予者予奪者奪何敢贅乎已私補缺以足其全隨時而應其用巨細察舉精粗周詳植綱常而人倫為之大正辨華夷而名分因之不滄故編纂以成書使簡明而易見自以井蛙之窺竊敢乞淵衷之濫觀俯竭涓埃之織仰禪海嶽之

唐代藏書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揉貞觀中魏

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玄宗命馬懷素為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

宋初藏書

卷二十四

宋

巢之亂存者蓋少

宋代藏書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名曰秘閣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玉辰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

庫書放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秘書總目詔購求四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定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爲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仁哲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書院

唐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宋興仍南唐白鹿書館太宗頒九經造士與嵩陽睢陽嶽麓稱天下四大書院孝宗時朱子知南康軍訪白鹿洞遺址請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當是時諸書院廢沒已久至孝宗始重脩焉宋理宗時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揚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

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於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雕印書籍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馮道李愚請刊國子監田敏所校正九經以行世雕印賈之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荒服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

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又母昭裔貧時借文選不得發憤曰他日若貴當鏤版以遺學者刻文選又刻九經於蜀是則版起於馮李而繼之者母昭裔也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爲貴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旣一以

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書厄

隋文帝開皇元年秘書監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
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
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竝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
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
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孔子
至今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
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
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文帝納

書厄

書厄

書厄

之使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丘氏竊以為自
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
女貞蒙古之禍極而至於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
五矣棠按明季流賊之亂京師失守存於內閣蕩棄無
遺而江南藏書如錢尚書家最稱富有不戒於火化為
灰燼是又遭數厄矣今逢 朝廷右文民間藏書莫不
網羅廣為刊布斯亦 聖朝之盛事也

永樂大典

書籍之浩繁者無如永樂大典先是永樂元年上喻解
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諸書

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爾等其如朕意書成賜名
文獻大成既而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脩以姚廣孝
劉季篔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
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又侍講等一十人副之又簡中
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
千人四歷寒暑至永樂五年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
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為永樂大典帝親製序文
此書以卷目太繁不及刊布而廢

一醮再醮三醮

此冠禮三加三醮之說也凡酌而無酬酢曰醮故昏義
親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先於女也今世婦人夫卒更適
他人曰再醮自宋以來皆然却與冠禮再醮之說不同
此從昏禮父醮女而言也

撒帳

今世娶親撒帳何以謂之撒也按漢京房之女適翼奉
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三煞者青羊烏雞青牛之神
也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為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
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名曰
撒麻米今新安謂之撒帳以菓實撒於帳中故謂之撒
帳也

男下女

止而說男下女聖人言也故婚姻之交男先於女亡論已居室之間凡男之遇女必歡顏而遜語女之遇男必佯倨而顯驕此今古不易之常故聖人以立言也其說何妨乎尙載生日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夫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也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也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受木屈也陽氣剛燥至於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於金也或曰此懼內者之解也不則嗜淫者之解也然淮南子太平廣記大載其說非臆言也故大易扶陽抑陰語見百一錄

魚水

管子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乎水育育乎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水魚喻人配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棠謂此婢不減鄭康成之婢而魚水喻夫妻始見於此又先主云孤之有孔明如魚之得水也後世又以魚水喻君臣

後宮御女定數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計一百二十一人后專夜三夫人共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半月周徧毛詩正義謂各有定期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故諸侯之制五日御九女姪娣六人共三夕二勝共一夕夫人專夜五日而徧天子則自世婦九人起蓋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計后每月得二日諸侯之夫人每月得六日棠謂其事過於拘泥若果如此亦是一色荒矣此說出於漢儒殆不足信

南華論色

新錄 卷二十四

山木篇云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烏知其所終烏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此言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其終其始莫得知也秋水篇則云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於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於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此言萬物皆囿於貌象聲色之中則我與物皆物也安能遊乎萬物之上乎惟無物而後能

不物於物我既先不離乎色有色則有形有形則有化
惟不淫於色先絕其生化之源是以性則能一氣則能
養德則能合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雖同於物而物莫能
入物莫能止可以通乎萬物之所造而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矣山木篇云鳥知其終始仍是泛說此云遊乎萬
物之所終始直從不淫色上看破源頭凡言道者皆未
言及凡言色者皆未說及如此議論真是超超玄著也
少有利

國策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
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
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
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棠謂古
人取譬從未有言及此事者況出之於太后口乎對女
人言已屬不可况向他國臣子言之特書之以為笑柄

房中
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
也今世稱妻則曰房下亦此意漢高祖時有房中詞樂
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性情之
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而禁內情而為之節文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王棠曰從房中看出壽考說到

至道可想見古人造端夫婦之源有文有節不似後世
邪僻淫亂單以一色字抹却房中命名之意也
婚禮 母以妾為妻
禮記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天
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魯公子荆之母嬖
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躋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
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及
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
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時以妾為妻者
指不勝屈獨宗人躋夏能持以禮漢文以後人主皆任
意所為無復議及於禮魏文帝將立郭貴嬪中郎棧潛
爭之唐明皇將立惠妃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能
守此禮者僅此三人耳餘惟任上所好不復知天子之
於后如日之與月天之與地有相須以成者昔孔子言
曰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何為已重乎或曰天子至尊不當
行夫婦之禮先儒謂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
之禮故三代以來惟有士禮推而上之即為天子諸侯
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庶人無有不相同

者卽詩之大明篇曰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亦可以想見諸侯之禮矣自後世婚姻一倫任意自爲以色不以德是以不復知有二南之化矣唐世公主下降夫拜其妻而公姑皆拜子婦位置顛倒家人之正內正外絕不講究可嘆也

月事

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入月言天癸水至也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云女子不月史記濟北主侍者韓女月事不下診其腎脉膏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古者羣妾有月事者止不御以丹注面目的爲識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卽上所云也按入月天癸水至也月事以時下不遲不早依時而至也女子不月天癸水不通不能孕也月事不下腎脉膏而不屬有孕也

腋氣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色而微愠羝愠羝謂腋氣也

坐馬鞍

歸田錄云五代劉岳書儀婚禮有女跨婿之馬鞍大爲可笑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馬鞍反令婿

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乖謬如此士大夫不知禮法而與閭閻同其習見又蘇氏演義云國初婚姻坐女於馬鞍之側此外國尙乘鞍馬之義也又酉陽雜俎云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其始也棠按鄭餘慶先有書儀一書唐明宗見其瀆倫褻禮者多命太常卿劉岳增損其書然則女跨鞍之說五代前已然矣今世亦有行之者

回馬

女嫁後歸父母家謂之回門又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其來久矣

彤管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投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旣御著於右手無大小記以成法出毛詩注

鍼黹

魏文帝美人薛妃鍼黹入神能稽室剪裁鍼黹俗作針指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陶儒之短檠夜誦其可少哉

貞節遺跡

宋建炎元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真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

新錄

卷三十四

單

夜令伴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為若妻也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侍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汗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砂石不滅又煨以熾炭狀益顯夫古之貞烈身死而名不朽者多矣此上三婦其名不朽而其跡亦亘古常新昔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不信然乎

新錄

卷三十四

單

黃鳥止妬

黃鳥即倉庚一名黃鸝一名黃鸞一名鷲黃一名商庚陸機詩疏云或謂之黃栗留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栗流或謂之黃袍一作黃離留僧家謂之金衣公子本草綱目李時珍曰山海經云黃鳥食之不妬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為郊后隔恚憤左右進言曰臣讀山海經以鶉鷓為膳可以止妬帝從之郊茹後妬減半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為膳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如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一端也帝然其言將招虞人廣捕會崇佛戒殺乃

止或云止妬今不驗棠謂著之山海試之梁武果循其法作膳以賜羣臣崇其名以為儆戒真可為助化之一端也

喫醋

懷鉛錄云蘇子瞻嘲陳季常以河東獅子吼故世以妬婦比獅子續文獻通考獅子日食醋酣蜜酪各一瓶喫醋之說本此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四終

孫燦正字

新錄

卷二十四

畢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五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珠湖賈兆鳳九儀

海陵張符驥良御

京口祝應瑞荔亭

黃海汪文菁莪士 叅校

七出

孔氏三世出妻書傳不載所出何事或問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所云非聖人意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也出之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所欲哉出之則忍矣哉聖人沒而邪說作懼人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棠謂今世七出只有一出淫是也古之待婦人過於刻今之待婦人過於寬乃至有淫者而亦不知出不敢出嗚呼是何婦人不幸於古而獨幸於今也因書七出以警婦人且申明郁離子之意以告當世之待其妻者

明雌亭侯

衛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按明雌當是地名婦人雌也能相高祖於未遇明也以此為封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之章



邑新極趣極

溫媪

高帝母先死小黃高帝後於小黃作陵廟見漢本紀云

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媪為昭靈夫人陸

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攷史書之

誤耳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

后竝無皇媪劉媪司馬貞索隱云母溫氏貞打班固水

亭長古石碑文是溫氏又史記劉媪注云烏老反長老

之稱故正生醉入高祖廟嘆曰滅秦誅項而不能免其

母烏老之稱曷能威加四海哉事出杜荀鶴松窓雜錄

纂異志晉開運時進唐書表有頻分溫媪之疑

昌黎乳母

昌黎生未再周已失怙恃見撫於嫂而乳母李氏憐之

不忍棄去保視益謹李氏之卒昌黎為墓銘自稱所乳

兒愈妻稱婦子稱孫可云隆重之極矣時節慶賀輒率

婦孫列拜進壽古人待乳母顧且如此今人自視於母

當何如也

奉宸府

易之舊傳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傅粉施

朱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為令選美少年

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已
有懷義易之昌之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
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盛
過於懷義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置面首

宋紀宋山陰公主孝武女也適何戢景和中淫恣過度
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
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主
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棠按置面首竝奉宸府二事皆出

知新錄 卷五十五

聖

自朝廷之上傳之話言書之史冊為古今人倫之大變
其遺譏千載宜矣面首二字新奇只言面首則艷殆可
知也

雞皮三少

宇文士及粧臺記夏姬內使伎術老而復壯三為王后
七為夫人九為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
道雞皮三少

唐時公主

唐之公主最為不堪眉公謂其可笑者有十事其間下
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

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興信公主降裴垺後降裴頴三降
楊敷寧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
可笑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
入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昏禮則終
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
成也燕飲以辰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
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
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
與公主雙極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
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
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
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
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
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
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
公主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
平等七公主竝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
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恩
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
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

燕在閣知新錄

卷二五

五

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
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
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
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
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道路歎泣天子何樂而公
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廻
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符璽變服請
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怍駕歸宣付史館
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婚出
受外官縣主不得借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
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
笑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笑十也獨岐陽志載岐
陽公主爲出羣真可謂亭亭獨立出污泥而不滓者也
妓妾雙名
古今名妓愛妾名見於詩集者極多不能遍載偶閱天
中記中有雙名者因爲標出
錢塘蘇小小南齊時人吳地記則云嘉興縣前有晉妓
錢塘蘇小小墓有歌云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
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入樂籍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

燕在閣知新錄

卷二五

五

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灼灼錦城官妓善舞柘枝能歌水調見麗情集

楊愛愛錢塘娼家女見麗情集

東東名妓也寶鞏有吊東東詩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

春時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似叫東東見杼

情集

端端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

之則杯盤失錯李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但煙窓耳

似錯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三

子再請曰端端願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

續新錄

卷之十五

六

覓得驛驢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離

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

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轉轉燕帥劉仁恭使幕客馬或聘於鎮州王鎔使書記

韓定辭接于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

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晉文公以季隗妻趙衰孫伯符綴

小喬于公瑾蓋以名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

顧盼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即援筆文不停輟作轉轉

之賦其文甚美咸服其敏妙遂傳於遠近賦首云玳筵

既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幃花橫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

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

襪以生塵或載以歸

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於宋徽宗而私與周邦彥美

成昵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床下上

於坐中出新橘食之周遂潛為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

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歸離索

未解淚光尚瑩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具以狀

對後遂復周官云

惜惜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榮全率眾叛據城

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

知新錄

卷之十五

七

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

秋崖方岳作義娼傳三朝野史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潘

庭堅詩云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裏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

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見隨隱

謾錄

唐安安宋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

歌舞絕倫帝愛幸之

又有七七李汧公勉之寵妓也聰明善琴與箏又一闕

盼盼張建封尚書愛妓居燕子樓所作詩甚妙樂天

有和詩又沈真真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 同巷還古將調西都柳盛張筵以餞盡出家妓... 酒行孟有第三姬容艷妖絕鄭竊窺之有眷春意柳謂... 鄭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子頗好文辭請賦詩以定情候... 博士拜命即當送賀還古賦詩曰洞房出神仙清賢當... 管絃詞輕白苧曲歌揭白雲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鄭... 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覽詩大喜俾真真拜謝... 還古抵京旋拜伊闕令得重疾馳書告柳柳即送真真... 赴京迎鄭請出相見真真飾容致拜還古起前遽執真... 真之手長吁而卒見麗情集又鶯鶯燕燕范十郎二女

知新錄 卷一百一十五

八

也為民間富民陸氏妾鶯鶯早世陸後貧羣妾皆散獨... 燕燕不忍去陸死燕燕鬻身以葬焉見隨隱謾錄又田... 田錢錢辛棄疾二妾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見書... 史會要
薛瓊瓊開元宮中官妓清明上命踏青有狂生崔懷寶... 作小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裏... 呀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
盈盈傳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 會貴人者病盈盈藏其同官之子為千牛者於其家索... 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且及貴人之家盈盈謂

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 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 如此所見亦幕幃帳如此所見食物如此勢不由己决... 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 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 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王縉相公之妾名小小

蘇杭妓名

野客叢談云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 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一橋始有心情閒絲竹

知新錄 卷一百一十五

九

玲瓏空樓謝好箏陳龍鳳樓沈平空又自長州茂苑採... 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暮周五股三歸... 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 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 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 又曰真娘墓頭春艸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 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 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 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謂玲瓏謝好... 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胡容滿英倩羅等

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寡妻

漢元和詔曰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
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位飲泣想望歸魂於
沙漠之表豈不哀哉老杜詩寡妻羣盜非今日寡妻二
字本此此與形於寡妻二字不同諸家注皆未補入附
記於此

養瘦馬

揚州買人家小女教其歌唱稍長鬻為人妾名之曰養
瘦馬初不得其意旨後讀白香山有感三首方知此語

亦有人歷詩曰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

十

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二年五年間已
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
書此語此詩瘦馬與小女並說後世則竟以小妓女為
瘦馬矣

覆水呂望事非買臣事

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婿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齊妻拜
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
齊之逐夫今覆水以為買臣事非也

女紅

女工即女紅漢酈食其傳農夫釋耒紅女下機注紅音
工即工女亦作紉音工紉績也棠按漢文帝遺詔中外
臣民服大紅小紅註云紅即功禮記喪服本作大功小
功安知非功誤為紅耶女工之工或借紅功服之功不
可借紅也

搗衣

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執一杵如春米然而杜工部詩新
月猶懸雙杵鳴今則橫敲也字彙云直春日搗

女侍史

漢尚書郎入直官給帷帳枕旃褥侍史一人女侍史二
人女侍史從入臺中故唐人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
女新添五夜香昌黎亦有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
宿禁中待臣下如此可謂榮矣然於朝廷則為失體

婦人臉用顏色

秦始皇宮中美人悉用紅粧李石博物志云三代以降
塗紫草為燕脂則非始於秦也又曰婦人傅粉自秦始
而墨子云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紉燒鉛作粉謂之胡粉
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黃眉黑粧
夫女人粉面不用而用黑粧豈好元妻之類乎古有元
妻其貌如漆黑光可鑑又姐已古書作黥已說文云白

婦人臉用顏色

一第... 2 ...

而有黑曰黥字說黑而有艷曰黠皆以黑見寵者黃眉則見於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曰鴉黃粉白車中出黑眉則見於曹子建七啓有云元眉施兮鉛華落又有黛眉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或云黛眉卽黑粧也予曰不然周靜帝禁民間不得用粉黛而喜黃眉黑粧蓋黑自黑而黛自黛也且黛非一色韓文公粉白黛綠豈綠色亦與黑等乎額上塗黃出自漢宮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眉額皆可用黃予總古今美人臉際五色皆具黛綠屬青色東方春也紅顏紅唇赤色南方夏也鉛粉白色西方秋也黑粧元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主

眉黑色北方冬也眉額黃中央土也豈非四時之氣俱備乎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然此皆假色也若魏國却嫌脂粉淡掃娥眉則五色俱置之不用矣杜工部玉華宮詩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則美人亦假色不足置戀千古英雄獨此關不能覩破何哉

著簪

婦人刈薪而忘著簪哭甚哀見韓詩外傳又云著簪敝履復不可遺

金條脫

釧說文臂釧也古謂之挑脫男女同用漢書孫程等立

順帝各賜金釧指環一名條脫一名條達唐文宗問宰臣金條脫何物宰臣未對文宗曰古詩輕衫穩條脫卽今之臂釧亦作跳脫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契濶繞腕雙跳脫是挑脫條脫跳脫卽臂釧而世俗則謂之金鐲也按鐲鉦也其形如小鐘行軍鳴之周禮以金鐲節鼓後人指金釧而謂之曰鐲不知何故也

指環戒指

春秋繁露曰紂刑九侯取其指環可知指環男子亦有也又古者羣妾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女人有指環本此

知新錄

卷二十五

主

麗仙曰指環卽今之戒指也

訶子

訶子卽今之抹胸也貴妃私安祿山祿山以指爪傷妃胸乳妃卽作訶子以蔽之事見宋遺史

纏足

俗傳妲己雉精足猶未變以帛裹之西施亦雉精亦然皆無所考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傳書皆無所自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爲蓮花帖地令妃行曰步步生蓮亦不言其弓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

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商隱李白等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屣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以寶物細帶縷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窈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扎脚起於五代王棠曰纏足起于唐而五代則盛杜牧之詠襪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杜牧之何嘗不言及也

穿耳

婦人穿耳不知起於何代按三國時諸葛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慎在坐朝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又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則知穿耳由來久矣

細腰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

多餓死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起齊王楚王皆好細腰齊王好女腰楚王好男腰好男腰更奇今世只知楚好細腰而不知好男子細腰也

青唇

太平廣記有見婦吹火詩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有人學而笑其妻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句神宗時高麗使答某某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青唇二字本此

花箭

寒山詩云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潭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入人骨髓死而不知怨花箭二字說女色奇極

蝶粉蠶黃

蝶粉蠶黃唐人宮妝也或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黃落

粉白

粉帛即粉白晉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曹子建亦好傅粉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魏晉以前習俗如此今世婦人謂之粉潑即粉白也

安置

徽俗女子嫁為新婦每夜必於姑前候安置歷代相傳
初疑安置二字前人未用後見陸象山家訓有每晨與
家長率眾子弟致恭於祖廟祠堂聚捐於廳婦女道萬
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然後知安置二字其來已久安
置猶云將睡時正對晨興時男子晨興時聚揖將睡時
亦揖婦人晨興時道萬福將睡時亦道萬福也

髮髻

周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髮髻為首飾者故詩鬢髮如
雲不崩髻也今之假髮假髻即其遺意也昔衛桓公自
城上望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以為呂姜髻也及石國
攻公公入於已氏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也已氏曰
殺女璧其焉往蓋報髡髮之恨也

髮鼓

周禮箇註若今假紒即假髻用鐵絲為圈外編以髮名
曰髮鼓鼓平聲幘婦人喪冠箇婦人假髻箇與幘有分
今皆通用也

夜合資

兩京教坊官收妓女脂粉錢昔秦始皇之法夫為寄殺
殺之無罪女為逃嫁子不得母後世則偃然無忌憚矣
噫是誰為作俑者管子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徵其夜

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子者又嬴政之罪人也明太祖
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曰
來賓 重鐸 清江 石城 鶴鳴 醉仙 樂民
集賢 謳歌 鼓腹 輕烟 淡粉 梅妍 柳翠
南市 北市實有深意不惟見盛時文網之疎亦足表
昇平歡樂之象然考三代法紀蕩然矣

婦人不跪

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辨武
后尊婦人則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
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
跪伏則知前此婦人已有不跪者矣宋太祖問趙中令
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羣臣莫能對王貽孫曰
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不跪自則天時始殊
不知不跪自周前已然不始於則天按今吳門風俗婦
人仍有不跪者

家禮婦人拜考證

周禮大祝辨九擗古拜字九曰肅擗鄭註口肅拜但俯下
手今特擗是也推手
日揖引儀禮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
手日揖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疏曰以手至
初扱地謂之扱地今重其禮故扱地也按婦人以肅拜為
正蓋肅拜乃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
盡禮於舅姑也少儀婦人吉事雖

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鄭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也○陳氏曰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亦此拜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若為夫與長子之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若有喪而不為主則凡女拜尚右手註曰右陰也按檀弓孔子尚謂右手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手註
通鑑周天元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
按謂之如則前此語錄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謂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

知新錄 卷十五 末

樂府說婦人云伸腰再拜跪伸腰亦是頭不下也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始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非也○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略起身時其膝至地故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古人坐也是跪而拜亦容易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地上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漢拜如合於古按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蓋主立拜言也今世俗南方婦女皆立而叉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為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此南方略淺耳考

之古禮及先儒之說蓋婦人當以肅拜為正所謂肅拜之儀鄭氏于周禮註以為俯下手為肅拜于少儀疏以為拜低頭而朱子亦云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又云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今其儀雖不可曉但以此數說推之大概似是兩膝齊跪伸腰低頭俯引其手以為禮而頭不至地也今北俗磕頭則類投地稽顙之禮惟可用之昏禮見舅姑及喪禮為夫與子主之時尋常見人宜略如所擬肅拜儀可也南俗立拜已久不可驟變但須溪屈其膝母但如北俗之沾裙叉手以右為尚每拜以四為節如所謂俠拜者若夫見舅姑則當扱地為喪主則稽顙不為喪主
明手拜庶幾得古禮之意云

斂衽

今婦人稱斂衽拜男子則否考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曰楚必斂衽朝則知二字不獨婦人矣

古器

知新錄 卷十五 末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郟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恒成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左傳昭二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越絕書亦載殿前之鐘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鐘虞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

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
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
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雖不學之主而古器
之銷亡為可惜矣

好古器

今世士大夫好古之癖在在有之而無能得古昔洪崖
先生好古而一時名士若李太乙贈孔子木履郭翰卿
贈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與揚雄鉞硯田遊贈
尹喜龜王戎如意杖楊齊哲贈嵇康銀錐劉守章贈四
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藥杵曰魏蕭贈陶潛琴隱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平

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尺八寸海蝦蟆
牙秦休莊贈河上公註道德經橐本周子恭贈古帝王
圖元亭贈謝靈運鬚僧脩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
邕焦尾琴葛洪利藥篋諸物真贗不可知然諸君子非
無因致者夫靈真之嗜好若此今之巨室大家貴介子
弟何怪其耽耽於積聚而競競於名蹟也然玩物喪志
自古記之乃所稱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有味哉其言之
也

窯器各種

舜為陶器迄於秦漢今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即

此類也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
色來最為諸窯之冠至吳越王有國日愈精謂之秘色
卽柴窯也相傳柴世宗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曰雨過
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或曰製器者姓或曰柴
世宗時始進御云宋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造青窯
器北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為冠處州之龍泉建安之
烏泥品最下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白官窯文
色亞於汝價然鈞州稍具諸色少彩太露器極大中興
渡江有邵姓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摸範極
精為世所珍又宋時章生兄弟作窯兄所作色白而斷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平

紋多號曰哥窯卽白坡碎也明朝有永樂宣德成化皆
純白或回青或加綵色宣德之貴亦與汝敵而永樂以
次重矣

明代窯器

蓉槎蠡說云窯器所傳柴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勝
朝則有永宣成弘正嘉隆萬官窯其品之高下首成窯
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其土骨紫白
料法也望藥水法也底足火法也花青彩畫法也所忌
者三油澤不具曰骨罅折曰蔑邊毀剝曰茅 成窯之
卽蟲可曰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盞卽蟲小琰青花

小盞其質細薄如紙蒲萄肥杯五色敞口匾肚齊箸小
碟香合小罐皆五采者成杯茶貴於酒采貴於青其最
者鬪雞可口謂之雞缸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杯一雙已
值錢十萬成宣肥杯皆非所貴 宣窯之祭紅杯盤有
通體紅者有紅魚者百果者有西紅寶石堊塗燒者其
寶光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青花有茶肥杯畫龍及
松梅有
酒肥杯畫人物
海獸硃砂祭紅少大器壺物有色紅鮮白鎖
口者有竹節滷壺小壺匾罐皆罩蓋者鑪餅杯碟敞口
花尊蜜漬桶罐多五采者白壇盞心有壇字暗花白茶
淺瓮肚釜底線足裏有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圭

暗欵坐墩有漏花填采皆淡青地有藍地填采有白地
青花有冰裂紋其形以拱面為上凹面次之為其積水
故也又以花欵青堊光素品者次之亦注有五采桃注
石榴注采色雙瓜注雙鴛注鵝注筆洗有魚藻洗葵洗
磬口洗螭洗兩臺燈檠幡幢雀食罐蟋蟀盆徐應秋曰
宣窯不獨欵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精絕嘗見
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
一幅李思訓畫 永窯之壓手杯傳用可久擊口折腰
沙足涓底外淡青花內雙獅毬毬內篆書永樂年製細
如粟米鴛鴦心次之近做蠶厚約略形似耳 嘉窯泡

杯其極低小磬口者有三友花者稱最水藻首次之芝
草者又次之壇淺大中小三號內茶字者為最橄欖字
匣字裏湯字次之薑湯字又次之畫湯不
恒有 瑣色以正白
如玉斯美翠嫩則近青堊不淨則近黃其青花五色二
窯器製悉備有三色魚匾殘磬口饅心圓足紅鉛小花
合子等有大有如錢有青花有紅花蓋承尚厚成尚薄宣
青尚淡嘉青尚濃成青為蘇渤泥宣青名麻葉青宣采
未若成采淺淡入畫也嘉萬之回青特為幽菁鮮紅土
絕色正礬紅而回青盛作 隆窯之秘戲不入鑒藏他
物汁水瑩厚如堆脂汁故名雞皮橘皮質料厚實不易

知新錄

卷二十五

圭

茅茨也官窯坯器乾經年方用車碾薄上堊水候乾數
次故入骨最堅而厚出火口足堊不滿者則誤去土堊
更燒之故有雞橋紋起用久口不茅身不茂其發稜眼
蟹爪紋者堊中心小疵反以諗火候之到亦如宣鑪熱
鏡他鑄無及者至於別見他產者略疏於後 彭窯元
時餞金匠彭均寶效古定器制折腰樣者甚佳土脈細
白者與足器相似青口欠滋潤極髮脆稱為新定近景
德做者用青田石粉為骨燒造名為粉定堊粗骨鬆更
不佳 龍泉窯出浙江處州龍泉縣與哥窯共一地
宋時名曰青瓷明窯移處州府處州青色土堊火候較

舊龍泉質劣古器質薄一種盤底有雙魚外有無撥環體厚者不佳 象窰出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似定而粗色帶黃有蟹爪紋色白滋潤者高俱不貴 歐窰出南直常州府宜興縣明歐姓者燒造有倣哥窰紋片者有倣官鈞窰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盤匳架諸器不一舊者頗佳 建窰出福建泉州府德化縣其色有甜白青色淡淺不同古建窰薄者絕類宋窰盃盞多是擘口色黑滋潤有黃兔斑滴珠大者真體厚者多少見薄者惟佛像最佳 饒器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及廣信府弋陽縣宋時器色樣甚繁其淋堊甚肥靈透與定相

知新錄

卷二十五

書

永和鎮色與紫定相類體厚而質粗不足貴宋時有五窰書公燒者佳有白紫二色花餅大者直數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亦佳相傳文丞相過此窰器盡變成玉遂止不燒 山西窰出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州又出霍器 陝窰出平涼府平涼華亭兩縣 廣東窰出潮州府其器與饒器類 高麗窰器類饒產有甜白色而堊乾燥微近黃皮粗骨輕花素不等細花竟似北定印花青色者似龍泉上有白花朶者不甚佳 大食國器以銅骨爲身起線填五采藥料燒成俗謂法瑯是也宋官窰色鮮菁可愛明官窰亦佳又謂之鬼國窰

知新錄

卷二十五

書

古瓷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值昂於定新者不足論也

、宣爐

傳宣廟時佛殿災金銀銅像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用鑪甘石點則現寶光殊色異恒用矣上曰煉十二煉足條之置鐵網篩格上用赤炭鎔之清者先滴備鑄存格上者作他器故宣鑪之銅最佳也其鑪有橋耳乳足魚耳石榴足鱗耳圈足番象及鵬耳天雞海獅獸耳亦圈足或覆足香草高乳足戟耳石榴足橋耳有三丁戈足爲品之最上者

次則法蓋波斯是鸚鵡象首壓經環耳低乳足餅足索
耳耳有寬緊足有高低寬昂於緊最下則桶鑪雲板足
湯盞足薰冠馬槽蓋孟其耳有鑄耳有釘耳釘耳偽造
者多宣鑪鑄耳不稱而更鑄十不存一也其色倣宋燒
班者初年色也螭茶本色者中年色也以燒班掩銅質
之精華故用本色用番礪同錯浸擦為之其本色愈淡
者末年色也其色有石榴皮棠梨秋白梨栗殼海棠紅
山查白棗皮紅淺淡藏經紙茄皮羯色其最者乃淺藏
經山查白海棠紅秋白梨其次則鑿金色鑿左肩為覆
祥雲腹以下為涌祥雲至於雞皮色則火氣久而自滅

蘇州偽造者多蔡家擅名南鑄有甘家北鑄亦有偽

造先嘉靖時學道前有善鑄者後有施家施不如學道
前皆取宣銅別器鎔鑄總不及宣廟時銅質之精耳又
看鑪要看官造民造官造則大雅雖極草率終是大家
舉止至於色萬不能偽宣鑪色黯然奇光在裏望之如
至柔之物近視如膚有肉色以火蒸之精采善變不似
偽者外光奪目內之本質毫無餘蘊矣

玉

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陳澹曰徵角宮
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

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
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
歟方慤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
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
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備之
意也丘氏曰按佩之制見於詩雜佩其制有珉璫珩璜
衝牙五者其所以為聲者在兩橫與衝牙相觸擊行動
之際鏘然以鳴在右者必中徵角在左者必中宮羽古
之玉人所以製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後能使聲之所中
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之

蘇州偽造者多蔡家擅名南鑄有甘家北鑄亦有偽

無傳也禮凡帶必用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
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賈公彥曰玉之形似牙
故曰衝牙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
也縝密以栗堅知也廉而不剌傷義也垂之如墜禮
也叩之其聲清越猶揚以長其終絕止然樂也瑕病
也不揜瑜玉中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
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賈公彥曰珪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
特得通達不加飾弊也馬晞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
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

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璋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此上諸說皆明玉之爲用以見君子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美

之德似之後世不用佩玉亦無人知此意矣

馬晞孟曰玉之爲物三代以前無不貴重然皆出於中國堯舜之世爲圭璧禹貢之時揚州厥貢璠璣梁州厥貢璆璠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戰國時荆山出玉漢時藍田玉田皆出玉後世中國出玉甚少往往自於闕國來豈前代產玉而後世不產耶抑生之有限而取之者多耶何前人無一人不用玉而玉多今世不用玉而玉反少耶此其理人不知故著之於此

玉玦

魏略曰鍾繇有玉玦太祖欲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

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耳魯之璣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竊見玉書稱美玉曰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然四寶邈然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忤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云云繇獻之棠按今世玉玦以漢玉爲貴至於論玉只重白者紅與黃人所未見故少有稱之者至於黑玉時人謂之墨玉斯世不重也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美

焚玉

玉古人所重然有藏玉有焚玉天府藏玉有大祭祀則出玉訖事則藏之周禮鄭氏註謂禮祀禮煙也爲玉幣祭祀則焚之作烟以報陽也若郊特牲所謂圭璋則用玉以盛鬯用其氣臭而已

食玉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吳澂云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也

彈高

太湖石出洞庭水中歲久為波濤衝擊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厖名曰彈窩乃水痕之所致也富家使人沒木鑿出用為園林之勝石性溫潤扣之鏗然

水石

東坡過山澗見水中有石子奇秀者置於盆中種蒲於上曰後世以此玩者自予始也近世六合石川石五色具備為時所珍人爭購之最不易得又燕山有嬰石穀城山有文石

水石說

新安至嚴灘水清淺石子歷歷可指而數也壬戌夏日

續新錄

卷之十五

水

艤舟時水嬉覓石之有色者携以歸盛以盆沃之水供於几案予顧而笑曰石處水中風濤相上下不知幾何年矣一旦為人作清玩詎非石之遭也哉然不可謂我情之不寄於斯也昔大舜居淡山與木石居米南宮好石或冠服拜之或袖之不忍脫手彼一聖人一達士或與居或為拜何莫非其情之寄今問其石仍有在焉者乎噫石那復不在特無人焉為之鐫其名於石曰若者舜所與居若者米之所拜石不能言而世亦與泯沒不傳耳今以此石進之於子石固不足重抑知為予情之所寄乎石也情也正可渾而一之也昔東坡以餅易石

於小兒作怪石供以供佛印以為餅供佛印佛印未必喜以石供佛印則甚喜予則謂萬化不同究之餅與石又何分別總以情之一字蔽之坡供佛印情也予喜石而進之於子亦情也至於他日石存否不必記也可以居可以不居可以拜可以不拜可以袖可以不袖可以怪可以不怪可以呼為餅可以呼為石可以我今日之進即為當日之供可以南米之拜即可為舜之居異名異處總歸於不有而皆歸於情然則情也者真不朽之物也雖然舜之石見於孟子米之石見於外史蘇之石見於怪石供然則王子之石不當見於子文乎文傳則

續新錄

卷之十五

水

情傳情傳則石傳子不文而望傳難矣哉

假山

西京雜記載茂林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攝石為山此假山之始也宋宣和時靈壁一石高至二十餘丈艮岳一石高四十餘丈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有九處始于富鄭公而終于呂文穆其中皆據嵩少北却之麓以為勝則知時未尚假山也宣和作俑後人爭效之

黃銀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可辟鬼魅方勺泊宅編云黃

銀出蜀中色與金無異上石則色白然非鑰石鑰石出波斯國世俗謂之風磨銅也蜀雅

水銀海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毘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筮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鼎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没人馬既速迴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同煎皆水銀也

疑耀云水銀一曰永廣雅謂之瀕音同本艸圖經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鑪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煨養則煙飛於上水銀流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

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煨也及按西粵志云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餉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二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錐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貫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艸異也

木難 祖母綠

懷鉛錄云古詩云明珠間木難揚升菴以爲今之祖母綠也按輟畊錄載回回諸寶石其紅色者有古木蘭之名其綠色者有助木刺之名木難即古木蘭也祖母綠即助木刺之訛耳棠謂木難與祖母綠皆石名但有紅綠之分耳

奇藍

奇南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作志書曰奇藍環

古人借音取義用意亦奇如决斷之决而寓意於玦還家之還而寓意于環白虎通云君子能决斷則佩玦荀子云絕人以决反絕以環註言大夫待放于竟君賜之環則還故人臣既廢復秩還朝謂之賜環也何當大刀

頭破鏡飛上天刀頭上有環也棠謂絕人以决昔申生帥師獻公佩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以玦不似環而中缺知申生必見棄於獻公也又按决絕之决亦有所本文君白頭吟曰聞君有兩意故來相决絕查决水出於大別山則言决者亦寓離別之意耶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

續修

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五

七

自樂天等書字不可勝計獨兩晉人則有數矣二玉破羗洛神諸帖真奇絕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寶當時所筆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閩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於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宋蔡修撰

宋蔡公論字畫古器

其二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

其年號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特讀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甌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

續修

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五

七

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欵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間睹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貯至六千數百餘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

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
是聖廟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先代嘗有旨以所藏
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
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左右知其
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嘉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
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
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
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開巨細遠近
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
傳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

新錄

卷之五



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瀾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
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
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敵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
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旛雁燈之典雅皆
以食戎馬供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
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
在斯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宋蔡條撰

辨古器款識

張世南云辨古器要看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
口之類其製作有靈紋雷紋山紋鱗紋粟紋蟬紋各形

各款之類古器之名有鍾鼎尊罍彝舟洗卣瓶爵斗有

有流有足卮觶酒觶也角類羹杯敦簋方簋類鼎而矮豆

獻無底牟觚空足日似金而盃似鼎有蓋有壺有四

圓日扁日盒似洗腰大有似壺鋪似罍類釜類斗上方如

如風窓下另器盥洗盆銅也杆磬鐸征而矮

鏡戚鐵鉞飾物奩鑑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

頭蹲龍官廟之飾或鳩車提梁龜蛇視滴車輅托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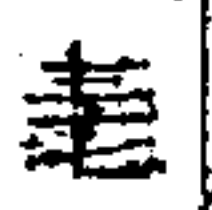
屬款識有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刻畫為之識謂陽字

是挺出者臘茶色秦漢流傳世間其色微黃而潤澤不

論厚薄看色澤可知南唐後主于昇州句容縣置官塲

新錄

卷之五



所鑄之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藝亦精今不能及畢竟黑
而燥為易辨也趙希鵠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商器
質朴無文周器雕篆細密余見夏瑀戈于銅上嵌以金
細如髮歲久金脫成陰窾大抵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
鋪翠其色于時後淡午時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銅器墜
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或穿或剝竝如蝸篆自然
一有斧痕則偽也再器大而厚者銅性不能盡只三分
之一或減半小而薄者水土蒸淘銅氣皆盡有鉏擊破
處皆翠綠徹骨或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若傳
世之物則不然色紫褐而有珠砂班凸起如辰砂入金

沸湯煮之班愈見偽者漆點殊易辨也再古銅無腥氣
 偽作者熟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又有用水銀雜錫
 末即今摩鏡之藥上于新銅上然後以醋調細礪砂未
 用筆蘸上候如臘茶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候
 如漆急入新汲水浸成漆色浸稍遲即變色若不入水
 即成純翠色三者皆用新布擦之亦復光瑩銅為水銀
 所置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今銅聲濁而聞萬不
 得混也古者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或有欵有識有
 無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故古器欵必細如髮勻整無
 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如仰瓦而不淡峻大小淺深如
 一明淨分曉此用銅之精毫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
 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亦有無欵識者不可
 遽以為非總之看欵識之精粗顏色之潤燥臭味之淡
 腥音聲之清濁則真贋立決矣
 此上二篇棠摘其大意前後錯綜書之但張謂欵為陰
 字是凹入識為陽字是挺出趙謂欵居外而凸識居內
 而凹二說持論不同然總不離欵識之精粗顏色之燥
 潤臭味之淡腥聲音之清濁四語鑒古者能於此留心
 則思過半矣

畫

舜有妹名嫫史正誼作類說文云畫嫫舜妹畫始於嫫
 故曰畫嫫又作繫列女傳云舜女弟繫與二嫂諧事物
 紀原周穆王時有臣封膜始作畫不知其先已有畫嫫
 也又按世本云黃帝之臣史皇善作圖畫則是畫始於
 黃帝時矣張彥遠郭若虛鄧椿陳德輝米芾湯君載夏
 文彥皆詳畫所自始然止言有虞作畫而不言作畫者
 舜之妹也且不言黃帝之臣史皇始作畫也故特表而
 出之

古人圖畫皆有事實孔子家語三代時周明堂之四門
 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
 知新錄 卷之五 畫

朝諸侯之圖王逸楚辭章句云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
 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又
 叙傳載紂醉踞妲己圖宋弘傳屏風圖畫烈女皆令人
 可法可戒未有無因而作者廣川畫跋所載極多皆可
 考也自後世喜山水之畫而古人作畫之意亡矣宋徽
 宗立畫學不模前人情態形色俱以自然為宗至今仍
 尚之謝在杭五雜俎云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
 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
 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也
 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

形至如石勒寶建德安祿山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鑣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蓋絲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耳

古人畫古事亦有畫時事者如二疏六龍下食載之于世說者甚多江南顧閔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世多聲伎後主欲窺其燈燭尊俎筵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閔中夜至其第窺而圖獻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相類王拙周昉唐臣子也而畫貴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畫

妃出浴至明皇圖雞研繪圖則無禮於君矣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行輩且高于李反為德裕見容圖可見當時圖畫本朝風流掩映勝今人遠矣

一筆畫

和衡圖畫見聞志張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蘇東坡詩題有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夫曰一筆非一筆也言其不假思索筆不停留是也

畫馬馬死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李伯時滿川花圖曾空青跋云

余元祐庚午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時魯直為張仲謨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徂矣蓋神駿精魂皆為伯時筆端攝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癸未相遇于瀟湘江上道及前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魯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又王逢賦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魂到紙氣方就可見前代亦有此事

畫蛺蝶

滕王元嬰善畫蛺蝶時湛然亦嘗封滕王亦善蜂蝶有大海眼小海眼等名

知新錄

卷二十五

畫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五終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六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潛溪汪士鉉栗亭

長沙趙永懷念昔

古歛余華瑞西麓

新安閔 捷元凱 叅校

戴牛

戴嵩善畫水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形如水中無牛影則水不成水矣牛目中無牧童形則不成牛目矣此真深得畫理者又有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全不以而得畫理者宋與元畫分門正在此

畫山水訣

黃子久號一峰本姓陸畫可入逸品其山水訣云畫樹要四面俱有幹有枝取其圓潤要折搭得中要偃仰稀密相間要濃淡向背不相犯要繁處間疎處皮袋中須置筆墨或有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妙寫松樹不可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畫石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筆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

之高遠山水中用筆謂之筋骨相連有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胡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如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是也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山坡中可以置屋水中可以置艇方有生氣山腰用雲氣方見得山勢高不可測更要曉得春夏秋冬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為官者多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二

畫亦有風水存焉總之作畫祇是個理字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若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貴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右皆一峰論畫語子為排纂其說學畫者當逐句逐字思之

皴法

董源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俗云芝麻皴李將軍小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珪師李唐米元暉拖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却用墨筆

論畫並畫絹

唐張彥遠云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謹而細爲中品之中

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

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

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至於畫之氣韻必在生知所謂氣韻神采意在筆先筆周意外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唐朱景真誤唐

鑑新錄

卷二十六

賢畫錄於三品之外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

趙希鵠云古畫多直幅至有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

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

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

之然止是生搗令絲編不礙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

絹自然破者必有細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古畫色

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多

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云古畫多背一

次深可惜精神具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則失之

矣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皆以熟湯湯

熟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畫見絹粗

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等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

熙絹或如布大約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亦有辨長幅

橫卷裂文橫橫幅直卷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

當一縷斷不相合作毛起搯僞者快刀斷過當縷兩

頭生毛起搯古絹素有一般古香真舊絹卽百破而色

明白有精神惟佛像受香烟不同

虞集生曰國家湯屋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有

云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俗見畫必看妾加

雌黃本不識物亂訂真僞令人短氣又曰唐及五代絹

粗厚宋絹輕細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

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

江疊嶂不可枚舉

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自是兩等好事家不過聽聲賞

鑒家則天姿高朗名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

一圖終日賞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

元末夏文彥字士良號蘭渚生搜潛剔秘網羅無遺自

軒輊時至宋主能畫者得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

三十本朝自元至今九十餘年得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

辨書畫

宋時張世南云辨博書畫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說臨摹有分臨置紙帖旁觀其大小形勢而學之如臨淵之臨摹則薄紙覆上隨其曲折而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若枕角毫釐必具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棠謂響榻與摹無大異不知何以謂之響榻容再詢之識者

畫家十三科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五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宿世人物 全境山水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
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
嵌綠

裱背十三科

世人但知醫有十三科畫有十三科不知裱背亦有十三科一織造綾綿絹帛二染練上件三抄造帛劄四染製上件顏色五糊料麥麩六糊藥礬蠟七界尺裁版捍帖八軸頭九糊刷十鉸鍊十一條十二經帶十三裁刀缺一則不能成全畫矣

制器之始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梓樹化為牛擊之不勝或解髻披髮牛畏入水因制旄頭作先驅 黃帝作旗幟又作冕 魯昭公作弁見世本 燧人始作髻 女媧氏作竹筭 赫胥氏作木梳 堯以銅為筭周文王加珠翠又名步搖髻唐高祖有反縮髻 黃帝作几見李尤銘 舜作五明扇見古今注 少康子與作甲見世本 蚩尤作戈戟及矛見呂氏春秋又作劍及鎧見管子 鑿齒作楫見山海經 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本荀卿云倮作弓浮游作矢山海經少皞生履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六

是生弓矢黃帝又作弩 鯀作城郭 禹作宮室見世本 神農作市 伶倫作權度量 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 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 神農作耒耜或云倮作 皇甫陰作樓及犂見魏略 夙沙氏作鹽 戰國策云帝女儀狄造酒 鯀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 韓衷侯作御 舜造筆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蔡倫造紙 堯作圍棋 烏曹作博見世本 齊夷陵王暉作側楸碁局見馮鑑續事始 老子作樗蒲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 劉向作彈碁見西京雜志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

陸也俱見後魏李邵序 漢武帝作藏鈎 晉摯衛尉
 作四維戲昏局木棋見李秀賦 周武帝作象戲見後
 周書 紂作粉見博物志 尹壽作鏡見天中記 岐
 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 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
 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 神農
 作琴舜作琴伏羲作琴 庖羲作瑟 蒙恬作箏 師
 延作箏篪 帝嚳作鼓鞀又云倭作 女媧作簫見禮
 記風俗通云舜作簫 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 黃
 帝作清角 女媧氏作笙簧隨作竿女媧也見世本 商
 辛作塤蘇成公作箎見世本 漢時丘仲作笛見風俗
 通 黃帝作釜既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 孟莊子
 作鋸鑿見古史 夏少康作箕帚見古史 夏昆吾氏
 作瓦鳥曹氏作磚俱見古史 伯益作井見博物志
 公輸般作石磴倭作鈹見世本 蚩尤作冶見尹子
 神農作陶見易經 黃帝臣雍文作春見世本 赤翼
 作杵見呂氏春秋 伏羲作網見古史 詹何作綸鈎
 及餌 黃帝作舟楫見易 舜作瓦棺土櫬 夏禹作
 桐風鳥即相竿也見古今注 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
 黃帝作刃見洞冥記

杜詩劍器二字諸註不清予讀魏文帝典論曰子好擊
 劍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又簡文帝
 謝賚方諸劍等啟云身文自貴器用為宜魏武帝內戒
 令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皆可作劍器二字注脚
 日鏡月珠
 日鏡取火鏡月珠取水方諸也出楞嚴經
 金斗 熱升
 趙襄子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
 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告廚人曰即酒酣
 樂進熱噉羹也反斗而擊之於是酒酣樂廚人進斟因反
 斗以擊代王殺之昔庖人進羹於紂熱紂怒以熱升殺
 之淮南子曰炮烙生於熱升襄子之金斗亦紂之熱升
 也棠按金斗熱升皆盛羹之銅器斗升以大小言大如
 斗小如升也今盛羹不復聞此名
 熨斗
 今之熨斗即古之鈗鈗鈗鈗一作鈗鏘温器也柳宗元
 有永州鈗鈗潭記范成大驂鸞錄曰鈗鈗熨斗也潭之
 形似之
 炭炙
 炭炙名黑太陽陶穀清異錄云黑太陽法出自韋邨公

家用炭搗治作末研米煎粥搜和運鐵鎚擊五七十下出範陰乾晉人謂之獸炭豈此類耶

剪刀

鉸音教六書故曰交刃刀也故字從金從交制以剪也又凡刀柄首皆有釘鉸李長吉五粒小松歌云綠波浸葉滿濃光細束龍髯鉸刀翦言松針如龍之髯而遇鉸刀翦齊也今世不名曰鉸而直呼之曰剪刀也

筆 墨

筆不始於秦也水經註孔廟之硯平王時物也筆故與硯俱起也伏羲畫卦之時筆意肇矣曲禮不云乎史載

筆士載言乎哉恬之制筆秦筆耳猶所謂楚筆而獲擲

者也墨法神於易水也以李超也墨質重於廬阜松烟

以逸少也今易水之傳湮矣松烟墟矣桐烟盛行而非

沿舊也古今之不相襲也獨筆墨乎哉

紙帛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中上古今字詰其中部云紙古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裁截放數重沓印名備紙故字從糸後漢和帝時蔡倫以故布搗剉作紙故字從巾簡文稱紙為幅奉紅牋二千幅是也又稱紙為枚特送四色紙三百枚是也張載稱紙為番唐玄宗給蜀帑五千番

是也日本國建中元年使真人與能來朝帶有紙二幅一云女兒青一曰卯品

筆

蒼頡造書鬼夜哭或作兔夜哭想有取毫作筆之意故夜哭也見淮南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可活今世刑名家當三復斯言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以枯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蒙恬蒼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又問曰筆

有形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也史官以赤心記事也

王羲之得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張華用

鹿毛筆又博物志云嶺外少兔人多用雜雉毛作筆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梵其書右行次曰法盧其書尚左少者蒼頡其書下行通志云梵書左旋其

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書並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是也師古曰今西方外國及南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棠按今日相仍未變也

少師揚凝式善書求字者紙軸堆疊少師見而歎曰無

奈許多債主真尺二冤家也棠謂作字固爲筆之冤家爲人作諛墓文字其爲冤家不更甚乎

、墨

相傳上古無墨點漆爲書古以石磨汁書之是延安石汁至魏晉用墨丸唐高麗貢松烟墨唐末墨工奚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歙州然亦用松烟賜姓李氏宋熙豐間張遇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歙州耿姓亦世製墨有名王棠曰歙自唐以墨著名宋元則寥寥不復聞矣明季如方羅程皆爲一時絕技何以較耕錄載宋元製墨者凡四十人而無一人是歙產此何故也豈宋元遂無繼美者乎

、穿衣鏡

今世穿衣鏡用玻璃爲之不須磨拭而光明不渝隋煬帝幸江都羣臣獻方物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得遷通守若當時以玻璃爲之則銅鏡又在所棄矣甚矣世風之趨巧日甚一日矣

、眼鏡

眼鏡一名鑿鑿鑿亦名優佈楊升菴曰李登聲類優音倚優佈卽彷彿也棠謂眼鏡名曰鑿鑿猶言彷彿之意謙詞也洞天清錄載鑿鑿老人不辨細書以此掩目

則明元人小說言鑿鑿出西域又方輿勝略滿刺加國出鑿鑿今西洋磨玻璃爲千里鏡以長筒窺之可照數十里然則鑿鑿其玻璃之別名耶

、鐵鏡有氣

宋時孔平仲所著談苑有云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既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往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

透光鏡

餘冬序錄曰透光鏡日中映之鏡背上文花樣盡存影中宋沈括筆談載以爲奇金麻知幾賦透光鏡詩見中州集皆莫能明其理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藻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鏡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竅刻作龍如背所伏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濁分明暗也吾自謂親見人碎此鏡者如其言云

、鑷子

鑷子將以鑷白鬚髮者唐宋人往往見於詩而鑷髮者

則見於左思白髮賦云星星白髮生於鬢垂將拔將鑷好爵是糜齊記高帝令左右拔白髮昭業時年五歲問之曰兒言我誰耶荅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鐸

梳枇

廣韻梳櫛也枇細櫛也彘穀子曰赫連氏造梳一十四齒取疏通義枇似梳齒密取密比義又吳兢傳忠諫猶髮之有梳又韓愈集蠶屯蟻雜不可爬梳杜甫詩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或作疏揚雄傳頭蓬不暇疏又轉注古音梳音束劉禹錫詩容顏本南國妝梳學西京自

知新錄

卷之六

梳

註梳音束枇一作篋以竹爲之又李賀秦宮詩鸞篋奪得不還人醉睡氈氍滿堂月註鸞篋婦人釵飾也按篋先以木爲之故廣韻作枇後用竹改作篋三國志注李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射輅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撒扇

撒扇即摺疊扇收則摺疊用則撒開始於永樂中因朝鮮進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令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先皆用團扇妓女或用撒扇後天下皆用撒扇矣見扇幢小品

算

算亦作竿史記吳王濞傳上與晁錯調兵竿軍食黃帝時隸首作算數然算學非一周禮保氏註九數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曰差分一名衰分以御貴賤稟稅曰少廣以御積募方圓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曰盈朒一曰贏不足以御隱雜互見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曰句股一云旁要以御高深廣遠此即九章周公所作也又周髀算經二卷趙君卿註始庖犧氏周公受之於大夫商高以九數句股重差算日月周天行度遠近之數即推步蓋天

知新錄

卷之六

算

法也唐志周髀有趙嬰甄鸞註多一卷李淳風釋三卷或曰君卿名嬰中典書目又云君卿名爽重述則後周司隸甄鸞音義則假承務郎李籍隋隱者丹元子作步天歌本此唐書誤以爲王希明撰鄭夾漈非之宋祖沖之又著書名綴術其法以盈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三抄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一十二又設開差羈立兼以正圓參之視古者圓周率三圓徑率一頗詳密故稱算氏之最又有度量景量竿法窺望海島法皆本句股重差爲乘除句股窮而有立表立表窮

而有重表其實重表一表二表句股也長短輕重高下皆可按法而求之今世習算者僅以方五斜七圍三徑一為準不知變通其不能無差繆宜也它如藝經云捐悶周公作三不能比兩孔子作要皆後人依托猶相墓八五經之托黃帝占卜靈棋經之托東方朔非誠周公孔子筆也按九章起於漢之前雖非周公所作然其法不可易也

算經

孫子算經三卷漢志不著於錄而隋唐經籍志有之大約與九章相符其要在得算多多算勝唐立算學命李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算

淳風注解頌之學官今其書算博士知者少矣見曝書亭集

曝書亭集有九章算經跋云九章即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也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盈不足八旁要九皆周公所作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勾股又夕桀一篇其義無聞蓋周公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算術之古莫此若矣於是劉徽注之序之徐岳甄鸞等述之李遵義疏之斯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

九九

齊桓公時東鄙野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棠按今算書有稱為小九九者其義當本於此

珠算

懷鉛錄云偶見近人著算書皆言珠算起於近代朱贊皇云起於西域按鍾元常謂作書不可形如算子則其來已久又云刻板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間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其上別色之珠當其下四珠珠各當一至下四珠所領故云控帶四時其珠遊於三方之中故云經緯三才也

湯婆

湯婆起於東坡一名脚婆山谷有詩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

唾壺

蔡邕表云詔賜薰爐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又魏武上雜物疏有純金唾壺純銀唾壺西京雜記有玉唾壺大康四年臨邑獻紫水晶唾壺又廣州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則唾壺自周時已有矣

渴兔

漢靈帝作翻車渴兔注云渴兔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翻車用以灌園當即今之水車按今之過山龍亦以氣引酒是亦渴兔之遺意

不落

不落酒器名白樂天詩銀花不落從君勸又開運宰相馮有滑樣水晶不落一隻今俗所謂沒奈何是也

酒海

酒海新安酒器之名唐時亦有之白樂天詩云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飲明朝悔

知新錄

卷之六

七

盤蓋

周官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云舟樽下臺若今承盤蓋今世所用盤蓋之象其事則見於漢世

竹筴

談藪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筴

鍍銀

鍍音減亦音晚舊註鐵質金文所以飾馬首者亦為鍍西京賦金鍍縷鐵廣成頌金鍍玉鑲是也又省作鍍漢制乘輿馬金交惟天子有之宋志百官鞍勒亦有陷銀銜鐙元志論作簡銀銀之細者曰絲鍍片者曰片鍍又

為作鍍蔡邕獨斷曰金鍍高廣各四寸在馬前晉輿服

志作爨馬融傳揚金爨而把玉環韻會鍍載東韻鍍載

謙韻字別音義同正韻二十一感收鍍一東無鍍

釘坐

唐少府監御饌用九盤裝纍名九釘食明光祿寺凡供內府醮祭果品用簇釘倣工滋費孝宗命改散裝曰奉天格祖在誠敬不在侈美後以為例今俗燕會黏果列席前曰看席釘坐古稱釘坐謂釘而不食也古者國君與臣並有饗燕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註享同饗宴同燕杜預曰享設几不倚爵盈不飲肴乾不食今之看

知新錄

卷之六

六

席亦其遺意也

終葵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終葵椎也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為終葵馬融廣成頌運終葵揚關斧蓋古人以椎逐鬼耳沈存中筆記唐時進士下第者有鍾馗玄宗嘗夢見云云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因以鍾葵為辟邪之物矣

焯燈

松木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名曰發燭又曰焯兒蓋以發火及代燈也史載周建德時齊后妃貧時

以發燭爲業卽此是也宋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
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
與火遇得酸穗然旣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賣者易名
火寸按此則焯寸聲相近之譌也此段出輟耕錄今徽
郡名之曰醋燈醋音亦因寸焯相近耳

燭

古用庭燎以共祭享之事宋景濂曰今用蠟燭當之爲
賣棠按古無蠟燭呼火炬爲燭也曲禮女子夜行以燭
又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又云燭不見跋跋
本也古以大炬照藏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以夜久辭

蠟燭

五

退皆非蠟燭寇準燭淚成堆則指蠟燭言矣晉時石季
倫始以蠟代薪而後因以蠟爲燭故謂之蠟燭李義山
詩云石家蠟燭何曾剪不用剪是以蠟爲燭用剪者乃
今之蠟燭也唐柳公權召對繼燭燭盡宮人以蠟淚採
紙燃照可知晉之前皆以炬爲燭也

竹夫人有二義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
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來上坐贈君無語竹
夫人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張文潛亦作竹夫人傳東坡
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時某某在

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元時謝宗可有竹
夫人詩其詩云胸次玲瓏粉黛羞宵征何必抱衾獨應
無雲雨三更夢自有水霜六月秋盡節每曾陳諷刺虛
心那解老溫柔專房不怕蛾眉妬只恐西風動客愁據
此詩則以竹所熾爲夏日抱持之物爲竹夫人予謂夫
人二字用在竹几似不諦當然前人皆指竹几言也

簟

會稽竹供御號爲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韓文公斬
州簟詩云斬州笛簟天下知一府傳看黃琉璃

夜航船

知音錄

卷之六

四

夜航船其來已久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
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用人
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纛襲秦之舊
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用人爲井丹所
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
被砍毬裏厚得不死猶斷鞅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鎮幽
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
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

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者怒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檜入朝施全刺之趙襄厚不得入則幃轎矣今則有職無職皆可用轎惟京師有大轎小轎之分

童容

童容車之帷裳也詩洪水蕩蕩漸車帷裳帷裳童容也即今轎衣之類

織

織通作傘廣韻織絲綾為蓋也金志一品青織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五品青浮圖註浮圖織頂也織始見於南史王縉以笠織覆而韓愈咏柿詩光華閃壁見鬼神赫赫炎官張火傘

木牛流馬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

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扛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扛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枚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長四寸徑面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扛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扛耳

知新錄

卷三十六

雜

茂苑楊時偉編次諸葛忠武書云侯居隆中有客至屬婦具麪須臾而具侯怪其速潛往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為木牛流馬云棠按此說則是木牛流馬因其婦黃氏而變制為之也武侯婦黃承彥女極醜而多才

筓

今之竹籬古名筓晉夏侯駿立筓筓為傳咸所劾請免駿官按筓與籬通筓與籬通謂竹籬之形如籬齒之相連屬也

秤上星

今人稱秤上斤兩為花星此俗語也然星字唐人亦有賈島牛山人詩鑿石養蜂休買蜜坐山秤藥不爭星今之俗子買物件必與人爭秤山人高處在不爭花星所以賈島見之於詩

俎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俎

俎者案之總名而有椀巖棋房之別明堂位曰有虞氏以椀鄭注斷木為四足是也聶崇義案舊圖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然則四代之俎雖有小異高下長短尺寸漆飾並同夏后氏以巖椀只有四足巖為之距疏云有虞尙質只有四足夏時漸文形似椀而增以橫木為距於足中鄭讀巖為蹙俎足不正中央橫木相距象雞有距以距外物也故少牢禮云腸三胃三皆及俎距是也殷以椀椀讀曰矩曲椀其足孔疏曰椀椀之樹其枝多曲殷俎椀曲似之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曰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房

孔疏曰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

下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兩頭各有房也聶從義曰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大房玉飾俎也

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詩疏云俎大房者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用玉飾者

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名雖不同其實即案即几即今之所謂卓而形稍異焉

者也虞之椀俎斷木四足夏之巖俎足加橫木殷之椀俎四足有橫木而稍曲周之房俎斷木之旁有房而足

知新錄

卷二十六

俎

下復跗橫木踵事增華日盛一日然為木下四足千古不變也古者席地而坐故几案俎皆低後世有胡床杌倚墩子之制故俎案几卓皆高

倚卓

卓高也立也今高几謂之卓子杌有背者謂之倚子時俗相傳仍可即其情而制其名乃謂為棹者何也按棹字古無此木字書云俗擢字謝靈運詩理棹變金素又驚棹逐驚流與擢同意楊億談苑曰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張九成見宗杲推倒卓子元史大定七年肆赦儀設雞盤置金雞銜赦書於應天門外設卓子閣

門官取赦書於卓子讀則今宜寫卓倚不宜寫棹椅也倚依也又偏側也今机之有背者曰倚循其名猶可乃俗作椅無理之甚按椅木名梓椅類同而小別今借為高坐之具何也

性理大全張子曰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而坐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有坐到不識動者若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事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机 繡墩

古人席地為坐胡床乃結疊為之晉時方有倚机二物

御新錄

卷之六

七

古昔未見大約有背曰倚無背曰机宋時丁謂與李迪為林特事爭論於仁宗前即日罷謂知河南而出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願復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墩丁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丁謂即入中書視事可見宋時相公在天子前坐用机與諸臣不同若非相公賜坐只設墩也按平地有堆者為墩後人以磁石為之今日繡墩無脚是其遺制也

機橙登

晉何無忌等謀討桓玄夜午屏風內草檄其母登機視

之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查機字有寫作登者又有橙字音登亦訓作几屬可知機字與登橙字通用而機字反俗體古之几較今之機稍闊古人席地而坐故几可隱今俗謂高者為几矮者為機

坐褥

今以坐褥分爵位自昔時已然與坐褥不同秦檜與金和使人要褥位殿庭之內皆以紫幕鋪滿今俗謂之墊子

笏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陳澔曰珽亦笏也王藻

御新錄

卷之六

七

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魚象大夫以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攷玉笏天子所用諸侯用象大夫以魚鬚文竹士不用魚鬚而以竹為本象文飾可也明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簡 本朝不用

手版

梁職儀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來唯八座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衣裹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曰便為將來故事棠按初名笏後名手版後又八座

執笏餘公卿則執手版而玉藻天子之笏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竹本用象飾則其由來遠矣

堂聯

古人有座右銘原取自警之意宋歐陽脩春帖以箴規寓辭又玉堂雜記翰院歲進春端帖子如大內多及時事亦隨所居以致詞也民俗流傳互相遺贈洪武時賜學士陶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賜徐達一聯破敵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水東日記楊文定公溥永樂時題桃符有二云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蓋堂聯起於宋而盛於明也今則誇詡過情殊無自警之意

扁額

今之所謂扁額古則謂之榜謂之版也世說新語太極殿成謝公送版使王子敬題之註云魏起凌雲閣忘題榜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鬚髮盡白云云

門神

道家謂門神左曰門丞右曰戶尉蓋司門之神也其義本之桃符以神荼鬱壘辟邪故樹之於門後世畫將軍朝官諸式一文一武蓋取道家丞尉之說今世門神或有全畫武者或有全畫文者皆訛以傳訛也

搢紳非縉紳

搢紳搢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於紳也今作縉紳縉帛之赤色者作縉非

枋

五代史契丹犯京師後漢主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峻為兒賜一木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歸契丹人望見皆避道

帳

帳帷幔之通稱武帝時有甲帳乙帳而後計事物之數亦曰帳查唐太宗時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四帳唐六

冊

典歲終錄其民之數與地廣狹為鄉帳又具來歲度支為計帳以冊籍為帳當是唐前土語至唐始見於書也

被

小星之詩抱衾與裯衾被也裯單被也而西京雜記見被褥等字

統

統耽上聲被池也喪大記大斂紵五幅無統鄭玄曰統被識也所以別前後又曰以組類為之服之領綱若今之被識陳澧曰無統謂被頭不用組紵之類為識別後世謂被頭之橫幅謂之池予謂呼之統池可呼之被識

可即呼之被統亦可也

衣裳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地坤在下裳象裳下兩股皆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後世有衣無裳是有天無地非古人製衣裳象天製裳象地之意也

冠

宋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進賢冠五梁一二品侍祠朝會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品至五品侍祠朝會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

獬豸

獬豸

獬豸

獬豸角兩梁四品侍祠朝會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獨御史有獬豸角按宋一品至九品其冠之塗金銀花額皆同所不同者五梁則簪瑇瑁三梁兩梁則簪犀也其服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皂縹襪白羅大帶方心曲領銀革帶白綾襪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玉劍佩暈錦綬二玉環冠三梁則劍佩以銀綬以獅子錦環以銀兩梁者則劍佩以銅綬以練鵲錦環以銅而已宋朝服冠雖曰有三因加貂蟬豸角是以異其名目其實即漢之緇布冠也漢公侯之梁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至小史一梁晉加爲五梁

唐之梁數如漢宋初五梁三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加至七梁凡七等明制如宋而不同者惟公侯駙馬有立筆而加以籠巾貂蟬梁數加至八公八梁侯伯駙馬及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天子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人臣不及九梁九爲陽數之極故不得而加焉

堂帽

堂帽即明初之紗帽也唐巾者軟絹紗爲之以帶縛於後垂於兩旁不論貴賤牧馬漁獵者皆戴之乃裹髮之軟巾也明朝取像而製乃用硬盛鐵線爲硬展脚非有職之人列於朝堂之上不敢僭用故曰堂帽非唐朝之唐也始製於洪武二年今人圖畫秦漢前人物皆畫此帽是不知非古所有也

席帽

實錄曰本羌人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氈帽即今氈笠也秦漢競服之後故以席爲骨而輓之謂之席帽今之涼笠即席帽之遺也

四翅紗帽四翅鳳冠

懷鉛錄云一人常以明兩事徵人之學一曰四翅紗帽

按金陵瑣事成祖時葛川以白沙功賜四翅紗帽又李
電兄弟四人皆為太祖將有戰功命繪其母吳氏像以
四翅冠冠之

網巾詩

元謝宗可詠物詩內有網巾詩曰烏紗未解條塵袂一
網清風兩鬢寒篩影細分雲縷滑棋文科界雪絲乾不
須漁父燈前結且向詩翁鏡裏看頭上任渠籠絡盡有
時怒髮亦衝冠詩序乃元至正癸巳正月汪澤民所作
則網巾當不始於明太祖時

毳

毳羽衣一名毳蓋劉備好結毳見羣碎錄

服色貴賤

朱子曰隋煬帝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為朝服之
制按唐三品以上紫四五服緋六七服綠八九服青宋
因唐製不改棠查青紫雖起於隋煬帝然漢夏侯勝謂
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楊子雲亦言紆青拖紫則青紫在
漢亦為貴者之服而孔子言紅紫不以為褻服朱子謂
紅紫開色不正褻服私居之服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
歷代相承衣冠禮服各隨時所尚無復上衣下裳之製
不獨服色不正而已也至明洪武時製朝服尚赤始革

去紫不用

錦衣

宋太祖給中書門下皇親大將以上天下樂暈錦皇親
將軍簇四盤鵬細錦三司副使等黃獅子大錦防禦使
刺史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
制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
翠毛宜男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
袍皆五事明代品官各有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
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鷲一品至九品各有花樣蓋不用
金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在花樣也 本朝有袍有套
有賜蟒其花樣自一品至九品貴賤各有不同其朝服
亦不尚紫

衣錦衣繡

史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蘇武書語曰夜
行被繡不足為榮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卿本
州可謂衣繡畫行矣新語夏侯立與許允書曰足下鎮
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畫行也後漢甄琛為
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畫遊拾遺記唐張仕貴從征有
功授虢州刺史帝曰卿衣錦畫遊耳六事同一意而有
衣錦衣繡之分故並列之

赭黃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薦鞠衣於先帝謂衣如菊花之黃此則薦衣以祈蠶也後漢志注光武建武元年復設金璽緘綬金印紫綬銀印青綬銅印黑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則銅印黃綬是黃色為品之最微者斯時不重黃色也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則是隋文帝儉約之過與庶人同其色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不言黃則亦為賤者服可知矣高宗上元元年勅文武一品至三品紫金玉帶四品五品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鑰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此則庶人仍服黃也乃宋太祖黃袍加身則為天子之服是天子之服黃起於五代時按三禮圖云諸侯之士有三等之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但玄是天色黃是地色天尊地卑故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還用佐黃者以前陽後陰故知前玄後黃也據此則知黃色原非所重二儀實錄曰唐高祖初用隋帝天子常服黃袍後漸用赤黃遂禁止士庶不得服據此則當時所禁者赤黃也赤黃者赭黃也

金紫銀青

雜錄

光武時諸侯王金璽緘綬公侯金印紫綬二千石銀印青綬四百石皆銅印黑綬二百石銅印黃綬此漢朝印綬之制所謂金紫銀青指印與綬非服色也唐太宗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時三品服紫金玉帶四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服綠銀帶八九品青石帶庶人黃銅鐵帶後又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三品以上金飾袋用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後三品以上又賜金袋刀子礪石一具武后時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賜佩魚皆為龜尋復舊開元後百官賞緋賞必兼魚袋謂之章服此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乃魚袋之飾紫乃衣也與漢金紫之名同而實異也宋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於帶以明貴賤又非唐人出入必合之意矣

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為階官此公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而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分注謂綬之色此語豈無見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

雜錄

金紫曰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爲此官而任遐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髮乃啟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裙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禮

古人上衣下裳按裙釋名云下裳也然則今日之裙卽古人之裳乎古人不論男女皆上衣下裳今則男只衣而不用裳至於裙獨女子服之實錄曰古所貴衣裳連下有裙隨衣色而緣商周以其太質加花綉秦始皇時始令短作衫子長袖猶至於膝則衣裙之分當自秦始也梁簡文詩羅裙宜細襴韻書襴裙幅相攝也自古以來婦人衣皆曳地獨漢文帝後宮衣不曳地故稱之也或傳明時廣西婦人衣裙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携襴多而細名曰馬牙襴子笑謂章侯畫其衣曳地數尺餘其有見於廣西而云然乎

袴

袴音庫脛衣也一名濁衣古人男女袴無襠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擅寵宮人使前後有襠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令男女皆服之史記韓信傳少年辱信使出袴下此袴當作跨故漢書作跨按袴卽禪也若犢鼻禪有前幅無後幅便於執事以蔽汙耳今日本國皆無襠

銀靴

南唐近事云元宗幼時馮權常給使左右深所親幸嘗曰我富貴爲爾置銀靴保太初權言及此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遂命工鍛靴着之人皆笑焉

知新錄

卷二十六

禮

靴鼻

唐書張說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忽降授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香薰履

張衡同聲歌鞞芬以狄香鞞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近今揚州市有香鞋卽其遺制玉臺新詠及樂府改爲秋香謬矣

鞞鞢

履無根曰鞞鞢炙鞞子云鞞鞢舄三代皆以皮為之朝祭之服也始皇以蒲為之亦名鞞鞢梁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梁武好佛以解脫二字號鞞鞢取意雅甚今履此者甚少惟嫁女必製一雙與婿不識何意鞞悉合切

履舄屨屣鞋屐

世本曰子則作屣履宋衷曰黃帝臣草曰屣麻皮曰屨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為之單底曰屨復底曰舄履乃屨之不帶者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屨燕服謂之屨也實錄云鞞亦夏商所造周以麻晉懷帝以絲或云馬周始

知新錄

卷三十六

鞞

以絲為之名鞋也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不畏泥濕屨即舄之制也棠按舊唐書云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屨宋衷言起於黃帝非耶攷周末時屨鞞不登席蓋跣足者多耳

邪幅

邪幅即行膝也自足至膝以幅帛邪纏之即今之所謂纏足布也詩邪幅在下註所以束脛利趨走也集韻作編邪幅幅字音偏禮記偏屨偏舄之偏即邪幅也書作偏當是幅字轉寫之訛從幅為正

半臂

半臂古謂之帔音即褙子也俗謂之背心隋內官服半除唐名為半臂宋名為背子元以來女服褙子其命婦則服金谷子明制命婦用霞帔金谷子霞帔皆半臂之類而采飾不同也按霞帔之名起於唐肅宗賜司馬承禎紅霞帔然後世獨用於婦人也

雨衣油帽

左傳曰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注曰製雨衣也炙鞞子曰帷絹油製之及油帽陳始有之也馮鑑又引左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以證雨衣按虞開父為周陶正注曰陶復陶白氏取為尚衣之職杜預又以

知新錄

卷三十六

鞞

復陶為雨衣蓋若晉武帝所獻楚雉頭裘唐太平公主所服百鳥毛裙今世所謂羽毛緞可以禦雨不得謂之雨衣也

窄袖袍襖衫

筆談曰中國衣冠自北齊已來乃全用胡服窄袖唐太宗時猶爾玄宗時始褒博矣通典曰宇文護始袍加下襖遂為後制馬周以三代深衣因於其下著襖及裙遂名襖衫

開袴

輿服志曰開袴者名缺袴衫即今四袴衫也自馬周始

棠按今之缺襟便于上馬當亦缺髻遺意也

荷包袋

三代以韋為算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為龜袋唐永徽四品官給隨身魚袋在官用為褒飾沒則收之五品以下薨魚不追取矣今則以荷包袋為帶飾袋亦不復盛物然考其由來亦龜袋魚袋之遺意也

帶

帶上有飾曰鈎唐一二品鈎以金六品鈎用犀九品以上鈎以銀唐人用鐵明季革帶前合口處曰三台左右排三圓桃排方左右曰魚尾有輔弼二小方後七枚大

燕在閣知新錄

卷二十六

裳

小共二十枚唐之十三枚即此式初制也明又有屨帶其帶與鈎皆以犀為之玲瓏轉折絕無連綴用整犀為之真有化工之巧詢之老成云明皇后祭祀所用不知然否又聞掃婦人髻名而京師有鬧裝帶其名始於唐白樂天詩貴主冠動親王帶鬧裝薛用詩九包結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驪然則今日之帶有垂飾者其鬧裝之遺也

緯絲

緯音客織也廣韻緯織緯也宋時織者配色如信之刻絲作本作緯誤作刻

縐

說文縐之細者謂之縐詩邠風蒙彼縐絲註縐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俗語謂衣縮曰縐飛燕外傳云成帝以飛燕為后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令人持后裙風止裙為之縐他日宮姝或襲裙為縐號留仙裙縐字有此二義按縐麻葛之細者今世有縐紗而無名縐葛者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六終

孫燾正字

知新錄

卷二十六

學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七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平陽喬 寅東湖

大原閻若璠百詩

吳閻呂願玉孚嘉

豐溪吳 泌衡山 泰校

火浣布

傅子曰漢桓帝時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嘗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熒熒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一

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象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有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與太學石經永示來世至是西域復獻火浣布于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至十里其中皆生不燔之木晝夜火燒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長數尺餘毛細如絲可作布常居火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海源閣書箱之章

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
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
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
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此上
皆裴松之所注三國志火浣布事實也一以為火鼠之
毛所織一以為火州之木皮所織一以為潔白一以為
小青黑松之亦無灼見按周穆王征西戎時西戎已獻
火浣之布事出列子又抱朴子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
春起秋滅生一種木雖為火所焚而不糜但小樵里人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二

或以為薪但不成灰炊熟水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不
窮夷人取此木葉績以為布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
長三寸許亦居北州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灼也其毛
可為布故火浣有三種又梁四公記云有商人齋火浣
布為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于市所李
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績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
所作以告商人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
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蒸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棠按
此布一為木皮一為木葉一為鼠毛故抱朴子稱有三
種而木堅毛柔又足為木鼠之分因詳列于此言火浣

布者由此推測可以知其故矣

棉花棉布

棉花元以前未為貢賦之物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桑而無木棉或曰古有布縷之征不知布縷者惟絲枲而已非棉布也或曰唐有租庸調而調內有綿三兩不知此乃絲綿非木棉也元初孟祺作農家輯要云木棉種于陝右其他土郡多以不宜為解陶九成輟耕錄云閩廣多種木棉紡棉為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見種子彼蓋自古中國所以

知新錄

卷二十七

玉

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故一得其棉即著于詩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裁木上棉記異也梁武有木棉皂帳雖曰儉也然亦以其少見故著于史南史云吉貝即劫貝通雅曰吉貝即木棉花有白紫二色今中國只有白者紫者却少宋元嘉時伽毗黎獻吉貝又佛家謂之暎鑿又伽婆羅劫貝也閩中亦呼為吉貝百姓先未為服官亦未為調宋元之世始得其種入中國關陝通西域閩廣近海故也宋元食貨志皆不載木棉明時木棉花天下皆種然後知卉服之說見于禹貢元末明初棉花棉

布始盛行于天下而後世貧富皆有攸賴焉

璽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于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林堯叟曰璽印也攷是時上下印書皆名璽自秦以來惟天子稱璽按秦之傳國璽方四寸李斯篆文孫壽刻之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子嬰奉璽降漢王莽篡位求璽太后而投之地螭角微玷後璽歸光武董卓亂璽投井中孫堅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帝璽歸魏後歸晉五胡亂為劉石所得後獲歸東晉傳宋

知新錄

卷二十七

四

齊梁陳隋隋滅陳蕭后攜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字後蕭后自突厥奉璽歸于唐唐入于梁梁亾入後梁廢帝自焚璽不知所在棠攷璽出自秦僅七八年即亾國是璽亦不足重也劉石謂璽不在晉謂之白板天子何其愚哉又北魏鄴城得玉璽亦秦時八字不知孰真當時未有言及者漢世有六璽又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其行璽賜諸侯書信璽發兵行璽冊封竝事天地鬼神唐時亦尊而用之說文曰璽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五代周時改璽為寶一日皇帝

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製承天受命之寶及後諸帝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之號為文別用三印一日天下合同之印二曰御前之印三曰書詔之印皆用金不用玉後復改印為寶高宗中興玉璽十有一八玉三金其文同前代略加損益也哲宗時咸陽縣民得古玉印其文同秦時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此璽真假不足辨況前已焚乎高宗復為二寶一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號為鎮國寶二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十

雜錄

卷二十七

五

六字謂之定命寶合受命寶為三皆為元所得元時御史中丞崔彧得拾得妻所售玉印楊桓辯之以為秦璽進之丘瓊山云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晉所自刻也大元之未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謂之神璽慕容氏所刻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及陳復為隋有其文與秦同乃姚秦所刻也開運之未沒于邪律後為女真所獲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乃石晉所刻也皆非秦璽也蓋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不知璽之亾則已久矣按璽在漢為元后所擲螭角有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見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刻

字楊桓辯以為秦璽誤矣漢制諸王玉印稱曰某王之璽侯至三公皆金印二千石銀印皆曰某某之章千石至二百石銅印皆曰印明制親王金印用金三品用銀三品以下皆銅

傳國寶

洪武初年征沙漠與諸將言用兵有三事其一謂歷代傳國寶在胡未獲嗣後屢年北征洪武二十五年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曰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為恥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寶自是

雜錄

卷二十七

六

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亾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寶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邪棠按敬心此疏凡三千言所敷陳之事皆切時弊洪武好殺之主敬心無言責而能極諫如此真不

可及也已

印章源流

三代時却無印周禮雖有璽節掌辨其微惡揭而璽之說注曰印其實手執之音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漢時始用印字皆反刻印則字皆正矣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語散見學古編今輯而論之

印章重字加二畫

曾見何雪漁印章努力加餐飯五字篆作努力加餐飯牌印其

重處皆加二點唯吾知足字作足以一口字四邊借用

此法攷之千古亦有講究羣玉堂米南宮帖芾二名連

姓合之楚姓米芾是古米字屈下筆乃是芾字如三代

而二大夫字合刻印之義元祐中為左藏隰守劉季孫

跋題

花押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

永寧元年

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

三國記司馬文王至京師許允謀因文王

燕在閩知新錄 卷二七

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

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

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為押已見于三國時矣韓非子言

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

不始于後世也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

迹下名答報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

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

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玄伯尤善

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

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

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為干

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為

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

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

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

我為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干餘儀

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北史各不

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

藏皆是朱異唐懷克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

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

燕在閩知新錄 卷二七

一一〇五

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每朝廷有事問曰諫議看得來如看得來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參合画押押字押券押詔署名花字押縫押尾花押其由來遠矣

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右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溢收橫圈又多帶過常有人議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氏差遺敕作圈復

知新錄 卷之七 九

不圓乃以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要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敕

印油法

印色古謂之芝泥用香油浸皂角于甕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為度入絹袋中用甕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煉久而益佳當與好事者共之

取字法

硃砂 瓦粉 白龍骨 木賊草 蜜陀僧 白石脂

桑柴灰 各等 人言 少許

右為細末先溼字後糝藥末以熨斗熨之乾隨落洗綾字反面用水膠將水刮數十下綾字面用紙托墨皆落紙換數章即淨洗布上墨亦如之又云洗布上墨用油和干墨上即淨此方極驗

抵萬金

杜老云家書抵萬金樂天云一日安居直萬金劉兼云一筋鱸魚直萬金旅館中無事友以家書至並約食鱸魚因不覺失笑客問故子以杜白劉三詩咏客莫不轟堂一笑因思一日之間得此三萬金直是窮兒暴富更

知新錄 卷之七 十

妙在有此多金絕不懼世人眼熱此是我輩真實受用難與外人道也

信

信即使也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還不取答真詰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且信還仍過取反晉武帝書數遣信還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不復知魏晉已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也此太原王常校帖語也棠謂古符契曰信史漢平帝紀漢律諸乘傳

者持尺五木轉信註兩行書縉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或用木爲之此在朝則然是古人所謂信乃符驗之別名周禮掌節註節猶信也卽如信牌印信之類不專謂使人也晉魏後始謂信爲使又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同以書信白樂天詩信題霞綺誠情重酒試銀觥表分深以信字對酒字亦如今日家書謂之家信也以書爲信唐時已然

勿勿非勿勿

淳化閣帖晉侍中王廙書其表中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勿勿之殘闕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太原王常謂顏氏以說文証此字爲長今世流俗皆于勿勿字中斜益一點爲勿字更失真矣癸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癸義古人詩皆用之不獨稱于書翰耳字書本無勿字

啓後慎餘二字

慎餘二字作結是上行于下有丁寧告誡之意宋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書啓必于結尾批曰書與某人如宋時詔敕批荅紙尾有慎餘等語使卑者不致有

溷亂然則今日行于朋友行于尊長皆用慎餘二字停禮甚矣

書簡後不一

王右軍書簡後寫不具猶言不備也具字草書作不似不一一蔡君謨書簡後因寫不一一理亦不失今人寫不一要知是蔡寫不具之訛而不一一又作不一也

六博

梟盧樗蒲采名通鑑前編周赧王割南陽和秦蘇代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不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註古之六博卽今骰子梟卽骰子之么也

又晉謝艾攻石季龍夜有三梟鳴牙中艾曰梟逸也文博得遺者勝進戰破之註呼盧者以么爲梟六爲盧遺卽么音義同又博音博說文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通作博史記蘇秦傳六博註行六棊也

博奕

陶侃嘗謂佐吏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觀是則知棊與奕有分也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爲奕然博奕自不同于棊博奕者六博以行棊或謂卽今雙陸之類

雙陸

晉紀曰王敦參軍有在敦坐檮杌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檮杌馬融檮杌賦曰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所道里此云馬頭即賦中所云良馬俗所謂雙陸馬也成都今俗云成梁是也

五木

握槊

北史梁主蕭登獻瑪瑙鐘于周文帝顧諸丞郎曰擲檮頭得盧者勝賞之薛端擲之五木皆盧即以賜之先劉毅東府亦有五木皆盧之事

續事始云檮杌胡中戲即今雙陸也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檮杌趙國季幼序洛陽丘何奴工握槊本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有罪將殺之在獄中為此戲言孤則易傷也見魏書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骰合作投擲之義又北史云齊武成時令和士開與胡太后握槊遂與太后為亂又唐則天后命仁傑與昌宗雙陸賭昌宗集翠裘又武后問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宮中無子安可久虛儲位哉見李邕狄公傳又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成重四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七

雜

亦指雙陸也

捕博

栢溫伐蜀劉尹云伊必克敵觀其捕博不必得則不為按捕博捕也博六博也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簿通作博注行六棊也檮杌老子入胡作五木也今人擲之為戲通作蒲陶侃鎮荊州取博具投江中曰檮杌牧猪奴戲耳注云即雙陸棠按捕博各一事大意增減雙陸而為之古人用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塞之分所擲者五木不另有投子也全黑為盧相半為雉黑有雜色為犢塞投子二枚是曹子建所造後人則加之六子也近世博戲有用三子四子八子者總皆捕博之遺風耳按邵剛有博塞經魏文帝有皇博經鮑宏有小博經呂才有大博經

骰馬

今世檮杌有骰子籌馬謂之骰馬世說新語云袁彥道與債主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旁若無人所謂馬者今之所謂骰子也投者擲骰子于盤也義與今不合然骰馬之由來本于此宋陶穀云博徒隱語呼骰子惺惺二十一以骰子六面共二十一點也

築毬

蹴鞠軒轅所制宋時謂之築毬分左右二軍每軍十六人，有毬頭、蹺毬、正挾、副挾、左竿、綱、右竿、綱、散立等名色。又有雜班、小樂器等，祇候今南方好者絕稀，故築毬亦不古若也。

葉格戲

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與羣臣為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為小可所弑。君臣為諱禍，不旋踵此不祥之物也。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時，已有擊蒙、小葉子格，今之馬弔，其即葉子揭格之遺乎？

葉子非紙牌

唐宋以前，又有葉子格及編金葉子格。陳晦伯云：唐李邵為刺史，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遊，又謂之葉子歸田錄云：有葉子青，撰此格，楊用修以為似今之紙牌。晦伯非之，青瑣雜記謂楊大年好與同輩打葉子，當是紙牌也。今俗謂之打紙牌。

天祿識餘

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于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南人呼為鬪。

葉其首選，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遼史稱為葉格。若今之葉子圖，淮南宋江寇是，又出于宋人之後。然圖亦有美人名將、甲第者，又有分鳥獸、蟲魚為門類者。

陞官圖

陞官圖，唐李邵有骰子選格是也。宋劉蒙叟、楊億有彩選格，亦是此意。武陵舊事小經紀有選官圖。

象碁

左傳：甯喜殺衛侯，剽衛侯，行出奔齊，喜許復國，大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碁，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不定乎？必不免矣。又山海經：休與之山，有石名

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雞卵。註：博碁也。太平御覽：象碁，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與今象碁不同。然劉

向說苑：雍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象碁，亦戰鬥之事乎？據此說，象碁戰國時已有，非自周武帝始。

圍碁十九道

圍碁相傳，堯所造，丹朱善之。邯鄲淳藝經：圍碁，漢局中開十七道，止用二百八十九子，每人一百四十八，留一著，爭勝負。唐時開十八道，只用三百二十四子，每人一百六十二，後增至十九道，始合周天之數。棠按：誌公說法從來十九道，迷誤許多人，則已與今無異矣。

棋枰亦名對桓譚新錄論云更始帝不能防衛而令對
中死棋皆生古之善奕者奕秋杜夫子嚴子卿馬綏明
江霏王恢王敬豫瑯琊王喜褚思莊夏赤松王杭柳渾
王子冲王積薪楊季鸞王叔文潘慎修輩後則接踵林
立指不勝屈拊掌編云奕者多廢事人目為大野狐言
其媚惑如狐也

分題翻勢

宋太宗留意藝文而琴棋亦皆造極其時從臣應制賦
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臣下棋勢亦多莫究
所以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詩云分題

棋

卷之七

七

宣韻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棠謂
帝王與臣下賦詩仍不失賡歌之旨命翻棋勢則古今
僅見也

骰盤投盤

骰盤喝遣輸此白樂天詩也叫噪擲投盤生擲攝觥使
此元詩也劉禹錫游南莊戲贈樂天結句云白家惟有
杯觴與欲托頭盤打少年可見骰盤投盤頭盤投頭
三字皆可用潘氏紀聞云骰子飾四以朱者明皇與貴
妃采戲將北惟重囚可轉敗為勝上連呼之骰子定
良久而成重囚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遂不易云李

部有骰子彩選格劉蒙叟有尋仙彩選楊億有文班彩
選格

踏匾色兒

懷鉛錄云俗名骰子為色兒譏村鄙人不識事曰見骨
牌謂是踏匾色兒按放翁云尚蠻骰子以骨為之長寸
餘而匾狀若牌子正未可以此笑人也又骰子別名六
赤李洞贈李郎中詩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
成

蒲押

今世之牙牌俗傳宋徽宗宮中之戲按武林遺事載有
蒲押押音擺即牙牌也

猜拳不賭空

今世有猜拳不賭空之說初疑猜拳字面俗語也古人
詩中未必道及讀元姚文奐詩知元時已有此語其詩
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
子玉手雙開不賭空

搏拳

東臯雜記云城頭椎鼓傳花枝廊上搏拳握松子搏拳
屯非搏也即今猜拳搏拳二字甚雅

擊壤

陶唐之世擊壤而歌後世因有擊壤之戲風土記曰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爲戲將戲先側壤于地遙于二三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爲上按古傳曰土無塊曰壤凡言壤者皆以平地非有塊而稱壤也則擊壤之說非擊土塊亦非擊木當必另有謂也

打碟

晉世寧打杯盤一事出晉書可爲打碟注脚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絡魚缶而鼓之詩宛丘曰坎其擊缶秦趙會澠池秦王擊缶擊甌蓋擊缶之遺事也唐大中初郭道源善之用越甌那甌十二旋加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千方響今時打碟又擊甌之遺也

飛壘

飛壘寒食兒童飛瓦礫戲也梅都官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壘音陀

步打白打

有步打有跌打有白打能懸空舂斗脚不及地者謂之跌打不在馬上能與人角力謂之步打唐僖宗好蹴毬鬪雞自以爲能于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

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王建宮詞云宿妝殘粉未明天總立昭陽花樹邊寒食內人長白打庫家先散與金錢又唐詩云上相開分白打錢按武林舊事云宋理宗祇應人有女厮撲十人此即唐時步打之遺意齊雲論曰白打蹴毬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

跟頭戲

跟頭戲即今翻筋斗也筋斗二字殊無意義孫吾與韻會于十五堅之末收跟字注云跟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今只聞戲筋斗而不聞跟頭戲此定俗流流傳耳

放紙鳶

湧幢小品云紙鳶起于韓偓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熱馬總通曆云梁侯景攻臺城內外斷絕羊車小兒作紙鳶藏詔于中因西北風縱之冀得達援軍士謂是厭勝又射下之紙鳶事跡僅見于此

斡斡人

史記張騫傳斡斡人師古曰眩幻同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木屠人殺馬皆是正字通曰眩幻非同一字也謂其人善眩幻也棠按今世之眩人甚多大抵出于斡斡

國之遺法而講張為幻在在皆是此又更甚于眩人識者不為所愚則得矣

唐梯追人

鹽鐵論言漢代百戲之目有曰唐梯追人按古訓唐曰空莊子求馬干唐肆佛經福不唐捐是也唐梯今戲法之上高梯者追人追字猶追琢之追即今之戲法割截身軀也

高繩

通典梁有高繩之技即今之走索也按古今藝術云後漢時正旦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使兩伎女舞行繩

雜錄

上相逢比肩不墜則自漢始非梁始也

潑寒胡戲

唐中宗時有潑寒胡戲張說奏云裸體跳足泥泥插水何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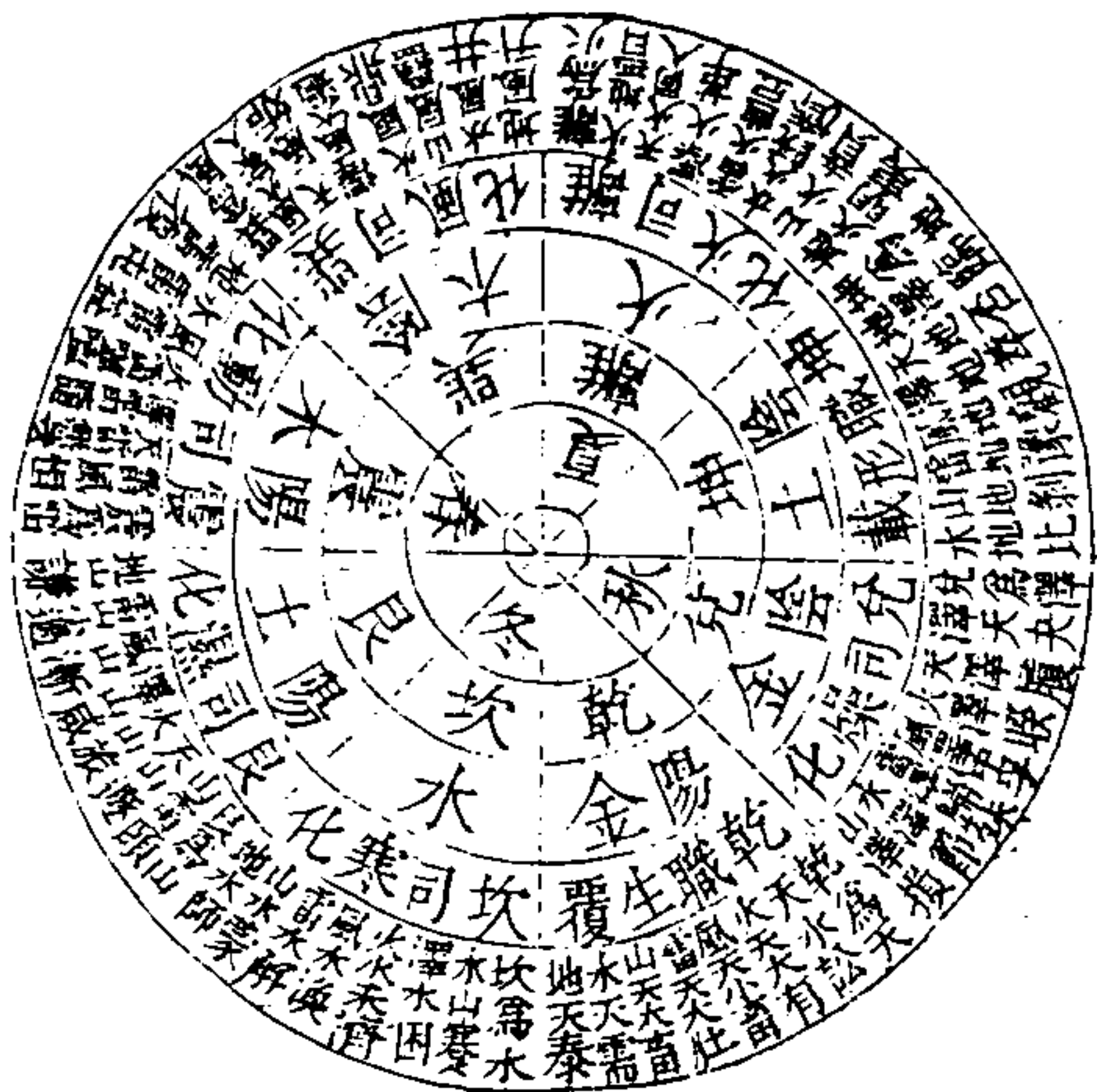
吞船

明太祖時有陶凱者郭璞之流也一日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技羣臣皆以見吞對凱云臣惟見繞船走耳上怒殺之棠按世安有吞船事近日有吞刀者當亦理所必無然障眼障身之法世亦多有自可存而不論也

五行

按洪範九疇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二五事日貌日言日視日聽日思謂貌澤水也言陽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是五行以生之序言五事以發見先後言考班固五行曰木曰火曰金曰水即四時所行之序而土則寄旺于四季意木生發條達故屬貌火明在外故屬視金有聲故屬言水明在內故屬聽土居中故為四者之主而屬思二說俱通

五行八卦司化六十卦圖



乾坤覆載
六氣化生

王崇曰五行八卦司化六十四卦圖本之河洛而先天後天體用畢舉配五行參陰陽以統治四時其六氣五運化生之道其理極細今只堪輿家言之然知其表不知其裏也考禹因汭書成九疇此圖只八位配卦而五數居其中不用非不用也運此四時者即此是也乾陽金兌陰金震陽木巽陰木艮陽土坤陰土坎水離火共八而六氣之內乾坤不與焉六氣之內五行皆備獨木有陰木陽木理宜曰五氣而曰六氣者何居不知連乾坤在內言之金有二土亦有二不獨木有也只水火則無二也然月為水之主日為火之原天下有如是之水

紅紙錄

卷二十七

七

火又安用二乎乾職生覆坤職形載天有生物之權如日暵雨潤而人不覺坤則以形見如一草一木人物山川何者不粲然陳形于前坎則司寒化者也人知暖則發生不知陽生于冬不極寒則陽氣不達化育之理反歸于寒此探原之論也艮司溼化者也艮山象山為陽土性堅非藉溼無以生育草木溼之妙非水非燥處于坎之後山川潤澤所司化者全在于溼故以命名也震為春司化在動雷發聲勾萌畢達二氣相交無一而非動也淮南子云陽氣動物於時為春然操動作之權非雷不為功雷一動而萬物莫不動矣巽司風化陽氣長

養以風也陸佃曰萬物以風動以風化陸之風化言化去也此處風化言化生也離司水化者離為火所司在水所體非其所用然當離明火爍之時非水無以焠火此水火之所以為既濟也兌司燥化兌金原能生水幾乎有金寒水冷之懼兌為澤燥則澤氣不寒得免肅殺之慮以上職司有生形寒溼之分動風水燥之異體其意方能操萬物化生之權昧其機難以通相因為治之理學者在陰陽五行之內司化之說亦不可不參考也

五行生尅

紅紙錄

卷二十七

七

井觀瑣言云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地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藉六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為母報譬如土尅水水之子木又尅土土尅火火之子土又尅水火尅金金之子水又尅火金尅木木之子火又尅金木尅

土土之子金又尅木循環相尅無已今有人忘父母大
讐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持論甚新然報讐之說
亦似太狹棠謂生尅亦就本位言之若以子為母報讐
則金生水水生木而金必尅木土生金金生水而土必
尅水木生火火生土而木必尅土是祖必殺孫矣世豈
有此理一偏之見不可語以大方也若論五行生成不
離中五之土精確不易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
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雜錄

卷二十七

盡

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
人至賤也而猶在著龜之前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
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高允有
筮者嘗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郭
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
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文中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見日知錄

康節撰著法

奇偶以多少為決多少之名人自為之以記數其實以一約四每一以四

因乘以奇為少以偶為多奇為少名陽偶為多名陰九八者如初一
之數第二揲兩其四第三揲餘兩個四筭陰之偶也故謂
之多已上三揲皆是五四者或初一揲餘五筭一其四
第一揲餘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已上三揲皆是此以上
係掛扚之數

多之數二二為偶故少之數三三為奇故歸奇積三三
而為九歸奇數積三個三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
三十六矣謂四九三十六為老陽歸奇積三二而為
六歸奇數積三個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之
十四矣謂之四六二十四為老陰歸奇積二三三而為

八歸奇數積兩個三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
矣四八三十二為少歸奇積二二一一三而為七兩個二

是謂兩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四七二十八
多一少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四七二十八
奇故故四營而成易易即變也四營方成一變分而為

也掛一二營也歸奇為總十二營三掛六扚乃成三變
扚三營也再扚四營也三變然後成一爻三變之後然後
扚共計十二營也陰陽老少爻

太乙數

三國時劉惔字子仁諸術皆善尤精太乙名儒刁玄稱
以為奇惔以寶愛不以告人故世莫而傳也棠按明時

有吳甘泉名琬精皇極太乙之學其即是術邪

卦影

東坡文集云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山訪老人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五年後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後四方治其學皆托于孝先云

九宮一算

三國時吳有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測事皆中大史丞公孫騰拜跪而詣達曰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今真以相授矣亦不復傳今世亦有以算

測新錄

卷二十七

測

測人生死者亦不甚驗

九宮色目

黑赤白	碧白赤	綠紫白	黃白紫	白黑白
紫黃白	白白黑	黑赤碧	碧白綠	綠紫黃
綠碧白	黃綠紫	白黃白	赤白黑	白赤碧
赤碧黑	白綠碧	紫黃綠	白白黃	
黃白白	白黑赤	赤碧白	白綠紫	
紫白綠	白紫黃	黑白白	碧黑赤	

起數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挨次相變其法照_{八二九}方位變起只有九變看圖挨月

月逆看不錯若挨月順看則照_{八二九}方位看去一二三四即為下月次序其位只九宮其法每月節氣計三十天五天一候共六候九宮勻作六候亦依_{八三九}圖

數目挨看如一二三是初一至初十四五六是十一至二十七八九是二十一至三十又要照節氣挨算如初

五交節氣便是二上起候候上起年年上起月月上起日日上起時亦依_{八三九}數去便知吉凶吉者惟紫白

四位餘不吉

唐太宗命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呂才皆為之序其祿命

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謂司馬季王云夫卜筮者高入

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

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

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

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莫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

命勤絕宋景修德妖李夜移學也祿在豈待生當建王

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

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何魁之上蜀郡

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同祿而貴賤懸殊

測新錄

卷二十七

測

其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驛馬三刑當此生者竝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尪弱身合短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

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

爵假當祿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

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違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亾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武帝卽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驗三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祖孝文皇帝大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命竝驛

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于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受禪異于常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亾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并劉濬竝為篡逆已失宗

祿祿命不驗五也

星命

星命之術人知有生尅制化不知盈虛消息蓋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讐有化難以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沈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成材此陰陽循環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剝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

三十六禽

古者術數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子則鼠也蝠也燕

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豹貙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蝮虯巳則蛇蚓蜺蟪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犴申則猿猴狢酉則雞雉鳥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獮也蒿猪也陶隱居略引之而李淳風引詩諱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亦此意也今世只知十二支各屬一物及十二宮屬二十八宿之禽耳不知支屬三十六物

八字

相傳唐李虛中以生年日月之支干推算百不失一初不用時只用六字自宋竝時參合謂之八字虛中煉黃金求不死發疽以死真不知命者或云行運十五年支

五年干天支地豈有五年天五年地之理此說亦通五

雜組謂明太祖時有與同命者欲殺之問何以爲生曰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答曰朕以十三布政司爲籠蜂乎厚賜遣之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大遷除軍校大責罰小遷轉小譴罰此又不知何故唐時吳融送策上人詩云昨來非有意今去亦無心闕下拋新院江南指舊林瓶添新澗綠笠卸晚峰陰八字如相許終辭尺組尋此八字定指推命者說則八字二字在唐已然又不始起于宋也

八字數目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樣即分上四刻下四刻亦只一百零三萬六千八百樣

秤星經

晁公武秤星經論云秤星經三卷不著撰人蓋以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等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正在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

事則可以占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加以

交初交中之神紫氣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意求惟氣孛無稽而術家獨以爲效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未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珞珞子三命一卷李獻臣云珞珞者珞珞如玉珞珞如石之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水火金木土禹曰辛壬癸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于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于其傳者也呂才稱起于司馬季主及

王充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刑劫殺建學空
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
前矣由是觀之視他術淵源獨遠且小運之法本于說
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本于史記孤虛之術多有所自
來故精于其學者巧說奇中最多

論勾陳

今之十家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巳起
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傳習久矣說者謂戊巳
同爲土豈可分爲二騰蛇爲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
乎此十之所以多不驗也今定其次成巳共起勾陳而

知新錄

卷三十七

雜

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于癸爲
艮有終始萬物意于方爲北又爲朔于人身爲腎腎有
左右于器爲權衡于物爲龜蛇于色爲玄黑于官爲脩
熙于四德爲貞正而固亦兩事也于太玄罔象直曾冥
以配四時而冬兼曾冥且壬爲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
爲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惟勾陳不知爲何
物或曰天馬或曰麒麟或曰樂書云視之色有五東青
龍西白虎南赤鳳北玄龜中黃螭螭丘蚓也黃帝以土
德王有土瑞丘蚓爲虹當之信然乎

蠶子數

張橫渠喜論命問康節曰可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
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今蠶子數托名康節豈
不可笑

孟琰

昌黎登衡嶽廟詩手持孟琰導我擲注云方從唐本作
校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
相近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荆楚歲時記又作
教今神廟皆有之俗謂之笄孟

籤

籤典籤音名也晉宋詔臣出爲刺史皆置典籤隨方之
事悉以委之及竹籤川以上者又南史據襄州部議事
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今吏書奉行
亦以紅籤貼其旁以便批決按外官坐穿堂謂之籤押
冷作籤押未末關壯繆廟籤詩極靈明舊曆聞爰選聯
多贖貨或異儒狗請托示是始爲孽籤之制顧天詔有
竹籤傳

知新錄

卷三十七

雜

奇閱擇日
遁甲符應經凡擇日以實義制和四日吉伐日凶凡干
生支爲寶日上吉支生壬爲義日次吉辰亥比爲和日
又次吉壬克亥爲制日申壬亥克壬爲伐日壬酉

奇閱擇日

遁甲符應經凡擇日以實義制和四日吉伐日凶凡干
生支爲寶日上吉支生壬爲義日次吉辰亥比爲和日
又次吉壬克亥爲制日申壬亥克壬爲伐日壬酉

一說臺曆每月下有義專伐制寶為奇門選日訣也如
甲子日子水生下生上日義乙丑日乙木尅上尅下日
制戊辰日上下無為專庚午日午火尅為伐丁丑日丁火
生丑為寶凡選日以此五日斷之寶義上吉專平制伐
凶按臺曆之專日即符應經之和日也

拆字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以拆字名宋徽宗書一朝字令中
貴人持往試之石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
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
敢遽言之耳中貴愕然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

新錄

卷二十七

七

月十日非此月此口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有朝士其
室懷孕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石見字即因
此閣中所書曰何以知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
知是內助所書又曰尊閣盛年三十一否以也字上為
三十下為一字也朝士曰吾官可謀遷動否石曰正以
此為撓耳也字有水為池有馬為馳今無馬無水是安
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皆無一存也字著人則是他
字今獨見也是知無兄弟父母也又也字著土則為地
今不見土尊閣家物產亦當蕩盡也朝士曰今問懷妊
若何石曰是必十三月也字中有十字兩傍二豎並下

一畫為十三也又也字著虫為蛇字尊閣所妊蛇妖也
石能為君治之投以藥果百數小蛇徽宗令中官索東
宮書一字乃以太字進又問石石曰此天子也太字點
微橫此必太子他日移置諸二豎非天字邪帝又書問
字兩直飛開命一吏持往石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
人萬歲有道士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
士復書器字倩人往占石曰人口雖多皆在戶內道士
歎服蜀有士人以乃字問終身石曰及字不成終身不
及第高宗未稱帝時用杖就地書一字令占石曰土上
一字王字也終王六下議都杭州書一杭字石曰兀木

新錄

卷二十七

七

又來兀木金之六口也後果再至高宗一日寫春字命
相之石曰秦頭太老壓日無光指秦檜專權也檜聞其
言求其罪竄于遠州石嘗遊丹陽見道姑執巨扇上書
拆字如神四字石呼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為名不成
得召却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建炎中石為武將王進
邀之使拆其名石曰佳欲走若圖事必敗進後以謀叛
逮捕下獄歎曰吾悔不用謝石之言因逮石削籍黥配
蓬州後詢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于卒伍悉知道
姑言也石赴配所復遇道姑靠山而立令石相之石曰
人倚山而立莫非仙乎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口致累

仍復然乎

轉式

鄭玄在馬融門下玄辭歸融有禮樂皆東之歎又恐玄擅名而心忌之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按轉式逐之者轉六壬式而逐之也六壬式有數盤必須轉動而後能占吉凶又太乙式占天奇門式占地六壬式占人

宮商角徵羽五姓

唐太宗命呂才刊陰陽雜書呂才書為之序其宅經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于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于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于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

姜數姓暨于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邴霍魯衛毛聃却雍曹滕畢原鄆郇竝是姬姓子孫孔殷果華向蕭亳皇甫竝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乃分枝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

知新錄

卷二十七

七

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精

望氣

望氣家言始于黃帝而盛于墨子呂不韋諸人至唐邵諤著之為經比之史記天官書為備乃其要則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以測之夕則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日則日午天以七曜垂文地以五雲騰氣四時以寒暑變節六甲以孤虛定位知者觀之而思過半矣

相術

古之善相者則有師曠周時內史叔服春秋時人姑布子鄉

相趙唐舉相蔡許負相周龍淵趙帝朱建平曹長
簡子相宗愨劉景梁元帝賈子儒東魏郭弘道隋高祖來
見南史和著有袁天綱唐時人崔玄豹唐莊宗道士許衆抄見老
相經曾有人相東坡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知錄 卷二十七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八

豐山王 棠勿葛氏彙訂

豐溪吳從龍仲雲

成都費錫璜滋衡

新安閔奕佑右臣

古欽汪 庚上章 泰校

慶壽典禮澤及男婦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頌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加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偽冒寢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

知錄 卷二十八

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何爲而未及對曰天無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饈也目不

視靡曼之色而蓬頭齷齪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
巽歌牧嘯之為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
不離貧賤是以二當一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
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
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
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一而當二者也其學
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欲求其比樵者矣而退輝既
得其說病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
方與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
冒濫人得以為榮棠謂壽官之寵見於前朝婦人高年
知錄錄 卷二十八 二

聖壽排當

武林舊事云宋時聖壽上公合赴坐升殿第一盞送御
酒歌板色唱祝堯齡賜百官酒觴築起舞三臺供進內
臧鼓第二盞送御酒歌板色起中腔供進雜爆第三盞
進御酒歌板色起踏歌供進肉鮓禮畢拜退此上壽大
略也至於禁中壽筵則又不同上壽用十三盞每盞皆

奏樂有觥築起有笛起又有笙起又有方響起第十三
盞則諸部合奏萬壽無疆又禁中大宴謂之排當排當
有初坐再坐之不同初坐十盞再坐二十盞每盞皆奏
樂有觥築起有嵇琴起有獨彈琵琶用拍觥築杖鼓有
用爨段及雜手藝有笙起有獨吹用拍有笛起有玉方
響起有箏起至第十盞諸部合奏齊天樂再坐二十盞
或雜劇或弄傀儡踢架兒或傀儡舞鮑老或巧百戲或
鼓板或舞壽星其端午中秋排當亦如是棠按初坐再
坐即今人上席徹席之意然限定三十盞想亦宋初制
也

生日

生日慶賀始於唐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文宗為慶
成節武宗為慶陽節宣宗為壽昌節懿宗為延慶節僖
宗為應天節昭宗為嘉會節哀宗為乾和節如宋太祖
謂之長春節太宗謂之乾明節是也明代統謂之萬壽
聖節夫上行之故庶民亦相慶賀云
程伊川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以為樂
若具慶者可矣唐太宗生日不宴樂曰奈何以劬勞之
日為宴樂乎又唐穆公誕日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
可知此風在唐已前絕無其創始則玄宗而後漸揚

者則張說源軌羅等人玄宗手詔報曰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舉無越禮依卿來請宣付所司觀自我作古一句知起於玄宗無疑矣

簪花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置法酒此後世大朝賀燕會之禮所由起漢歲首行慶賀之禮魏晉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設宴明制上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九進湯五進羣臣殺其二棠按簪花不始於明也宋志宴饗之禮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是簪花在

宋已然矣

青雲白髮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潞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御名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

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張九老秋兼暮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

真率會

有約酒

五

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於牖曰佇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青湘雜記云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遠白髮光

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此上皆宋名位德壽之最高者今日錄之其風流猶可想見乃繪圖盛事何後世絕無踵而行之噫即此一節亦不及前人風致矣惟是真率一會易於遵行而江南風俗尚侈靡往往初不踰約不數月便有增飲食之數如楚正議者今與同志約增其數者亦如楚正議罰一會則前人盛事亦可相沿不墜也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

新錄

卷之十九

六

可睹焉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生二毛三十為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頰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為天前歲花前五

新錄

卷之十八

七

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八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僂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

乞言

禮記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夫謂憲者法老者之善行以成其德所謂乞言者求老者之善言服之於躬以為良法也詩序口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今時父母壽日先期列其德行求人揄揚名之曰乞言
古人養老求其教訓今人好名求其贊揚失古人之意
矣

年開七秩年開八表

以十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六十餘歲則曰年
開第七表屈指幾多人又曰年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
自注云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表也

望八

望七望八今時人將七十歲則曰望七將八十歲則曰
望八然語亦有本昌黎祭竇司業文云官不滿能亦云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八

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云云

不得

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禪而逼聿中和而
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銑注凡死不壽終曰不得

孔聖四十九表記

祖庭廣記孔聖四十九表而不及鬚髯反首注面月角
日準河日海口龍額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
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圻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
提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
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

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
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
尺腰大十圍此四十九表也其弘姑布子卿老萊弟子
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識述彰彰如是緯書又言胸應矩
舌理七重鈞文在手則四十九表所未及或曰舌藏內
非表於外也宜不記鬚則表於外之最昭昭者何以弗
述也予嘗謂孔聖之足以歷久而推崇者以道統之能
籠罩萬有舉百世而不能出其範圍也人之得致力於
闕里之門牆者宜如顏苦孔之卓參唯夫子之一貫躬
行而力踐之以追邇其源流也人敬其內非敬其外人

知新錄

卷二十八

九

重其道非重其表以表窺聖人淺之乎窺聖人也雖然
思慕之誠神明不隔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
卽我夫子彈琴而若見文王夫夫子聞其音而恍若見
其形象則後人致敬而求於形象之間夫誰得而議之
然天下事當傳其所固有不當益其所本無鬚髯者夫
子之所本無者也孔叢子云子思適齊齊有嬖臣美鬚
眉齊君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
子思曰吾祖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吳
道子畫孔子像亦多鬚髯殆以訛傳訛無疑矣此必後
之人謂夫子既有四十九表之威儀而無鬚髯不足以

重瞻仰於是重之以濃眉增之以髭髯不知有髭髯而使人敬者後世之見不以無髭髯而損其敬者當世侯王之見也顧何以後人之識見皆出當日侯王之下哉抑無稽者信而不疑而聖裔之傳說反不足徵哉且師道與親道無異也伊川子曰凡畫影堂使一毫不似便是拜他人則增鬚髯於孔子非拜孔子也明矣昔者何孟春疑其事質之友黃鞏伯固復書曰考元儒黃四如先生曾為記謂無鬚眉亦引孔叢之說又云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棠謂小影之存亡未獲考訂而髭髯又增其所本無莫若立一神主並四十九表亦置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十

有文在手

晉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子命汝生子名虞子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封於唐是為晉侯左傳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又成季友桓公季子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文其名曰友為公室輔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三十六國春秋云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南史云梁武帝母張氏生武帝有文在右手曰武

元氣重十六兩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彊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張安道知成都口以醫官自隨醫出遊見一道人謂曰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端明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好今舉其成數而言非真十六兩也然語亦自佳

知新錄

卷二十八

十一

畢丸

靈樞經云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應之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則知男子之勝女子多矣莖即玉莖垂即畢丸靈樞又云厥陰氣逆則畢腫又曰莖垂者身中之機陰陽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畢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趨翔不能此即時俗之所謂疝氣也按畢音宅與澤通腎屬水故腎囊名為畢丸

峻

峻音雖或作駿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註赤子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原子謂即男女之精也

頭責子羽

世說注頭責子羽文子羽姓秦其文詼諧博奧東方曼倩之流只一題便見超異

耳目鼻舌

草木子曰天生萬物有色聲香味使無耳目鼻口以收攝之則天地之功或幾於熄矣故色為之目聲為之耳香為之鼻味為之口此天人之所以為交也人則得其正物則偏焉此所以靈於萬物也如蠅攻臭穢鴟鳴嗜鼠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於義理則惟心可以通之人則可以貫全體物則局於一偏

三端三妙

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吳錄云沈子正美屬文有辯才人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

人形

草木子曰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

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心影

灼艾集云昔有客與真西山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子孫是心之影徐景陽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跡便是心之影尤為簡要

指鼻

至澄在荊州終日酣飲宗厥常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耶証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炙其眉郭舒跪而受之厥遂得免

人中

人身之中當在臍腹間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蓋自人中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人中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陰三陽成泰卦也
別傳云漢武云相書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

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尺餘矣帝大笑

面不畏寒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素問云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諸陽脉上至頭故面能寒耳靈樞經云諸陽之會皆在於面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燻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也

白面

卷二十八

諸

宋書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白面書生何由濟唐書劉鄩末帝遣帝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白面指年少書生也

醉眼麻茶

李涉題宇文秀才櫻桃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任君笑趁愁得醉眼麻茶醉眼麻茶俗語也

眼語

五代史云昭宗舉酒屬朱温與韓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朱温足乃陽醉去建出謂朱温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眼語二字新甚

笑

听然而笑 笑言啞啞 啞其笑矣

啞大 笑也

桓公輾然

而笑 粲然皆笑 解顏而笑 其中開口而笑 胡

盧大笑 相與目笑之 仰天大笑 嫣然一笑

說女

搏髀大笑 陸雲有笑疾 言侃侃笑 欸欸

音吸 笑聲

絕倒

飛燕外傳成帝服昭儀脊黏膠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

雜錄

卷二十八

諸

倒

世說玠別傳王澄每聞衛玠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敦鎮豫章衛玠避亂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

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

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冤魂志宋陶繼之枉殺大樂伎後陶夢伎入其口仍落

腹中陶即驚寤俄而絕倒狀若風顛良久方醒

四公子記梁仇臂與張敬為主客立談絕倒

魏書李苗梁李膺子也。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北史北齊崔瞻聘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

北史陳孝意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復起爲鴈門郡丞在郡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

舊唐書云則天初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

通幽錄貞元中盧頃家婢小奴爲一婦所批絕倒於地。

王泉子云崔鉉與妻李觀家僮戲爲妒狀大笑幾至絕倒。

燕在閣知新錄

卷二十八

倒

陳晦伯云前人所云絕倒如此後遂誤以爲笑相承不改韻府衛玠下云極笑更誤。

笑面似靴皮

歸田錄云田元均爲三司使厭權貴于請然不欲峻拒每溫語強笑以遣之謂人曰吾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予有感事一詩云久來不復合時宜干謁紛紛底事爲數載未曾開口笑而今冷雨也靴皮靴皮有縐紋故水波紋亦曰靴文。

口過

先延清有口過謂是口臭常疑其故讀祕辛有云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乃知過字有由來也。

要領

張鷟得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射衡

陳崇奏莽功德曰射衡振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射衡舉眉揚目也漢書揚雄謂揚眉曰揚衡。

好身手

顏氏家訓云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燕在閣知新錄

卷二十八

杜詩朔方健兒好身手

一包膿血裹了一塊大骨頭

陳白沙曰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大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任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白沙此語鞭策人不少。今時人誰不爲血氣所使若能於心理上理會不爲血氣所使方能異於禽獸方能具七尺之軀若不問心問理先已自失了主人翁徒然一包膿血裹了一塊大骨頭可悲也。

九藏九竅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脉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脉為心肝脾肺腎其五行之氣故為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為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藏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為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為九其外則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

醫新錄

卷之十六

六

錯喉

玄宗與諸王同食寧王錯喉噴上髯王起謝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噴嚏噴帝雙關得妙錯喉言食塞於喉間也二字亦新

浴夔離

古人以嚏占吉凶邯鄲風願言則嚏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六十卷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臣僚齊呼浴夔離浴夔離者如中國之呼萬歲也全

人家小兒每嚏其母必呼千歲亦此意予謂氣窒於鼻故嚏聲發於口此乃肺疾夏火克金所致與吉凶有何干涉不識古人何所取義

病齒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山谷題楊妃病齒則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側生指荔枝也蜀都賦云傍挺龍目側生荔枝

髮無寸長

韓昭字德華為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李台暇曰韓八座事藝姬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避之出瑣言李台暇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出蜀史檣杭此二事同意皆出於一人之言何其不同如此也

馬肝石染鬚髮

馬肝石出邳支國拭髮白者皆黑漢元鼎間外國貢馬肝石帝坐羣臣於甘泉殿髮白者以此拭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方伯惟願拭馬肝石漢書云更始元年置百官王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髮鬚今人用烏鬚方髮鬚不用染以時尚剃頭故也

醫新錄

卷之十八

七

髮價不及猪毛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古謂之孝今遵制剃髮留辮所剃之髮當積貯一處投於河中方不致為人踐踏近聞江南種秧例用猪毛牛鞋等物使秧易於茂盛乃有用頭髮攪入猪毛此可三嘆也猪毛價二兩百斤南京城內髮價一兩二錢百斤城外一兩百斤城內肉食者多故城外髮不及城內髮也

人中惡趣

今夫人有天閻閻者真氣藏也俗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常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閻經言人有其傷於陰

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須不去宦者之獨去者

何也蓋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肉內結

唇口不榮故耳亦有天閻未常被傷而其鬚不生者任

衝不盛宗筋不成有口無血唇口不榮亦天之所以不足者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甚詳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伊利涉半釋迦此云妒謂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梳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而不生子四曰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挈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雜家小說所載此類甚多五種黃門皆為人

中惡趣受身處此晉五行志所謂人疴此亂氣所生也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能兩行人道玉曆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古稱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非男非女之身精血分散感以婦人則男脉動感以男子則女脉動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嘯

嘯吹聲也人舌尖倒向喉內作聲曰嘯晉阮籍善嘯聞蘇門先生之嘯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籍因傳寫之十

得其二謂之蘇門嘯語林云永太中大理評事孫廣著

嘯旨一篇云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

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

斯古之學道者哉王叔彖轂子有嘯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谿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地動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又傳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谿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

鶴一如瀟湘鴈孔帖李翱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哀鳴曰
某有薄伎願於貴人前試之乃長嘯也乃命釋械俄而
清音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因
赦其罪天寶末峨嵋陳道士善長嘯聲若霹靂按嘯春
秋時吳王闔閭向南風而嘯列女傳曾漆室邑女倚柱
而悲嘯嘯之為道其來已久不始於晉也昔孫登長嘯
前人謂失其傳子謂不然魏劉楨大暑賦云披襟領而
長嘯翼微風之來思韓公納涼聯句云遞嘯取遙風微
微近秋朔可知古人用以舒鬱氣者有之用以招南颺
者有之子餬口四方極多行役每於舟行少風之候長

嘯錄

卷二十八

歲

一士有半

年三老無不嘯風有作聲甚長而清越天矯者所謂
鳳之音殆其是耶然古之善嘯者在高人今之善嘯者
在船戶憶卽一嘯而亦有升沉之感可悲也

半士賦

先君半士賦小序僕以鼎傾顛趾既立雪之多艱日軼

懸車復漸冰之漸薄遂爾郊勞輟會物務違關蒲柳先
零筋力絕禮者蓋五年矣然而人道之重磬折為端生
民厥愆乾餒失德僕不幸嬰斯患也杖而問尊親卽在
人以為大悖拜而責稽顙則在已又有不能於焉蹙蹙
自放支離本無東臯擬君平之心而有康成辭應劭之
跡竟使劉季陵之却掃時呼罪人孟少孤之集枯羣呵
妄士豈情也哉嗚呼足之不良非罪也而今不委悉者
以為慕燉煌而不出效中散之非倫斯罪之大者爾聊
書潦倒畢載傾欬使覽圖穢形者一見而唾知伊人果
不可以齊執政接公朝也斯白我心文不文非所論也

嘯錄

卷二十八

歲

歲在攝提月惟上巳僕以下堂傷足罹樂正之憂
爾與笋成行類柴桑之委頓榻減銳而莫違杖日鄰而
為侶良夫行父是同傳笑之人子產申徒不共合堂之
席臥遊作錄辭世成書吁嗟病矣因思鑿齒習生昔亦
足廢里巷時符堅同安公輿致之致書諸鎮晉平吳而
獲二陸孤得漢南一士有半耳愛其語雋作半士賦以
自見意又念名德各異而躡躡略同豈可使蒙供斷楸
者皆舉周孔為呼而植鰭削爪者妄稱臯傳自擬耶因
誦劉須溪詩義熙以後無全人然則不全者殆不但子
乎半與全未敢深言矣辭曰惟陰陽之善併兮鑄萬有

而一籬形有所適而命有所成兮一範其成形而不可
更黔哲脩寢虧完妍惡之分名兮無躍冶而或爭蒙璆
直縛紛司火而脩聲兮何不爲角犀以豐盈帝曰吾亦
東折而西傾兮此官司之所不程願成規而成矩兮一
若龍而若虎彼握嘉履翼之聖人兮固琦表之自古下
顯相與名卿兮亦鐘鏞而敲黼故日角而龍犀者帝表
兮河目而龜文者公輔冠玉美而刺船驚兮眉目畫而
伏波莫伍有誰家之璧人兮羨連玉之可賈韓公以畫
虎儀圖兮單于見王商而拜舞蔣凝稱玉笋之班兮揚
愔號蓬瓜之姥嵇康龍鳳天然兮夷甫腕疑乎玉塵腹
不可負此將軍兮頭又將責夫子羽乃仲尼而項身兮
差周公之背樓咎繇瘖而大理兮左氏西河之失觀籀
非卿雲能著書兮口吃而不可數孰麟閣之獼猴兮笑
率更之蹇蹇滅孫紇之爲侏儒兮晏又受狗國之侮蹙
頰而魍魎者持梁刺肥兮張孟陽載之以盈車之士穢
度寂而不語兮即叔向誰知其良洛下書生可詠兮鼻
音濁而不鏘賦登樓之仲宣兮嗟眉落之紛揚作達以
折其齒兮固投梭之過狂方于唇缺而莫補兮十上書
而固藏錢希白殊藐冀公兮鄙項贅之瓠瓢杜子夏諱
途之謠兮易之以二寸之章賈大夫娶妻而不言兮徒

新錄

卷二十八

七

三年以自傷法華不可謗兮感面生之狹長倚梵以牛
同笑人間兮避天上以爲常古至今之多割兮匪意計
之能商然黃霸不逐夫聾丞兮果廉吏而何妨嘉丁掾
之好士兮兩目盲以猶芳惟詩人之忠厚兮采芣苢以
承筐藝眉種鬚羗紛紛而善謔兮感崔李之互涼右軍
癩書以荅許掾兮意夫子之善伴李浙東不下戶十萬
兮不籍育者何可谷量乃瓠壺係大而效瘦兮人僉曰
杜當陽劉之遴之博綜文史兮手屈曲而莫叩日問事
以不休兮賈長頭之蝦蟇是皆握靈蛇以抱夜光兮竭
不救夫披猖羨曼膚而垂腴兮傳桀紂之輝光伊齒貝
以聲鍾兮何盜跖之珪璋乃若不良於行兮廢孟縶之
踟躕尼山之未禱兮伯尼生而足痛誰振肩而跳謠兮
詫兒童之怪迂跣弗視以用傷兮感說命之陳謨元魯
山墮車而喪肱兮非賢守幾遇之以泥塗疇鑿龍而折
臂三公兮哭六州之巷衢千秋一玄晏先生兮乃右足
之偏通徙倚而質長安君兮老觸龍何言婉而乎晉平
公之曳一足兮侍唐子而莫扶禹山行之顛趾兮學步
者效而爲巫雖隨踵嫌其人薄兮幾無足而爲物之需
王微以禿鷲燕石自倫兮荅江湛以崎嶇戀良醞之三
升兮跛罷官而輟醜貌異而足病者婁生兮來方相之

新錄

卷二十九

七

抑揄孟參軍之不任拜起兮召東堂而會諏雲龍門詔
 角巾而白輿兮謝處士躡而難趨飲醜救父之廢足兮
 何蒼天之巧輸鄧隱峰推車而不退兮踈祖脚以遭瘡
 或掩門而遇睦州兮雲門損足而心愉笑興化之棄木
 拐兮大悲千手而已一足踣誰卻克之登堂兮蕭同叔
 子以為圖榮躡行汲之囊囊兮美人榮而旋誅蹙蹙仁
 而跣跂義兮判同德而偏枯唯留贊之恥淪里巷兮割
 厥筋而伸軀蹙曳上殿帝方親見乎考亭兮議者責之
 稽延道途是皆子子為齒冷兮跨蹕而罹是蹙也僕不
 幸而同躡兮鮑莊之智無兼之哲也一朝惘惘而遇
 新錄 卷上十八
 今蘇氏所斬腸斷也體肉寂其不仁兮老無其
 羞也齊謂之蔡兮楚言曰蹙衛言曰輒也其在絲為歸
 妹之初兮跛能履而有閔也抑妬之次且困之株木兮
 履在三而行掣也心焉念之不可輟也梅公之兩府久
 不夢兮鬼何館乎吾步非柔君之杜絕門賓兮豈稱殘
 以自猶四世清德之楊公兮誰脚攀而齒暮蹙足之吏
 在上位兮吾生平惟仲壬之言是懼王茂弘乃欲以一
 爵加人兮李廌在侍中之幕富鄭公之判揚州兮云與
 魏公之有怒李絳之不行舊儀兮出東都而聊寓五年
 足臥而拂冠塵兮避劉班之素惡僕皆不共此行藏兮

胡錯然而履措東寺之蹙浮屠兮豈釋師太馬之有時
 黑牛白犢而吉祥兮尼父或告我以私王先生視棄足
 猶委土兮其弟子與夫子中分魯國而馳目處義而足
 步目兮何辭夫單子之規乃處身若榮株之拘兮執臂
 若槁木之枝盧照鄰之四傑而五悲兮惟具茨山以自
 怡蹇人不可上天兮看莫敖之高麾突禿長左是期思
 之鄙人兮愧孫敖而漫吞李藥師足廢就第兮吐渾寇
 而莫支鮑姑蹙行而碎甕兮無崔緯誰脫衣而代貨豈
 役不受功而粟三鍾兮福亦莫盛乎支離乃賈生之病
 腫而蹙蹙兮又類之以辟扉進鬪羊而遣男行兮云臣
 新錄 卷上十八
 說損足而行歆後將軍脚脛之加疾兮慮先零之羞
 明楊慎之謫滇行兮賦一足之虞夔欲踏壁之五尋兮
 羊侃笑而我欺甘延壽超亭而踰垣兮台未能以治吾
 綦題章惇蘇軾之來游兮詈作賊之長崎虞翻遜其善
 步兮行三百里而自鳴吹華山我我其不可下兮甘痛
 哭而霑頤救楚丘以投石超距兮長跪再拜而同辭嵩
 高之七十二回兮嘆劉香山之長痿愧伯昏無人之背
 遠巡兮足二分之一外垂羗皆不足嗛吾心兮儼豔夫顯
 德之太師以捷足而膺節度兮固時世之所宜庚玉臺
 既脚短三寸兮擬蓮條之與戚施道不徑而舟不游兮

帳臨淵之已遲姚元之之借喻化理兮要腹心以爲期
井陘之馬不蹙於險而蹙於夷兮善哉馮長樂之論治
然則柳生肘而雞鳴臂兮吾何恨夫委蛇系曰成毀共
幅接蓄也四獲且也六兮象齒爲戮白頰亢鼻知之巫
祝兮視彼全人而脰肩肩臣之祿兮無懷僥倖履書惟
肅兮惡乎相忘惡乎失道杖有恧兮有足無足一足多
足夔虻風目兮凡亾不亾楚存不存渠街食肉兮仰唇
俯足世固多福兮爲全續兮爲半籠兮與其書應能讀
兮

吳太史天石先生跋曰王先生號蘆人天全其擬略也

新錄 卷二十八

先生奇探二酉學富五車偶因病足遂爾稱門海處於
茲忘其寒暑石菴就而問焉爰出其半士一賦以當抵
掌快讀數過將古來聖賢豪傑名公巨卿高人逸士盡
收入奚囊尺幅中咄咄怪事現大奇觀王先生洵異人
真天下士也余以病筆枯腸無能揚扞風雅聊跋數行
并系以贊用志嚮往之私云贊曰扶輿正氣克全惟士
巖巖泰山千古常峙斯道之行賴有哲人文章節義駕
風鞭霆先知先覺守貞抱璞尊足者存知止不辱稽彼
晦翁中道從容覽臆上殿進講彌恭乘雲遊仙莊牛寓
言几杖之錫受命於天學貫東魯與造物伍芝玉盈前

夔龍接武絳幄高舉啓後承先解脫形表是曰天全

前身後身

蔡伯喈是張衡後身

開元中房瑄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瑄敬禮之暇日
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於下以
杖叩地使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
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灑然悟其爲僧時乃永公
後身也因語瑄終身事無不驗出明皇雜錄

堂志云劔南節度使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

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

新錄 卷二十八

其壽胡僧忽然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
衆皆異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也吾往歲
在劔門與此子有善今聞降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
氏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自少金吾節制劔南軍在蜀門
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北夢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在浙西遣詣門
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
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
地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閉門限慮傷馬蹄也其
子鄴救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朱崖靈柩歸葬洛

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逸史袁滋微時居汝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屈指叅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

梅溪文集王十朋將誕日祖夢其族叔之師嚴伯威至家遂生後有僧見十朋云此嚴伯威後身也叢說云十朋石橋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

坦齋筆衝云趙鼎初生其母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有

新錄

卷二十八

事

贊引者喝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鼎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陽而鼎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於朝陽德裕明年貶珠崖而卒鼎亦卒於珠崖其壽皆同

宋高僧傳釋知玄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出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量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

宋高僧傳處州釋知威姓蔣氏天與多能富有辭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家傳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符郡

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黃山谷前身是一女子曾夢一女子云某日誦法華而志願為男子得大智慧為一時名人今學士是某前身學士近所患腋氣緣某葬棺朽為蟻穴身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墓在後山啓之去蟻腋氣可除覺訪得改去而病愈

玉壺清話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采骨神清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托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峰翻譯金剛經有

新錄

卷二十八

事

未合佛旨處願生君家刊正慎勿以葷羶噉我七歲後我出家為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貌類夢中者父愛之少字康樂成童聰明堅求出家其父不允以葷迫之及冠強為娶妻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唯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及治湘潭人號邊菩薩及帥潭攻出多門絕無威斷楚人失望人號邊和尚

北夢尚書鄭愚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

劉沆曾祖景洪事揚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肝者稱太守助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

曰我不從彭亨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
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沈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沈後
沈赴舉有老人云公是羅浮山玉源真君

昔耳集王介甫在鍾山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
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
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
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歐陽公歿慶元間有右司郎中糜師且者遊平山宛如
昔所經過獨嘆息壁間之字畫堂前之楊柳非復往日
至京口移柳數十本屬楊帥為補植且寄詩曰壁上龍

地新錄

卷二十八

畫

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
山省後身蓋歐陽公為師且前身也

清老語東坡是五祖戒和尚又何遠偶誦祭蘇公文至
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
也之句冰華居士笑曰此老夫所為因請降鄒陽事曰
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文軸甚多偶取一軸云在
宋為蘇軾逆數至十三世西漢時為鄒陽始皇時為太
師周為柱下史老聃也春老紀聞志林坡母夢一僧瘡面眇
來托宿戒和尚夫一目東坡謫英州與僧書戒和尚又
鑿落也

潘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
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為上帝所
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折玉
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罪死見南唐相山記

寓簡侯鯖錄云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玕
精舍恍然省記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使人
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夙
障冰解蓋琅玕山僧後身也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
寺印施

文天祥其母將誕夢有龍降其家公遂生其所居之傍
地新錄 卷二十八 畫

有潭成巨浸自公之生潭水日淺及長讀書於山中往
來中途有客店一夕店主夢龍蛻爪於門外石上迨曉
開戶見公脫履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客
不能勝公鎮日怡然自若及公卒潭水復深

齊東野語建寧浦城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
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勿輕動
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曰我知汝師已為冥司所
錄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
歸繞菴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適有老僧
聞之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其聲乃絕時真

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德秀

棠按秦王剛愎自用後世為王介甫性之所秉雖歷劫不變也獨是山谷乃女子後身女子之棺為蟻穿腋故山谷患瘵氣然則屢世墳墓皆得相關乎且墳墓之說據堪輿家只言遺害於子孫不言遺害於轉世得此說又可補青烏之所不及至於東坡前世相傳更為不經前十三世在漢為鄒陽始皇時為太師周時為老聃前身為五祖戒和尚棠只就老子五祖並東坡本身言之可云三教總持矣獨是老子與五祖皆得道賢聖亦不應墜落若是老氏之謂守其立化釋家之謂不墮輪迴

知新錄 卷二十八

若如東坡則盡失本來面目也且隨生隨滅萬苦常新此不易之理若只此諸人輪流轉世則偌大乾坤皆是冤家債主世界亦小視天地矣至於袁盎鼂錯報應辜極多亦不應累劫不已皆因人以報應二字橫踞於胸故逐處疑生邪祟播弄知玄之珠有袁盎二字即知玄之心有報應二字也邪從意起不自外來傳會前生不必不信亦不必盡信也

白犬前世是人身

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賽主妻為賊掠去家中白犬頗馴妻祝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為人耳爾能送我歸

乎大聽命云云此說他書不經見因記於此

猪蹄子

康熙四十六年山東新邑邑東唐山店民家有猪生子人面眉目口鼻悉具惟兩耳及身則豕也擊殺之又轅岡莊猪生四子其一則人面人身手足亦如人惟爪似豕而兩耳則居然豕也其一人身手足亦如人而無首兩耳生肩土怪而擊殺之此上猪生人也于康熙四十年在邢家躋姪自盱眙至云見一人人身獨手仍猪蹄能知三世事予作猪蹄子記其事詩曰地獄畫變相道生我所疑晉世三世說亦為知者嗤吾姪自北來云見

知新錄 卷二十八

一男兒在胎城摩頂放踵外惟手見離奇黑皮雜翎毛蓬鬚如猪蹄自言生前事作豕披黑衣寢食無復若生死兩大悲死是聞鼓刀生是與緞離如此已屢世方去黑衣披解衣衣連肉如膠與漆為可憐人獸關至痛魂不歸因此脫未盡猪脚常相隨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八終

孫一 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北平王 源或庵

洪源洪雲行兩平

京口李天垣約齋

新安程 檀梧亭 參校

天廁天屎

淮南王安好仙雞犬皆得上天又傳淮南王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責守天廁三年總皆不經之談二十八宿舊傳有歌其參星歌云總有七星紫相侵

雙足三為心伐有三星足裏淡三井四星右足陰虛星

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側臨廁下一位天屎沉讀之不覺噴飯若如所云則天廁天屎為

淮南職守必矣好談仙術者可無天屎之慮乎抱朴子云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然則天廁天屎之說當為墮落人言耳

廁事實

左傳晉景公如廁陷而卒

莊子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注云偃屏廁也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請親入子舍竊問侍者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之章

取親中帶廁臉身自澣洒不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徐廣注諭築垣短坂也或謂諭為豆廁豆寫除穢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褻器也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諭中受糞函者也

抱朴子曰河東碩曼卿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問其故曰在山中仙人乘龍迎我上天先過紫府金床玉几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廁一曰溷說文曰廁清也桓譚新論有人夜有惡夢晨

知新錄 卷二十九

起清中說之是也呂覽作溲杯又云古之受大小溲者皆以虎子稱之今則以虎子為溲器也又曰溷軒

雜五行書云廁神後帝也異苑云陶侃廁上見朱衣平上幘自稱後帝說侃富貴又有公字當穢所宋沈慶之嘗夢引鹵薄入廁占夢者曰鹵薄固是富貴廁中所謂後帝也見本傳

管寧經海遇風寧思惟無愆念嘗如廁不冠即便悔首風尋止

溺曰房中弱水見于道書溺器曰夜瀦見于唐人文集出清異錄

又續幽怪錄廁神名郭登

廁帛

五雜俎云明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歲貢為例御用則便棄擲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為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坐

知新錄 卷二十一

古人席地而坐無所謂椅也屈膝向前以股着足脛上謂之坐非如今人以股着倚橈也管寧坐一榻數十年榻當膝處皆穿若如今人坐則云榻當臀處皆穿也榻當膝則知膝向地矣范曄傳秦王跪而請曰項紀項王按劍而踞者兩膝着地立身也夫范曄與樊噲皆臣子豈有秦王與項王反跪之理蓋坐時作色而起耳因想古人夷俟箕踞皆為無禮其束縛之苦遠過於今念及幼安不能不為傾倒也漢文翁為孔子坐像亦以膝向地考亭有跪坐拜說已詳載於先師不宜立像中茲不另贅又梁書云侯景既篡位床上常設胡床着鞞

垂脚坐按此則知前未垂脚而坐也可知今日垂脚之坐起於侯景

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又吉拜而稽顙凶拜而稽顙奇拜屈膝今雅褒拜褒讀為報○鄭或云持肅拜是也也搢卽揖今人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不知古人吉禮亦用稽顙如吉拜之注是也至於稽首頓首表文亦用可以用之天子而不能用之同人是

知新錄 卷二十一

何愚之甚也至於四拜之禮定於大明會典考之於古亦所罕見在父母亦不過稽首頓首而已若有賣告或用之百拜百拜者如飲酒終日百拜不醉之誼非謂百拜必屬之父母也至於八拜尤屬可笑九頓乃申包胥乞師事亦不宜用

四拜

四拜之禮昔不常見唐李涪刊誤曰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謁姑章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查戰國蘇秦之嫂四拜

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因謝罪加拜非禮之常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也然四拜自唐已然大明會典見父母行四拜禮餘則否

高揖

三國志注云布之破也陳群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袁渙獨高揖不為禮魏武甚嚴憚之高揖者以手高拱而已周禮八拜有振動一條即此是也

抱頸

魏文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魏明帝召齊晉二王而示宣王別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重

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抱宣王頸按晉時以抱頸為親愛如近世北邊以抱足為尊敬同一非常之禮也

折枝

正韻牋云孟子為長者折枝或曰磬折也誤作樹枝之枝陸深曰枝朕古通用折枝猶折腰也按折腰本註疏非陸氏創解

問訊

新安女僧見客至合掌拜曰問訊此二字見於世說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今則僅見用於女僧也

粥飯

藝文類聚神農時民始食穀加於燒石之上而食周書曰黃帝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也烹穀二字新

麵飯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明皇膳尚食置熟俎有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餘沔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此愛惜觀此事可知唐時進膳用麵與飯與今北人同也攷明皇初如此惜福後乃命宦者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末年失國奔走食糲飯而雜以麥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大

豆猶未得飽與皇孫等相視而泣棠謂明皇若能常如教肅宗惜福之時亦何必遽至於是肅宗啖餅一事深為可嘉若今世富貴子弟任父兄不憚彼必將餅棄之唐祚失而復延雖不在此然此一事亦可云改過遷善矣

占米

俗有占米之稱其米出自占城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湧幢小品云

一條米

樂天登靈應臺北望詩云臨高始見人寰小對遠方知
色界空回首却歸朝市去一條米落太倉中將米比人
立想奇甚然米稱一顆一粒者多矣樂天用字喜新稱
為一條人或疑之殊不知粳米長腰稱一條最諦當也

滋味

滋味二字管子有茲謂之病句味字作謂字亦通

點心

點心二字見唐史鄭修之夫人顧其弟曰我及未餐爾
且可點心此二字唐時已然

餅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餅後趙石勒諱胡字改為麻餅又

漢書百官表有湯官主餅餌後代因有湯餅之名晉何
曾好食蒸餅所食非作十字拆則不下箸所云靈帝好
胡餅既曰胡餅則必有漢餅也總而論之餅不同有四
一曰餅今之厚餅是也二曰胡餅今之麻餅是也三曰
蒸餅何曾所食即今之油餅是也四曰湯餅今之薄餅
是也晉以來有不托之名不托亦餅之屬今訛為餠
矣

不落英

四月八日用白麵調蔬品攤桐葉上合葉蒸食名不落

英大明會典四月八日以此賜百官又以米蒸作飯用
不落葉包蒸之胡人為供佛之食與烏飯同謂之不落
角兒

饅頭

食物紀原云武侯南征將渡瀘水土俗殺人首祭神亮
以羊豕代取麵書人頭祭之饅頭始此南唐有子母饅
頭燕翼貽謀錄宋仁宗誕日賜羣臣包子即饅頭別名
也今徽俗誕辰必用饅頭饌客可知此俗帝王家已然
不獨徽郡也盧邁祭法春祀用饅頭餉餅隨餅牢九束
哲賦饅頭與薄持分為二荀氏四時列饌傳夏祀以薄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夜代饅頭薄夜薄持皆餅名也又徽俗謂饅頭曰壽桃
正字通云麵食之長曰繭斜曰桃施於生辰故曰壽桃
此物賤而易得昔宋王丞相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
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
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事出莊敏遺事束皙云終歲
飽食惟牢九乎注云饅頭之類按牢九當是牢丸之誤
又唐人謂麵曰饅頭韋巨源食帳中有輕高麵注云籠
蒸也又大內有玉尖麵清異錄云出尖饅頭也事已詳
載饌儀內

麻慈

古人名稷曰粢粢在器曰盛故曰粢盛今俗以糗米屑為餅曰粢釋名粢慈輒也通作粢方名讀若慈今世之麻慈即古之所謂粢也

苦蕒餠饊

餠饊以麩為之中有餡黃朝瑛曰資暇集論餠饊云蕃中畢比羅氏好食此物因名畢羅後人又加食旁也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餠饊朝士莫不哂其矯然嗜好在人劍南病酒詩云一杯苦蕒壅價直娑婆界

馬蹄鼈清水鰻鱧

此二物新安最佳洪武時各處土產應供注徽州連茶馬蹄鼈清水鰻鱧帝持瀝翰蠲免曰使朱升鄉里世世沾皇恩也按朱升當洪武元年聖旨與朱升有云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哲之英又御灑樓額四字曰梅花初月

獨鼈

莊子冬則獨鼈于江周禮以時簞魚鼈龜蜃簞昌約切以杖刺泥中取魚也

河豚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博雅云鯪鯪鮪也背青腹白

鱗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之河豚也豚當為鮪梅堯臣於范仲淹席間賦河鮪有楊花荻芽之語註河鮪食柳絮而肥南人合荻芽為鱸噉之

種羊

元至正間桐江釣叟姚桐壽字樂年所著樂郊私語云楚石大師為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論成絲之句疑以為羊可種乎因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口埋着地中至春三月季月上未日為吹笳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羊

種羊

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產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齋歌云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剝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腰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腰骨生青草叢抽膾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飢肉筵開塞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棠謂蒲成絲隨在有之何以獨不信也

鹿尾

鹿尾京師極貴價值白金五六兩不等他處全鹿不能
敵京師一鹿之尾也夫于亭雜錄云余向引陳子昂賦
耶律楚材詩證之考酉陽雜俎所記乃不始於唐魏使
崔劫李騫在中丞劉孝儀坐孝儀曰鄴中鹿尾酒飾之
最劫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狸唇呂氏所尚鹿尾
乃有奇味乃闕載籍按益州有鹿痿但未是尾耳王伯
厚漢制考引周禮麋鹿魚為菹註云今益州有鹿痿痿
於偽反疏云益州人將鹿肉畜之痿爛謂之鹿痿也

呼相如為蟛蜞

知新錄

卷五十九

王吉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云明月當舍於此吉異
之明日使人候於都亭司馬相如適至吉曰此子當文
章橫行天下人因呼蟛蜞為相如其妻卓文君一生不
食蟛蜞子考晉書蔡謨初渡江見蟛蜞曰蟹有八足加
以二螯烹食既食吐下方知非蟹謝向曰卿讀爾雅不
熟幾為勸學誤劉孝標註大戴禮勸學篇云螯八足非
蛇壇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查蟹六跪二螯則知
蟛蜞似蟹而小不可食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謂一生
不食蟹也蓋蜀人誤以蟹為蟛蜞耳

饌饅

韋巨源尚書家有食帳數百種中有金銀夾花平截卽
今別蟹為卷蒸也輕高麵卽今之籠蒸饅頭也見風消
卽今之油餅也冷蟾兒羹卽今之冷蛤蜊也鳳凰胎卽
今之魚白也卯羹卽今之兔也湯浴繡丸卽今之有餡
雞子也謝諷有食經清異錄略抄五十三種中有白消
熊夫熊何以謂之消也按趙宗儒在翰林聞中使言今
日早饅玉尖麵用消熊棧鹿上甚嗜之問其形則人間
出尖饅頭也又問消之說曰熊之極肥者曰消鹿以倍
料精養曰棧據此始知白消熊命名之意鄒平公食憲
章有五十種公卽段文昌也段有老婢名膳祖尤精饅

知新錄

卷五十九

事指授諸女僕閱百婢獨九人可嗣法故世稱段公九
婢清異錄又云醬為八珍主人醋為食總反是為惡醬
為廚司大耗惡醋為小耗孟蜀尚食堂食典有一百卷
又傳建康七抄金陵士大夫淵數家家事鼎鑪有七抄
蓋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麵
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者驚十里人又仇士良
家脯名赤明香輕薄甘香殷紅浮脆後世莫及

服脩

服脩記注脯加薑桂也王饗諸侯先設服脩於筵然後
設餘饌故曰大享尚服脩今江北宴客客未入席先具

脯及他味於筵客入席然後進他般亦即此遺意也

鐵雞

鐵音線正字通云今俗雄雞去勢謂之鐵與宦牛闔豬
馬義同郭師孔誤書鐵作線說見饗齋瑣綴錄

水族加恩簿

水族加恩簿晉陵毛勝公敵所作也宋陶穀載之清異
錄中今略記數則有非陳言爛說之可及也

江瑤柱名之曰江殊咨爾獨步王江殊鼎龜仙姿瓊瑤
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追號玉桂仙言

車螯號白中隱咨爾白中隱負乃厚德其雅姿可舍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十一

珍大元帥

蚶菜號淡然子咨爾淡然子體雖詭異用實芳鮮可天
味大將軍

蝦魁號季遐咨爾季遐純潔內含爽妙外濟可清納內
相頡美郡王

蠍名曰南籠南籠截然居海天外巨材宜授黃城監遠

珍侯

蟾蚌名曰甲藏內素稱蠍副眾許蟹師宜授爽國公
蟹曰解蘊中咨爾解蘊中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
丘常侍

彭越曰解微子解微子形質肖祖風味重門吐嚼設陳
當置下列

蛤蜊曰仲合州刺史仲扇重負雙宅閉藏不發粉身
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

鱸名紅文生盧清臣惟爾清臣銷醒引興鱗鬣之鄉宜
授橙蓋錄事守招賢使者

鮓名時充令珍曹必用郎中時充鐳材本美妙位無高
可持節雅州諸軍事

鱈名白圭夫子惟爾白圭夫子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
授旨鯁卿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十二

鰲名甲折翁甲折翁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
胄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踰規繩仁也宜授

金丸丞相九肋君

螺螄名田青蛙名申潔田青微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
烹調以為怪品申潔蒼皮癩疹矮股跳梁青授具禮郎

申授濟饒都護

鱖名錦袍錦袍骨疎肉紫體具文章授蘇腸御史

鯉名李本李本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授世美公
鯽名鮮於羹鮮於羹斫鱸清妙見稱杜陵宜授輕傳使
銀絲省贊德郎

編魚名縮項仙人鬼腹星鱗道亨襄漢授槎頭御史
鱒鯉名食寵侯

鱒名單長補曲直靡常鮮能具美授泥蟠椽

河鮑名黃薦可黃薦可澤嫩可貴然失于經治敗傷厥
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為爾之目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
奉

蛤蜊

王融自恃門地沈昭略曰是何年少融曰誰云不知而
卿此問昭略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皮日休詩云何事
晚來還欲飲隔牆聞賣蛤蜊聲賀知章答朝士詩飯饗

銀盆盛蛤蜊或云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相陽編

卷上十九

云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供進中壁不破裂
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
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齒齒謂之菩薩上遂置之
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與善寺令致敬至會昌
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魚脬

江隣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
人謂之佩羹即今之魚脬是也

石鴨

游宦紀聞云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
間山旁人夜持火炬入溪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蟆名曰
石撞又通志云有一種生山谷中黑色白紅名石鱗魚
並可食棠按二物皆以石名此即吾郡黃山之石鴨也

蟹斷

陸龜蒙云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
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之名曰蟹斷

珠玉羹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具雄黃
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棠謂李德裕之侈汰固是
取禍之端但珠玉羹今絕不聞有服之者豈形容過甚
耶

五淨肉

五淨肉

耳不見不聞不疑自死鳥殘此謂之五淨肉佛初令此
丘食以為皆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棠謂真禪悅斷不
食此又云此肉皆佛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此則謬矣鳥
殘自死謂之化生有是理乎子性不佞佛然亦不肯使
無知禪和借口饗餐也

五葷

風土記云元日食五辛煉形注曰辛菜所以助發五臟五辛卽大蒜小蒜韭菜薑胡荽是也俗五葷則指葱蒜薤薤胡荽爾雅翼西方大蒜小蒜興渠薤葱蒼葱爲五葷道家五葷謂韭蒜芸薑胡荽薤也梵綱經云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釋慧日云五辛此土有四闕興渠同至於闕國見興渠窟如蔓菁根白臭如蒜彼國人種之取根食也

焚枯

趙咨噉雙枯魚三年不盡過于儉也而百一詩云田家何所有酌醪焚枯魚又任表云折芟焚枯此焉自足

知新錄 卷二十九

禁豢豕

正德末年曾有旨禁約人民不許豢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盡行殺賣小豬埋棄一時駭異此與唐姓李禁鯉魚同一異事

撒胡荽

胡荽俗呼爲原荽又作芫荽博物志張騫使西域所得又作葳葳卽荽也說文云薑屬可以香口又借用葳儀禮卽夕茵著用茶寶綬澤註云茶茅秀綬廉薑澤澤蘭皆取其香且御濕也潘岳問居賦云蓼荽芬芳觀諸字

書知原荽芫荽葳葳廉薑皆胡荽一物也今俗謂胡荽爲五辛之一不知五辛是葱薤韭蒜興渠出於闕國其臭如蒜非胡荽也舊傳種胡荽者作諧語則茂宋時諸館職公事畢則云請撒胡荽一巡新城王尚書詩云古木修篁滿四鄰秋光寂寂照簾茵晚涼共坐池塘雨聽撒胡荽又一巡

蒿苳

五代時有僧某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蒿苳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苳食之僧餽食甚恭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

知新錄 卷二十九

夢告之且曰他日得志願爲老僧於此地建一大寺僧丈夫乃藝祖也後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老杜有種蒿苳詩以蒿苳比君子

馬耳菜

示兒編云東坡雪夜詩試掃北臺看馬耳不隨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辯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菜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趙未見而妄爲是說耳

山藥

南詩云秋夜漸長饑作祟一杯山藥進瓊糜

登豆

登音彎今俗謬呼為安豆唐六典有登豆俗作豌豆要知登豆即豌豆也維揚冬月以安豆苗入饌極香美夏至日以豆作飴相餽贈故舊註謂之豆飴也登音彎非音安今不詳出處直謂之安可笑也正字通云登豆即豆別名唐史有畢豆崔實月令作躡吳瑞本草以蠶豆為豌豆非是蠶豆即與豌豆同名大小形性各別非一物也

削瓜

西瓜昔人云自宋洪皓始携歸中國然則禮為天子削

瓜者當是何瓜耶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

副板也四

板以爲國君者華之中以裕

華中爲大夫累之

笑矣乎

菌中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呼為笑矣乎李太白集中亦有笑矣乎一篇

乳腐

穆贊兄弟四人皆和粹世以酪酥醃乳目之贊為酪質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見本傳謝諷食經略抄五十三種中有加乳腐

鹽豉

豉釋名嗜也調五味可嗜也廣雅曰苦李作豉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鹽豉其器三輔決錄南陽舊語曰前除太守范仲公鹽豉蒜菜其一筒史記貨殖傳曰麩麩鹽豉千合蓋四物也今京俗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然晉世已有此名世說武子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蓋以未下調和為未下鹽豉耳陸放翁詩云項里揚梅鹽豉可徹湖湘蓴菜豉偏宜自注云蓴菜最宜鹽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甚言蓴羹之美耳

知新錄 卷上十九

蓴即梅

梅桂杏菊芍藥等古人取以調食夏小正云五月煮梅為豆實周禮籩人八簋乾蓴與焉蓴即梅也生於蜀者謂之蓴又古人以薑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菊則為夕餐芍藥亦以調味香之一字皆不言及徒以口腹累及花木寃哉

白果

鴨脚子一名銀杏俗謂之白果葉似鴨掌故初名鴨脚宋初入貢改名曰銀杏也形似小杏核色白梅堯臣詩鴨脚類綠李其名因葉高又詠李侯家鴨脚詩鴨脚

江南自注云京師無鴨脚李駙馬自江南移植又名平仲左思吳都賦楛櫪平仲劉成註曰平仲之木實如銀陳藏器以爲銀杏一名櫪一名火棗木相如上林賦櫪櫪註引郭璞曰櫪平仲木也

棗 梨

清異錄云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醫家目棗爲百益紅目梨爲百損黃

消梨

南齊記宋廢帝太始年既失彭城江南始盛傳種消梨先無此樹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後

梨

卷二十九

三

齊受禪舊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入口即消是以謂之消梨也

盧橘

魏王花木記蜀土有金橘亦橙類似橘而非橘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名給客橙亦名盧橘相如賦盧橘夏熟即金橘也非櫪木所生櫪字註所引不確東坡以盧橘爲枇杷陶九成以廣州之壺橘爲盧橘皆不是

雞頭

雞頭芡實也一曰鷄龐莊子云桔梗也雞龐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雍或作壅司馬云即雞頭也

荔支

荔支自漢時長安已有黃圖上林有荔宮以荔支得名元昇六年破南越自交趾移種百株獨一株稍活誅數十人遂不復時其實歲貢焉郵傳者疲於道路不獨唐明皇時爲然也漢安帝時交趾太守唐羌極陳其弊乃始罷貢案此即相如賦所謂還答離支者是也離支之實既至長安而繁夥還答或是夸言也棠按今世閩中荔枝入貢連根郵致京師則所謂繁夥還答非異事矣按唐記有荔枝香曲

頻果

頻果

卷二十九

三

頻果即奈也俗云頻婆果今世謂之頻果古人謂之林擒或謂之聯珠果廣記謂之來禽言味甘熟而禽來也本草云此有三種大者爲奈圓者林擒小者味澁爲椹廣記云奈有白赤青三種洞仙傳云福鄉之奈可以除災癘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白奈紫奈綠奈貞觀時有朱奈亦號爲文林果

諸蔗

甘蔗即甘拓亦謂之諸蔗又謂之都蔗相如賦云諸蔗巴苴注云甘拓曹子建都蔗詩都蔗雖甘杖之必朽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雞蘇

雞蘇本草云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以此飲客

茶

茶始於晉六書無茶字而茶之議稅則始於唐德宗時趙贊隨卽罷唐貞元時張濤稅茶遂至今爲害也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歐陽修曰蔡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蓋深恨之也宋人造作有二一曰片一曰散片蒸造成片散則既蒸而研合以諸香以入餅所謂大小龍鳳團是也神宗時置茶馬司賣茶入於秦鳳熙河博馬益西邊產馬而人多嗜乳酪滯膈利茶性通

知新錄

卷之十九

茶

達也在唐時回紇入貢以馬易茶故宋因之置茶馬司元世祖有推茶都轉運司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其茶末茶葉茶明有茶馬御史本朝無專官取稅甚輕棠按茶之立名始見於王哀僮約而盛著於陸羽唐宋因而寢盛末茶研碎製爲餅片臨用則輾之盧仝詩所謂首閱月團范仲淹詩所謂輾畔塵飛者是也元志仍有末茶今世言末茶者少矣晏子春秋云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七五卯茗菜而已韓翃茶經云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開創不始於陸羽也周昭王時老子出函谷

關令尹嘉迎之於家首獻茗後世客至家必獻茶從此始茶名不同曰慣曰設曰茗曰薜皆茶也抱朴子有啜薜漱泉丁謂茶錄陸羽茶經言創之始皆非也

蘇廩十六湯

得一湯

嬰湯

百壽湯

火過百息水踰十沸

老嫩三

中湯

豚湯

大壯湯

緩急三

富貴湯

金銀器爲妙

秀碧湯

以石爲器

歷一湯

纏口湯

銅錫等器煮湯

減價湯

用瓦瓶

標器五

法律湯

用炭不用木

一面湯

焚餘虛炭性浮

宵人湯

炭惡性不盡

賊湯

竹草等項

魔湯

有柴烟

炭薪五

知新錄

卷之十九

湯

湯中惟得一湯爲上嬰湯失於嫩百壽湯過於老中湯爲上豚湯過於緩大壯湯過於急富貴湯爲上秀碧湯次之歷一湯又次之纏口湯有銅錫氣減價湯有瓦氣皆爲下法律湯爲上一面湯火性不勻宵人湯賊湯魔湯皆不得其正陶學士穀謂湯者茶之司命入口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正如對美人如看法堂名畫豈可着俗漢手

點茶

吾鄉客至必點茶以待所謂點茶者如核桃杏仁棗栗

之類皆是也宋時不用諸物凡烹茶即謂之點茶宋廣川書譜有陸羽點茶圖跋

鹽茶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可知唐人煮茶多用薑鹽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雖知其非而習猶在也

茶禮

法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為禮今謂聘金為茶禮義本此

沫餽

茶經云凡酌茶置諸盃令沫餽均沫餽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餽

茶名

說邪謝氏論茶曰丹丘仙茶出烏程上不止味同露液白况霜華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又曰豫章曰白露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曰湖常曰紫笋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芽曰露芽岳陽曰含膏此外九夥若蟾背蝦目龍舌蟹眼瑟瑟瀝霏霏靄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之中天然偶字也

茗戰

茶錄曰建人謂鬪茶為茗戰昔蘇才翁亦嘗與蔡君謨鬪茶也

潑茶

南部新書云杜悰位極人臣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舟過瞿唐為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茶吃也

活火煎

李約性嗜茶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東坡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煎語本此

淡巴菰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集

分甘餘話云韓慕廬宗伯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眾為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索郎酒

續古今注云索郎酒桑落時美蓋索郎即桑落反語也水經注云蒲坂西有姓劉名墮者醞成芳耐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一云廬山有桑落洲

鶴觴

河東人劉白墮美釀酒京師朝貴遠相餉饋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東坡詩云獨看紅粟傾白墮張文潛以白墮人名也何以傾為東坡以惟有杜康為應棠按桑落酒乃劉墮所為騎驢酒乃劉白墮所為除一白字名姓皆同也

婪尾酒

婪貪也謂處於坐末得酒遲取貪婪之義宋景文守歲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碟膠牙餉改婪為藍或云藍頰水其淡三丈取

酒惡

卷二十九

三

以為酒侯白酒律云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二杯為藍尾末坐遠酒行遲故連飲以慰之見石林燕語飲婪尾酒與飲屠蘇酒不同婪尾酒先老後少屠蘇酒先少後老

酒惡

侯鯖錄金陵語中酒曰酒惡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蕊嗅用鄉人語也

屠蘇

屠蘇所指非一非專為酒也杜冷淘詩願憑金腰褭走置錦屠蘇魏畧李勝郡廳事前屠蘇壞則指平屋也又冠有屋者名屠蘇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障

日覆兩耳會見喝兒做天子見程氏蠡說子詳屠蘇本

草名以草為菴故玉篇云菴也王褒詩繡楠畫屠蘇故

後人因以名屋又從屋形因以名帽酒釀於草屋之中

因以名酒錦屠蘇當是指帽樂府有挿腰銅七首障日

錦屠蘇之句而歲華記則云昔人居草菴之中每歲除

夕遺里問藥一帖令以囊盛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

樽名屠蘇酒合家飲之不病瘟疫自幼飲起至老取少

者得歲故先老者少歲故後博雅云孫思邈菴名屠蘇

謂屠絕鬼氣蘇省人魂故也

食酒

卷二十九

三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

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

此說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

流俗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數石不

亂可謂善飲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亦云吾病痞不

能食酒至是醉焉

百末

百末漢時酒也漢書百末旨酒布蘭生註合百草花木之末釀成酒也六書故云木上曰末木杪也今京口有酒曰百花龍城錄云蘭生即百末旨酒也太宗文皇帝

詩云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玉薤煬帝酒名也

紅友

紅友薄酒也古人酒重白故有玉醴玉液之號見虬峰

筆紀

洪醉

南史梁元帝徐妃性嗜酒多洪醉二字甚新今人謂酒量大曰量洪

玉浮梁

清異錄云李太白好飲玉浮梁子不知為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促其成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之則浮蛆

知新錄

卷二十九

藝

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若下酒

秦時有程林烏金二家善釀酒吳興箬溪多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土人取下箬水釀酒酒極美俗稱爲若下酒吳興記云上若下若併出美酒韋昭吳錄云烏程若下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總皆指上下二箬後人省筆爲若耳

酤酒

漢書云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優人可以相御

也論語當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孔子疑而弗食據此則知春秋時已弛酒禁酒酤不在官而在民故民得私釀酒矣

禁酒

曹公禁酒孔融與曹公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帝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

知新錄

卷二十九

事

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舖糟醢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藥王藥上

今世有藥王殿按楞嚴有藥王藥上二菩薩爲世良醫

艸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酢鹹淡甘辛等味因味覺明從是開悟云云今世只知藥王而不知有藥上也

醫說

古者天子有食醫無御醫有醫萬民之醫無醫天子之醫豈至尊如天子而不用醫乎哉不知醫於無病之日勝於將病之時醫於將形之時又勝於已形之後食醫者正防於未然者也是以三代以前多壽者衆此不獨為天子而然也或者疑之食與醫不相合也合食于醫立名殊異不知病之來有由於食之不得其宜者而因

知新錄

卷三十九

醫

以致病是食醫何可不急講也夫不以食為病而以食為醫則食不能致病而病反可默化於食攷周禮有醫師為衆醫之長疾醫者治內證瘍醫者治外證獸醫者治牛馬之病而食醫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春食夏羹秋醬冬飲必調其陰陽而使一身以備四時之和春木木味酸春發散宜多酸以收之夏火火味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秋金金味辛秋主斂宜多辛以散之冬為水水味鹹冬主堅栗宜多鹹以與之而四時之味必調以滑調以甘滑則竅通甘則養脾素問所謂醋收肺辛散肝鹹與心苦堅腎即此意也

其所食之牛羊豕犬雁魚謂之天產稌黍稷梁麥苽謂之地產天產養精地產養形而合食又各有其宜此食醫之要領也又曰凡君子之食宜放焉姬公之意不獨謂王也欲使斯民共躋於仁壽之域凡百君子可不於食而致念乎棠於是更為之推其說以廣其意焉丙戌之冬予得寒疾卧榻三旬得劉叟為之診治得不即填溝壑人曰參苓在所不免棠念窮困精其飲食或庶幾須臾勿死竟疾不食參苓又攷周禮疾醫治萬民之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竊謂藥非養人之物養人之物惟五味五穀為宜昔者東萊亦先我而言之矣曰

知新錄

卷三十九

醫

公先五味五穀而後繼之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予於是又知未疾之先以食為醫已疾之後莫不以食為醫煌煌周禮記載明白非予一人今日之臆說也世之人不於飲食致慎以清其源又不於飲食致意以養其疾動以參苓附桂為兒戲以自戕其生豈不悲哉作醫說

三折肱九折臂

三折肱知為良醫謂屢折其臂能參考其方之優劣也後人謂三次曲肱而思慎於下藥此說非也楚辭九章云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豈亦下藥而用

九次思索乎

官能

黃帝醫書有官能之篇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
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
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氣血而調諸逆願察陰陽而兼
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
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
積抑痺各得其能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
無名此黃帝論醫之道而名曰官能然則治天下者亦
必論其官之所能者用之官之所不能者不妄用之如
此則君子小人皆得其所矣

莊子知醫

人之受病不離於火腎水一耳心肺肝脾胃之火紛然
雜出故火之為害也居多以一腎水不足以敵眾火也
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
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淳不得成心若懸於天
地之間慰腎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
不勝火於是乎有償而道盡按此一段總言外務傷生
亦可知受病之源在於動火人能靜以攝生不使月不

勝火則自無焚和之失莊子本言道却可通於醫書此
用補難經之所不及

礪石散

獻之靜息帖云礪石散是可疑事見患散輒發癰礪散
寒石散之類晉人酷好而礪石性熱有毒故獻之云
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
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礪石熟蒸出外故草木
焦滅鑿看果墓礪石滿塋而異苑載魏武與王粲北征
亦有山岡不生百草古冢中人在世服礪石一事本草
誤刻在礪石部內礪音却礪音煩當有別也今洛水冬
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濟下亦有礪石今取此石置甕中
水亦不冰

白字藥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

太醫院十三科

大方脉 傷寒 小方脉 婦人科 口齒 咽喉
外科 正骨 痘科 疹科 眼科 鍼 灸
又相傳為大方脉小方脉風科婦人科產科口齒科咽
喉科金鏃科傷折科瘡科眼科鍼灸科禁呪科二說不
同故並書之

二百味草花膏

夷堅志治赤風眼用羯羊膽一枚入蜂蜜於內蒸之候乾研為膏點之羊食百草蜂采百花故有二百花草之名張三丰真人方同此

好膏藥

五代史補云王建在許下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及據蜀馬涓為從事涓好詆訐建怒為所譏因問曰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實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醫新錄

卷二十九

醫諫

宋熙寧四年呂誨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跣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識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建炎初李綱言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

醫新錄

卷二十九

藥

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惰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皇太子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君子則治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

用藥

舊唐書談賓錄云病之用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

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棠按此語極中今日醫家之病桐君之術葛氏之書非九折臂亦不能悉也

天成中進士侯寧極藥譜

化米先生神 九日三官吳萊 淡伯厚 含丸使者

椒 金山力士自然 白大壽木 綠劍真人蒲 調

睡參軍酸棗 醒心杖遠 瘡帚何首 無憂扇枇杷

洗瘴丹檳榔 靜風尾芥 不死麵茯苓 草兵豆 廣宮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霹靂半 半夏精天南 無聲虎黃 脾家瑞氣丙

正坐丹砂 德兒杏 永嘉聖脯乾 度厄錢連

六停劑五 延年卷雪皮 飛風道者牙 壽祖

威靈 水狀元紫 冰喉尉荷 既濟公麻 苦督郵

嗽神五 曲方氏防 禹孫澤 風稜御史君

救肺侯款 抱雪居士香 貴老陳 九女春

滴膽芝連 血櫃丹 百藥綿黃 通天柱杖牛

安神隊杖冬 肚裏屏風艾 女二天當 還元大

破軍殺大 吉祥杵楸 產家大器秦 英萃

庫益 智

夫于亭雜錄云唐侯寧極藥名譜人參曰皺面還丹薺芎曰賊參只載二種而化米先生等項雜錄不載乃原本皆載獨遺人參薺芎何也

又海錄云天狗人參 猪葛 天牛雌 天

鼠防 日精雲 地髓地 道人頭蒼 秋子茶 山

精白 兔縷兔

史系云胡王使者活

杭州小說云國老甘 含丸使者花 九日三官吳萊

清異錄云假君子牛 骨鯁元君草 野父白

時美中時 魏去疾魏

知新錄 卷二十九

玉虛飯龍 黑龍衣驚 沙田髓精 無聲虎大 草

兵巴 琥珀孫脂 一寸樓臺蜂 八月珠香 吉祥

杵楸 丑寶黃 化米先生神 混沌螟蛉草

酉陽雜俎云丹山魂黃 青要女空

木乃伊

回回中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眾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則蜜劑也凡人損折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陳士慶傳

明末陳士慶河南鄧州人棄業遊終南見石洞極幽冷有老人辟穀陳拜於洞口累日不倦老人顧謂之曰若苦餓當有以餉汝命童子予一物食若飽氣蒸於腹得不餓又累日拋書一卷授之曰求仙非汝事士慶視其書皆禁方後亂張獻忠留在賊中能煮水成膏獻忠以為妖欲斬之陳曰吾能使死者復生詎必生者而死者乎獻忠笑而釋之破武昌楚王宮有侍女名老脚獻忠嬖之甚呼之侍寵不即至持刀往刺肝肺頓出尋悔之召士慶士慶納其出者於腹線紉傳藥立愈又孫可望

知新錄 卷五十九

使酒殺其嬖妾士慶曰渠非監軍之所鍾愛者乎彼殺之必悔之昇以去線紉而傳其藥亦愈士慶翌日問孫曰殺其所寵何也孫撫膺曰吾悔之吾悔之今無及矣士慶曰吾固知監軍之必悔之也今有一美人形容態度與殺者無銖黍異願以當監軍心孫不信輿至即前所殺妾也喜乃過望拜而謝之獻忠將曰白文選為礮中其脛瀕死士慶殺犬取骨合之又賊將祁三昇臨戰為官兵削其頰車折其齒士慶為斷一俘之頰車以合一日夜能飲食言笑如常時諸如此極夥人有求其術者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見陳操術屢

効謂之曰吾欲號汝為老神仙必累几為高臺登之使將士呼之名乃克著於是臺高百丈陳膽戰不欲上獻忠命軍士持弓矢引滿相向士慶懼登其巔眾齊聲曰老神仙聲如迅雷震響山谷張敗士慶後在蠻徼中與蜀人劉蒞善自言遇仙始末後病死相傳老神仙煉藥之時聚群婦人取其陰上肉方寸置罏中雜以藥熬之俄而罏中火光滿室中其火著物不燃投以藥而火息王棠曰藥能活人顧從殺人而得又何如不殺不活哉所知錄中載李自成出官之日官廚中出陰肉凡十五肩蓋食人肉所棄之物也若使士慶見之當必更為珍

知新錄 卷五十九

惜矣嗚呼洞中老人其禁方抑何不作之甚哉

人參

人參許氏說文作人蔘扁鵲云有毒根有頭足形面目如人產上黨紫團山者佳唐宋以來皆貴黨參今世產遼東者貴上黨參每斤兩許而遼東參每兩佳者不異赤金之價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澤之利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棠按世說注云石勒生於上黨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豈亦乘木而王之驗耶夫人參之生盛與不盛何關於人此皆好事者為之詞也近世富貴之家最

好服人參而扁鵲云有毒世亦莫之顧此亦風氣使然
東坡云貶所有瘴疾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
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予
謂富貴死於名醫固多而死於名醫之好用人參者尤
多王介甫云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此言真可破
千古之疑東坡以紫團參寄王定國有詩又小圃五詠
有人參一詩皮陸亦有唱和詩校書劉某亦有詩周繇
段成式皆有詩黃蓮坡云古夫于亭雜錄人參詩內有
錢起紫參歌竝序按陶弘景曰人參沙參丹參玄參苦
參五參之外有紫參乃牡蒙也本草綱目云紫參一名
知新錄 卷二十九

鹿茸

月令仲夏月鹿角解仲冬月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
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
以陰為體以陰為體以陽為末以陽為體以陰為末末
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
王慆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補精益血之劑於

麋鹿亦不能辨矣

燕在園知新錄卷三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古場鮑 濟作舟

漢陽汪遁于遜漁

羅田方 韶二如

黃海程光奎斗文 泰校

夢說

前知之理不獨兆與易也夢亦有焉昔姬公制禮經
夢等之三易三兆而皆掌於太卜春秋之時言夢者
多即孔子亦言夢其視夢也何其重哉夏周有夢說

人有觸夢周有咸陟三代聖人皆所不棄而周又有占
夢之官以辨正噩思寤喜懼六夢而且參之日輝論其
九變以詳得失之由而且聘於季冬拜受吉夢以避未
歲之福而且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以儆除民間之
疫是則夢之繫於國家也其不輕有若是然竊有疑焉
以為日之輝何關於夢臣之夢何關於王夢之凶何關
於疫且龜卜占夢祖祝司巫之屬後代率皆擯斥不僅
占夢也古之人豈故為是瑣屑不經之務哉是不然古
之人敬天事神無時不處於敬紘一不已之德與天地
鬼神符其功用故吉凶之感召不在於因想之中晉人

之所謂因想者皆習染於世俗之功名不參究乎神明
之倚伏也不然者三代數千年夢之不廢何以若是也
故世之人以因想論夢而夢之精意亡矣夫夏之致夢
致此之由殷之觴夢夢之奇者周之咸陟無所感也此
豈因與想而然乎夫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著龜見四
體夢則通神明矣天時人事互相發明故必觀天地之
會辨陰陽之氣參考於日月星辰方可詳察其原由而
周知其得失否則未有能昭宣夫夢雖然太卜占夢之
官後世蔑有即有夢非因想可稱吉夢足以獻於吾君
者世非三代孰從而知之世無姬公又孰從而信之作

知新錄 卷三十

夢說

宜林神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林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作
竄宜林辭先生名萊字立夫好學無所不窺宋景濂生
生出其門下按宜林仙經作宜樹善夢神也樹音社
書無樹字皆臆造

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
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說說與
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宗慶詩云曾聞世有虛生夢只恐

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子亦有詩云周官太卜有遺書千古入皆夢裏居計較夢中分得失至人無夢待何如

同夢

珍珠船云人夜夢好惡事欲令彼夢與已同者覺則春被頭易枕而臥以氣三呼則彼之夢還同已夢明日春說無不相符語見寺塔記中

夜夢題門

夜夢不祥題門大吉此事在昔已然歐陽公題壁是痛寐匪禱孔闡洪休八字蓋諷宋景文以艱探之詞

易之說也

天醉

西京賦云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哀江南賦云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虞喜志林曰嗙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之樂已有此嗙然則此夢耳豈真天醉哉

終南山

山橫巨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連綿峙其南皆此一山也既高

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厚物也厚物也者即東方朔所記謂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而百工可以取給萬民可以即足者也秦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舉梅之一物以明其無不有也毛氏曰中南即終南也

潘岳關中記曰中南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不當別有一山名厚物也武功縣有太一山垂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一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不知何所本云然也太一之名先秦無之至漢武帝用方士言尊太一以配天帝世人始知天神有太一也水經於武功終南則引杜預為據而曰此山亦名中南亦名太白其曰終南則無

易之說也

天醉

間於武功之與萬年至云太白則實隸武功東嶺嶺不啻三百里且太白之名以其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也古圖志不言太白即太一則謂終南即太一誤矣張衡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穹崔嵬潘岳西征賦曰九嶷巖薛太一龍從面終南而背雲陽隔平原而連蟠冢故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而五經要議亦以為然也關中記云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此說是也太一山一名地肺山又名福地地肺福地皆道家言皇甫謐高士傳則曰四皓隱地肺山以待天下之定此因炭谷有太一祠而借四皓以信道家之語也若夫南

山首末則不止在關中西域傳曰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相去數千里未有間斷此所以俱言南山也李吉甫元和間核關中終南山所歷而著郡縣自鄠郿武功以至長安萬年每縣皆著終南則南山之在關中常相聯接不謬矣至於山之高卑必以水準山高礙水不得通流積石河之南其水之大能并合枝流而北向以入於河為派有二洮湟是也湟水出金城塞外而東北至金城允街縣乃入於河其南面有大山礙水豈非南山在鄠蘭耶洮源在益州墊江縣西傾山之背已而北行過壠山以至金城之抱罕縣而始入河是

知新錄 卷三十

梁益西北以至正北水皆不能向南豈非南山之在隴西金城乎故西域叙南山首尾而知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者正用此為準也若夫自金城而屬乎漢之南山則其序又易攻隴西於關山為西中有壠坻其在西一面能洮水使不得東則因南山高峙矣自鳥鼠同穴以至長安亘五六百里凡其在南之水皆礙南山為北合乎渭以入於河則又足見隴山渭北之南其山岡脊不斷而與于闐之南山遠相連接又可知矣於是則知于闐之南山為南山發跡之始而關中南山為南山東出之終其終始皆可據信也此上皆大昌語也

謂之終南則原謂為南山之終也必矣然非雍錄詳其終始必不能了了如是

南戒北戒

陳眉公云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於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為黃河之源所以限內外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為長江之源所以護中華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日中條中條之西為豐鎬即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為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

知新錄 卷三十

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於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為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為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於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為首洛邑為腹

青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脉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大一團分枝擘脉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也故曰周公之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膺膺

新錄 卷三十

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博既長既景迺既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都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南北盛衰

草木子曰元朝自混一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外南人自以爲得親疎之道是以五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僞詔之所云也迄今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見乘除勝復之理也王棠曰 本朝定鼎從龍諸臣出於遼陽

者甚多故大位必在北方而南方較少消長之理固當然也

河源崑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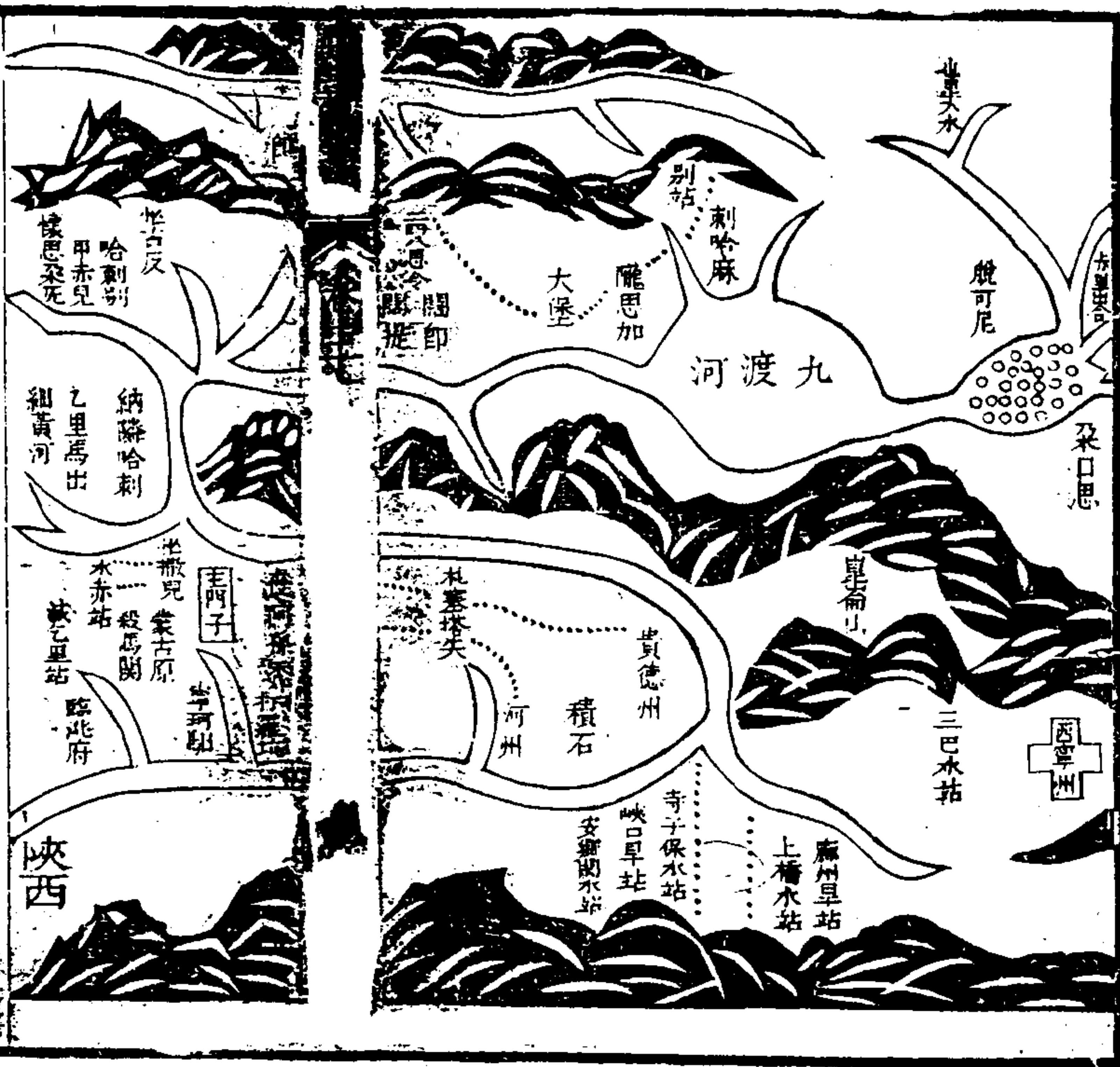
河源崑崙之說紛紜不一自元命都去後潘良霄爲述其事柯九思作序以承其傳然後知張騫之窮河源竄未抵其處又云與天河通竝尋源得機支石皆妄論也仙佛所述總屬不經子益喜都使臣之鑿鑿有所考據特爲備載俾言山者知崑崙所自出言水者知河源所自始也

新錄 卷三十

見俗云星宿海或云河宗氏崑崙山經云陽紆之山又云凌門之山河皆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或謂之大雪山亦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唐史

言紫山





元世祖至元間欽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送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佩金虎符以行四月至河州六十里至寧河驛驛西六十里至殺馬關啟足寢高一日至嶺愈高四閱月約四

五千里始抵河源後因某事力阻遂止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朵日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兀淖溺不勝人蹟逼觀弗克旁履高山山下眇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未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太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五日程水渾得土人

新錄 卷五十一

抱革乘馬過之民聚落斜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測矣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崑崙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崙南半日程地又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崙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子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躍越之者行六日有水西

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北河行轉西至崑崙
北二日程地水過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
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事官廳州隸河州又五日至積
石禹貢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
至打羅坑東北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一日至蘭州其
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東行至寧夏府又東
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
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
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
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胡

卷三十一

氏等數國其云大國五六皆稱傳以爲窮河源烏能觀
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于闐
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沃至臨洮出焉今洮
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蔥嶺水其下
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機女支機石
以歸皆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閻風玄圃積瑤蓋仙
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供濟梁南二
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束
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
其間云國家啟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

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
閩闔喜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女真蒲察氏三
至吐蕃闕闕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翰林侍讀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良霄謹述

柯九思序曰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
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
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沕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
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
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
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志稱阿耨達天上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地理志亦稱
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
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
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
肅地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山九渡按崑崙當九
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
皇大弟帥各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
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
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
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學士潘公得究其

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國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增文而潤色之至順間同知嘉定州事將刊是書屬九思叙其說於篇端元統元年冬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丸思序

星野變易

黃氏曆書曰星野之分不能千古無變有因天運而變有因地勢而變有因人事而變如天運之宿度分於黃道而黃道遷於歲差如昔為斗末今變而為斗初則野

之隸於斗末者亦當更為斗初矣此天運之變而分野

當改也以地勢論昔以山川分界疆野山雖亘古不變

而川或壅塞或開導河或有遷徙如汴城徙於河之北

復更於河之南則亦當隨其遷徙而判為分野矣此地勢之變而分野當改也以人事論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據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車書一統分省並京不可循其舊名不為改定或昨隸荆豫今隸青齊此因人事之不同而分野更當釐正者也歷考三本皆與昔之分野不合星家泥於成說抑何膠柱鼓瑟耶

談訂分野

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屬十二次前輩固有論之者矣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志謂衛之分野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涼州耳又謂魏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雁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乃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分野之說最不可信五星二十八宿有二十六宿在

國僅以畢昂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之地不足異域

十分之一而星文安得獨占十之九且分野之星皆是

春秋時所屬地勢屢分河道亦非其舊疆隅方幅歷代不同執圖索駁徒資笑柄耳

外國表章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玉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又不同云稱于闐國僂儻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

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攷漢文帝時單于
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單于隋文帝時
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聖賢天子伊利俱
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又倭國有謂出
子致書日入天子之語

三韓

三韓非遼東也考之書序駒麗挾餘馱貊之屬馱即韓
也後漢書韓有三種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也
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
有七國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七國
南與倭接凡北八國百濟是其一也後高麗有韓
縣辰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秦仲聖宗
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焉據此乃得三國之伏疆縣
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今人乃謂遼東為三韓是
內地而目之為外國也要識遼陽非三韓

哈密

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伊
州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流刺相界
火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統
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冷為西域之喉嚨

番之朝貢見皇明資治通紀

交趾

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
陀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為交趾地後
女子徵側反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
東西二道置節度使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
以為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
璉內附未封為交趾郡王傳子璿為黎桓所奪淳化四
年封桓為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真
宗仍封以王賜名至忠為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

為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胤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
國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
為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
事明永樂間從其請陳氏孫名添平者至京懇其實季
犛表請迎添平復還其國朝廷遣使送之為黎伏兵所
殺并及使者永樂遣兵生禽季犛求李氏後無一人在
遂復古郡縣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各府州縣衛一如內
地其後有黎利者中官庇之上表請立陳氏後明宣帝
遂聽之而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秦并百郡交趾已與
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立嶺南九郡交趾與焉在唐有

愛州人姜公輔仕中國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詬
頤矣歷五代土豪所據宋不能討三百餘年淪於化外
之域一何不幸哉季犛陳氏殺傷天使太宗興師平
之不得陳氏因復立為郡縣守臣不謹復為黎利所詐
而九真日南之域遂終不見天日此亦往事之遺恨也

日本國

三國志稱倭人在東南大海之中數十國王皆統屬女
主黥面文身自古以來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其衣橫幅
相連略無縫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以朱丹
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其敬人但搏手以當跪拜相

新錄 卷三十

傳倭國本以男子為王互相攻伐自女子為王名曰卑
彌呼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
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魏時曾獻男生口女生口於中
國棠按倭人即今之日本國唐時日本人來中國有能
詩者維時已不用女主矣其後興廢不常湧幢小品云
查日本原六十八島強者各據其地至明時有平秀吉
者始統攝之平秀吉始以販魚醉卧樹下別曾信長時
為關白出山畋獵遇吉欲殺之吉有口辨自說遇異人
得免今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名曰猴精信
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為阿奇支所殺吉

新錄 卷三十

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吉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
君懦弱無為壬辰破高麗改天正二十年為文祿元年
自號大閣王又以所養子孫七郎為關白關白者倭之
官號也平秀吉老且病子秀賴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
其位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索其位家
康不與忿還其女相爭鬪賴兵敗焚城而死其位遂歸
于家康傳其子為武藏將軍倭屬簡易寸土皆屬王故
其貧者甚於中國日只二餐以苦蓼搗入米汁為醋婦
人齒盡染黑女亦然好書史不能讀以多蓄相向而已
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
則不能成有劉鳳岐者言自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三
十人今不及十年已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
萬人此輩亦無法求歸也明嘉靖時南倭甚盛至胡梅
林用兵其害始息此上見湧幢小品今又將百年矣其
國王仍是家康子孫否或另有人不可得而詳也昔元
世祖征日本國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淡意宋末來降諸
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躑躅海上恐為後患
故驅之入島勝則海外奇珍可以入貢不勝而死則盡
除內患若夫海上安靖又何苦乘險入海為不必得之
舉也是以明太祖置之度外有由然也

十八家王子

陶九成云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名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云云于謂遼東去五城高麗不遠今之所謂十八家王子者當即是別十八之處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鐵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為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兩京

周平王東遷于是有東周西周之稱光武謂莽遷都洛陽是為兩都宋都于汴徽欽被執高宗南渡都于臨安于是有兩京之稱明初南京北京亦然皆為遭時不造因亂得名耳

金陵古城

客座贅語云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猝對以東晉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所築在長千里俗呼為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

王置在石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

帝因其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

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

所築周迴三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

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

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即世所謂臺城也在青

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

臨淮水西州城即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

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宮

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

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建鄴城

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于石城檀城在清風鄉

謝玄別墅宋屬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

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

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為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

城隋大業六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

人于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

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

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耆闍

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故址

木經

清波雜記云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于胷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棠詢之故老言造塔例皆不正讀此可悟其故

屢

卷三十

幸

帝庭曰廳古作聽音故官治之所曰聽事毛氏曰聽事言受事察訟于是今不論官治槩曰廳曰聽事音矣漢晉皆作聽六朝後加广

十三樓

樓名以數目見者漢孝武本紀云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又蘇東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但不知十三樓在何處又十四樓明永樂中晏振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十四樓洪武時所建有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雞鳴醉仙樂民集賢鼓腹淺粉輕煙謳歌梅妍柳翠等樓以處官妓永樂時革去

按武林舊事載有十三間樓相嚴院東坡守杭州每治事于此則所謂十三樓者其指此也邪又草堂詩餘注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于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以規利也據注所云則十三樓當指汴州

虹橋

廣陵有虹橋虹橋二字起于幽怪錄云玄宗謂葉法師曰四方元夕何處極麗葉曰廣陵云云俄而虹橋起于殿前帝步而上俄頃到廣陵據此則虹橋乃葉法師幻術引玄宗至廣陵者非廣陵有此虹橋也然廣陵虹橋二字實因此而起人少有知者

新錄

卷三十

幸

二十四橋考

說楛云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

號九橋不通船亦不在二十四橋之數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闌碧楚題曰煙花夜月相傳爲二十四橋舊址蓋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二十四橋今不可攷然當日繁華風流盛事尙可想見讀杜舍人之作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則其荒涼景色在唐季已然矣棠按橋名除去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共止二十三橋仍一橋無攷

密作堂

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于水爲激輪于堂層層各異下層刻木爲七

人相對列坐

一人彈琵琶

一人擊胡鼓

一人彈箏

一人彈瑟

一人搗箏一人振銅鈸一人拍板一人弄盤並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又作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繪綵堂西南角一僧手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鑪而立餘五僧遶佛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授行道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鑪僧舒手受香于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于鑪中遂至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層亦作佛堂傍立菩薩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作飛仙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

相映左轉往來交錯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妙自古未有棠按虞伯生敘元朝宮殿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其巧與拈香執香等運機妙用前後一轍覺木牛流馬不足爲奇也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

宋羅鄂州集云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皆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于力今歙縣南所謂城陽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里人余聰買其書號四大部置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于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別累積凡爲楮

以三萬計

一年而藏室具

又三年當乾道

之九年而輪

畢成凡其書亦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蓋聯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爲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函貯而尊閣之者皆華人之爲也然而未有輪也傅氏鑄銅以爲式其植若箸橫爲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焉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爲大輪八觚上象鈞天帝居下爲昆侖海水做百物以爲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爲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縱然芬烟旣作有聲軒然起于地中則有軋軋者羣起而和中聽未及審而所觀變于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鱗揮霍

而莫知所為如五山之宮殿岌嶻無所著而隨物播徙如先庭之輅禮畢而出鑾鳴轂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為鳳為猊為天人為龍蛇巨雀之神為旌蓋為網鐸為金為碧為火與日為草木華實散放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眎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宇天高地下八方奠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于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情悅于巨麗得佐其說以行惠于多方其書五車莊周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忻然讀之

三月迺盡皆以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踰五千

卷藏之者又如此獨不為偉乎宗仁御眾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勸功而智海尤堅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斯人而與之為其難者歟淳熙二年四月十五日州人羅願記棠按此院製作之巧與密作堂相埒為吾郡昔時勝遊之所今已不及見也故表而出之

四照亭

王暎為屋四合各植花木隨時之宜名四照亭慶元中趙公薤會客問亭名所自姚行簡對曰山海經云扶搖

之上其花四照華嚴經云無量寶樹普莊嚴華嚴成輪光四照今亭四面見花故以此名趙稱賞予友人程隨菴構一園於眾花中植一亭曾問名於予予欲以四照二字移贈今其人物化矣額名未贈園亦未遊緒懷交訪曷勝今昔之感也

冷泉亭記

峻嶒其石而後山屏顏樛檇其枝而後石掩映葱蔚其水而山石竹樹蒼鬱嶽寄偃蓋於其上而後俯仰給賞物無遁形濃淡色聲奔馳妙會然風日晴靈僧俗允闕仍省遊事之趣白香山記稱東南山首靈隱攝綺提

甲冷泉一亭詎非為山川之淵滙哉先是為郡者造虛

白亭候山亭觀風亭見山亭最後元莫作此亭樂天稱敏心巧目無以復加然則冷泉為元莫之所作而非建於樂天也明矣記中云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今獨此亭歸然介特得非冷泉之幸也哉抑得地者足以致然耶白水潛夫武陵遺事有云題額三字非出一手冷泉乃白公書亭字乃坡公所書考冷泉亭記白公脩悉此亭肇造之由又安遺此一亭字以待後之人某月某日天子將臨幸有司先期淨道名賢題額盡為撤毀或曰扁久不存矣日月遷流字無影響二公之妙墨或後人

不能探討歟抑書扁之由來後人不復深信歟元莫構造遺事流傳竟置之如弁髦之不相惜澁可慨也近冷泉亭三字乃董太史其昌書是日天宇晶晶緇流屏當洵爲遊事之幸友人偶詢及冷泉肇基之由因爲記其緣起如此云

鉢池山記

鉢池山去淮城十里鉢形表延周匝可十里許環以水故名唐杜光庭紀海內福地七十二鉢池其一也輿圖云王子喬燒丹處傳有丹井當是時井水日三變王子聞其勝與吳子朗儀叔氏宜村駕小舟在既至登岸遐

矚茫茫若江塚壘壘如波濤平坡暢行鳥觀所謂山者

土阜高約畧丈許土人指爲丹竈遺蹤云側有寺有碑碑云晉王子喬丹成飼雞鷄僵喬疑丹不驗棄井中雞忽化鳳喬乘鳳上昇土阜亦有碑又引王喬雙鳧事以實之噫異矣夫神仙丹竈之事自秦皇漢武以還率皆荒誕不根儒者不道至于王喬王子喬事有異烏乎混也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七月七日乘鶴以謝時人者王喬漢顯帝時爲葉令朔望詣京太史伺之網雙鳧而得鳥者一周漢風馬牛不相及合而一不宜夫王子喬何晉之有無乃子喬亦名晉遂訛爲晉子喬耶言晉

不宜合而一愈不宜按淮記莫辨兩碑又復歸然峙立

攷古者將何適從焉子謂仙術聖經所不言後之覽者荒忽幽邈之事宜任其處於若有若無之鄉存疑傳信不必意爲之解顧指鉢池爲福地何從見乎子姬姓周靈王太子爲鼻祖之所自出周曰祖漢亦曰祖且周而加之以晉亦曰祖不與猶龍之說在商爲錢鏗在周爲柱下在漢爲方朔同一不根之論耶夫人孰不尊祖跨鳳乘鶴神異其說事之微者置而不問可也周漢晉殊塗而齊觀焉生其後者能容默默乎吳與叔氏僉以爲然歸因紀其事詳爲辯之非特子孫不敢誣其先世游

鉢池者不致舛謬無徵是在後之君子

花之寺

分甘餘話云沂水縣有花之寺問之士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故以爲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榕槎蠹說云周侍郎與劉公蕃談花之寺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胸傳某作石者居于黃雲山中花之對石者天機妙合

砌臺

以石築臺謂之砌臺唐張仲素詩曰眺望臨春閣登高下砌臺

飛來峰鑄佛像

靈隱飛來峰石鑄佛像俗相傳元僧楊理真伽所鑿杭州舊府志有此說朱竹垞太史靈隱寺題名云潛說友撰臨安志宋咸淳年此時楊理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於巖上周迴鑄小羅漢佛菩薩像然則飛來峯石佛唐以前已有之成削奇古知為六代遺蹟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

雪宮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

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

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舍胡曰有而即引之與民同也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僖尚能為斯言况巖巖之孟子邪賢者仍當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為晏

嬰館舍邪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延見孟子于其地非就見之謂也又思管晏孟子羞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為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為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磁石門

始皇造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期以吸脅胡人隱刃亦名曰却胡門按磁石引鐵原有此理始皇纍磁石為門亦為創舉也金陵瑣事云盛仲交有黃山谷所書阿房賦仲交云此書筆勢飛翥有金石相宣意杜賦甚工獨恨賦中不道磁石事棠故為拈出

坑儒谷

坑儒谷在昭應縣三百里唐苑名此地為閔鄉天寶中改為旌儒廟廟在昭應衛宏曰秦焚書患苦天下不從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到者七百人密令種瓜於麗山坑谷中温處瓜實詔諸博士諸生論說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上皆歷終無聲案史記始皇紀盧生及咸陽諸生竊議其失始皇聞之使御史案問而諸生四百六十人悉受坑于咸陽咸陽渭北也昭應渭南也地不相同豈昭

應谷中七百人是一事而咸陽又一事即唐之旌儒廟在昭應是從衛宏之說也史記則謂在咸陽棠謂二說必有一誤

匡

閻百詩曰禮記檀弓疏曰陽虎嘗侵暴于匡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欲殺之與漢包氏註同是解孔子世家顏刻為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山彼路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卷三十一

莊嶽

閻百詩曰炳燭齋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即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也

駢邑三百

閻百詩曰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為數方明孔子世家索隱

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名于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為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為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為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去却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

卷三十一

通乎

畫

閻百詩曰畫當作畫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志以畫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魯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因又悟樂毅初入齊聞畫邑人王燭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敢有闌出者矣

丹陽

野客叢談云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本其屬縣丹陽書從
自或考之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
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又考兩
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彭郡治于
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
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
則今潤州丹陽正非漢丹陽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
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
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于宛陵置丹陽郡唐
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
陽為楚所封誤矣

虎丘

虎丘詩一卷明初吳人王賓所錄秀水項氏萬卷樓藏
書也集中載郝經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
人行呂敏詩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
朴詩云闔閩塚上見新城無復行人載酒行考其詩在
至正丁酉淮張用兵日也董其役者為周南老故其詩
云白髮趨公役驅馳上虎丘又云四疊新城繞湖隈劍
池池上碧崔巍而柳貫詩亦云半山青處作崇巒其後
志吳地者多未之及虎丘築城人鮮有知之者語見

書亭集中

錢唐

錢唐二字史記始皇紀已有後世以錢易土捐錢築塘
因謂之錢塘此皆傳會之辭

若耶溪

徐浩遊若耶溪曰曾子不入勝母之間吾豈遊若耶之
溪改為五雲溪王新城居易錄云是讀為邪正之邪費
滋衡曰耶字即爺字古木蘭詩卷卷有耶名杜甫詩見
耶背面啼謂不讓其父故與勝母之間對

奔牛

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
中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在傍擊磬則出
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託其前事云
云僧一視誌公即向南奔至此化為牛故名

八尺

吳江二十里地名八尺考憲廟遷妃江南嘉禾以姚氏
女應女髮素短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許人因以名其
處見湧幢小品

海潮

張子正蒙云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疑聚不散之物

丹陽郡

丹陽郡

丹陽郡

丹陽郡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二七六

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爲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

新錄

卷五

二

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望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新錄

卷五

二

飲東逼礙沙潭圓薄激射折而趨於兩山之間約
洩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隱地故為東南之至
險非他江之可比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
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體陰而附陽曰隨日而
應月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
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月為
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卯酉之月陰陽之
交故潮太子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
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
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

月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為午潮降而為
夜子以後半月復然西江江岸上故大月之潮一月五
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屬
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
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開潮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
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克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
不復再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
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闕是其

變語出艸木子

江嘯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錢貨無
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
復然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先失
江南

地動

蒼槎蠡說云晏子語大卜吾見勾星在房心之間地其
動乎說苑則曰維星絕樞星散地動後漢志維星散勾
星伸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朱氏易解天西河由九

星名

卷三十

星名鈎伸則地動者以水動也辰星赤黃而小則地大
動土勝水也鈎鈎天之管籥折則地動天之管籥動也
蓋地將動鈎鈎開鈎即房星上垂二星若磔開則始震
盛張則大動漸合則止晉志西河中九星如鈎狀曰鈎
星直則地動按步天歌府上天鈎九黃星大象賦鈎主
震而屈曲宛如鈎而取象居虛危之次伸則地動是也
鈎鈎二星近房宿為天管籥步天歌鈎鈎兩個近其旁
大象賦鈎鈎儼於鳳闕折則地動者是也極後四星名
句斗柄後三星名維散者不相從也

麒麟非一獸

郭璞云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春秋西狩獲一角獸似麟者不言麒麟也汪堯峰有麒麟異同說

麟鳳解

麟與鳳千古稱之曰瑞昌黎獲麟解云麟為聖人出也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于鳳亦云又為之進而究之曰麟鳳不為聖人出固謂之不祥也即為聖人出子亦謂之不祥何也聖人德化敷被元元危微精一莫不以主敬自持故書傳所稱絕無好大喜功之習使人君好言麟鳳則侈心生矣人臣誦言麟鳳則諂媚生矣

矣有麟鳳而在上者不誇示之何取乎麟鳳有麟鳳而在下者不揄揚之何貴乎麟鳳誇示之揄揚之此侈與諂之見端正恐帝王主敬之學必因之而有懈也子故曰麟與鳳招侈與諂之物為聖世不祥之事無疑子又歎世之稱麟者曰舍仁懷義稱鳳者曰戴仁纓義夫禽獸之仁義無益于窮黎孰若聖人之仁義足以有為于天下哉是以有識之士不矜言祥瑞

鵬即古鳳字鵠即是鶴

五雜俎云鵬字即古鳳字朱玉對曰鳥有鳳而魚有鯢其言鳳凰上擊九千里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

鵠即是鶴戰國策說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漢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矣此二則雖小事亦博物者不可忽也

化鶴

丁令威有化鶴事東坡赤壁賦謂鶴化為道士又集異紀唐明皇九日獵沙苑射中飛鶴帶矢西南飛去益州道觀有道士徐佐卿寄寓是日自外持一箭歸曰吾為飛矢所傷已無恙因挂箭于壁書其月日且云此後十年箭主至此付之後明皇幸蜀至觀乃見箭陶侃丁母憂忽有客來弔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又王韶之神境紀云榮陽郡南有蘭巖常有雙鶴傳云昔夫婦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然則有道之士皆喜化為鶴耶

獅子吼

獅子吼吼小獸名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服不敢動恐吼弱着體即腐也吼又畏鴻鳴鳴則服不敢動俗謂獅吼乃降服獅子之吼耳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十終

孫燦正字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十一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高沙賈國維奠坤

篁南江 祥石林

北平陳 雷春鳴

京口李義元乾一 參校

龍

宋祕閣有吳准畫龍與世所畫龍異猪首驢形肉鱗畏壘垂髯下者其長數尺角勢彎曲有岐其上挈空据墟博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

飛天也

龍有雌雄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著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熒熒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爲二龍飛去

鳥王啖龍

五雜俎云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



二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小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所傳鳥王啖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而亦嗜龍腦耶

伐蛟

深山窮谷每當出蛟之時水頭暴起洋溢數丈傷害居民不可數計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鱓今此事久不行矣且蛟居於山穴不省漁師何以伐之費滋衡伐蛟論云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注曰言伐以有兵衛也夫蛟者龍類窟宅必於江海潭澤靈奧不測之處非網罟所能取鈎距所能致動則風湍駭輿輒能破舟斷纜雖

選集悍勇具勁弩毒矢然臨不測之地無所用其人力奈何經言伐之康熙甲子乙丑間江浙閩越之地多怪

風疾雨往往有蛟出地中毀禾稼敗廬舍漂城郭殺人以千數傳以爲災異然其變出於倉卒較河決湖漲尤迅利儻然不可爲備雖知者無如何也後余入楚豫聞山人言地將出蛟善獵者能先知之其地常蒸蒸暖於他處嚴冬不積雪卽掘之入數丈有物若脂膏者數十石其形已具者甲離離然蓋其將發也其膏煎之可療如是則地絕蛟害於是乃悟月令伐蛟者伐言掘地取之也凡正月蛇雉交生卵遇雷入土數丈成蛇形數百

年後卽出蛟爲民害今江浙閩越之地多此害者先王之制不講未嘗命漁師伐之其私伐者民自爲計官無所與故罹此禍至酷也夫先王爲民慮至詳且備具在經傳後之人求其意而通之可也以爲迂遠難行或削而去之則天下必有陰受其害者矣夫蛟憑陟江湖至橫暴也雖孟賁慶忌遇而失色而方其未發一獵人制之耳此思患預防之術也漢律能捕豺獠購百錢今時能捕虎者官給銀賞之夫豺虎之害不過一二人而購賞如此况蛟能殺千百人乎宜著令歲之某月命獵戶覓有蛟之地得之者官給銀若干夫民之趨利也急於

命而趨令也

卷三十一

車

數倍於常矣棠按費子言楚豫之間獵者能去蛟而月令則命漁師獵者入山漁者入水似不可強而同也然蛟乃水族故仍繫於漁師不得費子獵者之說則不得伐字之意思古人以漁師入山而伐之歟

鵲義隼仁

五雜組云鵲與隼皆鷲擊之鳥也然鵲取小鳥煖足且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不然也故古人以詰吏比之蒼鷹 子友清溪云西

澹山中老人多取小鹿煖足此亦鵲取小鳥煖足之義 予曰杜詩云煖老須燕玉鳥以鳥煖人以人煖若用鹿 是人以獸煖矣

毛虫倮虫互食

論衡云夫虎毛虫人倮虫毛虫飢食倮虫何變之有又云倮虫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虫也人食虫所食虫亦食人所食俱爲虫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虫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設虫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王棠曰人爲萬物之靈安得與毛虫比及其至也天地萬物且待

其位育虎食人安得不爲變

卷三十一

四

高柔疏

魏名臣奏載高柔疏曰陛下禁地廣有千里其中虎犬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二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一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鵬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棠謂禁

地養鹿便不宜置虎於中若謂禁地中自有虎又安從知為六百頭無中生有陸地蜃樓然其構思巧妙亦未始不聳人觀聽也

說虎賦

歲在單闕烽烟幸熄今值敦牂虎暴又興斯固有關風治然亦仁人君子所當深闕也予小子憤氣所激如五嶽填胸兀兀不可自遣昔范文穆榜其軒為說虎予師其意用致慨云

考樞星之淪降稟陽氣以成形視耽耽乎逐欲風漠漠兮吹萍其出也猶龍見之有候其吼也若雷隱之驟鳴

百獸賦

百獸塊然莫視羣力誰今與京行止有關於為政去留亦可以規兵當夫前哲之盛也皇風被物網罟無煩任及飛走惠彼元元林翳遠蹈巖穴踞蹲人安周道跡削高原市無未噬之苦野無未招之魂皇風不古斯道云亾持金僕姑用逐遐方然獸長不易制山君疇敢當儒頑鳥散敢用徬徨赴武夫子然氣往虎牢就縛前賢是仰砮石前驅功在林莽鄙彼爪牙舌大於掌搏虎歸閒反增快快是德不足而以力之承亦力有餘而任臂之攘汲古翰典實繁有徒禹劔為李亥璧為朱絕纍兮鋒光若火裂背兮血濺成珠或稱履尾復異撩鬚李將

軍中石飲羽馮善士之野下車七萃之士曰高奔戎生捕以獻東虞是充任成曳尾以無懼定襄護僕而拯窮更有雕虎就搏中黃以雄爭牛見利下莊善攻石虔關跳而虞吏以伏宜咎高叱而巖四若聾以茲勝業勇將無同佐國分理責在有司民之塗炭為其尸之故鳩民有其道追虎著於碑立奔革暴呂壽光祿俛首聽呪漢宗不其復有壞檻持德南郡法雄削課憂恤九江宋公或孟高息暴或神君種僮或少連去孽或劉令弘農方欣偶然渡北更訝相逐浮東境民得憩乎恆產尾後何慮乎生風化非小補治絕戾虫今則山陬最邑網密雲

布碎磁賦

布碎磁載塗咆哮當路運蹇恣其朵頤數奇遭乎驅捕慘非言詮冤誰爾訴薪童樵採兮腹悲饑婦餉田兮舌吐颯颯風高荒荒日暮人智無威假之狐敢不類投林之兔粵稽巷議苦過於茶母求死子妻求死夫車笠頃絕塵荒條渝權此憂也能不哀乎於是懷豪俠憶健兒清山麓起羣黎堂上蒲萄酒叵羅斟酌之枕兮首寢兮皮如斯人其為誰於是念廉吏澤化披夷四境供一麾不須牛陣結遠彼虎而辭民鼓腹任委蛇如斯人去後思然暴虎之徒杏壇所不與而循良之吏可為不可為俯仰今昔慨慕於斯伊惟佛氏慈海彌邊禪能勇退德

使威捐法安爲之說法佛調可以共眠扣首一經見曇
猷如意之力繞身三匝洗清晏膝間之緣因項就食兜
地飛泉法聰受戒於境內耆城麾手於路前僧稠僧朗
莫不皆然又聞龍湖有跨虎之普聞空如杖裂畜之檀
越惠始之氣足降明恭之力堪揭曇詢錫至而鬪分法
嚮行未而暴歇上士中士聖門畫策亦平平大空小空
華林怪事堪咄咄試問今日之寰區誰能遊行於虎窟
稽其梗槩念茲永佩維彼黃老虎車亦載氣得禁於黃
盧身常繞乎鼎鼎丹以之成圍以之護杏以之守書以
之負訝昭成之神遊因吳猛以却步虎駢受策報茅君

卷三十一

以有成轉繼而行役王暉而無作聞德王母實處其
果能宜人虎於何有思遠爲友用其鬚紹先叱虎飲其
酒或拂其性相看蠅蝮化於前一得其情何煩後魔乘
其後至其試介象之額入東坡之夢遊戲人間無關至
慟何以或羣或友相逐而鳴飛去飛來隨時而動念此
爲勞心焉永恫曾思班子隱見因時澆薄毛兒檢點無
分強弱麴客詞宗莫敢相薄孺慕碩德不聞暴作稟性
爲靈非徒爲虐氣固存於乙威功只恃乎三躍且寅君
所戒在人豈移以食牛之氣而哈嚙又鬪穀於菟聞乳
人不聞害物神茶鬱壘使食鬼不使啖民爲裴君而三

嘯侍聰公有二青或觸觀左之槐使頑民之有傲忽作
南山之嘯報邊事之多塵上清真人古松大士有踞門
而盤如有食餘而珠似間供薪芻又傳耘耜子香之墓
知宿衛以歸仁區寶之喪搏牲禽而助祀是班將軍有
其力之馴何必惡其目之視况符能止邪神聞決訟祓
惡以皮爲焚宜男以鼻爲用武不肯墮嘗徵參伐之奇
魂而有知益審風威之重郭文爲之探鯁商亮又爾分
羊物果無觀觀之意人豈有勦戟之傷虎父虎妻故無
遠慮虎媒虎卜安事多防時乎不淑亭午施狂軀非捨
食博以無良有同放市岐路徜徉惜費公不見於世使

卷三十一

那足乃爾成行青腰何在獨角誰歸胎變虎室爰情
王獅王不敢必攀鞍多戰慄一步一回頭行人空唧唧
掉尾有較焚騰無筆又安得濟人以黃神之章與赤刀
之術吾聞秦時除害邑封萬家重募國中黔首無嗟如
能取則於此庶虺吼或得易擊物理無既難悉其情周
傳牛化海異鯨生或几朱其足或玉點其睛觸感而應
莫不縱橫若夫虎化人人化虎精氣相召莫得而覩牛
哀封邵同茲異羣李微道宣適彼樂土吾願空谷無聲
斯民受祐燒尾從人離情獸伍碎磴之音不傳山林之
志莫取樞星收而起倉瘼德星聚而寧土宇豈非高穹

覆載殿蒼生於山巖水澗也哉世道轆軻吞恨者多言之不足更爲之歌歌曰水清漣兮山嵯峨中有李耳兮人不敢過名同柱下兮意云何白虎爲瑞兮斯世誠訛願天速殺兮不知其他

熊虎記

有以柙載虎與熊而遊於市者王子往觀之曰吾昔者所見蓋死虎也熊則未之見吾今然後知虎與熊之可畏有如是也吾今然後知周禮冥氏穴氏服不氏圉人之所以由來也虎高三尺嗜睡柙者鐵器擱之虎怒逼視之聲不甚揚翁翁焉雖隔垣猶鏗爾也與之肉以鐵

新錄

卷三十一

卷

器阻之虎爪虎口虎舌牙逼露俄搖尾柙者必使之翻筋斗而後食之蓋虎與柙者習也熊形如猪大如牛亦鐵器擱之立而掌張口舌亦逼露當二獸之在深山窮谷中力大體強其害全物也如拉朽摧枯猛而不仁二物實甚後世之弓矢火器致之者利其皮與爪與骨而已間有生致者大都爲遊觀之物無所發明也不知姬公建官班祿有冥氏穴氏以攻取之有服不氏掌養而敬擾之有圉人掌園遊之獸禁牧百獸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皆非苟然已也蓋古人舉措無一事不與民生相維繫我愛人而有害於人之物不思有以去之則愛人

之心反不如愛物之心故火其所食而使之出不致有穴處之慮張其羅網而入之柙不使有負囁吞噬之患此則古人致力於熊虎者皆其致愛於民生者也且獸之猛莫能虎若也身雖在柙心一日未忘在山也雄心剛膽負固不服不問可知其然古人慮之詳矣設一服不氏以服其不服之心渴而飲之水饑而啖之肉馴養而敬擾之以共其祭祀之用又歸於圉人用以供祭祀喪紀生獸之需是則古人致力於熊虎者又皆致孝於祖先者也今世之柙二物者冥氏乎穴氏乎服不氏乎觀二物者亦知周公設官分職之意皆從仁孝中來乎

新錄

卷三十一

十

康熙己丑六月王棠記

非熊

容齋隨筆云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取用考六韜云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彫非虎非龍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無非熊字棠按齊世家只言非龍非彫非虎非龍無非熊字面而六韜則有非熊非龍非虎非狼之句何以容齋言無也千字文呂望非熊或人以為誤是據史記齊世家言耳

羸駃騠

羸本驢馬所生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自以

為尚漢外孫衣裳皆半倣中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羸一作騾說文驢父馬母曰羸馬父驢母曰駃騠稟氣於父駃騠更為神駿也

衛

世呼驢為衛爾雅翼云晉衛玠好乘驢故以為名棠按衛地產驢故名曰衛當不因衛玠也有白衛有黑衛

牧馬

魯頌駟之牡馬美倍公也言駟而有牡者美其毛色有十六種如有驕有皇等句是也衛風美文公之馬言駃而有牡者三千之多二詩皆言馬之盛也後世駕車征

戰

卷三十一

戰

戰皆不用牝惟用牡馬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此馬之所以不盛歟衛詩駃牝三千言牝不言牡可以知其故矣周禮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注云特牡馬也是成周之世馬在官者馬百匹有七十五牝二十五牡是以產馬常少棠謂後世牧馬者令牝與牡相半則馬之蕃息無疑矣

課馬

今世呼牝馬為課馬唐六典凡牝馬五年而課小馬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竹披

杜詩竹披雙耳峻初不解竹披之義及讀周禮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內有散馬耳句鄭玄曰散馬耳以竹搭押其馬之耳項使其慣習不驚按搭音割擊也杜詩用竹字雖形容峻字之意而暗藏竹搭押耳之義

扇馬

今世稱牡馬去腎者為扇馬唐孫光憲云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扇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陳萬騎如一

荷

卷三十一

荷

荷未經扇亂氣疲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棠謂扇馬之制當不起於李廷玉而江南之蜀馬則因李廷玉而始扇焉

馬缺耳

張戡畫番馬皆缺耳犁鼻宋廣川云余問北人云鼻不破裂則氣衝肺耳不缺則風搏不聞音聲又考吳諸葛恪獻馬先錫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於是知馬之錫耳晉魏已然但未明言其所以然也

舞馬

唐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當時歌曰試聽紫駟歌
樂府何如騏驎舞華陽後亂馬散人間田承嗣得之他
日樂作馬舞以為不祥殺之宋大明五年外國亦獻舞
馬按魏整舞曲有云騏驎躡足舞鳳凰拊翼歌謝莊謂
肆夏已升采薺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則
馬舞應樂自漢魏已然矣

三花五花九花

三花馬者剪鬃為之辨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
剪三花是也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
之字杜詩五花散作雲滿身個個五花紋李詩五花馬
千金裘是又以馬印花為言也代宗時又有九花虬馬
賜郭子儀身被九花紋故號九花虬也杜詩近時郭家
獅子花注云即九花虬

馬稱疋

俗稱馬與君子疋或曰馬夜行日明照前四丈故曰
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云馬死賣得一疋帛
或云春秋左傳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疋與馬之
相疋耳見風俗通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之疋則馬光景一

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見韓詩外傳

叱咤

叱咤與訖同曲禮母訖食注謂食而叱訖也疏謂以
舌中作聲鄭氏曰嫌薄之也此叱訖之本旨也今世之
乘馬者馬行不中必叱訖而後馬始行初謂以為俚俗
語耳及讀王吉疏云馮式搏銜也馳騁不止口倦乎
叱咤手苦於垂轡身勞乎車輿云云按此則知叱咤之
用於驢馬者其來久矣

鹿王

震澤事苑云楚有鹿王廟相傳楚文王賦於震澤有羣
鹿千餘在木谷中王張其弓弩欲盡獲之忽有大鹿跪
而言曰我鹿王也願日獻一鹿毋滅我之族類文王異
而縱之自後日有一死鹿置於王前人奇其事為立鹿
王廟

遊牝 哨鹿

南方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至
夏唯食菖蒲一味却肥江陵松滋射鹿者率以淘河烏
脛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叻
叻之異或作塵鹿聲則牝鹿畢集蓋為牡聲所誘人得
殼矢而注之今之所謂哨鹿則其遺意

道家食鹿

陶氏書云麕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以鹿

禮鼠

文中子云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錄異記云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秦州有之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為立

白貂

五代史云耶律德光脫白貂以衣晉高祖陷鹵記云契丹西北多產黑白黃貂鼠皮為衣北方諸國亦皆仰足

棠按白貂當即今之銀鼠也

紅鵝

王少逸為山陰道士管霄霞寫道德經道士贈以紅鵝後竟衝霄人只知好鵝不知好紅鵝故記於此

鷓鴣

鷓鴣鳥形似雌雞命翻之始必先南翥不北徂也其聲相傳不一南越志云聲云杜薄州異物志云其鳴云但南不北本草云自呼鉤輅格磔一云若呼行不得也哥

杜宇

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蒲卑二字未見人

用出華陽國志又楊升菴藝林伐山云杜宇望帝世俗皆指鷓鴣言按揚雄蜀本記曰杜宇出天隴山有朱提氏女為杜宇妻號曰望帝故義山詩云望帝春心托杜鵑又抱朴子云女媧地出杜宇天隴則又一說矣

謝豹虫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虫聞杜鵑聲則死今世謂杜鵑亦曰謝豹何也見伐山

魚說

南華云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又云羊肉不蒸蟻慕羊肉羊肉羶也又云于蟻棄知于魚得計于魚

棄意予通其意而為之說以警世焉今見夫濡需暖姝

之徒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爭競夫世之名利不審安危利害及至亾身以徇而不知覺此皆蟻之屬也其病在知知之所在害之所歸也彼方以知為能以為世之循分安命者舉不足以當其一瞬全身在知而抑知失身亦在知蟻乎蟻乎用知不如棄知之為得也又見夫廣結納竊浮名遂影揚輝以要美譽於天下或仗俠以濟人或立節以驚衆名與人歸而傷身之害即寓於內何也衆目者禍所積高明者鬼所瞰古之人所以榮辱不驚者彼與天下相安於自然故人亦自忘彼我之見

也今繞意曲體以乾沒於世事幸即不至戕身亦必舌
噪唇焦手足胼胝卷蕪無少休息此皆羊之屬也夫羊
有羶行其病在意羊之羶羊之意也使羊無羶蟻何慕
焉在羊無知抱一羶意而來蟻之趨慕况人盜虛聲以
嚇衆乎羊乎羊乎用意不如棄意之爲得也惟魚也游
於江湖之間洋洋然得遂其性無蟻之夤緣無羊之羶
行無知無意相忘於波濤生長隨造化人游於人彼游
於天惟天也能得其自然故莊子於魚也有取焉作魚
說

金魚

雜錄

卷三十一

金

金魚之色相變幻徧考山海經異物志亦不載子虛賦
有云網玳瑁鉤紫貝又魚藻洞置五色文魚固知其色
相有自來而金魚則總名也其名有純白純紅金盛金
鞍綿被裹頭紅首尾紅鶴頂紅眼有墨眼雪眼珠眼紫
眼瑪瑙眼琥珀眼又有四紅六紅至十二紅之名尾有
三尾四尾品尾然皆是一種變化又有金管銀管近陝
西人自馬上帶數種來邗其眼有突出者其腹大有似
鵝卵者有橫行而頭向下者有沉睡水底而不死者此
又屠赤水金魚品中所未載者也

猫王

天順間西域有貢猫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人不知異
也使者言其異人不信因斂金而觀其効使者結臺於
城中高處猫處於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伏死壇下曰
此猫一作威十里鼠盡死猫王也見叢談

猫兒狗子

唐孫光憲云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
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
每稱賞之又有一餓猫臨鼠穴嚙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
令泚兒賞又有栗爆燒種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生建
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

雜錄

卷三十一

金

也人聞而笑之

銀懈金龜

武林舊事敘社會云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懈金
龜無不動心駭目銀懈金龜未聞人道

陶犬瓦雞

金樓子云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

八哥

八哥即鴝鵒也負暄雜錄云南唐李主諱煜改鴝鵒爲
八哥王虛中勸孝文亦曰八八兒爾雅翼云此鳥身背
皆黑惟兩翼有白點飛則見白如八字故謂之八哥云

又永叔夢爲鸚鵡飛在樹上意甚快悅歸翰英香特異
永叔常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
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卽娠永叔生白毫無數後漸
退落

畫眉

歐陽永叔有詠畫眉詩云百轉千聲隨意移山花紫燕
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嗁

襪雀

鸚鵡一名桃虫又名桃雀又名女王又名女匠又名巧
婦取茅爲巢至精如刺襪然故又呼爲襪雀

鸚鵡

卷三十一

鸚鵡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
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
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
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
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
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
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幽怪錄
云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鸚鵡數千相呼姓
氏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有名武仙郎有名自在

先生者有名踏蓮露有名鳳皇臺有名戴蟬兒有名多
花子又云吾乃鳳皇臺鳥也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呼
爲雪衣娘一日飛上貴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
爲鶯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爲鷹所擊
而斃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冢

拱背

蜂採百花俱置於股間惟蘭則拱背入房以獻於王有
友人贈子蘭數枝曾賦一絕句數枝嫋嫋吐幽香珍重
軍持護綺窗扇却細腰不許入也愁拱背奉蜂王

五眼雞

鸚鵡

卷三十一

鸚鵡

元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有云說英雄誰是英
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非
熊兩頭蛇言人無處不惡三脚猫言人無才逞能今世
俗語皆如此但五眼雞今人不言亦不知所指也

顛當

顛當爾雅謂之蚨蜋窩深如蚓穴有土蓋如地平大如
榆莢常仰其蓋有蠅蠖通軌蓋捕之纔入復閉秦中兒
童戲曰顛當顛當守門范成大六言詩曰恐妨蝴蝶
同夢笑倩顛當守門浙中謂之駝背虫

知鳥獸言

鳥獸動物也其血氣與人同者也故其聲音情態有相通之理介葛盧詹何知牛鳴翁偉李南知馬鳴沈僧照識虎嘯白龜年曉羊言楊宜成子辨雀語管輅張子信孫守榮占鵲言神速姑知蛇言秦仲解百鳥音惜其術不傳於後矣

蟲

抱朴子云今頭蝨着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棠按此則知蝨有黑白二種南史云齊下彬為蚤蝨賦序曰蝨有該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吊之憂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三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三

則幾好人所惡矣作又後蝨賦以正之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誅罪并發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中之醜實繁有徒與人相逼損益各殊蠶絲蠶審翻効勤劬絡緯促織蜻蜓蟪蛄螢飛蝶舞助人為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蚰蜒穢我階除胃庭網戶蟪蛄蜘蛛螻鳴於土蚓歌於塗怒臂螳螂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驅煖產電馬羶聚玄駒地鼈蝸牛負蟻推車總屬堪憎無傷於吾若斯之倫聽其自如爰有白蟬善齧吾書蠹侵嘉樹蛀耗米珠蝗蝻蝻嘉種是鋤醜敗於蚋肉敗於蛆飛蠹蝕柱青蠅泥裾是皆吾讐害未剥膚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蠹尾惟蠹鈎牙惟蝮蠖似蚊玄蜂舞壺蛭縮如垂蚝行蠕蠕守宮壁鏡藏毒不虛凡彼蠶螫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蛔蟻匿胃蚘蠶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蚊恃矯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逋若汝蝨者何能為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禪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身腹爾類日肥我貌日癯警焉見察循漿鑽柳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湯沐既具汝命難舒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蝨聞斯言匍匐俯伏靜聽謹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齋心以聆若

訢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命
布施千聖軌躅嗟君之量何其褊促我食無穀我啜無
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喙無啄微啞君肌
何遽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商君吾友有六皆
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民之髓蒙主
之目債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考終就木我羨我
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獄
我聞蝨言怒髮上蠢蕞爾微虫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
比奴僕敢擬朝士騰茲誇讟卽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
以髮懸之以竹細篠爲弓繡鍼爲鏃絃絲射之一發洞

雜錄

卷三十一

書

腹尸諸棘端以爲大戮

禽獸草木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
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卓則
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
謂之草

松

松老則子長鱗裂其葉有二針三針五針之別三針者
爲括子松五針者爲松子松通雅曰方書言松爲五粒
李長吉有五粒小松歌按粒當是鬣字之誤松每五鬣

爲一葉或兩鬣七鬣段成式曰李衛公言二鬣松與孔
崔松別惟有別牙松是三鬣

秦封松大夫陳封石三品

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荷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
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詩草沒
苔浸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
當年不與謀松石乃無知之物後世譏彈之無遺力而
荆公笑石子則謂荆公自笑也

五大夫非松

五大夫秦爵第九級爲一人耳始皇於太山樹下栽樹
爲五大夫未言松亦未有松五也唐人松詩有云不羨
五株松遂相沿爲誤

紅白桃花

予在江西饒州見方宅紅白桃花甚盛他處絕少昔張
幼芳者天台營妓賦紅白桃花調如夢令云道是梨花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
曾記人在武陵曾醉此女不肯證唐仲友一事已屬可
傳況才情又復若是

牡丹

牡丹一名鼠姑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後始

盛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聞焉若谿漁隱容齋
隨筆皆引元白牡丹詩以證歐公之誤龍城錄載高宗
宴羣臣賞雙頭牡丹又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
言水際竹間多牡丹則牡丹已見於晉時矣

玉樹

甘泉賦云玉樹青蔥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樹今謂
玉樹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書皆言漢
宮以槐為玉樹晉人所謂芝蘭玉樹正指槐也師古與
向注文選以碧玉為葉集眾寶為之則謬矣然考漢武
故事有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

知新錄

卷三十一

筆

為葉等語却非甘泉宮事棠按後代作詩形容白色往
往用玉樹不知碧玉為葉則非白色玉樹青蔥亦不言
白況又為槐樹乎

沒骨華

唐鄭虔著胡本草芍藥一名沒骨華駙都尉王銑所收
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崇嗣所畫甚多皆
不名沒骨沈存中言崇嗣剽造新意不華不墨墨色漬
染當時號沒骨花此說非也蓋因見崇嗣畫沒骨花圖
而謂不華不墨者皆為沒骨也不知沒骨花本芍藥名
也廣川畫跋亦云

陀羅花優鉢羅花即娑羅樹

空參詩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莖碧葉好顏
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聞多異香廣川秘閣書圖舊有
名陀羅花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此圖下之秘閣崇
寧三年廣川曝書廡下出此圖考之蓋花碧而葉六出
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旁引巖然上聳攢
花內挺駢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花也廣川云求之
於詩此圖不為無据廣川宋人董適是也有廣川畫跋
行世

辛夷

知新錄

卷三十一

畫

辛夷一作新夷去聲音異馮氏顯志賦攢射于維靡
今結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揚耀今紛郁郁而暢美
音媚作上聲音以劉向九歎揚精華以炫耀兮芬鬱渥
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今初荃蕙與辛夷

黃海異花

黃山異花極多雪莊上人曾為繪圖子友吳綺園品題
珍重一一錫以嘉名維時江蘇宋中丞見圖賞之擇其
尤者賦五言絕計二十首一時和者多人先是新城明
刑部尚書王公象晉謫官家居著有羣芳一譜康熙四
十四年奉 旨開館廣續命編脩汪灝張逸少等四人

為纂修官凡一百卷名曰佩文齋廣羣芳譜載天下異花凡一百一十六種黃海花之異者始得列名其內今將宋中丞等所咏之花為之標榜然其異者不僅於此而已也金縷梅似臘梅而瓣如縷春日開時翩翩欲舞然臘亦似臘梅一苞四五朵其開也以春抄旌節花老藤上作花行行垂如旌節色淺碧黎州漢源縣亦有之春桂似桂而五出三月開海蜀花生雲海春日遍厓谷紅色深淺相錯至鋪海時爛然雲錦矣彷彿睡香而差大瓔珞花色黃碧幽倩澹冶清香雋永有垂柳之態黃桃與桃無異但花跌先實耳山櫻木本竹葉初夏作花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實如含桃紫雲花花深紫日光下燭晶然凝望木蓮花
在慈光寺前高柯成圍密葉蔽日冬不凋花肖白芙蓉
惟房莢不類四五月開香聞數里山中無二本玉鈴花
樹高大龍蔥夏月碧陰中白花串串有類雕刻香甚香
杜鵑杜鵑處處有之此則高幹濃香迥異凡種石蘭一
莖一葉一花色紫生峭壁上查菊花木有芒刺四月開
小黃花如丁香其結實也如丹砂覆杯花攢生葉底空
中下垂似縷竹絲未而成仙都花生仙都峰下古幹屈
曲花一苞七八朵望之如芙蓉而特香綠心如拳三年
一放則葉下披如相讓然傲雲花形色似木蓮自夏徂

秋香不斷葉亦微馨悟公雲舫四圍皆此樹鵝羣花藤屬似菰蔣秋日著花宛然鵝也疊雪花花如翦雪中含一壺盧九月開紫綺玉環草花也頗肖二物

佛手柑

佛手柑一名飛穰椽中之另一種也晉鈕泊母與定夫人書云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出自西羌外剛內柔柑實似古賢棠按柑曰飛穰則單指佛手柑而言今字書皆入於椽字內予謂當分入柑字下也

桂子月中落

葉石林玉澗雜記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有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常墜桂子於石竺寺

並頭蓮

並頭蓮前世未經見晉太和間生於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有賀表今所在有之不一為奇也

睡香

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烈酷不可名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乃謂花

中祥瑞遂以瑞易睡見清異錄又瑞香有洛白揚紅汴黃江紫花之變極矣

孝梅

龍廣寒元時江西人有預知之術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梅花一枝盛開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張菊存詩曰南風吹南枝一白戰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廣寒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絲髮

楸

楸昔茂木瓜也大明會典廣州歲貢虫炷木瓜入御藥局取其陳久無木氣也淮南畢万術木瓜燒灰散池頭

毒魚又木瓜性益下部人號為鐵脚梨

卷三十一

矮雞冠

矮雞冠

矮雞冠即玉樹後庭花也見子由詩註漁洋山人雞冠花詩云三閣塵埋玉樹空後庭名字借西風終慚小草雞冠紫不及滇茶鶴頂紅

茶藤

范蜀公在許下堂前有茶藤架每花時宴客花墮酒中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座無遺當時以為飛英會

種薔薇

樹木者樹桃李不樹薔薇桃李夏得其休息冬得其實

疾藜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唐人謂裴度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是以薔薇與疾藜作小人一類相看矣清異錄云東平城南許司馬家薔薇花太繁欲分於別地根下掘得一石如雞狀五色燦然郡人遂呼薔薇為玉雞苗

楓棗樟柳

楓棗二木皆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為式盤式局以楓木為上棗心為下所謂楓天棗地是也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異如此蓋神之所棲

薔薇錄

卷三十一

南燭天竹

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南燭天竹

本草綱目南燭釋名南天燭南燭草木染菽烏飯草等凡十二名無南天竺者集解引蘇頌曰今惟江東諸郡有之株高三五尺葉類苦楝而小凌冬不凋冬至紅子作穗人家多植庭除間俗謂之南天燭陶隱居登真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飣飯法云其種是木而似草故名南燭草木沈括筆談云南燭草木本草及傳記所說人少識者今人所謂南天燭是矣莖如蒟蒻上音朔下調去聲藥接骨草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南方至多葉微

似棟而小秋則實赤如丹按陸游詩南天竺子亦微丹
自注南燭草本俗謂之南天竺李端叔取以名僧軒蓋
用俗語也又羅願新安志云南燭叢生春晚苗紅葉赤
照耀山谷道家用作飢飯其色青又謂之青飢飯非人
家庭館所植南天竹也若據集解引說南燭即庭除所
植之天竹而又溷以飢飯之名顧庭植者並未用以飢
飯嘗有疑焉及讀羅志乃知飢飯者南燭也鳥飯草也
庭植者天竹也南天竺也以其莖直有節故以竹名張
栢廣韻竺竹也陸詩固是而自注曰南燭草本本字或
誤當是南燭草木也見黃蓮坡草木辨正

知錄

卷三十一

美

倒垂蓮

倒垂蓮似菡萏未舒瓣瓣自上垂下倒苞其莖頂鳳如
槌開時瓣復上仰若小蓮臺瓣小而多層無房蒴中有
微須養以天泉經半月瓣枯不脫云是洋產攜根而種
中土也予於揚州聞之黃蓮坡云

稱呼

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祖母今稱外祖母母之姊
妹為從母今稱為母之舅弟為舅其妻為舅母俗稱母
之伯叔兄弟稱從舅從母之子女稱為從母舅從母弟
從母姊從母妹今世所稱姨母非從母之妻之妻之父

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今稱外姑女子稱姊妹
之夫為私今稱男子稱姊妹之子為出今謂女子謂舅
弟之子為姪父之舅為世父今稱父之弟為叔父兄弟
之妻長謂稚為娣婦娣婦謂長為姒婦今謂之婦稱夫
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稱夫之庶母為少姑夫之兄
為兄公今稱夫之弟為叔今稱夫之姊為女公今稱夫
之女弟為女妹今稱小姑唐詩有兩婿相稱為亞前代
俗謂之連襟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能知三德五事者也食
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此天子行養老之禮漢時養老以一人為老一人為

知錄

卷三十一

美

更三老北面三公設几九卿進履天子割牲執醬如古
儀五更南面三公設几九卿進履天子割牲執醬如古
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
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按年養庶人之老故有國
老庶老之令棠按養老之典後世行者亦不數見然狗
名者多務實者少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
者年之貴乎天下由來久矣秉國鈞者亦所當致意也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

遂誤以為更嫂字女旁更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更為
更裴松之以為豈謂更為更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
未知孰是

老爹

廣韻南北呼父為爹說文爹父也考韓公集祭文亦
有阿爹阿八可知此語由來久矣稱老爹則明季在朝
之臣諂事閹豎始太監王振謂王祐曰王侍郎何無鬚
祐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王錡菽園雜記永樂
時內侍出差者見六府六部稟事內官離一丈作揖官
路過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

知新錄

卷五十一

妻

公侯等過於路反回避之且以老爹稱之矣棠按今日
南北逢人皆稱老爹不必父也此前代所無皆緣明季
遺風耳

老公

老公者尊長之辭按周書王執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徽俗亦有稱老公者意本此又風老
公又北齊尚書作謠言害斛律光有云盲老公背受大
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云云

婦公

衛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

之望晉書則云婦公冰清女婿玉潤稱丈人為婦公二
字新

家公

顏氏家訓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
祖曰家祖按今楚人稱外祖輩亦曰家公

丈人

丈人長者之稱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吳王遊包山
有龍威丈人山隱居之句漢樂府婦病行有云傳呼丈
人前一言又有丈人且安坐等語非以丈人為婦翁也
或謂太山有丈人峯又謂張說婿鄭某遷官玄宗怪而

問之黃番綽對曰此太山之力也時張說為封疆使

卷五十一

禮

公已下皆轉一品故云云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
注云俗呼婦翁為丈人 三國志裴松之注蜀先主傳獻帝舅董承

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是宋元嘉時人
則呼婦翁為丈人宋元嘉時已然矣又漢匈奴傳書且
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觀此語則作妻父始於此
亦可作尊長之行亦可裴謂古無丈人之名則誤矣

奢

高力士在玄宗時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
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

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翁音遮帝或不名而呼將軍棠謂力士之尊嚴若此唐朝中人預國政實自明皇任高力士始惟一謫仙能使之脫靴真千古快事又唐中宗以韋后乳媪嫁竇懷貞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翁人稱之爲國翁軒然不顧翁猶今人稱父曰爹曰爺也

哥哥

哥者世俗弟稱兄之辭唐宋帝王習用此俗語也哥哥二字獨見用於唐太宗太宗帖有哥哥救三字元西廂院本有甚妹妹拜哥哥句唐玄宗與寧王書稱夫書兄知新錄 卷三十一 有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詩而稱父亦曰哥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

阿八十八

古人稱謂必稱行幾如寄詩必曰杜二李十作文亦然然運用之間在一人亦有不同如昌黎祭姪滂文稱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某某之奠祭於二十二郎滂之靈祭姪孫女文則云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則昌黎在兄弟之列爲第十八無疑矣祭女文則云阿爹阿八夫十八與阿八不同也

何以曰八又曰十八也予曰此就親疎分言之也公祭十二兄岌文云維我皇祖有孫八人八人中必昌黎年少故曰阿八也岌在八人之內而曰十二兄此又統稍遠而合言也

先生

韓詩外傳問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耗耗乎其猶醉也又賈誼新書先醒篇世主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恇恇然猶醉也賢王學問不倦好道不厭先悟乎所以存亡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棠按此則知先生二字不可妄稱人亦不可妄受人之稱也

稱號稱先生稱年晚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先生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

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竣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棠謂尊施於舉稱號稱先生同年中為首相則稱年晚生事皆過於禮者若在今日人莫不以為固然而方遜志筆之於書以為不當同館譏之以為撫掌仍可息見當時風俗之厚

老先生

書籍中稱先生由來久矣稱老先生者少獨劉元城論說凡引涑水公則不著姓名必曰老先生為之至也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為終始孔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言無我無眾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又云所謂禪一字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禪話大行佛法弊矣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棠謂元祐諸賢如元城暮年投荒節不少挫實從學問中探討出來可惜過於好佛持論仍在儒釋之間弇州謂元城有定力於死生處涑水公不如元城了了子謂元城固

佳老先生亦不易及也

太夫人

漢文帝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殺稱如淳云列侯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蓋漢制也杜工部詩起居八座太夫人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十一終
孫桐正

燕在閣知新錄卷三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潛溪汪士鉉栗亭

長沙趙永懷念昔

古歛奈華瑞西麓

新安閔 提元凱 叅校

妳婆乾阿妳

日知錄云舊唐書哀帝時內出宣旨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

知新錄 卷三十二

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

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為山陽君則

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

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

無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妳授封郡君

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

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為祿國夫人封爵之始始自於

此後睿宗下詔封玄宗乳母蔣氏為吳國夫人莫氏為

燕國夫人歷載以來浸為訛弊伏以陛下聖訓寶運再

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宜授

乳母為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劳安社稷者

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妳婆楊氏

王氏雖居涇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

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嬪

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典禮良

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

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參用冊當國命資旒權臣

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承樂中封乳母馮氏為

知新錄 卷三十二

保聖賢順夫人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後代附

之遂為成例而奉聖夫人容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社兄社弟

古人二十五家為一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

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注言二萬五千家也後人聚

徒結會亦謂之社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

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

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為俠于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

譙郡賊有黑社白社之名宋元祐間河朔西路百姓自

相團結為弓箭社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崇禎中有陸文升奏許張溥復社一事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今世來往書刺猶有稱社弟社兄是其遺風未已也

令尊

令妻壽母見于詩經令兄見于陶詩今世稱人父曰令尊則無攷世說新語云某某何如君家尊則尊者稱人之父亦可也按令善也

家兄舍弟

魏略曰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倉舒若在我亦無天下又書與鍾繇索玉玦云是以命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云家兄舍弟他處少見

家弟

世說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邊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大弟

魯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今人稱大弟本此

家父家母

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見家訓

尊兄

三國志云馬良與諸葛亮書曰尊兄應期贊世裴松之注以為良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大良故呼亮為尊兄耳棠按後世弟稱兄為尊兄前人已見于此

家嫂

世說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怆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令况

王棠曰予幼時見四兄自楚至時三兄先在楚徐養心年伯贈四兄詩詩題云某某不遠千里來迎令况當時多不解此語後讀白虎通云兄况也况父法也與况同荒去聲今俗語呼人兄為向即荒字之訛無疑徐以兄作况其此意也邪又管子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兄字即况字蓋古字通用

貴孫

今人稱人子曰令子孫曰令孫然未有稱貴孫者稱貴

者亦有之矣稱人府曰貴府縣曰貴縣亦未有稱貴孫者而三國志顧雍之孫顧承權以禮徵權賜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于所聞爲君嘉之于直承字也按此則知稱貴孫者亦同于貴府貴縣也

姪

黃幹曰子夏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按此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名也古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子呼之今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伯叔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明丘濬曰按古人姊妹于兄弟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五

之子且有稱呼而于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槩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曷以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爲從兄弟母之姊妹爲從母則兄弟之子稱從子爲是棠讀子夏黃幹丘濬之言則稱從子爲千古不易定理古者諸侯嫁女以娣姪從左傳曰姪其從姑是也唐狄仁傑諫武后曰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字見于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是對姑而言之亦已失于考究考于制字之義姪字從女宜屬于婦人不當屬于男子然叔姪相稱由來久矣非朝端建白不能易也

孤哀辨

汪鈍翁孤哀子辨云禮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祭謂吉祭喪謂凶祭後世父母喪又有對賓稱孤子者晉雷孝清問祖母與母繼亾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子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宜俟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也溫公書儀分孤哀蓋不欲溷並之也蓋人子居父母之喪宜無有不哀者顧獨于母喪稱哀止緣父在諱孤字不用耳非謂母歿當哀父歿不當哀也近有親母先亾及赴其父之喪則云繼母在不敢稱哀鄙俗不經莫過于此豈欲僭此以絀其父邪禮祖不厭孫舅不厭婦母不厭子顧欲以繼

知新錄

卷三十一

六

母厭前子倍禮甚矣按曲禮諸侯在凶服自稱曰適子孤雜記主孤西面相者曰孤某又子拜稽顙疏謂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于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詞若對賓則稱孤某也然則孤子之稱亦有所本

親家

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曰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今世有婚姻者稱親家二字唐以前已然

太翁

太翁孫稱祖也齊高帝令左右拔白髮昭業時年五歲問之曰兒言我誰邪荅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

為人作尊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去鏡鑷今世維揚習俗凡稱富貴之家必曰太翁可謂擬人不于其倫矣

朝奉

宋時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歲以雙井一瓮為餉新安稱年高者為朝奉或謂宋太宗改唐朝議郎為朝奉郎朝奉之稱已見于此

官人

南人稱士人為官人昌黎集王通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與劉主簿詩劔外官人冷今新安年長者稱

新錄

卷三十一

七

朝奉年少者稱官人

居士

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又韓非子書曰太公封于齊東海有居士任喬華仕昆弟二人不仕云云則居士之名其來遠矣

舅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故左傳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如康公我之自出我周之自出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又如申出也杞出也齊出也吳出也晉出也皆云外甥然單以一出字為甥仍猶豫未決以為某女之自

出如某女之所生不敢以出字即為甥字用也及讀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然後知古人舅甥亦謂之舅出矣

外生

外生即外甥世說云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又云郝超未亡獻之兄弟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

男子

晉魏以前男子二字看得重故其自稱與夫稱人皆覺矯矯不同蕭望之謂蕭育當詣曹以職事對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不之官

新錄

卷三十一

七

曹操欲害楊彪孔融以楊公四世清德今橫殺無辜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此自稱為男子也其稱人為男子者則見于咸寧初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稱賢人為男子獨見于此蓋妾婦之道滔滔皆是誰非男子而誰是男子也

名士

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王棠曰名士二字始見于此今無此舉便無作人之化矣

秀才

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

知書錄

卷三十一

七

而後能舉孝廉也晉李密陳情表云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可知秀才孝廉皆朝廷取士之名今之注員未必有才而秀才今之舉人未必盡孝且廉盜秀才孝廉之名以欺當世可歎也

措大

李濟翁載數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酷馱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貓兒相公

知書錄

卷三十一

七

武林舊事云宋時上元燈最盛而舞隊中如快活三娘貓兒相公大小斫刀鮑老交滾鮑老之類無所不有但不識何以稱相公爲貓兒相公也

先輩

吳志闕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起于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則是先輩二

字漢末已然矣

娘子小娘子

唐人稱少年婦人為娘子稱小女子為小娘子有封郡則稱某郡君有爵則稱夫人昌黎女孥女年十二死昌黎祭文稱第四小娘子孥子之靈姪孫女為李下妻死則稱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可知娘子小娘子有別也

鄉里

陶詩年飢感仁妻詩經令妻壽母王彪呼妻楊為鄉里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看新婦

世說新語謝尚書哀求諸葛恢小女恢不許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今徽郡初婚許妯娌看新婦蓋此風自晉已然也

室人

今制婦人封典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恭人四品淑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以下孺人佔畢云宋政和初定命婦人八階孺人之次以室人後改安人是宋之安人下孺人一等今之安人則尊于孺人矣而室人不論階皆可稱

麻線

元時稱官人為麻線曰是何官人則曰是何麻線蓋方言如是耳

漢人

元朝天下氏族蒙古有七十二種色目有三十一種金人有三十一種漢人有八種高麗女真契丹渤海皆在漢人內見元史

遨頭

陶九成時文人高士樂志林泉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

新語

卷三十一

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詩經惟樽酒草草何慚野蔬山肴雖立餉之情懽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詠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弗替棠謂約語中互作遨頭斯意甚妙然高士文人貧者極多何能互作遨頭于於遨頭句下僭補數語或歌出金石之聲虛賜丸轉抑詩成珠玉之輩東肚三條宜為賃陶令之籃輿助以浩然之驢背更期好事用襄雅懷

財主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未至發所道聞民有

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財主二字本此

待詔

今世稱醫家爲待詔不知起于何時唐張祐病宮人詩云佳人臥病動經秋簾幕繾繾不掛鈎四體強扶藤夾膝雙鬢慵插玉搔頭花顏有幸君王問藥餌無徵待詔愁惆悵近來消瘦盡淚珠時傍枕函流可知醫生稱待詔自唐已然然二字必須太醫院中可用其待詔二字所包者廣凡輦轂下待詔之人皆可用後世獨醫生稱待詔不在輦轂之下亦稱待詔殊爲可笑不知已於輦頭

生口

華歆傳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竝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按生口二字今世以驢馬謂之生口當時亦然然籍沒之男女亦可名生口故沒入之女可以出嫁也又倭女主遣大夫難升來朝景初二年報書倭女主曰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是汝之忠孝也然則歆所嫁者女生口也又楊沛治鄴魏武帝賜其生口十人以免勵之是生口又指奴婢也

臧獲

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賊罪沒入官爲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風俗通揚雄方言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莊子音義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亾奴謂之臧亾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管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今世凡奴婢皆謂之臧獲失古人命名之意矣

併當

併當一作併擋一作屏當王長豫王丞相子也爲人謹順丞相還臺長豫與曹夫人併當箱篋謂言清理物件也今新安人稱僕人爲併當意本此

家生兒

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之家生奴也則俗語呼奴婢之子爲家生兒可知此語自漢已然

綱紀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自定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紀綱二字大約以綱目爲喻綱謂網之大

綱紀謂綱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謂之綱理其小者是謂之紀書五子之歌云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詩檇樸之篇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朱子云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便動假樂之詩曰之綱之紀皆此意也今世乃有稱仕宦之使人曰紀綱可笑之甚

紀綱二字見左傳紀綱之僕二字亦

總管

今世大位必有僕人掌其一家之事名曰總管查總管之名起于唐初唐未有節度使之前凡邊將之屯戍者有一大將曰大總管後行軍征討亦稱大總管自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今用此以稱其僕人亦可笑也

新錄 卷三十一

小底

今俗語供使役者自稱小的查前無所考偶讀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想小的之名由小底而起耳

布袋

布袋俗謂贅婿馮布少時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謂贅婿為布袋見三餘帖或云如入布袋氣不得出或云有女無子故招婿以補其世代見天中記

下官

梁武帝改稱臣為下官魏晉時長史啓事本官自稱下官蓋卑見長之辭

門客

武后時嘗宣諭翰林院云卿等是我門客故當時翰林院中有詩云我后憐詞客吾僚並雋髦

生人婦

三字亦可

今世有夫在而婦嫁人者謂之生人婦按魏略曰桂叢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錄奪啼哭道路叢但取寡者送之及趙儼代叢而所送多文帝問之對曰臣所送乃亾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此

新錄 卷三十一

三字本此

樓羅

樓羅俗作樓羅鶴林玉露樓羅俗言猾也唐書回紇傳加册可汗為登里顏咄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合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酉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宋史張思均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小樓羅自是人目為小樓羅焉

大和尚

佛圖澄以麻油塗掌能占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
逆知禍福石勒敬之虎即位號澄為大和尚見世說注

和上

世說注安和上傳曰釋道安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按
和上當作和尚然既曰上人則尚作上亦何所不可

梵嫂

二字亦奇
於今有火居道士

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云京師大相
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三姑六婆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三姑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牙媒師虔藥穩是也

快行

今府縣衙役有快手古時謂之快行元時有貴田赤郎
快行也一時可六十里三時走一百八十里古以行路
之速命名今以拘人之速命名一在足一在手其旨一
也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
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
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荆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

人得快射手八百南史作快手

火頭

今執爨者謂之火頭楞嚴經云烏芻摩白佛言我常
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名空王說多淫人成猛
火聚化多淫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呼我為火頭云云
火頭之名當起于此

牙行

今人謂主貿易為牙行古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
人書互似牙因轉為牙字宋時孔毅父談苑載此可歎
牙行二字譌誤至今不改也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中人

今日文契交易必用中人此字亦有所本樂府當牆欲
高行云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以為仕進
不待中人則事不成交易不用中人亦無取證也

步頭

步頭凡泊舟之所皆是昌黎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又
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澣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孔
戣志亦有泊步字

賽神

賽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今

作賽昌黎有賽神詩

好生 書信好生之德亦似活字

俗語好生二字見于書傳者甚少唐李商隱詩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非好生二字其忠君愛國委婉諷諫之意不能傳可知俗語入詩亦有妙處

爭閑氣

俗語有閑是閑非管閑事爭閑氣等語相沿已久蓋無緊要之事皆謂之閑也志林云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丈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丈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

神解之曰吾輩不肯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邪

心風

宋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張鄧公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吳春卿時為諫官上言元昊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救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世乃以春卿之言為然語見

歸田錄

糠覈

韓詩士不厭糠粃杜詩黎民糠粃窄查粃字胡骨切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注云京師謂粗屑為紇頭紇與粃同今吳下謂米之大者為米紇頭糠粃則亦糠中之稍大者吳下所語失本旨矣

星星

劉夢得詩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回星星即醒醒唐人星醒通用韓昌黎詩煩懷却星星高意還卓卓

知新錄

木偶即木寓

史記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奇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為偶人象邳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証寓之為偶也

籠凍

日知錄云荀子案角鹿墜隨種東籠而還耳註云其義

未詳蓋皆推敗披靡之貌新序第七卷亦言隴種而退今考之舊唐

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

人為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

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

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

時人尙有此語

意氣

虞嘯父為晉孝武侍中帝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

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尙暖鯁魚

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意氣如俗語所謂

送人事今時所謂送人情者是也王符愛日篇非意氣

不得見仲長統法誠意氣不滿宣帝詔吏或飾厨傳稱

過使客以取名譽韋昭注修飾意氣以稱過客而已

手迹

今人謂父亡後有所遺物謂之手迹此語亦有本孔氏

志怪有盧充幽婚事言充見父手迹便獻歎無辭詳載

世說新語注

人事

今俗語送人物件名曰送人事人事二字未知所由讀

昌黎集有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一篇方知此語唐

時已有考王用之男名沼求昌黎為文用作神道碑文

送有馬一匹並鞍銜白玉腰帶一條用為憲宗之舅昌

黎未敢受具狀奏聞憲宗令昌黎領受故狀內有令臣

受領人事物等語查人事二字是總名物是馬帶之類

昌黎有謝許受韓弘物狀云令臣受領韓弘所寄撰碑

人事絹者是則又以絹為人事也

廝炒

廝炒炒鬧皆俗語而前人已言之詩話云潘邠老多犯

杜詩使老杜亦難存活使老杜復生須共潘十廝炒

外後日

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蓋其俗語耳偶讀

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則此稱亦久矣

參辰非參商

參商二星無考不可用左傳辰為商星參為晉星辰參

為星名商晉為地名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

蘇武詩昔為鴛與鴛今為參與商後來詩家用作參商

如老杜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陸機詩形影參商

乖皆錯用

發迹

耿弇大破張步光武勞軍謂弇曰昔韓信受王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于信也今世謂人驟富為發迹其義本此

生書

今日鄉塾教子弟未讀之書謂之生書已讀之書謂之熟書生熟二字本用在飲食上今用在子弟書上亦奇杜荀鶴詩云出為羈孤營糲食歸同弟姪讀生書則此二字唐時已然

脫籠

清波雜志云至正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行

知新錄

卷之十

十一

每至一門喊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榮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于作偽且疎拙露出為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也脫籠亦為京都虛詐閃賺之諺語棠謂今日風俗惡薄富貴家子弟往往不出門闕而令人投刺謝客不誠之事豈可令司馬十二丈見乎然而脫籠之弊非自今日在昔已然矣

丁璫

璫充耳珠也漢宦者傳謂之銀璫以其冠皆銀錯左貂明帝改為金璫常侍悉用奄人為之故後世奄人用事

謂之權璫又鈴鐸謂之金銀璫又玉佩聲謂之丁璫詩緝玉佩鳴丁璫一作丁當或作丁東皆謂其聲也而吾郡人老者謂之老丁東亦如老人謂之龍鍾取竹動搖之義也

飯袋飯坑

飯坑二字引

今俗言人不務詩書而貪醉飽者指之為酒囊飯袋不自棄文亦載此語漢王充論衡別通篇云保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知識也今不知好道樂學惟飽食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閉閣暗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知新錄

卷之十

十一

飯袋袋字不及坑字妙

傳代

今人娶新婦入門不令足履地以袋遞相傳令新婦步袋上謂傳袋袋代同音也白樂天題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瑣褥錦繡一條斜古人以瑣褥者富貴家重其事也今則不用瑣褥而用袋者重其名也

龍鍾

今稱老人曰龍鍾考龍鍾竹產羅浮山丹鉛錄曰人老龍鍾似竹搖曳不自持韓詩云東野不得官白首為龍鍾或謂龍鍾引荀子議兵衛隴種而退註遺失貌物狀

龍鍾卽隴種聲之訛也

溫暾

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皆言暖也今方言說人不肯向前曰溫暾酒不大熱曰溫暾

鮮翠 泥牕

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又深夫紅何以謂之翠也此用蜀人鄉名耳成都人謂鮮明為鮮翠陸務觀過成都市見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因悟此語又蜀人謂糊牕白泥牕花蕊夫人宮詞紅錦泥牕遠四廊

骨董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

骨朶

元朝有怯薛之官或云卽都赤皆供奉宿衛之士輪流入直負骨朶于肩骨朶皆平聲關中人以腹大者為朶朶上音孤下音都當是今日銀瓜之類又謂杖頭大者亦曰朶朶後訛為骨朶

來羅

今世俗語問人來未則答云來羅吳下口聲稱來為羅

黎黎者助語聲也故答人則云羅黎因想唐人有羅噴曲宋人曲有來羅詞晉人歌有重羅黎之聲皆是喜其來之詞通雅云羅噴猶來羅古人因聲製曲當是此意或云劉采春有羅噴曲元公贈劉采春詩有云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卽羅噴曲也子曰望夫者正憶其來也晉庾楷鎮歷陽人喜其來故曰重羅黎重羅黎也

行由

源由根由來由皆俗語然由字詩中亦有之張籍寒食內宴詩後四句云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收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行由二字更新

知新錄 卷三十一

素

蒼茫

二字平聲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茫字作上聲又曰野道何蒼茫注亦作上聲蘇子美詩淮天蒼茫背殘臘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東坡詩亦然

撒潑

今俗謂無賴子弟為撒潑舉動奢華則曰潑撒按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為潑撒太尉此二字由來久矣

氈氈

楊升菴云上音兜下音達本外國人衣服名今人謂性劣為氈氈棠按今南方人草率兒戲亦謂之兜答其義

當本于此

夸毗

天之方齊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也

色叫

事理不相當曰色叫塵史云王德用入長宥密有人求薦館職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然我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按色叫二字甚奇今日無此語也

鑽刺

知新錄

卷之十一

諫

今人工於請托謂之鑽刺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拔術以鑽孝公李周翰注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義本此

欺負

今俗語欺壓人謂之欺負負字與欺字連用亦有所本元西廂記拷紅劇云老夫人喚鶯鶯云汝今日被人欺負謂張生與鶯鶯有私然欺負二字用得奇甚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刻責欺負字本此

誰何

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楊升菴謂是今之盤詰然亦未究出處費滋衡懷鉛錄云按國語盟於宋注云張羅闡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曠騎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闡六韜曰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張伯起注文選曰言無可如何也似夫考矣

不中用

不中用今之俚語也左傳成公二年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餘冬序錄曰漢高祖與太子手教內已有不中立之語非自晉始

擡舉

知新錄

卷之十一

舉

擡舉二字俗語也按唐白樂天晚春重列集賢院詩結尾云虛薄至今慙舊職院名擡舉號為賢可知唐時已有此二字

安隱即安穩

安穩二字晉人多作安隱蓋穩隱古通用也晉王凝之書八月廿九日告庾氏女明便授衣感逝悲歎念增遠思得邨中書書說汝勉難安隱深慰懸心漸冷產後何似宜佳消息吾並處不佳憂之遣不次凝之等書註云勉難安隱言臨分娩一難殊安穩也難去聲勉同婉

石敢當

門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或鐫石作石敢當三字自前代已然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石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此則石敢當為古人名後世為禳策之具羣碎錄云五代漢劉智遠時有勇士名石敢當其亦慕古人之名以自表見者邪今人立石有加太山二字者夫于亭雜錄云石敢當能暮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為大夫因而名之曰石大夫云

點點滴滴

點點滴滴俗語也然點滴二字見于杜牧之詩其大雨行有云三吳六月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茫

知新錄

卷三十一

非

仔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俗作仔細

從容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而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從或為松疏每一春而為一容必待盡其聲今則謂作事和緩者謂之從容與注異

特健藥

特健藥元時題書法好者有此三字陶九成云書苑菁華是特健樂三字想是樂字誤刻藥字也

煖房

王建宮詞云大儀前日煖房來今人進屋朋友治酒相賀亦曰煖房

等字

韓文公許國公神道碑銘萬邦絕等等音比楊升菴字說等本音齊彌衡罵黃祖曰死公云等道註云等道猶今言何物語也林君復杏花詩偎柳倚桃斜欲墜等鶯

知新錄

卷三十一

非

期蝶猛成團等鶯二字亦新今俗語有等候等待之語然自唐宋已然此義正字通不載

植頭

字書無植字方言鞣工木胎為煖頭煖音絢俗改作植朝野僉載云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煖曰今弄假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背及去其皮還是驢無德而被朱紫何以異是

生字作語助

六一居士詩話李白戲杜甫詩借問如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

作麼生之類是也怎生可憐生好生皆是

將息

將息二字今人俗語然此二字唐人已有之昌黎與崔
羣書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北
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王建
留別張廣文詩云謝恩新入鳳凰城亂定相逢合眼明
千萬求方好將息杏花寒食約同行

多謝

多謝二字今人多有此語陶詩云多謝綺與角精爽今
何如今人用之于本時人陶用之于古人所以為妙

當對

世說新語王長史往與文語不大當對不大當對言其
非敵手也俗語有門當戶對本此

好風色

風本無色樂府今朝風色好風亦無光楚詞云光風轉
蕙汎崇蘭又雨本無香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元微
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本無香盧象詩雲氣香流水

寧馨

山濤見王衍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二字作如此
用又王公與何充論學手指地正自爾馨殿中軍與劉

尹清言殷理小屈去後劉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又桓詣劉尹劉臥桓以彈彈劉枕劉作色曰使君如馨
地寧可戰鬪求勝皆作如此用桓宣武語人日夜聽殷
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
掾輒雲如生母狗馨此馨字作歌語音用王嶠撥司州
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亦作歇音用

頭腦酒

湧幢小品云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實大碗中注熱
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
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前祖宗之體卹人

常例

情如此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案接近世雖亦
名曰頭腦其義蓋本諸此

神宗

神宗聞王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兩
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
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
石家取甘師顏常例案按常例即今人餽送有敬使之
例安石以君之賜施之僧神宗命牒其家取常例神宗
處置甚妙蓋由安石詐得可憎也

紙包

今有餽遺必以紙包銀子勞其使人謂之紙包按此名起于宋武陵遺事云大內賜包子即賞紙包又公主下嫁外庭奉表稱賀賜宰執以下金銀錢盛包子有差

一頓

羅友常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主人迎神出見問之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又王忱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二字出荀子又前漢書云一頓而成唐書打汝一頓

巴攬

宋趙善瑋自警編云元城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一

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于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巴覽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以絕此言使不傳于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

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世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悞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二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棠考字書攬者持也巴攬當作把持之義把持舊章不致變法即曹參守而勿失之意也

羞死

羞死二字俗語也唐時人亦言之杜審言恃才甚傲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謝豹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

知新錄

卷三十一

一

替人

計敏夫唐詩紀事云審言將死謂宋之問武平一曰我在久歷卿等今日且死固大慰但恨不得替人又孟東野詩集有一題云乙酉歲舍弟扶侍歸義興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

物故

劉璋兄瑁狂疾物故三國志注裴松之謂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于事也按後世皆以死爲物故此解更新故爲標出

飛砲

草木子曰飾武備以修文德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為飛砲酒食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為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不振也棠謂今人聚飲必用大觥名之曰帶砲當即充人飛砲之意可笑此語亦有來歷

醉白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其二為冬月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醉白見清異

知新錄

錄醉白二字題曝日處妙絕

利市

易說卦與為利市三倍

不耐煩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仲父傳

塵糟

塵糟二字俗語也霍去病傳塵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殺人為塵糟塵殺也柳宗元詩砥凶既已捕吳虜亦已塵今世塵糟二字皆作齷齪二字用誤矣

然贊然諾

三國志殷觀曰今但可然贊其伐蜀然贊二字連得奇明世祖感耿純言深至遂然諾之然諾二字亦連得奇然贊者然其言而贊之然諾者然其言而諾之

護前

護前好勝也雲長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驍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綱曰梁武帝與沈約談栗事約少三事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皆言好勝也

發舒

俗語謂人矜誇曰某人發舒此二字雖俗語然亦見本史記陳勝客見勝後愈益發舒

笨

笨益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今性理大全書作益而以去聲發之

乾沒

漢書張湯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三國志松之注云虔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

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激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也棠按乾沒在三國時必有讀作乾坤之乾者故注云宜讀為乾燥之乾也

櫛柄

二字前入俗語釋宗杲謂張無垢曰門下既得此櫛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

資斧

淮南子磨蕭斧以伐朝菌太平御覽引王莽傳喪其齊音斧陳林曰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易喪其資斧

知新錄



應劭曰齋之言利也按蕭亦言利也今俗語謂錢谷充足曰有資斧猶云利器在手也

都是烘

元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植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都來都是烘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非熊詩經云實虹小子虹音烘亦此意也

嚇

今世俗以富貴欺人曰嚇人人畏懼亦曰嚇此字見用于莊子說文云嚇怒也又以口拒人也惠子相梁莊子

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鴝雛子知之乎夫鴝雛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鴝得腐鼠鴝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而嚇我邪又韓愈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

給

給蕩海切臺上聲欺誑也列子子嘗給若穀梁傳惡公予之給韓文公聯句云對起何急驚隨從誠巧詭叶海韻

知新錄



1
2
3

柳南隨筆

續筆附

柳南隨筆序

吾友王君東澂隱居于李墓塘之濱距縣治四十里
 年地僻柴門晝掩雖近市廛如處巖壑吳門沈確士
 生題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詩句也堂中積書萬
 軸經史百家畧具君以四几周身堆書及肩而埋頭其
 中緝歲耽耽不知戶外搜討既富溢為著述詩歌古文
 既已取次成帙多于束筍矣而以其緒餘成隨筆六卷
 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訛繆則可以正沿習以至考
 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虞初諾臯之異事標解
 柳南隨筆序

頤撫掌之新聞蓋不出碎文瑣語而談苑之質的藝文
 之標準胥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
 之遺意也昔洪氏之書迄于五筆而止今茲所就猶初
 筆耳而藝林思見其書等於飢渴余因請君出之為付
 剖氏俾枕中之秘為國門之懸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他日次第成書當如洪氏之數余又將懸梨以擬其後
 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顧士榮文寧氏撰



柳南隨筆卷一

虞山 王應奎

益都趙宮贊秋谷諱少負才名于近代文

警獨折服于馮定遠班一見其雜錄即歎為至論至具

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

于冢前新城夫子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

飯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履號鹿山泉州人也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

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

柳南隨筆 卷一

在李鹿山處後坐事頌繁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

為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棟架之富

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報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

莫予奪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

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

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翻嘗與吾友汪

西京沈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為第一西京不能對

蓋不知其為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

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

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

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

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視之乃山田冊也凡

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坐則近范家墩覓

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

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

輒託以一盃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

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

柳南隨筆 二

走又幾年以疾卒

沈確士德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

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

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

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

頭之句確士亟為予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

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

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

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

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子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鎊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過絕紙筆臨風闔誦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柳南隨筆卷一

夫人此時尙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爲妻竝后匹嫡古人所戒卽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

徐復祚字陽初號暮竹大司空杖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倣陶九成較耕錄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

已酉歲昭文修邑乘子爲言于陳君亦韓祖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竝傳生平詩篇甚夥其稿如束筍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在院中爲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真相倫切音同苟咨也尙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爲詢

柳南隨筆卷一

四

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聞字竝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况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復子也嘗以議賦役事語

觸縣令瞿四達瞿深銜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十人詩爲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又歷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譏謗瞿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屬獄吏殺之

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為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楷拳而極友人往候之已蒼自顧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蓋已蒼頹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途場同音故云爾

陳絳跌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溯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即為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

賢書在 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即以

柳南隨筆 卷一

五

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 世祖覽之稱善欽

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為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錦城字鏡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為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

序即曰其家有湘靈陸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爵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島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沖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無儋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厠厠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即脫已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柳南隨筆 卷一

六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惑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為善終身不辱戒爾子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奈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為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彷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少頃有戴鐵胃

者至即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釜覆頭上將
 裹裝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
 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彷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
 一人又為兵部尚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為彼
 呼我為兵部尚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為此是時在晉猶未
 生也厥後在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驗祖如其官
 江陰李忠毅公死閹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尚幼而太
 公方在堂為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
 謀生我為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
 柳南隨筆 卷一 七

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
 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
 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
 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為大
 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待作詩嘲之有去柄為司禮
 雷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
 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

日竟死邑中為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薄味元急
 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丈人黃悟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
 為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
 獨酌謠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口叟叱狗蒸梨事滿篇之
 句自注云孝標以下儼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
 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
 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關以來無此
 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為
 柳南隨筆 卷一 八

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
 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輒毀定遠不
 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
 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
 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清譽嘗為余言人有終身為詩不能成家而
 聞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漢詩有僕去身為得力
 奴之句馬永奠詩有苦菜根多鍊齒牙之句李某詩有
 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諺所云低

棋也有神仙著也

余同里閉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

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為曲肖侯君秉衡銓曰

光明俊偉陳君亦韓祖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沈曰秀

發飛揚謝君憲南陽曰短小精悍家西澗任先生聞之

以為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

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

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

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續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

柳南隨筆 卷一

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

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鼂錯傳學

申韓刑名于軾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

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

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

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

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

矣甚則輿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子

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

為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眾人皆醉誰為先醒者乃

尊之者不以為過受之者不以為愧舉世波靡亦可嘆

矣

奔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

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

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

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

柳南隨筆 卷一

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

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

自 國初以來皆然余已已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

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

阮亭所云已已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奔州時風氣已

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已已三

十餘載而風氣又為之一變矣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柔古文與時文之界

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盬極矣有

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
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矯之後人
動輒詆毀恐未足爲公論也

雪間曹諤廷士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

焦孝廉廣期袁之言謂太僕集外尙有無數好文章恨

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諤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

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有高文典

冊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

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尙有無數文章豈

柳南隨筆 卷一

爲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醫書爲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

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卽製一棹極其精

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

會邑中魏允恭壯以泰安令行取入都得疾遽歿倉卒

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予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

在京邸乃卽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爲計乃適供允恭

用事亦奇矣

謂清字冰仲善琴得李蓮礪之傳胡笳四序尤爲擅場

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爲屋環以疎籬流水桃花如武
陵世外興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
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邨人往往聞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

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拏舟入城介方伯以

見旣揖罷卽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

爲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

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而以一二三四

柳南隨筆 卷一

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運入八句

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聽三唱雞好

事者至今傳之

鄧敏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儒也邑志及先賢

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

水後面自爲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屢約遊西湖爲拙朽

因循解興拙擬以畫景適其高趣尋常多倣石翁巨幅

尙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制士戴靜庵全圖翻爲此景

昔剡原先生謂說杭州當躬詣錢塘其言有味可思敏

既衰邁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異日君倚
劍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并成一絕云西
湖我尚為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為君開淡墨他
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懷臂已弱
援筆不成字還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鄧某書于
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畫作于壬寅則
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
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朴拙殊
未成家

柳南隨筆 卷一

三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
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為師也又大學集注
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做公羊
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
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為師也故
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
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槩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
安軒記一篇自稱于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鈍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

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為笑柄子外王父張
公九述其師湘靈錢先生燦之言如此今鈍翁集中有
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為一人不害其為良
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為大儒司馬相
如不知枇杷之即為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豈因往日
之失而潛以自解與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
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為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
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柳南隨筆 卷一

四

周武王凡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詩歸評云四
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周元亮
錢爾敦燦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為四口字乃古方空圈
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近子見宋板大戴禮乃秦
景陽閣本口字並非方空圈景陽諱四隣係前代邑中
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馮嗣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
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登茲三字見昌黎鄆州谿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
殿劄子吾邑嚴思菴先生殿試策申用之在廷諸公

竟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濟字俱刻躋字諸公反以思菴爲誤相約 上若問當以筆誤對噫宰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一疏傳則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則叔姪亦可稱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鄉亦叔姪也而昌黎作與元少尹房君墓誌敘述房式之言則曰子與吾兒次鄉游是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柳南隨筆 卷一 五

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劉向却每每短劉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大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閩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惟

薄不修舉國悉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

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子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宜

柳南隨筆 卷一 六

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噩噩字出揚子法言周書噩噩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噩噩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秘云猶言諤諤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噩字連用竝作渾渾悶悶解謬甚

時文施硯山維翰河東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東吾股肱郡用季布傳語也對比云河東自古帝王都坊選疑其無出遂句讀之按史記魏世家云任西門豹守鄴而

河內稱治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此作者所本蓋以史記注對史記也顏之推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諺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為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自唐時已有之

日知錄云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為二人則不通矣然余觀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伴造化于涼州造浮屠

柳南隨筆 卷一

七

作木鳶每擊楫三下乘之以歸云云而六國時公輸般亦為木鳶以窺宋城觀此則公輸與魯般本有二人矣章中丞律字鳴鳳邑人也嘗以副都御史出撫雲南時巡按其地者為何御史某其父昔以賣笠為業章故性倨少禮而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鈞敵禮章益怒寺門有兩石獅命笠其首蓋以御史本牙冠牙為獅類所以戲之也何既入謁章送之出直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頭上戴笠乎何即云獅子回頭便喫獐以獐與章同音也由是構怨益甚未幾何以考察點而章

還南京理院事何遂許其入夷人賂有姦賊按驗雖不盡實然章竟以是免官

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死生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虞山察為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偽為問渡者既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既歸署則下牒錢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設竈置十大鍋從壁後為竈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

柳南隨筆 卷一

六

人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即按察公也遂置舟于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竈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迨舉火則適于其夫所置之鍋于是遂死聞者咸謂天道不遠為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決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少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靈元旦第一人入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尙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既

寢卽夢神謂曰爾勿患貧我廟中香爐下有錢三文爾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覺而異之天未明卽起盥漱急趨至城隍廟人猶寂然也適有賣香燭者至卽以五文買之未幾而廟門啓乃燃香燭入拜拜既畢因夢中神語試從爐足覓之果得光背錢三文後世占者以錢代著必用光背神蓋命之以下也有德歸而習之垂簾市門日獲錢數百遂植其產後其孫曰俞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而曾孫澧與之同榜父子連鑣邑人稱爲雙王云

柳南隨筆

卷一

九

王餘姚中恬中天啓丁卯科鄉榜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韋蘇州廟夢神與一等于未解所謂迨至崇禎癸未與子蘭陔比部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中恬爲浙之餘姚令而蘭陔適知金華府金華與餘姚相距一衣帶水通除迎父至官舍團圍度歲亦宦遊僅事也
錢圓沙先生陸燦晚年極喜出游芒鞋竹杖蹙蹙里巷間門人聞亦隨其後先生貌既魁梧衣冠又復古雅路人多屬目之先生輒與拱手門人問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則何以與之拱手先生曰人旣目歸于我而

我不與爲禮彼得無怒我邪此老蓋猶有前輩風流也世俗新婦歸寧其夫與之同往謂之雙轉馬按左傳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畱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此卽雙轉馬之始近人讀書句讀多不能精審如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當以絳縣人或爲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以七字連讀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

柳南隨筆

卷一

三

吾女與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待其成長爲句則長字旣與上教字不對針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誌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致顧藉猶顧惜也卽昌黎上鄭相公啓無一分顧藉心之語可證則顧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爲句無疑至于左傳宣二年去之夫國語野處而不暱等處之誤近人已言之者故不復贅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觀察蕭公其後錢某因鄉人戴老之夢遂矢願鳩工而其資實無所出乃言于邑令

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擬罪惟吾其家貧自百兩以至千兩罰助建塔其說以為藉此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贖生者之罪一舉兩得謂之塔議即壽考令終者亦或借端興辭以造塔為詐局邑中譁然以塔為大尸親云

改嫁女子失節事也而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捕盜賤役也而徐武功張南坡墓誌云世為公家弭盜蓋古人尚質作文務得其實凡今世所恥言而必隱諱其事者

柳南隨筆

卷一

三

在古人往往于墓誌中見之

雲麾將軍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為柱礎明內鄉陳蔭知宛平縣以他石易之輦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當時以為佳話長洲王雅宜工草書嘗養疴吾邑白雀寺以所書鐫石人稱白雀帖字跡飛舞吾家弁州司寇極稱之今石在賓湯門內質庫中以所刻字面土作堦除用倘有好事如陳蔭者以他石易之而輦貯得其所詎非亦一佳話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

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此與莊子列禦寇篇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語意正同子羽聖門高弟觀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自是禮法中人螻蟻魚鱉之言雖屬曠達然與平日行事大不相類其為後世附會無疑

雀入大水化為蛤雉入大海化為蜃蛤與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謂輪迴之說亦然謂輪迴為必無者宋儒之偏見也謂輪迴為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論也然予觀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

柳南隨筆

卷一

三

于彼之言則知輪迴之說自佛氏未入中國以前固已開其端矣

馮定遠嗜酒每飲輒酒面濡髮酩酊無所知適當學使歲校定遠扶醉以往則已唱名過矣學使以後至詰之定遠植立對曰撒溺蓋猶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學使大書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隸人扶至號中定遠據席酣睡至放牌聞砲然後驚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問鄰號生四書何題五經何題是日四書次題為今夫奕之為數一節定遠因作奕賦一篇經文五篇伸紙疾書

而出追案發名列六等定遠因大書一聯榜于堂中云
五經博士六等生員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
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
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
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為內弟而某宗伯譏之今世俱
以妻兄弟為內兄弟見之於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
浴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

柳南隨筆卷一

失但以內外兄弟為出白帖則又未免數典而忘其祖
矣

檀弓稽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陳澧集說云稽顙者以
頭觸地哀痛之至也稽顙以致哀於親拜以謝賓之來
弔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
盡之道也又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
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孔穎達疏云穆公本意勸重耳反
國重耳若其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
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余按古人喪中衰麻

不去於身哭泣不絕於口故練不羣立不旅行恐其以
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不弔恐為彼哀則不專於親為
親哀則為忘弔也今人居憂既不能絕交際往來則致
札及投刺於人仍用頓首為是見世俗書稽顙者往往
而然若以為居喪之禮當如是不知稽顙所以致哀於
親非所以致敬於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確士德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
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而言謝詩首夏猶清和言
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

柳南隨筆卷一

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兩字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
免矣余謂詩中不妨假借若紀時而以四月為清和月
則萬無此理甚至有并去月字而稱某歲清和者尤堪
掩口

漢書佞幸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從淳于長請車騎顏師
古註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昌黎劉統軍墓誌
云子四人嗣子縱長子元一次子景陽景長又節度使
李公墓誌云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曰元立曰
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

四人講銘於韓氏昌黎所謂嗣子與漢書正同皆所謂
嫡長子也蓋庶出之子雖年長於嫡出而不得為嗣子
故劉誌於嗣子之下又云長子元一而李誌於長曰元
孫次曰元質之下又以元立為嗣子也古人嚴於嫡庶
之分即此可見

某宗伯詩法受之于程孟陽而授之于馮定遠兩家才
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纖佻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
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
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

柳南隨筆卷一

孟

香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混詩謂魁傑
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錢而失之輕俊之徒巧而近纖
此又學馮而失之長洲沈確士德深以為知言

丈人之稱始見於周易王弼註云嚴莊之稱也孔穎達
正義云謂嚴莊尊重之人也繼又見於魯論包咸註云
老人也若以此稱妻之父不知起於何時然其來亦久
矣裴松之宋元嘉時人也其註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
軍董承句下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稱妻父為
丈人在元嘉時已然通鑑載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

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
書云丈人以支律通流當世又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
為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
於丈人之靈此皆稱妻父為丈人之證也又子厚集有
祭獨孤氏丈母文則更稱妻母為丈母與今世正同若
通鑑載韓滉稱劉元佐之母為丈母是又為女人尊者
之通稱耳

昌黎元和聖德詩有駕龍十二魚魚雅雅之句魚魚雅
雅向無註釋余謂雅乃烏雅之雅蓋烏雅之雅韻書本

柳南隨筆卷一

孟

有五下切不特作平聲讀也魚魚雅雅殆取姪隊之義
言馬之行如魚貫如雅陣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邱胡
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大行二字始見于
此而陳澹曲禮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猶漢書稱大行
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應
劭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號故曰大行皇帝而唐
實四庫碎金因其說遂謂行即德行之行豈以張守節
謚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語故云爾耶余按唐氏之

說與陳註迥異然讀為去聲與陳註正同今人則俱讀作平聲不復知其誤矣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為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鬚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西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于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為改易乎

柳南隨筆卷一

考其謬始于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謬蓋其來久矣

柳南隨筆卷一

柳南隨筆卷二

邵陵字湘綸號青門邑人也兩頰于思然人呼為邵髯不以名字為詩宗樂天務觀有自得之趣而武進有邵長蘅者亦自號青門亦多髯亦工吟詠又生于同時而陵字湘綸長蘅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輪釋以康熙丁丑舉禮部未及對策而以外艱歸里迨庚辰服闋北上邵青門送之詩云已看文彩振鸞鸞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柳南隨筆卷二

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伎之樂嘗于暮春開讌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為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糝糝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

邵青門善詩楊子鶴善畫葉佩蔥善度曲並居邑之西郊予嘗目為西郊三絕一友謂予曰西郊本有四絕奈何遺其一乎余訝而問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子

為絕倒

徐汝讓號欽寰大司空拭之從孫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揮金如糞土嘗于春日市飛金數斛登塔頂散之隨風颺去滿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無處不飛金之詠又嘗從洞庭山買楊梅數十筐于雨後置桃源磧遣人踐踏之磧水下瀉其色殷紅如血遊人爭掬而飲之又嘗至白門買碗于市而揀擇過甚主人出語微侵欽寰欽寰怒即問碗有幾何酬其值千金盡取而碎之衢路為滿至以碗足登成街道云

柳南隨筆

卷二

二

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為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為園于東泉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曰為虞山二絕云
家西澗先生材任說張之杜中順治辛卯舉人連上公車不第因就朱方且問之方且書示云正心誠意道德仁義方可看長安春色至己亥歲張又入闈正心誠意者

闈中首題為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義者次題為道之以德二句三題為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澗先生又云京師正陽門關壯繆廟籤最靈驗先是順治時詞林多授外職而張太史永祺已在內幾年于例亦應遷去因祈籤于壯繆得青燈黃卷且勤勞之詞而燈字印板失火傍數日後張竟授青燈萊道入境時書吏投冊首名即黃卷也張因籤語恐其舞文牽累遂斥去不用歷三年張復轉大梁道乃喚黃卷入為述不

柳南隨筆

卷二

三

用之故且曰若亦喫了苦矣遂出五十金賞之
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為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賤儒也謂之能措大事可乎吾鄉之俗五十年前猶有稱秀才為官人者日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為近古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為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時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為吏二

十七年又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吏人以其曾為秀才故仍呼為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為吏人之通稱或云自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吳俗稱椎油作麵傭夫為博士剃工為待詔吏人為相公二說未知孰是娶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況相公為變理陰陽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子觀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為名稱推而言之則相公之稱不在所當禁乎

柳南隨筆卷二

四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澧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婿家不論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秦改封建為郡縣而不知郡縣之名自周時已有之但後世郡大于縣周時則縣大于郡耳按逸周書作雒篇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氏哀二年傳云克敵者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皆縣大于郡之證也

韓宗伯制義 本朝推為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編而古文之工則知者絕少所著有懷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疎疎落落若不經意而每篇必有一二會心語爽人心目其品格當在堯峯之右吾友陳亦韓祖曾讀書寒碧齋宗伯每有撰著輒命之謄寫因語之曰汝輩第知我時文耳然我他日之可傳者在古文而不在時文也蓋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錢玉友良擇詩十卷名撫雲集古體規昌黎今體撫

柳南隨筆卷二

五

昭諫氣雄調響見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字知險絕為工而赴赴自雄去鍾情王能遠矣

吾邑許陽谷敬詩婉約整秀風調在浣花丁卯之間同

里錢玉友目為詩家鄉愿然集中亦有超詣之作如過馮定遠故居一首于最愛之詩云重來獻歌處秋草閉門深四海孰知已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後影黃葉病中心不耐鄰家笛蕭蕭風滿林

邑諸生王某與錢木菴良友善見木菴工吟詠王亦閒效之一日木菴過其居適几上有所作詩方欲取視而

子臧去不肯出木菴問是何著作王不對木菴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時文也噫今之秀才撐腸無字漫學婆和其不為七字時文也者幾希

吾邑馮寶伯武詩有珠圓花上露玉碎草頭霜之句一

友向子誦之歎為工絕子不以為然友人請其說子曰

律詩對偶固須銖兩悉稱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

下句方見變化不測杜律所以獨有千古職是故也若

拘拘于取青儷白如邨學堂中對類則拙手優為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

柳南隨筆 卷二

六

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

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

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即愛公之白者髮而黑

者面也侍婢皆為匿笑

吳門繆侍講念齋形少延宋既庭實為師而嘉定許子

位自與宋友善時年已望六矣閒過宋館舍侍講輒以

伯呼之迨康熙丁未侍講大魁天下而庚戌會試即為

同考官子位竟出門下侍講每語嘉定人曰吾中了汝

鄉許伯矣

吳祭酒梅邨傳業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號始生時唐

東部東江孫華已為名諸生年亦及強矣湯餅會客儼然

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

亦奇矣

華亭王文恭公頊寬然長者于物情多所未諳一日偶

至廳事望見兩犬交媾童子戲結其尾連而不開即

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聞者絕倒

古之換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故

行狀之名獨不可施于婦人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女以

柳南隨筆 卷二

七

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

傳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

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子見唐

叔達三易集有龔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盧孺人

行狀四篇我不知其何據叔達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

可為訓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謂之打沒頭此即莊子達

生篇所謂沒入也郭注沒入謂能潛沒于水底子按鷺

鳴也鳴性能沒水故云鷺沒

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瑁池之封此書傳瑁字之始亦即後世奩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輒以竿黏蟬為戲此蓋三代時已有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病僂者承蟬猶掇之也注蜎蟬也以竿黏曰承掇手取也

吳俗以行次稱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師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南臺而拾青又秋夜送閻五還潤州詩序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走金

柳南隨筆卷二

陵之地通鑑梁武陵王稱湘東王曰七官疑為稱官之始

樂天西樓月詩用仄韻而方虛谷收之律髓中馮已蒼舒云白集正作律詩以其有聲病故也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矣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棻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竝擅高貴而一最豪奢為太學欽寢予前既敘其事矣而一最恠齋則為諸生啓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縉繫脂懸于當竈而縉之操縱則于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

以縉放下纜著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縉起恐其過用也為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邨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蟾諸類蛙而皆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一日加豆膩一味豆膩者以麵和豆共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膩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既而復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為食師以其穢為之吐嘔不止所畜兩具有革履三隻一畱城一畱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籃

柳南隨筆卷二

九

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徧歷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攜蓮子與輿夫各一曰聊以止飢輿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為輿夫得蓮子故喜即曰汝輩真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為諧語曰君不特費紙并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為然初不知其謔已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為作一文錢傳奇以謂之所謂盧止員

外者蓋即指啓新也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清吳縣楊維斗延兩先生繼

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于吳門謂之復社羣小

忌之造蝗蝻錄目爲小東林至達之當守領袖者禍幾

不測貴池吳次尾應亦社中人也嘗編復社姓氏爲前

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爲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

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猶在人間者爲楊

彝子常許重熙子洽許瑤文玉蔣棻晚先魏冲叔子趙

士春景之王曰俞喜廣孫永祚子長邵世茂羽萬瞿元

柳南隨筆 卷二

十一

錫伯申孫朝讓光甫

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

時制度使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

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

嘗云今人于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

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

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時事如孫鑛所云若碑誌及

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即與國史一例斷不宜用前代

名目予觀馮嗣宗復京常熟先賢事略其敘事略倣史

頗有可觀而官名喜用古銜如左都御史稱御史大夫
巡撫稱中丞吏部尙書稱冢宰刑部尙書稱司寇左布
政稱左轄按察副使稱臬副之類不一而足恐非作傳
之體故特爲之一辨

廬山僧光熊幻住哭兄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尸不泥

封骨始香某宗伯稱爲沈著痛快一字一血近婁東某

人詩有題無軒冕詩方貴囊絕鎔銖手亦香之句其句

法似從幻住詩脫化惜忘作者姓名

錢爾巖陸先生九日登山樓句云更上一層如世外閑

柳南隨筆 卷二

十一

思千載幾斜陽不惟詩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曠亦可

想見昔人所稱文外獨絕此殆足以當之

爾敦先生爲舊常熟令趙公題魯橋萬柳條云五柳先

生萬柳條罷官猶戀綠絲絲魯橋一帶垂垂意歲歲春

風簇舞腰先生詩學杜甫骨格老蒼此首獨婉約可誦

大似晚唐名作

馮定遠班梅花詩若教帶影和香賞難得無風有月時

名句也近馬扶曦元反其意云無風有月尋常事難得

人間對此花亦佳

明初闈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皆論語者如洪武
丁卯應天鄉試首題與於詩三句二題老者安之三句
三題克己復禮為仁三句是也有首題論語二三題皆
中庸者如永樂乙未會試首題老者安之三句二題中
也者至萬物育焉三句三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
節是也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中庸者如宣德庚戌會
試首題孔子於鄉黨二節二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一
節三題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後行是也有首題大學二
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如正統丙戌會試首題堯舜帥天
下以仁一句二題克己復禮為仁五句三題凡事豫則
立一句是也

柳南隨筆卷二

三

十二年為一紀取歲星一周天之義孔子猗蘭操云年
紀逝邁一身將老年紀二字始此
俗稱天氣涼為風涼亦有本邢昺論語疏風涼于舞雩
之下杜詩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物之無意而得者俗謂之儻來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
來寄也俗語本此
俗謂輕物為重物所壓而致極碎者曰整粉莊列禦寇

篇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
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整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楚遺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令尹
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師
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又史記游俠傳雒陽有相
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此世俗居間二字之始
俗以葬柩為舉襄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
事禮也此必俗語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猶言成事
若云舉襄殊無文理况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獨指葬說

柳南隨筆卷二

三

又俗以匡襄訛作助勳亦謬甚助勳應作惟勳言急遽
之狀若贊助成事應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
四年傳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傳尤而效
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夫郵而效之郵又
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通作效法語用大
謬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
臣之力故下文分項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見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
義殊未安

史記留侯世家良學辟穀吕后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駒過隙本莊子知
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白
駒或云日也隙孔也

宋人田元龜江梅詩冰膚死是姑仙女按莊子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中山
名也據此則姑仙二字用來殊不成語且因一姑字而

柳南隨筆卷一

十四

遂誤認爲女尤可笑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按吕氏春秋竟作人名于理亦順
蓋其人名躬以其爲人之直也而遂謂之直躬如莊子
狂接輿後世顛旭之類

公羊傳古人尙質雙生以後生者取以爲兄而西京雜
記則云霍將軍妻產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
子曰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爲兄良爲弟
霍氏亦以先生爲兄據此則公羊之說亦未盡然

記者記其事不下一斷語故陳后山云今之記乃論也

子謂古人之記之佳者多矣然必如應劭漢官馬第伯
封禪儀記韓公畫記乃爲記之正體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勝之歷法之密也算
法之巧也

前明隆慶時吾邑某公爲顯官于朝方以氣節名天下
于是門下廝養輩多有竊其重以行者而同時某公爲
御史其門下亦如之獨嚴文靖陳莊靖兩公嚴駁
家人不許漁食鄉里里中爲之語曰甲半分乙白奪陳
不管嚴老佛

柳南隨筆卷一

十五

歸湘字溶溶吾邑閩秀也有春日卹居四首頗傳誦一
時今錄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迴絕塵清江荇暖
鴨知春門前車馬應嫌僻鏡裏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
開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年來種得桃千樹偷做仙源
學避秦其四云碧紗搖綠印芭蕉花底烹泉捲素濤昨
夜雨深催芍藥連朝日麗孰攬桃柳絲拂路綠陰亂麥
隴翻雲翠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逍遙
蘇世長本唐名臣而史載其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歸
引咎自撻于都街伍伯疾其詭撻之見血世長不

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此事殊可噴飯因錄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于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謚爲文介卽此一事推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

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曰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同社多效其體以爲文而風氣遂爲之一變所遷丁

柳南隨筆 卷二

六

亥房書名曰了閑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內一時紙價頗高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乃與進士胥廷清繆慧遠史樹駿舉人毛重倬同時被逮扶桑至視其衫子見了閑首義爲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嶺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題三節通篇語皆類是聞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卽一原起而構思一日夜云

吾邑蔡蘭徵字元芳所著天啓宮詞頗佳今宋太史竹垞尊曰下舊聞載陳宗天啓宮詞五首實爲元芳作而

繫之于惊者蓋如齊邱化書郭象莊注云

明高祥妻許氏吾邑節婦也其墓在石梅之左與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軼其址許遂現形翁懼而還之又錢湘靈先生修邑志于許傳節去數語許卽見夢曰爾滅吾名我殺爾孫未幾而先生之孫果亡其靈異如此相國蔣公于丁未歲歸里爲捐貲百金葺其墓立石爲門而垣以繚之

崑山許竹隱罷官歸嘗居其鄉之海藏菴一夕菴失火竹隱既趨出矣復冒火趨入獨取一蒲團出人訝而

柳南隨筆 卷二

七

問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這箇失去便無處立脚矣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職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此卽本禮記三年之喪卒哭兵革之事無辟意而却掃編以爲用墨纒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以爲晉襄親將紂而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患墨纒經而卽戎其惡甚矣然則墨纒卽戎春秋方書人以譏之豈可援以爲例議論不本經術卽爲游談無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于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為怪物近吾友汪西京沈喜寫古字詩文書牘無不用之蓋今世之楊備也亦過于好奇矣

黃暉日昇蓬窗類記云商文毅公父為府吏生時知府遙見吏舍夜有火光蹤跡之實非火也翼日問羣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對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而馮復京先賢事略中載吾邑嚴文靖公之父亦為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時亦有火光燭天知

柳南隨筆

卷二

六

府大驚推問之乃公生也復京之外王父譚半湖與嚴公之父同為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會兩人者後兩公復同登宰輔同享高壽事亦異矣魏窗類記王文

俗公為序

吾邑黃公鉞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為麾下所縛竟致身死公故與姚相善聞善歿即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記則云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

奔州觚不觚錄載江陵相于馮璫處投刺稱晚生已為可異而吳次尾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與相之房師也宜與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真千古奇聞矣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為第二我此與世說友為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比之喜容玉照等稱可謂新而且雅矣世俗所傳感應篇不知作于何代而發端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即用左傳閔子馬語不易一字繼之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亦即尚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之意

柳南隨筆

卷二

先

也 吾邑孫本芝朝讓方伯未第時暑月浴罷坐簷下忽黑雲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徑數寸鼻以下皆

淺黑色髻垂至地流涎聲漉漉然鱗爪畢露雲護其尾獨不得見意其龍也相距才尺許方伯閉目坐少頃視之則已不見而黑雲亦解駁殆盡起巡庭際無滴水沾濕也

南朱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為神職掌蝗蝻呼為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為災而丐戶奉

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維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為後人附會無疑也

吾邑馮補之行善書得魯公筋力而徐南徐州善鐫刻

刀法亦彷彿伏靈芝補之嘗書金剛經全部而南徐鐫

諸石一時推為二絕今石藏城西梵壽菴菴僧素風禪

師律然于丁未歲取石陷方丈壁間而詩老王話山卷題

其額曰石經室

孫可望在滇劫永歷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

柳南隨筆

卷二

子

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罵

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得罪主上乎其

可笑如此

每見神廟中榜一聯云為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

則昌為惡不滅祖宗必有餘烈烈盡則滅其語實本劉

向蓋即說苑所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

餘烈是也

錢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圓而內方也惟人亦當

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

小雅斯千章載弄之瓦注云瓦紡磚也朱子又云必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云室女手執一物如金

銀之樣者意其為紡磚也此說恐不然余見今世紡車

之式下有木一縱一橫往往以磚鎮之或于縱木上或

于橫木上蓋防其搖動也豈即所謂紡磚乎說苑云和

氏之璧價重千金以之閒紡曾不如瓦磚閒紡者介于

紡之中閒也此亦足以證余之說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艷稱也然我竊疑之夫以子分母食

為患則螟蛉他姓可也否則棄諸道路聽人收養可也

柳南隨筆

卷二

主

何為必埋之以絕其生路乎況為母者肯分食以養兒

是兒必母之所愛矣假使既埋之後母詰以兒何所往

則將奚辭以對若竟對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適以

傷母心乎此賊恩之大者烏得以孝稱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漢雲也八月初八日

午刻甫當唱名忽有飛蝗蔽天自東而來迴翔試院旋

復東去禾苗無損人咸異之迨揭曉日金陵諸生見榜

多執袴羣聚而譁幾成大獄好事者競作檄文歌曲喧

傳遠近事聞漢雲削籍識者謂蝗能食米天蓋所以儆

之云

顧副使璵字英玉華玉尚書之從父弟也罷官歸囊橐蕭然幾無以給昕夕華玉闕息園與英玉所居寒松樓僅隔一垣耳賓朋滿座伎樂雜作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餽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錢謙貞履之亦與受之尚書為從兄弟當受之在前明時聲勢與華玉埒而履之所居懷古堂亦與受之隔一垣嘗屬莆田宋比玉八分書杜句為堂聯云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隱然可見蓋絕類英玉之與華玉

柳南隨筆 卷二

五

云後懷古堂屬閩中張解元超然遠堂聯至今猶存常熟歷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載六人而郭思謨不與其列友人吳嘉樹徵家藏古帖有進士吳郡孫翌大唐故蘇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即為思謨作也余為節而錄之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誌云公諱思謨太原平陽人仁孝絕倫感通天地太夫人嘗有疾憶羊肉時禁屠宰犯者加刑日號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烏銜肉置之階上故得以馨潔其膳他時憶菘蘿果屬腐發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歎

庭樹為之犯霜雪華而實矣公取以充養且獻之北闕于時天后造周驚歎者久之命史臣褒贊特加旌表無何憶新竹復如向時之菘結又無告焉後園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公始以孝子徵解褐拜定州安平縣丞下車未幾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虜命懸鋒鏑出于萬死之中與其一切之計大殺寇盜載完郭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紱擢讓不受屬內憂服闋轉江陰縣丞又應廉讓舉擢武功尉秩滿遷當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縣所居必化所在必理專務于德夫何不臧

柳南隨筆 卷二

五

公之二昆長曰思誨次曰思訓俱已先世遺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齟齬或居襁褓公撫之育之出入腹之人不知其諸父蓋孝悌之至也稟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開元九年正月二日寢疾歿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附葬洛陽東門平川禮也潘榮字顯甫別號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來惟陸銑錢曾及釋道源而已嘗著法苑紺珠集錢口口極稱之翁嘗與道源書云往辱顯甫潘兄束書執贄款門造謁知其為溫文恭敬強學

好問之君子不圖其瑤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
至於此也紺珠一集貫穿三藏繁簡博約殆將合珠林
一覽而爲一書其他著述大都函雅故通文章開國成
元史料皆當綴青繕寫次第出視視世之危言稗史謾
聞淺說費紙灰木者豈止日劫相倍而已哉其爲宗工
稱許如此錢會讀書敏求記亦曾及之稱爲虞山隱君
子而邑乘失載名氏翳如俾一生讀書汲古之心力無
由表見於世良可歎耳

史記周本紀龍亡而蔡在積而去之去與弄同蓋古人
柳南隨筆卷二

謂藏爲去也按左傳昭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註
云因紡纒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也漢書蘇武傳掘野
鼠去草實而食之顏註云去謂藏之也音邱呂反陳遵
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顏註云去亦藏也音邱
呂反又音舉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
裴註云按古語以去爲藏也而周本紀去字古人獨無
註釋故引諸書以證之

麋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麋鹿虎豹歸
之釋獸以馬牛羊狗歸之釋畜者何歟蓋一育于山林

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于物之四足者槩以獸目之
不復知有獸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徵嘗
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沒在顯慶三年而
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
碑未署書者姓名謾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
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舉爲同歲見于後漢書李固傳及三國志魏
武帝紀其稱同年則自唐始唐憲宗嘗問李絳曰人于
柳南隨筆卷二

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
或登科然後相識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爲
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卽不爾吾邑
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
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而不
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寶洲家可當左驗今
世不論年誼有無通謁概稱年家卽屠酷兒亦然最爲
無理王新城分甘餘話中嘗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來
若不署此二字見者卽疑爲輕已輒有拂然之色亦可

怪矣

眷親屬也亦作媿史記樊噲傳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伉乃噲之子即呂后女弟呂須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可稱眷矣今世不論親誼有無并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刺概稱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無著落最為可笑又世俗于親屬有親眷之稱按三國志毛玠傳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疑即為親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

柳南隨筆卷二

去

字與今人所稱頗異

蒼茫二字本皆平聲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樂天詩野道何茫蒼東坡詩愁度奔河蒼茫閒蘇子美詩淮天蒼茫皆殘鴈是也近王阮亭符離弔潁川侯詩亦有平蕪何茫蒼之句句法似即本之樂天云

柳南隨筆卷二

柳南隨筆卷三

律詩起于初唐而實胚胎于齊梁之世南史陸厥傳所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此聲病之所自始而即律之所本也至沈宋兩家加以平仄相儷聲律益嚴遂名之曰律詩所謂律者六律也蓋指宮商輕重清濁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即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意必于此辨之至精爾若以對偶言律則唐人律詩固有通首不對者而五七絕

柳南隨筆卷三

一

句昔人謂之二韻律詩亦謂之小律詩又何以稱焉

詩之有律非特近體為然也即古體亦有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以前詩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杜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子觀李商隱韓碑一篇封狼生羆羆生貔此七言皆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聲未嘗不和者則以其于清濁輕重之律仍自調協爾趙秋谷信謂王阮亭古詩別有律調蓋有所受之而未

嘗輕以告人夫所謂律調亦豈有外于清濁輕重者或疑古詩既有律矣與齊梁體又何以異而不知齊梁之調主于綿密古詩之調主于疎越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固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詩之異于齊梁體固在聲調矣然其分界處又在對與不對之間齊梁體對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詩則反是嘗考五言古詩漢魏無論在唐則創自陳拾遺至李杜益張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斷以李杜為宗蓋前此如王右丞輩尚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風氣為之

柳南隨筆 卷三

一變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為能矣故李杜集中五七古雖不乏對偶亦止如李習之所云極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對與否也近見錢爾敦陸燾與某人論詩書有云杜詩晚節漸于詩律細非專以律詩為律也其五古七古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今人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洵如其說則是竟以對偶為律而不復知為聲律之律矣况詩中用偶亦非難事豈作古詩者多用幾偶句而遂可謂之詩律細乎至謂杜詩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

有對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無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韻律詩尚有通首不對者何有于絕句然則少陵之所以獨高于古亦未必專于偶句見長也爾敦之為此論必誤信宋人詩話以絕為截謂絕句之體或截律詩之中或截律詩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聯絕之稱自未有律詩已然矣

孝感熊公賜為大家宰時僚屬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中調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

柳南隨筆 卷三

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并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遽求歸里邪若再瀾瀆即當叅送刑部矣袁嚙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并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瀾瀆即當叅送刑部矣汝輩敢復爾邪時吏部官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諒在所哀矜老先生為百官長顧乃壅塞下情恐

非 皇上孝治之意況令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以此恐嚇天下士大夫此應庚竊所未喻也能公聞之即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弟賜瓚方坐事繫詔獄云家西澗先生材為余述之如此余于是歎吳君之善言也能公之能受直言也並有古人風矣並誌之

江右陳公木齋守居官清介為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誑誤罷倉場侍郎居京師數載幾不能舉火至庚戌冬

柳南隨筆 卷三

四

蒙 恩放歸與一商人同舟商人所出賃錢頗多于公公遂以正船讓商人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公行李蕭然商人意頗輕之亦不問為誰也迨至淮上總河稽公會筠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猶茫然未覺未幾淮安郡守以腰輿迎公去商人始大駭知為公旋匿去然公自以所出錢少台應以正船讓商人不以介意也公于康熙六十一年為常熟令未及兩月即行取入都離任之日闔邑罷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門不聽公去其得民心如此

許儁字伯彥祭酒石門士之父也高才強記落魄好大言里中呼為狂生嘗以省試之白下作書寄家人云一到京中飯量大長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間三碗如此吃飯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籬笆為我拔去牆門為我刷黑士剛士柔打點作公子可也其筆墨多此類見者輒為絕倒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許老秀才好即事即席為詩杯盤梨棗坐客趙李臚列八句中蓋即指伯彥也

柳南隨筆 卷三

五

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為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卜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為卜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碑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廡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

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訂
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曉令于是諸生被驚者
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
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
坐反叛興大獄 廷議遣大臣卽訊并治諸生及獄具
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
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
不意得之大奇予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
云

柳南隨筆卷三

六

漢陽人朱方且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
以紅爲之方且挾術遊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
之徐先生水南叔云方且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
千計湖撫董國興恐其爲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
臨發送者尙數百人方且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
也果不死後董以瘞乙休在京方且執禮往叩董愧謝不
遑方且曰公爲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
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
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卽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

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
王憂懼延方且治之方且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
心恐甚數欲起方且曰無容少問當有物來助也逾時
內侍來報有白鶴翔于正殿方且曰未也再覘之又逾
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且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
百餘矣方且乃起賀王曰此卽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
而妃已娩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爲師者自王而下
朝貴至數十人方且羽翼旣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真人
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

柳南隨筆卷三

七

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懵無所知有司
捕下獄尋棄市
古之詠雪者多矣而蘇子美旣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
玉綴我腮二句頗入惡道反不如天醫切茯苓及黑狗
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近日湖上
某禪師亦有一絕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
日出便是化痰丸讀之尤堪絕倒云
今人作札與人輒以某老某兄大人稱之此最可笑按
乾卦九二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說九五利見大人

此大人主在上說兩大人俱作聖人解所謂大德之人也論語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謂大人亦即指此種又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為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晉陳騫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則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歷考經史未有以此稱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萬曆戊子順天舉人李鴻卷中有一因字為吏部郎中高桂所參鴻係申相國時行瑯吳人呼為快活李大

柳南隨筆

卷三

八

郎及以文中用因字被論又稱為李阿因因者吳人呼女之辭然李所用因字實因字之誤耳

江陰李忠毅公死關名臣也其絕命詞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坐願誦法華經語自是破綻某宗伯為公作墓誌載夫殊為無識聞公子遜之頗不喜佛時有靈巖繼起禪師者道行頗高至江陰士大夫無不禮見遜之獨不與通禪師以其為名父子先往訪焉坐定師即舉忠毅公二語以問云是什麼意思遜之不能對遂為師屈云

馮已蒼嘗至吳門夜泊舟山塘鄰舟有讀杜詩者則江陰尹孔昭嘉也己蒼不知為何人迺大聲曰杜詩是不易讀者明且孔昭詰其為誰己蒼給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訪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豈知所讀者為杜詩是必馮已蒼也遣人招馮至馮出不意既見尹愧謝而已

陳在之玉晚年與同邑鄔因仲錫相遇握手道故因喟然曰吾輩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謂一轉瞬間各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將死矣在之曰爾我貧苦

一生此事豈尚不免乎因仲曰免則貧苦無已矣因相與大笑

柳南隨筆

卷三

九

嘉定侯先生大年開吾友秉衡銓之尊府也其讀書處曰鳳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彝題句云四先生里讀書莊聶也經營興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

中央張謂徵君漢瞻雲孫謂學士愷致陸謂徵君翼元也時以四君為嘉定後四先生以配前代唐虞程李故竹垞之詩云爾

陸垣字文度邑人也自號平山蓋以命名取義耳後以

教習授楚雄縣令而其地適有平山君異之乃爲亭于其上而顏之曰平山亭未幾君卒于官舍彌留之際亭忽無風而傾聲振寢室遂以是刻告終時康熙丁酉年也

祝謙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禎癸酉舉人就選桃源教諭以內艱歸所居在城西與趙某連趾會趙與兄同登甲榜聲勢赫奕迥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趙以此數凌辱之祝積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繯死死之日邑中譁然羣起而噪趙之門趙鍵戶不啓有諸生七人梯而入

柳南隨筆

卷三

十一

去其鍵衆乃一闔而進財貨抄掠無遺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頗稱職得士心至是諸生聞變相率兼程而至至則毀趙所居卽以葬祝焉時錢口口方里居兩家並赴其門請爲主張錢不應乃作趙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語有云里中趙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循世有冤對現在有報應云云

嘉定嚴永思衍唐叔達先生婿也嘗取凍水通鑑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採諸書卷帙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漲勝通鑑按以水浸物曰漲勝漲勝蓋吳俗俚語也

崇禎十年常熟令爲鄒守常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卽起而噪之時闔邑士大夫頗不直鄒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卽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首座爲口口口次卽陳公必謙聞撫軍言語塞無以對陳獨慷慨進曰休說百姓已甚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噪來撫軍善其言遂左遷鄒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

柳南隨筆

卷三

十一

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爲 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公龍其李公光地名相則有王公揆直臣則有郭公琇廉吏則有邵公嗣堯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陳叔錢公世熹是科典試爲柏鄉魏相國裔介合肥龔尙書鼎

天啓中吳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大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鏞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

中者又有十二人為應社十二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旌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啟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為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先生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尚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淳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翮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為復社頗見嫉于維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先生調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為一

柳南隨筆 卷三

十三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而虞獨不見于邑乘故知者絕少今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賀舍者相傳宗蠻家有喜事特築舍以居賀者故曰賀舍花橋為其園址鹿皮弄者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溝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撫吳喜抄没人一時富家略盡宗蠻蓋其一也

明嘉隆間無錫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號安百萬最豪

子食嘗于宅旁另築一莊專養牲以供饋子鶩常畜數千頭日宰三四頭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鶩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鶩猶宛轉未絕後竟用奢侈敗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竈二字坊本誤刻茶龜以竈與龜筆畫相近也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焯見之笑曰此正好用對尿鼈也俗以溺器為尿鼈太史蓋戲之爾

唐宋人酬和詩有所謂次韻者謂如其次第先後不易

柳南隨筆 卷三

十三

也有所謂依韻者謂同在一韻而所押之字則不相同也有所謂用韻者謂用彼韻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渾而稱之者矣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窖子今人稱讀書而不通世務者曰書磁子殆即沿詩窖子之稱而誤歟

明萬歷丁巳歲吾邑舉御史某公為鄉飲大賓一國譁然而顧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學雲翔而不救則國學亦可僂言壯夫林立而莫前則病夫亦可仗義敢持正論

責備諸儒若不能抗步揚聲舉觥而法郵憚亦便當捲
堂削迹蹈海以追仲連等語諸生從而和之御史既命
駕矣仲恭要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吾邑歸少詹惺崖允性頗渾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曉

嘗之維楊某氏有簫笛掛壁間少詹取笛直吹之其僕
曰此當橫吹既又取簫橫吹之其僕曰此當直吹少詹
方誤以爲一物也嘗其僕曰汝給我邪既說橫吹矣何
又說直吹邪

柳如是爲彭城尚書所贖財貨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

柳南隨筆卷三

四

者疑柳多私蓄尚書既沒擁衆突至頗有所索柳出伴
爲好語曰先尚書遺貨信有然須少待當不虛來意衆
姑諾之柳既入衆待久不出方大聲詈之而柳已閉門
自縊矣衆始驚竄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
中之士作河東夫人殉節詩以輓之咸謂其能晚蓋云
袁世忠字海門邑人也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且多膂力
戲以託天稱之家貧無行日遊博場以食會友人以白
金六兩託完官稅袁竟持作博資一擲而盡追比者急
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既極乃解其所衣白袷就

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雉經于邑西山之辛峰亭無人
處甫出肆門搜于巷口見溝中一布囊以足蹴之頗重
拾取視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
中萬歷丙戌武榜眼歷官至都督僉事

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于徐氏之遂園
賓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歲舉人通判常熟錢陸
燦年八十有三前廣西道監察御史崑山盛符升年八
十翰林院檢討長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坊贊善太
倉黃與堅年七十有五前戶部尚書華亭王日藻年七

柳南隨筆卷三

五

十有二提學僉事長洲何棟年七十舉人常熟孫陽年
六十有九按察使華亭許纘曾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尚
書崑山徐乾學年六十有四司經局洗馬上海周金然
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崑山徐秉義年六十有二
前左春坊左諭德無錫秦松齡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
徐尚書中允兄弟實爲主人以齒序坐卽席各賦七言
近體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其詩編成三卷名曰遂園
禊飲集時海寧許公汝霖方督江南學政實爲之序云
王露清譽爲詩好押青字社集時探得此韻卽喜見于

色否則必潛易之其沒也同社周以寧楨為詩輓之云
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青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陰女子也才色雙絕往

來多名士而尤與吾友汪西京沈暱吟社諸君以西京

故閒以詩與道人相倡酬記壬寅春亡友吳靜川理招

同人集三影軒分韻賦詩以寄道人各依韻和之和王

露清譽青字云湖橋煙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

孫陶菴銘花字云有限光陰了噩夢不情風雨妬梨花

和周以寧楨藻字云可有風情依碧柳未須顏色借紅

柳南隨筆 卷三 六

藻和許南交永春字云花糝碧苔三月暮酒潮紅頰十

分春又是歲之夏西澗先生招同人集尊道堂分韻賦

詩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韻和之和西澗兒字云茶醞

碧香浮雀舌酒清黃色借鶯兒和露清銀字云雙尖聳

塔排空碧一澗噴泉倒立銀和陶菴中字云粧罷桃笙

尋獨見自注獨見夢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中枕名和孫麗明

揚然字云山黛染成眉入翠火榴簪得鬢初然和侯秉

衡銓書字云碧紅初泛盈缸酒黃白新標插架書和陳

亦韓祖郎字云結成舊恨兼新恨嫁得蕭郎是漫郎和

西京浮字云簾碧琉璃三伏冷綃輕煙霧一身浮和靜

川深字云風生蓮渚擊紅墮雨卷茶煙暈碧深和予微

字云山雨嵌空籠黯淡柳煙橫翠入霏微此數十句皆

秀麗可誦又我我齋賞梅同西京作云愁來萬事壓眉

端忽觀梅開意自歡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夜半不知

寒病中送西京還虞山云亂頭粗服送君行分手難為

此際情願向生前拚一死好從死後訂三生此二詩亦

佳道人在近代蓋馬湘蘭王修微之流亞也不幸年未

四十而歿西京收拾遺詩僅得數十首編成白雲遺稿

柳南隨筆 卷三 七

好事者爭傳之

明天啓三年邑東門入市一鼈歸而煮之鍋中唧唧作

聲始猶不以為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

人不顧煮愈急須臾聲止鼈亦糜矣剖之于肋下得一

人焉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鬚儼然一波斯胡

也頭上有髮髮有髻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

亦有囊獨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夫爭取

傳看凡月餘不敗見徐陽初復村老委談

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至判然如周

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為世蓋指棄與不窋而言謂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專屬之一人又幾論為周家之后稷矣若將我先二字讀斷則又成何句法乎又警獻曲注云曲樂曲也曲字與典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警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規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而不知既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柳南隨筆 卷三

六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徐靈淵徐靈暉趙靈秀也按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堂集馮定遠云四君詩薄弱其鍛鍊處露谷鑿痕所取者氣味清淳不害詩品耳又云清詩有僧氣山人氣皆是俗四靈雖寒苦却無此病馮已蒼云四靈氣味似詩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餒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子諡其品秩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詞林始得諡為文若非詞

林而得諡為文者文字必繫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之類又吾友汪西京沈述鄂相國之言云不由詞林而入相者亦諡為文以甫拜命無所謂閣老衙門即在翰林院蒞任坐居中故稱中堂雖掌院蒞任亦只坐東偏避相國坐處也中堂諡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驥葉文莊盛吳文恪訥姚文敏夔四公皆不出翰林亦未嘗入相而亦諡曰文則又不知何說也

火有文武之稱蓋言其緩急也參同契爐火說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又云首尾文中間武此即文武火

柳南隨筆 卷三

九

之始又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又司空圖詩文武輕銷丹籠火

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為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以孔門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有字其師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別號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說然當時大儒如朱晦菴魏鶴山之徒猶不謂然自明迄今人尤重號一登

仕板遂不復以字行矣方遜志與潘擇可書云交際之
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
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子字加稱號
焉子稱號加先生焉子禮得無不相似乎近華陰王山
史與人書云今人相稱字輒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
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貢子思皆字謂聖人未聞有罪
其肆者觀方王兩先生之言知前輩子稱謂之際不肯
苟且如此吾輩當知所法矣

別號古人所無不知起于何時或云自寒泉子栲里子
柳南隨筆 卷三

始至唐而漸眾至宋而益多近則市井屠沽皆有菴齋
軒亭之稱若止有字而無號吳次尾所謂如此大雅之
士吾不數見也嘗見祝希哲前聞記載江西一令訊盜
盜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
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
可變也

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言浸長也見夏小正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西江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
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西江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

掌驢夫之脚跟木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發女之
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
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
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余謂江西
一派雖不無可議然涪翁之作即東坡亦極贊之何至
詆毀若是已蒼之論亦殊失其平矣

人懷不良之心者俗諺輒曰黑心當被雷擊而蠶豆花
開時聞雷則不實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間不可解
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可不知所懼哉

柳南隨筆 卷三

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謂闈之林泉山四代進士江西
之彭文憲二世閣老以為卓異而本朝桐城張氏亦
二世閣老崑山徐氏則兄弟三鼎甲宜興吳氏則五代
進士長洲沈氏磁州張氏泰州宮氏吾邑蔣氏則四代
進士長洲彭氏則祖孫會狀德清蔡氏則從叔姪兩狀
元可謂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妹由筆云淮安楊林會試投卷夏桂州呼謂之
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楊林汝當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楊
上林 本朝康熙間有滿洲人揆敘者曾為掌院學士

至雍正時其人已歿矣而以生前犯不韙 上怒其
爲人吾友太倉張冰瑣以庠名與之同欲請鄧學使改
之黃中丞崑圃與冰瑣善教以措詞謂揆敘得罪 朝
廷士子以此二字爲名恐干未便冰瑣如所戒鄧乃是
其言遂援筆去一揆字余謂夏桂州之增一上字與鄧
學使之去一揆字其意正同也冰瑣既改今名遂于雍
正壬子中南省經魁

蘇俗娶婦者不論家世何等輒用掌扇黃蓋銀瓜等物
習以爲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
柳南隨筆 卷三

有蘇州人周卜世者嘗客揚州一揚人卒問村柯故蘇
郡庶民俱不娶婦周訝而詰之揚人曰我前寓蘇所見
迎娶者無非翰林院執事何嘗有一庶民邪其言雖戲
然蘇俗惡薄貴賤無等不免爲他郡人所笑卽此一端
可知其餘

玉溪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訖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
煇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錦瑟無
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
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莊生曉夢迷胡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托諷
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云滄海月明
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
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未聯云此情可
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
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家露滑翁魯精于論詩嘗語予曰作詩須以不類爲類
乃佳子請其說時適有筆硯茶甌並列几上翁指而言
曰筆與硯類也茶甌與筆硯卽不類作詩者能融鑄爲
柳南隨筆 卷三

一俾類與不類相爲類則入妙矣子因以社集分韻詩
就正翁舉小摘園蔬聯舊雨淺斟家釀詠新晴一聯云
卽如園蔬與舊雨家釀與新晴不類也而能以意聯絡
之是卽不類之類子固已得其法矣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
詩者入一言半句子篇中卽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
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
凡爲人作詩文集序及墓誌銘文末署名于同輩當自
稱同學或友人或友弟子前輩當自稱後學或後進或

通家子方為得體若稱眷弟眷姪及眷晚生則陋甚矣嘗見沈石田全集內附唐六如和詩自稱後生唐寅亦雅甚

元周公謹云上已當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已矣

術數家有六壬法者相傳黃帝受式法于元女用以戰勝蚩尤遵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義謂天一生水壬水建祿子亥亥乃乾天之位數六屬金生水故名六壬

柳南隨筆 卷三

五

吾邑魚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肅自開封守致仕歸隨身止一竹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宮宣聖前缺香爐花餅二物公即以此銀鑄之爐餅至今尚存居家饗飧不繼家人愠見公偶感得疾日臥一小牀足不能履地家不畜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牀懸二綯夫人閒以麥粥進必曰清官麥粥在此公乃緣綯以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飛行部至吾邑謁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魚公

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為仲雍一為子游與公而三云公之為人具在邑乘國史無容贅述余與公之裔孫元傳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記於此

顧文寧士云今人以十歲為一旬故稱五十則曰五旬六十則曰六旬七十八九十亦如之按十日為旬徐鉉曰周而十日而言之也書三百有六旬又十旬弗反孟子五旬而舉之皆以十日為旬漢書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則又以一歲為旬徧考書傳總未有以十歲為旬者世俗

柳南隨筆 卷三

五

習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諱傑字世賢前明成宏間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遺溺其溺也輒夢兩宮人捧溺器至而溺器兩傍悉畫龍鳳每夕所夢皆合然公琴瑟之好甚篤不以遺溺為嫌也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大婚禮夫人亦入宮稱賀適小遺甚急作顰顙狀皇后怪而詰之夫人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龍鳳溺器進恍如平日夢中嗣後遺溺遂止

古人詩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見如昌黎箏詩云庸知

上幾番山谷云一霎社公雨數番花信風此作平聲用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此作仄聲用又上番二字或謂應切竹說今觀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錢圓沙解杜詩謂上番猶上緊也然則番字是虛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對春字乎卽可以證其說之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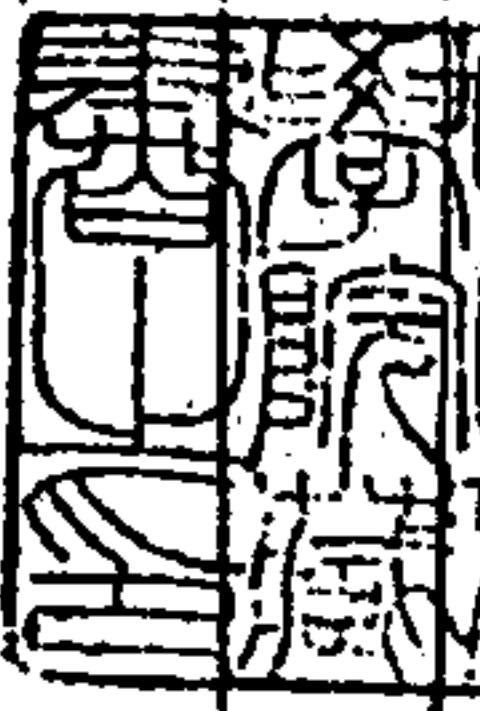
吾邑言博士侶白德爲子游七十三世裔孫少負才望而困于諸生貧窮顛頓餬口四方最後授徒雲間離家幾二十年矣主人張翰編趾肇趣其歸里省視厚有贈

柳南隨筆卷三

遺歸舟經吳淞江夜遇舫篋者乃從容語之曰財物儘爾取有茄硯一枚我自少習用不忍舍也盜曰真書歎子因笑而擲還之此事頗與吾家子敬遇盜畱取青瑣相類云

馮定遠梅花詩有錦川最惜文君寡銀漢新傳織女亡之句此學西崑而入于癡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曹詩云清香疎影獨躑躅脈脈黃昏思在餘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

柳南隨筆卷三



柳南隨筆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 上有薦舉博學鴻儒之詔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銓科道官在外督撫臬各舉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

上御體仁閣臨軒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瓊瑤

柳南隨筆卷四

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散訖命就坐撤護軍俾吟咏自適日中鴻臚引出跪聽 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饋十二盞加四飯豐腆苾芬緝御恭肅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恩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相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鵠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令

入館纂修明史其有舉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之掄才盛典故備記之如右

宋樂字玉才年少有才詩筆兼工吾邑後來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竟以嘔血疾卒未卒前半載其師陳君亦韓作詩懷之有漳江一病損瓊枝之句亦韓以示余余疑損字為不祥已而果驗余嘗挽之以詩云一語成吟識瓊枝損果然慰情虛左女閨世欠潘年芳草詩中路春風夢裏天半生騷屑意篇什待流傳又云夢曉樓仍

柳南隨筆 卷四

在吟魂竟渺茫一棺逢白玉萬卷墜青箱楊柳凋張緒芙蓉落謝郎傷心吹笛處只隔宋家牆

玉才詩天才超逸筆無點塵所著願學集二卷吳門沈

確士潛德選定其中五七言絕句尤工今錄數首於此送

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

船瀟湘曲云楓落早鴻過洞庭無限波相望終不見只

是白雲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腸亦隨帆轉

相望面面心又云酌酒黃陵廟湘君竹淚深從今添一

滴萬古共消沈憶金陵云涼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

心似江水一日兩迴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裏猶聽白門烏答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春鷺詩酒風情亦尚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飲向來心贈別吳鉤抵萬金君到他鄉莫沈醉酒悲時候最難禁秋思云曉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邊色先從望裏來贈鄭公子企瓊云琴書以外百無能雲水蕭然策野藤誰愛天台鄭居士貴家貧士俗家僧蘇臺柳枝詞云吳女慘慘解蕩船風波日日別年年不如柳絮飄

柳南隨筆 卷四

隨水化作浮萍箇箇圓又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閩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

明萬歷初邑諸生有許應科者博學善屬文其才為閩

郡所無一時推為祭酒時郡司理為江右龍繩武見應

科文愛之甚每入謁必以鼎甲期之呼為許修撰謂必

狀元也癸酉歲應科將以科試第一赴省闈而司理亦

例得分校謂是役也必無失許生矣時應科館於吳江

某氏司理乃密緘一函走急足送至吳江而應科適於

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以歸急足夜至叩門言司理公

有書送許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關節
乃給之曰許秀才有病臥不能起我爲若轉達可也急
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噉之得書果關節也某氏
子固能文及試司理得其卷以爲許也取冠本房拆卷
始知其非更索許卷閱之則大批險怪惡劣等語塗抹
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
卒以鬱死

陳見復

祖

於雍正癸卯捷南宮未及臚唱以足疾歸里

次年甲辰復行殿試而足疾已愈親知力勸其入都衆

柳南隨筆

卷四

四

喙一辭見復不聽嘗語子我無用世才倘殿試而蒙拔
擢受職之後虛糜廩祿既有所不可若遽乞歸自處則
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誰任今甫捷南宮是猶未
成進士也不若量能度分從此知止猶不失出處之義
予深韙其言見復亦云友朋中不勸予殿試者惟君一
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倉前小屋以居日爲人擔
粟輸倉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卽止閉戶讀書好爲詩
不求知於人自署其門曰目慚不識丁門愧無題午時

曹能始先生以詩文名海內罷官家居過其門異之因
入與語竟日出其詩稱賞之於是鄉中人方稍稍物色
之文酒之會輒與焉而五擔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
所知謂五曰君士人荷擔太自苦吾有田庄曷爲我清
理計其直可以自養且可以爲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
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聞士誦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知已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越石之所以謝晏子也
吾不敢復見曹先生矣先生愧謝之會革命之際閩中
擁立隆武五竊往觀之曰此非有爲之主也吾不知死

柳南隨筆

卷四

五

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
金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同
里張遠爲作徐五傳云

王緜山太史嘗肩輿至嘉定先訪徐女廉先生允先生

方食麥飯舉手曰君遠來得無饑乎此貧家風味盍共
嘗之因共飽啖劇談至日昃不休邑中聞太史至爭治
具相邀不輕赴也

嚴永思衍輯通鑑補數百卷目營手抄雖溽暑祁寒不
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江季梁孝廉出杖頭錢七文以

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
逮丙夜始罷此與前王太史事皆得之於侯君秉衡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
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
守謁入未卽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真跡喜
甚卽傲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
守遣人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
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柳南隨筆 卷四

六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賞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
詞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
貞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
實錄又吾邑吳蒼符龍錫偶成二首云終南山下草連天
种放猶慙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鴟板江南惟有顧書年
謂顧亭人又云薦雄徵牘挂衡門欽召金牌插短轅京兆酒
錢分賜後大家攜醪衆春園

古來高士勝流爲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雲林見撻
於張士信沈石田受役於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

惟正叔壽平二事亦頗相類青士嘗遊嘉善館柯氏園月
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與園
隣聞周吟聲亦達旦不成寐志甚詰旦遣吏逮至杖而
逐之有某監司延正叔畫偃蹇不卽赴後迫致蘇州拘
繫廳事明日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於相國
太原公時已抵暮矣相國以指擊案曰事急矣非快馬
疾馳不可遽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
城門尙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之

柳南隨筆 卷四

七

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彝尊李良年
鍾淵映比隣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遊京師至宿遷
墮水死後其友張博山泊舟宿遷夢青士僧衣相顧吟
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卽其死處也
平湖僧借山環亦與青士善嘗作詩懷之云吟到白頭
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爲
無學僧

薛芬字祥蓀一字東濱本吳門人爲吾邑潘氏婿遂遷
居於邑之珍門涇初爲諸生以試文不合格被黜迺專

意爲詩囊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熙依歸集有祥蓀詩序稱其思如出月穿天氣如巨海涵地又宋商邱筠廊二筆云丙辰丁巳閒遇薛東濱於長安頗極文酒之樂其感懷和阮亭尙書諸什大有少陵風格別去將三十年訪其踪跡不可得卽吳下亦無一人知者因錄其詩四首見復修昭文志予頗代爲搜訪如東濱者自當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錄也

龔義林字圓石邑人也工於詩其貧樂一首最爲人傳

柳南隨筆卷四

八

誦詩云憔悴山妻苦恨貧誰知貧裏得天真菜蔬作飯甘於米稻草鋪牀暖似茵戶之荆扉偏得月袖多繩結好攜春宵來莫厭長醒坐不飲原來最養神又詠樵一律惜不記其全其後四句云背揜兩袖風生手倒插雙鎌雪滿腰薄載不多妻笑問半船猶恐碍低橋

龐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有行舟十詠詩係和燕都

友人韻者錢木庵良極賞其落韻之穩命意之工每爲

人誦之不置今摘其警句於此賦云去來人迹因霜見深淺苔花逐雨消桅云風裏著旗高樹見夜深懸火隔

江分緯云滿衣塵土爭前路一背斜陽問斷津篙云一春點盡三湘水半夜敲殘五色冰猶云淺深到處經行慣波浪掀時不在忙

馮定遠梅花詩有惡風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韓致光梅花詩而定遠襲之者中閒不過以正字易雖字耳至君復雪後園林一聯本古今梅花詩絕唱定遠嘗爲重方元英早梅語意然視彼之直抄舊句不有閒乎

某宗伯關壯繆靈應記云按祀典當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

柳南隨筆卷四

九

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後主七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生前之官壯繆者公死後之謚以此稱公方允若漢壽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據小說三國志稱公爲壽亭侯尤可噴飯

談次掉文書生習氣最爲可厭如稱崑山必曰玉峯稱江陰必曰澄江稱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卽作古文猶當直書縣名忌換字也一友頗喜掉文而胸中實空疎無有一日談及時事曰年羹堯死矣余因戲問之曰瘐死請室乎懸首藁街乎盤水加劍乎其人不能對以他語

亂之而已

黃四娘林行婆村媪也而見於少陵東坡之詩杏花村
竹林中老嫗吳小仙春遊酒後老嫗輒以茶飲之迨老
嫗死小仙目想心存遂寫其像惟肖老嫗子得之大哭
不休近薛孝穆遊文武陵有畢原老婦為設雞黍孝穆
賢之載諸遊記婦人與文士結少緣輒得畱名詩文畱
形畫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請揚子雲載名法言子雲
弗許視此不有餘愧乎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作也而鮑明遠亦云
柳南隨筆 卷四

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古
樂府語也而陶淵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水
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而王摩詰亦云漠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竹影橫斜水清淺桂
香浮動月黃昏江為詩也而林君復亦云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類如白
鳥破溪光劉長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鳥破溪煙青山
帶行騎王摩詰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帶行客心與浮
雲閒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與孤雲閒昔弇州先

生謂稟質既富機鋒亦圓古語出口吻間若不自覺而
近日李安溪相國亦謂意之所至豈必詞自己出不本
於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襲剽竊為工非至極之論也雖
然兩先生之論皆為學問已成者言之若初學亦以此
藉口則偷句為鈍賊難免杼山所訶矣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
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某宗伯斥其
說之妄非過論也近日慈谿姜西溟英為古文學大蘇
以縱橫恣肆為主遂以左氏內外傳為衰世之文而病

柳南隨筆 卷四

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繼六經而西溟以一人之
好惡謬為詆譏其妄正與大復同同時如阮亭先生固
所稱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稱許之何歟

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
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百無遺一蓋後
世之邠雍也於時盜賊為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
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其語按張小舍名浩字彥廣
號南坡為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為其墓誌云處士夷
亭故家也世為公家弭盜以耕讀老於家此誌蓋石田

乞之云

顧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潛心纂述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時東吳學者稱二顧蓋謂景范與寧人也景范於儕輩中少所許可惟兄事西江魏叔子龍至為之執繖捧溺器為人廉介不取非義一錢身授徒子負薪不求聞達常落落人外當事聞其名羅致終不可得蓋近代異人也按魏叔子為景范之父耕石先生墓誌明云居蘇州之常熟縣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則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顧家廊與無錫接壤景范又常館

柳南隨筆卷四

三

無錫華氏崑山徐氏不常往來邑中也惜亦韓知之晚脩邑志時不得此人以光文苑亦一缺事又寧人亦著肇域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尚書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陳其年侯掌亭誄詞云或不一編詞條最優誰與作者嚶城六侯黃巾載亂青蓋齊飛雲俱幾道白骨同歸熒熒智含又弱一个按所謂六侯者演潔滯泓汙也演字幾道潔字雲俱滯字智含為豫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汙字記原洵字文中為雍瞻先生之子誄詞所云雲

俱幾道白骨同歸者謂豫瞻致命二子皆從死也所云熒熒智含又弱一个者謂智含國變後亡命匿揚州僧舍未幾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訛刻雲俱為靈旗而程師恭遂引楚詞靈旗兮電鶩及甘泉賦樹靈旗句以註之絕不顧上下文理可一噴飯也予與掌亭之孫銓善因得其實為一正之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夫子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吟雜錄警警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

柳南隨筆卷四

三

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夫子亭雜錄時方與益都趙伸符有隙而伸符頗推服定遠脩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矯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論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 聖駕南巡自浙江回鑾駐蹕蘇州初蘇州人吳山掄廷楨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至是獻詩 上覽而稱善命登 御舟賦詩 賜韻 三江廷楨應 制云綠波瀲灩照船窗 天子歸來自越邦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今已到吳江賦畢進覽 天顏有喜給以御箭俾次日至行宮及至

命復還舉人當廷楨之賦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屬窘甚忽聽 御舟自鳴鐘即景生情而詩乃就好事者戲呼自鳴鐘為救命鐘

陸元泓字秋玉邑之畢澤人也詩學長吉東野頗尙新奇某宗伯嘗作嗜奇說以題其集晚歲無家流落吳門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詩亦名水墨廬詩近吳門沈確士作劉學博剝庵傳及之稱為志士謂學博易代後守其高節窮餓以死泓乃與徐晟陳三島經紀其喪葬之虎邱是不特能詩而其人亦可重也然

柳南隨筆 卷四

丙

吾邑之人竟無有知其姓氏者予嘗見其水墨廬詩一卷惜其湮沒不傳為摘佳句於此金山云嶺勢憑江截潮聲湧石來雨夜云瘦燈淹雨色寒夢入江流看菊燈下云葉枝相與靜香影各為妍秋夜讀書云心空交夜氣人靜得秋聲友人日暮過訪云辨聲人在夢談舊事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儀青話舊云詩力寒人骨家風足道心岿嶠山云石級扶猿臂雲峯壓佛頭清和雨亭飲云細雨天如夢孤禽聲帶秋落花云六斛可憐摧石尉五湖無計壽夷光靈巖山莊雜興云野僧乍對頗真

率佛閣久坐殊清寒村寓云六時齋粥僧人供一掌泥薪燕子家贈隱君云人間歲月仍從甲物外漁樵不算丁偕友訪水庵僧云鷗邊客到雙筇水鐘外僧歸一笠雲雜感云酒于愁處終難醉詩到窮時亦不工其自序云吾廬在水墨中水墨廬又在無水墨中水墨廬詩又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真水墨人也夫讀予詩而許之其亦水墨人也夫

柳南隨筆 卷四

五

唐壁之西有僧舍曰廣福禪院即俗所稱馬驚庵也建於宋嘉泰間內有丹桂一株即建院時所植至明永樂時已閱三百餘載其大合抱陰覆半畝不知有夏花可落十石至聞於當宁敕中官收採院僧苦其擾遂以鹽滷沃根致斃有丹桂圖一卷題跋甚富萬歷間名士如江陰李至清長洲朱鷺嘉定徐允祿及邑中魏浣初龔立本何允濟皆在焉院僧秀公嘗出以示予且曰卷中如魏龔兩公蓋讀書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來此當繼其後矣余甚愧其語方擬赴約而會秀公示寂不果壬子孟夏予挈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留予茶話復出丹桂卷見示迴思秀公昔日之言為撫卷泣然者久

之

桐城張氏祖墓石碑歲久仆地已成兩截矣其子孫湊合一處仍臥地上久之而斷處復屬了無痕迹蓋地氣蘊結所致也兩世宰輔兆於此矣又聞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葉叢生此亦地氣為之皆非常理可測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慶醉歸乘車入外門父為不食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固當乃謝罷慶入里門趨至家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或謂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

柳南隨筆 卷四

六

謂輕哉明初李茂實里居每出必步過里門然後上馬終其身如是倪文禧為南宗伯每出行見道旁起立輒止之曰吾不能過里下車豈可使爾曹避席乎古之賢者不以其貴加於鄉黨蓋皆如此吾吳之俗一登科第便非肩輿不行甚者僕從如雲誇耀鄉里以為固然而富人入錢得秩不過公士簪裹之流亦復出輿入輦自同廢痿風氣澆薄有識掩口近吾友陳亦韓既舉南宮歸里凡親朋投刺者例當報謁適得足疾艱於行步乃賃一肩輿擇其小且敝者自此以後雖甚風雨未嘗不

步行也當事高其品凡過訪者亦多屏騶唱以往大有李僧伽滅袁叔德僕從之風焉

嚴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讀書影娥道院大署其壁云夔龍事業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讀一燈熒熒無異平時隣人目為守歲老僧云

吾邑向有官儒戶田多詭寄弊竇百出雍正二年奉

旨汰去而一二奸胥輩私以汪宮贊應出名投牒縣令

冀免革除故事官批牒必以硃筆點訟者姓名其人或係縉紳則用圈焉時縣令為喻宗桂誤以筆點汪名

柳南隨筆 卷四

七

汪聞大怒作詩一絕云八尺桃笙臥暑風喧傳名挂縣門東自從 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

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為嚴給事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先目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癡顛每日游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淡俏一個蒲團禪關參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林鳥叫澗水風吹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梁驚覺世間何故閑煩惱

衣紫腰金誤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个九品蓮臺難到
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
討

海昌查某以誹謗 朝廷身罹國法其女亦徙邊塞女

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

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

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

滿頭吾友汪西京沈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遊魂

飛何祗似驚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瓊尾秋綺

柳南隨筆 卷四 六

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儘

爾青春也白頭

居易錄載蕭山何御史贍以事謫戍歸里中值御史鄒

魯者謫令蕭山與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謀殺之何之

子兢避難山東王僉事家一日聞鄒遷山西僉事辭王

公曰復仇此其時矣王遂治裝遣之兢歸潛部勒親黨

數十人俟鄒於路驩其曰折其四肢鄒訴於官兢直前

慷慨流涕自陳父冤請死當事為之動容僅擬流徙得

免子按兢之所歸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係成化己

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邑志及先賢事略皆載何兢擊

家歸公公泣而授館衣食之誓與之復仇未知阮亭先

生何據而云山東王僉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

畧皆云何舜賓豈舜賓即係贍字耶又邑志及事畧載

兢既得復仇法吏當就死鼎復資兢母入都擊登聞鼓

上訴事下大理評事曹恕謂魯既遷官不得以親臨比

且援唐梁悅為証兢得減死亦與居易錄所載異

洪洞范彪西鼎與王阮亭書云近日時文選家竟指文

成為異端狎侮前哲訕謗學官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

柳南隨筆 卷四 五

某更謂其失為下不倍之道也此論蓋指呂留良而言

去之三十餘年而留良身後不免 國法安知非狎侮

前哲訕謗學官之報哉范為順治辛丑進士養親不仕

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從之授經者頗眾康熙戊

午山西巡撫以博學宏詞薦不出人益高之

偶閱陳眉公秘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秘笈云漢

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

經術之論也子按周禮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

羣吏之治二曰廉能註云能謂才能足以辦事者今眉

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又云雲長初爲漢壽亭侯亭侯卽亭長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漢楚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漢桓帝紀封尹勳等七人爲亭侯是也若亭長不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侯卽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

康熙間詞臣進表有以豈弟君子屬之臣者 上摘

其誤將罪之時韓慕廬爲學士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

柳南隨筆

卷四

字

人斷章取義亦閒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予按故明洪武時郊祀文有子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四明桂彥良時爲太子正字因奏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訶遂得釋頗與此事相類爲人臣者誠不可不通經也

居易錄云常熟趙文毅公萬歷中以詞林劾江陵奪情拜杖闕下其孫東田士春崇禎丁丑及第復以詞林劾武陵奪情杖闕下祖孫一轍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奪情

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東田劾武陵奪情謫福建布政司檢校未嘗拜杖也崑山徐司寇健庵所作東田墓誌及常熟志可證阮亭殊失實耳

或問人死每遇七日則作佛事謂之做七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輒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爲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曰然則做佛事亦有益歟曰此俗尙也愚夫愚婦之所爲也見徐復祚村老委談

柳南隨筆

卷四

主

沁雪石趙松雪鷗波亭前物也後入吾邑縣治中邑人錢昌以計出之旣而歸於徐廷庸明末廷庸復歸於錢置之絳雲樓前不久樓火石亦燼按廷庸之從弟陽初村老委談云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雪故名此必其親見之者錢湘靈邑志雜記則云石質黑而額上一方雪著卽消此說殊謬况松雪寶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謂垂雲者沁雪垂雲皆形容之辭若以沁雪爲著雪卽消故名然則垂雲之稱又何說焉

王阮亭分甘餘話云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

澤往往不多得卽如葉文莊古文遺稿李映碧重脩南唐書並可傳後而兩公子孫皆官通顯竟不付梓以流通於世况其下焉者乎吾友顧子文寧故貧士也而其世父雪坡翁文淵遺詩有海粟集數卷不惜典鬻琴書以給劔氏俾開以行世葉李兩公子孫雖官通顯視文寧有愧色矣又其友馬且程椿相繼云亡文寧收拾其遺詩囑子選定亦次第鏤板此種風義當於古人中求之文寧名士榮家邑東之梅李為人端正純雅能詩善書雖居市廛如在巖壑蓋有隱君子風云

柳南隨筆 卷四

三

西湖岳墓前有鐵鑄奸僧夫婦像北面跪塚下供遊人笞擊輒輒重鑄頗快人心而究所從始則爲吾邑周公近仁公參浙藩時特脩武穆墓復其墓田并鑄此像云公名本爲明成化乙未科進士
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李鎮人也龔淵孟立先生松窗快筆云世之習昌穀者率稱吳郡子能私一文人而云邑產哉但閩秀卿二科志黃魯會故實補遺亦云爾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按昌穀

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婦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詞調高雅實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極稱之

吾邑孫西川文旣以子貴受封矣一日步遊金閭有賈人忽把其袖且咎且詈幾至折頤公乘閒進曰余常熟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僮且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其答之最是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酣暢而別又吾邑有顧耿光字介明者憲副一江王子也嘗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

柳南隨筆 卷四

三

平方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於松窗快筆爲連類錄之
康熙間吾邑崑城湖之濱有塾師某者聚徒於家好出句命對一徒於暮春來從師卽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至徒愴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春歸師知其情筆詰所自來云吾姊也詢其年及笄矣初餘輒觀書作字無閒寒暑師云效爾姊用功自善屬對勉之勉之是晚散館復出句云好書勤誦讀次早對云佳句費推敲

師不識其媿已擊賞不置翼日鄰友招師看桃花欲搗對句以往誇徒聰俊晚又出句云有約探桃塢次早對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黠者見之匿笑師察其故大恚誓不復命對事遂絕女性嚴氏貌殊嫵麗後以所字匪人鬱鬱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賈人不知書女歿後著作悉歸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閣汲古主人毛惠公氏爲吾友汪西京沈述之西京曾悼以四絕句次章結云單辭隻句空千古不雜人崗梨棗香未章結云此去九泉求雅伴精魂好傍白雲飛白雲者謂江上女

柳南隨筆

卷四

五

子洪夢梨洪亦工詩蓋嘗自署爲白雲道人云
趙松雪書飽滿圓潤所見石刻皆然而吾友顧文寧士所藏松雪黃庭墨跡蓋臨右軍本也用筆頗以側取致以瘦標骨以澁見古與石刻迥然不同邑中書家如馮寶伯武孫子逸和俱極賞之定爲松雪真本寶伯居瀕海每入城道經梅李輒向文寧索觀把玩不忍釋手云
吾邑顧雪坡文徐鐵山方少時與王石谷筆同畫山水後石谷從太倉煙客元照兩王公遊得見宋元人真跡學問日進雪坡鐵山度不能勝之遂一去而畫竹一去

而畫馬兩人亦並臻極詣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自知不及顏去而爲草中吳紀聞載楊惠之初亦學畫見吳道子藝高遂去爲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鐵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寫竹尤妙在水口與石蓋此二端專事畫竹者多不能工雪坡從山水入手故獨擅場耳雪坡之後吾邑有江飛濤聲者詩文之外兼工畫竹雪坡亦極稱之

柳南隨筆

卷四

五

古者以十年爲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註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嘗見陳眉公羣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八十爲八秩然則六七十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爲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

錯記九十為八十荒謬至此尤可笑

時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晚節頗不滿人口然賦性明察有吏治才嘗知固始縣有二鄉人入城維舟一處一為賣米者一為賣菜子者爭一栲栳至相撲擊其栲栳本賣菜子者物也遂訟於官時乃宣言於眾曰此事不必審人即審栲栳足矣於是命隸取栲栳杖之時觀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栲栳破有菜子自縫中滾出賣米者乃叩額服罪一時頌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進士盛王贊者吳縣人也

柳南隨筆 卷四

三

賞為蘭谿知縣有兩民爭一犢成訟盛乃使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筆掠其犢一母牛作殼棘狀遂得實歸其主其明察與時畧同而晚節托跡空門固窮以死頗稱矯矯焉

于古人詩極推元裕之于今人詩極推程孟陽皆未免過當余嘗與家次山兄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蓋因晚節既墜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陽乃其師承所自推之雖過亦見不忘原本余深以為知言云

支塘鎮在吾邑之東北臨白茆中貫鹽鐵塘距縣治四十五里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其地即南沙廢城沈約曰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平吳立暨陽縣司鹽都尉屬焉東晉時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率眾數千掠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即此咸康七年始罷鹽署立為南沙縣宋齊因之梁置信義郡于此隋平陳廢郡又徙常熟縣治焉而南沙縣廢唐移縣于今治故城遂墟元末張士誠開濬白茆因故址築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為支塘市城址猶存按顧氏之

柳南隨筆 卷四

三

書考據最精其以支塘為南沙廢城必非臆說不解從來修志者何以第云張士誠嘗築城于此而不云即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縣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處此考訂之疎關係匪淺而方輿紀要一書世無刊本見者頗少余故備書于此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又支塘本作芝塘實以產芝得名故龔安節芝塘道中即事詩有北望寶芝二十里之句自程公許作開塘記謂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後人遂沿其說反以芝字為誤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嘗作詩以辨公許之

失云

柳南隨筆卷四

柳南隨筆卷四

三

柳南隨筆卷五

勝國時吾邑有自奉儉約過於常情者二人一極貴一極富極貴而儉者為陳中丞察其巡撫南贛也日市一鴨卵四分之半以供子師饌半以分啖父子極富而儉者為譚曉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藉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然陳公之儉或出於矯而譚則天性吝嗇使然又未可同日語也

顧仲恭大深於經學註疏俱成誦在口嘗謂其友錢嗣隆嘉曰君家宗伯未可謂讀書人也嗣隆訝而問

柳南隨筆卷五

一

之仲恭笑曰吾觀彼于十三經註疏猶未能熟雖博極羣籍抑末也讀書人恐不如是然吾聞吳祭酒梅村嘗問宗伯曰有何異書可讀曰十三經註疏耳觀此則彼於經疏亦未必全不留意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

漢班昭為曹世叔之妻稱曹大家按家字當讀姑又與姑同大家女之尊稱又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家字註音姑謂泥殺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讀姑之一證也某宗

伯為山陰王王映題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縹緗有女
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人家是讀家字
為本音矣西溪叢語云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齊民
要術云紙有裝潢法釋名潢染紙也集韻音胡曠切作
去聲讀而宗伯贈書詩云朱黃點勘須完好籤軸裝潢
要簇新是讀潢字為呼王切無異潢汗天潢之潢矣韓
退之謂凡為文辭宜畧識字博學如宗伯而猶不免誤
用甚矣識字之難也又戒庵漫筆謂賈胡藏珠而都元
敬讀賈為假不為古音泛駕之馬王魯南讀泛為汎不
柳南隨筆卷五

為捧音蓋自小學不講字之誤讀即名人亦不免矣
葛一龍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結客揮金如糞土
晚年金盡而好客自如嘗遇二三故人於滁陽道上見
其行裝蕭然思有以贈之顧震甫囊中亦蕭然也乃一
書借券付之約曰俟稍贏餘當一一奉償但希免子
錢耳聞者笑之然其義甚高志亦可哀也
錢玉友為詩主於奇崛稍涉輕圓便不喜信如其說古
人脫手彈丸之喻為非矣嘗以高青邱詩比董元宰書
謂兩公自圓美可愛學之者便易軟熟少骨力此論却

得

王石谷作畫一落筆便思傳世故即其八十以後之作
亦無一懈筆識者謂其能密而不能疎固然其氣韻
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門人楊野鶴音晚年每多率筆沈
啓南論畫嘗持蒼潤二字蓋蒼而不潤神氣便少野鶴
晚年却未免此病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云猶云已是如
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又多用遮莫
二字羅大經鶴林玉露云猶云儘教也杜詩遮莫鄰雞
柳南隨筆卷五

下五更隔是一
作格是

昔人謂唐子畏畫師周臣而雅俗迥別或問臣畫何以
俗曰臣胷中只少唐生數十卷書耳余謂此論却未盡
然如吾邑烏目山人彼胷中與周臣何異而畫却不俗
弇州先生謂永叔不識佛理強關佛此語誠然蓋必能
識之而後能關之不然望影而談恐未足服其心也若
朱紫陽之關佛彼固於佛理會究心來故關之也每每
切中其病非歐公比矣弇州又謂歐公不識詩自標譽
能詩夫詩如歐公亦可以已矣猶謂其不識是何言歟

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馮定遠兩公湘靈
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
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爲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
爲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
調集玉臺新咏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
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
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涓詩云徐陵韋淑守一先生
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
門者以妖冶爲溫柔以堆砌爲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
也

柳南隨筆 卷五

四

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醫爵
自此始明景泰元年以邊圍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
馬者許入監納粟入監自此始
壬子七月瀕海之處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或殯於室或
厝於野俱隨潮湧去及潮退迹之則不辨其誰某矣子
因思世俗製棺其前和輒刻壽字或福字此甚無謂不
若刻死者姓名於其上倘遇不測猶可辨識誰某也因
書之以告世人

福山章烈婦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
烈婦之夫殯而未葬迨烈婦死遂厝其棺於夫之旁至
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悉隨潮湧
去卽烈婦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婦獨屹然不移於是向
之疑烈婦者無不詫爲奇事始信爲真烈婦云
程松圓有秣陵天遠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
句本襲戴叔倫作不過以天遠易凋做二字豈落花芝
蓋落霞孤鶩子安固不妨與子山並傳與

柳南隨筆 卷五

五

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
相也世俗輒云羅十二爲相大謬
婦人以金銀爲介指蓋其來已久鄭康成詩箋云后妃
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銀當御者
著左旣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
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
右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是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
經與娠則帶否則去之今人常帶在手旣昧戒止之義
甚至男子而亦帶之若爲飾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

御試博學宏詞施愚山卷閣擬一等進

上閱之以詩中旗字押韻誤書為旂改置二等按

旗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能虎為旗又釋名能虎為

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字入微韻

周禮交龍為旂又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乃知

旗旂本為二物亦不同韻人自忽過耳若楊升庵轉注

以旂字叶真文等韻此蓋據宋人劉貢父之說按貢父

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

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晉童謡內之晨

柳南隨筆 卷五

六

龍尾伏辰衿服振振取號之旂當為芹音耳然如池北

偶談第十四卷所載不言旂字本音但據貢父之說若

旂字當直音芹者則又誤後學不淺也

池北偶談云常熟顧充仲達著字義總畧今吾邑不特

無其書亦并不知其人

太倉顧麟士先生為人介特不苟受施東陽張公國維

撫吳延先生傳其子筆硯外絕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

者罪當死迺以黃金百鎰謁先生俾言於張公以求免

先生固謝遣去而心終憐之自是為損一飯焉張公察

其意者有甚戚者因婉轉請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即
未戒犯法者罪云此事聞之於張兄冰瑣叙冰瑣蓋先
生之外孫也

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
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清異錄
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
蓋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踵璵
之故事而增華者也

嚴恪字心宣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晉尚書而封君猶

柳南隨筆 卷五

七

康健在堂其堂中懸一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尚書

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傳封

君八十餘猶多待妾文靖憂之既請告歸寒暑晝夜必

與封君同寢處封君屢因所親屬為異室文靖不從也

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

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

子貴亦稱大爺聞吾邑陳莊靖貴之子少參抱冲馬公

顧太常雲之子副使塵客大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

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

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國初猶然今則並稱大爺矣此就紳士言之其餘稱謂之僭越無等更非一端也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風復見於今日哉

柳如是性機警饒膽略絳雲樓主人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柳勸主人死謝不能柳奮身欲沈池中持之不

柳南隨筆 卷五

得入時長洲沈明倫館于其家親見之嘗以語人見顧荅河東君傳

弁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盡矣長洲汪蒼文說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以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蒼文諸子之文專以圓轉爲勝場若如此爲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盛盛於文友蒼文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

芙蓉莊在吾邑小東門外去縣治三十里白茆顧氏別業也某尙書爲憲副臺卿公外孫故其地後歸尙書莊有紅豆樹又名紅豆莊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赤如櫻桃順治辛丑是花盛開邑中名士咸賦詩紀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莊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訖無定向聞之土人所向之處相輒歡收亦可怪也唐詩紅豆生南國又云紅豆啄餘鸚鵡粒未知卽此種否俟再考之

柳南隨筆 卷五

九

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谿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豈遊若邪之谿因改爲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余按古樂府多稱父爲邪音同瑯琊之琊又顏氏家訓曰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濤詩云鸞鷖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雲又鸞鷖其母是其証也曾子不居勝母以其名不順季海改若邪爲五雲亦同此意耳如讀作邪正之邪則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謬

瞿汝稷字元立號洞觀昆湖先生任子也八歲時足生

疔凡疔以食生豆為驗不知氣味者則不治洞觀食竟不知醫者屬至咸謂必無幸矣當危急時恍惚見呂仙面授方藥數味內有雄黃曰此脚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洞元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則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雲層叠若絮乘之冉冉而登諸仙每戒洞觀可勿婚宦虧損靈根以語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洞觀還語諸仙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柳南隨筆 卷五

洞觀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門書撮其要為指月錄至今諸方參學者無不宗之其弟達觀名汝說字星卿願好西儒利瑪竇之學熟精其書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環督兵江陰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嚙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

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母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書載江陰李詡戒庵老人漫筆詡蓋忠毅公之祖也而近日江陰繆進士說刻其祖文貞公家訓亦為載入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中間只要我回衙衙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字改作賊字而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句及後來事未可知句則俱刪去

柳南隨筆 卷五

其餘字字悉同近亦韓得此書於伊祖典籍公從年隨筆內謂其語字字真摯可以激發忠孝因欲載入昭文志中初子未見戒庵漫筆而先見繆氏家訓謂此書必文貞公作而附會於任者以語亦韓遂不果載及見漫筆乃知果任公作繆氏家訓誤入耳

新城秋柳詩四首其風調之佳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蓋妙構也近日吾邑邵青門陵作秋柳詞一首風調亦復可愛因錄之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畫掩便背了東風

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
閒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煙疎雨水村茅店六
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
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心管長亭路連天遠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俞市村第六
等都忽見白龍一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雲下
降口吐紅燄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轟雷閃電猛雨
狂風號空拔木捲去居民楊朴胡奎陳錦陳岳葛宗全
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千餘間磚瓦梁柱家資樹木亂飛

柳南隨筆 卷五

星散至酉時東行至海升空而去又捲起平本等家船
十餘隻粉壁墜地驚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口當
夜隨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余時見本縣申詳如此
見江陰徐充暖妹由筆而錢湘靈脩常熟縣志竟以此
事移之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載之祥異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張景良者少爲巡捕衙書佐長而從
人幕中爲主文陳尙書必謙之令輝縣也嘗與之偕已
而尙書爲侍御景良藉其勢武斷里中尙書知之大怒
榜其事於城門戒闔者無得通景良深銜之而會崇禎

帝欲通下情許草茅言事景良謀之顧大韶大韶爲草
疏與之疏言士習錢糧繕紳等事謂持此入都一官可
戾契致也景良得草喜甚遂挾之以往既抵都會有警
城門閉不得入方傍德湖圍城上有持豐城李侯令箭
呼張漢儒者景良遽應曰諾乃縋而上持箭者覺非是
痛歐之然已登城遂聽之而與陳履謙遇陳履謙者本
名世卿父子濟惡於鄉巡按御史名捕之獄成而徒逃
於白下適有江都監生陳履謙者死世卿竄其名謁選
爲福建漳州衛候缺經歷會以解糧事與老書佐陳伯

柳南隨筆 卷五

元僞刻合邑繕紳私印上書兩臺事敗急走京師居既
久與廠衛相結以刀筆自攝公卿間人甚畏之景良至
問所爲因出大韶稿示之履謙笑曰此老生常談耳無
濟也以愚揣之不言鄉紳之竭民及賍私不可景良曰
我正以陳必謙來耳履謙曰不可陳公雖削籍然素有
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錢糧此當國者所忌朝上疏
夕得溫旨矣景良從之遂挾拾錢糧事盡取生平所不
快及事連錢糧者周內之共五十八款賍幾三四百萬
景良卽更名漢儒疏上烏程果持之擬旨逮錢糧牽連

者則撫按訊時崇禎丙子冬云錢瞿既被逮將行邑有
單良佐者為畫策以六字進曰款曹和溫藥張曹謂司
禮監化淳溫則烏程張則漢儒也初漢儒之揭錢瞿雖
出履謙指而外則佯示局外者於是其子志仁在家遂
以書授意俾調停各款冀得重資適良佐畫此策志仁
迺大恨謂良佐專錢侍郎遂改款曹和溫藥張六字為
款曹擊溫擒陳藥張八字刻揭流傳遂至都下擒陳者
即謂履謙也而是時履謙之黨武舉王璠適在都與錢
有隙遂以此揭首之於衛衛據揭上聞奉旨有款擊擒
柳南隨筆卷五

藥是此案緊切情節者嚴訊確奏而會掌衛事董琨罷
去復著刑部究擬既刑部尚書鄭三俊具疏上奉旨云
是陳履謙著發邊遠張漢儒王璠發邊衛各充軍終身
仍著錦衣衛挈在長安右門各打一百棍用二百五半
筋枷枷號三個月滿日發邊即日而履謙死次日王璠
死三日而漢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闈場屋之苦備嘗之矣吾
友陳亦韓亦老於場屋嘗作別號舍文備極形容是年
遂得中式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

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
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精聞呼嗒受卷就位
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
頭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官善地欣動顏色其戚
維何厥途孔多一日底號糞溷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
那嘔泄昏惛是為大瘞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
實不容席檐齊於眉牆逼於跣庶為僥倖不局不存一
曰席號上兩考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
一空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累髮為

柳南隨筆卷五

五

自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予肘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庵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
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木杜老江上值水勢聊短
述也

義山安定城樓詩云水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
舟次句向來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已長憶江
湖以歸老但志猶欲幹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此為
得之余按少陵寄章十侍御詩云指麾能事迴天地此
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謂義山深於杜信然

安溪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鼠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夔而園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鄉之心爲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此論爲向來言詩者所未及故錄之

柳南隨筆

卷五

去

凡荒年民不得食輒取榆樹皮磨碎食之自漢唐已然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又隋大業中民生計無遺加之飢饉始采樹皮食之又唐陽城家貧屑榆作粥但榆有一種惟野榆可食他種味苦不可食也

陳潮溪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則盡讀書之法也近汪鈍翁

與梁曰緝論類彙書云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此數語蓋本之潮溪

譚曉吾邑富民也家故起農有心算聞其一事有出入意計外者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絲娘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攜至郡城每籠可得一二百錢其巧於取利如此紡絲娘卽絡緯也

吾邑藏書之富自昔所推成宏時有錢員外仁夫者其藏書處曰東湖書院嘉靖時有楊副使儀者其藏書處

柳南隨筆

卷五

去

曰萬卷樓至若絳雲樓之藏則更倍於前人矣其門人毛晉子晉錢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書處曰汲古閣錢藏書處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爲雲煙不可問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過唐墅廣福禪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勒伽卷第六共二十四紙古香拂拂生楮墨閒蓋久芳所新購者也後有長洲朱鷺跋云余聞蘇長公手書圓覺經下卷於友人所將誦日而索觀之則竊嘆世間珍迹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慳也居亡何過廣福禪院而復獲觀此其書粗類長公而浮其道勁

蓋學蘇而過之者錢宋也而不詳日月及姓名然觀初
終力勁神載行楮波磔雅成一家要自名筆何必長公
惜哉卷前後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歸院日子與
徐女廉實邂逅鑒賞之遠公不惜青蚨曰吾以為鎮山
之寶嗟乎嗟乎非遠公非予兩人不必收也異哉物之
歸有數也夫時萬歷辛丑中元日子觀跋語云云知此
卷本院中舊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寶
王大弓之復歸也按萬歷辛丑至今蓋又閱一百三之
一年矣

柳南隨筆 卷五

六

陸務觀云英石出鐘山之靈泉其佳者溫潤蒼翠叩十
如金玉蓋其物貴重於世自古已然近時人家所有悉
係一拳不過充几案供耳萬歷間吾邑黃道登門知南
雄府英德其隣壤也歸時載英石頗夥其長者至丈餘
今一存城西蔣氏第一存城南錢氏宅在蔣氏第者曰
美女伸腰在錢氏宅者曰舞袖
崇禎辛未太倉吳梅村先生舉禮闈第一時枋國者為
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為宜興門下士烏程族之
以畫語聞時有內臣從宜興案頭取吳七藝直呈御覽

懷宗朱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詭靡外論始息故吳
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潤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
中丞崔或言其式口狹底潤出入之閒盈虧不甚相遠
遂行於時蓋斛口小則斛面或淺或滿盈虧尙自有限
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
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訟牒中多自稱曰身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
是張益德可共來決死又宋彭城王義真自關中逃歸

柳南隨筆 卷五

五

曰身在此謝淪云身家太傅史傳中若此類甚多皆以
身為我也

漢長安慶虬之善為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
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為詩一篇
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誶之率乃一旦
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
俗人以耳為目自古如此可笑也

宜興儲同人先生歿後有人元旦夢遊文昌所見先生
為筆案手中執江南鄉試榜榜首名絃宜興人其姓則

糲糊不能審也既甦而述其事於是宜與多有以紱爲名應試者時吳方來方試童子科亦隨俗易其名是年遂入泮越十餘年果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責其忠於劉備而不忠於漢爲辭甚辨以余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於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爲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爲念猶孟子意

柳南隨筆卷五

五

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濶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以後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之爲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合漢之宗室而反委

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爲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疣其王其帝名爲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望影亂談便如無理取鬧其不爲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柳南隨筆卷五

五

釋石林寄巢集有七護詩其序云剝道人姓劉大名人也爲長洲廣文鼎革後不復歸因隱於南沙之畢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護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吾友沈確士嘗作有明學博劉先生傳蓋卽剝道人也傳云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剝庵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子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又幾年窮餓死友人陸泓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按畢澤近陽城湖陸泓卽

畢澤人也先生一學傳守初志至死不變確士謂古之入山蹈海者亦無以加之後有修常熟志者當采先生入流寓中余故識其大畧如此

五車韻瑞一書今日詩人所家置一編者也而其中訛處頗多恐習非成是貽誤後學不淺聊一正之如支韻靡字亡池反音糜繫也與糜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嫚靡妖靡侈靡妙靡綺靡猗靡之類並應讀上聲入紙韻而韻瑞則收入平聲矣又疑字在支韻首宜在

柳南隨筆卷五

三

質韻則音迺毛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嶷與食叶也而韻瑞則以岐嶷作平聲矣又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而史記孝文本紀之祝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之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禧與禧同而韻瑞則與讀為離音之不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又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稱美也御韻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故朱子於四書諸譽字獨註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兩譽字為平聲而他處不註韻瑞則以廣譽虛譽嘉譽名譽光譽並作羊諸切矣又齊韻齊字前題

切音齊平也整也而禮記月令火齊必得內則食齊羹齊醬齊飲齊陳澹並音去聲即劑字之省也當入霽韻而玉藻趨中采齊陳澹音慈他書有竟作采茨者以記所云采齊即指楚茨之詩也此又當入支韻而韻瑞則與讀為臍音之思齊得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必不齊之類並收矣又文韻斤字舉欣切音與巾同而毛詩斤斤其明斤字朱子音去聲讀如僅字爾雅釋訓云斤斤察也故毛傳解亦如之與平聲作斧類及斤兩解迥別而韻瑞則與讀為巾音之宋斤金百斤郢斤匠石輟

柳南隨筆卷五

三

斤之類並收矣又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則音貫蓋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平聲讀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去聲讀如大觀貞觀京觀容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而韻瑞則不分死活並收一處矣又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而史漢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按漢書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云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皆仄用而韻瑞則與讀

爲杭音之雁行太行顏行淚千行之類並收矣又商字內從八爲戶張切音傷入陽韻而商字內從十爲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尙書緯謂刻爲商古今韻畧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此商字與商字迥別而韻瑞則以三商收入商韻矣又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庭勅定反逕庭謂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而韻瑞則與讀爲亭音之趨庭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由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

柳南隨筆 卷五

三

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苦枕由是也而韻瑞則以由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爲由收入尤韻矣又鹽韻占字職瞻切音詹視兆問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霰韻作去聲讀音戰按漢書陳遵傳遵馮几口占書數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並音之瞻反又通雅唐王劇當玉王出閣劇召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起草也音亦當讀去聲而韻瑞則與讀爲詹音之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此特摘其十之四五耳至正字通一

書其謬亦復不少而此書盛行於世與韻瑞正同吾邑毛斧季_辰固深於小學者也嘗謂此書之誤視梅氏字彙殆有甚焉其言良是余故并以告世之學者俾知取正於唐韻廣韻集韻韻補等書而無爲俗學所誤云

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尙存而通俗三國演義載統進兵至此勒馬問其地知爲落鳳坡驚曰吾道號鳳坡此處有落鳳坡其不利于吾乎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辭而後人遂以名其地所謂俗

柳南隨筆 卷五

三

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而王新城詩中有弔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于題然則演義又有曹操表關羽爲壽亭侯羽不受加一漢字羽乃拜命之說亦可據爲典要而以壽亭侯三字入之詩文乎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論開後人用小說之門也又牡丹亭詞曲有兩絲風片之語而新城秦淮雜詩中用之亦是一敗闕嘗聞康熙間雁門有盧制府者以限韻春閨題屬諸名士賦之而傅徵君青主_山李太史天生_四以葢頭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爲曲中語遂一笑而罷

夫詞曲不可入詩予前已言之觀于傅李兩公而鄙言益信然則新城秦淮之作其亦難免後人之指摘矣
崑山歸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貧甚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坐則俱以緯蕭縛之遂書其匾曰結繩而治又除夕嘗署其門云一鎗戳出窮鬼去雙鈎搭進富神來其不經多此類時人呼為歸癡云

柳南隨筆 卷五

三

柳南隨筆卷六

趙秋谷談龍錄云崑山吳修齡詩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求之不可得余因秋谷之言徧訪其書一日得之於友人張君所書凡六卷議論果有為前人所未發者因節錄十三則於後

作詩者不可有詞而無意無意則賦尙不成何況比興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與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瞻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真是木偶被文繡耳

柳南隨筆 卷六

三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於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於險琢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為得之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為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為不如不作，無比興下死句也。

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蓋人之境遇不同，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矣。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為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鷹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咏柳云：枝迎南

柳南隨筆卷六

北鳥葉送來風，黃巢咏菊云：堪與百花為總領，自然天賜赭黃袍。卽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也。不然陳言勦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為何等人，又何以詩為哉。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為朱温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皴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禁。是題面又云：眼等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蒼遮猶慰意，言李克用土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

韓建之為賊臣，弱帝室也。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初盛中晚為定界乎。

唐人詩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輔國漢宮詞云：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之語，自見嚴於鈇鉞矣。詩歸評媚甚，豈非說夢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

柳南隨筆卷六

於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於春秋者也。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轉，必須發明。温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為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為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以叙題。

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
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
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
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
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
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為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
而不怒可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唐人詩妙處在於不著議論而含蓄無窮近日惟常熟
馮定遠詩有之其詩云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

柳南隨筆卷六

四

迴溯當時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
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簫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
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碁憶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
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為
宰相真閒事畱得丹青夜冥圖以韓熙載寓刺時相也
又有云王氣消沈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
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
謂不著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聶夷中之鋤禾當

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意則合矣
而其辭率直又迫切全失詩體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
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
自別離却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又出正
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作詩學古則寧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
則有入處

柳南隨筆卷六

五

吾邑魏叔子沖負才不羈中年踰躓寄興詩酒嘗與馮
嗣宗復輩為里社祀隋陳司徒一日叔子舉社祭畢聚
飲坐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調之不對魏向之大
哭因贈嗣宗詩曰昔人情太不同朝來殘媪亦嗔儂
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途向嗣宗

無錫杜太史紫綸詔少時以詞賦擅名入胥京師康熙
辛卯遂舉京兆壬辰 欽賜進士入詞館旋假歸林居
二十年遊名山幾徧嘗與羽士榮河泉漣 釋天鈞於結
方外交所至輒挾以往人稱梁溪三逸太史遂屬善畫

者繪爲圖題咏紛如乾隆丙辰六月遊西湖歸作詩一絕授其子曰此卽我之遺令也未及半月以微疾卒其詩云半生空自逐浮華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兒曹無別語讀書爲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爲其七十誕辰張宴廳事大書一聯粘諸壁出句爲弟子課孫完我分而對句卽用所作詩結語云

柳州之文章昌黎所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者也而千載以下乃有從而議其非者友人某自京師歸爲余述之且深爲不平余曰柳州非國語應

柳南隨筆卷六

得此報且安知從而議之者非卽盲左後身乎某爲之失笑

趙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曾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蓋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卽遣一隸持牒取之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詎令俗吏井及於黃黃親爲陳見復述之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

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贊善秋谷信一爲黃岡王僉都西澗村時西澗年八十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云

梅李東塔禪院東房藏有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筆法秀整絕類趙吳與乾隆丙辰秋日余偕友人顧文寧士往觀之後有董元宰宋比玉二跋董跋云丁卯九月三日海虞錢子羽持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見視書法莊嚴令人肅然起敬按跋語所云丁卯蓋天啓七年也元

柳南隨筆卷六

宰之亡爲崇禎三年年八十有一跋此經時蓋已七十有七矣

康熙中吾邑錢玉友良邵青門陵許賜谷微王露清譽並以詩名而露清翁與余善蓋古所稱忘年交也余嘗謂翁之詩豪邁不如玉友而細膩勝之天趣不如青門而沈著勝之溫麗不如賜谷而骨幹勝之翁頗以余爲知言

祝枝山作夢遊鶯花洞天記有行書手錄本最佳向藏吳郡某氏康熙乙巳吳逆三桂遣人持數千金至吳收

古書畫器物遂以三百金購此本去時吾邑顧翁雪坡
文適在郡用雙鈎摹出余從雪坡之好文寧見之卷
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
摹也聞吳逆之使滿載所收以歸渡江舟覆此真本為
龍伯取去無復在人間矣

明崇禎六年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三會元甲戌李青
丁丑吳貞啓癸未陳名夏 本朝順治十一年甲午浙
江鄉試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
蔡啓傳

柳南隨筆 卷六

八

嚴相國養齋為諸生時與瞿昆湖諸公聯十傑會常會
文於李文安公祠中出入致揖於公惟謹一夕夢公謂
曰承君隆禮愧無以報今以子骨贈君寤後忽發寒熱
逾時乃止人謂文安公實為之換骨云
嚴相國有妹嫁石岸張氏石岸至城路有斷水處往來
多阻相國以妹在石岸特築橋以通之名曰徐涇橋
鄧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空谷詩為松園詩老
所賞遂以此得名人呼之為鄧空谷後以薦舉入都沒
於逆旅所著頤庵玉山柳下諸集散佚不可問嘗見其

贈如臯冒徵君詩有旁若無人惟燕子不知有漢是桃
花之句余最愛之

沈以慈字孝先邑人也生十歲而兩目不見物家人取
書雜誦於側孝先憑几竊聽率以為常以故孝先盲於
目不盲於心所為詩歌頗佳鄧肯堂作五哀詩孝先其
一也

嘉定侯廣成嗣舉進士歸其父太常公欲令謁唐叔達
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遂先與言之叔達曰勿遽
來不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為贈當預思所以訓

柳南隨筆 卷六

九

戒之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當烟客奉
常官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
坐諸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為動拜畢摩諸公子首曰
汝父遠宦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
乃徐徐曳杖而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
異己之子弟也亡友侯秉衡繼為余述之如此噫人情
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視之亦
何啻蕤黃以上乎

嚴太守天池徵相國文靖公子也將赴邵武之任與郡

邑城隍神約曰某必不攜邵武一錢歸神其鑿諸既抵任苞苴盡絕惟有茶果銀一項士民爲官長稱觥敬者其俗相沿已久於是爭致諸公復苦勸受之以供薪水費辭不獲已積之共若干金迨致仕歸舟次吳門以原銀付家人曰吾前與城隍神約不攜邵武一錢歸矣此銀何所用其以爲修治橋梁費乎於是擇日鳩工自郡之齊門外至邑之南門凡橋梁之傾圯者悉修治焉行人至今便之

宜興周相國玉繩少時從黃介子先生遊先生極稱之

柳南隨筆卷六

十一

迨玉繩以高第里居頗恣縱先生聞之弗善也後玉繩以事謁先生先生堅臥弗起迨長跪榻前請過先生遽起批其頰曰汝初致身遂爲患里中乎其嚴氣正性如此介子名毓祺江陰名諸生鼎革後起義守城城破被執不屈而死

繆仲醇布衣也而東林諸公與訂交皆以兄事之常州錢侍御啓新東林之翹楚也江北一縉紳往候之值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聞叩門聲甚厲所養皆驚起窺之見火光中一人督責童子以其應門稍遲也童子

皆伏地叩首謝此紳謂侍御且歸矣晨起詢之乃知夜閒至者爲仲醇也仲醇名希雍本吾邑甲族重氣節嫻經濟爲一時豪士不特精於岐黃術也邑乘列之方伎未免掩其爲人矣

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爲錘鍊而成矣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錘鍊而成者卽如白香山之詩老嫗能解可謂平易矣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蓋其苦心錘鍊如此以此例之則歐公可知不特環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

柳南隨筆卷六

十二

作詩者有神來之句往往成於衝口信筆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爲第一層語必淺近卽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構思直至第三層方有妙緒然第三層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層語乃佳不然雕琢之過露斧鑿痕其不入於苦澁一派者幾希焉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觀瀛奎律髓中有拗字一類疑卽所謂古律詩也子美集中如鄭駙馬宅宴洞中崔氏東山草堂題省中院壁章梓州桶亭餞成都寶少尹雨不絕九日赤甲澗瀕白帝城最高

樓春愁盡夢即事江雨有懷鄭典設簡吳郎司法覃
山人隱居曉發公安暮歸等作皆是亦謂之吳體蓋律
詩而骨格峻峭不離古詩氣脈故謂之古律詩也嚴滄
浪固云盛唐諸家多此體試檢諸家集當知予言非謬
詩之有次韻自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也唐之元
白遂踵其事至皮陸而加甚焉今則非次韻無詩矣施
愚山謂次韻之作是做韻非做詩其言良是蓋所謂做
韻者覓韻脚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廣之以佩文韻府
而止於是以字湊韻以句湊篇勉強牽合全無意義章

柳南隨筆 卷六

三

法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遂謂次韻之詩思路易行又
或追用前人某詩韻連篇累牘用以自豪益無謂矣趙
秋谷亦謂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
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
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亭
絕意不爲此可法也善哉言乎與施愚山做韻之語並
是今日作詩者藥石矣

章珪字孟端邑人也明正統開官監察御史與同僚成
規糾劾權要罷歸有周綱者應詔於京取李師中去國

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句與士大夫分韻送別
并屬錢塘戴文進作歸舟圖以贈今圖藏吾友顧子文
寧士家卷首有涂棊八分書歸舟圖二字圖後有國子
助教同郡李繼歸舟圖詩引作於正統辛酉秋七月既
望者引後即書分韻詩同郡楊翥得去字東海徐理得
國字河南劉溥得一字同郡張祝得身字潭懷遠端得
輕字同郡張益得似字吳郡顧謙得葉字同邑呂困得
高字太原郭璘得名字武陵龔理得下字春陵周綱得
古字吳邑范子易得重字張穆得如字屈昉得山字詩

柳南隨筆 卷六

三

後有郡人韓雍跋語作於成化九年九月重陽日龔淵
孟松窗快筆云周綱此舉爲楊文貞所怒遂致遠斥章
亦僅而得免予觀卷中諸公顯晦不一最著名者爲徐
韓二公徐後改名有貞以復辟功拜大學士封武功伯
辭以征兩廣蠻寇功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死謚襄毅
婁子柔堅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詩文外尤精鍾王書法
晚乃變而學東坡一洗柔媚之習時華亭童尚書方以
工書重海內而秀整有餘蒼勁不足先生視之蔑如也
後吾邑馮氏書學講貫最善實得先生之傳云

邵青門陵晚歲奉佛一椽在山麓黃葉積庭下雙扉畫
掩日誦金剛經不輟遂取經中不住于相之義自號黃
葉庵不住道人嘗著金剛經集說依經敷演闡發詳明
俾讀者于無上妙諦一覽了然真能以筆代舌為佛門
提唱者也而所與往復商榷奉為指南以成此書者惟
釋藥山一人余見青門與藥山札不啻數十質疑問難
大抵為註經一事云藥山名正仁居西山之牛窩潭所
與遊皆知名士晚而目盲遂更其號曰瞎山

孫西川艾嘗遊金陵狎客憇謝妓公徧訪教坊季女

柳南隨筆卷六

五

共得七人人持千金納采卽京城卜居七所每所器皿
畢具選日結婚將御一如常儀爭妍競寵備極宴爾之
趣冗費可二萬金興盡而返絕不畱盼其豪邁如此厥
後百萬之產取次蕩盡但倩一廛以居雖膏腴輕售終
不言益價一人忽歛門自陳愿輸粟五百斛公辭曰噫
吾安得空室貯之哉固與之乃弗却先是虞山西麓埋
一異石公遂捐此米剗剔之石既露矣乃懸崖置屋名
之曰大石山房公嘗從沈啓南遊得其點染法而其跡
世罕有傳者將相國曾於大內見其尺幅所畫為糞壤

頗極工妙相國以語公之裔孫畏之翁瑒翁復為余言
如此

嚴文靖公拜吏部尚書命家人治具以俟家人白已辦
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若曹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
負而瑾私寶必自若曹始以宿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
無聊可以此自娛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惶恐
受命訖任無越軌者

明萬曆中有沈大韶者不知何地人善鼓琴所彈洞天
春曉秋山溪月二曲吾邑陳崑源妙會其旨趙應良雲

柳南隨筆卷六

五

所則又陳之入室弟子也趙之琴理為天下第一嘗獨
夜對月一彈再鼓聞庭外鬼聲淒絕諦視之有人長二
尺許皆古衣冠襟坐秋草閒作聽琴狀其聲之妙殆感
動鬼神矣雲所嘗與同邑嚴太守天池為琴會於松絃
館遂勘譜行世而陳禹道錫賢復從趙受學焉錫賢精
蒼梧曲邑人以陳蒼梧呼之

明太祖龍濟時曾在皇覺寺為僧後廷臣賦詩有犯光
字釋字和字尚字者卽為譏訕甚則誅戮輕亦譴謫
臣施孟微為監察御史一日上命賦詩有日出光華照

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黜歸按孟微名顯洪武中鄉會試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後人不肖以祖墓售宦僕啓土遷棺白骨見焉頭大如斗兩股亦倍常人云

鄉賢祠之濫也於今為甚自昔已然聞羅念庵先生以吉水鄉賢祠駁襍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木主以歸而吾邑邵文吉遺命母入鄉賢祠文吉名相即嚴文靖諡墓所稱守齋先生者觀此而知鄉賢之濫固不自今始矣宿遷徐太史壇長錫用云今之為人子者守身誠身都

柳南隨筆 卷六

六

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經營入鄉賢祠便以為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僧伍叢襍賢者恥與為列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今塑神像者輒捕龜蛇鳥雀生納其腹意取生物之氣以為土木靈性也聞故明時無錫東林書院塑龜山先生像因一楊樹去其上半中為像置其根以為座當時以先生姓楊故其像即因楊樹而又以先生號龜山并納龜於其腹直兒戲矣

崑山一粟生執贄謁徐侍郎侍郎曰子年幾何對曰屬

狗一時傳笑余有四子友人曾以年詢余對以長屬某次屬某又次屬某最幼屬某座客某聞之私謂余曰子號讀書奈何出辭若是之鄙類崑山粟生乎余曰此余用五代時宇文護母書中語也因檢書示之某為之面赤

中州重牡丹故言花即知為牡丹成都重海棠故言花即知為海棠吾邑文村有季氏者宋太常卿陵之後也其家海棠種異他處花朵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八瓣之稱故白隄賣花者輒以文村種三字簽標於海

柳南隨筆 卷六

七

崇云世謂此花無香而西蜀潼川府昌州所產則獨有香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

明崇禎甲戌科會試場中皆推文長洲所取陳際泰為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給文曰吾此卷乃楊廷樞也楊為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卷則李青也煜面黝向稱項黑至此競相傳笑有項黑得李青之語

莊子秋水篇公子牟對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龍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云東海之鼈左足未入

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云白香山

池上篇有如龍居坎不知海寬之句蓋卽用此事也按坎字本卽陷字而龍字筆畫頗近龜字近世相沿誤刻其失固了然可見余觀工書之士前明如董尙書當今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龍字不免沿誤作龜亦疎於考訂矣

張謙字益士予舅之子也長余一歲一生半在病中自篆其石曰善病張郎藥裹之餘關心吟咏輒多佳句家在江村不與世接故罕有知者有集數卷歿後散佚偶記數聯錄而存之題檉柳書屋云湘江分得叢蘭紫虞

柳南隨筆 卷六

嶺移來片石青贈別云蠟燭燒愁愁不斷曉鶯喚夢夢難醒不寐云閑愁不散如宵霧薄醉旋消似曉烟夜坐云粉牆月上畫圖出茶竈烟生風雨來暮秋雜咏云石臥荒苔疑病酒梅撐瘦骨似吟詩草堂云梅尙有花和我瘦石全無竅似兒頑代贈云夢回味似重筇酒魂斷情如已落花

明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融而爲一遂命鑄爐凡銅煉六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銅鐵爲飾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格下者爲爐存

格上者製他器此宣爐之質也爐式畧仿宋瓷其上者

曰百摺葵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鯁耳曰蚰蜒耳曰薰冠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橘囊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鼎下者曰索耳分襠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鬲曰雞脚扁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節其欸陰印陽文填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欸者最爲難得此宣爐之式也宣爐妙處在色焚火久則假色外炫真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哀梨入口卽化凝如魚瑣呵氣便消須有此兩種光景斯爲上乘又有製時空

柳南隨筆 卷六

五

罇以赤金衝滿之者名曰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既到卽久不著火納之汙泥中拭去而色如故如是則爲真宣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燒斑尙沿水樂爐舊製中年用番油浸擦薰洗易爲茶蠟亦閒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淡矣色凡五種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又有所謂雞皮紋者覆手起粟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爲湧祥雲

在口下為覆祥雲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爐之色也此物為世所珍頗多贗者余非鑒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畧遵生八箋方坦庵宣爐歌所言并參以他說為之詳其質別其式辨其色作宣爐說如左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詩中用字有雙聲疊韻之分南史王元謨問謝莊曰互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唇音而不同韻礪礪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又沈存中筆談謂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

柳南隨筆 卷六

五

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展清侵簷逼展皆疊韻雙聲疊韻謝沈二公言之已悉然錢木庵謂疊韻易見雙聲難明陸魯望谿上思雙聲云谿空惟容雲木密不隕雨迎漁隱映閒安得謳雅樹木庵為之註云五音以唇舌牙口齒辨之二字同音為雙聲如谿空容雲舌居中宮聲也木密隕雨唇撮聚羽聲也隱映舌抵齒徵聲也謳雅口開張商聲也諸如此類可以例推觀此而所以為雙聲者乃了然矣
鐘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歲有十二月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見楞伽經菩薩問

錢湘靈先生晚年居虞山西麓老屋三楹適當石梅之下松陰嵐翠如眉臨自先生兀坐其中擁書萬卷咿哦不輟過其門者往往駐足覘伺流連不去先生咿哦自若也室中榜一聯云名滿天下不會出戶一步言滿天下不會出口一字為三峯釋碩揆書

佛氏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而泰西人相見訊問年歲輒云汝死過幾年彼此語意正同最為警醒余謂寓形

柳南隨筆 卷六

五

宇內碌碌一生毫無豎立即未來之歲月無非是死過光陰也奚待葢棺之口乎

徐訥字敏叔明工部侍郎恪之父也長厚有內行妻周氏尤賢公既多男子矣一日偶謂周曰今日經某鄉居民皆起視過客惟後工舟中一女不睜視可異也是時公年老矣周疑公屬意此女陰為物色致之忽謂公曰舟中人已在此副寢矣公大驚辭不獲已乃強納之生一兒即恪也俗呼為徐八都堂云

明世廟無逸殿成春日賜廷臣宴伶人歌花底黃鸝之

詞上問此詞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曲上喜曰甚似今日風景顧謂夏相國言曰花柳分春無逸殿可就席思一句偶之時吾邑楊五川儀方爲禮部員外頗著才名夏亦素愛之因私遣飛騎等楊令屬對焉時楊方與僚友羣會一勳戚家重門深院杯酌正濃忽聞騎吏叩門聲急闈人拒之曰夏公所遣也既入門卽問楊員外何在屏客出片紙相授卽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儼衣冠以俟命楊就庭中立取紙筆屬對付使者其句云華夷一統大明君使者卽飛騎復夏夏以此應

柳南隨筆

卷六

五

制世廟稱善者久之

宋文憲公濂濱館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賣文談論出入經史至兵機尤長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主人許之詩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與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宴畢請觀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僕非受此爲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送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甚盛乃陳友諒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禮聘爲軍師聽其論無武畧而去一邑大驚

夫子之稱始見于尙書牧誓篇蓋武王之所以呼將士也繼又見于小戴禮公叔文子卒一章則又爲君之稱臣矣而左氏一書稱夫子者不一處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稱晉大夫欒鍼曰夫子荀偃魏絳皆晉大夫也而絳之稱偃則曰夫子向戍欒喜皆宋臣也而戍之稱喜則曰夫子又季札吳之公子也孫文子衛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稱文子則曰夫子子皮子產所從受政者也而其稱子產則曰夫子師曠晉之樂師也叔向晉大夫也而向之稱曠則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會晉臣也而康王

柳南隨筆

卷六

五

之稱士會則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鄭司戶蔡著作作陳補闕羣書記皆其友也而詩中悉以夫子稱之歷觀諸書而知所爲夫子者乃尊卑貴賤之通稱不特弟子之於師也獨魯論一書中似有專屬然觀孔子之稱蘧瑗子貢之稱叔孫州仇則又不盡然近代師生必稱夫子不知何本若以孔門爲例則近於僭若以尊卑貴賤之通稱而稱其師則又近於褻兩者固交失之聞近時遂寧相公戒其門人勿稱夫子殆亦以是歟作詩者不論題之雅俗輒拈一首傷格傷品莫此爲甚

又或故押險韻以示新奇尤屬無謂近日惟吾友沈確士力矯此二弊良可法也其述毛稚黃之語曰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旨哉言乎真近日詩人之砭鍼矣

崑山鉅族在前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迨入本朝而東海氏兄弟三人並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次登第一時貴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為之語曰帶葉黃姑李不如一个大勃脰以帶音同戴黃音近王姑音轉顧臍音近徐故俗諺云爾

柳南隨筆 卷六

五

中元節釋氏有目連救母之說而臞仙運化元樞則以是日為丁令威救母之辰釋氏謂之目連未悉其所本何自姑錄之以助異聞

康熙丁卯戊辰開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為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 聖祖覽之稱善 賜優人白金二十兩

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 御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輩獲

賞賜多矣請開筵為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延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羅致而不及吾邑趙□□□時趙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 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 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

益都趙贊善伸符執海寧查太學夏重補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

前代不以書名而其書絕佳者為震澤王文恪公家侍柳南隨筆 卷六 五

御次山峻嘗為余言之友人顧文寧士藏公行書一卷為公自書所作泛南湖飲湖心亭遊治平寺登吳王郊

臺至太倉欲觀海不遂舟中望崑山兩登崑山兩阻還至夷亭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諸詩公自題其後云徵仲以此卷索近作草草書此以復徵仲覽之能不有以見教乎東山拙叟王鑿時正德甲戌八月也前有顏樂齋印後有濟之及大學士章二印此書瘦硬通神全是晉人風格視文祝當勝一籌觀此而知侍御品題果為不爽云

長白高公且園其心繪事能以指頭爲之別開生面
爲前人所未有藝苑推爲絕技鄂使禮生雖稍後而
頗與高周旋嘗語人云且園生平畫第一書次之詩又
次之辦事更次之時且園方官戶部侍郎京師士大夫
遂戲呼爲高更次云

龔布衣羽階誠邑先賢淵孟先生孫也家酷貧操行峻
潔吾黨咸重之詩文千言可立就雖不甚協繩尺而奇
傑之想豪橫之氣一時無兩曾作己未元日詩有五十
三年堪一笑漫將殘夢付東風之句吾家眉哲繼評云

柳南隨筆卷六

毛

桃花流水杳然去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乘醉往大河墮
水死乃知此詩此評實爲之識也同人釀錢梓其遺槩
汪西京沈秀跋二絕于尾頗得其真詩云碎玉終須勝全
瓦此君詩句此君文一編死後賞音出何必子雲知子
雲又云掩卷低回涕不禁分明不識歲朝吟東風一昔
醒殘夢流水桃花杳莫尋

邑東三塘李氏余妻之族也其先有名在字虬軒者以
高才生爲郡守胡公繼宗所知諮以時務每謁見必送
至門外偶于赤日中講李汗下胡公命左右爲之張

蓋他日特置一青蓋張之縣令某特爲置程子衣以別
于諸生每入見言事縣令望門外服是服者輒倒屣迎
之按管秀川常熟文獻志載虬軒事頗悉嗣後修志者
輒不復載未知何故余故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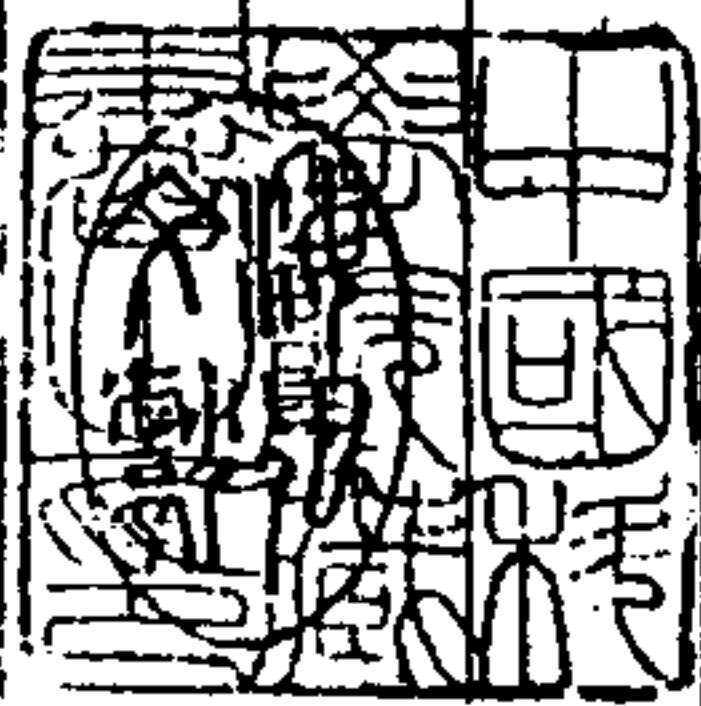
柳南先生爲吾邑詩老好著述所撰隨筆六卷多記
舊聞軼事其攷證經史論說詩文亦雜見焉體例在
語林詩話之間故其書雅俗俱陳大小並識吐晉人
之清妙訂俗學之謬訛洵朴山方氏所云遠希老學
近增新城者已中如三商三商之辨主古今韻略而

柳南隨筆卷六

毛

不取禮注與詩疏記祝趙事訛化雍而爲謙吉之類
未免小有舛誤蓋聞見既博簡擇偶疏不足爲全書
病也會若雲先生欲刊叢書遂出篋中錄本贈之黃
廷鑑識

柳南隨筆卷六終



柳南續筆自序

余向撰柳南隨筆六卷謬付梓人遂馳名於遠近而
審其中飛靡弄巧曲綴街談以至謬認譎語
斯言之玷蓋往往而是業授剞劂亦未遑芟革也而淳
安方朴山先生在藝林最爲老師乃愛而忘其醜一見
激賞謂可遠希老學近埒新城遺書千里徒讚然之余
滋愧矣白首山中屋梁載仰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
得也彙而錄之復成四卷從洪氏例名曰續筆以視前
書或少紕繆然溝沓陋儒識在瓶管雖繁詞富說究歸

柳南續筆 自序

空腹余豈敢以此自賢如魏之東里閭哉而方先生在
今日則固盤盂書中之子順也遐路誠悠而尺一牘次
於面從而質之其品隲又何如

乾隆丁丑立秋日柳南七十四翁王應奎題

柳南續筆卷一

傳名不係爵位

虞山 王應奎 東淑

何元朗叢說云文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
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
黃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與相得酬唱甚歡二人只會做
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
著姚涑揚維聰者耶口口口口詩小傳云王履吉少
與其兄履約同學于蔡初先生八試鎖院不售以年資

柳南續筆

貢入太學履約舉進士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而履吉已
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
以有履吉爲之弟也文文肅公吳中先賢小記云有陳
道復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名其大父某公官中丞赫
然貴重矣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中丞而惟知白陽山
人也然則人之傳不傳其不係乎爵位固有斷然者由
三公之言觀之百世而下可以興起矣

生瑜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也而王

院亭古詩選凡例尤悔菴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牀牀非雨聲

杜詩牀牀屋漏無乾處牀牀二字自來無註而後人用者多作雨聲余意牀牀句自是跟上兩句說言牀上布衾兒既踏裂而屋內所設之牀無不漏濕豈能安眠到曉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牀牀猶言邨曰村村家曰家家不作雨聲後見會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詩領聯云不愁屋漏牀牀濕且喜溪流岸岸聲以岸岸對牀牀且不愁屋漏牀牀濕且喜溪流岸岸聲以岸岸對牀牀且

柳南續筆卷一

下一濕字此亦足以徵吾之說矣

自號媿林

瞿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為正心修身之裨益者彙成十卷題曰媿林漫錄媿林云者公之自號蓋取內典慚媿林之義也其自敘識歲月為崇禎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國媿與桂同音自號實為之識亦奇矣哉

清和月

沈宗伯說詩碎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

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艸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兩乍晴之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初亦是其說迨後考之却未盡然何遜詩云麥氣始清和謝朓詩云麥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實清和江總詩云清和孟夏肇庚信謝趙王新詩啓云首夏清和白傳詩云孟夏清和月乃知古今人未始不以四月為清和也司馬公之詩正未可輕議耳

汪鈍翁與嚴白雲論詩

柳南續筆卷一

汪鈍翁與某宗伯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嚴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廩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為諦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

布袋

倚覺寮雜說云世號贅婿為布袋多不曉其義或以為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項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驚人謂其徒曰如何入舍婿謂之布袋眾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

嫁出招婿以補其代故謂之補代耳此言極有理又三餘帖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贅婿為布袋

者者館

王新城為揚州司李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也新城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道路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為業而門徑又相似故行人每於此多悞焉成都費軒執御作寄江南詞一百柳南續筆卷一

彭祖八字

彭祖八字為壬子辛亥壬子辛亥享年至八百而祖之九十七世孫湘靈八字則為壬子壬子癸亥癸亥享年正八十有七

韓文用成語

容齋四筆云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

四字似有所因蓋謂列子國策楚詞淮南子有粉白黛黑句也噫斯言亦過矣吾觀平淮西碑一篇乃韓文之最佳者也而李義山則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黃魯直亦云韓文無一字無出處而景虛頗為是言竊所未解况退之所用成語其顯然可見者亦非止一處如上崔虞部書有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之句此非本於表記耶祭十二郎文有三世一身之句此非本於北史王慧龍傳耶河南令張君墓誌有義不可再辱之句非本於漢書李廣傳耶且退之所謂陳言者

柳南續筆卷一

震川以不切者當之最為得解若謂前人一言一句必不可用不亦謬歟

義門論前明書家

義門論書法頗不滿於勝國諸家其論祝希哲云京兆書血脉往往不貫又故為奇詭流宕無法書之魔也論王履吉云雅宜書頗學虞世南然所臨摹者不過翻本廟堂碑往往失之于鈍由其參證少也論董元宰云董胸次隘結字欲開展而分寸太疎法意俱乖其用筆亦未始不道但難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結字局促冗犯

無一可觀所謂都不知古人者也又云思翁硬執密不容鍼寬通車馬一語不復理會九宮八面任意自我古法幾盡矣

義門論古文

義門云今日爲古文須裁其冗長之字句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諸公雖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熟爛則一六經左史具在奈何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

柳南續筆

卷一

之耳

西崑取義

宋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劉子儀錢師聖同官於朝以詩相倡和其詩悉效溫李號西崑體西崑二字義取玉山冊府之名見大年西崑酬唱集序中實前此所未有也而冷齋夜話滄浪詩話李屏山西巖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率指義山爲崑體玉溪不掛朝籍飛卿淪于一尉安得廁跡冊府耶其亦不之考矣

袖中小學

某宗伯少時修文執禮於顧涇陽先生先生亦愛其博雅一日正色謂宗伯日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宗伯憮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日子歸但讀公明宣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

龍君執役

瞿俊字世用號學古居邑東五渠村舉成化己丑進士授江西崇仁知縣居官廉介絕俗聽斷如神一日謁張真人真人一侍者面目猙獰腥臊觸鼻真人指謂瞿曰

柳南續筆

卷一

七

公識之乎此龍君也以有罪投謫俾執役于此公正人爲上帝所敬盍請釋之瞿笑而謝焉真人曰公第草一表某當代爲上之無固却也瞿如其言龍竟得釋既釋真人率龍君以謝且謂之曰瞿公大恩須有以報向聞海藏多異物盍獻一二乎龍君曰某自破家以來幾無長物今有白雲一朵請以相贈旣而許贈者不至瞿意其妄也未幾瞿舉卓異行取入都適當盛夏而車上常有白雲護之不知有暑及邸都雲乃散去

先賢授琴

先賢子游墓在虞山之巔前明萬歷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為會者亦傾耳聽已而笑曰第五弦尚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彈則泠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為易冠巾與定交問其所從學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所見者為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者故海內推為

柳南續筆 卷一

八

正音焉又聞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青塚

王昭君青塚在歸化城塞上徧地白草惟塚上不生故名青塚非謂塚上艸獨青也塚邊有石獅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塚二字

東臯賞魚

吾邑園林有所謂東臯者乃瞿氏別業也中有池數畝蓄魚萬頭自星卿先生至壽明已歷四世矣魚之大者

長至四五尺每歲春秋二時輒以空心饅頭投之池中魚競吞之有躍起如人立者於是置酒池上招客觀之謂之賞魚而園丁竊魚者投以石灰塊魚疑為饅首吞之立斃斃則浮起水面獲取無算自稼翁殉節後家遂中落至壽明晚歲幾不能自存遂大集漁人為竭澤之舉所獲魚不下千擔吳中魚價為之頓減當其時取魚也壽明舅氏鴻文陳翁留宿池上小閣黎明夢一黑衣服人形狀勃窣首以上不甚分明向陳作禮若有所求者天明啟扉則有大鯨當戶乃悟夢中所見即此物也遂

柳南續筆 卷一

九

以舟載至尚湖縱之去

包燈

通州有所謂包燈者相傳包釋修孝廉時為友人作燈未竟公車促之不赴俟作畢始行此包燈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場前每歲燈市猶曰包燈市其實不出本處皆來自大江以南也

賢母堂

尹侍郎曾一母李太君守節教子四十年尹以翰林出守襄陽太君在官署治酒食以待賓客儲水漿以給行

路當歲飢設賑尹或他出太君卽代爲辦理不遺不隘
遠近悅服尹以才能調任揚州去之日襄人爭出貲爲
建賢母堂太君作兩絕句謝之曰辛苦教兒四十年還
將三楚作三遷襄陽風土頗安樂爲感皇恩爲謝天又
曰堤名寡婦留江上城號夫人在眼前祇有婆心方寸
許何勞士女競流傳詩後自跋云從子來襄頻年祈歲
禳災欲安享無事耳郡人感頌非老身意也口占數語
命孫兒嘉銓書示襄中父老

吟詩墮水

柳南續筆

卷一

十

劉維謙字讓宗華亭人乾隆五年秋日從西湖歸月夜
于塘樓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兩岸秋獨坐船
頭朗吟不輟久之寂然已墮水矣遇有救者得不死好
事者爲作月夜墮水圖題咏甚夥劉生平精于韻學自
謂得不傳之秘著有詩經叶韻辨訛十卷

龍種

王梅溪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
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
攪波濤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

一塊土乎公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
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
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
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溫州城門也往來常與妓錢玉
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
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
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
者

昆湖茅屋

柳南續筆

卷一

五

瞿昆湖先生未第時家貧甚所居在五渠村僅茅屋三
間上而屋板下而四壁並編蘆爲之是時先生館無錫
華氏其徒以賀歲至先生舍歸而告其父曰先生所居
乃以筆管爲之者蓋以蘆似筆管故遂致誤認爾其父
初不解既而詰之昆湖乃知其故不覺爲之失笑

馮姬

崑山馮姬以不應馬帥三寶之召遣健將縛至將加刃
矣先以酒困之立盡一斗復令理妝按歌聲愈嘹亮遂
得釋吾邑陳祺芳有詩云酥胸藕臂玉爲腰縛出輕紅

慘愈矯剛向筵前傾一斗寶釵重整度鸞簫

李二哇

李二哇獻賊變僅也美而勇戰必突陣先出鋒銳不可當後為黃得功生擒亦愛其美欲與之暱不從而死祺芳亦有詩曰花底秦宮馬上飛每番先陣突重圍可憐拚得刀頭血不向勤王隊裏歸

宋人論文

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馮鈍吟謂若着一字于胸中便看不得史記馮已蒼批才調集頗斤斤于起

柳南續筆

卷一

承轉合之法何義門謂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歷以前詩

文章正宗

義門先生謂文章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相似而實不同又所選國語國策之文愚意只應就每篇首句為題方為得體而希元必以己意另撰大似小說標目亦乖大雅

望溪精語

方望溪謂大易有言有序言有物二語古文如歸太僕可云有序矣以言乎有物則未也今觀望溪之自為文雖未敢遽定為有物與否然其議論有警切痛快處為前人所未發者謹摘錄之如左 凡為人子暱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為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肯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 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口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 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而不能一視

柳南續筆

卷一

十一

自子言之則為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為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為故常甚矣其不思也 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 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

後與子異

或問徐虞求後與子有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

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蝶
羸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
馨非族是人不可皆爲後之證也其議禮善古人亦未
有如此之剖析精切者

朱竹墨菊

賴古堂集第八卷有朱竹詩題下自註云初但求之楮
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
戲着緋因賦二首又第九卷有墨菊詩題下自註云永
壽里在漢時產墨菊時人多取其汁爲書今人但求之

柳南續筆卷一

楮穎少所見矣

巧言令色

王守泰筆塵中一條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
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焉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故云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
尤者何勞曰鮮矣仁此解似勝朱

梅柳一條

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從此詠梅者多用一枝而淵
明詩則云梅柳夾門值一條有佳花是一條實先於一

枝矣而詩家未見有用之者

一把蓮

俗語有所謂一把蓮者蓮當作蓮按明制宮中每夜寢
殿門既闔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總掛牀前架上熏以
蘭麝名曰一把蓮夜間御前有事以便頃刻裝裹趨赴
也事見秦蘭徵天啟宮詞註中

小西天

前明崇禎間雲南麗江郡伯木增曾獲唐華嚴經秘抄
以中土未傳不遠萬里就刊吾邑毛子晉家其使乃僧

柳南續筆卷一

也僧云常奉木郡伯命率從者往小西天以土貢爲贄
總計四十八色而每色析計又各四十八盤雖金銀珠
亦然及至中途彌望無際日且暮或野棲是懼獨同行
一僧以棒擊地忽有人從地中揭板纍纍出蓋穴居也
僧入宿問居此何爲皆云有琥珀生其下每登山視烟
氣上罩則可掘而獲初入握時質甚軟須裹置腰間移
時乃堅凝可質與世所傳茯苓化琥珀者異也及抵小
西天則去雲南萬里去大西天尚八千里而雪山隱然
望之幾峙其王不理他政止務齋修每將寂滅則集諸

練行國人會食互相扣擊以數百計其辨難不勝者相
次引去最後餘二人相詰開不休待一人辭窮方伏地
拜其勝者坐受即代為王又使者初至其于四十八色
外復堅素水與牛二種亦以四十八為率及水與牛既
進有僧數十人從他國至以筒吸水入鼻方飲飲已又
羣誦胡咒作喃喃狀則牛皆跪僧顧而喜競提其角裂
至腹先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盡食之已取所餘巨
骨亦咒之而化化而食食而盡與血肉不異云

荆公詠菊

柳南續筆卷一

去

王荆公菊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
之句馮定遠評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亦
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瘵芳
菊始榮之語至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
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有云讀天下書
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誠哉是言也

青林高會圖

圖為黃存吾手筆會者七人為張伯起王伯穀趙凡夫
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蓮池大師蓋存吾仰慕七人乃

合繪其像于一卷而即請思翁題署者也七人各有詩
皆手書惟蓮公獨缺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于揀擇勿
濫入恐為蓮公笑蓋有所指也或曰指凡夫而言以凡
夫所著說文長箋杜撰不根為某公所深非也今圖藏
天池後人而諸公手書已失僅存臨本矣

藥名詩

席啟紘字文表吳庠生葛震甫遠官滇南其母年已八
旬矣文表作藥名詩諷之有知母年高獨活煖當歸奚
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詩心動即掛冠歸里登文表之堂

柳南續筆卷一

七

再拜曰先生教龍以孝一龍母子受賜多矣世稱震
甫之虛懷亦多文表之古誼云

方爾止吟詩

桐城方文字爾止嘗登鳳凰臺吟太白詩云鳳凰臺上
一箇鳳凰遊而今鳳去耶臺空耶江水流曼聲長吟且
詠且拍人皆以為朱翁子之徒隨而笑之又考詩甚嚴
見同輩作卽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改而止

蟋蟀相公

馬士英在宏光朝為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

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鬪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
迨大清兵已臨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捕蝦
蟻以供而燈籠大書曰奉旨捕蟾嗟乎君爲蝦蟇天子
臣爲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服御類優

阮大鍼巡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
某尙書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
大兵大禮而變爲倡優排演場苟非國之將亡亦焉得
有此舉動哉

柳南續筆卷一

官家

天子爲官家而婦人之稱舅姑亦曰官家按馬令南唐
書元宗好遊李家明常從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
因置酒殿中家明俳優戲爲翁媪列坐諸婦拜禮頗繁
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
官進秩有差註云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又爾雅釋
親婦人于舅在則曰君舅姑在則曰君姑

蘭菴名論

趙家駒字千里號蘭菴華亭諸生夏考功之友也所著

說夢一書頗佳其中有云士君子處得爲之地當以利
濟爲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譴又云士
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爲美事然以施于貧士故交乃
見盛德至于不宜假借之處亦當稍存風骨若有意模
稜便近鄉愿恐體統亦從此陵夷矣此兩條議論最善
縉紳宜取以爲法

墓祭

古不墓祭見于禮經後世儒者多泥其說而以墓祭爲
非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

柳南續筆卷一

九

至顧亭林日知錄歷引經傳之說累千百言以證其非
古其論誠辨矣獨是記之所謂古者安知非指殷周以
上耶卽如墓而不墳且不樹是明指殷周以上矣而今
亦可從之耶夫周官有墓大夫之設掌凡邦墓之地域
是萬民之葬皆上主之而樵牧之侵可無慮也自周之
衰而墓大夫之官不設民皆自爲卜地又未必與所居
密邇苟缺于祭掃則侵界址盜松楸皆在所不免亦誰
知之而誰禁之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而禮經之言斷有
不可泥者按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

永為恒式今之清明是其遺制也唐天寶二年八月有
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之詔亭林謂關中之俗有
所謂送寒衣者是其遺教也而吾鄉祭掃則用十月一
日

平望女子

吳江葉元禮美丰姿少時過平望酒家一女子見而悅
之私問其母曰頃來者為誰母曰吳江葉四郎也女自
此遂成病且死告父母曰兒因葉郎而病今死矣葉如
再經此須一告之父母如其言元禮入哭之事如唐崔

柳南續筆卷一

五

護桃花人面特不同生耳新城王司寇元禮之師也曾
賦詩以紀其事云

柳南續筆卷一

柳南續筆卷二

元燈

前輩中式有所謂元燈者一豚相傳明眼輒能預定聞
唐荆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車來別荆川曰意君當作會
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臆藝來相證君往須防其
出一頭地及榜發許果得元方山第二後方山提學浙
江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
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當時文
字之有定評如此

柳南續筆卷二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
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浚溪云一名
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為布是
卽白氍然今吳地所種乃艸棉非木棉也而其用與木
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
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于地頗茂有一姬名黃
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杼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
里內外悉習其事矣按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廣服篇皆

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
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
之外古者別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
則兼用之于冬耳孔博士論語緼袍註云緼枲著也邢
疏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擣麻
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
則不能生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
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
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于蠶桑矣而皆開自黃婆一

柳南續筆卷二

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蠶同列祀典乎

碧螺春

洞庭東山碧螺峯石壁產野茶數株每歲土人持竹筐
採歸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
按候以採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
異香忽發採茶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
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後每值採茶土人男女長
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
人朱元正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二

兩已卯歲 車駕幸太湖朱公購此茶以進 上
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採辦
而售者往往以偽亂真元正沒製法不傳卽真者亦不
及曩時矣

周璫畫龍

周璫字崑來江寧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畫龍著名嘗以
所畫張於黃鶴樓標其價曰一百兩有臬司某者登樓
見之賞玩不置曰誠須一百兩璫卽卷贈之曰某非必
欲得百金也聊以規世眼耳公能識之是某知己也嘗

柳南續筆卷二

爲知己贈由是遂知名其畫龍烘染雲霧幾至百遍淺
深遠近隱隱隆隆誠足悅目或謂畫龍以雲勝固爲得
之第烘染太過猶非大雅所尚耳

尊官

太湖采蓴自明萬歷間鄒舜五始張君度爲寫采蓴圖
而陳仲醇葛震甫諸公並有題句一時傳爲韻事康熙
三十八年 車駕南巡舜五孫志宏種蓴四缸以獻
而侑以貢蓴詩二十首并家藏采蓴圖 上命收蓴
送暢春苑圖卷發還志宏着書館効力後以議敘授山

西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為尊官

大人

稱謂亦隨時為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此為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者呼直指為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典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時縣試呼縣令為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為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

柳南續筆

卷二

四

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稱為尊其名頗覺近雅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四六聲病

四六出於南朝亦有聲病馮補之曰王公四六話云王文恪公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聲律矣王荆公愛其友譚昉賤奏稱其車斜韻險競病聲難殆亦以其疊韻事對也唐人近體詩如元白溫李於聲律尤細讀其應用之體亦須以是求之

陳眉公

崇正初華亭錢龍錫以相召過辭陳眉公眉公從容言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龍錫莫知所謂入都則總督袁崇煥以誅島帥毛文龍為請龍錫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報袁令速誅之未幾邊事益壞上大以誅毛為悔袁論磔而錢以檻車徵幾不免或曰士大夫謁眉公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讓後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杜詩註

柳南續筆

卷二

五

工部胡馬詩云竹批雙耳峻錢註引魯國黃伯仁為龍馬頰云云又引唐太宗敘十驥云云而錢湘靈則云相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陳見復云周人廋人散馬耳註云以竹掎押其耳項無使善驚工部蓋用此也此註較之兩錢似為典切然吾以為竹者鞭也批即批其頰之批所謂策其馬也凡馬策之則兩耳輒豎故云雙耳峻也其義不過如此若過為徵引反失物情矣又許仲晦傷虞將軍詩云胡馬調多解漢行何義門抹解漢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語有番漢之別馬行豈有

二耶不知俗所謂小行者是卽漢行也看書註書亦須識盡物情方好動筆

僧大涵

大涵吳江人也號喫雪子既而遊鴈蕩黃山愛其勝遂合兩處以自號曰鴈黃嘗耕黃山土堅劇之有聲忽聞半空有響者仰視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築土登登登伐木丁丁丁遂大悟詩從此進後以語人人曰何乃竊詩經語大涵實未誦詩索觀之笑曰彼疊二字實不如三字肖也嘗論子字云象謂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則子

柳南續筆 卷二

六

矣俱亡則了矣是以孝子愛日又云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遠色

王斥 音漢

王斥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當家居時邑令往謁值斥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入同爲優者皆散去斥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斥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斥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婚設席候之朱其面像關壯繆綠袍乘馬而往至門墻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賓駭匿引滿

數巨羅而歸斥工爲制義戊辰會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閱至論忽見用鶯鶯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

竹器

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他處雖有巧工莫能盡其傳也而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鶴鶴號松隣子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三人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爲遊戲者也今婦人之簪有所謂朱松隣者卽以創始之人名之耳

柳南續筆 卷二

七

上番下脫

上番下脫俗語也而少陵詩有會須上番看成竹之句太拙詩有下脫文君取次遊之句近吾邑錢湘靈者年會上已日限蘭字韻詩云永和年月玉峯寒上番桃花上脫蘭上番下脫並是俗語而皆經唐人用過所以爲佳

阿膠

山東兗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其井之始也或曰由於虎跑如杭州定慧禪院泉井之類或

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其流伏而不見神禹治水鑿地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癆瘵之勝藥也按東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膠者須用烏驢皮浸狼溪中百日刮淨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綠以鹿膠收者其色微紫並光亮如鏡味甘鹹無皮臭其真者如是止矣他說皆妄若今之貨者俱雜收敗革用他水煮之若係濟水猶可用也本草云真者質脆易斷假者質軟難敲然以假者置石灰中則軟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

柳南續筆卷二

八

時文選家

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嘗以發賣坊間其價一兌至四千兩見錢圓沙集可云不脛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黃梨州范季野輩頗薄其所為目為紙尾之學云

飯僧求嗣

吾邑山塘王氏之先某君年四十無子願以為愛因向蓮池大師請焉大師謂多飯僧可以有濟某君立願以二萬為率迨已如數乃往雲棲建水陸道場以告圓滿

道場既畢師乃謂某君曰君自此可得六子矣已而果然某君請其故師曰當建道場之日僧之化去者六人此六人者或銜君德或艷君富皆願為君嗣者也隨念往生佛固嘗言之矣余是以預知之

馮氏之學

吾邑馮鈍吟之學以熟精文選理為主文必如揚雄鄒衍李斯司馬相如以至徐庾王楊盧駱輩而後為正體也詩必自蘇李曹劉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真者李義山也其相傳則以韓昌黎為大宗之支子禪家之散聖

柳南續筆卷二

九

至於歐陽永叔則直以空疎不讀書誦之矣又云今人文筆之弱皆因六歲即讀朱子集註雖欲沉鬱奧博而不能也又云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之如仇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視為異端其不滿宋人如此

岱山僧

吾邑有岱山僧者真實修行人也嘗跣坐街頭適當人定而巡檢司過之罪其不起命隸子杖杖畢而僧遽化矣錢侍御秀峯之生也其父龍橋見岱山入室知其托生故遂以岱名之後秀峰以進士起家歷官至侍御史

出按齊楚所至縣尉巡司之屬伏謁道左則必發怒于杖家人問其杖之故輒亦不自解也蓋死時一念怨毒未能消釋故爾

宋箋

太倉王文肅公家有宋箋一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董思翁書之思翁亦欣然自信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遂竟滿幅

諸生就試

柳南續筆卷二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梘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聞者無不捧腹

王麓臺作畫

太倉王侍郎童時偶作山水小幅粘書齋壁祖奉常見

之訝曰吾何時為此耶詢知乃大奇之曰是子業必出吾右瑯琊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亦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子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係其庶幾乎元照深然之公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毫筆頂烟墨曰三者一不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也公官京師時每歲初冬輒贈門人幕賓畫人人一幅以為製裘之需好事欲得之往往緘金以俟焉

麓臺論畫

柳南續筆卷二

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近時畫手次第無人吳漁山其庶幾乎儀舉王石谷為問曰太熟又舉查二瞻為問曰太生蓋以不熟不生自處也又曰山水用筆須毛毛則氣古而味厚矣嘗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數語則其造詣可知

荆鬚償米

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

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髭鬚少年故靳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為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通賦為縣官所拘自縊於獄

孫狀元

吾邑孫承恩字扶桑中順治戊戌進士弟賜先一年舉北闈被劾遣戍臚傳一夕 當宁閱承恩卷至策中

柳南續筆卷二

十三

克寬克仁止孝止慈頌語大加稱賞拆卷見其名

上問學士王熙與孫賜一家否即遣面詢學士乃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學士故與承恩善既上馬復回顧曰得無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 上猶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為狀元云

唐詩選本

唐詩鼓吹一書乃後人托名於元遺山者自吾邑陸勅

先王子澈諸人服習是書重為剗削而是書遂盛行於世才調集一書係韋毅所選韋官於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備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詩為之詮次者自馮已蒼兄弟加以批點後人取而刻之而此書亦盛行於世後學作詩以此二詩為始基汨沒靈臺蔽銅識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鍾譚詩歸或疑其寡陋無稽錯繆雜出此誠有所不免然以此洗滌塵俗掃除熟爛實為對症之藥猶非鼓吹才調兩書可比也

待士盛典

柳南續筆卷二

十三

康熙癸酉春學使許公汝霖以科試按臨澄江試畢合宴諸生於君山之巔赴者二千餘人席地論文酬酢竟日臨別諄諄訓誨此從來未有盛事也

王文恪祖塋

王文恪公祖塋在洞庭東山之化龍池形為鳳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師云可惜狀元旗不正他年應作探花郎後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世孫世琛仍於康熙壬辰科狀元及第未知此又何故聞狀元公於會試前三日祈夢於神夢至一廳事其柱聯云雨中春樹

萬人雲裏帝城雙鳳蓋藏家闕二字以示必中狀元也

舍禁

周官荒政十二有舍禁一條謂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也然古者山澤隸於官故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設今則山澤之間民以價買各有所屬租賦出焉是舍禁之法不得行于今也以崑山近事言之馬鞍雖小而林木茂密有鬱鬱葱葱之象其邑科第蟬連戶口饒裕勝於他處自乙巳水災有盜取林木者山主鳴之於縣令令隱持舍禁之說不為深究於是盜取紛如不及半載

柳南續筆

卷二

五

而山竟濯濯矣自此風水大壞遂致科第寥落戶口貧瘠有一跌不復振之勢而其害實自上一念之姑息貽之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使郭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則其創必數年不息此其深識遠慮非素奉聖人之教者不能如是也學優則仕不當於此處求之乎

薛太守

武進薛太守諧孟方山先生之元孫也鼎革後為頭陀

居元墓自以名宋吾今不冠當去六又削髮當去一僅存米字元墓有米堆山因名米號堆山

倪文正公

倪文正公元瑤甲申死節名臣也愛構園亭頗極工巧新安所出之墨有方于魯程君房製者名品也公嘗以方程墨調朱砂塗壁門牕并及牆壁門生魯元寵為徽州司李公索取方程墨元寵徧覓以應之間數日又索元寵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易盡既乃知其故園中構三層樓其兩旁種竹數百竿頗極蕭疎之致公

柳南續筆

卷二

五

嘗謂人曰衛詩云瞻彼淇澳綠竹漪漪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為何如其可笑如此

僧大汕

康熙間廣東早當事祈雨不應有浮屠大汕者榜其門曰老僧有風雲雷雨出賣當事亟禮致之禱果得雨大汕以是名聞百粵安南國王阮某厚幣招往餽珍寶無算至以黃金填寺額云

芷崖贈妓詩

蕭中素字芷崖松郡木工也善為詩所著有釋柯集贈

妓二首雖遊戲弄筆而有運斤成風之妙因錄之其詩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顛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紅顏對白髮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歲真佳偶天孫恰與長庚對千古風流一杯酒

瑁湖謝恩詩

華亭王相國瑁湖侍御農山長子也嘗官禮部右侍郎弟薛澱同官而居左 聖祖問兄弟齒因瑁湖長

轉左作謝 恩詩云忝佐秩宗方八月 新綸轉

左出 黃扉 朝廷異數恩誠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

柳南續筆卷二

六

命隨肩依鴈序得銜聯袂似鶴飛遭逢何幸傳佳話

但愧才庸報答微

辛丑奏銷

辛丑奏銷一案崑山葉公方需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益為己亥進士及第第三八云

女貴墳

洞庭山吳昂字景東明宣德初嘗為父卜葬地於高峯之俞塢形家言葬此子孫當有官至一品者後公長孫

女適王文恪公誥封一品夫人而吳氏子孫訖未有登第者有識者以為此以外沙特佳故也至今土人稱之曰女貴墳

刺稱同學

自前明崇禎初至 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冲始之太冲題張魯山後貧交行云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龔州記不觚自註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

柳南續筆卷二

七

眉生名壽民宣城人文虎名符餘姚人皆知名士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之陽舍人也深目戩髯其狀如羽人劍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晝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異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益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實色斑駁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江陰界連常熟當接壤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衍每歲中秋兩邑馳馬較勝負者恒于斯而如臯泰與有

良馬亦渡江來會適當羣騎雲集而玉川牽一黃犢至頗駿掉不甚博碩其鈴轡鞍蹬一一如馬曰願以此與諸君遊戲衆大笑玉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選上駟與之並馳無不落其後者後至松江謁陳眉公以此犢爲贄曰此青牛也宜爲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遺於人其人託莊僕參養而莊僕竊以駕水車遂致倒斃亦所遭之不幸矣

槽團御史

順治中御史秦世貞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贓累數

柳南續筆卷二

六

萬寶懼誅自經死吳民快之有鐵面御史之稱繼秦至者好爲長夜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戟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御史得詩判其後曰知道了仍揭於門杖門者三十

柳南續筆卷二終

柳南續筆卷三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說謂士庶人止應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謂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謂庶人祭於寢亦可及四親但品物當從減省儀文當從簡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

種痘

柳南續筆卷三

一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骨第三椎心係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卽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卽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其毒重者卽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近時有種痘之法不知起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爲苗傳以他藥吹入鼻孔鼻

孔為肺之竅又督脉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耳

東林氣節

明季東林諸賢批鱗捋鬚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闕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飴其氣節頗與東漢黨錮諸人相似一時遂成風俗其時有兒童嬉戲或據地互相痛扑至於委頓曰須自幼鍊銅筋鐵骨他時立朝好做箇忠臣

柳南續筆 卷三

關廟投刺

也聞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風所被鼓動振拔兒童猶知興起廉頑立懦其效不可觀乎
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漣過之必投一鄉晚生名刺以楊與侯同為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翼鼎孳為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聞官場中侍生有大小之別此侍生為大侍生歟抑小侍生歟是亦不免於妄矣

永樂朝詞臣

陸武漫記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啟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者說詔成邊復貸之令拽大木啟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當時待詞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歐公遇此歸田之後尚當不寒而慄豈得復云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謂違俗而從親故俗謂不肖耳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

柳南續筆 卷三

於此否然大約是謙光之辭吾邑嚴觀察韋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按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文肅錢 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為法

陸公酒量

雲間陸文定公善飲年九十餘一日微雪一子五孫侍坐公命酌曰歲晏天寒今日須滿千觴遞飲至五百觴

諸孫皆狼籍醉臥公笑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就寢父子對舉至八百觴子亦酩酊辭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獨酌巨觥滿一千始罷

太湖漁戶

漁戶以船爲家古所稱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曰住湖中自無不肌粗面黑間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因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又湖船延師課子每四隻共一人修儀必具白金二三盞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極四時之鮮

柳南續筆卷三

四

美友篁常語余云欲遊七十二峯須館漁船三年始能徧歷暮年遊興方濃而不幸下世矣漁風又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駕幸太湖漁戶蔣漢賓等

網銀魚以獻

賜銀二十七兩漢賓子孫至今珍爲世寶舟中有病瘡者縛銀于臂卽止

嚴孝廉

吾邑嚴孝廉聞公相國文靖公之裔孫也少負才華既弛自喜嘗應郡試兩藝立就而日尚未中納卷而出則深自得意旁若無人一路以手指作圈點狀適過府學

有繫馬在焉孝廉竟撫其腹而圈點之遂爲馬蹄所傷其陰囊創甚仆地幾致殞命一時傳以爲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與人者同輩輒有仁兄之稱按此二字始於後漢書趙壹傳乃壹之所以稱皇甫規也而顏魯公祭姪文亦有此稱則謂己之兄耳又孔叢子下卷有與從弟安國書稱安國爲仁弟此二字他處却未見頗覺出新

呼兄爲况

柳南續筆卷三

五

宜與人呼兄爲况却亦有本按廣雅釋親云兄况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云况事兼年德况事猶兄事也

阮亭詩序

阮亭之詩以淡遠爲宗頗與右城襄陽左司爲近而某宗伯爲之序謂其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少陵言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說與阮亭頗不相似余按阮亭爲季木從孫而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林古度所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也顧玉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

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勗之序末所謂用古學相勸勉者此也若認文繁理富銜華佩實等語以為稱贊阮亭則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為比以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吳越春秋中已有之按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淵明自挽自祭

柳南續筆卷三

六

淵明有自挽詩三首其詞酸楚讀之使人不樂乃祁寬謂其情詞俱達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望影而談非其實也若自祭之作庶幾近於達矣但考顏延之靖節徵士誄淵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壽涉百齡之語則又何也

李存我書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工書法自許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

其死耳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即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矣

天寶鹿

康熙壬子歲于清端公成龍官黃州司馬一日偶駐皮亭野人獻一死鹿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頂間有銀環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載華清宮七字角下堅微如瓊蓋所謂鹿王也黃岡陳太史大章為作天寶鹿歌

賣文

柳南續筆卷三

七

東澗先生晚年貧甚專以賣文為活甲辰夏臥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為身後慮適饒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為其父雲華墓誌一為雲華詩序一為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子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為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冲來訪先生即以三文屬之太冲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即導太冲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騰真從枕上視之稱善迺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

何義門論文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攀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况元人之文清真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

茅選唐宋八家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柳南續筆

卷三

八

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道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貨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滅之處却未盡着眼有識者恒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荅湯西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撫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

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

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峯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評堯峯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

柳南續筆 卷三

九

乎殆與子師所言若合節矣

滄浪詩話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卽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并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卽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羣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

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為後學指南耳

王趙交惡

益都趙宮贊秋谷自少負異才以工詩鳴山左視一時輩流罕有當其意者迨識新城先生迺斂衽懾服於是際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讒人從而交構之而彼此嫌

柳南續筆

卷三

十一

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為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謂其所批才調集界之無甚高論即平日嘗督王李亦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蓋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為詆斥以視微文刺譏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為人矣

陳眉公告衣巾

陳眉公自少繫籍學宮年二十九即志在山林欲棄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

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稟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鷄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猶寬借我良朋言邁初服所慮雄心壯志或有未際之時故於廣眾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云云

錢木菴論馮定遠詩

定遠詩謹嚴典麗律細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

柳南續筆

卷三

十一

獨精於體及咏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尋常唱酬投贈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寸步武之外殆限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奉定遠為金科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藥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學馮氏之學矣

尊甫尊堂

稱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又稱人母曰尊堂按陸士龍蒼車茂安書云尊堂憂灼

俗語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語却本之論衡俗有錢可使鬼之說却本之呂氏春秋俗稱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俗稱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當讀去音唐人詩云楷本岩前差路多

一門四皓

番禺陂頭之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日秉彝

柳南續筆卷三

十一

壽至九十有八一日岫嶽壽至九十有六一曰慶存壽至八十有九一日慶餘壽至八十有八康熙間其族人以聞有司有司表其間曰一門四皓

吳俗告喪

陳見復曰吳俗告喪凡親年在七十以上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之見也范甯註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

壽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一萬歷錢繫簪五十餘載以已為萬歷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為賦一錢行以贈之

馮補之論律詩

律有二義一如法律之律則首必貫尾句必櫛字對偶不可舛也層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則雙聲宜避疊韻宜更輕重不可渝也清濁不可淆也若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類尤當諄諄致辨云

柳南續筆卷三

十二

文三橋

三橋嘗言人之言語清濁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見南人遷就北人學打官話未見北人遷就南人學說蘇白吾竊惑之所以三橋平生所至只操吳音

虎邱社稷

順治癸巳重三日吳門宋旣庭章素文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虎邱而延太倉吳祭酒莅盟焉時遠近赴者幾至二千人舳舻相接飛觴賦詩歌舞達旦翌日各挾一小冊彙書籍貫姓名年庚而散

三國志

何元朗嘗云太史公為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為通歷非為項羽也此論實深得子長作史之旨余謂陳承祚三國志亦然按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先於蜀魏在漢獻未禪之先已久與中國抗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為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況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隱然言

柳南續筆

卷三

四

外此最是作者立義妙處乃陶宗儀作正統辨反謂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是為春秋之罪人獨不思蜀漢雖炎祚子孫而崛起僻隅未嘗有漢獻之命故綱目大書曰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是亦不得為正統而朱子所以終與之者固別有深意蓋南宋渡江自立猶昭烈也推為正統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單甲

今人稱外套亦曰單甲按單甲之制比甲則長比披襖

則短創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莊樂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隱九歲隨父至劍門值卞華伯郎中偕友聯句於此華得句云怪石如人巖畔立友方呻吟未應小隱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雲和水澗邊流一座驚嘆與之定交呼為小友惜不永年詩文罕有傳者

海棠白花

靜海勵文恭公家居時嘗于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垂三十年公歷官至尚書卒於位靈柩歸里時當秋日而海棠忽開白花滿枝鄒元褒太史為繪白海棠圖諸詞人各系以詩次山侍御為余述之如此

夏吏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嘗謂友人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東朝者即今聖朝也友人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而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來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居恒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投淵之

柳南續筆

卷三

五

日家人環立而視水淺僅及胷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未濕而氣已絕矣

三賢多壽

衛武公年一百二十二歲見史記年表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子思年百餘歲見甲子會紀

邑乘之誤

常熟志邵圭潔傳云生平喜讀孟襄陽詩及舉于鄉房考評其闕續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陽也及余讀張應遴祭邵蓮墟文則云蓮墟先生當為諸生時厭薄帖括

柳南續筆卷三

十六

記誦獨醉心孟襄陽集迨丙戌成進士房考顧學海評其墨卷曰經生語乃絕似孟浩然詩時稱顧公具眼云按蓮墟名蓋為北虞先生之子而應遴則蓮墟之弟子也其言當不謬乃邑志傳訛移甲為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書說

科場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極吾邑顧仲恭傷之為作敬十八房書說其文炳燭齋集不載而黃太冲嘗稱焉因節錄於此今世之為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以言之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

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為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為政古者聖人舉事必著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著龜也十八房其父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按仲恭之文太冲謂其縱橫爽健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遊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然如集

柳南續筆卷三

十七

中放言之四五兩篇破壞聖賢藩籬得罪名教良非淺細此文雖近輕薄猶不至悖理傷道云

計甫草

計甫草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尊親滇南歸甫草即執贄事為師或言孝子不學子何師為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求親於萬里蠻瘴之鄉冒風波觸虎豹犯盜賊出萬死一生奉其父以歸者乎事親如此學莫大焉天地鬼神猶敬之況吾輩乎師乎師乎舍此人奚屬

氣化感物之異

從兗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內草木不生荆棘聖化所感也
長宏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思所積也虞姬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搖貞心所屬也吳門要離墓碑久仆於地有樹之者則城門白晝殺人俠氣所憑也其事亦可異矣

梅醬

今世村家夏日輒取梅實打碎和以鹽及紫蘇赤日晒熟遇酷暑輒用新汲井水以少許調和飲之可以解渴

柳南續筆 卷三

按周禮漿人掌六飲其五為醫醫當讀倚鄭註以為梅漿能生津止渴者想即今之梅醬也但古為王者之飲而今為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貴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綠林

今人稱盜為綠林豪客謂始於李清溪贈盜詩而不知綠林二字實見於後漢書按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綠林中註云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方向之弊

方望溪為文間有創論然過於痛快便近李贄聲口何

義門看書洵屬具眼然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兩先生在今日固承學所當師法者也而其弊却亦不可不知

古文難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偽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偽者也然為偽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為偽歐曾只須誦百翻兔園冊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行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

柳南續筆 卷三

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祝啟僅得形模故難為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慧故樂為貴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為者為古而難為者反非古也此論殊為得之

楊九娘

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為蚊所囓不易其處竟以羸死其死與高郵之露筋同然

露筋之死以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廟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郵爲南北往來要衝故露筋之名頗著而嘉定僻在海濱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張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嘗爲作楊九娘歌云

揭曼碩詩

元揭曼碩有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一首題爲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詩選竟列之無名氏十九首諸詩後題刻古詩一首而不知其爲

柳南續筆卷三

揭作也護門謂漢人豈有此風氣雖不能詳考亦何至兼格調俱莫辨故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步出東門行刻本却只有前四句

折倒

俗語有物而盡取之謂之折倒按南唐書浮屠傳後主大起蘭若廣聚生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

柳南續筆卷三

柳南續筆卷四

三詩同意

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歎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白香山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孟貞曜詠蚊詩云願爲天下幘一夜使景清三詩爲題各異而命意則同蓋皆仁人之言也故並表而出之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者三史之名由來久矣少時聞馮

柳南續筆卷四

叟實伯云三史謂史記前漢書三國志也但三國志註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以來看三史諸家兵書此時國志未出固已有三史之名矣實伯之言又未可信也然則馬班而外其爲東觀紀載抑爲袁宏紀歟謝承書歟不得而知也若唐以三史舉入官則爲史與前後漢書固有明文矣

祭文創格

張子韶祭洪忠宣公文今載容齋隨筆其文但云維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忠宣之子景廬謂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而陸放翁祭朱元晦侍講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沒不亡尚其來饗其文共三十六字而無限痛惜之情都已包括在內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豈況連用

古人用語助多與後世不同如豈況二字似無連用之理而三國志註及維摩經却有之按蜀志許靖傳註王朗與靖書云詩人比一日之別於三秋豈况悠悠歷累柳南續筆卷四
紀之年者哉又維摩詰經弟子品云轉輪法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况如來余修奉賢縣志曾用之於小序中淺學不知有傳為笑柄者

新城詩格

詩貴鍛鍊致精亦不妨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真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澹則不見性情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混淪則全無作用矣新城於此或不能盡合後世必有從而議之者然秀骨天成風神絕世自是間代清律

非柴烟糞火邊物也近有謂敬業堂詩頗擅出藍之美吾不敢以為然

死社稷為諸侯言之

古者諸侯始封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為國社以歲時祀之國君死社稷一語為諸侯言之也若天子以天下為一家則又不在此例晉唐之世元宗有祿山之禍乃幸蜀以避之代宗有土番之難乃幸陝以避之德宗有朱泚之亂乃幸奉天以避之三宗惟知所避故卒能再造唐室苟於國君死社稷一語莫辨天子與諸侯

柳南續筆卷四

之不同則當危急存亡之秋必至不能通變而坐失事機矣

改嫁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子固嘗言之然先王制禮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則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按宋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可見古人不諱改嫁故於文字中見之今世衣冠之族輒以改嫁為恥而事出勉強馴致無狀反不如改嫁之為得也往見蔣

先生莘田家訓中亦嘗言之其所見與余略同若如徐女廉之改嫁說則又教人以偷而為程子之罪人矣

尚書

尚書之尚唐人詩中多作平聲後人遂沿而不改間有作去聲用者人必反指為非按夢溪筆談云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上為常者秦人音也又輟耕錄云秦時少府遣吏在殿主發書故謂尚書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醫之尚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為辰羊反然即以詩言之唐人原有仄用者如工部題灤西新賃草屋詩云欲陳柳南續筆卷四四濟時策已老尚書郎是也

同姓稱家

臨川李侍郎書曝書亭集後云近世人詩文標目於同姓人輒稱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無此稱朱竹垞先生最為博雅今集中諸同姓者亦曰家某人豈先生偶未檢點耶抑別有據依耶余按楊修荅臨淄侯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此即家字所本不得謂古人無此稱也但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重華一為從弟一為族子而杜詩直書曰杜位宅守歲又曰寄杜位韓文直書

曰送韓侍御歸所治則其於疏遠者可知稱家之濫殆始于前明中葉乎

樊紹述古文

樊紹述著作昌黎墓誌中歎為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傳者僅有絳守園居記及越主樓詩序兩篇其文詰曲艱澁殆不可句可謂怪于文矣而銘詞乃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此二句似美紹述而其實非也蓋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學者求之于文從字順而不必如紹述之好奇耳鄭權豪侈昌黎送之以序稱其柳南續筆卷四五貴而能貧為仁不富蓋反言以諷也讀此文者亦當作如是觀

公為尊稱

公羊傳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洪容齋曰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稱公後世之稱公者殆不盡然顧亭林謂今日誌狀之人人人得稱公者何其濫也何其偽也吾友陳見復云今之墓門署公者多矣豈皆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故有此稱耶正名覈實無使沒者有媿地下也

百客堂

今世稱衆人雜沓之所曰百客堂却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爲瞿氏宴饗嫺黨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詩

參坐參語

三人並坐曰參坐見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篇三人並語曰參語見前漢書楊敞傳

三登高望樓詩

古人作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重過何氏五

柳南續筆

卷四

六

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以爲佳吾觀阮亭三登高樓詩於三登二字全不照顧已乖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煙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阮亭此詩其能免於掎擊乎

正字通

鈕玉樵觚臚中一條云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日惟日

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爲斯言者抑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錄一書其學問之深在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上豈廣東新語可比而廣東新語又豈正字通可比按汪堯峰論正字通謂其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說如註禪字及祖免之免字按之於經皆不可通此書方行於世聊摘以戒後學吾邑毛翁芥季精於小學爲義門所推亦謂正字通之誤更甚於梅氏字彙而玉樵乃與顧屈二書並稱其貽誤學者良非淺細余故一爲辨之

柳南續筆

卷四

七

書板之誤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此馮鈍吟讀古淺說之言也然古本亦有不足據處如南史王筠傳云知音者稀真賞殆絕而東萊十七史詳節賞字誤刻奇字韓宗伯熟於南史而此句屢用却不解奇之爲賞又豈非古本誤之哉

儉爲共德

左氏莊二十四年傳刻其柄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

乃不可乎共字經典釋文無音而世人乃並讀為恭余竊以為非或有疑之者余曰杜註先君有共德句云以不丹楹刻桷為共蓋言世之諸侯無丹楹刻桷者故云共也若讀為恭則其義不可通矣况釋文無音果何所據而平讀乎後見司馬公傳家集訓儉篇云御孫云儉德之共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沒於物也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觀此可以證余之說矣近讀顧仲恭炳燭齋隨筆而共之義益明其

柳南續筆卷四

八

言云共之為義蓋言諸德共出於儉儉一失則諸德皆失矣今請得申其說假如為人上者而知儉則樽節愛養自不傷財害民是儉有當於仁也為人下者而知儉則制節謹度自不至納賄竊帑是儉有當於忠也就士庶論不儉者必多方奔走以謀生儉則身常閒而心常逸豈非善自為謀是儉有當於智也不儉者或多方諂媚以規利儉則閉門無事恥辱自遠是儉有當於義也謹服先疇菽水可以盡歡是儉有當於孝也有遺業可以處子孫且有遺法可以教子孫是儉有當於慈也衣

食所餘可以濟親友之急困者是儉有當於睦媿任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須儉以成者謂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居華亭之臯橋自少以詩文名國初與同里吳騏王光承並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是時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為盟主而宗伯亦屢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羣趨遊之天石忽投一詩云畫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

柳南續筆卷四

九

千官散無復尚書舊履聲宗伯得詩默然即日解維去又嘗遊金陵值龔合肥大會詩人於青溪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躍鯉舉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取名妓顧眉為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為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黃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嗚咽而天石坐門限上脫鞵跣足徐徐步歸出了無怍色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歲讀論語問塾師曰孔子何如人塾師

曰聖人又問曰今何在塾師曰已死矣即為之大哭而竟日不食

周鄧山

周容字鄧山明末鄞縣諸生入 國初遂謝去康熙己未有欲以鴻博薦者容笑謝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薦者遂止

稱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為有可貴焉春秋以書字為褒二百四十

柳南續筆 卷四

十一

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誌數十篇標題概稱官闕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為重是亦所以貴之也後世不明此理反以稱字為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稚子幼生無不蒙此稱者嚴觀察韋川謂在禮父母存恒言不稱老今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

笠翁詩韻

今世所行韻書惟邵子湘古今韻畧為可從汪西亭本

之為今韻畧縮為小本最便攜檢亦良書也有浙人李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轉大約本之於歷下輯要成都轉注兩書襲訛承謬亡足依據而其書久行貽誤後學正復不淺蓋其人畧具小慧全未讀書即如凡例中有古風近體排律絕句八字其意所謂近體者蓋專指五七言律也然則排律絕句非近體而何又謂未有作近體排律而用仄韻者不知唐人仄韻律詩甚多如樂天西樓月一首長慶集編入律體而方氏律髓亦收之然則非仄韻律詩而何此人之游談無根大抵如此

柳南續筆 卷四

十二

而在園雜志反稱為一代詞客且謂其所輯韻書頗佳亦感之甚矣

蘇蓼劬

蘇蓼劬名鳳翔字苞九邑人也讀書汲古為制義務宗先輩大家一洗熟爛屢試京兆不售而志不少衰當報罷時適際午飯遂輟箸不食從此噉粥及餅餌者數年至得舉而後復故其立志之堅如此推此以學為聖賢亦何患不成哉

總管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三四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黃太冲云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總管廟幾處則屬之於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澱山湖父子沒皆爲神元至元間陰翊海運俱封今職則是總管之稱又非生前所授也吾意本係守郡者之生祠而後人或以金神附會之耳

飲光誤論

柳南續筆 卷四

三

錢飲光力詆東澗之註杜詩見於與方爾止書其說甚謬恐貽誤後學爲一正之如中興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切去音子美達行在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東澗註中字云張仲切此本釋文也而飲光謂此中字本平聲東澗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已意改爲去聲然則經典釋文不足據乎蘇子瞻送王雱州詩有威聲又數中興年之句註卽引子美達行在詩亦將讀此中字爲平聲乎至謂子美中興二

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動業汾陽異姓王此三中字又何以不從行在詩例亦讀爲去聲耶不知中興之中原可平去二音並讀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飲光又謂中酒之中宜作去聲不當撫中聖人之說改爲平聲此說尤爲不通按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卽國策所謂中飲也顏師古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

柳南續筆 卷四

三

中也日知錄云中酒猶云半席顏注非是然則既作半席不當讀爲平聲乎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廓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蘇子瞻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無仄用者惟賔退錄載齊己詩穰低似中陶潛酒以中字爲去聲謂於義爲長看來此字亦不妨如中興之中平去二音並用若必以讀作平聲爲不通則不通自太白始矣至於判字應字難字之類義應從平聲者而或作去聲用義應從去聲者而或作

平聲用此詩家叶韻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為子美病謂東澗又何以回護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誤解閑情

陶靖節閑情賦自序云將以抑流蕩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則知閑乃防閑之閑與逸致閑情之閑迥別綴文之士竟不深考遂致誤認昭明既嘗為白璧微瑕即容齋三筆中亦以為寄意女色可一笑也

誤學漢碑

漢碑八分書歲久類多剝蝕後人輒效碑上字作剝蝕

柳南續筆卷四

四

狀此病自元人作俑至本朝谷口鄭篋尤甚何義門嘗言谷口八分書近日江以南頗重之然如人體患惡瘡甚可憎疾家次山為余述之余因笑曰若然則彼重之者亦大類嗜痂矣

梅蔡化俗

宣城梅定九先生享年至八十有九自為族長歷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有博戲者漳浦蔡聞之先生居梁山下環所居三百餘家當先生時歷二十年亦無敢有博戲者

瞿張殉難

瞿稼軒張別山兩公同殉桂林之難而一以從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優劣也善乎檠菴大師之論曰異哉吳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慾耐勞苦岸傲憤烈者而後能死吳人居長厚自奉園林音樂詩酒今日且極意娛樂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按瞿為吾邑人故稱吳人張為江陵人故稱楚人云

楊義士

柳南續筆卷四

五

稼軒先生死桂林之難有門下客楊藝者為之服衰經懸楮錢滿衣行則窅窅有聲號哭營市間見纓弁袴鞞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定南王收斂主人王聞而義之并同死張公尸亦許藝收焉時有永明王時給諫金某者為僧于桂林之茅坪菴改名姓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收斂瞿張遺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藝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金以其書遺瞿氏瞿氏子遂剗刷以行而不及藝由是兩粵及吳楚之間但知收斂瞿張者為金一書之力而藝竟泯泯矣後性因集中載藝事甚悉且曰

以吾書掩藝功在吾為竊名在瞿為負德是兩失之矣
按藝行二字碩甫自號二癡本吳江人也晚歲移家吾
邑

諸家論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錢尚書推為有明第一而黃梨洲則云觀震
川集試除去其敘事之作時文境界間或闖入求之韓
歐集中無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拖沓說去又
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望溪
方氏云震川之文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于繁者王

柳南續筆卷四

崑繩目為庸庸必非無所見而云然明史文苑傳云自
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從此鮮實學而妄談歐曾亦
不能無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免于後
人之議甚矣斯道之難言也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錢幼光田間集有云虞山不信詩有悟入一路由
其生長華貴沉溺綺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贖因題布
詞隨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
之所得耳苦吟之後思維路盡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

家所謂絕後重甦庸非悟乎少林云語不驚人死不休
驚人者悟後句也虞山不事苦吟宜其無驚人句矣而
錢湘靈敘撫雲集乃全襲幼光語以詆幼光今幼光因
間集刻本具在恐難欺人以所不見矣

南垣善謔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為人滑稽多智出語便堪撫掌有
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追入 本朝以原官起
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
座改為張石匠祭酒公故斬之以扇殪几贊曰有數闕

柳南續筆卷四

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
起朱字南垣亦以扇殪几曰無竅滿座為之愕眙而祭
酒不以為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

正錢錄

崑山吳及作正錢錄攻擊東澗不遺餘力同時汪鈍翁
復為之左袒吹毛索瘢勢談甚熾計甫草深為不平因
語鈍翁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
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
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

眾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然觀堯峯集中有與梁侍御論正錢錄書亦謂此錄非不義嚴而辭辨然其所列尚有未合處得無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推考證歟由是言之即鈍翁亦未嘗以正錢錄為定論也

修志所難

汪堯峰集載史兆斗之言謂修志所難者人物耳余竊謂凡修志者不常僅以前志為藍本須徧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載而見於集中者悉當補入然所謂名人者又必視其品詣以為重輕望溪方氏云高邑趙忠

柳南續筆 卷四

六

毅公有明一代可數計之君子也同時官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確乎有據者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其所載者可盡信乎誠哉修志之難難於人物也

虞邑流寓

賢人君子之所至爭攀舉以為重此志乘之所以有流寓也吾邑有應載者三人向未采錄殊為缺典因標其梗概以俟後之修志者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靖難兵破南京金川門先生時為守戍卒大哭慟云曾按籍勿

伍法令甚嚴先生夜走常熟之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岡中即岡中讀書焚膏繼晷多所纂述越二十餘年禁稍解乃仍歸故里周文襄公高其品兩薦為學官堅不應年八十有八卒事詳梅花草堂人物志及 詩小

傳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乙酉之夏奉母避兵於常熟之語濂涇見亭林集與館中諸公書又云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見日知錄行鹽一條又徐司寇憺園集有家兄孚若詩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鄉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謂窮鄉者即語濂涇也而亭林集

柳南續筆 卷四

九

中又有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續書來以詩答之之作其詩云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所謂江村非即語濂涇而何則知先生之寓居於常熟始自乙酉歲後遂久淹於此故云十載也 劉永錫字爾欽號刺菴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選長洲學教諭鼎革後不復歸隱於陽城湖之濱以賣席自給見者呼席先生錢尚書念其窮招之往不應越幾年竟餓死事詳沈歸愚學博劉先生傳而釋石林寄巢集中有和劉刺菴七護詩其小序云先生隱于南沙之畢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為

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按畢澤
在常熟之東南其地瀕陽城湖云

柳南續筆 卷四

柳南續筆卷四終



柳南隨筆 續筆序

柳南續筆序

王君東序者吾邑之老學也多識舊聞旁搜軼事解頤
同乎匡鼎便腹比乎孝先余之婦翁乃君共研之舊君
之女夫又余同袍之友焉神交於君蓋自疇昔矣年輩
既懸出處殊路徒蘊仰止之誠莫展如舊之契後余歸
山迨君暮齒始獲周旋杖履預奉緒言篇章往復投桃
報李方幸敘忘年之歡獲論文之益何意佚老有期龍
蛇夢兆嗟乎黃髮淪謝來學安仰君雅好著述嘗雜記
言事名曰柳南隨筆身自校刻翰墨餘暇復成續筆四

柳南續筆 序

卷卷中所載略同前編或語傳流俗不道於搢紳或論
涉詩文有資於風雅自君之沒今又數年後生末學日
就荒陋觀省此書亦足少助聞見余門生吏部郎方春
熙受經於君升堂親與邑人毛琛君嘗激賞其詩亟為
延譽觀茲遺編咸深追感思人愛樹矧伊手澤因與同
志校讐思廣流布以余曾接末塵請為之序余亦感慨
陳迹之存低徊晤言之日雖才謝元宴而情同本真
卷悽愴明其槩焉

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七月十四日邵齊述





2

韓門綴學

韓門綴學 目錄

韓門綴學目錄

卷一

題辭 易古本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先天後天音義 先儒說易之異 易三十六宮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 左傳筮法 禴祭

補逸詩 田間釋關雎詩義 迹熄詩亡

羔羊節儉 濯以救熱 小弁黍離

奔者不禁 文莫 九合 公冶子解禽語

蕭牆 多祗同音 娶妻先後

中庸大學注 格物 誠意

孝經今文古文 論語逸文孟注古事 孟子章指

三百六十律 古今樂器樂聲 五雅

韓門綴學目錄

卷二

史記景武兩帝紀 魏其武安列傳 史傳酷吏列女

魏延康晉元康 漢晉春秋 裴子野宋畧

托跋二解 可汗 宋遼金元四史

三史姓氏 一人兩史 同名

脫卜赤顏 錢方二氏注離騷 孔廟設像

四配 啟聖進封 文廟樂章 闕里世系

縣學 名宦鄉賢祠 四大書院 貢院防閑

山長 書院生 科舉 朱子同年錄

經義 論語科目 童科 童生 科日記

南北中卷 文武互考 武狀元 武舉 武學生

象學數學 朱學源流 道學之名

慶元偽學之禁

卷三

耕藉用牛	象輦	慶賀表箋
年號	生稱廟號	明廟號
諡因諱改	十七歲禪位百歲歸老	官品正從
移封	罰俸	公主駙馬
帶御器械	藩司臬司之稱	達魯花赤
樓羅霸都	好漢	府史胥徒
羨餘	青苗錢	尚右尚左
下埽合龍門	捕蝗	河淤田
信牌	印契	祭蝗劉猛將
船料梁頭	卑職之稱	船稅巡欄落地稅
砲 <small>大將軍 銳 鳥鎗</small>	木牛連弩千里船木馬	牛驛狗站 <small>使大使鹿</small>
無羽箭 <small>手箭</small>	死刑	標牌標槍
訊囚用刑	鬼箭	
番子 <small>橋頭</small>	謀殺故殺	驗尸格目
打十三		
卷四		
渾天蓋天	日食	歲差無法
七政體象	星有古今不同	宿度古今不同
十二辰所屬	二十四氣	納音
納命	孤虛旺相	九宮
棋藏乾坤策	志書	直隸省 <small>總督巡撫布政按察二司</small>
清苑	廣平縣有二	成安
青海	碣樓	伊犁
哈薩克	回部	河源
漢玉	鄂罕 <small>又作葛漢</small>	安南
緬		

卷五

衡山禹碑	穆天子傳 <small>嶺山石刻</small>	胥母山
孔褒碑	夏承碑	銅雀視
雪浪石	後魏刁遵墓銘	豐潤鼎
紂字受德有二妻	管叔周公	韓伯瑜
賈誼與鄧通不同時	諸葛子孫	陳思王
楊白華	唐十八學士	越國公
郭令公八子七婿	崔羣	韓文公
何易于高妹妹楊氏	唐大臣 周三臣 <small>馮道諸人</small>	邯鄲夢乃蕭嵩事
四女寺之說	楊誠齋陸放翁	太學生上書
大將通左傳	狄青盧秉	宋禮 <small>南莊分水</small>
楊海周二忠	鄭鄭	秦良玉
續編		
永樂大典 <small>圖書集成</small>	清文鑑	昌黎祭十二郎文有韻
臣僕	三拜	漢軍
由鹿呼鹿	冰牀	飛放泊
南嶽衡霍二名	樅陽	平于國
幹子城	永年丹墓	李椿墓不在永年
毛遂墓 <small>附程嬰公孫杵臼墓</small>	廣平府城壕種蓮	梁山樂
橋	銀鼠 <small>質孫</small>	緞
補子	荷包	引咎
假面	繩伎	蒙古醫
徙癩	禪五宗	天竺風俗
釋氏經律論記	文昌宮	奎宿
文昌化書	張惡子	真武神
關公諡及封號 <small>周將軍</small>	小聖	二郎神

張六五侯 海塘
杭城火災考

麻葛葛刺佛鐵四太尉
浙閩改建 宋太學

韓門綴學目錄

四

韓門綴學 卷一

韓門綴學卷第一

諸子十家終於小說小說十五家終於虞初周說班氏謂可觀者九家固以小說為不足觀也劉向采羣言為說苑列於儒家為後世說部書所自始後人說部益兼十家而有之而其中有禪學問者莫若宋之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困學紀聞及我朝顧氏日知錄班氏所謂六經之支與流裔非閭里小知者比也余生平無他嗜好暇輒觀書遇有疑惑必博引旁搜以求通其故雖則授徒旅館往往僻處一方少閱肆借人之助所考豈無訛誤而以嘗用心於此毫及而不忍棄擲爰檢其說經史者題曰韓門綴學分為五卷又續編一卷韓門余所自號取唐書韓門弟子之語綴學則劉歆所謂分文析字煩言碎辭者也其近周說者編之別錄汪師韓

易古本

自王輔嗣易行而後儒遂不知周易之古本朱子本義始改正之前

韓門綴學卷第一
代取士兼用程朱俗本取便合本義於程傳而古本仍失至折中又改正之今民間讀本既已不載程傳而本義又不遵朱子之本兩無當焉本義於象傳云象者周公所作之詞此本指爻象初九以下之文而言特以象者云云注於首行象上傳三字之下故云周公耳世儒誤以天行健一節作周公語者益不少矣按古本說亦不一古易十三卷宋史藝文謂出王洙塚上下經惟爻詞而別以卦詞為一象詞為二又分大象小象為二置文言於上繫下繫之前吳仁傑古周易以爻為繫詞以今之繫詞為說卦其言十翼梁劉勰曰易張十翼唐陸德明繫謂象傳繫詞傳上下繫詞各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為十二篇焉椅易學改繫詞上下為說卦上中以說卦為說卦下因漢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三篇隋書經籍志謂說卦三卷故也朱子之本蓋從呂東萊祖與呂微仲休以道說本畧同又周燔程可久迥各有考易次序而宋史藝文志載朱子易傳十一卷又

本義十二卷易學啟蒙三卷古易音訓二卷今惟本義為學者誦習未聞本義外又有所謂易傳十一卷者程子易傳九卷之外有易繫辭解一卷蓋程子以文言序卦歸於易傳不及說卦雜卦故繫辭解別成書也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祇有五十先儒解者不一朱子謂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行之而各極其數則合為五十矣安溪李氏推明其義曰河圖積數五十五洛書積數四十五河圖贏五數之體也洛書虛五數之用也大衍酌河洛之數之中而兼體用之理之備其說精矣若諸儒所言則有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此乾鑿度及漢京房之說也謂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凡五十大極即北辰居位不動而用四十九此漢馬融之說也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用

韓門後學卷第一

二

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九此漢荀爽之說也謂五十有五減六而用四十九其六以象六卦之數此魏董遇吳姚信之說也謂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此漢鄭康成唐李鼎祚之說也謂艮少陽數三坎中陽數五震長陽數七乾老陽數九兌少陰數二離中陰數十巽長陰數八坤老陰數六總有五十而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此唐崔憬之說也謂太極生兩儀則陽儀一陰儀二衍而為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為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為三十六通太極之一是為五十大極者數之所自起而非數也故虛之此宋咸之說而近儒汪琬取之者也謂著法天地必以五行運於中大耦則五十小奇則五也若舉大去小致奇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一皆盈而不用此北魏關朗之說也謂木東金西火南水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為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為成數土止五數

不須更待合五行為五十則大衍數也取四十九者用也此宋沈括之說也謂一二三四五以生數自乘乘之為五十而一無倍為四十九五十五一三五七九以奇數自倍倍之為五十而一無倍為四十九者此宋羅泌之說也以上諸說皆紛紛委曲而詞或失之過又有謂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此漢王弼之說而齊顧歡與之相同者也謂天一居尊不動天五退藏于密其用四十九者此宋劉牧之說也謂惟四十九乃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非四十九則不可得此宋郭忠孝之說也謂去其五以為大衍之數非去也十其五則五者在其中矣此宋王宗傳之說也以上諸說皆約畧含糊而詞又失之不及竊思揲卦用著史記曰著百莖共一根揲謂著千歲三百莖此乃希有之物五十者用其半也何以用其半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圓謂著數七七七四十九用止此耳故置其一其一本無用也其事淺而易見諸儒深求之而反致支離然則大衍之

韓門後學卷第一

三

數與天地之數各自為數何必牽併以為言又况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合之正得百莖之著數哉

先天後天音義

易文言傳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儒有謂邵子先天後天之說原本孔子者按易中先後二字皆讀去聲邵子所謂先後者先讀平聲後讀上聲其音與義各異昔劉昭補後漢書律歷志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稱後天朔先歷朔謂天之朔先於地之朔也或在晦月見又馮恂作九道術太史令以其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晉書律歷志云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歷依易立數魏黃初中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徐岳謂劉洪以歷後天翊所增減十術新立猶未就悉晉書紀瞻傳瞻與顧榮論易榮曰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瞻曰老子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理也唐書歷志云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

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宋史歷志云會元歷後天十
一刻統天歷先天一辰有半元史論諸家歷法分注孰先天孰後天
凡所云先後者其音義皆與易同至唐明皇即位之始改元先天
睿宗之太極元年明皇以七月即位於六月改元先天則先天之名所自始也先天之圖邵子本之陳
搏邵子不以爲孔子之言而後人乃強附之不惟上誣孔子亦厚誣
邵子矣或曰干令升注周禮三易云伏羲之易爲先天神農之易爲
中天黃帝之易爲後天此邵子先天後天之所本干氏有周禮注十
二卷僅於隋書舊唐書之經籍志載其名其書已亡此言不知見於
何書之所引且周禮太卜三易之瀆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連山歸藏乃因周易之名亦稱爲易則易之名且自周始有安得三
皇之世便已稱易哉宋王欽若編次黃帝事賜名先天說此先字繪年說

先儒說易之異

先儒釋易多有異義雖臆斷杜造所不能無而學者不可不知也如

韓門綴學卷第十一

四

乾三夕惕若厲爲句淮南子及王氏弼皆同屯初磐桓利居爲句魏
明帝徵管寧用之此其句法之異者隨象元亨利貞无咎鄭氏謂無
此四德則有凶咎是以无咎爲无則有咎也天位地位乾鑿度謂二
畫以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易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
之下中上亦然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爲應則是外卦皆天內卦皆地
而無人道矣九家易謂坎爲可如可貞不可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之
類夫可乃言其理何象可言哉坤上龍戰鄭氏謂聖人喻龍君子喻
蛇上六爲蛇雜以龍是增一蛇象矣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
帛以詔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宋儒或據此以釋屯五之大
貞凶然於小貞何解也蒙初筮比原筮荀氏以再三爲三與四王氏
應麟以蒙二在內卦爲初比五在外卦爲原然蒙言再三不止於再
徐進齋謂二當初筮之中上居再筮之上則以居三爲三而居中者
何又云初也需鄭氏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畏上坎也李氏陽冰

謂需下而字當從天今觀唐武后時碑天宇正作而字何可取以說
經也師丈人吉子夏傳改爲大人以此毒天下王肅蜀才崔憬俱改
毒爲毒謂亨毒也師何以亨毒天下哉師或與尸先儒多云與者衆
也尸者主也夫師亦訓衆衆或衆主文義不安矣小畜密雲虞氏曰
密小也兌爲小則是小雲不雨矣小畜月幾望或以上變坎爲月或
以先天坎位西後天兌位西故兌卽爲月夫小畜之上變坎則之需
爲雲何云既雨兌之爲月何獨言於上也履虎尾虞氏指以兌爲虎
乾履兌者爲俗儒然與履帝位之文何解也泰初拔茅茹鄭以茹作
牽引解泰五帝乙歸妹乾鑿度以帝乙爲湯京房載湯妹之詞或
又以帝乙爲太丁之子紂之父者則以左傳哀九年陽虎筮遇泰之
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氏又謂坤爲乙近儒又有謂命乙皆
木者不幾於張邯之皇帝莽乎否之匪人石氏介謂否之者匪人也
天也明來氏知德本之諉之於天似非勉人意也大有四匪其彭子

韓門綴學卷第十一

五

夏傳作旁干氏寶則曰彭亨騎滿貌也豫闕氏朗作豫備解也豫上
蓋晉通雅曰舊古作貨一作裁京蜀作攢馬作臧荀作宗虞作叢叢
合也唐陸氏希聲作捷速也皆疑古無替字耳杜詩蓋替喧極馬唐
人固讀爲替也蓋巽先庚先命之義馬氏融以艮爲先命巽爲後命
先後各三日則三乃無定之詞虞氏翻以先命三日賁時後命三日
无妄時以爻變爲說朱氏震因推明之謂巽一變大畜乾納命再變
賁離爲日乾三爻在先先命三日也三變頤四變噬嗑離爲日五變
无妄乾納命乾三爻在後後命三日也頤何以變自初至五而不及
上乎蘇氏軾謂日有六命先命者命子命戌命申後命者命午命辰
命寅先庚者庚午庚辰庚寅後庚者庚子庚戌庚申然於巳日乃革
豈其全用六已耶吳氏寅謂先天命在東離位逆數離震坤三位至
艮順數離兌乾三位至巽頤離之一位又爲先又爲後何也吳氏澄
引漢書元鼎元年詔曰先命三日後命三日丁酉拜況於郊注云內

事用柔日辛丁皆柔也然於卦義何取來氏易同於馬氏然謂巽先於命良後於命則先後又互異而其釋巽又舉圖謂良巽來兌庚方於西抑思先天之庚乃坎也豈兌乎近胡氏煦於巽則由兌順數逆數各三位為說於蠱則謂月滿象乾之陽巽陰始艮陰盛兩皆自消乾出故借純乾發始終之義大陰消陽何以治蠱哉臨八月有凶鄭氏以為周建子之八月荀氏以為兌乃夏建寅之八月也范氏以為否乃殷建丑之八月也更有以少陰數八為說而盡黜諸家者則陳氏也觀風行地上說文謂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也噤嗑利用獄李氏過遂於六爻皆以獄解謂五君四臣二三吏因有以滅鼻滅耳為剽取之刑得金得矢為鈞金束矢者即王氏肅謂金矢所以獲禽故食之反得金矢亦曲解也賈四蟠如鄭陸作蟠荀作波董作槃翰如或作寒如馬荀則云高也鄭則云猶幹也剽四以膚崔氏謂牀之薦席若獸有皮毛也復七日來復李氏鼎祚謂剽陽盡於九月隔坤

解卦學卷第十

六

一卦六爻為六日復一陽生為七日又有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者矣坊記引不耕穫不菑畲下有凶字後儒或遵之以未富為無此獲富之理論語及緇衣引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無貞吝字後儒或據以剛經矣大畜四童牛之牯鄭謂良手持木以就牛足又謂牛無手前足施柁也大過棟橈句氏微謂屋壞也二五枯楊鄭以枯音姑謂无姑山榆穉作莢謂山榆之實也老夫女妻老婦士夫之說先儒多以初本為少上末為老近任氏啟運易學洗心謂乾初命子巽初辛卯乾長於巽三十有八乾上壬戌兌上丁未兌長於乾十六也坎三險且枕鄭作檢謂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也坎四樽酒蓋貳用任鄭謂震上交辰在丑丑上值斗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蓋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如缶也離五沓若荀作池一作池也咸感也王氏應麟有感感無心兌說無言之語然何以解於夬決之無水也咸三亦不處也虞謂巽為處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咸五咸悔馬

以為背鄭以為脊肉虞以為夾脊肉王氏肅以為在背而夾脊陸氏佃以為喉中膈核也上滕口說虞改滕為勝也遜上肥遜舊或作蜚也晉康侯毛氏奇齡謂周禮民功曰康謂其有功於民然周禮乃民功曰庸非康也晉四庭鼠九家以為螻蛄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窮四爻當之明夷箕子漢趙賓謂萬物方芟茲也明夷二夷左股馬王皆作左股云日隨天左旋姚又作右槃也家人風自火出馬謂火以木為家朱氏震引黃帝書謂東方生風風生木風火同生於木也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荀謂五父四子三兄初弟則子乃女子而兄弟不知為父行為子姓矣虞謂五父三子初兄三弟初夫四婦則兄在弟下婦在夫上矣李氏鼎祚謂五父二母則母居子婦下矣朱氏震謂乾父坎子坎夫離婦巽長女離中女為兄弟則兄弟乃女兄弟而離為婦又為弟且巽女無夫矣吳氏

解卦學卷第十一

七

澄謂上象父亦象母則一爻兼兩人即謂儀禮饋食妣配考不別設位此乃死父非生父矣毛氏奇齡謂父在六為陰同於母母在一為陽同於父則有兩父兩母矣即本義上父初子父無母配而三五外又增一子也睽三天且剽馬謂刻鑿其額曰天胡氏瑛謂天當作而而去鬢髮也睽上說孤馬鄭虞王皆作悅之壺也蹇二王臣蹇蹇沈氏括謂王與臣皆在蹇中也損初已事或謂竟其事或謂已止或謂已疾或謂祀事也十朋之龜鄭處兼舉爾雅十龜則以十龜為十朋矣崔氏憬謂兩貝為朋則以新莽之制為經說矣侯氏行果謂兌為澤龜貝為山龜坤為地龜震為木龜坤數為十亦以十龜為十朋也又有以兩龜為朋者則十朋乃二十龜矣夫五竟陸孟喜以竟為山羊說文作竟音究鄭謂竟陸一名商陸荀謂陸差堅於竟虞改為莞陸乃莞笑雅陸之意邱氏光庭且以決竟決陸為夬夬也姤女壯勿用取女鄭謂一女當五男王氏肅曰不正蘇氏軾曰無適應也姤初

金柅子夏傳作綱王氏肅作柅范氏長生作尼說文以為雙柄又為木名項氏安世謂絡絲柱以木為之跗也麻豕多言弱小然與女壯義背觀大壯之羸角王氏肅作縲鄭處作縲范作縲張作縲則此亦當謂室得與井羸同也始二包有魚虞謂冠尉也羣二用論有論齋躍之不同也困剛揜鄭謂坎為月互離為日兌為暗昧日所入也困初株木九家以為枯程子謂無枝葉仲氏易以為根也并羸馮馮氏椅謂縲文從井无器也古無柄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罌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為柄從正則又无為之也任氏啟運引吳準齋謂伏犧時未有井文王時有井古者掘地及泉以木實其底構其旁則泥有所護汲不至濁泉眼亦無窒塞也羸者荀以為拘虞謂鉤羅也舊井无禽王氏弼謂禽所不嚮何氏楷引杜詩鷓鴣窺淺井以証也井二射鮒子夏傳謂井中蝦蟆也羣三三就或以繁纓五就七就為解象異繩也震來虩虩陸氏希聲以為蠅虎也億喪貝虞

韓門綴學卷第十

濟四震用伐鬼方或以震為擊伯名也屯象經綸鄭劉以綸為論也觀風行地上易外謂古作觀即風字故觀者風之卦也夬象居德則忌王以則忌作明禁也至如說卦廣象先儒多有異解則已詳見於說卦傳箋

易三十六官

邵子詩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官都是春其言三十六者雖同漢家離宮之名要之必有所指而昔賢之說有謂自乾一至坤八積數得三十六者劉有謂三男各五畫一陽二陰共十五畫合乾畫為十八三女各四畫一陰二陽共十二畫合坤畫為十八分畫得三十六者鄭有謂十二辟卦六陽辟凡三十六爻從臨泰大壯夬乾六卦陽長陰消六陰辟凡三十六爻從遯否觀剝坤六卦陰長陽消奇偶配成三十六者龜雲有謂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積八積二十八得三十六者麻衣有謂三百六十日每十干為一旬以三十六句為三十六者防其說各異近有灤山張進士名必剛字健夫進士知縣著書曰濬元又益三說其一謂乾坤坎離不易者四震巽兌反易者二六因四因二亦三十六其二謂日出入朦影各十八度共度三十六其三謂乾之策本二百一十有六何以有二百五十二以加三十六而得坤之策本百四十有四何以有二百五十二以減三十六而得也又有沈副使名青字其於易詩春秋各有論著其論三十六官指方圖言方圖縱橫各得八卦其外圍迴環二十八卦象如城垣除此外圍則中列六六三十六卦亦一解也殊不知邵子自有論三十六官者朱子語類嘗述之讀書者自忽畧耳語類云三畫之卦只是六卦此謂震兌巽艮卦即六畫之卦以正卦八乾坤坎離卦加反卦二十有八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蓋天根者陽生於子月窟者陰生於午而來往即反卦之義都是春即暗卦之義此其說似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已先有之然麻衣新說乃南宋戴師愈之偽撰是正戴竊邵

韓門綴學卷第十

子之說亦猶冕以道學邵子之學而所作易傳乃託名於商瞿也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

易文言傳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程子易傳曰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蓋因離卦象傳有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語故以本天者為日月星辰竊思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為體是日月星辰即天也不可以物言文言傳明乾九五爻聖作物觀之義所取與離象各異考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鄭康成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其動物有毛物鱗物羽物介物羸物五者其植物有阜物膏物藪物蕪物五者孔穎達易正義本此為說謂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動物亦運動植物無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李鼎祚集解引唐崔憬之說謂動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朱子本義大概綜括程傳獨此條不從程

韓門經學卷第一

十

左傳筮法

大易觀象觀變之法莫精詳於左傳而注疏及林氏所解往往有誤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取棠姜筮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按三本互異於是謂從風坎變巽則風象不在上而在下隕者自上而下也坎失其夫男之象而但有巽風大過棟撓之凶在三也從言貞隕言悔杜氏以坎變巽為從風似非其義隕即指風似亦不必謂風隕物也又陸氏謂當以風隕妻為句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取其說然先儒謂大過有死象繫詞傳曰死期將至茲竟變為大過則期已至矣故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先夫謂棠公已死是隕謂男不謂女明矣陸氏特因不見其妻之文以為隕妻顧氏則以襄公二十七年滅崔氏東郭姜益崔子至則無歸乃益於事有合而取之然崔子死而猶尸於市其事實起於棠姜是乃妻不可娶之故豈以喪其妻為無歸耶其曰困於石往不濟也

韓門經學卷第一

十一

之外為往從風故欲往於上濟者濟坎水中有石則人為石困困自否來二在否當乾艮爻濟水為石所碍故不濟林氏以進遇九四九五之剛為石亦非也其曰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坎為叢棘二據二上為據非所據而據故有傷而杜氏乃以蒺藜為兌澤之生物而險者是皆誤以石與蒺藜之象為在上卦耳又昭公五年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卜人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又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當二在日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所謂十時十位者即昭公七年辛尹無字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大臣大夫士士臣士士臣士士臣與臣

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命乙為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昃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為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而杜注謂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是乃以後世之十二時而論古之十時誤矣其曰明而未融者日火外光在兩陽爻初變陰故未融而杜以謙道卑退為說亦非也曰其在旦乎者即後之言當三在旦九三為謙之主爻於時為三之卿位於日即為三日也離象破則無大腹之象故為不食亦不必謂日非食時也其曰日之謙當鳥者明夷之初自小過之四而下小過固有飛鳥之象自上而下故為飛而垂其翼若楚邱以明而未融釋垂翼者此是論筮非爻象之本義也謙三五震主動故曰象日之動非泛言日也此皆承日之謙之文而言其曰火焚山山敗夫變離為艮艮正山象何云山敗乎蓋山因焚而見林氏以草木焦枯為山

韓門綴學卷第一

三

敗是也杜氏注於人為言敗言為讒二句曰艮為言為離所焚故言敗艮何以有言象言乃離火之聲艮為闢寺是有敗言之讒言與山自屬兩象而杜復以離焚艮為言敗遂不得不強以艮為言矣余於左傳之注此二處不能無疑其他顯而易者不必述也漢後精於卜筮者魏則管輅元魏則顏惡頭三國志管輅所載筮卦俱不言何卦而魏書顏傳則云有人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更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有三天人來迎我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其言按父者乾象三至上互大過死象故云父已亡上六在天位之上故上天在兌上為日艮日艮之離嗟大耋出於兌口為哭聲外乾伏坎聞於坎耳也兌本乾體變復於乾是更蘇也兌口得陽為有言此顏所言也互巽為疾兌金遇離火則伏故卧離日為年離陰當三故三年巽為雞兌變乾居乾之艮

爻艮象鳥喙雞鳴時也中爻互家人故象舉家乾三畫象三大人上爻變則上四爻互姤姤遇為迎來者自外來也履虎尾乃驚象此其子所述合於易象者也兌乾皆為金一日金生水內卦兌澤也二日水生木中互巽木也三日水生火互離為火火仍克金而卦無坤土生金故亦去且死而蘇乃引兌未光之義蘇而去乃視履考祥而不能周旋無虧故不能貞下起元而吉也此蓋以左氏之法求之而見為如此所最不解者趙葵行營雜錄載宋徽宗大觀二年秋立御製易運碑於延福殿東壁其卦乃无妄之小畜三四爻皆變自宣和一年至高宗紹興七年而止其間方臘之叛苗劉之亂劉豫之僭與二帝之北狩高宗建炎紹興之年號皆前知之此以數言故非若象之有迹可尋也宋史方技傳劉襲襲偽位命周傑筮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國祚五百五十而南漢世家謂筮遇復之豐則豐無土象應是世家誤書其後五十五年適符五五之數至近人見左氏所載皆

韓門綴學卷第一

三

是一爻變喪九年筮艮之八是一爻不變因謂古占易卦惟取六爻皆變六爻不變與夫一爻變一爻不變之四者若是則易之占但有三百八十四爻及六十四象凡四百四十有八而盡矣安有四千九十六卦引伸觸類而不窮哉至引昭二十九年龍見絳郊蔡墨對魏獻子有在乾之姤及其同人其大有其夫其坤坤之剝皆舉之卦以為專指之證夫此乃論易非論筮也曰姤同人大有夫坤剝者為其象潛龍見龍飛龍羣龍戰因論龍而舉之故乾不曰其履其小畜而坤亦不及復師謙豫比也其曰乾之姤坤之剝乃當時稱爻之例猶之襄二十八年子太師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宣十三年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耳豈論筮哉又疑無占者筮至再三如昭七年孔成子筮屯又遇屯之比國語晉公子筮遇屯又遇豫夫遇屯則直占屯象可矣並不聞屯之變有兩三爻以其無占而又筮也蓋其再筮乃書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耳況國語有單襄公謂成公

之歸晉筮遇乾之否豈非三爻變之明徵乎其曰必三取君於周乾陽為君三陽變為三取是固不可以盡之千乘三去五年復之南國

禴祭

易於萃之六二升之九二俱曰用禴既濟五言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按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生與祠春嘗秋烝冬並為吉禮詩毛傳亦謂夏曰禴而王制祭統皆有春酌夏禘之文鄭氏謂是夏

禴祭

祭皆省初非謂春獨省也夫周之春夏先於殷之春夏僅一月何乃移薄祭之名於盛夏乎竊考周書周月解周改正朔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若萃之用禴乃因假廟之文升又因萃而及之詩曰吉蠲為禴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用禴即是假廟致孝享耳未嘗有從薄之義于令升謂非時而祭曰禴文王四時之祭皆以禴禮謂既濟九五坎坎為豕禴祭以豕而已此屬臆度非有明據夫郊祀殺牛者天子之禮諸侯則不禘嘗則不禴不得比天子四時皆祭故殺牛與禴祭對舉猶云天子之祭諸侯之祭耳而豈以經稱禴祭遂謂不殺牛乎楚茨之詩曰濟濟將將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闕官之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夫禴與烝嘗等耳烝嘗有牛矣禴獨無牛乎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時祭非無故也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非社稷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牛有不同而祭固不以牛之有無為別也至先儒或改禴作淪漢書禮樂志諸

字易之文亦無有作禴者明何氏楷又曰禴以樂為主坎為律又為耳主聰故取樂象九曲說也若三卦所以取夏祭之象者萃二乃坤之離爻而居純坤伏離之位既濟五居重離之末升則以卦象南征而取之豈虛設此象哉

補逸詩

宋大中祥符時毛詩博士沈明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為三百篇之首今別撰二篇為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為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朝廷嘉之邱光庭謂其首尾乖張自相矛盾斥其狂謬妄作及觀光庭所撰兼明書則又自補新宮三章左傳宋公卒昭子賦新宮儀禮下有新宮注云小雅逸篇也茅鴉四章左傳叔孫穆子使其詞乃至淺陋而欲以追配國風小雅可乎晉東晉有補亡詩夏侯湛亦有續周詩明鄭世子載增亦有補亡詩六篇至唐則元結補十代樂歌自伏羲網神農豐軒轅門少昊淵顛項五高辛六陶唐咸有虞詔有夏大義

禴祭

有殷馘並為詞以補之皮日休補九夏之奏系文九篇周禮注九夏皆詩元皮俱詞義平近似涉於妄不得以稗操樂府藉口也山海經云夏后啟上三嬪於天獻美女于天帝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啟登天而竊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辯九歌郭璞注山海經以為天帝樂名王逸注離騷以為禹樂其後屈原作九歌宋玉作九辯特用其名而已非補其詞也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左傳公子賦河水國語泰伯賦鳩飛周禮趨以采芻注云樂名或曰逸詩周書明明崇禹生開世序解篇入進前獻明明三統首孔見注云詩篇名皆逸詩是有不勝補者其若逸詩之詞見於經傳者禮記之坊記中庸緇衣射義等篇與夫大戴禮汲冢周書左傳國語家語戰國策管子晏子墨子莊子列子荀子呂覽淮南說苑列女傳史記漢書等書時一見之而如論語之素以為絢唐棣之華孟子之畜君何尤尤其顯然者矣

田間釋關雎詩義

關雎之詩。鄒氏忠允以太姒為文王之繼妃。龍眠錢飲光名秉鑑字切光又名澄之著田間詩學。推明其說曰。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或疑官人不知何指。如謂王季之官人。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何預於王季。官人之愛樂也。如謂文王之官人。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從之。未

有夫人未至。先有官人者也。考皇王大紀。昌為世子。娶於有莘曰太姒。謂太姒至時。王季故在。文王無官人審矣。然嘗讀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為文王。即位之初年。其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一皆由於文王。夫娶妻必待父母之命。父在。子得自主乎。

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即位。不知太姒此時為年幾何。若正當及笄。則文王且五十。齒不相當也。大明又曰。纘女維莘。纘繼也。疑太姒為文王繼妃。因悟大紀稱昌為世子。娶於有莘者。非太姒也。意必前有莘女。不祿無子。文王中年再娶於莘。而得太姒。有不如之德。

韓門綴學卷第十

因有則百斯男之慶。若是則關雎為文王官人之作。亦足據矣。且也。史記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是武王即位時年四十八。在侯位十三年。以六十歲克商。又後四

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沒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十五生武王。明矣。大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如以太姒為始配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當文王生武王時。太姒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後。如管魯蔡曹鄘霍衛珣。皆同胞也。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耶。又注大明詩云。文王為世子時所娶之莘女。非太姒。姒之姊也。故曰。倪天之妹。明有姊也。曰。纘女維莘。明以莘女繼莘女也。其曰。長子維行。行。嫁也。女子有行之行。此自有莘氏珍重其女。而尊稱之。以禮重嫡長故也。然則仲任與太姒。皆不居長。厥後周人。凡稱女。每以季女為貴。豈不以此哉。即謂太姒居長亦可。太姒之姊安知非其伯邑考之女子。後漢書管仲傳。管仲妻文王。一妻。後漢書。又三國志。魏王明。疏云。周宗。同。稱。于。軒。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

韓門綴學 卷一

迹熄詩亡

王迹熄而詩亡。趙氏以頌聲不作為亡。朱子以無雅為亡。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唐楊士勳若風雅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列正。豈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雖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衰何以謂之迹熄乎。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陸清獻嘗取其說而言之不詳。余於近代儒者得數說焉。桐城方氏中履古今釋疑曰。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溪

李文貞公曰。畿內之地。亦有風。諡雖兩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閱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為盛衰也。觀二南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况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復無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為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為王風。以為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沒。今也日感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又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緣說者謂皆周公制禮作樂時詩。遂以為非二王別為解釋耳。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為詩亡。常熟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詩何以作為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尚負包茅。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詞。思

韓門綴學 卷一

四五一

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羣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邾郟大鼎狡啟於荆尸滄內遺封下夷於九縣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謹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已墜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微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又崑山顧氏炎武日知錄曰邾郟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又曰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惟何彼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

羔羊節儉

羔羊之詩小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漢宋諸儒遵其說而不易然於所謂節儉者則俱解之未明鄭氏以退食為節儉固未有當孔疏曰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宋李迂仲樛曰以羔羊為表而五純可以見其節儉意皆未明竊思毛傳謂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大夫在朝禮當羔裘何由見其節儉至五純之解毛傳曰

素白也純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次章曰革猶皮也絨縫也三章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朱子集傳於首章曰絨未詳蓋以絨飾裘之名也次章曰革猶皮也絨裘之縫界也三章曰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若是則皮革無別純總無分三章一意與今詩之押韻奏韻何異哉蓋其文義以漸而進故合三章而節儉乃見但觀首章未見其為節儉也皮者合毛與革之名一裘需五羊之皮履屨歌云百里裘初製我時五羊皮宋范處義詩補傳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五皮自須用五皮之線孔疏云絨素絲為組綯以英飾裘之縫中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飾非線也其說未當而線必用素則今之縫裘者皆然皮之縫處在革革無不白故用素絲是亦何足為異純者元胡雙湖一柱曰縫之突兀為純此乃線隱於毛中之貌羔裘黑而絨用素黑白不同而純則不顯次章言革則裘散毛脫而素絲出矣孔疏謂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絨者孔疏引孫炎云絨縫之界域毛脫而五皮之聯絡處其界域顯

濯以救熱

然也三章言縫則不但毛脫而革且破裂裂無定處所以縫之者或縱或橫是之謂總總有縱橫之義也三章之淺深層次其字義分明若此解者自忽畧耳

大雅桑柔之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近人解此皆謂執熱之人須先以水濯手而後熱可執此錯解也詩毛公傳曰濯所以救熱也鄭箋曰逝猶去也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孔疏曰誰能執大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語尤明顯孟子趙注曰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孫氏疏曰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濯在執熱之後所以謂之救熱朱子注詩注孟子於不以濯句並無釋詞惟以逝為語詞不作去字解此義遂晦但即以逝為語詞要於本解無碍也且左傳曾引此文矣襄公二十一年北宮文子曰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夫救者救

于事後未有事前云救者也。毛公正用左傳之文，而後人何為異義哉。

小弁黍離

小弁之詩，中山王劉勝以為伯奇之詩。王充論衡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趙氏孟子注曰：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以小弁為伯奇作，此必齊魯韓三家有此遺說。至詩小序，則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孔穎達正義曰：太子，宜咎也。毛傳曰：作咎，正義從之。乃孟子趙注本指為伯奇之詩。而孫氏作疏，却引史記幽王之事，且云：伯奇，宜曰也。合兩人為一人，不已謬乎。朱子詩集傳，直以為宜曰所作，謂序云：其傅作者，不知其何所據。而於孟子集注，則仍云：宜曰之傳作此詩。按詩正義曰：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傅意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此朱子之

韓門綴學卷第一

手

所以仍遵舊說歟。陳思王食惡鳥論，又以黍離為伯奇弟伯封所作。未知所本。

奔者不禁

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於不禁，句云：重天時權許之也。後儒或直以奔為淫奔，或以六禮不備為奔。李穆堂方望溪兩先生解此各持一說。余考魏鶴山讀書雜抄云：若字當讀如子若孫之若。謂使媒氏會合婚嫁，苟有奔者而不為之禁，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皆宜之罰。非謂權許其奔也。據此則若之云者，與也及也。是豈舉此二者皆當罰也。當時惜未以此說質之兩先生。近見望溪先生周官注，以此條為王莽劉歆偽造，入之文。

文莫九合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直齋書錄解題云：晉樂肇駁文莫之說，據論語駁文莫之說，謂勉強為文莫，亦不傳。通雅曰：陳駁雜識云：燕齊謂勉強為文莫。

方言侔莫強也。若云努力樂肇言勉強為文莫，儘教即是強意猶解。鄭重為煩煩，當以言外會之。是則文莫二字相連，乃春秋時語。此如漢書江翁傳云：疑者邱蓋不言。注云：齊俗以不知為邱也。又患得之注，何氏云：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則孔子又為楚語矣。他若不可小知注，王氏曰：不可小了知，反古之道。注曰：謂曉一孔之人。疏

孔謂孔安公所出，事有多矣。惟曉知一孔之人，了知一孔，必皆當時語也。因思桓公九合諸侯，疏引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據范甯所注，十一會之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殊覺矯強。春秋襄十一年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杜氏注亦與九數不合。疏引服虔四年至十一年也。九合之數，疏與杜氏同，而又謂諸侯此事，於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共九年。九合之數，亦與九數不合。疏引服虔諸侯九合，亦與九數不合。疏引服虔諸侯九合，亦與九數不合。亦春秋時語。如云九有九圍者，然初不必改九為糾耳。

公冶子解禽語

韓門綴學卷第一

圭

論語邢疏曰：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綬，以其不經，今不取也。周棨園書影云：啣啣噴噴，勺的跡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此公冶長辨雀語，見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後人注沈詩者，引此數語，則是治長之災由雀致矣。何云免俗，傳治長知鳥語，曾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嗚曰：齊人出師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為大夫。此雖不根之語，度亦有所自來。佺期詩指此也。前段散見他書者，皆稱論語疏不學者，直疑為邢疏之疏。豈知邢疏先已不取乎。蓋邢疏之前，作論語疏者有三：梁皇侃撰疏十卷，南史儒林傳：皇侃撰論語義疏十卷。但稱論語義疏。於何晏所集七家之外，又引荀爽、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奕、李克、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而成疏。又舊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褚仲都論語講疏十卷。此所引禽語，正不知為皇為賈為褚也。

蕭嵩

蕭牆之說有二鄭康成曰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金仁山謂屏以限內外肅疏可通望故謂蕭牆按劉熙釋名曰屏自障屏也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屏與蕭牆各自為訓蕭本艸名艸之名蕭埤雅謂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蕭竊疑可祭之物不一何獨此取肅敬肅有先妙切之音草木之字多從諧聲非有深義其他見於經者蕭蕭馬鳴在車徒整肅之時漢食貨志蕭然煩費意同騷然因思楚詞之蕭條亦是搖動之意因蕭索而轉為疎通乃後世之語如後人文詞所云蕭騷直作寥寂解矣蕭之言肅當從漢訓為古

多抵同音

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邢氏疏云古人多抵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抵見疏解云抵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炎炮影清醕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

韓門經學卷第一

三

為韻此類眾矣故以多為適也按李善注文選改多為致而云廣雅曰致多也考廣雅釋詁有繼續縷縷結紉紉等十一字並訓為多其偏旁皆從多張揖魏人在西京賦後李注似據廣雅以改漢文矣邢氏豈不見文選者必所見別有善本不然何遽緣以說經耶至如詩魯頌閟宮云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多與犧宜為韻多之音支經固有之易復之初九云无祗悔九家作多此即不取過之義後人以不抵於悔為解遂不知多祗之同音耳

娶妻先後

江南望族有聘妻因病辭婚別娶士族女其後聘妻病愈復來歸兩婦皆生子至其家修譜時前娶之子謂其母出士族又先娶以後娶者為繼室後娶之子謂其母聘在前乃元配以前娶者為側室或以問余余按古之繼室有二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此繼室即元

韓門經學卷第一

三

妃之娣姪始娶元妃時之媵也昭公二年晉平公少姜卒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韓起如齊逆女此繼室乃娶於夫人卒之後者也金史后妃傳云媵為繼室各以其敘無三媵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敘所云以敘應亦臆度之詞若後世所謂繼室皆是妻死而更娶未有兩在而一為繼者也且嫡庶初不以前後論晉晉文公出亡狄人以廣咎如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其後歸國文公以女妻趙衰是曰趙姬趙姬請逆叔隗叔隗來趙姬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文公之女豈不貴乎貴女為妾此見於傳者也且文公已妻季隗矣及其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公既歸迎夫人於秦不以季隗為夫人也後娶為妻此見於史記者也至如晉書禮志所載一妻者王昌劉仲武吳國朱某鄭子羣皆處亂世昌子羣皆以與前妻隔絕仲武以出其妻別舍朱以入晉晉賜之妻當時廷臣多以後妻為妾為繼室亦有謂兩妻所生之子宜互相為

中庸大學注

中庸大學皆孔氏遺書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舊唐書載戴顓禮記中庸傳二卷久已無傳自經宋儒脩明中庸與大學並重其兼注兩篇者若司馬溫

公中庸大學廣義朱子集注之外更有或問至若張無垢中庸說大學說則陽儒陰釋為朱子所譏者也其獨注一篇者大學有呂氏大學解朱子謂其未能不惑于淨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此與無垢同譏者也中庸有程子之解朱子中庸集解序謂道不為今世所傳陳公之所序者乃蓋前日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意不稱而火之矣又楊中立鬼以道游定夫三家各有解郭立之孝有燕山中庸說項平父世安亦有中庸說而石子重孰更集周子二程張呂臨謝銀游酢楊時侯良十家之說謂之集解世學之中庸輯覽序云集解不可復見朱子序之又為刪其繁亂別名輯畧今獨或問輯畧余家有之餘但散見於大全耳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四書列大學於中庸之前者蓋大學乃曾子之言而中庸則子思之筆也明史藝文志祇載有明二百七十年各家之著述四書乃人所重而習之者而四書類五十九部七百十二卷今所流傳惟胡廣等救纂之大全蔡清之蒙引王守仁之古本大學注外此罕

韓門綴學卷第一

言

格物

見況於經史子集安保無賸書與虛目哉萬歷中焦茲撰國史經籍志向在江南曾見刻本此書不可少也

儒者說經名物象數人各一說至於義理所在但有淺深無異同也而亦有人各一說者莫如致知格物之訓鄭氏禮記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疏曰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必逮物格知至然後善不行惡其後李習之復性書中篇小變其說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謂鄭氏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以能捍禦外物為說姚江王氏宗之吾鄉柴虎臣著論引而伸之而毛馳黃復祖其意為格物說及格物雜說二十一條其信姚江其疑朱子也而說之異於朱子者豈獨一姚江乎

難近溪訓格為式而以事皆合式為格物此又一說也黃太冲謂格有通之義其答萬充宗論格物書云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此又一說也毛西河據李善文選注引倉頡篇并廣韻釋格為量度此又一說也諸家之說皆與朱子窮理之訓相抵牾但所釋皆格字而畧於物字夫以物為外物自有所未安即以物為事亦猶鄭氏之解惟黎立武以物為即物有本末之物不特後來王心齋郝京山所見皆同近臨川李穆堂先生尤信而不疑臨川亦學姚江之學者竊謂朱子特未明指格物為即物有本末之物耳若其所言窮致物理未可易也朱子答陳齊仲論格物之義云其格之也須有緩急先後之序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而非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又其答吳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

韓門綴學卷第一

言

誠意

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舉凡後人所以詆訶朱子者朱子先已明辨皆焉矣乃南宋元明以來如董槐葉夢鼎王柏車清臣宋濂方孝孺蔡清林希元諸儒其於格物之訓非不遵朱也而欲移經文知止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入也之右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林氏撰大學經傳定本一書疏上之時竟以此削籍今次崖文集中心猶載此疏近客保定友人剛主與方望溪先生書以格物為即禮大司寇之類三物而謂望溪深然其說及觀望溪集中有與剛主書未嘗及此又為剛主墓誌則云剛主聞先生語立起自責取不滿意朱語徹說中已載較者剛之過半今觀此書猶多非致宋儒之言豈知其老年所學有進初非固守舊說之者而不變者耶

意者心之所發古今無異解也明山陰戴山劉氏諱宗國萬曆辛丑進士仕於都御史學者稱金臺殊獨謂意者心之所存意即慎獨之獨蓋誠意先於正心大學不應以所發先所存也語奇而確

孝經今文古文

孝經有今文古文今文則河間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有注相承為鄭康成作者是也古文出孔壁孔安國作傳梁亂亡失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注古文稽疑一篇古文凡二十一章

十一 章 以古者聖人章分為曾子啟問章今為三章多則門一章凡二十一章正義以為穿鑿更改者也馬融亦作傳世不古文於廣揚名章之後諱諱章之前有閨門章其文曰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一本矣作已嚴一本也嚴一本也兄妻子臣妾一本也百姓徒役也凡二十三章十四字正義謂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其文云云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而後儒每謂司馬貞謂閨門章為元宗諱其說甚謬夫元宗所當諱者莫若楊妃今考開元七年劉子元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並行元宗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當時疑鄭注者多疑孔傳者少至開元十年上自為注始以今文十八章為定集議之時但議鄭孔二注皆踏駁非

真寶耳且自武惠妃薨而楊妃始召見禁中武惠於開元二十五年楊為道士乃開元二十八年天寶四載始冊為貴妃史稱太真得幸時年二十二則在開元十年纔五六歲司馬貞建議時貴妃始生耳何得預有諱之意吳草廬以許氏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古文之偽洵卓識矣

論語逸文孟注古事

論語有逸文士相見禮賈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今鄉黨無此文孟子注疏引古多不知所出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注云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讐是也疏云注陳質娶婦藉交報讐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正義曾不知為何史此亦何勞重述耶又西子蒙不潔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疏云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

施也今史記無此文凡趙氏之說與朱注迥異者莫如以季孫子叔為孟子之兩弟子又以告子高子益成指皆學於孟子趙氏去古未遠未必全是臆說朱注出而學者乃不知此說矣又按宋元人凡以論語孟子並稱者皆曰語孟元史作於明初凡稱二書猶然宋史朱子傳云所著書有論孟集議恐論是語之說議是說之訛即楊泰之著論子孟類論疑亦是誤語為論不則後人妄改耳說文內等字法各引逸論語而詞不類

孟子章指

困學紀聞揚州刻有閻百詩勘本其孟子卷中有注云何義門言今刊本趙注孟子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悞韻者皆割趙注為之毛季斧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其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此語聞所未聞余按趙氏作孟子章指以七篇析為十四篇唐陸善經注孟子乃又刪削章指并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孫奭等作正義雖以趙注為本而兼取善經往往與注不相顧今讀孫氏疏其所刪節趙注固嘗自言之見於不耻不若人注之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隲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也此乃今趙注所無疏已明言不錄矣又居下位章稱注云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不孝有三章稱注云堯二女曾督督羊聚章稱注云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今檢趙注皆無又如聖人百世之師也疏稱注有美其德之語舜之居深山之中稱注云聖人潛隱若神龍則亦無有乎爾稱注云仲尼作春秋必至後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今注皆無此文而皆見於疏是其不相顧者也朱子集注中所引趙注凡二十六處字句間有為朱子所刪節而其最異者白圭章朱子引其文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而注之他國今本曰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又貉稽章朱注引其文曰

注不相顧今讀孫氏疏其所刪節趙注固嘗自言之見於不耻不若人注之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隲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也此乃今趙注所無疏已明言不錄矣又居下位章稱注云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不孝有三章稱注云堯二女曾督督羊聚章稱注云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今檢趙注皆無又如聖人百世之師也疏稱注有美其德之語舜之居深山之中稱注云聖人潛隱若神龍則亦無有乎爾稱注云仲尼作春秋必至後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今注皆無此文而皆見於疏是其不相顧者也朱子集注中所引趙注凡二十六處字句間有為朱子所刪節而其最異者白圭章朱子引其文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而注之他國今本曰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又貉稽章朱注引其文曰

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誦今本曰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並經
改竄文義不明未知其故在陸氏耶抑在孫氏耶他如王之臣章齊
人伐燕章仁之勝不仁章高子曰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朱注所引今
皆無之而皆歸於孫氏之正義此亦何異後人著書據先儒說為已
有也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
致至也今本作放踵而注無致至也三字余因考文選注其文三見
又與紀聞所述不同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曰剖心摩踵任彥升奏彈
曹景宗曰自頂至踵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皆願摩頂至踵此三處引
劉熙及趙岐皆曰放至也而一曰致放踵一曰放於踵一曰放踵是
今文選注本亦非舊矣趙氏原本聞近年南北多有傳者惜未之見
也

三百六十律

梁劉昭補輯後漢書律歷志云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
韓門綴學卷第一

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試問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
律相生之法律呂之外增名四十有八黃鍾太簇姑洗林鍾南呂陽
居陽陰居陰得位者五各生五律共二十五律大呂夾鍾中呂夷則
無射陰居陽陽居陰失位者五各生三律共十五律蕤賓應鍾陰陽
交際不得失者一各生四律共八律合十二律之名凡六十律沈
約宋書謂蔡邕上書云前漢志但載十二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
生至司馬彪皆志之即指此也隋書律歷志云宋錢樂之因京房南
事之餘更生三百律梁博士沈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
得三百六十律律呂之外增名三百四十有八黃鍾三十四大呂二
十七太簇三十四夾鍾二十七姑洗三十四其第二十八曰壯進自
黃鍾至壯進凡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姑洗之第二十九
曰依行由此以合中呂二十七蕤賓二十七林鍾三十四夷則二十
七南呂三十四無射二十七應鍾二十八其第二十七曰億兆自依

行至億兆凡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惟應鍾之第二十八曰
安通為終不生其數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本以
九三為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長也脩
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商之次也但命名雖多初無深意學人於
京房所增之四十八律尚不能盡舉其名何況錢樂之沈重之更增
三百律哉是亦虛立眾名耳

古今樂器樂聲

古樂鍾磬琴瑟壎箎祝敔今樂則用箏笛鼓板古樂五音十二律今
樂則稱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段安節謂舜時調八音用八百般
樂器周改用五音用樂器五百般唐又減至三百般殆臆度之辭也
宋史樂志云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
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箏也後世變之為箏笛
匏笙也撥之以斗土塤也變而為臥車麻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敔也
韓門綴學卷第一

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其意蓋以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
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古今之分分於聲之變而不在器也獨是鼓制
始於伊者少昊鼓固自古有之其云麻料者陳氏樂書曰月令脩鞀
鞀釋名曰鞀鞀也鞀助鼓節也蓋大者謂之鞀爾雅謂之麻以其音
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是麻料特
指鼓之播而不擊者言耳何又云擊而為鼓蓋宋時雷鼓靈鼓太樂
所製以柱貫中擊之無聲雖設而弗考至仁宗明道時乃改制也又
中興四朝樂志敘曰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意畧言
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
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
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
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
為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唐宋所謂四聲二十八調

者段安節樂府雜錄謂用宮商角羽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
 聲無其調去聲宮七調正宮商宮中呂黃鐘皆生於黃鐘入聲商七調大石調商大石調雙調小石調皆生於太簇平聲羽七調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正調皆生於南呂上聲角七調大食用高食用雙角小石角歌指用林鐘角越角皆生於應鐘上平聲調為徵
 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蓋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鐘
 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
 獨用夾鐘為律本蓋徵在商之中猶之周禮圖鐘面鐘黃鐘三宮有
 角徵羽而無商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移宮換羽角必反宮鄭康成
 以為祭尚柔而商堅剛陳曷樂書以商為金聲而周以木王避其所
 剋似皆曲說也若今所謂七調十三調者七調則凄凉調凡字調閉
 工調正宮調乙字調梅花調頂調也十三調則黃鐘調正宮調大石
 調小石調仙呂調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子
 母調也調之高下或以橫直為喻如琴之十三徽為橫七絃為直是

事用後學卷第一

三

即二十八調之遺也與通雅云十二律正倍合二十四聲後以不能
 盡用加四清聲合為十六今宮譜北曲亦十六調也然則陳晉之以
 京房二變四清為樂之盡似屬過高之論矣又按四聲亦稱四旦遼
 史樂志曰婆陀力旦雜識曰張沙識旦質直沙侯加濫旦四旦二十
 八調為大樂隋志西域七調有五且華均也此四日者但與其前四調之
 名同然但有宮商角徵而無羽變宮矣又按遼所作

五雅

古以爾雅為小學雙注未有以前不讀爾雅不能解經也勝國時吾
 鄉郎公在鍾取小爾雅廣雅逸雅釋埤雅四種合爾雅刊行謂之
 五雅竊謂此四者中惟廣雅可繼爾雅元魏孝文帝太和中太和當宋
 文帝元嘉
 時博士張揖字稚讓漢書敘例注云
 揖清河人二云河間人採蒼雅遺文為書凡不在爾雅者著於
 篇其篇曰皆依爾雅是以謂之廣也隋曹憲作訓注分為十卷見藝文
 傳避煬帝諱改名博雅其後曹注亡失但存音三卷見館閣書目今
 世所傳者書分十卷而音釋雜見各卷有音無注張揖有表
 今本亦無不知其為

揖本書耶抑憲所謂博雅者耶揖不注司馬相如傳顧師有漢
 書法引凡一百四十餘條小爾雅雖見漢
 志舊唐書以為李軌撰核其實乃從孔叡子內抄出文選注稱為小
 雅他書無同者若劉熙釋名未聞又名逸雅此名不知起自何人釋
 名
 其書多取諸聲不無臆度附會未必盡合本訓也陸農師佃山
 有學其書本名物性門類其未作此書之前先有爾雅新義二書多用王
 荆公字說以此不為學者所貴幾與王元澤爾雅同譏矣王元澤乃荆
 公之子而
 謂可以追配周公子夏之唱和哉顧農師雖受經於荆公其應舉入
 京多有諫諍荆公乃不復谷以政事歷哲宗徽宗仕至尚書左丞平
 生行誼卓然不可以其用字說而并薄其人也余見宋板博雅前有其子陸宰
 序又文自魏日外每卷前各有
 知書之近爾雅者漢則揚雄方言史游急就章頌思許慎說文解字
 古注
 唐則陸德明經典釋文宋則郭忠恕佩觿皆現今所有並有功學林
 若李商隱之蜀爾雅劉溫潤之羌爾雅特以爾雅為名其近代則方
 以智通雅為博洽爾雅釋經通雅釋史雖所釋不止於史而史為多

事用後學卷第一

三

惟所引書往往不著書名是其短耳宋程端蒙作小學字訓朱子以
 大爾雅稱之朱子曰字訓其佳言語雖
 不多却是一節大爾雅也惟所釋乃仁義道德之字與爾雅體
 例不同宋末王栢著大爾雅六義字原見栢本傳而書未之見其存
 否不可知矣

緯候圖識

漢哀平之世識緯興焉緯有七凡三十六篇易之緯六曰稽覽圖二
 又稱乾鑿度卷二坤靈圖卷一通卦驗卷一辨終備卷一詩之緯
 三卷
 三曰推度災厄歷樞含神霧書之緯五曰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刑
 德放運期長仁禮之緯三曰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之緯三曰勅
 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之緯二曰援神契鈎命決春秋之緯十四
 曰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
 含華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詞命歷序凡三十六篇所謂七緯
 也困學紀聞載七經緯闕載命歷序數只三十有五應是遺漏李善

文選注易緯無稽覽圖辨終備書緯無運期授而易有通系卦樂有樂錄圖春秋有孔錄法其通系卦或即通卦驗也太平御覽書緯有帝驗期禮緯有稽命曜或即帝命驗與稽命微而孝經有左方契威婚拒則又選注所不及也隋書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行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今考尚書中候之外河圖九篇具見選注曰括地象曰帝覽嬉曰帝通紀曰若命曰闔包受曰會昌符曰龍文曰玉版曰考鉤其數相符惟洛書只有其二曰摘亡辭曰天淮聽而有獨稱尚書雜書者豈本無篇名耶又有曰春秋河圖揆命篇者豈即著命耶有樂錄圖又有春秋錄圖其皆在別三十篇之數耶隋書於中候外有洛罪級五行傳文獻通考有坤鑿度乾坤鑿仁周易乾元序制記各名之各異其同異不可知矣至識與緯異而唐志有論語緯十卷則識亦稱緯

韓門綴學卷第一

三

韓門綴學卷第一

識有十其可舉者曰論語比考識論語撰考識論語陰嬉識論語糾滑識論語摘輔像識論語素王受命識論語崇爵識論語摘哀聖承進識尚有一者之名不知也鄭氏釋禮於七緯皆曰說不曰緯自漢以來通內學者竹垞考之正史及諸碑版作說緯載集中

韓門綴學卷第二

史記孝景孝武兩帝紀

魏明帝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服其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與已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史記此兩紀有錄無書今武帝紀後人所作也按遷之自敘雖云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而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則所缺固不止兩本紀也注引魏張晏字子博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武紀禮書樂書兵書皆無也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宋劉攽字道原曰史記文景事最畧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六鴻臚行人為大行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竊謂景武世近故遷有不及為其報任安書固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及已被刑更欲著書以償前辱時遷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責以古賢臣之義豈有武帝既削其書而遷猶孜孜於著述耶王肅乃朗之子朗得論衡稱異而肅亦好舉異聞耳

魏其武安列傳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竇嬰引卮酒田蚡侍酒灌夫使酒而終以杯酒召禍酒乃其一篇之眼後人讀史無有指出之者

史傳酷吏列女

史傳酷吏示戒也傳列女示美也然若史漢之邳都邳都宣魏書之酈道元北齊書之宋遊道其人皆君子也以酷吏斥之可子至列女多有可議後漢蔡琰之文才也而身且三嫁隋蘭陵公主

之自誓也。而亦先嫁儀同王奉考。大節虧矣。何論其他。房元齡妻盧
妬婦耳。梁公夫人至妬見新唐書特書其別目一事。可賤不可貴矣。婦言
與婦德並重。如晉王渾妻鍾琰。王凝之妻謝道韞。千古艷稱。然觀新
婦得配參軍一語。鍾夫人之禮安在耶。天壤乃有王郎之言。謝夫人
之林下風安在耶。惟傳稱道韞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
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
自爾娶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然則謝夫人誠有不可及者。即以兩
人之言較之。鍾尤不成語也。晉尚清談。雖婦人亦放言若此。

魏延康晉元康

曹丕未受漢禪。先改元延康。既受禪。又改元黃初。皆即漢建安二十
五年一歲中耳。此乃大書於三國志者。如晉惠帝於武帝太熙元年
四月即位。即改元永熙。次年正月改爲永平。晉書惠帝本紀。永平元
年正月。有改永熙爲永平之詔。三月。又書大赦改元。而不書改爲何
號。蓋元康也。乃自二年以至九年。其下即接永康元年。遂若此九年
中皆爲永平。是沒其元康之號。而永平乃不止於正月二月矣。楊駿
傳云。駿聞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以爲違春
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欲掩其失。令史沒之。明年正月復改年焉。
所謂史沒之者。沒永熙也。正月改者。改永平也。不知何以正月改而
三月又改。凡散見於各志傳者。皆云元康紀其實也。奈何晉所欲沒
者。本紀載之。而晉所驟改者。本紀顧闕之耶。

漢晉春秋

桓溫覬覦非望。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
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止。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世祖
諱炎。炎興而禪受。可見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按三國以蜀爲正。朱
子綱目本於習氏也。若司馬昭平蜀。昭固魏臣。安得使屬之。晉今三
元命子編年。於漢後主炎興元年之次年。爲魏元帝咸熙元年。屬於

魏者。祇此一年。則以此一年。非魏無可歸耳。晉書後漢紀其終曰魏封魏帝

裴子野宋畧

宋元嘉中。裴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曾孫子野。常欲繼成
先業。及沈約撰宋書。既行。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
勿逮也。鄧氏函史。謂沈書因於子野。固謬。方氏釋疑。謂裴畧乃刪沈
約之書。亦臆度耳。宋畧則李善文選注。猶引之。不知亡於何時。而馬
氏經籍考已無其目。惜不得與荀袁兩漢紀並傳也。至梁書本傳。謂
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其年果卒。南史乃作戊戌。按戊戌是武
帝天監十七年。庚戌是武帝中大通二年。相距十二年。傳載普通七
年。王師北伐。勅子野爲檄。論魏受詔立成。普通在天監之後。大通之
前。其七年當丙午歲。則梁書作庚戌者。是南史誤矣。

托跋二解

魏書序紀云。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
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黃帝以土
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而南齊書魏虜傳云。齊武
帝永明時。魏主宏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俗以母名爲
姓。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按此二說不同。
南齊北愛。要皆無稽之談。不足據也。

可汗台吉

可汗之汗。當音龕。汗者君也。主也。可乃語辭。此猶漢之稱單于也。
王莽時曾改曰善。子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後魏之世。蠕蠕杜倫始改稱單于。爲可
汗者。其擬則皇帝也。單于之稱元可汗亦作黑韓。宋史外國傳。嘉祐八
年。于闐國遣使貢方物。以其國主爲黑韓王。黑與可音相近也。猶之
三韓之地。所稱馬韓。卞韓。辰韓者。韓卽汗。以其爲三國之主耳。汗亦
作駢。顧氏日知錄引書序駢。曰駢卽韓也。宋史回鶻傳。初回鶻西
奔。族類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復州有黑韓王。皆其

後也是回鶻亦有二韓其實可克黑只一音作史者不知其義而分之耳汗又作罕元史太祖本紀汪罕與烈祖相盟稱為按答華言交友也後人或作諸烈祖崩後太祖尊汪罕為父汪罕稱太祖為太子汪罕者克烈部脫里金封為王番稱王為汪罕蓋汪即王罕即汗合併稱之耳其他稱號不一漢書西域傳烏孫國景莫死岑陔代立岑陔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景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書景彌彌云師古曰景取景莫彌取騎靡音有輕重耳魏書托跋氏謂土曰托謂后曰跋又西域傳波斯國號王曰贊贊反才割後周書宇文氏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吐番之酋唐曰贊普宋曰錢逋沈存中筆談云青堂羌錢逋之子唃廝囉錢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廝囉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大理卿馬曙控藏犀卸為奴所告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赦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宋史忠節傳金人稱其主曰郎主宣武軍卒間進從通

韓門綴學卷第二

四

問使至雲中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曰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又外國傳元昊自號嵬名吾祖後遣使稱男邦泥定國元卒元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文獻通考東女國王號賓就遼史漠北君王稱葛兒罕元史高昌之王曰亦都護又曰的斤見也而木阿西域之王曰算難郭寶馬八兒等國曰算難明史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黑婁稱其王俱曰鎖管檀猶言君長也又今外藩稱台吉相傳以為太子之訛偶閱日知錄論足下二字之稱所引宋書西南夷傳諸國表文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闍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狼脩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因思大吉即台吉乃主君之謂所由來已久非即太子之訛也

宋遼金元四史

宋遼金三史作於元元史作於明皆草率從事有同一事而紀志傳所書互異者有一事兩見重複無繁減之分者至於人名雖在兩史

宜當畫一乃如遼史世表云泥禮耶律儼遼史作捏里陳大任作雅里陳大任金人作雅禮依志遼史補志補之益遼之始祖顧安兒其當作泥里耶遼天祚帝紀云以楊割為女直部節度使即金之穆宗其名盈歌金史世表曰南人稱楊割太師又曰楊割號仁祖金代無號仁祖者盈楊歌割由南北音訛耳乃宋之楊淑妃稱章惠太后見宋綏傳而淑妃本傳不載其謚元之文宗名圖帖睦爾而順帝至元五年詔內稱脫木兒且此詔四百餘言而文宗與順帝兩紀重書之况文宗時固有萬戶脫脫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荆王子脫脫木兒奈何帝后之名號在一史中猶互異此不但如歸田錄所載契丹阿保機之名有布機梁學士李保謹題志之傳聞不同矣惟金史習不失傳云本作辭不失後定為習不失石土門傳云漢字一作神徒門習古迺傳云亦書作實古迺宗望傳云幹魯補又作幹魯不宗弼傳云幹魯又作兀木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紇石烈牙吾塔傳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粘沒喝漢

韓門綴學卷第二

五

語訛為粘罕字以音訛固不嫌於詳盡凡史傳於七八字之名雖屢見必全書之與一二字之名無異此義後人不知矣遼史每稱耶律儼儼乃李仲禧之子自遼道宗大康中耶律孟簡請修國史乃命置局至壽隆中儼上皇朝實錄七十卷至金熙宗章宗時又兩修遼史一成於皇統八年一成於泰和七年金史蕭永祺傳云耶律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又党懷英傳云大定二十九年與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移刺益趙瀛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元初滅金萬戶張柔入史館取金國實錄輩致其家柔將致仕乃上之元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在宋未亡之前金史衛紹王紀贊云中統三年承旨王鶚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各條藏在史館未有成

書述脫脫等修三史則金史所本者劉祁之歸潛志元好問之壬辰雜編皆私史也以今觀之遼史志優於傳金史傳勝於志而紀表則皆無可取志之蕪雜不獨金史若宋之禮志二十八卷食貨志上六卷下八卷何異戶禮兩部之檔案宗室世系二十七卷一趙氏宗譜耳宋史曾不及遼金之猶有準節也元史草草如刑法志直是胥鈔元律而已至於史志經籍藝文所以杜後世之偽書邪說故多詳於古而畧於今此非胸羅載籍者不能作其本朝人著作不必盡傳故可以從畧此惟隋修五代史志為最善雖已亡之書亦載其目而明注之曰亡逮舊唐書又混載之則已非矣唐書及通考亡者闕之猶是傳疑之意元史非遼金可比乃竟不志藝文應由成書迫促其前自太祖迄寧宗十三朝之事自二月至八月而書成其後順帝時事自二月至七月而書成古史從無此速亦從無此例史臣宋濂王禕等作記於目錄之後自謂文詞過陋抑猶自知之明勝於史臣之自信者矣

三史姓氏

元魏安帝時諸部有九十九姓獻文帝七分國人乃分其氏以紇骨拓拔等氏改為胡周長孫奚伊邱亥等七族又益以叔孫車氏與帝室為十姓百世不通婚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詔內有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且別姓與族太和二十年帝室改姓為元具詳魏書官氏志凡魏書列傳所載諸代人皆其改姓也遼金元史於人姓名字少者合姓名以書之字多者則書名而後以姓書於下後人不求其故或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為姓如稱唐兀余闕為余忠宣公余闕二名相連又訛余作余益謬矣考遼史后妃傳云太祖慕漢高帝故耶律儼稱劉氏儼所撰遼史其書法如此以乙室拔里氏比蕭相國遂為蕭氏外戚表云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族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太祖后述律氏之後族皆為蕭姓

是則遼有漢之劉蕭二姓矣國語解云有謂始興之地曰世里譯者以世里為耶律又有言以漢字書者曰耶律蕭以契丹字書者曰移刺石抹考遼之列傳凡二百六十八人莫多於耶律蕭兩姓蕭自后妃外有傳者六十三人兼備三族耶律自宗室外有傳者一百二十人太祖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二耶律分之亦有二矣顧皆稱耶律無稱劉者若劉六符河間人劉仲宛平人劉輝文學不詳何處人皆非宗室也亦有非同姓而得賜國姓者王繼忠陳昭衮韓德讓李仲禧王觀楊興功張孝傑俱賜姓耶律或并賜名且有劉彥與仲禧同賜姓則劉非國姓可見矣道宗咸雍十年耶律庶箴以姓氏止分二耶律與蕭請推廣之諸部各立姓氏不聽金史國語解敘曰國姓為某漢姓為某後魏孝文以來已有之按魏之改姓始自顯祖獻文帝非始自高祖孝文帝姓改而傳中如叱列郁久間乙速孤等其為本姓者寥寥矣金熙宗時太師勛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其書未行考宗室表云完顏十

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稱完顏者有二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迥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雖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而雜以部人亦仍無辨後來乃有非部人而得賜姓者如郭藥師郭仲元郭阿隣董才汪三郎王狗兒李霆梁佐李敵住張甫張進張開國用安本名安為賜姓時乃改為安移刺眾家奴耶律慎思及子元宜皆是但古之賜姓若漢劉氏魏曹氏吳孫氏隋楊氏唐李氏宋趙氏但云賜姓而已而金則所賜有總麻以上大功以上及賜止其家之別海陵即位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見郭藥師傳是但行於海陵之世而後此之賜姓正多也更有賜以他姓者如包長壽包世顯包疙疸皆賜姓烏古論氏李辛賜姓溫撒氏張資祿賜姓女奚烈氏楊沃衍賜姓兀林答氏郭祿大賜姓顏蓋氏又東永昌為溫敦氏宣宗后王亦為溫敦氏觀令孤為和速嘉氏何定為必蘭氏馬福德馬栢壽為夾谷氏雖不及完顏之尊而入於貴族亦以親之也且有得賜者程琢賜

姓夾谷氏詔更賜完顏氏附見完顏伯嘉傳中當時更有以國姓譯為漢姓者國語解所載始於完顏終於古里命凡三十一姓如完顏漢姓曰王至今其子孫有兄弟而一稱完顏一稱王者猶沿舊制古里命漢姓曰汪國語於古里命無解不知其義諸姓惟字未詳乃三字中取其一字而移刺曰劉石抹曰蕭自漢已然耳但雖有譯姓仍是禁稱世宗大定十三年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二十七年又禁改稱漢姓章宗明昌二年泰和七年亦俱有禁是以古里命石倫人古里命蒲察不云姓汪此其與元魏之制不相同也元如馬祖常之高祖錫里吉思為金鳳翔兵馬判官子孫因官以馬為氏布魯海牙拜廉使日子子因名其子廉希憲遂姓廉氏此皆以祖父之官為姓也唐仁祖之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為姓小雲石海澤之父曰貫只哥遂以貫為氏稱貫賧齊此皆以祖父之名為姓也烏古孫澤其先女直烏古部因以為氏此以部落為姓也夾谷之

韓門綴學卷第二

八

其先女直加古部音訛為夾谷趙若弼本姓木要命音訛為趙家遂姓趙此又以傳訛而得姓也三史人名多有雷同遼之蕭韓家奴有二一為奚長渤魯恩之後封蘭陵王一為涅刺部人官節度使入文學傳又耶律宏吉有二一為遙輦鮮質可汗之後封公官侍中一為化哥之弟遷南院大王加于越官又耶律撻不也有二一為孟父房仁先之子官招討使一為季父房高家之子官宣徽使金之阿魯有三一始祖子宗賢一太祖子宗強一太宗子宗本又神土適有二一太宗子充一太宗時宗室胡速魯改之子又阿魯補有二一系出景祖治訶之子一太祖子宗敏凡皆內族而雷同莫辨其若婁室阿隣胡刺胡里補塔不也六斤七斤之以姓別者尤不勝舉也元之伯顏有五兩宰相一蒙古八隣部人一蔑兒吉解氏一儒學乃蒙古哈刺魯氏居濮陽一苗軍帥楊完者之弟為張士誠所圍自殺一賀仁傑之子勝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後被誣見殺又脫脫有四一功臣木

華黎之後撒蠻之子札刺兒氏也一牙牙之子康里脫脫康里漢高車國當與烏古相同一馬札兒台之子伯顏之弟亦孩兒吉解氏也一大陽可汗之子高昌人又兩察罕一唐兀烏密氏都元帥追封河南王一西域人拜中書進平章政事又兩拜住一安童之孫英宗時死難一康里海藍伯之裔明兵至死節又兩和尙一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一蒙古乃蠻台氏又兩蠻子皆為修史提調官一參議中書省事一左司郎中或以譯無定字同名者不妨易換同音之字如遼之耶律撻不也與耶律塔不也元之阿里海牙與阿禮海牙太不花與泰不花斯顯然矣然元史中如伯顏亦作栢顏也先亦作墊先帖木兒亦作鐵亦作穆與睦爾與邇名同者太多勢難盡變特不應一人而兩書耳至於時有後先苟在並時毋令淆惑若金有兩婆盧火皆太宗時宗室因以在後者附前傳又有兩訛可一曰草火訛可一曰板子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出身又同守河中因合為一傳又有二

韓門綴學卷第二

九

妻室皆完顏氏曰大妻室中妻室小妻室以長幼別之而合為一傳兩蒲察六斤一與謀逆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並見胡沙虎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金史創其例似可為法也

一人兩史

自地分南北于是史書有一人分傳兩史者宋文帝第九子義陽王昶廢帝時奔魏及明帝即位以千金贖昶於魏不獲魏封昶丹陽王三尚公主加封宋王卒謚曰明齊明帝第六子建安王蕭寶夤梁克建業奔魏魏世宗封丹陽郡公齊王尚主復封梁郡公齊王以反賜死齊東昏侯吳淑妃幸於梁高祖七月生子名綜封豫章王奔魏改名贊封丹陽王尚主後為沙門卒孝靜帝元象初即梁武帝大同五年吳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附葬蕭氏墓此皆自南奔北皆帝王子皆有丹陽封號於魏者也宋遼金之時王繼忠仕宋為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宋史云為高陽關仕遼為樞密史封楚王更其姓名為耶律顯忠

又改名宗信太平三年致仕卒宋史後其通南北之和猶不忘宋也張邦昌劉豫金史俱在列傳金冊邦昌大楚皇帝冊豫大齊皇帝宋高宗即位封邦昌同安郡王後賜死豫僭號凡八年廢為蜀王封曹王死於金皇統三年宋史俱入叛臣傳又張覺亦作郭藥師皆遼之臣分載宋金兩史覺在金史叛臣傳藥師在金賜姓完顏史贊以為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宋史俱入姦臣傳又李全李壇父詳宋史子詳元史俱入叛臣傳此亦皆自南奔北皆二心之臣也若宇文虛中王倫宋史金史亦俱有傳史論皆以虛中之死為自取然觀施德操北窺豕釋稱其任金作三詩有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忘其任金為國師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皆其力也紹興十五年宋史謀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為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能脫為所擒其說如此而兩史皆謂以謗訕獲罪果爾何至老幼百口同時共死耶淳熙初贈開府儀

韓門叢書卷第二

十

同三司諡肅愍賜廟仁勇開禧中賜姓趙氏王倫事宋史云紹興十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嚮再拜慟哭就死人皆哀之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諡愍節金史則云皇統四年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人也殺之上京其賂使及歸骨事俱不載兩史皆脫脫所修而拒命受命所言不同何以取信後世耶至如一史之中有一人兩傳者舊唐書之楊朝晟元史之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完者拔都已著於日知錄而史傳又有誤兩為一者五代史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誤作一人見於陳後山叢談恐元史亦未必無此類也前史晉宋以來南北分據元魏不入晉史而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彼此互視為外國蓋諸書作非一人成非一時故云爾宋舊史有女直傳而脫脫等刪之則以三史皆領自阿魯圖別兒怯不花皆脫脫為都總裁

也

同名

凡人名字與古同者皆有所慕尚也乃有以已之名與人以人之字歸已者吳顧雅以蔡邕管避怨於吳雅從學琴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邕異之謂曰卿必成教今以吾名與卿故雅與伯喈同名字元嘆言為伯喈所嘆賞也晉韓延之乃劉裕故吏裕征譙王文思密與延之書延之報書耻之以裕父翹字顯宗延之於是字顯宗名子曰翹示不臣劉氏也五代宋王或字景文美風姿善言理太祖甚相欽重為太祖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太宗宋史太祖明皇帝以上三事奇絕矣遼史以的魯于徒离骨嗣為夷离董仍以父字為名以旌其忠宋書海南林邑國王陽邁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故以為名後其子復曰陽邁是又子襲父名也北史序傳李倩之死趙郡李榮來弔之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

脫卜赤顏亦作必

元史稱太祖深沈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勳偉跡甚眾當時史官不備多失於紀載云按太祖平北狄諸國則本紀有之憲宗時續平西域諸國則郭寶王之孫郭侃傳有之又元劉郁西使記作於世祖中統四年具載諸國山川風土今西北四十八家皆為元裔則元太祖世祖之勳蹟洵奇偉矣但考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

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然則脫卜赤顏雖史館有之乃是譯本故奎章閣復有請耶其後撒迪請備錄皇上因讓大凡往來奏答與訓勅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宜力效忠之蹟續爲蒙古脫卜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同一脫卜赤顏也太祖之勳烈以奎章閣無書而不傳文宗之不軌以奎章閣有書而傳矣

錢方二氏注離騷

桐城錢飲光撰屈詒一卷曰篇中稱芳不一冠正初蘭獨行之芳也。寒木蘭攬宿莽所共事之芳也。滋九畹樹百畝所培植之芳也。原之芳既委弄衆芳亦蕪穢而原惜芳不已飲其露餐其落英從而結之貫之矯之紉之而惡原者益以此重原之罪其曰既替予以蕪穢兮又申之以攬莖是也彼黨人謂幽蘭不可佩謂申椒其不芳好惡相反固無足怪獨是時俗變易椒蘭不能自立而皆化爲惡草原初

韓門綴學卷第二

三

紉蘭爲佩以爲其臭味也。迨折瓊枝以繼之復有取於玉焉。玉能入火而質不變。自衆芳委厥美以歷茲原惟瓊佩之是貴蓋從此絕口不及蘭蕙矣。以至蕪羞皆取諸瓊靡而英亦不餐芳潔之性卽其篇章一字不苟如此其後方望溪先生亦桐城人也著離騷正義一卷於啟九辯與九歌分以下二十四句注曰歷舉夏殷後王之失道而不及周之幽厲古人無一言而不度於禮如此於余以蘭爲可恃兮以下八句注曰於蘭曰無實曰委厥美於椒則直指其專佞慢怕蓋其惡有淺深而責之亦有輕重也。於朝發軔于天津兮以下十六句注曰曰崑崙曰西極曰流沙曰赤水曰西皇曰不周曰西海皆以西爲言何也原既反覆審處知濁世不可以終變舊鄉不可以久留而決意遠逝以自疎蓋日暮途窮將從彭咸之所居矣日落西山萬物歸暝故託言出遊於此九章指喻家之西隈與鍾黃而爲期亦此意也其將進而有爲則以遊春宮爲比東方物所始生也或疑其有意

於仇管之秦廷過矣。按此皆絕特之見至於何瓊佩之假寒兮四句。注云前此皆以香草爲佩而此曰瓊佩者艱危備歷而堅貞不改。可以比德于玉。又承上折瓊枝以繼佩及琤美而爲言也。此條所見畧同錢乃先生之大父行先生未冠時猶及見之。

孔廟設像

孔子廟設像朱子曰鹿禮殿塑像說指其非理但設像自古有之有石像有畫像有塑像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燬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全蜀藝文志載李石石室詩注云漢孝景時文翁始作石室西爲文翁祠南爲高朕此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石像或孔子坐像其坐像前漢後漢復益州名畫錄云高朕周公禮殿其壁上圖畫上古盤古李老等神及歷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者舊

韓門綴學卷第二

三

云西晉大康中益州刺史張收筆古有益州學堂圖今已別重裝無舊迹矣齊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劉悛再修玉堂禮殿悛弟瑱畫仲尼四科十哲像并車服禮器今已重塑別畫無舊蹤矣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徽宗宣和後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聞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按此繪像已非高朕所作而靖康之亂遂不可問若石像至南宋猶存紹興中王剛中知成都府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朱子嘗屬蜀帥幕府楊方子直蜀漕楊玉休子美放寫先聖先賢之像至今傳有文翁禮殿圖惜亦不可得見矣嘗考西京後他書所載設像有可歷數者漢光武建武二年壽光縣城西南石室有孔子象金鄉山司隸校尉魯君家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刻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烈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象邊皆刻石記之載在水經注又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賴鄉畫孔子象於

壁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象此漢象也
 水經注謂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孔子廟有象弟子執卷立侍
 疑魏晉以後塑像實始於此梁元帝本紀帝自圖宣尼象為之贊而
 書之時人謂之二絕魏書李平傳平相州事尋正刺史修飾太學
 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又劉道斌傳道斌為恒農太守
 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
 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北齊釋奠之禮張憑建議中有學堂
 舊有聖賢象之語後周以大皇寺一作江寧壁有畫盧舍那佛及孔子
 七十二弟子象因得不燬此魏晉以來象也舊唐書禮樂志開元八
 年以司業李元瓘奏敕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曾子塑像坐於十哲
 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循吏傳韋機為檀州刺史以
 邊州素無學校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為之贊韓
 文公處州孔子廟碑刺史鄴侯李繁到官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

韓門報學卷第二

四

顏子至子夏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數十人皆圖之壁此唐
 象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以國子博士蔡同文奏春秋釋奠於文宣
 王顏子配坐閔子騫等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此
 五代象也宋太祖建隆元年增修國子監學舍塑先聖亞聖十哲象
 書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於東西廊之木壁徽宗崇寧四年詔
 國子監神象用冕十二旒服九章又圖繪頌之天下郡邑此宋象也
 明史禁云天順間林鶚為蘇州知府先聖像剝落鶚曰塑像非古也
 昔太祖於國學用木主命改從之或以毀聖像為疑鶚曰此豈真聖
 像耶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此明象也他如隸續載孔子見老子
 畫象侍孔子者一人車上一人益州名畫錄載常棊有孔子西周問
 禮象往往錯見於記錄之書自明嘉靖九年學宮易象為木主宋文
 恪訥國子監碑日知錄引之蓋明太祖雖定其制至嘉靖而始行乃
 今曲阜孔林猶有大塑象又孔氏有畫本傳是子貢所畫晉顧凱之

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吳道子畫先聖立象行象及七十二弟子象杭
 州府學有石刻南宋大學之遺也

四配 敬聖追封

魏正始時祀孔子以顏淵配北齊釋奠亦以顏配而有拜孔揖顏之
 禮其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為先聖顏為先師唐貞觀定議以孔子
 為先聖以顏回配高宗總章元年以顏曾並配享孔子廟疑未舉行
 故明皇開元時特塑曾子像坐於十哲之次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幸孔林追謚曰元聖文宣王追封叔梁紇為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
 伯魚母并音官氏鄆國夫人封充公顏回為充國公五年以國諱改
 謚孔子至聖文宣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為鄆國公七年以孟子
 配食文宣王哲宗即位詔顏子孟子配享孔子廟廷徽宗大觀二年
 躋子思從祀是始在從祀之列而已度宗咸淳三年行釋菜禮封曾
 參鄆國公孔伋沂國公與充國公顏回鄆國公孟軻同配享此

韓門報學卷第二

五

聖廟四配之始也其序充鄆沂鄒居正位之東面西向為配位十哲
 居殿上東西向為從祀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孔子父齊國公為啟
 聖王母魯國太夫人為啟聖王夫人封顏子充國復聖公會子鄆國
 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鄆國亞聖公此四配稱聖之始也唐
 宋俱以亞聖稱顏子元以亞聖稱孟子蓋本趙氏岐孟子題詞所謂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宋史書名元史則稱子明嘉靖九年定議孔
 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其四配稱復
 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
 先賢某子凡學別立一祠中叔梁紇題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
 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

文廟樂章

文廟樂章至隋始可考隋祭先聖先師奏誠夏辭四言一曲耳唐釋
 奠樂章有八文宣王廟奏宣和之舞顯慶二年國子博士范頴等所

以封泰聖侯後 三十一世長孫 三十二世嗣 三十三世德倫

三十四世崇基 三十五世璉之 三十六世登 三十七世

齊卿 三十八世惟睦 三十九世策 四十世振 四十一世

昭儉 四十二世光嗣 四十三世仁玉 四十四

世宜 四十五世延世 四十六世聖祐 改名佑

縣 宋史孔宜傳中載至天禧五年而止 又考宋史本紀禮志及文獻

通考四十七世宗原 四十八

世若蒙 四十九世端友 五十世指

十一世拯 五十二世元指 五十三世

世金史本紀及孔璠傳五十世 五十一世元指

史世祖至元十三年以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

事十九年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

校事就給俸祿與護持林廟聖書仁宗延祐元年敕中書省定議孔

子五十三代孫當襲封者以名聞此距至元壬午又三十年應是五

十四代史訛四作三也順帝至元六年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十五

年以克堅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克堅子希學為襲封衍聖公又訪

之孔庭所記謂聖祐無子以叔延澤之子宗原襲爵四十七世若蒙

若虛 四十八世端友 四十九世璠 五十世拯 五十一

世元指 五十二世之厚 五十三世浣 五十四世思晦 則元指乃拯之

子而之厚浣思晦皆元指之後入明史矣明史分北宗南宗北謂曲

阜五十四世師晦 五十五世克堅 五十六世希學 五十七世訥

五十九世彥 六十一世宏緒 宏泰

六十二世聞韶 六十三世貞幹 六十四世尚賢

六十五世蔭植 六十六世正時 六十七世南

自端友隨宋南渡家衢州五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

爵曲阜之弟治 授五經博士 乃五十九世也 六十世

知府沈杰奏請授官正德元年授五經博士 乃五十九世也 六十世

承美 六十一世宏章 六十二世聞音 六十三世貞運 皆襲

博士是萬歷末矣 五經博士之官自漢武帝建元五年春始置五經

博士東漢祭遵建為孔子立後 奏置五經大夫皆以五經為名 明乃

選授顏曾思孟仲周二程張邵朱之五經博士 其奉子思祀者以衍

聖公之弟為之 故孔有曲阜西安兩博士

縣學

漢制郡國曰學 邑侯國曰校 史所載立學者 西漢之文翁 東漢之李

忠 寇恂 任延 秦彭 鮑德 皆太守也 縣獨有辰陽長 宋均 沿及魏晉 但

縣門教學 卷第十一

開郡學而縣學無述焉 隋文帝雖有廢州縣學之詔 所謂縣學無可

考大概倚郭之縣即是府耳 唐高祖武德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

置學而其制未詳 明皇開元二十六年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

資令其教授 此始如後世村塾義館 即一縣不知凡幾矣 宋仁宗命

藩輔始得立學 史稱晏殊知應天府 延范仲淹以教生徒 自五代以

來天下學校廢興 學自殊始 洎仲淹在朝 建議慶歷間始許置縣學

云許置者為私立學舍者言 因仁宗景祐之詔 非方郡不許置故也

祖無擇知袁州 史傳云自慶歷詔天下立學 十年間其弊徒文具 無

命詔之實 無擇首建學官 置生徒 郡國弦誦之風 由此始盛 龔鼎臣

知漢州 請於朝廷 廟學 選邑子為生 立課肄法 人大勸 當時與學者

可指數 是則州郡猶屬虛文 而況於縣耶 古者學與廟分 故郡縣有

學者少 而縣或寄於州 但縣雖無學 未嘗無廟 唐太宗貞觀時許敬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宗等議縣學以令為初 獻開元釋奠之制 屬縣用酒脯 在唐已稱廟

為學宋仁宗時王隨知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遣子弟就學謂之徙者當是別擇寬廣之處而學附於廟於此可見陳襄知河陽縣進州子弟於學王獺為林慮令俗不知學獺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是皆縣也然觀神宗元豐時諸路府州學官僅五十三員即郡之小者學猶缺如宗澤調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此已是徽宗時而縣之有學者猶為僅見遼史獨稱大公鼎為良鄉尹建孔子廟是廟猶始建前此無學可知金昌宗明昌五年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真曰諸縣見請建立元世祖至元時命雲南諸路皆置學以祀先聖是立廟於學之明證元史祭祀志成宗即位詔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修完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宋元人每稱廟學廟學之合一其自宋始乎明洪武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由是人但知有儒學無復有如唐之稱孔宣父廟文宣王廟宋之稱夫子廟者大凡宋以前稱廟有廟者不必有學故雖有縣學亦廟公而學私宋以後稱學弦誦之地即俎豆之地學無不公其私者乃別稱書院書院之在宋元者即是學官至明則書院為私置矣至若金章宗謂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為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閱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為觀美也嗚呼此則古今同慨者矣

名宦鄉賢祠

明宏治九年王雲鳳字應諱通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任通海府為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為定制見明史藝文志按漢循吏傳元始四年詔祀百位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晉書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此名宦之義也傳曰鄉先生沒其人可祀於社者謂之賢宗此鄉賢之義也鄉賢之附學官起自北宋宋史鄭俠卒州縣

皆祀之於學楊慈湖之門人錢時理宗寶祐間守臣季鏞祀於學王圻續通考度宗咸淳中蘭溪金景文事親至孝知縣沈應龍以景文及陳天隱董少舒請立碑建祠於學宮之後名三賢堂文天祥白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又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然其時未嘗有鄉賢之名元仁宗時婺源建鄉賢祠祀朱文公其地不必在學官而鄉賢之名當始於此矣名宦之附學官起自南宋紹興中張運知桂陽監修庠序之教祀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堯等七人於學寧宗時許奕知遂寧府民德之畫像祀於學治及元末順帝時游宏道為化州通判海寇犯境戰死祀於文廟側是皆未嘗有名宦之名其祀或出於官或出於民皆本公論明制定自朝廷而或論非至公故續通考載直隸提學御史陳子員請郡邑學宮名宦鄉賢之秩祀皆當屬之提學官別衙門不得越俎允行明會典載萬歷二年令各府按查正名宦鄉賢有不應入祀者即行革黜又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褚人獲堅瓠集各書所載成化中給事王徽以論宦官牛玉謫普安州判將卒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耻居其中切不可入牛玉在成化時未立鄉賢祠其卒必在成化或宏治後宏治中劉健為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封翁入鄉賢劉謝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王劉之論其非後人所能及矣

四大書院

書院之建自唐元宗於麗正殿置修書院人稱麗正書院其後創集賢書院者二一在大明宮光順門外一在東都明福門外皆名在朝廷唐書集賢書院志開元七年於麗正殿置修書院十二年與學士張說等宜於集賢殿因改名集賢院改修書院為集賢書院其大明宮所置書院本名修書院宏徽永泰九年三月詔僕射裴冕等書院詩此即宋四大書院之一也四大書院者何有謂徂徠金山岳麓石鼓者此范石湖石鼓山記之說也有謂天下四大書院二在北二在南在北者嵩陽睢陽在南者岳麓白鹿洞此吳草廬重建岳麓

書院記之說也。余按文獻通考所載四大書院，乃是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岳麓四處。論其創建之先後，則石鼓最在前。唐元和間，衡州秀才李元題詩者，朱子石鼓書院記作李元。黃清老石鼓山田記仍作李元。次白鹿洞。南唐升元中，白鹿洞書院始創。次岳麓。宋太祖題詩者，朱子岳麓書院記作李元。黃清老岳麓山田記仍作李元。次石鼓。宋太祖題詩者，朱子石鼓書院記作李元。黃清老石鼓山田記仍作李元。

其名稱則白鹿洞、石鼓、岳麓、應天府。又次應天府。前漢中，應天府書院始創。仍傳之次應天府。大中祥符二年，賜額次岳麓。次石鼓。大中祥符八年，賜額次石鼓。

氏又言：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二年。嵩陽茅山，後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後來所。在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蓋皆欲倣四書院云。

山長書院生

書院記

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故學記注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尚書大傳云：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此大夫士皆仕焉而已者也。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為洞主，掌其教授。其時稱洞主，尚無山長之名。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見續山長以衡山名，猶之洞主以鹿洞名耳。宋大中祥符中，嶽麓書院山長周式以行義著，此則書院之山長也。山長亦稱院長。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是也。又稱堂長。李燔為白鹿書院堂長，湯漢充象山書院堂長是也。亦稱山主。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於朝，乞楊棟為山主是也。宋州郡之學，雖設教授，但委於漕司。熙寧中始命自朝廷，其後乃有特命者。史稱咸淳元年初，命趙鼎、鄧道為溜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先儒周敦頤是也。有以教授兼者，理宗本紀：景定四年，何其葵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是也。元史：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詔凡先儒

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其師儒之任，獨有教授，命自朝廷。若所謂山長者，則與學正、學錄、學諭同為命於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耳。仁宗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合散等奏：下等舉人有出身者，於資品上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後不為例。順帝至正三年，監察御史成遵等言：用終場下第舉人克學正、山長會試不中者，與下第舉人同。山長至明初，猶有之。今乾隆三十一年，正名院長，與宋之嵩陽院長有相同者。至如宋史云：雷簡夫始自隱士起，自號山長，以山長為隱士自號。此元明所無也。今書院所養，選取郡縣佳士，宋史尹穀傳云：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即一書院而生有不同，與今肄業者分內外課相彷彿矣。

科舉

書院記

唐高宗永隆二年，劉思立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亡實材。有司以人數克第，夫唐不糊名，每有請托，而試官銜文猶不至。如宋史所云：謬種流傳也。宋選舉志：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淑言：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然考官以所試分場，不能通加評校。首場不取，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敕有司，併四場通校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蓋科舉之弊，習自古而然矣。唐舒元與上書言：今之命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語，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宋神宗時，蘇軾上書言：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窺易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蓋士習之陋，亦自古而然矣。但策括猶知有經史也。薛昂為大司成，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其俗佞。昂主王氏學，後又依附蔡京，至舉家為京諱，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嗚呼！夫非元豐進士哉。

試士嚴於防閑與夫彌封謄錄等事習見而莫詳所自唐舒元與論貢士書云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符引到尙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脯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謂唐虞三代無此優易且欲於廊廡之下特設茵榻安得茵榻許多耶能改齋漫錄以爲唐制本如此耳顧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請試進士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在茲請資尋檢白居易奏狀亦云許用書策而以長慶時書策不容一字爲非此專指覆試而言蓋卽覆試猶許之國史補云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是唐無懷挾之禁矣唐制試日許燒燭二條晉長興二年改令書試實貞固請復給燭周廣順中寶儀又奏用

韓門綴學卷第二

書是終唐之世總許見燭矣唐惟詔舉糊名宋選舉志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卽赴貢院仍糊名考校遂爲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考官定第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八年始置謄錄院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宋之謄寫卽封彌官其後置院乃分二事封彌凡再考因送覆考而封其考官所定之第也志又言舉人之弊凡五日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戢之策端平元年侍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懷挾之禁懸賞募人告捉時皆允行金史移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其後履已進禮部尙書兼翰林直學士乃追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是年拜參知政事選舉志云試院有彌封并謄錄官搜檢懷挾官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際雖當嚴切然至於解髮袒衣索

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易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上從其說命行之三年上以彌封官泄語於舉人勅自今女直司則用石選漢人封漢人司則以女直司封章宗泰和上距世宗大定三十餘年其稱二十九年者蓋總世宗在位之數自章宗明昌元年至永安五年十年之間遂收世宗定制省臣所以有此奏也元選舉志舉人各自備三場文卷并草卷各一十二幅於卷首書二代籍貫年命前期半月於印卷所投納用印鈐縫各還舉人又云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擅移坐次者有偶與親姻隣坐而不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並扶出又云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送彌封所用印訖寫三不成字爲號每名累場同用一號送謄錄所用朱書謄錄送對讀所以元卷與宋卷對讀無差呈解貢院考校用墨筆批點畢取元卷對號開折分爲二榜揭於省門之左右進士二榜用黃紙書揭於內前紅門之左

韓門綴學卷第二

石凡此制度蓋自宋元已詳並非始自前明惟彌封舊稱封彌元之朱卷明改殊卷或因避國姓改耳若所云草卷與今殿試同所云二榜亦稱左右榜一是蒙古人及色目人一是漢人與南人與今不同明選舉志鄉試會試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又云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二枝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用硃謂之硃卷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廉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廉官廉內廉外亦自元有此名而明謂之內廉外廉耳又云其賄賂鑽營懷挾債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而關節爲甚按關節之名起於唐國史補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此與明史所指關節不同明之關節則如宋史劉師道弟幾道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數等陳堯谷當爲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爲識號幾道既擢第堯谷詔落其籍堯谷免官又如趙潛養痾漫筆所載汪玉山語其友以易義

冒子中用三古字及蘇叔黨持授李方叔以楊雄優於劉向論題及後中選者皆誤中他人然皆事由考官非士子之鑽營求謀也若宋史王欽若傳任懿以賂登科僧為關說而容與妻孥共為之後乃以誣知舉官洪湛冤死貶所士風之壞於斯極矣至於科場之例有不合式而貼出者考金完顏匡章宗時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元選舉志有試卷不考格犯御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所云不取不考即貼出也

經義 繙譯科目

今人稱八股文曰帖括曰時文皆非也唐制取士不外進士明經兩科進士科用詩賦明經科用帖括亦曰帖括山所謂帖括帖山者乃是以前所習經書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令應試者或舉全文或述注疏宋呂氏家範有言詩公應本州縣請以七人各對其對者則曰七人某某對又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其對者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廢禮之逐鳥雀也請以注疏對其對者則曰對者則曰對未審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至有帖孤章絕言疑似

專門經學卷第二

美

參互者以惑之既帖書墨義又口試經問大義十條謂之口義但若兒童挑句背誦者然此之謂帖括白氏六帖取此義也通六外六帖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言主司帖括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宋初取士尚沿唐制英宗治平二年詔禮部三歲一貢舉至神宗熙寧四年王安石欲行其新說乃詔盡罷諸科令士各占去聲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變聲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是曰經義其式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猶是論體宋文鑑有張庭堅經義二篇皆書經題一惟幾惟康其弼直一自靖人自獻于先生全是論體必其前有引注疏及先儒之說呂氏削而不錄也元則設疑為問有四書疑本經疑是又近於策問明史選舉志云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

其文畧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經義此較宋之經義已極不同而况唐之帖括乎或曰明初有疑者今人若以帖括者體帖其詞氣而穩括其義理故云尔豈非臆度不根之說乎歐陽公曰天聖間于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則時文乃指進士之詩賦而言其後理宗時唐璘疏中所謂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指此也豈謂帖括哉今人不明其制乃以詩賦為古文經義為時文誤矣場屋文之尚對偶不待八股而然宋選舉志徽宗大觀中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偶麗題雖無兩義必欲釐而為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為淡泊請擇考官戒飭之以救文體然則經義之變為八股蓋亦以漸而致也今人試帖之選以詩為帖似屬未當或又誤以試帖猶云試卷遂并經義亦稱試帖其與誤稱帖括等耳金之取士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而策論進士又別為

專門經學卷第二

美

一科選舉志云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世宗頒行女直大小字欲與女直字學校擇良家子為學生大定九年選諸路異等者薦京師教以詩策十三年就憫忠寺試得徒單鑑等二十七人十六年定制以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直大字詩用小字以八月二十五日府試上曰契丹文字年遠遼史太祖神冊五年始製契丹大字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立女直字科恐女直字創制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後人議論丞相守道以為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乃命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所譯程文但詩策耳二十八年添試經論其試期鄉試以八月會試以正月御試以三月皆以二十日又間三日作兩試此在詞賦經義兩進士科之外者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鑑夾谷衡尼虎古鑑皆有用材也見夾谷衡傳按以國語為詩甚奇遼穆宗第五子勗本名烏野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此金女直字科

用詩之所由來也。元世祖至元八年詔天下置蒙古字學。俟習學成。效出題試問。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而無舉人進士之名。其於鄉試。都省試。雖有蒙古色目人。試經問及策。漢人南人。試明經。經疑古賦。詔讀章表。內科及策之不同。未嘗用蒙古字。但榜分左右。故御試。賜及第出身者。必並書首二人也。國初順治八年。辟定制。滿洲蒙古。烏金超哈。試經義三篇。俱清書。與漢合榜。至九年。始始放進士。十五人。狀元麻勒吉。授宏文院修撰。後改名馬中驥此制後不復行。凡鄉會試之文。滿漢無異。至雍正間。始更設翻譯舉人進士。蓋兼備金元之制。而加盛焉。翻譯無殿試。故無狀元。

朱子同年錄

朱子有同年錄。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內。所載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四月十七日。集賢殿唱名。知貢舉官邊知白。同知貢舉官周執羔。參詳官鄭鬲等。檢點試卷官張頡等。一命十人。狀元王佐。一命甘焯等。韓門綴學卷第二

十九人。三命索揚等三十七人。四命孟致誠等一百二十二。五人。戴幾先等一百四十二人。凡三百三十人。特奏名俞舜凱一人。朱子係五命第九十名。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史稱年十八歲於癸卯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翠玉鄉三桂里。父為戶。當時小名小字皆載。有年五十餘者。亦載小字。而面貌則無。若特奏名者。乃貢於禮部。而數被誦之人。自太祖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嘗終場者。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後遂有特奏名之例。俗謂特奏名為老榜。獨醒雜志載。董德元登第詩云。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是也。又朱子亦字仲晦。落職後。結草堂於建陽。隱居之雲谷。扁以晦菴。亦號雲谷老人。又創竹林精舍。更號滄洲病叟。最後筮得遊之同人。更號遊翁。朱子之外祖諱確。乃歙人。至其孫康國。始從朱子居崇安。曾孫穆。嘗學於朱子。即著方輿勝覽者也。寧宗嘉定十年十二月。賜

朱子謚曰文。理宗寶慶三年正月。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理宗淳祐元年正月。從祀孔廟。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加封齊國公。又追謚朱子父曰獻靖。有兩制詞。載元史祭祀志。朱子壽七十一。蓋生於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寧宗慶元六年三月。命子生於尤溪。葬於大林谷。明景帝景泰六年六月。以朱子九世孫樅。居福建建安者。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世宗嘉靖二年四月。又以御史言。以朱子十一世孫墅。居婺源者。為五經博士。三十八年。令其世襲。

科目記 茲務舉花 五經中式 副榜

今鄉試會試。俱在進呈錄。蓋起於唐宣宗時。裴庭裕東觀奏記云。上雅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鸞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

年至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但其書無一流傳。故新舊唐書。皆無可錄。宋史則載有姚康唐登科記。李奕唐登科記。唐顯慶登科記。蔡堯翰唐制舉科目圖。洪适五代登科記。适又撰大宋登科記。倣漢唐錄。制舉詞科。不專述進士一科。洪邁有皇族登科題名。又徐鉉樂史史演。俱有登科記。江都李椿。有中興登科小錄。是皆私家之著作。而今亦未聞有傳者。明嘉靖十四年。帝親製策問。手自批閱。擢韓應龍第一。降諭一命三人。及一命第一。名次前後之由。禮部因以聖諭。列登科錄之首。崇正七年。知貢舉林鈺言。舉人顏茂猷。文兼五經。作二十二藝。茂猷先以天啟命。作五經。顏茂猷其逆。止除四書。見下。帝許送內簾。茂猷中副榜。會試有副榜。至朝。乃革之。特賜進士。以其名另為一行。刻於試錄第一。名之前。五經中式者。自此接踵。宋取士。以經義。有稱五經。則皆九經。及第。今之五經中式。者。自乾隆初年以前。舊有之。凡此皆試錄之見於史者。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命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錄。惟刻策事。

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等第籍貫籍貫而已科或長始刻士子之文以為程式自是遂為定式一按以第一人為狀元唐宋皆然宋史馬涓入幕府自稱狀元呂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據言謂唐曲江賜宴以年少者為探花郎戴植鼠璞謂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又引東軒筆錄謂選年少三人為探花使賦詩恐因此訛為第三人是一二三之名稱亦始於宋但宋之一命或多至十人若其一命賜及第者只三人謂之狀元榜眼探花乃明制也副榜者元志科目附百官志後順帝至正八年中書省奉准監學生員每歲取及分生員四十人三年應貢會試者凡一百二十八人除例取十八人外今後再取副榜二十人時謂之鄉試備榜副榜之名當起於此而明及國初會試亦有之又與今不同也宋以第二人及第者為榜眼見陳善拙傳

南北中卷 文武五考

唐重進士明經武宗會昌五年定舉士人等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

專門舉學卷第一

三

經每年送二百人進士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號等道進士毋過一十五人明經毋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進士毋過十人明經毋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柱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進士毋過七人明經毋過十人入以地分多寡自唐已然矣宋沿唐制太宗朝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五路謂京東京西陝西河北河東也司馬溫公請貢院逐路取人歐陽公蘇東坡皆意在覈實而不必有所假借蓋皆不欲改變舊制也至明洪熙時科舉取士分南士北士見於日知錄之引明實錄其載在明史者宣德正統間會試分南北中卷南則應天及蘇松諸府浙

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是即一南直隸而有南與中之異至武闈亦做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裡邊六腹四此俱行之於會試耳今會試已分省而南北中卷乃行之順天鄉試南與中皆指外省言北則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增其額於順天本省正額之外者也南時文武有互考之例亦多有中試者蓋在唐時文吏或求武選武夫或求文選惟選官有互用耳宋則武舉人多求試換文資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是互考亦自宋開其端矣

童子科童生

漢自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後漢之法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若黃琬臧洪司馬朗皆拜為郎而任延張堪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香號黃童其尤異也前漢書云世謂之童考軍為博士弟

專門舉學卷第一

三

子已後魏有謝廉趙建章並為郎唐設童子科劉晏最著韓文公贈張童子序其自九年陞於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十一歲耳唐制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代宗廣德間至文宗開成間再停再復後唐時王恕童子及第見宋史王濟傳宋亦設童子科楊億晏殊姜蓋蔡伯倫俱嘗以神童召試本紀所載秦州童子譚孺卿賜本科出身饒州童子朱天錫朱天申先後賜五經出身列傳中楊正臣舉童子賜出身胡穎中童子科皆是也神宗元豐四年置在京小學有就傳初筮兩齋政和之制限年自八歲至十二歲惟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餘無所聞其皆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耶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惟萬頃彭興宗張揆朱虎臣劉毅五人授官而虎臣毅皆以武者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惟呂嗣興王克勤李如圭林公洽何擢何致遠郭洵七人其最奇者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

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惜未詳其年
歲而後亦無所表見光宗時童子補官者本紀惟載吳綱一人度宗
時李伯玉請罷童子科謂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詔自咸淳三年為
始罷之金史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初設經童科經童之制凡士
庶子年十三以下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
最前此太宗時有東平劉天驥年七歲至章宗時有益都劉住兒十
一歲又文藝傳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召見明昌
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程傳類好論醫術壽方數
歲名之因者醫非細事四字
進士第遷應奉翰林文字但金之經童科熙宗時取及五十人海陵
時停罷章宗復立是科放及百數見於守貞傳中非止此數人也又
依幸傳胥持國經童出身官尚書右丞四方有經童入相之語其人
可知矣元史所載自成宗大德三年至文宗至順二年所舉凡十五

韓門綴學卷第二

人惟張秦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葉留耕問以四書大義則
對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夫古者強
而仕觀左傳國語所載曰童子何知焉曰童子言焉曰使童子備官
而未之聞耶曰猶有童心初不以童子為貴也項橐七歲而為孔子
師此甘羅之語本屬無稽董仲舒對策有云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
孟康注云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考論語何氏集注無
有此說史記載秦之甘羅年十二為上卿而自使趙以後不聞別有
建樹其視黃香劉晏遠不及矣古之童子即最大者不過十四五
城洪十五宋之嬰殊十四楊
德年十一楊正五年九歲
年季宗時衡州已制
與四歲者從政即童子之科唐宋亦屢舉屢廢明選舉志士子未入學
者通謂之童生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筭三場並通者俾與諸生
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式即為舉人不中式仍候提學官歲試
合格乃准入學此例後亦不行士之頭顱大而猶因童試者何地

茂有哉

武狀元 武舉 武學生

漢選六郡良家子以材力給羽林期門此武夫應選之始六郡者隴
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唐武后長安二年即中宗崩
聖十九年始置武舉
中第者兵部選用宋有武舉武選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
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此已為後世武殿試之發端而無武舉及第
出身之名慶歷八年罷武舉英宗治平元年復之神宗熙寧三年親
策武舉凡閱三十餘年又一行之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
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生員以百人為率此武有生員之始也八
年立武舉絕倫法詔武舉與文舉同時鎖試元豐元年詔內外文武
官各舉堪應武舉一人二年三月試之嗣是每三年一行徽宗崇寧
四年罷諸州武學南京則自高宗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令武學生
習七書學置博士一員以文臣有出身及武舉高選人為之學諭一

韓門綴學卷第二

員以武舉補官人為之孝宗乾道五年廷試武舉榜首賜武舉及第
餘賜武舉出身淳熙四年以文科狀元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為
閣門舍人慶元五年定解額以後稱武舉進士武無狀元之名也高
宗時浮梁朱虎臣以童子求試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補承信郎既
召見特又賜金帶寵之但授官耳而今饒州府志稱虎臣年九歲紹
興間武殿試十二矢中九的賜金帶武狀元宋試童子皆天子親試
而無殿試之名其稱狀元特志乘語耳金熙宗皇統時設武舉有上
中下三等試箭及以槍持刺木偶人方板又問律并孫吳書凡不知
書者上等為中中為下章宗泰和時初定武舉格而不詳何格宣宗
時同進士例賜勅命章服武舉入仕授巡尉軍轄金志云武舉上命
第一名遷忠勇校尉第二第三遷忠翊校尉獨優於前列三人隱然
鼎命特無其名耳明自洪武二十年立武學用武舉武臣子弟於各
直省應試成化十四年定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此據明史
知錄引明實錄云成化

中太監... 宏治六年定武舉六歲一行先策畧
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正德
十四年始定初場試馬上箭二場試步下箭三場試策一道嘉靖初
定於十月考試次年四月會試未聞復有殿試也崇正四年武會試
命詞臣方逢年倪元璐再試逢年等奏請殿試傳臚如文例乃賜王
來聘等及弟出身有差王來聘京師人武榜有狀元自來聘始即授
副總兵明年攻孔有德於登州中傷而死至武學之設雖起於宋與
廢不常明洪武時建自太寧等衛正統中建於兩京尋命都司衛所
應襲子弟提學官選送武學讀書無武學者送衛學或附近儒學此
已併武學於儒學矣成化中敕所司歲終考試入學武生當時武學
蓋另為一學崇正十年命天下府州縣學皆設武學生員提學官一
體考試雖名武學生實隸儒學而武學之廢其時不可考矣按唐之
武舉如郭汾陽自武舉異等中出而功蓋天下誠為天所篤生他如

專門經學卷第二

書

員半千對策論天地人三陣卓然名言宋史忠義傳有武學生華岳
何地人字子西嘗上書勸韓侂胄其言謂朝廷不宜用岳下大理配建寧獄侂
胄誅放還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又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
杖死東市武學有人亦何忝於陳東也哉

象學數學

先天圖太極圖河圖洛書皆傳自陳搏宋史隱逸陳搏傳云搏善易
以數學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以象學授種放放授許堅
堅授范諤昌至宋震漢上易解敘其源流尤詳儒林傳載其進易說
表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據此則數學象學傳於放而放傳穆修修傳李
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沆沆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
昌傳劉攽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
學于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收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惇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其造太和參兩篇史稱震論圖書授受源

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朱子語類云先天圖不起于康節希夷以
前元有次第是方士輩相傳授參同契中意亦相似惟劉牧以九為
河圖十為洛書與諸儒舊說不合又答袁樞曰以河圖洛書為不足
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詞論語皆有是言而
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不可得而破除也然則朱
子於圖九書十之說雖嘗辨之未嘗不心疑之竊謂河洛先天太極
周子大極圖太極圖無極而極自下而上太極口上
而上下圖也朱子存性有大極圖授受考載集中誠與易道相發明然於周易象
爻之詞要難牽合程子易傳其言精微詳盡而初未嘗及周邵之說
不解漢上易說表何以必牽併為一也又按堯峯文集有跋先天圖
文云堯夫嘗以其學授王豫豫死葬其書家中及吳曦叛盜發豫家
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有道士杜可大賄盜取之
以授盱江廖應淮廖死鄱陽傅立得之傅後再傳至德興董時又無
聞焉金華宋太史作溟洋生贊所序廖事尤奇不錄廖乃宋末元初

專門經學卷第二

書

時人

朱學源流

朱子父韋齋先生病亟時戒朱子往從其友籍溪胡原仲白水劉
致中勉屏山劉彥冲于三人受學焉胡劉皆載宋史隱逸傳白水既
為韋齋身後經理其家而誨朱子如子姪史稱朱子之得道自勉之
始朱子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屏山則朱子自少以
家貧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移建陽之考亭于羽字彥修屏
山之兄也朱子請益于屏山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又
延平李愿中與韋齋先生為同門友雅重之遣朱子從學及後朱
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而期以任重致遠延平嘗學
於南劍羅仲素從羅學於將樂楊龜山時字楊則程門四先生楊龜山
大儒之一也朱子集周程張邵之大成其門弟子可考者約五十人
黃幹字直卿閩人朱子以共子妻之李燾字敬子南康建州人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朱子謂黃

若者不陳淳字安卿黃灝字商以上皆見於道學傳者其散見於儒

林及各列傳則如蔡元定字季通蔡沈字仲默范愈德

朱子字晦庵屬其子及門人范輔廣字漢卿廖德明字子明楊與立字

包遜字徐僑字曹彥約字詹體仁字任希夷字包楊包約

王阮字王介字劉煥字陳文蔚字陳必字陳必字陳必字

李方子字陳孔碩字杜燁字方士繇字章康字劉進字

子寰字林用中字劉炎字方士繇字章康字劉進字

程先字程永泰字孫應時字李伯謙字李伯謙字李伯謙字

吳獵舒璘程端蒙董銖則雖無師弟之名而所嘗講習討論者也黃

師雍吳昌裔何基董槐牟子才徐元杰陽枋陽岳又朱子門人之徒

也薛叔似王塾李道傳魏了翁王栢則未及登朱子之門而私淑者

也而其見於朱子全書者尙未得備述焉

道學之名

道學在宋乃小人設為此名以傾害君子者尤表傳云表少從喻樵

汪應辰游榜學於楊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純熙間程氏學稍震忌

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表在掖垣首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

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凡所謂廉介

恬退踐履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一舉足且入其

中俱無得免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待付出戒救之表死數年侂冑

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識者以表為知言光宗紹熙元年劉光祖言道

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至於寧宗一時攻道學者鄭

丙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陳賈言伏見

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

事此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又大不

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耶乞擯斥勿用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

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諭天下張巖張釜陳自強程松等皆請嚴道

學之禁是皆阿附侂冑之人而亦有深惡朱子者林栗為兵部侍郎

朱子為兵部郎官未就職栗與朱子相見論易西銘不合栗遷吏部

趣之朱子以脚疾請告栗遂論朱某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

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擣門生十數人習為春

秋戰國之能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望

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太常博士葉適辨之曰考栗之詞始末

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自昔小人殘害良善

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初為道學之

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受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

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大罪善良受害無所不有及後

適遷知泉州召入對有欲人臣息心既往圖報方來之語時侂冑亦

悔適奏及之自是禁錮漸解觀此數條則道學之名乃正出於小人

之口是以朱子上孝宗封事云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

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

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

世之事哉其言畧同尤疏宋史立道學傳於儒林之前其識學殆與

魏書立釋老傳等耳獨不解李願傳中稱程子祭額之文有曰自予

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程子時不

應有道學之說恐是傳寫訛誤而劉光祖謂非程氏私言蓋有由也

慶元偽學之禁

慶元偽學之禁凡五十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為首待制以上十三

人朱子為首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為首又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其

名則中興編年詳載之。宋史謂韓侂胄以趙汝愚之門。及朱子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濬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又胡紘等傳論曰。偽學之目。識者以為京鏗實發之。蓋為鏗薦引劉德秀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史謂偽學之稱。自此始。其時侂胄命之草詔者。則高文虎也。劉宰傳云。時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紹興三年。鄞城市井有取程頤語。以偽學盛行於。其與朱子為難者。不獨一侂胄。王淮為相。除朱子。浙東提舉台守唐仲友。與淮同里。為姻家。朱子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前後章六上。淮乃擢陳賈監察御史。與尚書鄭丙叶力攻道學。史言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遂昌人胡紘。未達時。嘗謁朱子於建安。朱子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朱子為待講。疏論韓侂胄之姦。侂胄恨之。使優人王喜於上前。發

韓門綴學卷第二

三

寇闕袖效朱子進趣。戲於上前。朱子遂去。而意猶未快。擢紘監察御史。紘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子為偽學罪。首在太常。請禁偽學。謂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引唐五王不殺武三思為說。詔偽學之黨。權住進擬。用紘言也。前御史劉三傑論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為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三傑又與沈繼祖連疏詆朱子。又有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朱子。絕偽學。見謝深甫傳。道學傳。又作余嘉。考嘉生平。見於史者兩事。一乞斬朱子。一請加韓侂胄九錫。小人無忌憚。至此極矣。及朱子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于是門生故舊。無送葬者。獨辛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其先朱子子祠時。湯璠上疏言。某以正學為講官。宜追還。仍授講職。言皆侃侃如也。其攻偽學。而非專攻朱子者。何濬為中司。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不得自相標榜。王沆獻言。令省部籍記

偽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施康年。陳謙。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湯碩攻吳柔勝。主朱某之學。不可為師。儒官偽黨之禍。本始京鏗。即京鏗。侂胄傳作鏗。遠鏗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子職名留正。周必大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寔解。然當時如柴中行。授撫州軍事。推官轉運使。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孫逢吉。章穎。布衣呂祖泰。皆嘗辨正學非偽。而不可禁。又如劉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史論謂其盛名。與學記並傳。穹壤。至於劉焞。為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乞罷偽學之詔。則又在後矣。

韓門綴學卷第二

三

韓門綴學卷第二

耕藉用牛

易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古之用牛與馬同利
 逮漢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未聞耕田也周禮疏謂周時未有牛耕
 耕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
 乃驅率吏民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按王伯厚云山海經后稷之
 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末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再耕亦字伯
 牛賈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
 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晉潘岳藉
 田賦曰總犍服於縹輓今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屬左兮侯萬乘
 之躬履李善文選注曰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
 古也此注非謂牛耕始晉乃謂耕藉之用牛自晉始耳余更考諸經
 史祭義但曰躬秉耒而已國語曰王耕一墾班三之注云王無耦以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一耜耕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陳氏禮書云王必三推卽所謂一墾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卽所
 謂班三之也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蓋一墾土而
 三推之其說明矣漢之親耕其儀不可得詳晉書禮志云武帝泰始
 四年乘輿御木輅以祭此卽潘岳作賦之年所云木輅乃周禮之田
 路漢志之耕車禮所謂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者蓋
 因親耕而特御此輅以出卽賦中總犍二句亦特指載耒耜之車用
 牛非卽耕田之牛也惟賦又有云坻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
 人終訖李注云旣云以牛而又言推耒蓋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
 義也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稷用之據此則注於禮記國語合一
 之義未明矣宋書耕藉禮無牛耕之事當沿晉制隋書禮儀志云北
 齊親耕之儀帝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又曰藉田令帥其屬以
 牛耕終于畝舊唐書禮儀志元宗欲重勸耕措遂耕五十餘步蓋隴

乃止禮畢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此則耕藉之用牛明載史冊者
 然或但爲終畝之用未見其必爲親耕也惟開元禮藉田東郊儀有
 御耒耜牛四頭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則牛之爲御用顯然矣
 宋史禮志元豐二年建先農壇置神倉齋官并耕作人牛廬舍之屬
 繪圖以進又云藉田之禮太僕設御耕牛於御壇之西又從耕羣官
 每耒耜一具正副牛二隨牛二人庶人耕牛二百蓋但言進耒耜而
 牛隨之矣元志有祀先農之禮未嘗親耕明史禮志所載有御耒耜
 二具御耕牛四而他書所言尤詳皇明通紀云成化元年二月祀先
 農畢釋祭服耒耜三推戶部尙書馬昂奉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
 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采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颯旗而
 行上乘耒三往三反如儀續文獻通考云戶部尙書北向跪進耒耜
 順天府尹北向跪進鞭導駕三推三反戶部尙書跪受耒耜順天府
 尹跪受鞭又給事中某崇正壬午親耕藉田記云上左手執耒右手

韓門綴學卷第三

執鞭三推步行犁土中盡隴而止由後以朔前則用牛與耒原是
 兼行而國語與禮記何嫌雜用哉

象輦

周禮之象輅以象飾車猶之金輅玉輅之飾以金玉其駕則皆馬也
 自晉武帝太康元年孫皓降晉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以大車駕之
 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以試橋梁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此以象駕車之始後魏象輦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當時象猶難
 得也唐書天子五輅皆駕馬但有蒼龍赤駟黃駟黑駟之分未嘗用
 象而禮志言武后置九州馬於明堂令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
 象共曳之則仗內固亦有象但不駕車耳宋鹵簿以象居先每象南
 越軍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兩莊養象所奏詔以
 象十於南郊引駕開寶九年此即太平興國元年其南郊時其象止在六引
 前排列詔鹵簿使領其事六引乃五輅大安車之前導以六象而駕

表儀具詳設表箋之案與捧箋之官蓋中官之有賀箋元明始詳宋以前未之聞也

年號

古有一君而兩紀元者自春秋後即有之秦孝公子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惠文始稱惠王見史記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見竹書紀年俱另起元而未嘗有中後之名至漢孝文帝有後元年孝景帝有中元後元年亦後人加以中後之名即孝武帝建元元光其先亦但改稱元年及至改元元狩時乃并前之元追改之封禪書及郊祀志可考元狩以後始定年號但元狩之前有元朔不知當日有司何以只稱一元二元而不及元朔乃以元狩爲三元也更有增至三字四字六字者光武建武之後有建武中元梁武帝大通之後有中大通大同之後有中大同主齊之始建國亦二字也且有始建號即四字者元魏太武帝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宋太宗之

韓門綴學卷第三

五

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以至西夏諒祚之延嗣寧國天祐垂聖福聖承道秉常之天安禮定乾順之天義治平天佑民安宋史載日本國有天平勝寶之號當唐天寶中則在宋以前矣更有多至六字如元昊曰天授禮法延祚秉常曰天賜禮盛國慶是已其若一朝而兩世同一號者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元之後亦曰上元元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元也又有易世而仍稱舊號者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稱天復五年時哀宗亦仍稱天祐五代梁太祖崩於乾化二年明年宋帝復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至重貴已改開運矣後漢高祖仍稱天福漢高祖號乾祐隱帝仍稱乾祐北漢劉崇亦仍稱乾祐周太祖改元顯德一月而崩世宗即稱顯德恭帝亦仍稱顯德遼太宗以天顯二年即位至十三年十一月乃改元會同金太宗建號天會熙宗仍稱天會至即位兩年之後乃改元天眷以至明建文四

年六月以後仍稱洪武亦是也若劉豫即僞位而稱天會八年則時逆者之喪心不足道耳其年號之雷同者建武有七則東漢光武帝西晉成都王穎東晉元帝後魏北海王顥十六國之趙石虎燕慕容忠南齊明帝也太和有七則魏明帝後魏孝文帝十六國之趙石勒成李勢東晉廢帝奕唐文宗十國吳楊溥也中興有六則西燕慕容承後魏廢帝則齊和帝唐渤海王欽茂孫華嶼唐末驃信舜化南唐李璟也建元有六則漢武帝東漢安帝十六國之漢劉聰前秦苻堅東晉康帝南齊和帝也建平有六則漢哀帝後趙石勒後燕慕容盛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瑤後魏京兆王愉也天成有六則梁貞陽王淵明後周宣帝隋末林士宏操師乞唐安慶緒南唐明宗也永和有五則漢明帝晉穆帝後秦姚泓北涼牧健十國閩王鏐也應天有五則唐朱泚史思明李希烈十國燕劉守光西夏趙安全也太平有五則吳孫亮北燕馮跋梁敬帝隋林士宏遼聖宗也建興有四則蜀漢

韓門綴學卷第三

六

後主吳孫亮晉愍帝後蜀李雄也建初有四則東漢章帝後秦姚萇西涼李暠成都李特也正始有四則魏齊王芳後燕高雲北涼沮渠蒙遜後魏宣武帝也建始有三則漢成帝晉趙王倫東晉桓靈寶也永康有三則晉惠帝西秦乞伏熾磐後燕慕容寶也天祐有三則唐昭宗西夏趙諒祚元末張士誠也乾德有三則隋末輔公祏北宋太祖十國蜀王宗衍也光天有三則陳廢帝南蜀王宗衍南漢劉玢也五鳳有三則漢孝宣帝吳孫亮唐寶建德也天興有三則唐劉武周金哀宗蒙古太祖也元史不載見孟琪備錄天正有三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金移刺窩斡也以至漢宣帝晉惠帝俱曰元康東漢章帝唐憲宗俱曰元和東漢和帝東晉安帝俱曰元興金耶律留哥元順帝俱曰元統漢光武帝唐諱王重福俱曰中元東漢冲帝晉懷帝俱曰永嘉唐太宗西夏趙乾頌俱曰貞觀唐明皇十國吳越王俱曰天寶北齊文宣帝後梁蕭歸俱曰天保吳孫休北梁段業俱曰天璽唐昭宗遼末奚

王圓高保俱曰天復北漢劉承鈞金太宗俱曰天會隋末字文化及唐武后俱曰天壽後魏道武帝金宣宗時字彙補云廷軍俱曰天賜吳孫皓前涼張大豫俱曰鳳凰隋末操天成高開道俱曰始興梁武帝遼太宗俱曰大同後周靜帝金世宗俱曰大定宋高宗西遼夷列俱曰紹興南宋孝宗西夏趙秉常俱曰乾道外此猶考之未盡也其一年之中數改元者南齊書海陵王紀云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詔改元為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為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為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敗成都王穎改元為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元為承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同於前事矣按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丕嗣位為魏王即改元延康十一月受禪改元黃初唐睿宗太極元年改於正月至五月又改延和明皇即位八月又改先天次年乃改開元金哀宗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天興魏既篡逆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七

金將淪亡若明皇何為急改耶前明一帝一號非漢晉唐宋元各朝所能及其建號雖不雷同前代而未嘗考及偽號如後魏出帝之太昌猶曰太泰字異也光宗以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即位在一月而崩延熹以七月以前為萬曆八月以後為泰昌前涼張重華後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臘俱稱承樂西夏乾順改元正德金叛將楊安兒見後載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俱改元天順元魏元法僧梁永嘉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俱稱天啟當時竟無人檢及此者昔宋孝宗受內禪議改元重熙權吏部尚書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紹興五年狀元謂契丹嘗以紀年遼興宗嘗宋仁宗明道時遂改隆興明諸臣對此有愧矣至陳懷天啟官詞明下注云司鑰庫檢得天啟錢數枚古色斑駁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左右以內閣及翰林官對上佛然夫元與蕭雖借號為時甚暫未必鑄錢且法僧以徐州刺史於魏孝明帝孝昌元年稱宋王當梁武帝普通時王琳立梁永嘉王莊於郢州當陳武帝永定時即有錢孰儲此千年之物於司鑰庫哉詞注所云或以譏當日閣

臣詞臣之不學而其事未必可信也

生稱廟號

賈誼疏言使顧成之廟尊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上書而預定人主之廟號無禮甚矣乃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帝號曰烈祖穆祧是真生定廟號矣孟珙蒙韃備錄引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是生稱太祖也宋史外國傳元昊於宋仁宗寶慶時稱帝遣使上表曰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是生稱世祖也元昊祖諱景宗晉書五行志曰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立乃定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明廟號

前明人文集中多稱廟號閱者茫然不知何代今備錄之長陵成祖

韓門綴學卷第三

八

獻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憲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慶陵光宗德陵熹宗又世宗孝潔李皇后嘉靖悼靈葬昌平襖兒峪之南乃宮人葬處其東即田貴妃墓後以莊烈帝葬於其中稱思陵李后已遷葬永陵而初葬處人猶訛稱悼陵此十三陵皆在北京昌平州其太祖洪武葬於南京鍾山曰孝陵

諡因諱改

唐之代宗即世宗宋之真宗即元宗廟號因諱而改也趙元昊父名德明范文正公與書稱後唐明宗為顯宗特偶然事耳若人臣之諡賜自朝廷其後有改必因美惡之未論定者耳宋乃有因家諱而請改者丞相史嵩之卒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簡端明殿學士蔡抗卒諡文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請者許者皆無所嫌時重諱也至於文之諡明制惟由詞臣者始得之然如劉青田追諡文成李空同追諡景文皆無愧文字如于肅愍趙忠毅鄒忠介高忠憲馮恭定俱不得

諡文而溫體仁則曾論文忠後乃削之矣

十七歲禪位一百十歲歸老

人主禪位在于耄期而若元魏獻文帝兩歲立為皇太子十一歲即位十三歲生子十七歲禪位於太子太子五歲是為太上皇帝人臣致仕七十為期而若元魏世祖時侍中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聽歸老年一百二此兩事皆千古無雙也

官品正從

官品有九起於曹魏九品有從起於元魏而別從品於正品則兆於後周而定於隋然亦其名則然耳若其實自古有之也周禮有九命此數極於九之所自始周語曰外官不過九品此九以品名之所自始三代之官公孤無其人則闕所有者卿大夫士三者而已卿有上中下大夫士各有上中下雖周禮所載有卿而無上大夫禮記所載諸侯有卿與下大夫而無上中大夫記稱上大夫卿則以上大夫為

九

卿左傳於列國之卿稱大夫則以卿為大夫王與侯國不同大國小國又不同然約而計之則三卿三大夫三士秩然九品矣漢有品令之說乃後人追溯之詞所借應劭之漢官儀蔡質之漢官典職儀式衛宏之漢舊儀胡廣之漢官解故注僅備見於他書所徵引全書不得見也然漢以祿俸為等差雖亦隨時增損而考諸漢書則三公號稱萬石其下曰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比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凡十八等自二千石以下皆有比與從無二義也其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比五百石至通典載魏官置九品自第一品至第九品詳立官名九品之名從此起魏延康初置九品官之法乃始於人高下非此九品也晉有魏晉官品令晉官品晉公卿禮秩晉百官名等書皆不傳見引於他書者多是官之姓氏里居宋書以九品為晉江右所定不知其自魏起也南齊百官志魏書官氏志魏書官氏志謂前世職次無從品魏氏始制之

亦一代之別制也品有九而九品各有從每正從又有上中下則等次五十有四矣此高祖太和中所定百官也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復

次職令至世宗初班行之自從三品以上獨稱品四品以下則每品各列上階在前其在後者不更分中下梁天監初定九品七年又定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位不登二品者又為七班郡守及丞各為十班縣制七班蓋以班與品並用至將軍之號乃有二十四班凡十品梁制最為繁雜蓋以班之十八二十四者為最貴而少而積多也陳承梁制品亦惟九北齊制官多循後魏九品各有從品後周遠師周之建職內命自三公九命外命自諸公九命以遞降及於士之一命其官自正九命九命以至正一命一命其尊九卑一雖與列代之尊一卑九者不同且但有正而無所謂從然亦十八等隋改周之六官其分九品也元魏但稱品與從品後周但稱正命與命而隋則兼有正從至煬帝復除去上下階惟置正品

十

從品唐承隋制九品正從乃有三十階自一品至三品以正從分為六階自四品至九品每正從各有上階下階此六品凡二十四階合之則有三十階而每階中又有職事官散官爵與勳官四者之不同六品以下無爵有衛官從七品下階以下無勳官而衛官則至從九品下階猶有之官有流內流外又分清濁四品有清望官四品至八品有清官至於朝會則職事同者先爵爵同以衛職事官與散官勳官合班則散官居職事官之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然重官而不重爵故有親王正嗣王一任文武官者朝會從其班班官卑者從王品郡王一從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官階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居太子太保從之下郡王次之此所謂從其班也國公從居三品之下郡公正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從居四品之下侯從居四品之下伯正居五品之下子正居從五品之上男正居從五品之下大畧如此宋淳熙官品令但列九品正從不更分上下階遼志百官

有官而無品其禮志所載禮儀冠服稱某品某品者竟不知是何官也金史文官九品其階四十有二從一品有上中中次下四階二品正從各上下兩階凡三四五品正從有上中下三階凡十六品至九品正從各上下兩階凡十武官與文資同元志勳十階爵八等各自一品至五品而勳之上柱國柱國爵之王郡王皆一品其文散官四十二階正一品有六從一品有三三四品正從各三凡十五品至八品正從各二凡十武散官三十四階二三四品正從各三凡十五品至八品正從各二凡十其文官九品無散官武官雜職亦如之明制九品亦分四十二階一品正從各有初授某大夫陞授某大夫二品至四品正從各有初授陞授又有加授五品至九品正從各有初授陞授而無加授特郎與大夫不同耳武階止有三十武自一品至六品而止無七八九品其自正二至從四初授陞授之後又有加授則與文同也我朝九品正從凡十八級無重疊之階近人著書有

韓門綴學卷第三 二

於歷代職官做周禮但詳人數而不及品與階者故備記之

移封

單恩誥敕之封其止一代二代而願以本身封典移封上代者此例自古有之宋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文武官並遷秩應敘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而陳堯叟傳云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且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蓋真宗景德時其父省華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而堯叟已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特不解母後褒封何以不及其父且掌樞密之母制得封郡何以必用妻封表讓景德在大中祥符之前其制如此歟又李虛已以南郊恩封郡臣母妻虛已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此與回授之制合矣而不及其祖又冠城少孤鞠於祖母

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城始亦不及祖又張根為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地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是何不以本身及妻地封大父母而多此周折致使父乃無封豈以本身之官不可移移則無官故耶金章宗泰和元年初命文武官官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是當并及祖母元史封贈之制歸於考課至元二十年制每歲終考課第一考封官及妻第二考子弟承應敘仕第三考封贈祖父母一品三代二品二代四五六品封贈父母品級不及封贈者遷官品七品六品止封一次至五品而上每加一品封贈一次又封贈曾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並與夫子同父母在仕者不封已致任并不在仕者封之雖在仕棄職就封者聽父母應封而讓曾祖父母祖父母者聽讓不在本身而在父母與宋同也又一條云父母曾任三品以上官亡歿生前有勳勞為上知遇者子孫雖不仕其實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跡赴所在官司保結申請量擬封贈無後者許有司保結申請此則他代所未聞者明制初授散階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

再考九年而以最聞者皆給本身誥勅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誥命六品以下授勅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凡封贈之

次七品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初制有四品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父

職高於子則進一階父應停給及子為人後者皆得移封明所謂曾

祖祖父如子孫官者言父則母可知非不及母也而所謂移封之應

停給者蓋謂一代之於二代二代之於三代矣

尉俸

自唐制品官犯流罪以下聽贖由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以至流三千里者贖銅一百二十斤但云贖不云罰也銅固非俸而數亦至輕宋制有官者犯徒罪贖銅當是相沿唐制但不及流耳刑法志刑官多有罰金者亦或有奪俸一月奪一季俸之事是宋之贖銅專指徒罪

也。金史則刑志載有罰俸一月。選舉志有奪俸兩月。二月元刑法志諸牧民官公罪之輕者許罰贖。職官犯夜者贖其稱罰者。但有罰俸一月。蓋元制犯咎者。初犯贖銅。再犯罰俸一月。或半月。三犯者決此。見兵志。急遞備兵條內。罰俸即奪俸。其謂之罰。自金元始也。明史刑法志。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望誤。許以俸贖。始此。此似專指大臣。且謂之贖。不謂之罰也。史又曰。祖制。凡朝會失儀者。即執下鎮撫司獄杖之。乃免道。萬歷時。失儀者始不付獄。罰俸而已。金元惟一月者稱罰。元有罰半月者。若其兩月一季者。則稱奪。至明而罰俸有半年一年。三月九月者。相沿至今也。

公主駙馬

皇女稱公主者。古者天子嫁女。不自主婚。以同姓諸侯主之。故曰公主。春秋之法。主姬下嫁。以魯公同姓之國為之。婚主是諸侯亦然。而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公主之稱。於古未聞。始見漢書。其稱尚主者。尚配也。顏注漢書。引易得尚於中行。為解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若駙馬之官。漢書金日磾傳。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入侍左右。出則駟乘駙馬。猶云車駕之副耳。非為尚主之名也。自魏何晏。尚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遂惟尚主者。始拜此官。直稱駙馬。宋代宗室女。封郡主。縣主者。稱其夫郡馬。縣馬。歐陽公歸田錄。趙葵行營雜錄。俱嘗辨其非。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為帝姬。國號易以美名二字。如嘉德惠淑仁福之類。遼史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為婚主。婿稱駙馬都尉。惟婚後賜公主之物。有送終車。駕牛。載羊一。比於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蓋備一生服用之物也。金史諸駙馬都尉。正四品。公主之縣號。凡有三。十具詳於金百官志之吏部條內。元則諸王之女。亦稱公主。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此其異於古者。明制。公主授金冊。祿二千石。凡尚大長

公主長公主。公主並曰駙馬都尉。位在伯上。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孫女曰郡君。曾孫女曰縣君。元孫女曰鄉君。婿皆曰儀賓。公主之號。皆以地名。至於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稱大稱長。已別矣。惟元史稱皇姑大長公主。皇姊大長公主。此其不同。至明乃改從古焉。舊史列傳。首后妃。而諸子則隨時代載之。未有為公主立傳者。既不可附后妃。而列諸子之前。又不可連諸子。而雜列傳之內。獨隋之南陽公主。載在列女。舊唐書。以平陽公主附於柴紹之傳。自魏書以諸子總載。后妃之次。新唐書。因亦諸子總載。并及公主。主之有傳。自新唐書始也。宋史。倣唐書。亦有傳。遼史。金史。俱作公主。表他史所無。明史。作公主。列傳。倣唐宋例也。而以駙馬都尉附焉。即以鞏永固之賢。不得紀名於目錄。至於宋史。稱燕國長公主。薨高懷德去駙馬都尉號。此制則他代所無也。

帶御器械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丙

宋人傳中。每有稱帶御器械者。不知何官。考宋史。石普傳。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真宗特以命普。職官志。列此於東西上閣門之後。內侍省之前。云。宋初。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橐鞬御劍。或以內臣為之。止名御帶。咸平元年。改為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自今無得過六人。慶歷元年。詔遇闕員。曾歷邊任有功者。補之。中興初。諸將在外。多帶職。蓋假禁近之名。為軍旅之重。又云。紹興二十九年。詔中外舉薦武臣。無闕可處。增置帶御器械四員。然近侍亦或得之。乾道以來。詔立班樞密院。檢詳文字之上。淳熙間。凡正除軍中差遣。或外任者。不許衙內帶行。又須供職一年。方與解帶。恩例於是屬。鞬之職。益加重焉。是於武臣為內殿崇班。至度宗時。外任或稱帶行御器械。或稱帶行帶御器械。竟於銜加行字。前代所無也。

藩司臬司之稱

通雅曰。今以方伯稱藩司。廉使稱臬司。謂其近似也。自殷制。八州八

伯十星為方伯帝乙命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後世廢封建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南齊張敬兒為雍州刺史史稱方伯是刺史為方伯矣然不聞有藩司之稱梁沈約作齊安陸昭王碑文有云藩司抑而不許李善文選注無釋藩司僅見於此若唐人文集中所云藩垣藩岳者多以此稱節度使而韋蘄州詩曰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蓋節度乃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下州刺史皆正四品分上階下階故皆可稱也宋人於節度從承宣承宣宣諭宣諭經畧安撫直務開制置制置諸使文武官皆以節藩輔藩開藩等用入文內亦有稱郡守者是無一定之官也惟方伯獨以用之監司耳至於廉訪司臬司按察司本各不同唐睿宗景雲時改巡察使為按察使續通典魏謩疏曰韋長任膺廉使時長為觀察使唐稱廉使觀察也宋仁宗時以轉

韓用級學卷第主

五

運使為按察之官宋史王素傳擢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為明素獨不撓細故楊察傳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專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宋之按察蓋主巡察別有提點刑獄則轉運判官為之常有由內官出者遼聖宗命尚書劉京等分路按察刑獄此按察為刑官之始金章宗承安四年始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宣宗貞祐二年罷按察司至於元乃稱提刑按察使司世祖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曰各道按察使然不及廉訪使之尊世祖後又改按察司為廉訪司其稱臬司者奕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庭下感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無庸也即屏去之古稱廉使為臬司後人更稱臬司為廉使耳元有行中書省或改行尚書省有行御史臺或改行御史臺亦稱行省行臺又有宣慰宣撫安撫各司次於行省明之布政按察蓋做元之宣慰按察即金之提刑元之廉訪耳布

政之銜加承宣與宋承宣使同其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乃洪武九年六月事也若藩臬二字之義藩乃詩板之篇价人維藩之藩猶屏也臬則書康誥汝陳時臬之臬謂法也

達魯花赤

元魏設官多同於晉諸方雜人來附者分為南北部而於用人無所分北齊後周亦仍魏制遼自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北面治官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其先太祖分迭刺夷離董為北南兩樞密院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曰北院居南者曰南院元好問曰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此特以兵民分南北視後太宗之制不同矣金自熙宗定官制皆循遼宋之舊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寺曰司曰監曰局曰署用女直人與漢人各定其員數或明稱女直司漢人司大約漢人之數每多於女直人或相等又有譯史通事諸人志內不明注

韓用級學卷第主

六

用何人者無定員者也司吏亦兼有女直人漢人漢亦多於女直此其用漢人與遼異矣元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而下在內有寺監衛府在外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者曰路府州縣其正官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正官曰達魯花赤內官之總管提舉提領千戶外官之元帥府萬戶府總管府宣撫安撫招討各司及府州縣正官之品有高卑而其名達魯花赤則同也

樓羅霸都

樓羅為日知錄所徵引已詳矣今更檢得一條宋史外國傳元豐四年于闐國遣蕃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樓羅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土漢家阿舅大官家此當是譯漢之語而其言不文元明所修四史皆然史官之不學也至如宋史張思均傳末云子承恩為三班奉職思均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小樓羅焉此蓋因思均稱樓

羅故目承恩為小樓羅。日知錄引此。剛去子承恩等八字於上。則小字似指狀小而言。非其義矣。元劉國傑從伯顏南征。屢立功。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他傳或作劉二。拔都兒。拔即霸也。但霸都僅見於此。他人俱作拔都。如攸哈刺。完者都。伯顏。李庭。杭忽思。完顏石柱。皆賜名拔都兒。是也。而完者都。因賜拔都之名。以致元史作兩人。分為兩傳。誤矣。又作八都魯。宋史或作巴士魯。今譯勇字。舊曰巴圖魯。因思元之拜延八都魯。答失八都魯。劉哈刺八圖魯。皆漢拔都兒。失刺拔都兒。郝和尚拔都。其中豈無賜號。且有一人兩見。而一稱拔都。一稱八都魯。作史者不考。而誤以為其名也。天概樓羅拔都。如漢人之稱好漢。好漢見於史者。唐武后謂狄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因薦張柬之。及宋韓世忠之稱王德。是也。

府史胥徒

庶人在官。若書之庶人。走記之庶人。祭於寢。注疏皆指為在官者。何。韓門綴學卷第三。以謂之在官。周禮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入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所掌官契。官書。官敘。官令。是謂在官。與正之官。灋師之官。成司之官。灋旅之官。常同其分職也。注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也。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敘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也。徵令。趨走給召呼也。此注未甚分明。後人誤會其意。近作孟子講章者。謂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言似是而非。按府者。說文曰。文書藏也。是府以文書為主。兼及器物。器物或有或無。文書無官不有。契者。釋名曰。刻也。刻識之數也。古者書刻於木。而契有左右。一行於外。一自藏之。若今之案卷。收藏此契者。其人直稱為府。蓋若今之典吏。非特斗庫而已。史掌文書。古之紀事者。稱史。贊治者。贊佐也。佐此治藏之人。若今之書辦。

經承辦事者也。胥有相助相視之義。又以佐此贊治者。若今之副手。貼寫史辦其事。而胥為次序之後。世猶曰胥鈔。不專是科次其人役也。徒衆出於井田。故掌土地人民之官。謂之司徒。此所謂徒。若今之差役。用以召集徒衆。徒衆不必皆食於官。考周禮序官之數。府惟廩人多至八人。餘則多不過六人。四人。而一二人者。大率皆然。數常減於下。士史之數必倍於府。胥則又多於史。或史胥相等。徒則數十人者為多。間有少至四八八人者。多或百人。或百二十人。或百五十人。或三百人。司馬且多至三百二十人。然則府猶正也。官有正。卿。府亦一府之正也。史猶師也。師乃其次。易師卦注曰。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官有卿。貳。史亦府之次也。胥猶司也。各有所司。胥則史之司也。徒猶旅也。旅乃衆意。徒在胥之下也。至疏言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言無他。書可證。以臆度之。當如是耳。

韓門綴學卷第三

尚右尚左

古稱左右。無稱右左者。而其實皆以右為上也。凡見日知錄。東向。象若豐之右肱。明夷之左股。並以爻位在上為右。在下為左。史記稱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詩魏風葛屨篇曰。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毛傳云。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言昏禮。夫導婦入。皆自西階而升也。朱子集傳曰。讓而辟者必左。小雅彤弓篇曰。鐘鼓既設。一朝右之。朱傳曰。右。勸也。尊也。王氏安石亦曰。尊而右之。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至祭義注。所云周尚左者。蓋社尊而祖親。周道親親。明其所尚者。在於左之祖廟。初非以左為上也。鄉飲酒禮。鄭注云。賓席。牖前南面。西主人席。階上西面。東介。席西階上東面。西以右為尊也。若夫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特以入門時。北向之左右言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鄭注云。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士相

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賈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以東為右以西為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聘禮賓入門左注云左西方蓋客就西階及席則客坐西而東鄉東鄉者坐在右也大學論絜矩之道先右後左與先上後下先後後一例史記所載沛公見項王於鴻門項王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其東向者尊右也孝惠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高后元年王陵為太傅陳平乃以左丞相為右丞相此上選也孝文元年周勃為右丞相而陳平乃以右丞相為左丞相且曰右丞相位次第一左丞相位次第二是乃欲尊勃而平更下遷耳其後周勃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無左右之分而漢書孝武帝征和二年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類師古注得贊人當辨為右丞相是因屈氂未足當右丞相之任故虛其上位耳又諸侯王表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

韓門經學卷第三

九

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建後漢建武中魏武為丞相相屬有東西曹此兩字武帝時分長史為兩府時人欲省東曹皆曰舊西曹為上東次之宜省東曹魏武曰口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後世尚左之機萌於此矣僕射分置左右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未知以何為上而魏晉之左右僕射並以左為省主此乃尚左之明徵爾是齊梁俱由右僕射遷左僕射後魏二僕射左居上右居下尚書則左丞為上階右丞為下階舊唐書職官志尚書都省注云左丞正四品上右丞正四品下宋之官制詞人為左餘人為右戴仲培鼠璞云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為右職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秘省殿名何耶遼史百官志遵俗東嚮

而尚左御帳東嚮東西為經南北為緯故謂御營為橫帳國語解云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蓋遼尚左也金志百官左丞相正一品右丞相正二品他官有左右者皆先左後右是金亦尚左也元宰相年表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右丞在左丞之上後世獨元尚右明太祖未即位時猶仍元舊明史職官志注吳元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相國左相國為右相國改者改其前四年初即吳王位之建官也乃古制有後世猶存者韓文公送幽州李端公序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蓋客階西階此從古制之稱而坐東向以明其謙也是雖稱客階而於尚左之禮未嘗變若沈存中補筆談云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惟釋門主人升堂眾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按惟古人尚右是以左傳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尚左惟後人尚左是以舊唐書謂波斯國俗右

韓門經學卷第三

三

尊而左卑皆以著其獨異云耳至如今人賓主相揖客東主西謂之南禮客西主東謂之北禮及讓坐位則南北禮皆客東而主西此乃南禮是而北禮非矣出入之左右不同以禮之鄭注賈疏所云賓階阼階東向西向者觀之自得其義

羨餘

羨餘之名始於唐而甚於宋唐書食貨志唐元宗開元八年監察御史宇文融括籍外羨田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百萬緡至德宗時劍南章舉有日進江西李兼有月進淮南杜亞宣欵劉贊鎮海王緯李錡皆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舊唐書云實入之羨皆曰臣於王於外方則曰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宣州判官嚴綬領軍府為進奉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罷鹽鐵使進奉憲宗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時雖有罷之名而方鎮進賦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且加甚焉用軍有助軍錢賦

平有賀禮上尊號有獻賀物至穆宗一切罷之而史稱武宗會昌末
置備邊庫宣宗更號延資庫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列傳贊云宇
文融以言利得幸天寶以來所費愈不貲計于是韋堅楊慎矜王鉉
楊國忠各歲進羨緡百億萬舊唐書云志求餘羨竊觀皇甫湜論進奉書云凡諸
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於私室大概唐之羨餘以正為羨
者多也宋史所載見於本紀者太祖開寶八年知桂陽監張侃發前
官隱沒羨銀追罪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諸庫藏敢變權衡以取
羨餘者死端拱初張路元提舉至有羨以諸州緡常度外長數尺請割取付工官備他州歲餘羨餘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路元免官且待遷傳仁宗皇
祐五年詔轉運官毋得進羨餘高宗紹興七年禁諸路進羨餘孝宗
淳熙二年提點坑冶王楫進羨餘十萬緡詔却之五年四月知紹興
府張津進羨餘四十萬緡詔以代民輸和買身丁五月禁諸路州軍
貴屬縣進羨餘宋却羨餘之詔何多也及觀列傳所載太宗時劉保
勳為雲安監監制置使歲滿出羨餘百萬轉運使欲以狀聞保勳曰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貪官物為已功可乎乃止此與太宗詔相合也真宗時李仕衡為河
北都轉運使南郊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
軍物為供言者以為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
即其羨餘當時真宗已稱其應猝有才矣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鑄
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觔籍為羨餘不之罪張雍所至聚公錢為
羨餘以輸官帑秦義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許元為江
淮制置發運使收羨餘以媚三司王達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
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鄭戢權三司使勾較出入得緡錢四百
萬緡此皆在真宗仁宗時者與前詔不符也神宗時李稷提舉蜀部
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詔推揚其功以勸有位李琮以戶部
判官使江浙括隱稅得緡錢百餘萬徽宗時梁子美遷河北都轉運
使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
史言遼宋之禍實基於此竊觀司馬溫公乞罷免役錢疏云監司守

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
蕭燧上孝宗疏謂既却羨餘之數今反以出剩為名大概宋之羨餘
多在正賦之外者矣然如李端愿知襄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
萬被賞端愿言轉運使剝民希寵帝奪其賞紅葛官知南劍州溪山
多產銅銀吏挾奸罔利課茂不登官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
使論當賞官曰天地所產吾願盜之又可為功乎卒不言張瑛拜淮
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譴責
瑛以賦數民貧對神宗王吉甫知梓州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
甫曰一增之後不可復減竟却之劉摯為監察御史裏行奏論程昉
趙子幾張觀王廷老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盧秉進制置發運
副使先是發運使多獻羨羨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
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備三司通結
是論論時有聞也后妃傳云劉太后稱制漕臣劉紳自京西還言有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曾宗道乎
此四人豈因納羨餘進哉南渡後宗室師揆為淮西提刑兼領屯田
事及代去吏請獻羨餘二十萬師揆曰後將病民矣宗室不意知開
州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轉夔州轉運判官夔民
病上供銀以鹽場羨餘易米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代納省緡銀
十五餘萬當時后妃宗室之賢有如此者豈獨廷臣哉不獨此也蕭
德起為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遂劾劉大中而鼎亦罷難免鄙
夫之譏乃其知湖州檜欲取羨餘遺檜書云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
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德起能為是言所由不失為循吏也元
世祖以至元十三年平宋十四年成都路倉收羨餘五千石按察司
已治其罪命以其米就給西川兵十五年饒州路達曾花赤玉古倫
擅用羨餘糧四千四百石杖之仍沒其家十八年以按察司所劾羨
餘糧四萬八千石餉軍二十五年餉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

集賢院以給多才藝者。至成宗大德七年。詔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而當時固有以增羨受賜。且多增羨。以干進者。武宗以後無述焉。不可考矣。

青苗錢

青苗法創始於唐。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月。詔青苗地頭錢。據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貸。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唐元大曆。新書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至宋李參為淮南京東陝西轉運使。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原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王安石知鄞縣。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及神宗熙寧二年。安石參知政事。自二月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九月。遂行青苗法。當時稱依陝西青苗錢例。而常平廣惠之法。

韓門報學卷第三

三

遂變而為青苗。安石引周官泉府輸息一十而五為說。時孫覺奏曰。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而司馬溫公謂貧者既盡。富者亦貧。韓魏公謂請時甚易。納時甚難。蘇東坡謂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陳舜俞謂每歲兩輸息錢。是別為一賦。以徹海內。其言皆為剴切。他如文彥博。范鎮。呂公著。張戢。程顥。富弼。歐陽修。韓維。王巖叟。劉摯。孫固。梁燾。王覲。趙瞻。李常。或上書。或面諫。無不極陳其害。蘇轍為三司屬。既為安石面議。又以書抵安石。力言其不可。傳堯俞至京師。亦向安石言新法之不便。陸佃乃受經於安石者。及問新政。以青苗為擾民。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不散青苗錢。安石遣使詰問。侁謂民不自願。豈能強之。且有以對策論新法者。如孔文仲。呂陶。正人盈朝。莫能挽之。而小人如呂惠卿。吳居厚。王廣淵。附利行之。又王廣淵弟廣康為河北轉運判官。乞私行青苗法。且謂

青苗法行。民皆歡呼。感德。見食貨志。及蘇轍傳。史論曰。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此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傳會。則此議息矣。乃熙寧四年二月。且詔治阻青苗法者。三月。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五年。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獨惟范純仁於哲宗元祐元年。同知樞密院。以國用不足。請復散青苗錢。雖經溫公力疾入諫。青苗錢更不支。依顧范公何為有此議。其必有善行其法之道。籌畫於先矣。及後紹聖間。蔡京乞檢會熙寧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為定制。而趙僅。郭時亮。並言青苗最為便民。

河淤田

魏襄王時。史起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終古烏鹵。兮生稻梁。韓之鄭國。鑿涇水為渠。史稱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買讓策曰。齊與趙魏。以河為竟。齊趙魏作隄。俱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

韓門報學卷第三

三

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晉武帝咸寧初。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云。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唐高宗永徽中。長孫祥請毀渠上碾禮。稱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於灌田。益其肥美。宋史柴成務傳。太宗淳化二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從之。程師孟傳。徙河東路。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是則田為河淤而美。自古然矣。宋河渠志。神宗熙寧元年。秘書丞侯叔獻。提舉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楊汝傳云。權都水丞。與叔獻行汴水淤田法。四年。樞密院以淤田無益。其薄如餅。王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使厚而後止。五年。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各定其直。仍於次年起稅。時韓宗師論程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而安石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

未有及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出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
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
謝表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下提點
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宋制人死以分釐計也
刑志言原武縣民死於淤田者無不為官當職官各降一官然嘗見沈存中筆談云熙
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為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
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余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大
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
其來蓋久矣宋設淤田司領都水淤田如程師孟者且言為利極大
至哲宗元祐以後水利浸緩而徽宗崇寧間蔡京猶以荒閒可耕瘠
鹵可賦為紹復先烈大概利害相倚伏而君子小人用心各不同
賈讓亦言填淤加肥之利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後世擾民之政其為
前代行之有效者何可勝道哉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下埽合龍門

河工築堤必先下埽埽即古之捷也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塞瓠
子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捷元帝永光
中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
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此其制即今之埽矣而埽之名則
自宋始埽之始於沈存中筆談云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
龍門功全在此宋史河渠志曰先擇寬平之所為掃場埽之制密布
芟索鋪稍凡伐蘆葦謂之芟伐山木謂之索稍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
枝葉謂之稍竹葉謂之索稍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
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
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
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擗泉閘之復以長木貫之金
高竊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埽材亦便元賈魯治
河工畢歐陽元作至正河防記有云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

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種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
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又云隄前置龍尾大埽龍尾者伐大樹連
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隨岸浪者也此各條俱言埽制且知有
合龍門及埽場埽岸埽材埽臺龍尾大埽之名

捕蝗

蝗蟲俗稱麻札由來已久武林舊事市肆記小經紀有馬蚩兒與促
織兒蚩蚪兒一類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師童謠曰白雁望南飛
馬札望北跳字皆作馬至捕蝗之法舊唐書姚崇傳開元四年山東
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
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蝻以及蝨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既解畏人
易為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
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
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為害更深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下埽合龍門

劉聰末年河東大蝗惟不食黍粟而食人肉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
報若水勿遲迴自招悔悟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
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蝗因此亦漸止息五代晉出帝天福八年四
月詔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珣雍州節度使趙瑩命民捕
蝗一斗以祿粟一斗賞之宋仁宗景祐元年六月諸路募民掘蝗子
萬餘石又仁宗時孫覺為合肥主簿州課民捕蝗覺言以米易之必
盡力守推其說下之他縣孝宗隆興元年飛蝗過都蔽天日徽宣湖
三州及浙東郡縣害稼遂下捕蝗之令淳熙二年七月淮南大蝗其
揚泰州窄撲蝗五千斛餘郡或日捕數十車時令淮浙郡國捕除十
四年七月畿縣仁和蝗始生令捕除之不為災寧宗嘉泰二年浙西
大蝗自丹陽入武進三縣捕八千餘石浙之長興捕數百石嘉定二
年蝗下捕蝗令八年諸道捕蝗者以千萬石計九年五月令諸道部
使者督捕是歲荐飢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又宋食貨志云蝗為害

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蠶子一升至易菽粟三五升金章宗泰和八年詔頒捕蝗圖於中外元刑法志諸蟲蝗為災有司失捕路官各罰俸一月州官各罰一十七縣官各一十七並記過明成祖永樂十一年九月詔自今郡縣官每歲春行視境內蝗蝻害稼毋捕絕之不如詔者二司並罪宣宗宣德五年六月遣官捕近畿蝗論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此皆捕蝗之見於史者而金史王維翰傳泰和七年河南旱蝗章宗詔維翰曰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論百姓使知之然觀史書所載蝗固有食黍豆食麥苗者未見其常也元食貨志云仁宗皇慶二年申秋耕之令菴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是或善後之方而後世未聞有行者考埤雅云蝻則蝗也蝗字從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燬厥理也又引字說云蝻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蝻可貸也夫蝗蝻蝻賊皆蝗何獨以

韓門經學卷第三

三

蝻為蝗且觀蝗之生初不盡有王字而人因謂之土麻札以為無害於禾稼土麻札之說其始於荆公蝻可貸之說歟

祭蝗劉猛將

漢書五行志紀羸蟲之孽引京房之說凡蟲食苗心苗葉苗根苗節各以類應雖未必盡然而司民牧者正宜引以自儆至於歷代祀神之典有可稽者周禮無司蝗螟之官惟地官族師春秋祭酺注疑為蜂螟之酺雅詩大田曰田祖有神甫田曰以御田祖毛傳云田祖先嗇也夫八蜡先嗇乃神農諸侯不敢祭天子則諸侯之蜡所祀可啻以下耳八蜡終於昆蟲而其祭坊與水庸之詞曰昆蟲毋作先儒或以昆蟲合猫虎為一或分猫虎為二而不及於蟲或又欲易昆蟲以百穀皆疑昆蟲不足當祀典者沙隨程氏曰非祭昆蟲祭其除昆蟲而有助於我者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作故曰昆蟲是則昆蟲兼言人物而人又為物主人

韓門經學卷第三

三

則詩言田祖是已史所載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唐開元四年出御史為捕蝗使祀典無聞文宗開成四年天下旱蝗食田禱祈無效後五代晉出帝祭蝗於臯門漢隱帝乾祐元年七月開封府奏陽武滎陽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為鵲鴿食之皆盡勅禁羅弋鵲鴿二年五月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復命尚書侍郎段希堯祭東嶽太府卿劉暉祭中嶽宋太祖建隆二年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乾德二年七月諸路有蝗淄州民韓贊斷手指以祭真宗天禧元年以蝗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官觀寺廟仍命諸州軍於公宇設祭徽宗崇寧二年諸路蝗命有司酺祭高宗建炎二年六月京師淮甸大蝗令長吏修酺祭紹興三十二年七月蝗飛遍畿縣餘杭仁和錢唐皆蝗尋入京城八月山東大蝗酺祭頒酺禮式寧宗嘉定元年五月江浙大蝗六月有事於圓邱方澤且祭酺七月又酺頒酺式

於郡國二年四月又蝗五月令諸郡修酺祀八年四月飛蝗入畿縣祭酺令蝗郡如式以祭是年八月蝗禱於霍山見禮志九年六月蝗禱羣祀宋之有司以祭蝗著績者南北初講和時趙方知隨州旱蝗相仍方親走四方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見於史者獨此宋所謂祭酺者禮志云慶歷中禮院言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蜂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為壇位如雲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歷代史書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為酺神若外州者即畧依祭禮紹興祀令蠶蝗為害則祭酺神其祝文學士院撰定但曰敢昭告於酺神而已若夫漢郊祀志所載孝武帝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丁綏漢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晉書載魏慕容馮斬再闕於龍城遇經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

為崇雋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此二事雖因蝗起非為滅蝗計也至近代劉猛將軍之祀不知其所自來康熙二十五年湯文正公由江寧巡撫擢大宗伯瀕行疏毀吳下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淫祠勒石上方山且通行直省矣至康熙五十八年直隸總督李維均為守道時復祀之自云五十九年扶乩虔請降靈至雍正二年以其事上聞降靈之言曰元指揮吳川劉承忠其言荒誕無徵不足置辨今直隸郡縣之志多有全錄其碑文者或又以為宋紹興中進士金壇劉宰仕為浙東倉司幹官歸隱二十年謚文清按劉宰乃宋史有傳者傳云字平國紹興元年進士調江陵尉調真州司法授泰興令為浙東倉司幹官告歸後屢召受官改秩訖不起有洞室文集語錄生平多惠政然無捕蝗之事亦無文清之謚且作尉時息巫風禁妖術居鄉白于有司毀淫祠八十四所史但稱其飄然遠引鴻飛冥冥而已近見山東博平令秀水朱坤中黃著靈泉筆記引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信牌

宋真宗咸平六年給軍中傳信牌仁宗康定元年製軍中傳信牌輿服志云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濶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敕貫以韋帶其後罷之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復制銀牌濶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綴二飛鳳下綴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其傳信木牌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濶二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却置池槽牙縫相合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

所傳達字用印印號上以皮繫往來軍吏之項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並以此牌為言寫其上至彼為合契如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回此真宗因石普之言而置故又見石普傳高宗建炎三年有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由內侍省發遣焉岳飛傳云進軍朱仙鎮一日奉十二金字牌即此孝宗淳熙末又作黑漆紅字牌

金史世紀及百官志云初穆宗之前諸部長各刻信牌交互馳驛訊事擾人太祖獻議自非穆宗之命擅製牌號者寘重法自是號令始一收國二年九月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國初與空名宣頭付軍帥以為功賞遞牌即國初之信牌也大定二十九年製綠油紅字者尚書省文字省遞用之朱漆金字者勅遞用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舖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元史兵志急遞舖兵其文字本縣官司緇袋封記以牌書號牌長五寸濶一寸五分以綠油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黃字為號號以千字文明洪武四年製用寶金牌又造軍中調發符牌用鐵長五寸濶半之上綴二飛龍下綴二麒麟首為圓竅貫以紅絲條又有令牌有牙牌有圓花牌長花牌長素牌凡皆佩之以防姦弊今制督撫有王命旗牌而官文書所謂信牌者但畫牌形於紙書所傳達於中以疎標其日而已

印契

古無官印之契民間以手印為信周禮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注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質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書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慕者乎今婢券不能書者書指節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宋史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輩誘少年屠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質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為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於州於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家談絳親券呼謂其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

贖尾印而撰偽契續之耳。事駭謝即日歸整田。北宋以前契憑手印。自高宗建炎五年初。令諸州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或在食貨志。此後世田房契稅之濫觴也。顧印以防偽。而印有益印之弊。張頌傳云。肩州孫延世。偽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頌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盜印。然後書。乃引伏。更有盜印於官文書者。張耒續明道雜志云。王文恪王剛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留守西京。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狀。亟呼吏作教。下縣迫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至府。吏請其故。王曰。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此狀字在印上。必有姦也。鞠之。果重登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上服其精明。

船稅巡攔 落地稅

關有船料之稅。見於宋史食貨志。神宗元豐二年。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有所較。輸錢十倍買物。格納非即船稅哉。志

韓門報學卷第三

三

又言添置專攔收檢。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與賑。甚者負民。貿易瑣細於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按專攔亦即今之巡攔。而村落貿易。即今所謂落地稅也。

船料梁頭 卑職之稱

元史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言。都水監元立南北隘。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船。愚民嗜利無厭。為隘。船所限。改造減。船。添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船內。不能。動。輒。隘。阻。害。餘。舟。蓋。緣。隘。船。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真。州。問。造。船。作。頭。稱。過。船。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自。是。參。詳。宜。於。隘。下。岸。立。石。則。過。船。入。船。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船。內。長。船。立。限。道。由。從。之。觀。此。可。知。船。料。梁。頭。計。其。尺。寸。蓋。恐。過。長。而。阻。礙。餘。舟。也。此。已。在。宋。神。宗。元。豐。以。後。元。豐。於。船。料。有。格。納。之。稅。而。元。泰。定。之。議。添。倉。長。船。蓋。放。入。船。是。不。為。料。稅。計。矣。至。卑。職。之。稱。乃。

臣下對君之詞。元文類有陳天祥論盧世榮姦邪狀曰。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何察非違。知無不糾。又曰。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是稱卑職。猶之稱臣。臣為通稱。卑職其所職守耳。若以此為屬吏對。上官之稱。殆自明始矣。

木牛連弩千里船木馬

諸葛作木牛流馬。世以為神。豈知人之材技。諸葛固有莫能勝者。魏。郝。昭。築。陳。倉。城。亮。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壘。欲。直。攀。城。昭。於。內。築。車。塹。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還。扶。風。馬。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作。之。可。令。加。五。倍。南。齊。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

韓門報學卷第三

三

百餘里。是皆巧思過於武侯者。要知武侯所以伯仲伊呂。原不在巧思也。後世不傳其法。而欲倣其意為之者。宋史楊允恭傳。允恭言。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舖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於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於外。議者沮之而止。據其所言。用人亦多矣。安見其費不煩。但不知一車所載幾許耳。若金史完顏富傳。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為大言。以諸葛亮為不知兵。寓薦於朝。所用牛頭響環。欲以怖敵。其誕妄固不足道耳。元史載西北吉利吉思之俗。遇雪則跨木馬。逐獵。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見明一統志引元志云。

牛驛狗站 使使鹿

驛。字。皆。從。馬。驛。傳。因。以。馬。名。也。元。世。祖。中。統。二。年。自。燕。至。開。平。立。牛。驛。給。鈔。市。車。牛。兵。志。所。載。雖。陸。站。無。不。有。馬。而。或。兼。有。牛。若。千。隻。

鑿若干頭羊若干口獨無驛耳遼陽且有狗站一十五處原設狗二千隻後除絕亡倒死外實在狗二百一十八隻文宗本紀至順元年黑龍宋瓦二江水溢末曾孫一十五狗驛狗多餓死賑糧兩月死者給鈔補市之近見桐城方公式濟所著龍沙紀畧云鄂倫春與俄羅斯接壤地無馬多鹿乘載與馬無異廬帳所在皆有之用罷任去招之即來有殺食之斯不復至錢塘馮一鵬詩話云寧古塔以北人皆使犬烏蘇里以北人皆使鹿

砲大將軍 銳 鳥鎗 火箭

禹貢有怒漢書有蘭石而砲無聞砲之可考者後周伐齊取後漢石經之在鄴都者毀以為砲石砲之名當在晉時金史石蓋女魯歡傳歸德父老言北門之西一茶園中時得古砲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強伸傳伸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是但以機發石故砲礮字皆從石如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宋真宗時李九則知滄州斷水代砲以禦契丹未聞用火也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稽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造有砲其字借炮燔之炮應是石火並發故欽宗靖康時閱砲飛山營其後良嶽之石多毀為砲至高宗建炎初李光在宣州禦賊方賊列砲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蓋砲無火不能發砲之用仍在石也而火砲之稱自南宋已有度宗咸淳間製回回砲且製破火砲之法金史赤蓋合喜傳哀宗正大九年元兵薄京師時能德官造砲石取宋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球之狀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砲或礮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城上樓櫓合抱之木隨擊而碎又云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此見兩鐵確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蒸圍半畝之上火點著鉀鐵皆透明史謂至元始有火砲者蓋以鐵為子宋所未有也但元雖有此製不能處處盡傳其法戰

陣所用仍是發石者多明史文苑王行傳云始吳中用兵所在多列砲石自固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砲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砲石無所用矣後常遇春取平江果如其法此與李光事相同大概火器之用明為最詳砲亦名銳者廣雅云銳謂之登可知為銅鐵之器而後魏之所謂銳未必即今之銳也明史兵志云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始用火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為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為行軍要器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佛郎機者國名也正德末其國船至廣東得其制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銳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長一丈餘重者至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又外國傳佛郎機近滿刺加嘉靖二年寇新會敗遁官軍得其礮即名為佛郎機副使汪鉉進之朝九年鉉請用之火礮有佛郎機自此始砲之製蓋自西南而來傳入於東北明置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其名為砲者凡十有九曰大小神機曰襄陽曰蓋口曰梳口曰旋風曰流星曰虎尾曰石榴曰龍虎曰毒火飛曰連珠佛郎機曰信曰神曰砲裏砲曰十眼銅砲曰三出連珠曰百出先鋒曰鐵棒雷飛曰火獸布地雷其名為銳者凡十有二曰梳口曰手把曰神曰斬馬曰一窩鋒神機箭曰大中小佛郎機曰木廂曰筋繳樺皮曰無敵手銳曰鳥嘴曰七眼曰千里其名為鎗者凡四曰四眼曰雙頭曰夾把曰快此外尚有火車火傘九龍筒之屬鳥嘴銳以手托者即今之鳥鎗也九龍筒九箭齊發即今之火箭而火箭火球火檠亦自宋太祖太宗時有之理宗時又有突火槍

金有飛火槍金史蒲察官奴傳火槍以勅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許藥盡而筒不損元史阿老瓦丁亦思馬因俱回回人俱以善造砲人工藝傳一為回回砲手軍匠萬戶府副萬戶一為萬戶遷刑部尚書明崇正末御史湯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劉宗周論其無益見劉傳又張燾著西洋火攻圖說一卷見藝文志

無羽箭 手箭

宋史兵志淳熙九年湖北京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咸淳九年因降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為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稷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四十尺每二十條為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秋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陣籬索時又有所謂索索者郭遵禦元昊敵使人持大索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此即俗稱絆馬索者也按無羽箭與護陣籬索似皆有用而其法皆不傳李芾守潭州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乃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夫無羽箭本湖北之製惜乎湖南不諳也金海陵時箭翎一尺至千錢而金時乃有射不用弓者抹撚史托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枚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標牌標槍

宋史兵志政和三年何常奏云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捍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狄青傳青討儂智高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傳云智高志氣來拒如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其後兵近邕州賊迎戰於

歸仁舖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不能駐軍士縱馬上鐵連枷擊之皆相枕藉死兵志又云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眾守益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為先鋒賊下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以牌子踢跳閃爍震以響環戎馬驚潰按標者標槍牌即今藤牌也至靖康初張旂奏云軍士舉隨身軍器若馬鉞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博易熟食名為寄頓宋之末造武備廢弛可嘆也

訊囚用刑

訊囚之刑國語次用鑽竿通雅謂即今搜與夾也考漢刑法志曰其次用鑽鑿章昭曰鑽鑽刑也鑿鑿刑也此非訊囚之具通雅所言似屬臆斷隋書刑法志北齊文宣時有司皆慘酷訊囚用車輻獨杖夾指歷蹀或立之燒犁耳上或以臂貫燒車釘不勝其苦皆致誣伏所云夾指非稜乎自北齊始也宋史志理宗時監司郡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指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腋疑誤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其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所謂夾幫非夾乎自南宋始也至如隋高祖除刑詔內有有司訊考或用大棒束杖車輻壓壓蹀杖枕之屬之語唐志來俊臣每訊囚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瓮以火圍燒炙之所作大柳有十號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其時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有云泥耳囊頭指脅鐵爪懸髮燻耳卧隣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盡絕食飲夜不使眠號曰宿囚此惟酷吏有此非人盡然也宋史蔡確傳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混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飲舉長其中以杓混擾分飼之如犬豕又宋末蜀都統王夔號王夜叉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慕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

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余玠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召斬之此亦惟酷吏然耳又有非刑在獄卒而不在官者宋志言王元吉為後母所誣繫左軍巡卒繫縛撈治謂之鼠彈等極其慘毒太宗令以其法縛獄卒宛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兩手良久不能動今州縣之捕役有所謂做索者即此也遼史拷訊之具有籠細杖及鞭烙法籠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百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金史載點檢司鞫獄有掠笞三人死一事此事又見移刺道傳是惟籠楚而已元史刑法志諸鞫獄輒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繩索并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所謂王侍郎不知何指明史刑法志嘉靖詔書云內外問刑官惟死罪并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朴常刑酷吏輒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等擱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蠟杆不去稜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以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

韓門綴學卷之三

考明五刑之次圖有七五刑為首圖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錄男子死罪者用杻輕罪者繫以鐵索若錄則連環以繫足者可知明之訊囚亦但用杖故謂之訊杖也錦衣衛立枷乃劉瑾所創魏忠賢益為大枷又設斷脊墮指刺心之刑其撈治人曰乾醮酒亦曰搬醫兒痛楚十倍常刑又有所謂全刑者曰械曰錄曰棍曰櫻曰夾棍獄中死者曰壁挺田爾耕許顯純輩用以比較楊左諸君子之賊嗚呼尚忍言哉

死刑

秦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漢刑最重者具五刑刑法志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參夷之刑始秦商鞅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洎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斬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魏之死刑有三而要斬及汗豬梟洎在律令之外載在晉志腰斬雖始於魏不在

律令至元魏乃著於令其後唐虞宗時漢魏至宋仁宗時黃德神宗時俱靖都士宜高宗時宋齊會唐虞之劉哥烏古斯明高放皆腰斬皆謂一有之曰若宋太宗時腰斬於鎮州仁宗時腰斬於原州所腰斬者或數人晉武帝滅梟斬族誅從坐之條以梟首斬刑棄市髡作贖罰為五刑而刁協疏中有截頭絞頸之語則知魏所謂死刑三者已有絞刑也宋明帝時詔定黥刑之刑不及死刑而左右失音或剗斷斷截至後廢帝遂有擊腦槌陰剖心之刑南齊刑法無考梁武帝參定律令而其先有罪者贖其後有優赦所制刑大罪梟首其次棄市而已陳用梁法惟於死罪將決手械壺手詳其著脫焉元魏大辟分斬絞二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太和中除門誅律重者止梟首北齊文宣暴虐為大鑊長鋸剖確之屬並陳於庭或手自屠裂或命左右嚙噉見問巷人忽令召斬楊愔為設供御囚武成時定齊律死刑四等重者輶之次梟首次斬次絞後周死刑有五曰釐曰絞曰斬曰梟曰裂此非絞重於斬其序以次加重也隋制死刑惟絞斬二者而蠲除前代梟首輶裂之法至煬帝時復行蠲裂梟首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嚙噉其肉百姓怨嗟唐太宗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後除斷趾法死刑惟絞斬二條五季多有淫刑實儼上晉帝疏中所謂長釘貫人手足短刀鬻人肌膚諸鎮慘酷雖不曰死刑而生者亦僅矣宋承亂世太祖太宗並用重典刑有梟與凌遲前古所無也至真宗景德時始廢不行而神宗時朱唐告李逢謀反逢等凌遲處死史稱熙寧以前凌遲腰斬之法未嘗用於元凶巨盜而自是以口語狂悖麗於極法矣刑法志曰御史臺嘗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衛周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凌遲或謂不同後人違之制刑凡四有絞流死刑有斬絞凌遲之屬若太祖時有生瘞及投崖砲擲釘割穆宗時有炮烙鐵梳天祥時有腰斬皆非定制也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

韓門綴學卷之三

射之命公卿以下嚙噉其肉百姓怨嗟唐太宗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後除斷趾法死刑惟絞斬二條五季多有淫刑實儼上晉帝疏中所謂長釘貫人手足短刀鬻人肌膚諸鎮慘酷雖不曰死刑而生者亦僅矣宋承亂世太祖太宗並用重典刑有梟與凌遲前古所無也至真宗景德時始廢不行而神宗時朱唐告李逢謀反逢等凌遲處死史稱熙寧以前凌遲腰斬之法未嘗用於元凶巨盜而自是以口語狂悖麗於極法矣刑法志曰御史臺嘗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衛周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凌遲或謂不同後人違之制刑凡四有絞流死刑有斬絞凌遲之屬若太祖時有生瘞及投崖砲擲釘割穆宗時有炮烙鐵梳天祥時有腰斬皆非定制也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

畏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而死刑無聞然金律兼採隋唐遼宋之法而泰和律義惟本唐律則死刑亦當惟絞斬二者矣元之死刑有斬無絞惡逆極者又有凌遲至如阿合馬死發墓剖棺戮尸縱犬啗其肉曹震主王臺判陳姓畫者妾引住四人皆剝皮誅盧世榮判其肉以食禽獮則猶世祖初政所以處姦臣耳明史管杖徒之刑各五流刑三死刑二較謂之五刑而流刑重者曰充軍二死外有凌遲非五刑之正圖所不列也正德時磔流賊於市剝為魁者六人之皮尋以皮為鞍鏡帝每騎乘之海瑞疏中曾舉太祖法剝皮囊草以懲貪吏然則太祖初政其有用重典而失之過者與

鬼箭

遼有射鬼箭之刑本紀太祖稱天皇帝之七年四月北追刺葛次彌里開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六月次阿敦濼以養子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天贊二年

韋門殺學卷第二

完

年三月討叛奚胡損獲之射以鬼箭誅其黨三百人沈屍狗河四年十二月次撤葛山射鬼箭太宗天顯十二年正月射鬼箭於雲州景宗乾亨三年十月獲敵人射鬼箭聖宗統和四年五月以所俘宋人射鬼箭按此乃曹彬岐溝關之敗宋太宗雍熙三年事也七年次岐溝十七年南伐十九年南伐俱射鬼箭二十二年南伐次固安以所獲謀者射鬼箭與宗重熙十三年獲党項偵人射鬼箭自後遂無此刑刑法志云楠柱縛其上於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又國語解云凡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因為刑法之用按他書亦稱攢矢叢矢而鬼箭之名乃遼所獨也

番子檔頭

京城緝事之役曰番子明茅元儀暇老齋雜記曰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而用中官緝事則自宋

有之宋崔台符神宗時為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為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銀鍊管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史譏其以獄殺民明以中官總督東廠者曰督主其屬有掌刑千戶理刑百戶謂之貼刑皆備官天啟時有加官保者其隸役取給於衛撥其輕黠環巧者充之以十二支分十二夥役長曰檔頭外人稱曰夥長其下番子數人名曰幹事每得一陰事檔頭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掃番子突入執訊之賄不如數即加拷治且授意使牽有力者索于多金或不足下鎮撫司獄立死矣故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因有賣事件者時謂為緝事衙門至今九門提督所役有番子提督之名蓋起於京營之提督總兵官明用宦者若提督九門提督東廠提督京營皆用內臣崇正十五年會罷之次年復用以訖於亡

謀殺故殺保辜

韋門殺學卷第三

巳

宋史陳太素傳同時有杜曾者濮州人為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已殺勿赦皆著為令按此皆與今行律例相同或相沿自此也

驗尸格目

漢書佞幸傳云董賢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續云家惶恐夜葬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視視又云賢既見發屍其尸因埋獄中許即今之相尸也而今相驗有尸格填注則起於南宋史言寧宗時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無為有差訛交互出入

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
唱喝傷痕衆無異詞然後署押從之元刑法志但於檢屍遷延以致
屍變或使人代者俱罪有司而格目未詳明史刑法志檢驗屍傷照
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
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此嘉靖六年詔也

打十三

沈存中筆談謬誤類有云李獻臣知鄭州時孫次公遣一使臣入京
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欲延飯問曰餐來未其人誤以鄙語謂
遭杖爲參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契却十三雖載
其語未詳其制考宋史刑法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
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
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
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春杖十七一年半春杖十五一年春杖十三

韓門綴學卷之三

三

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
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
八下二十一十臀杖七下笞臀改於漢時漢書刑法志衛綰請當笞
者笞臀如淳曰然則當時笞背也唐制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
腿臀分受宋亦脊臀並杖然杖十五十三惟徒杖二刑乃有此輕刑
十三又少於十五流刑無此輕笞刑無此重民間或用以爲家法
琵琶記傳奇乃元人所作故有各打十三之語然不可謂元之刑數亦
與宋同也元笞杖皆以七爲數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
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大德間王約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
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按笞刑五等而自七下至
五十七則有六等矣刑法志詳列各條罪至輕者亦是笞一十七並
無笞七下者則是七乃加數而非減數也宋初太祖太宗俱用重典
而於笞杖乃至輕元一代俱用輕典於笞杖乃加重若如王約所言

則當移五十七爲杖刑五等之始而不當自六十七始矣然元之刑
法亦惟笞杖爲至多也

韓門綴學卷第三

韓門綴學卷第三

三

韓門綴學卷第四

渾天蓋天

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渾天之說素問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也。大氣舉之是古有此說矣。漢張衡制渾象吳陸績亦造渾象以彈丸鳥卵為喻。史官候臺所用銅儀乃其法也。梁武帝排渾天之論以為同於周髀其排非也。其以為同則是晉書天文志引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而以易需卦乾下坎上為天入水中之象又云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宋何承天云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梁祖暉云渾天之形內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唐盧肇作海潮賦則曰地浮於水天在水外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也。此其言水在天外天在水外雖有不同要其不知水附於地者則一耳。漢郊蒞謂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眇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望遠道

韓門綴學卷第四

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平切之深谷而黝黑天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按此即今濛氣之說。宣夜之學也。吳姚信造昕天論謂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按此乃軒天之說。因於蓋天。周髀之術也。而唐楊炯作渾天賦謂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考梁書儒林傳崔靈恩論天以渾蓋為一。惜其說無傳。北齊書方伎傳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歷。後漢張衡為大史之學是則言天諸家其名雖異而其理則一故昔人謂堯之歷象蓋天也舜之璇璣渾天也惟漢王仲任雖云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而其云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乃不易之論後人不得其貫通之故遂以為渾天之地浸於水蓋天之地區而平軒天之地邪而側皆由不知地

是以不知天耳。今時憲用西洋人明史曰義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見者僅有周髀而西人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說地圖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範圍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明史云前代遠國在西域而與南北無開唐之元初歷元之簡年歷及洪武間所譯回回曆皆西域也蓋堯舜和仲叔分宅四方堯居東舜居南禹居西商居東周居西而後漢書所載堯舜和仲叔西說者蓋東南西北地也

日食

古謂日食有中食夜食之異。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桓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鄭康成以為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南齊書天文志云舊說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也。又云若日中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也。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范氏集解本於鄭君以為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

韓門綴學卷第四

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楊士勛疏引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南齊書難曰日之夜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見。答曰夜食度遠與所當而同。晝食度近非由衝而得明也。按日食固有食未復而入地或先食而後出地者。故史記以明且日食而出而解為夜食而星之無光。殆難考信。至西子之說似即日中黑子耳。惟是古歷有定朔平朔之異。古歷皆以月之大小相間而後漢書所載衛承等以為當先小。李梵等以為當先大。宋何承天始有三大二小之說。人無信者。至唐麟德歷而定朔之法乃行。後代循用。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於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於晦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宋較前代為密。宋之日食凡一百四十八。雖無晦食者而有當食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而有推食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

一夜食書畫者一至加時差四五刻者人皆謂推測之法後人精於前人而猶不能無誤其實前人非疎歷本當隨時改易假使以今所立之法後去數百年要亦以漸而差也蓋其初日食夫驗乃以徐光啟言謂西洋人推算歷法

歲差無法

日發歛一終而成歲歲無差也以每歲日與星度相差而星之名不定故不日星差曰歲差其所以差者何故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而有餘古四分度之一者取百分而四之則各得二十五分矣日行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而不足於每歲冬至日躔赤道之度為驗則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自遂古之初已然矣但古歷未嘗有歲差之法漢洛下閎始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而立差法謂五十年差一度其後宋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同於洛下閎隋劉焯謂四十五年差一度又彷彿虞喜顧以為百年則已多以為五十年則又少於是眾說紛紛隋劉焯謂七十五年唐僧一行謂八十二年宋周琮謂

韓門綴學卷第四

三

七十七年七月楊忠輔謂六十七年俱酌取二者之中其若宋祖冲之謂百八十二年梁虞卿謂百八十六年視百年之說幾倍之而元郭守敬疏中謂冲之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蓋專為造歷者言也歷至後世加密郭守敬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較差一分五十秒凡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其測影驗氣說非前人所能及但其言上推往古則每百年消一下算將來則每百年長一以是為法要其失仍與前人等耳何也為限以一定之法也竊謂治歷者不可不知歲差而斷不能立差法以定歷今試追溯前代冬至之見於書者一參考焉而自得之堯時冬至初昏昴中口在虛七度或云在女十度或云女虛之交夏太康十二年在女十一度商太侖二年在女六度周康王十一年在牽牛六度秦莊襄王元年在斗二十二度漢元和二年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劉宋元嘉十

年在斗十四度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宋慶歷四年在斗五度熙寧五年在斗二度元至正十七年在箕十度明洪武十七年在箕七度嘉靖三年在箕三度萬歷四十年在箕三度十九分十九秒今之時憲已在箕一度矣迺唐堯之元載以及於今凡四千一百二十餘年而所差凡五十九度昔之人但就當時所測因以臆增損其實能知近而不能知遠故洛下閎謂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若使凡八百歲準差一日則洛下閎即可預正之矣何待後聖哉郭守敬所謂上推消一下算長一者雖未之有當而其以消長為說則理至精微消長即遲速之謂也消長在天者隨日隨歲皆有之人可測量而得此歷所以當隨時改也然其或消或長之故人必不可得而知之此歲差所以無法可立也即如堯元載至秦莊襄元年由虛七度退至斗二十二度凡二千二十八而僅差十五度是行之遲也自秦莊襄元年至宋慶歷四年由斗十二度退至斗五度凡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而已差十八度是行之速也自元至正十七年至明嘉靖三年由箕十度退至箕三度凡二百四十年而差七度是亦行之速也自嘉靖三年至今由箕三度退至箕一度亦二百四十餘年而所差僅兩度是又行之遲也是不惟向後之歲差無定即上考亦參差而不合今西法之說曰列宿每年東行五十一秒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至二千一百七十七年有奇而差一宮至二萬五千四百十年有奇而東旋一周此是約舉豈可平分且當萬歷時利瑪竇西來其說以六十六年八個月而差一度今西人又謂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然則西法已前後互異而謂其法可以上下千古哉且古與今尤有大不同者古謂恒星千古不移而黃道之節氣每歲西退今謂黃道終古不動而恒星每歲東行古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則周天總三百六十度而以此五度四分度之一截去而均排於三百六十之整數中矣古法度

韓門綴學卷第四

四

韓門綴學 卷四

析百分分析百秒。今法則度析六十分。分析六十秒矣。古法一日百刻。時各八刻。而或子午卯酉得九刻。或子午二辰各十刻。元歷則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法則齊之以九十六刻矣。將來冬至日。躔在箕者。必退及於尾。而箕初度與尾末度相接。度既不同。則彼此所屬。曾非古度。且古尾箕俱在析木之辰。寅宮也。今則箕惟初一度在寅。箕二已入丑宮。是則今十二宮之分。亦非古元枵娵訾等之十二次矣。即可驗下。何由而考上哉。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口。至可坐而致也。所謂故者。乃指現在之躔度而言。以見攷歷之有自。易象治歷明時。所以取諸革也。而講家乃推及於上古年月日時。俱命于者。為歷元。謂是歷元可知。夫自黃虞以來。歷代所用之元。各異。郭守敬印以至元辛巳。為元。西法即以萬歷癸丑為元。蓋近者可知。而遠者不可知也。孟子以善端發現言性。而豈取喻於開闢以來不可知之數歟。又古時北極星正當不動之處。今時久漸移。已去不動處三度。

韓門綴學卷第四

五

七政體象

有奇。又指南鍼非指正于午。多偏丙午之間。以法考之。各地不同。俱見崇正二年禮部侍郎徐光啟之疏。此學者所當知也。

水火木金土五星。分之各一星耳。自西法入中土。而土木二星。乃聞各有旁附之小星。雍正癸卯。欽天監正戴進賢。有黃道總星圖說。因及七政體象曰。太陽之面。有小黑影。亦常無定。運行二十八日。滿一週。太陰之面。以太陽之光。正照顯明。影偏照顯黑。影土星之體。彷彿卵形。亦有變更。遠於赤道。其星圍所宥甚寬。近於赤道。其星圍相逼甚窄。外有排定小星五點。非大千里鏡。不能測視。其旋土星而行。相近土星者。為第一。大約行二日。弱。第二星行三日。弱。第三星行四日。半強。第四星行十六日。第五星行八十日。俱旋行土星一週。明

日十六刻。第四星行十六日。七十二刻。俱旋行木星一週。火星之面。內有無定之黑影。金星水星。俱借太陽之光。如月體相似。按合朔。望以顯其光。又曰。週天星形。自古迄今。稍有隱見不一。假如舊見而今偏隱。又有舊隱而今反見。光之大小。亦不相等。此理即習知天文者。亦難明徹。此類星形。大約隱見於天漢之內。聚集無數小星。莫可紀極。按千里鏡大者。約長二丈。圓圍徑尺。惟欽天監有此。但西人雖精于推算。亦但因動而知其數。因鏡而識其形。安得世有能作地動儀。如張平子者。相與講求其故也。

星有古今不同

三垣二十八宿之星。丹元子作步天歌。所言歷世無改。而乃有古多今少。古少今多。古無今有。古有今無者。明史天文志始著其說。以今欽天監所測。則與明史又有同有異。其同者。如紫微垣之六命。今古華蓋。今古天厨。今古天市垣之市樓。今古太微垣之常陳。今古三郎位。

韓門綴學卷第四

六

長垣。今古四氏宿之亢池。今古六尾宿之天龜。今古五斗宿之盤。今古牛宿之羅堰。今古三女宿之十二國中。趙周秦代。今古扶筐。今古虛宿之司危。司祿。今古各一。取曰。今古離瑜。今古二。天壘城。今古三。危宿之杵。今古四。今古三車府。今古七。天鈞。今古九。天鈔。今古十。蓋屋。今古二。室宿之羽林軍。今古十五。今古臉蛇。今古十五。壁宿之天廡。今古三。奎宿之天淵。今古七。畢宿之天節。今古八。觜宿之座旗。今古九。鬼宿之外厨。今古六。軫宿之青邱。今古七。此古多今少之與明史同者也。而若紫微垣之傳舍。今古九。天牢。今古二。角宿之虛樓。今古九。危宿之人。今古五。井宿之軍井。今古三。明。此亦古多今少。而自明至今。又有多少之不同也。至如角宿之柱。今古十五。氏宿之騎官。今古七。心宿之積卒。今古十二。牛宿之九坎。今古九。右旗。今古八。天桴。今古四。室宿之土功吏。今古二。畢宿之九州殊域。今古九。九旂。今古八。此亦古多今少。而明史無述焉。豈明時尚全見耶。抑已闕而失載耶。若紫微垣之御女。四天柱。五大理。二五帝內座。五大贊府。步天歌云。後四東邊。天牀。六內厨。二四

勢四太微垣之五諸侯五亢宿之折威七氏宿之帝席三斗宿之天
 籥八農丈人一牛宿之天田九女宿之離珠五室宿之八魁九畢宿
 之咸池三張宿之天廟四翼宿之東甌五軫宿之軍門二土司空四
 器府三十一此古有今無之與明史同者也而若井宿之積水一星今
 亦無之而明史無述焉其同異不可知也至明史所載紫微垣之天
 理四星全無而今則又俱見之明史又有古少今多者昂宿七星而
 有三十六蓋以測遠鏡得之有古無今有者策星旁客星神宗萬歷
 元年所出先大後小至今則又無聞焉又梅文鼎探日候星紀要謂
 西儒新增南極之星二十一名火鳥十水委三蛇首蛇腹蛇尾耐小
 斗七飛魚七南船五海山六十字架四馬尾四馬腹三蜜蜂四三角
 形三海石五金魚四夾日二附日一異雀十孔雀十波斯十鳥獸六
 鶴十共一百三十四星此當自古有之特古人未之見耳至明史謂
 雲漢起尾宿分兩派一經天江尾南海市樓市天過宗人市宗星市
 韓門綴學卷第四

涉天津至臙蛇一由箕斗天弁斗河鼓牛左右旗牛涉天津女至車
 府危而會於臙蛇室過造父危直趨附路奎閣道奎大陵胃天船胃
 漸下而南行歷五車畢天關畢司怪觜水府井傍東井入四瀆井過
 闕邱井弼矢井天狗之墟鬼抵天社鬼海石之南極南船極帶海
 山極貫十字架極蜜蜂極傍馬腹極經南門角絡三角極龜尾極箕
 而屬於尾宿是為帶天一周又謂雲漢為無數小星大陵鬼宿中積
 尸亦然凡測而入表之星凡一千三百四十七微細無名者不與其
 大小分為六等此蓋西人測望累世當不誣也

宿度古今不同

天何以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行一晝夜周天天行一
 晝夜週天而又過之以所過之數為一度而二十八宿分之度有未
 盡又得四分之一也漢書律歷志所載東方七十五度則角十二亢
 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也北方九十八度則斗二十六

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也西方八十度則奎十六
 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也南方百一十二度則井
 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也合共三百六十
 五度而已後漢書劉昭補律歷志永元十五年詔造黃道銅儀東方
 七十七度則角十三亢十六房五星五尾十八箕十也北方九
 十六度則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
 營室十八東壁十也西方八十三度則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
 二畢十六觜三參八也南方一百九度則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
 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也合共三百六十五度而繫四分度之
 一於斗宿焉乃晉書天文志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
 度之百四十五魏書及隋書天文志俱載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云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若以四分之一計之則晉
 志尚餘九分隋志尚餘四分前人約畧言之不似後人細密也唐麟
 韓門綴學卷第四

德命子元歷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
 十二度赤道之度皆同前漢東方七十七度北方九十六度西方八
 十三度南方一百九度黃道之度同於後漢至開元大行歷經赤道
 則東與北皆同前漢而西八十一度多其一焉南一百十二度少其
 一焉蓋一行以儀測定得畢觜參鬼四宿分度與古不同也黃道則
 東七十五度少北九十七度太西八十二度南百一十度半不但
 與漢同且與麟德歷亦異蓋赤道分天之半一定不易故古今不甚
 參差黃道行赤道之中推歲差所在二至前後以差減而得二分前
 後以差加而得故求之有餘分就近分大半少及強弱之數唐書明
 其故而言不詳至宋史乃詳之宋少精算者北宋之應天乾元儀天
 崇天明天奉天觀天紀元自建隆至靖康百六十餘年歷凡八改南
 宋之統元乾道淳熙會元統天開禧會天成天自建炎至德祐百五
 十年歷又八改衆說無所適從於衆中為舉景祐所測驗者赤道則

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一度。南方百十一度。合共三百六十五度。黃道則東方七十五度。少。北方九十七度。二千五百六十三秒十九。西方八十二度。少。南方百十一度。半。合共三百六十四度。所謂太少者。獨黃道有之耳。元史則赤道黃道皆有太少。而詳其分數。每一度析為百分。赤道東方七十九度。二十分。北方九十三度。八十分。太。西方八十三度。八十五分。南方一百八度。四十分。合共三百六十三度。二百二十五分。黃道東方七十八度。一十二分。北方九十四度。一十分。太。西方八十三度。九十五分。南方一百九度。八分。合共三百六十四度。一百二十五分。其所多二十五分。即四分度之一也。蓋歷法至郭守敬授時歷。考測已為至精。西法始自前明。分周天三百六十整度。每度六十分。即以此渾天如紙界。烏絲別為之格。周天凡二千六百分而已。非若古之一度百分者。周天有三十六千五百二十五分也。又以觜參易換。古先觜後參。今先參後

九

觜。赤道東方七十六度。一百九十三分。則角十一度。四十四分。九十九度。九分。辰十六度。四十一分。房五度。二十八分。心六度。九分。尾二十一度。六分。箕八度。四十六分。也。北方九十度。二百三分。則斗二十四度。二十四分。牛六度。五十分。女十一度。七分。虛八度。四十一分。危十四度。五十三分。室十七度。整。壁十度。二十八分。也。西方七十八度。一百八十五分。則奎十四度。二十分。婁十二度。四分。胃十五度。四十五分。昂十度。二十四分。畢十六度。三十四分。參二十四分。整。觜十一度。二十四分。也。南方一百三度。一百九十九分。則井三十二度。四十九分。鬼二度。二十一分。柳十二度。四分。星五度。四十八分。張十七度。十九分。翼二十度。二十八分。軫十五度。三十分。也。合共三百四十七度。七百八十分。三合。黃道東方七十二度。二百六十四分。北方九十八度。二百五十四分。西方六十九度。一百七十一分。南方一百七度。九十一分。合共三百四十六度。七百八十分。三合。若今欽天監所測

觜。赤道東方七十六度。一百九十三分。則角十一度。四十四分。九十九度。九分。辰十六度。四十一分。房五度。二十八分。心六度。九分。尾二十一度。六分。箕八度。四十六分。也。北方九十度。二百三分。則斗二十四度。二十四分。牛六度。五十分。女十一度。七分。虛八度。四十一分。危十四度。五十三分。室十七度。整。壁十度。二十八分。也。西方七十八度。一百八十五分。則奎十四度。二十分。婁十二度。四分。胃十五度。四十五分。昂十度。二十四分。畢十六度。三十四分。參二十四分。整。觜十一度。二十四分。也。南方一百三度。一百九十九分。則井三十二度。四十九分。鬼二度。二十一分。柳十二度。四分。星五度。四十八分。張十七度。十九分。翼二十度。二十八分。軫十五度。三十分。也。合共三百四十七度。七百八十分。三合。黃道東方七十二度。二百六十四分。北方九十八度。二百五十四分。西方六十九度。一百七十一分。南方一百七度。九十一分。合共三百四十六度。七百八十分。三合。若今欽天監所測

角九。九十氏十七。房四。心六。尾十五。箕八。斗二十三。牛七。女十。虛十。危十九。室十四。壁十二。奎十一。婁十二。胃十一。昂八。畢十三。參二。觜十一。井三十。鬼三。柳十六。星八。張十七。翼十六。軫十二。各宿一度之前。俱有初度。合共三百六十度。此與明史所載西法。又各不同。且明之西法。如元歷之度。後有分。今則以初度。先於一度。是又西法之變。差錯為整齊也。若觜在元半度者。至崇正元年測之。已無度。而且侵入參二十四分。則但有二十七宿矣。輿鬼亦以漸減。更千百年。列宿之名。得無有須更定者歟。

十二辰所屬

人生所屬十二辰。見於論衡物勢篇。獨闕辰龍。後周書宇文護之母與護書內云。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宋史趙善應之父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與韓毛穎傳稱十二神。皆以辰為神。按說文。但謂巳為蛇。象形。通志曰。巳蛇屬也。亥豕屬也。他並假借。困

韓門綴學卷第四

九

學紀聞曰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紀聞又引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及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陰陽取象。不可一定者。以上所言。莫能該備。明楊升菴曰。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通雅王達云。子陰極。午陽極。丑陰俯。未陽仰。寅三陽。申三陰。卯西為日月之門。辰巳陽起。戌亥陰歛。而十二屬配之也。又有以足上趾爪奇耦言者。如鼠之前足四爪。後足五爪。前足昨夜之陰。後足今日之陽也。虎龍猴狗皆五爪。馬蹄圓。皆陽也。兔雞皆四爪。牛羊猪皆蹄分。皆陰也。又有以形體不全取義者。如鼠目少光。又無肝。牛少齒。虎短項。兔缺唇。且一竅。龍無耳。蛇無足。馬虧膽。獨蹄。羊上視。虧瞳。猴虧脾。雞無外腎。犬虧大腸。猪無總筋。以上諸說。似皆言未有當。惟朱子嘗問蔡季通。謂二十八宿之象。惟龍與

雨後清明惟淮南子天文訓之次序乃即今所行者而淮南曰雷驚蟄曰春分則雷行曰清明風至曰白露降此四氣有增益之字文義較明

納音

納音之說自路史及筆談較耕錄所言各異惟通雅載有一訣不知其何所本而所言最為約簡人多不得其解余特為解之其訣曰六旬命乙妙絕位七七抽除地與天五減零求生數理納音得此幾人傳蓋必先明乎干支分合之數而五行五音一屈指而可得天干之數命已得九乙庚得八丙辛得七丁壬得六戊癸得五地支之數子午得九丑未得八寅申得七卯酉得六辰戌得五巳亥得四若合兩干兩支之數則一六為水為羽二七為火為徵三八為木為角四九為金為商五十為土為宮本此數以定納音凡以太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合兩干兩支四字之數於四十九內除之再於所餘

韓門綴學卷第四

三

數內除十不用但視零數數得一六是水水生木數得二七是火火生土用其所生以為納音如命子乙丑數得三十四於四十九內除去三十四則所餘十五再除十餘五五為土土生金故曰命子乙丑海中金乃土宮音納金商音也他皆倣此推之至於納音之說前人謂起自黃帝則如叙劍金箔之金安得古有此物因又有以五行五音為鬼谷子王詡所加而海中爐中等名為東方朔所加者要亦無稽之談為術士托名本無精義也

納命

八卦納命始于京房虞翻之說易及魏伯陽參同契而先天圖取義於此離為日坎為月乾純陽為望坤純陰為晦月震一陽在下為朏月出兌二陽在下為上弦月見巽一陰在下為生魄月退艮二陰在下為下弦月消順其序而數之自晦朔會而象坤三日朏而象震五日上弦而象兌七日望而象乾既望而生魄象巽八日下弦

象艮七日復與日會於辰次之所象坤惟離納已坎納戊則虛其中而不用焉至漢上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命壬自命至壬其數九坤納乙癸自乙至癸其數九九天之上六命子九地之下六癸酉凡皆強合耳

孤虛旺相

孤虛旺相之說漢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其書不傳趙氏孟子注曰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孫氏疏曰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水旺在亥子丑寅卯木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命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是則五行之旺其為十二支所專屬者獨丑木辰火未金而已子兼木水寅卯皆兼木火巳午皆兼金火申酉皆兼金水土戌兼水土亥兼木水土非有專屬而所謂一畫二畫未

韓門綴學卷第四

四

如何解也案白虎通云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我生者旺我者休我克者死我者囚吳越春秋計祝曰明於孤虛又曰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注云史龜策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六命孤虛法命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或云虛如命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午火實則命乙木虛蓋以生乎王者為虛敵乎王者為孤則虛又即休之謂孤即囚之謂中華古今注唐高宗策問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員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虛兼星辰言未得其解按以對衝為虛猶建除家之以對衝為破但建至破自前順數以及後虛之與旬空乃自後逆數以至前魏書鹿念傳念趨彭城軍主姜桃語念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念曰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蓋鶉首屬未斗在

丑丑屬土。此謂丑未相衝。又木剋土也。若世俗相傳擇日之說。其來亦古。宋史。苗訓子守信。淳化初。上言。正月一日。為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為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天官中。元地官。下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命午。秋戊申。冬命子。為天赦日。皆不可以斷極刑。

九宮

時憲書首列一歲之九宮圖。又每月各有九宮圖。九宮之說。相傳肇自黃帝。又名三白圖。見元文類。楊桓授時。嘗考屈原九歌。已有東皇太一。漢武帝時。亳人繆忌。奏祀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特未明指九宮耳。易緯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鄭康成注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

韓門綴學卷四

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曰。豫三五賤伎之末。用此也。魏書李業興傳。業與造九宮行基。歷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斗分。還以已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南齊書高帝紀云。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凡一千二百七十九年。按六百七十九年。不期以多。蓋六百年。莫知其解。隋書經籍志所載黃帝九宮經。鄭康成注九宮經。九宮行基。經房氏九宮行基法。王深九宮行基立成法。豆盧晃九宮要集。李氏注九宮經解等書。卽世有傳者。其真偽不可知。惟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三載。術士蘇嘉慶。請建九宮貴神壇。及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之議。所引黃帝九宮經。及蕭嵩或作蕭吉五行大義。九宮者。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央六乾七兌八艮九離。其神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其星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素問注先天任後天柱。其方白黑碧綠黃白赤白紫。其地冀荆青徐豫

雍梁揚充。皆依一坎至九離之次序。土飛於中。數轉於極。合河圖從橫十五之數。在天寶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為飛位。改位者。前圖九之二三。乃後乾元元年。後貴神已不易位矣。至宋仁宗景祐二年。學士承旨章得象言。司天監生于淵等。奏祀九宮貴神。止用一局。失逐年飛宮法。却良遇有飛基立成圖位。隨歲改謂之行基。議依唐禮。隨每年飛基之方。以定神位。山堂考索謂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按天寶時。九宮壇正北曰太一。宋太宗雍熙命申祀東太一。仁宋天聖已巳。祀西太一。神宗熙寧命寅祀中太一。命申至已巳。四十六年。已巳至命寅。亦四十六年。皆過五九之數而徙也。時憲亦以君基太一神為福神名。所臨之國。民享多福。特未知九宮之說。耳。至唐志言。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命者。遁命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推驗吉凶。不離八卦之義。宋又有太一之十神曰。五福君基大遊小遊天一。臣基直符民基四神地一。謂之十神太一。此與唐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者。同為陰陽家臆造。而以九宮為星名者。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休或作水非注。謂卽北斗九星。七明二暗。楚詞劉向九嘆云。訊九魁。與六神注。九魁北斗九星也。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其與唐書言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不知孰見之。而孰知之。善乎。理宗時。劉黻之上疏也。曰。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

韓門綴學卷四

棋藏乾坤策

宋羅五星善奕棋。魏了翁鶴山集有贈羅詩云。三百六十一棋子。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星。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恰與棋數無參差。余按乾策乃四九三十六之數。合六爻得

策二百一十有六又合坤策百四十有四共成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今棋盤縱橫十九中問增多一子矣詩意蓋謂每子皆含三十六數以此增多之一子取出作為三六更以三六乘三六得數一二九六以元會運世計之十二世為一運凡三百六十年十二會為一元凡三百六十年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二九六合此數也於此數內除去坤數一四四所餘一五二正是萬一千五百二十則是萬一千五百二十乃藏於三百六十一之中非謂以萬千五百二為實而以三六為法乘之也若以三六乘萬千五百二則得四一四七二數不相符矣詩故倒置其詞使人乍閱之索解不得耳

志書

郡縣之有志乘前代無聞至宋乃有專志一郡及專志一縣者其實志之書自古有之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因學紀開曰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嘗考左傳所

韓門綴學卷第四

載狼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文公史駢曰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文公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公四年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成公十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襄公二十五年子皮曰仲尼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襄公三十年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昭公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昭公十年外此若大學之楚書孟子內陳代與滕百官之所稱皆邦國之志耳三代而下史記有書漢書有志志特為史中一體與紀表傳分別漢後乃有九域志十道志郡縣志輿地記以至一山一寺莫不有志今天下府縣志每數十年一脩而訛謬百出其卓然可觀者鮮矣

直隸省

直隸見宋史直隸省見元史宋趙普傳普與帝謀令節鎮所領支郡

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于是節度使之權始輕元地理志序曰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裡元帝書省一行中書省上有一中書省統或南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縣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焉明制兩京外分十三省各省設布政司按察司布政則有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以掌一省之政按察惟按察使一人掌刑名按劾之事知府掌一府之事以達於省惟直隸府得專達部知州之直隸州視府直隸府惟兩京為然以兩京不設布按二司故也布政司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分司諸道按察司有副使僉事分司諸道兩京既無兩司故督學以御史而諸道亦皆寄銜於各省北京之道其寄銜於山東者則為密雲道大名道天津道霸州道其寄銜於山西者則為易州道口北道昌平道井陘道薊州永平等道南京之道其寄銜於山東者則為太倉道潁州道徐州道其寄銜於浙江江西湖廣者則為蘇松道漕儲道常

韓門綴學卷第四

鎮道廬鳳道徽寧池太道淮揚道其派管糧儲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驛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各專事置併分員巡備京畿我朝康熙八年直隸設總理錢糧道總理刑名兼驛傳道雍正二年以守道為布政司巡道為按察司布政按察設而直隸遂為一省之名矣至直隸之設巡撫總督自明已然巡撫有三一駐遵化州巡順天承平二府一駐鎮定巡保定等六府後又增一員駐永平止轄順天至嘉靖時於通州萬歷時於天津皆事竣即罷明自隆慶太子巡撫陝西有巡撫之名至萬曆間乃以於各省撫有總督有二其先開府密雲轄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崇正間又增置一員於保定我朝順治五年設總督直隸山東河南都御史於大名十六年改三省總督為直隸總督而巡撫則巡順天者駐遵化巡保定者駐正定又有宣府巡撫亦順治初設至八年裁併順天康熙八年裁總督及順天巡撫惟設一直隸巡撫自正定移駐保定雍正二年陞巡撫為總督而巡撫不復設康熙間之巡撫曾加總督

銜未幾罷加銜乾隆三十二年更以總督兼巡撫銜明之總督兼糧餉巡撫兼關隘及河道今則合為一也

清苑

保定府治清苑清苑之名後魏始有今志乘之書皆以清苑為漢之樊輿蓋起於明一統志天順五年李賢等所修云清苑縣附郭本漢樊輿縣屬

涿州北齊省入永寧軍後置樂鄉縣隋改為清苑縣屬河間郡以境內有清苑河故名清苑河舊名沈遠河又一名沈遠泊今之府河也按漢書地理志涿郡有樊輿縣

信都國有樂鄉齊書地理志則樊輿樂鄉之名皆無而高陽國有北新城魏書地形志高陽郡屬始有清苑縣注云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分新城置而高陽所領清苑之外尚有樂鄉有扶輿

樊輿樂鄉二縣廢於晉而復於後魏矣隋志河間郡有清苑注云舊曰樂鄉後齊省樊輿北新城清苑樂鄉入永寧改名焉開皇十八年改為清苑蓋後魏之樊輿樂鄉清苑至齊俱併為永寧而隋時

韓門綴學卷第四

返舊獨稱清苑隋志注有清苑又有北新城是改清苑之名嗣此樂鄉樊輿之名不見於地志矣舊唐書地理志云清苑漢樂鄉縣隋為清苑至宋乃

陞清苑縣為保州大清一統志云宋三陵在清苑縣東南御城西北僅祖曰欽陵順祖曰慶陵顯祖曰安陵太平興國中以祖宗陵墓所在因置保州文獻通考輿地考云保州本唐莫州清苑縣其地漢為樂鄉漢高祖封樂毅後樂巨叔於此宋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中建為州屬河北道

政和間宗名清苑郡大觀二年八月置保塞軍靖康後宗欽陷於金隸中都大興府路是時清苑縣改名保塞縣元史地理志云保定路本清苑縣唐

隸鄭州宋升保州金改順天軍元太宗十一年升順天路置總管府至元十二年改保定路設錄事司縣入清苑附郭時則保塞仍名清苑矣明史地理志洪武元年九月為府改路清苑倚郭即是則古之

清苑地小今之清苑地大後齊以後樊輿雖亦在清苑之中後齊地理志云清苑地小今之清苑地大後齊以後樊輿雖亦在清苑之中

鄉為有據明志未之詳考也

廣平縣有二

燕趙各有廣平縣名後來脩志乘者混而不分按漢之廣平國十六縣晉之廣平郡十五縣皆治廣平此即今之廣平縣也後漢建武中省廣平郡入鉅鹿縣

隋之武安郡八縣唐宋之洺州六縣元之廣平路五縣明之廣平府九縣皆治永年此乃今之府治也後周置洺州隋大

其先北齊廢曲梁廣平兩縣統為廣平縣時則有廣平而以今永年之地附之隋改廣平為永年併曲梁入之屬武安郡時則有永年而以今廣平之地附之至金大定七年洺州廣平郡復置廣平縣于是

有永年又有廣平此乃屬於廣平郡者趙也唐明皇天寶元年幽州析薊縣置廣平三載省元年稱年二年稱載肅宗至德後復置廣平府在

於范陽郡者燕也唐惟幽州有廣平而唐詩人如司空曙劉真高正臣俱稱廣平人似皆當為燕人而非趙人矣且司空曙咏雲陽寺石

韓門綴學卷第四

竹花詩云一自幽山別重逢此寺中豈非指其幽州故山哉

成安為春秋乾侯地乾音干見顏師古漢書注許氏說文別立鄆字亦猶釜口之加水為滄斥章之加水為漳耳至如陳餘稱成安君見

史記項羽本紀正義引地理志云成安縣在賴川郡屬豫州漢書項羽傳內於陳餘刪去成安君三字今之成安蓋自北齊始置乃縣有

陳餘祠廟而明嘉靖間給事中鄆陵陳棊因請承長垣檄脩郡志於每縣各作原縣一篇謂六國趙時縣有成安名趙王歇因以封陳餘

為成安君非先封而邑後名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又按漢書陳餘傳

元史本紀憲宗四年七月忽必烈世祖還自大理會諸王於顯顯老兒之西祭天於日月山按夥夥老兒即今青海也今如曰呼努爾

青海屬吐谷渾杜詩安西都護胡青鸞舊唐書西戎傳吐谷渾有青

海周迴八百里中有小山至冬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代稱青海驄焉馬一鳴驄驄驄驄云

碣樓

西戎碣房壘石而成考後漢書西南夷傳曰衆皆依山居止壘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印籠韋昭注曰今彼土夷人呼為離也印籠之名應即起曰三國時後人更製碣字晉書唐書未見此字舊唐書南國及南蠻人皆居山壘石而居宋史所載雅州蠻寇邊屢焚碣門砦又彌羌寇慈州破碣子砦元史百官志有碣門魚通萬戶府兵志有碣門探馬赤軍此碣字見於史者近人說部書如陸次雲尚谿織志云松潘古丹驍地積雪凝寒盛夏不解人居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名曰碣房王阮亭隴蜀餘聞曰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為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碣樓九州記云印州沈黎縣即

韓門綴學卷第四

伊犁

準夷建牙在伊犁河北此即舊唐書所載伊列河也自出嘉峪關三千餘里為輪臺又三千餘里始至伊犁譯言國都也舊唐書西突厥傳乙昆咄陸可汗既立與陸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屬咄陸已東屬陸利失又乙昆沙鉢羅葉護可汗既立建庭於唯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塞外行國無城郭逐水草居處無定每以人名為地名隨時改換難可考證惟山水猶存彷彿耳列又作麗賀魯及閃噶輕騎奔竄渡伊西麗河新唐書賀魯彌射進軍至伊麗水皆指此河新唐書地理志云伊麗河一名帝帝河至碎葉界其地屬北庭都護府他書又有書麗作利者突厥始盛於西魏廢帝元年

文帝大土門自號伊利可汗後周書曰猶古之單于也隋時攝圖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羅設莫何始波羅隋書設莫何沙鉢羅可汗此書乙利北即一往來所書各異又西面突厥有泥利可汗泥利似即伊犁之謂是則今之伊犁在隋唐乃西突厥之庭在漢乃烏孫地也始歸附時友朋競指為古焉者康居之地竊考西突厥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而肆葉護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避肆葉護遂適焉耆焉耆有碎葉城自伊麗河西行千里乃至之則伊犁非此二國矣但晉書西域傳焉耆國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阻百人守之千人不過楊宣部將張植軍次其國進據尉犁所云尉犁似即伊犁而大山險阻又疑即烏魯木齊也又康居國在大宛西北與粟弋伊列鄰接史不言伊列何地或即伊犁蓋行國逐水草而無定其王庭難以鑿指

韓門綴學卷第四

哈薩克

哈薩克有東西部皆回部也在準噶爾之北與布魯特連界相傳古大宛地按大宛在後魏曰洛那魏書西域傳曰洛那古大宛國也在隋曰蘇對沙那按大宛在後魏曰洛那魏書西域傳曰洛那古大宛國也在隋曰蘇對沙那按大宛在後魏曰洛那日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明永樂七年西域哈烈國人貢其地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續通考曰即漢之大宛也天順一統志曰哈烈古名大宛哈烈哈薩克豈以音訛而誤歟是時吏部員外陳誠會至其地又考元史憲宗三年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哈台等征西域哈烈發八哈塔等國八年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禽其王或即此地而明史稱西域通名中朝者有哈三哈烈兒等二十九部哈

三哈薩音亦相近也。

回部

回部在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勒。後稱回紇。又作迴紇。亦作迴鶻。韋紇烏護烏紇畏吾兒畏兀兒載在遼宋史者曰回回。自唐有居內地者。歷今千年。猶不改其國之正朔。服色書文風俗。明史載回回歷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官。官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官閏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官月日辰再會。故一月有三十日。一歲三百六十二日。未三十日。辰卯二十九日。寅若週閏年於亥官加一日。凡三百六十六日。今回人賀正。自用其國之法。是正朔異也。回國歷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與今西法同。服色尚白。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云。種類盤互。縞衣如茶。杜陵留花門詩云。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雪與茶言衣白也。至今猶然是服色。異也。其書橫行。元史曰。畏吾兒字橫

韓門綴學卷第四

垂

書之明史曰。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按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顏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特其時尙未稱回紇耳。是書文異也。通考引杜環經行記云。大食國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為眾說法。又引外國圖曰。大食法。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惟飲酒放浪。終日大食。正回地也。今回人有禮拜寺。有把齋。是風俗異也。元史本紀及選舉志。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回回國子學。仁宗延祐元年。復置回回國子監。設監官。雖服習儒書。而不能革其陋俗。又元百官志。世祖在潛邸時。徵回回為星學者。札馬刺丁等。至元八年。置司天臺。仁宗皇慶元年。改回回司天監。夫歷以元郭守敬為至精。何至明末。而回法復行。俾得載之明史。

乎。回之種類不一。宋史龜茲國。高昌國。俱稱西州回鶻。近聞其國最大者為纏頭回子。而纏頭亦有二。明史西域傳。天方古鈞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自正統元年始貢。迄萬曆中。率五六年一貢。天方於西域為大國。四時常似夏。人皆頤頤。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後人遵其教。國無苛擾。亦無刑罰。又有默德那。地近天方。其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為別諸。扶爾猶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為主。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俗重殺。不食猪肉。常以白布蒙頭。今所稱纏頭回子者。其即此二國耶。錢塘有馮一鵬。止園者。作憶舊遊詩話云。纏頭回子在俄羅斯準噶爾兩國之間。俄羅斯元明史所載。龍沙紀畧云。地為大。聖之。所感。以封之。聖。在。康。與。由。彼。國。來。互。文。稱。文。二。函。一。彼。國。字。一。蒙。古。字。銅磚壘郭。玻璃砌城。郭外行四十八日始一週。

韓門綴學卷第四

詩

歷古今無易代。有鄰國來犯者。其國主使人謂之曰。爾國尙有乞丐偷兒。吾不與較也。其交易。至西寧多壩口而止。止園乃康熙間人。平生遊幕於口外。詩話百段。絕句百首。所紀邊塞風土特詳。又直隸制府方恪敏公松漠草。從軍雜紀。詩注云。哈密與畏吾兒。土魯番皆為回部。俗以白氈纏頭為貴。首禮服。故通稱纏頭。自哈密西至土魯番。城八百里。又西約三千里。皆其境土。庫察城。阿克蘇城。凡十數處。一城多至萬餘家。

河源

錢塘馮止園。憶舊遊詩話。所載皆東北口外之山川風土。其紀通天河一條云。星宿海之下流。為通天河。再下則金沙江矣。渡河以牛皮吹氣。名曰崑崙。入水不沈。牽連如筏。乘風掛帆。而渡。康熙庚子。大兵進藏。水忽乾。淺見底。上流橫鎖。水積如山。三軍乘馬前進。軍過水仍洶湧。按漢張騫使西域。唐薛元鼎使吐蕃。皆訪尋河源。而皆非

日王出禮拜與今回俗正同鄂罕尙未至西海應猶在古大食所屬而拔達克山豈即石國之勃達嶺耶夫唐之拂菻與宋之拂菻其名則同其地則異荒遠之區臆度豈能有當聊存此說俟博學者更加考正焉

安南

交趾見於王制自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爲九郡置交趾刺史後漢置交州晉爲十七郡隋爲十八郡唐爲七十州屬嶺南道高宗時改安南都護府開元元年改爲安南都護府於五管桂陽南寧交州在管之西交州治交趾乃漢嶺南地音來口反此安南之名所自始與安西安北等耳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謂山海經言交趾人交趾郭注云脚脰曲戾相交而今安南人百骸與華無異辨非古之交趾竊謂古今不同如荆蠻又身今亦未聞也後五代梁末帝貞明年中爲土豪曲承美所竊據宋初封爲交趾郡王三傳而爲黎桓所篡順德志作黎桓

韓門綴學卷第四

風俗黎氏亦二傳爲李公蘊所篡八傳至宋嘉定五年其國王李吳昂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其婿陳日照所有日照子光昂光昂子日烜日烜子日燁又有世子日養世子日燬世子日焯元史所載祖孫父子之名皆同日字而下一字皆從火竹垞跋明李文鳳廷儀越嶠書稱其序言其國主有二名正名以祀天地神祇僞名以通中國示邦人以不臣文鳳因具書之蓋其字從日從火者皆僞名也元世祖中統二年陳光昂遣使上書乞三年一貢從之封光昂安南國王蓋自南宋孝宗以前先封交趾郡王後封南平王而安南但爲都護總管之名不以爲國名自孝宗淳熙二年特賜安南國名封南平王李天祥爲安南國王而安南國由此起中統十四年光昂卒十六年詔諭光昂子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備爾城池以待而日烜竟違命二十二年大兵伐之入國見其文字日烜僭

稱大越國王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冕行紹寶年號此亦自宋時李公蘊子德政德政子日尊已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而中國不知也元兵三入其國日烜與子皆棄城遁而官兵死傷實多二十七年日烜卒再諭日燁入朝亦不至然歷仁宗英宗貢獻不絕終元之世以至明洪武元年封陳日燁爲安南國王使至而日燁已卒姪日燬嗣立四年日燬卒其叔燁攝政燁卒弟燁代立二十二年燁爲國相黎季犛所弒另立日焜建文元年季犛又弒之而自立改姓名爲胡一元僭號大虞建文元年聖學傳其子查永樂元年封查爲安南國王而故陪臣裴伯耆日烜孫天平先後告變帝遣朱能沐晟等南征獲季犛安南盡平改安南爲交趾設十五府宣德間復叛正統二年封陳麟爲安南國王麟子濬濬弟灝灝子暉暉于濬濬弟誼自殺乃立暉明爲陳暉所殺國人立灝于諫

韓門綴學卷第四

正德十五年莫登庸篡立登庸孫福海福海子宏瀛宏瀛子茂洽爲黎氏所殺萬歷中安南復爲黎維禪所有維禪所進代身金人作俯伏狀不似黎利莫登庸所進作囚首面縛狀也黎莫二姓迄明之世割占莫能歸一焉

緬

元史西南夷始立緬傳云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方輿紀要則云在漢爲掸國在唐爲驃國宋始謂之緬引後漢書孝和帝紀永元九年掸國王雍繇調重譯朝貢永寧元年復朝貢後漢書本紀永元九年春正月永昌郡外蠻夷及暹國重譯奉貢應劭曰掸國在永昌徼外唐書曰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貞元十八年驃國王雍繇遣弟悉利移來朝是乃較其道里約畧近似而雍繇與雍繇調皆雍姓明萬歷三十一年亦有阿瓦雍罕入貢遂併而爲一但元史稱入緬有三道驃甸其一則驃甸尙在緬甸之南

衡山禹碑

韓文公有岫嶠山尖神禹碑一詩。稱道人見之。韓公固未嘗見也。其後朱子遊南嶽。求之不得。故韓文考異內注云。衡山實無此碑。今湖南有衡山岳麓二本。其字相同。衡山之本。每字上下相間較疎。而碑形微長。嘗考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今蜀士所搨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再考湖南郡縣之志。俱以岳麓之本為宋嘉定中。蜀人何致子一所刊。朱竹垞先生書岫嶠山銘後云。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於祝融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按夔門觀中之本。今已無存。然稱七十二字。則較嶽麓本少五字。嶽麓本乃自前明張季文僉憲長沙得之。蜀士未詳其名。而後人遂以明之蜀士。訛為宋之蜀士也。周櫟園因樹屋書

影云。嘉靖命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即宋人摹刻者。其說不同。未知孰是。至衡山本。則自明嘉靖間。發於地中。在今岫嶠峰下。雷祖殿後。湛若水有記。或云。此亦摹本。其真者。在一山洞內。須人仰臥。搗之。而知之者少。故無流傳者。雖有此說。其是否莫可定也。至釋文。亦不獨揚升菴本。尚有沈銓釋者。其中字多不同。如以洪流為漁池。以永奔為烝奔之類。又有楊時喬釋者。則不同處尤多。前半多以三言為句。因之用韻亦異。又有郎瑛釋者。遊宦紀聞。謂碑內癸酉二字難識。而郎瑛乃以升菴所識發爾二字易之。恐俱臆度之詞耳。蓋升菴與沈異者十一字。沈與郎異者二十二字。至楊時喬所釋。同者僅十八字。余另有彙鈔之本。此不備錄。或云。衡山本。即取岳麓本翻刻。其言出自潘稼堂。果爾。則其為宋刻。即不應得自山中。而又刻諸山中。其為明刻。即不應同在嘉靖間。而既刻之。即埋之。又即發之。湛記中何茫然不知也。恐稼堂亦是臆度耳。不然。何所據而

云然。

穆天子傳 壇山石刻

穆天子傳所載北絕流沙。西登崑崙。固多錯見於他書者。以今考之。則於竹書紀年尤為符合。蓋始於穆王十二年北征大戎。而訖於十七年西王母來朝。纔六年事耳。傳有春秋。郭景純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竹書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豈即此耶。汲冢書有戎夫史記解。疑另一記。但其言天子賓于西王母者。乃在十三年入于宗周之前。又紀霍侯舊之薨。於作重璧臺之前。則與竹書前後不符甚矣。北征大戎。史記通鑑綱目載在三十五年。而竹書則在十二年。綱目所載徐夷作亂時。王得造父為御。西巡樂而忘返。聞徐子偃號。乃長驅而歸。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趙城封造父。事在穆王五十年。而竹書王師伐徐。在十四年。王命造父封於趙。在十六年。且伐徐之年。尚有作范宮。作虎牢。翟人侵畢諸事。封趙之年。則有霍侯告薨之事。

韓門綴學卷第五

今傳於范官虎牢諸事。雖核其歲時。不必協合。然視竹書所載加詳矣。而於伐徐封趙兩大事。乃反不載。何耶。直隸贊皇縣之壇山。有石刻吉日癸巳四字。傳是周穆王所刻。後人或信或疑。蓋自宋慶歷時。宋祁或作宋祁尋而墓之。縣令劉莊鑿取。置致州署。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龕其州廨之壁。政和五年。道君取入內府。大概與定州雪浪同為礪石之用矣。歐陽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都元敬金薤琳瑯。趙子函石墨鐫華。方密之通雅。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孫退谷庚子銷夏記。所載畧同。近從鎮定郡守。乞得二紙。蓋靖康後重摹刻者。在今贊皇縣儒學。石雖斑駁。且有斜裂痕。然於文無損。若以墨填其空處。其字畫猶顯然也。

胥母山

越絕書曰。闔廬且食紐山。晝遊於胥母。按史記云。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是則胥母。乃因祀子胥而得。名

閩廬時寧有此名乎吳越春秋閩閩內傳十年治姑蘇之臺且食組
山書遊蘇臺注云組山越絕書作紐山又云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
蘇山亦名姑胥閩閩所遊乃吳縣之山其是姑胥而非胥母明矣胥
母山在浙江是以枚乘七發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李善
注文選以胥母為胥母之誤是已特不當引越絕之文訛以傳訛閩
間豈能遠至浙江而觀濤者亦何為至吳縣耶

孔褒碑

曲阜孔林多漢碑孔褒碑最為後出近始購得之字已漫漶惟首數
行可識曰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泰山都尉者
孔宙也褒乃孔融之兄事見後漢書融傳以黨張儉坐死罪此碑乃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霽吉隸辨碑考二書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
趙氏兩錄所無也近又見邵陽褚峻千峰之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
平為作圖說云碑在曲阜縣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

韓門綴學卷第五

三

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碑輦致孔廟蓋出土僅及四十年其
金石圖所載尚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龕舊在孔子墓前雍正十
年移置廟西齋宿所燧煌太
守裴岑勒石舊在西塞門庫城西北
雍正十三年移置廟前陳德碑在沂州今
蒼頡廟碑白水縣
長韓仁碑在陽
縣署魯王墓石人題刻曲阜縣東南五
里張莊西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
至孔宙後漢書誤作仲王粲英雄記云孔仙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
紀云鄭泰說卓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陳留與魯地既不
同而仲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紀亦作褒

夏承碑

漢夏承碑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近有縣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書
院對面未幾後縣令棄紫山書院
差不知名亦名水也此碑凡有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間因治河
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者此一本也都穆金薤琳瑯云江陰
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鈎其字以惠予與此絕異舊刻闕字四十五而
此獨完好又積行勤約今作勤紹俱為可疑乃是後人偽作者按此

即成化間郡守舒城秦民悅跋中所言下截一百一十字為後人摸
刻者此又一本也嘉靖間郡守富順唐曜取摹本臨石置亭中此又
一本也碑之存貯亦是三處府治也漳川書院也漢隸字原
云在洛州州衙秦民悅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者應即此碑矣而元
王文定公憚秋澗集以為蔡中郎書且云在廣平府學然則成化時
何得尚在府治竊謂元祐時並無人指為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
仍文定臆度之語與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
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曜重刻跋云置亭中其時漳川書院
已建而跋云亭中似亭即民悅愛古軒之舊址又何人移入漳川書
院乎至於古今搨本不同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迹之別亦
有三端勤約勤紹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
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
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

韓門綴學卷第五

四

十七字今本十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宋洪丞相淳熙
碑額其首三行有墨二重即右屬於左其左復
有一重蓋額三行其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然則嘉靖本固非成化本而成
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二年碑為築城工役所毀他時脩城
者斷石殘刻猶或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
縣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
曹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
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
理志淳于屬青州北海郡顏師古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淳于本樂縣之
名亦作淳于
兵前禮注云如雅頭大小下故
山州之形似此者多以淳于為名今考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二
十里而是碑乃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
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夏承官終淳于長碑文甚明今
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文蔡邕書以淳于長為人姓名此乃
前漢佞幸傳之名也說謬甚矣乾隆三十三年永年縣修城急囑留此碑而真不
可得開城一面有不必折者豈正在此一面內耶

銅雀硯

銅雀臺瓦硯至唐已珍貴至宋多有題詠皆是甬瓦完整者今所見
惟碎斷者且係越瓦杜曰越北曰越有臨漳友人贈余片瓦且云臺東
二三里磚瓦處處有之但以大小為貴賤不甚難得也臺瓦皆有油
面筒瓦油在凸版瓦油在凹取為硯者皆是版瓦治之以蠟則不滲
而可用瓦出土皆黑如漆半年後漸變而藍此與鄴中記言北齊起
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者相合記言當處有細紋曰蠟紋有花曰錫
花見也今之製瓦其瓦長二尺闊一尺五長如之而其潤滑則今不復有整瓦矣考銅雀乃沿西京建章宮鳳闕之名
三輔黃圖云鳳凰闕一名別風闕又云嶠嶠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
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銅
雀即銅鳳凰也漢書曰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鑄
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樓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黃圖又云赤眉賊
壞之則西京之銅雀已亡矣魏之官闕其正殿曰文昌殿殿西為銅
雀門續學卷第五

雀園三臺又在其西一曰銅雀作於漢建安十五年在其一曰金虎
作於十七年在南文選注作金鳳說學堂考云銅雀瓦官陽字紀建安十二
年造宮殿於十五年而造瓦年三年即今無復有此瓦矣一曰水
井作於十八年在北郭茂倩樂府詩集引鄴都故事曰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紹於鄴
也年分與三臺屋各百餘間與法殿閣道相通今人概稱銅雀者以其
先成獨著於魏志且與園名相同魏武遺令已獨稱銅雀矣魏後臺
經再造晉孝愍時石虎攻鄴將軍謝胥以三臺降石勒勒都臨漳時
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官未成故未徙都逮石虎鎮
鄴居攝觀省臺崩前書載記作觀省應是銅雀二字之訛殺任汪復脩之倍於常度其在鄴
凡起臺觀四十餘所東魏孝靜帝徙鄴復建新宮至北齊文宣受禪
天保七年即梁敬帝太平元年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
博之北史稱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
皆繫繩自防帝登春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儻折旋中節傍人見者
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九年三臺成改

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曰崇光諸所謂馬子入石室者以非
魏晉舊制故云石也記云馬子入石室三十一日而帝以今年生故曰馬
子三臺石虎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至武成河
清二年即陳文帝天嘉四年詔以三臺官為大興聖寺自此三臺不在禁中後周
靜帝大象二年陳宣帝大建十一年八月章孝寬破尉遲迥鄴京遂遭湮滅鄴城
云章孝寬尉遲迥鄴京後周書章寬皆有傳其傳不見正史序
稱鄴都記未知何書宋史有馬溫之鄴都故事二卷通考有鄴中記一卷皆無傳今漳濱所得
瓦初非魏臺之瓦也瓦有背面有字者皆隸書軍主一行作頭一行
匠一行其姓名軍主一行皆蘭仁又銅雀臺磚亦可為硯元傅若金
與礪銅雀硯歌云鄴中文磚天下奇流傳為硯亦堪悲又云行迹猶
雷舊戰塵啼痕已滅新妝淚崔後渠彰德府志曰古硯大者方四尺
上有盤花鳥獸文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興和乃東魏孝靜
帝高歡云錫花如雪錯疑舞小字與和猶可識又方用承簷溝亦可為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
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大魏興和二年造是

東魏之磚又非鄴中記所言北齊南城之磚也惟是張載魏都賦之
注晉魏北齊之書所載鄴中宮室多矣是以韓忠獻歐陽文忠之詩
雖咏銅雀而題俱但稱古瓦韓魏公有答章望來古瓦硯詩
歐陽公有答謝景山遺古瓦歌若夫硯箋所云
徐鉉得銅雀瓦注水試墨即滲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李邕詩云銅
雀不鳴惟解渴管城何罪遽遭髡是乃瓦之偽者蓋偽瓦自宋已然
故韓魏公詩云頭方面凸槩難別千百未有一二真也

雪浪石

蘇文忠公帥定州得雪浪石因建雪浪齋賦七言古近體詩各一章
詩序云余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脈中涵水紋有如蜀孫位孫知微
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琢盆為芙
蓉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且勒銘於盆唇當時和其古風者四
人時紹聖元年夏四月公即以是時落學士職貶知英州復謫惠州
又徙儋耳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遂廢元符中始被命北歸

將至吳中張芸叟名民號浮休居士守中山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聞公薨乃作哀詞事見集序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齋於焉食宿俯察履屐仰看梁木思賢閱古皆經貶逐玉井芙蓉一切牽復詞云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入盆公兮不歸北萬里一招魂思賢別在詩中靖康以後歷金元及明中葉四百五十年題詠罕見萬歷八年有真定令郭衢階至定州忽於土際見盆稜起之迨十五年知州唐祥興復偶得石喜語衢階因記其事於齋壁壁記久失不知得石之緣起但云偶得則其非東坡之石可知至康熙四十一年知州韓逢麻始移盆石於韓魏公所建之衆春園構亭覆之驛道劉德芳撰記相沿至今此卽萬歷間石耳近乃聞有石在趙州臨城縣馬廐中或云康熙二十一年長洲宋廣業作臨城令置此石宋廣業於縣署後明縣令易體乾修石室之西建院在縣署於縣之旁石更名堂爲介齋或云地本明喬恭肅若雲之園林二說皆無確據惟因

韓門綴學卷第五

七

石上有篆書雪浪二字當事蹤跡得之役驛馬八十頭輦還定州其石頗大盆不能容或又曰雪浪已入良嶽獨盆留焉考祖秀陽華官紀畧謂括天下之勝藏古今之美而鄧肅進詩有曰北連幽薊南交趾東極蟠木西流沙定州伊邇寧免取將然何以南宋人注蘇詩者皆無此語也或又曰明四川中丞喬壁星有題西郭外黑石河邊黑鷹石詩見康熙間楊寬臨城縣志今石正黑得無是耶且臨地天臺諸山多有佳石此石疑卽臨產也夫山水之地以雪浪名者多矣謂鑄字出自蘇公難可遽信今定州志如東坡同時蘇子由晁无咎諸人和詩無一載者至職官并無張舜民之名荒陋若此又石是中山後圃所得惟盆石乃得之恒山今廣輿記卽謂雪浪得之恒山亦誤也

後魏洛州刺史刁遵墓銘

同里金二質甫守天津余客清苑一日寄余後魏人墓銘拓本且云

石在南皮不知何時出土有樂陵諸生攜以去今訪至其家掘得十本以其一見示屬爲考之余閱其文簡淨書復道媚惜其石右下殘闕不知誰氏墓也誌稱魏洛州刺史諱遵渤海饒安人前列四世高祖協會祖襄祖暢皆仕晉父雅始仕魏余因詳稽書史而知遵者刁遵也刁協在晉元帝時爲尚書令而見疾於王敦敦之構逆也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師及石頭之敗協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平後協子襄乃斬仇人黨以首祭協墓由是知名歷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卒官襄三子遠暢宏而暢爲始與相桓靈寶以暢爲右衛將軍魏書及北史刁雅傳劉裕起義暢乃伏誅宋書本紀云高祖家貧常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遠執錄甚嚴王謐造遠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魏書兩見刁雅傳一在島夷劉裕傳南史亦同惟北史三萬作一萬裕誅靈寶以嫌故先誅刁氏雅爲暢故吏所匿魏書雅傳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興以雅爲太子中庶子姚泓滅歸魏太宗明元帝假雅建威將軍青

韓門綴學卷第五

八

州刺史東光侯晉徐豫二州刺史拜特進賜爵東光伯侯伯祇獻文帝皇興中雅與源賀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允則遵之妻父也誌稱遵於孝文帝太和中和爲魏郡太守乃南齊高帝武帝之時宣武帝正始中遷洛州刺史在梁武帝天監二三年間其歿於熙平元年則天監之十四年也遵有子十三人見於史者楷楷字中襲爵東安侯尚整爲國子博士宣作或另八四人楷與尚皆早卒故誌稱整等整字景智仕至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謚曰文獻遵之卒也整時爲驍騎將軍而誌但稱小子整等不書其官已四品上階也至饒安在漢爲千童縣後漢靈帝時始改此名魏書地形志饒安自熙平二年改屬浮陽郡遵卒於熙平元年故誌猶稱渤海也若南皮與饒安自是兩縣而誌石顯出南皮將母誌所云孝義里者魏後割入南皮歟魏書云遵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北史史於他治行不書獨書此一事顧

誌不及焉。蓋古文質實。若蔡伯喈之碑。郭有道陳太邱也。顏延年之誄。陶靖節也。豈待繁稱哉。誌銘與碑誄類。而與傳不類。然銘肅而誄哀。碑詳而誌約。則體裁亦別。後世諛墓失真。乃必紀事以取信。而誌即碑。碑即傳。特名以用而殊耳。雖史稱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脩潔。為時所鄙。然而文章之格有升降。於茲可見矣。

豐潤鼎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名廷元。改名鑄。錢塘人。後在縣脩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嘗考蔣一驄長安客語云。安治間。土人鑿井得之。重五百觔。圓腹。弁口。四足。足上為牛首。下為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為商時物。客語得自傳聞。未嘗目擊。宋雖殷後。不當稱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知錄辨商母乙酉丙寅之文。博古圖誤以日為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五十觔。高一尺二寸五分。潤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寸。凡三足。以為重五百觔。及四足者。皆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凹字。曹君據元初隨隱漫錄宋末陳世崇。崇仁人。入元乃撰此錄。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三千兩。賜三茅觀觀在杭。州吳山。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耳旁出三足。皆具牛首。鼎外周環紋如篆籀。腹內篆銘曰。維命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寶。萬世其承。賴凡四十一字。乃五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四十一字。又考田叔禾西湖遊覽志。詠作漢鼎。稱漢建元三年。按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命午。是蓋以宋孝武詠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詠為建元。益謬矣。顧遊覽志謂宋鼎今以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已得自豐潤。即使象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承初元年。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尚未立明堂。閱三十餘年。至孝武大明五年。

韓門綴學卷第五

九

明堂始立。有司奏鼎俎。彘。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立以前。何有太室。又况南朝重器。豈得遠至北地。余考太歲之在命午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命午。宋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壇。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為明堂。三年。宰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闕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命午。元年之八月。又無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寧。蔡京為相。始以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禁出。蔡京免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為四戶八窗五室十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為明堂。命蔡京為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收國元年也。政和七年。明堂成。太室乃明堂五室之中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爨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禮祀之器。多更其舊。劉昫傳。蔡京所儲三代彝器。詔定。是年。禮制局。但置。蔡京之屬。悉改。以從古。而禮制局。於此。始。儀。則明堂之建。雖降詔於政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四年之八月。其丙寅之日。則是月之二十三。四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矣。史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八寶九鼎。無一不與辟雍石鼓。同其輦致。夫焉保無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十六年。竟無鑑別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圓。邱用五。宗廟用七。劉敞為之銘。疑此為劉敞作銘。而鑄成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父博學。亦不應戾古。而以命午紀歲也。

紂字受德有二妻

韓門綴學卷第五

十

紂字受德有二妻

汲冢周書克殷解第卅六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晉孔晁注曰紂字受德也按紂字受德惟見此書尚書泰誓武成稱商王受他書或稱受辛竊謂此處文義以德字連下句讀如云德迷先成湯之明亦可又克殷解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屏遮即後世俘紂取天智玉瑛身厚以自焚武王適二女之所乃既益世俘解第四十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紂懸諸木白一紂有二妻亦異聞也汲冢書詞甚排與尚書全不相似其書首尾似出一手如太子晉解第六十四師曠見太子既曰曠臣無見又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既曠矣安知其色注曰知聲者則色亦然曲為解也此篇內叔向又名叔聲

管叔周公

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朱注曰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此注似可省而朱子詳之者蓋因趙氏舊注云周公惟管叔弟

韓門綴學卷第五

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語義未顯似以周公為兄管叔為弟者且孔安國書傳金縢篇云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則管蔡霍皆為周公之弟矣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震鐸次曰邲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戴因學紀聞曰聯季載杜云毛叔取不數叔震鐸者杜以爲錄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聞百詩曰毛叔鄭見周本紀杜注名册非大雅思齊之詩孔穎達正義引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震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司馬以周公行四皇甫以周公行七而管叔則俱行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序管蔡霍於魯之前定公四年其宏曰蔡叔康叔之兄也杜氏注曰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杜氏之說蓋本賈誼又子魚曰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注謂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合左傳與皇甫之言觀之則不特管叔是兄即蔡霍亦皆周公之兄矣尚書正義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史記固不違也然則管叔周弟夫何疑也哉

韓伯瑜

陳思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歔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是用陳思語困學紀聞曰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按伯瑜說苑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當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瑜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

韓門綴學卷第五

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南宋節士林同字子有孝詩一卷評韓伯瑜云母力今哀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七十之年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為一人耶

賈誼與鄧通衛綰不同時

困學紀聞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考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按應劭風俗通義云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度湘水投弔書曰關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李善注文選取其說此與漢書所言絳灌東陽侯張桓馮敬之屬盡害之之語不符然此實應氏臆度之詞也鄧通為黃頭郎至上大夫

漢書不載其年月其寄死人家在景帝時則其尊顯應在文帝末年若賈生自文帝初立即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為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考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生有退七福行博禍之諫其明年賈生已在長沙矣服鳥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單閼乃文帝六年丁卯歲也諠在長沙三年又歲餘有宣室之召遂為梁懷王太傅至文帝十一年而梁王勝薨十二年而諠死何以知之傳言諠死後四歲帝思賈生之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賈生死時年二十三蓋生於高帝七年而死於文帝十二年又十一年而文帝始崩鄧通之尊顯其必在此十一年中矣或云志於諠諫放鑄疏後即云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疑諠所稱法錢不立者是指鄧通輩而言然志於敘吳鄧錢後即接入武帝時事則其所言是時者為時正長矣劉禹錫詠史詩

韓門綴學卷第五

云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漢書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應劭曰能左右超乘顏師古則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然綰亦似在諠後非同時也綰在文帝時未嘗居貴位漢書帝時始拜河間王太傅諠是為中尉封侯為御史大夫為丞相文帝時但為中郎將雖秩比二千石豈得為貴顯過於諠耶魏泰隱居詩話已辨之矣而改戲車作車戲以趁韻亦覺未安余在長沙作懷古詩曾使此一事俱用應劭之解未及考證故復論之漢高帝稱王之五年即皇帝位不另起元初稱五年

諸葛子孫

俗言諸葛不生諸葛子不知此語始自何人武侯子瞻孫尚三國志蜀後主景耀六年冬鄧艾伐蜀自陰平入瞻督諸軍至涪亭前軍破退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戰敗死於陣瞻子尚嘆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馳赴魏軍而死晉書陳壽傳云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

瞻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然觀壽於諸葛父子忠孝大節未嘗沒其實其論將畧名實亦非壽一人之言是以夏侯湛自壞其魏書張華謂當以晉書相付范頴等表中所稱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者洵史才不減班范也其後宋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朱子欲於傳末畧載瞻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云瞻任兼將相拜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困學紀聞詳述之且云此論最精然則諸葛不生諸葛子其言殆出自宋儒矣

陳思王

陳思王初封臨淄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見魏志蘇則傳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臨淄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哭文

韓門綴學卷第五

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帝出遊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則以為為已欲下馬謝侍中傳異目之乃悟今觀植詩文其於吳蜀兩國有微旨焉禱詩五章曰遠行欲何之吳國為我讐六章曰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吳蜀皆在魏西南而太山則接吳之境也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又曰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凡皆以吳為讐不及蜀也惟求自試疏中有禽權誠亮之語亮指武侯亦不斥言蜀主之名且吳曰不臣蜀曰違命語意自別王通中說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斯言是矣

楊白華

梁書楊華傳神附王父大眼為魏名將大眼武都雜當子世祖時隨父歸其有兄小眼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詞使宮人晝夜

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後累有戰功封益陽縣侯侯景亂降賊南史楊華本名白花奔梁後名華按魏書楊大眼有三子長甄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死甄生等問印綬時元懷孕指腹謂甄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甄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氏怖走入水征南復彎弓向之甄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抱之奔於襄陽遂歸蕭衍是則三子皆奔而所謂華者何人梁書不知其詳故疑其悽禍也本傳又云潘氏善騎射大眼令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假使潘無失行則潘將軍豈非古今佳話哉

唐十八學士

韓門綴學卷第五

五

唐十八學士寫真圖新舊唐書並載於褚亮傳中十八人者高祖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既平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賢士於是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及于志寧字仲淹雍州高陵人軍諮祭酒蘇世長京兆武功人天策府記室薛收字伯葵蒲州解縣人文學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姚思廉字思賢吳郡錢唐人也太學博士陸德明名元明以字行齊州臨淄人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主簿李元道隴西人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趙州人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參軍事蔡允恭荆江州人顏相時字隆京兆萬年人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字弘武杭州人薛元敬收之從兄子太學助教蓋文達冀州信都人軍諮典簽蘇勗字慎行京兆武功人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荆州尋命開立本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褚亮為像贊明代人目視者謂其非褚亮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諸學士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預入館者謂之登瀛洲史不紀圖像之年溫公因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是武德四年遂以圖像列於武德四年之下且有薛收而無劉孝孫其後陳光綽竹素辨論因以溫公為誤此非也唐史既無明文則不載於起館之年更將附於何年若劉孝孫之補入其後尚有杜淹杜正倫皆直文學館者安得一一而載之耶寫真圖宋時藏於沈存中家夢溪筆談云予家有閣博陵唐書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元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為學士似為學士時方更名耳至明代其圖乃歸朝廷張居正太岳

韓門綴學卷第五

六

集云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命辰間希古攜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古因條陳邊事并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疏入不省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此卷遂留藏科房張位詞林典故云殿試進士文華殿讀卷畢內閣填寫黃榜各官散出官坊以下與執事者是日赴兵科觀唐人十八學士圖楊士聰玉堂書記云殿試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針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為故事畫皆立像上署銜名末有沈括跋又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第八卷寓日記云閣立本十八學士圖乃絹本立本畫于志寧贊沈存中跋舊稱三絕圖中人物如生獨許敬宗作回首忸怩狀蘇世長頭禿無髮腦傍七痣如星且肥短多鬚極其醜陋又云崇禎辛巳予在兵科日取展閱見畫無神彩或為人臨去按此卷不知失於何時今已無有而日下舊聞引陳光綽竹素辨論云閣立本所畫者收耶孝孫耶惜不可得而見也余按薛收以武德七年卒

而圖真在八九年間是以舊書辭收傳云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新書亦云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又觀夢溪筆談所載圖之是劉非薛明矣而竹垞亦不為之辨正何也至於畫皆立像後世流傳之圖坐立向背一幅中兼有各形且於像外布景蓋自有此圖效尤者多以十八人為數朱敬則傳云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翰林盛事記云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為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十八人者張說徐堅賀知章陸堅趙冬曦咸廣業韋述李子釗陸去泰呂尚母張余欽趙元默孫季良康子元侯行果敬會真馮朝引也一本有五代史楚世家楚王馬殷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置官屬以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廖光圖之外可考者徐仲雅李宏阜拓拔恒餘無考是則

韓門綴學卷第五

十八人之圖不一而足又據道州雜而如鄭昉所賦有琴竿杯勺樂工馬驢者妄指為立本之畫豈知其謬歟獨醒雜志云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間立本此畫親為題識以賜詹事李詩所稱石本不知刻於何地又元蒲紹簡作登瀛洲賦其序內所列次第既不與唐書合而官階又多不同如以薛元敬為參軍于志寧為從事中郎陸德明孔穎達俱為助教許敬宗為宋州總管戶曹未知其何所據也若夫十八人惟二薛李守素顏相時蓋文達蘇勛六人不事二姓此外杜如晦隋預吏部尉房元齡于志寧隋冠氏蘇世長周魏城侯侯仲都少監褚亮陳尚書中尉姚思廉陳會稽王王績大行李元道隋德明陳左常侍孔穎達隋李元道隋虞世南陳建安王李元道隋許敬宗隋劉孝孫王及西上沒於寶德隋許敬宗隋劉孝孫王

耶非至唐始入仕者世又以許敬宗姦臣為登瀛之玷陸務觀題十八學士圖詩云但餘一恨到千載高陽繆公來窺名此似別有寄慨非謂太宗不知人也敬宗在太宗時其位止列曹尹曾未聞有缺失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聖明之世雖小人亦皆勉為君子封倫裴矩是矣若使敬宗事太宗終身其於文學豈有愧耶荃蕙化而為茅太宗固不任咎也

越國公

汪氏越國公新舊唐書俱附見於王雄誕傳又見在舊唐書曰欽州首領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迴軍擊之時李元通於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帥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偽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剋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而縛而降新書曰欽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鉞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闕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遠而縛降按此武德四年事也新書別無考核特據舊書小變其文改欽州守領為欽守而南板妄以守字易賊字且訛汪為江謬甚矣羅鄂州小集內汪王廟考實其辨納欽一條云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歸唐月日新書雖於武德四年九月命子書降至列傳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為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之命來討力窮勢感至是始降耳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欽誠者豈不相戾耶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欽實先之所謂九月命子者九月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則欽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在是冬按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於九月而雄誕來伐別載於十一月則是歸唐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誕自以私意伐

韓門綴學卷第五

韓門綴學卷第五

之王越伏威之境歸之天子伏威之黨疾王歸唐不出於已因襲之
以為已功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於
伏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吾為唐行臺屈耳肯遠出
其下哉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見處及貞觀之間典宿衛
者二十年太宗遠伐委之筭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
告命所表雖漢命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程臺墩先生作烏龍山
忠烈廟記畧曰煬之不道古未有也朱子綱目於大業之盜悉以起
兵書之而不曰反明人人得而誅之也於煬之死書隋人弑其君廣
而不曰帝明非共主也越公生當其時蓋有西向問罪之志而力弗
逮其得民心如秦之吳芮非叛吏也唐公入關天下大勢已合則秦
而歸諸有道其知機達變如漢之竇融非降虜也出處之正名節之
完苟有良史必將列諸吳寶之間君子從而予之矣以上羅程兩公
之論皆能論世知人非劉昫宋祁所可企及也若元順帝至元元年

韓門級學卷第五

元

封為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元史本紀稱為徽州土神蓋王之大節
不明於世久矣又按羅公於乾道五年九月撰汪王廟考實凡十一
條曰王諱曰姓氏曰州望曰境土曰治所曰納款曰官閥曰夫人曰
廟貌曰碑記曰從祀後有跋語百九十言載在鄂州小集

郭令公八子七婿

郭令公八子七婿自談賓錄訛作子七人婿八人沿訛至今按八子
者曜盱眙晤晤暖暖映也曜太子賓客加官太子少保襲封代國公
晞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暖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
騎常侍改太常卿襲封代國公曙石金吾將軍祁國公代宗朝歷司
農卿檢校左庶子轉太府卿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映太子左諭德其
盱眙晤三子未詳何官七婿者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
卿王宰鄂岳觀察使吳仲孺其三人未詳石墨鐫華跋郭敬之家廟
碑云敬之令公父也其碑顏魯公撰并書在今陝西布政司署碑陰

述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初明一人而已其他封拜
多與史異惜未得搗本一觀之又考令公子孫尚主者四駿尚代宗
第四女昇平公主駿子縱順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之及即位
改封漢陽公主駿子釗之子仲恭尚金堂公主仲辭尚饒陽公主皆
穆宗女也至德宗紀所載貞元十二年五月駿弟煦暄坐代宗忌日
宴飲貶官歸第煦暄應是駿之從弟耳金史郭企忠傳云郭氏自子
儀至承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入於遼子孫繼為天德軍節度使
至昌金降為副使企忠襲父官徙所部居韓州後遷天德軍節度使
累遷金吾衛上將軍元史郭寶玉字玉成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
儀之裔金末封汾陽郡公降元授抄馬都鎮撫累遷斷事官子德海
為元抄馬彈壓遷右護軍德山元萬戶德海子侃從平西域世祖時
擢萬戶江南平遷知軍海州子秉仁秉義自唐至元見於史者郭氏
代有傳人明史於列傳不詳先世莫可考矣

韓門級學卷第五

平

崔羣

韋絢撰劉賓客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
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
韓曰共某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按此與釋言篇所云相國豈知我哉者正復相似蓋誇詞也貞元八
年韓與崔同舉進士並出陸宣公之門所謂龍虎榜者是也公與崔
交誼之厚讀集中詩文可見詩則有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及和崔
舍人詠月二十韻文則有與崔羣書其言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
瑕尤窺之闕與而不見吟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亦可謂推重之至
矣外集又有餘世況酬贈有詩豈得謂不曾說着文章乎公集中其於同
年之有詩文可考者獨李觀王涯馮宿與崔羣為多其曾有書論文
者則祇一馮宿其他若歐陽詹之才也集內獨哀辭并序而哀辭則
公特書一通以遺崔羣此豈非共說文字之一証乎嘉話錄之為謗

部尚李穀事晉漢周封趙邊歸謙事晉漢周為張鑄梁進士事晉漢周邊光範事晉漢周張昭事晉漢周寶儀事晉漢周陶穀事晉漢周向書事晉漢周呂餘慶事晉漢周薛居正事晉漢周扈蒙事晉漢周昭儉事晉漢周魚崇諒事晉漢周顏行事晉漢周劇可久事晉漢周蘇曉事晉漢周高防事晉漢周俱事數朝他如王溥王著魏仁浦李穆趙逢董但為周臣而如劉載劉熙古張澹高錫馮瓚邊珣董樞馬令琮杜漢徽石曦不登崇秩者尤不勝舉所惜范魯公之賢太宗已惜其欠世宗一死所作戒子詩歷序官闕朱子小學中乃刪其前半首史稱魯公臨死戒其子勿請諡立碑此視馮道之自序老而獲安老而自樂者為羞惡之未泯矣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學術壞人心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

韓門綴學卷第五

書

宜其無氣節忠義也按宋以來稱美馮道者前惟王介甫後惟李卓吾

邯鄲夢乃蕭嵩事

唐沈既濟撰枕中記述盧生遇呂翁事此記又傳是李鄴侯作李沈皆代宗時人距記所指開元七年在後四十年蓋好事者假托為李為沈皆不可信也崔盧唐之望族故稱盧生娶崔氏女其夢在開元七年而夢中與蕭嵩裴光庭同執大政考裴光庭以東封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開元十二年蕭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在十六年其明年兼中書令至回紇殺涼州守將王君奐乃開元十六年事蕭嵩傳蕭嵩傳又君奐自開元九年郭知運卒乃代知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夢在七年君奐尚為右衛副率耳大概傳中情事皆彷彿蕭嵩生平而為之如吐番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殺王君奐於鞏範驛乃以嵩為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大破

吐番後嵩為李林甫發其賂中官牛仙童事貶青州刺史尋又拜大子太師此即夢中之黜陟也嵩未入仕時宣州人夏榮有相術謂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嵩至天寶八年八十餘薨近日作傳奇者并實以嵩之縱反問於吐番贊普召悉諾邏誅之一事則直以盧生為嵩矣舊唐書稱嵩性好服餌於園林植藥合鍊自適故記比之神仙且中宗神龍時嵩嘗為洛州參軍見重於洛州刺史桓彥範邯鄲自代宗永泰時始隸磁州則自廣德以前正是洛州所屬而所謂呂翁者殆即指夏榮也觀其紀事詳盡生五子之名歷歷可指而生與翁其名俱不傳惟其事皆實斯其人皆虛耳至朱世緯康熙間承年縣志稱城西四十里呂固村有呂翁墓即生所遇者地近邯鄲邯鄲縣舊志中古蹟有盧英宅今兩縣新志嫌其附會皆為刪去然生所遇之呂翁要非世俗所傳呂岩字洞賓者也岩之出處宋史陳搏傳云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頃刻數百里吾鄉

韓門綴學卷第五

書

屬孝廉鸞作宋詩紀事考是唐德宗朝呂渭之孫懿宗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黃巢亂攜家隱居終南山時至陳搏室而釋史載純陽文集又稱是德宗貞元十四年生文宗開成二年舉進士第考其事迹多顯於宋雜見於蒙齋筆談避暑錄話等書去盧生遇呂翁時皆在後百數十年矣王鳳洲四部稿有過邯鄲呂翁祠古風一章中云誤傳茲事屬劍叟不識開元年為誰近又見鳳洲讀書後有一條云真仙通鑑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向未生此二條最為有識特未能証盧生之為蕭嵩耳且也洞賓於鍾離權執弟子禮純陽文集謂洞賓遇雲房子於長安道中共炊有夢及醒而雲房有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之句則洞賓又為夢中人矣黑莊漫錄載元符初胡詠之朝散於弋陽遇一道士書詩授詠之寄章子厚有云種成白壁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其詩亦傳為呂仙作豈呂自以其事作典故用耶要之呂翁與洞賓鑿然兩人也

而肥鄉縣志乃有呂仙弟子柳條青號扶胥者因扶卮之言列於仙釋之首則尤鄙倍耳肥鄉縣志乃賀應祥所作其有

四女寺之訛

唐女學士尙宮宋若昭新舊唐書俱載在后妃傳其父庭芬新唐書生五女若華新書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嘗白父母誓不嫁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推尊宣文應以其宋氏也若昭注解德宗貞元四年以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俱召入宮試詩賦兼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嘉其節概不以宮妾遇之自貞元七年以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之憲宗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穆宗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尙宮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為先生進封梁國夫人敬宗寶歷初卒以鹵簿葬新書

韓門綴學卷第五

三

之大和中李訓鄭注干竊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構宗閔為吏部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濛通賂於若憲求為宰相文宗怒幽若憲於外第賜死若憲弟姪女婿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訓注敗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五女乃貝州清陽人唐清陽為貝州治所宋熙寧四年省入清河今東昌府恩縣正貝州地有五女冢又有四女寺在故城縣東南十八里接恩縣界臨衛河亦名孝女廟俗傳五女因父母無子故不嫁衣冠如男子塑像肖之以若憲有罪故不祀寺中碑記四女者出自俗流以余考之史稱性皆素潔鄙蕙澤濃妝新書尙方華之飾舊書並無服男子服之事其始不願歸人乃欲以藝學顯揚亦非父母無子之故若憲死而弟姪連坐舊書則有弟姪矣庭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新書則庭芬固子矣五女之死一在元和一在寶歷一在太和其二未詳既不同時未必合冢若憲死後文宗悟而惜之非其罪也何為當黜尙宮為官官之首三妃而下品居第五

故史稱不以宮妾遇之且不入列女傳而入后妃傳顯然嬪御之列豈是終身不嫁者五女留宮庭芬受饒州司馬此時無一女在家養親蓋五女無男乃漢倉公事女服男子服乃樂府木蘭及南齊婁遂五代蜀王崇報事俗人牽併而強附之考一統志四柳樹鎮一名四女祠在故城縣因考元史百官志有四柳樹倉監大使副各一員則四女寺乃以四柳樹音轉而訛耳地近五女冢俗人求其剛五為四之故不可得遂以若憲有罪黜之豈不冤哉近作北河續記者云四女樹在恩縣西北五十里地名安樂鎮有古槐一株相傳有四女不嫁同植此樹則尤訛以傳訛矣制府方恪敏公集中有過四女寺詩乃闕寺內碑記而作余指其誤公以集已刊成不復改也擬另為詩以正之竟久而不就

楊誠齋陸放翁

楊誠齋陸放翁不獨詩文名世也其人皆賢者然史稱韓侂胄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患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而游晚年再出為侂胄撰南園闕古泉記朱子嘗以陸務觀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能全其晚節後世士大夫負文望者罔不營心名利其能顧及清議幾人哉史又言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于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侂胄

三

姦臣謀危社稷吾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等語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而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陸公早退居往來雲門若邪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為之出韓喜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擊阮琴起舞索公為詞有飛上錦裯紅皺之語公臨終以詩示其子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示兒詩上一句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公之心方暴白於易賞之時矣此雖曲為之解然可見放翁之心固不以

侂冑之北伐為非矣

太學生上書

宋太學生上書始於徽宗大觀三年太學生陳朝老疏蔡京之惡十
四事士人爭相傳寫又十六年至宣和七年欽宗即位而有陳東東
凡七上書其一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勳王黼童貫六賊其一童
貫挾徽宗東行請追貫還正典刑其一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其
一請用李綱斥李邦彥等其一又請誅蔡氏此五上書皆在太學時
其一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其一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
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此兩上書皆在高宗
召赴行在時內惟請誅六賊及論李綱乃率諸生高登等餘皆東一
人言耳時與東同斬於市者有撫州布衣歐陽徹亦以上書得罪越
三年高宗感悟贈東徹俱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劉豫即位立
於歸德如張巡許遠制此在高宗贈官
之禮也及駕過鎮江東乃鎮江
丹陽人遣守臣祭東墓賜絹

韓門綴學卷第五

七

錢五百紹興四年東徹並加朝奉郎秘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
頃戴埴鼠璞云高宗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
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高登
凡六上書高宗時召赴都堂審察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授古縣令
秦檜惡之謫漳州又後五十年朱子為漳州守乞褒贈紹興末太學
生程宏圖上書訟岳飛冤詔飛家自便至孝宗淳熙時太學生乃有
受賂陳書者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
趙崇璠移書左丞相謝方叔翼曰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天錫辭去
宦者賂太學生林自養力詆天錫方叔乞誅二人學舍惡自養黨奸
相與鳴鼓攻之上書申其罪是一小人不足以掩眾君子也光宗紹
熙五年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
寧宗慶元元年韓侂冑引李沐為右正言劾趙汝愚竄永州侍御史
章穎以奏留汝愚斥逐太學生楊宏中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

朝上書辨誣皆被罪天下號為六君子又寧宗時王居安以言事奪
官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逮理宗淳祐十年丁大全劾丞相董槐
去國太學生劉黻陳宗黃唯陳宜中林則祖伏闕上書後程公許黃
之純被誣劾罷出黻又率諸生上書劉漢弼劾史嵩之之黨感末疾
遂卒人皆疑嵩之致毒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
以為暴卒杜範劾李鳴復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後範去政府太
學諸生又上書留範史嵩之父喪起復右丞相太學生黃愷伯金九
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陳垓劾程公許太
學生劉黻等百餘人上書論垓徐元杰暴疾卒三學諸生相繼叩闕
訟冤丁大全為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闕言不可詔禁戒旋逮諸生
下獄宋末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賈似道專政而帝昺德祐
時王煥之子喙太學劉九皋等上書言宜中擅權庇趙溢其誤國甚
於似道宜中遂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乃命臨安府捕逮太學生下

韓門綴學卷第五

七

劉九皋等臨安獄罷王煥遣使召宜中還元兵至宜中仍遁當時太
學生動輒上書誠衰世之景象而公論所在亦有以愧庸惡陋劣者
矣嗟乎宋之亡也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而下忠節之士固多而元
兵之至廷臣自丞相留夢炎陳宜中參知政事常楙會書樞密院夏
士林黃鏞尚書丁應奎侍郎徐宗仁右正言徐直方右司諫陳孟虎
監察御史孔應得皆先期而遁即以參知政事陳文龍之節也權禮
部尚書王應麟之賢也亦以遁書時曾遣使召夢炎應麟皆不至獨
有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禍出身元既平宋發三學諸生赴京師
有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書之元史豈不卓哉應鑣事詳
宋史忠義

大將通左傳

古今用兵之道多出左傳江表傳稱關壯穆好左氏傳諷誦畧能上
口權德輿作渾瑊神道碑謂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宋史狄青傳云
尹洙為經畧判官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

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范傳曰熟此青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將帥

兵法儒林何涉傳涉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雖在軍中亦常為諸

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之徒皆橫經以聽仁宗時名將郭達與秋青並

稱達亦曾隸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神宗時林廣學通左氏春秋

名聞西夏史論引孫權呂蒙學文武為比岳忠武傳云家貧力學尤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補承信郎遷秉義郎錄留守宗澤康王即位

上書劾黃潛善汪伯彥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

士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

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

伍中人宋史論曰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某

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某自為表荅詔忠義之言流出

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不知傳內何以不載此表也李好義誅吳

曦下西和其生平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好義之所

韓門綴學卷第五

以為忠壯也獨惟紹興初高宗以左氏傳付胡安國點句正音安國

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

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考胡氏春秋傳序謂得討亂

賊闢邪說之大法顧讀其書而曾不知所言為何事則春秋真空言

秋青盧秉

宋史秋青

字漢臣汾州西河人討僂智高既敗賊於邕州按兵入城梟賊黨斂尸

為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

青曰安知非詐耶

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蠻夷傳余靖獲

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樞至京師日給食欲以誘智高或

傳智高死乃棄市既而西川奏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然智高卒不

出莫知其存亡夫智高即果死事無確証武襄當日固不肯以疑似

而行欺妄也乃孫公談圃云青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

乃止揣度之言豈為定論乎又盧秉盧革之子知渭州夏會仁多鬼丁犯

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若夏人至縱擊之皆奔潰

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冠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

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

上所獲器鉞此其忠慎與狄同也若夢溪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

劍南西川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西川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

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年已七十餘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

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祇候宋政

失於寬縱於此益見狄盧之不可及矣

宋禮南旺分水

南旺分水龍王廟行人悉其原委者殊少考明史河渠志及宋禮傳

但載之而宋傳尤詳傳云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永樂二年拜工部

尚書九年命開會通河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

韓門綴學卷第五

英策築堤城及戴村壩橫亘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淮

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

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

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

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

論漕渠功第一受上賞又治水筌蹄云宋少保禮於永樂九年因元

舊始開會通河五百里然非述者蓋作者也元人因山東之泉悉入

汶河又以汶河雜洸洸併泗不能勝東注則為堽城壩截汶會洸泗

西南流以會於濟寧州之天井閘而分水焉南截諸淮安入海北截

諸天津入海不知陽穀壽張之交地勢聳於濟寧數丈而可倒使北

注乎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導使趨南旺少保乃

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

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為罷海運朱國禎湧幢小品曰宋

尚書沒後至萬歷元年總河萬恭追頌其功立祠贈太子太保蔭一孫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人一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謂宋公之功當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伯陳以龍海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閣簫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說宋尚書李文正公亦有詩意畧相似後主事王寵始請於朝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所指周金二公者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刑部左侍郎晉禮部尚書周長天長人官督糧卒皆與宋公同治會通河者又有濟寧同知潘敘正居人太乃當時始奏請開漕渠者不知今祠內亦得並祀諸公否也

楊海周二忠

勝國忠貞傑出之臣有因傳奇而其名益為婦孺所共知亦因傳奇

韓門綴學卷第五

三

而事實致訛若楊忠愍海忠介周忠武雖士大夫亦不覺也考史楊繼盛字仲芳號東山容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劾嚴嵩十大罪五奸嵩見疏內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大怒下詔獄侍郎王學益受嵩屬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繫三載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遂棄西市年四十是則忠愍之死乃絞也非斬也海瑞字汝賢號剛峯山人寧海人舉鄉試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懋卿恚甚雖為欽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謫官後為戶部主事上疏諫脩齋醮帝大怒抵之地少頃復取閱日再三留中者數日嘗曰此人可方比干弟朕非紂耳會帝有疾逮下詔獄論死穆宗立乃釋復官歷巡撫應天改督南京糧儲將履新任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張居正當國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居正卒乃召為南京吏部侍郎年已七十二矣是忠介於居正當國時未曾在位豈嘗劾之乎周遇吉無字號州人賊攻寧武城陷

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為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櫛其肉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闕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賊死傷多欲還秦圖後舉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承慶表亦至賊乃進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又寧武兵備副使王孕懋字有懷州人進士由太原知府遷自成既陷太原遣使說降孕懋斬之與遇吉共守城陷自殺妻楊投井殉之附見秦是忠武為賊所執而劉夫人之戰績與王副使之共守葢知之者鮮矣孫維翰傳云會為海瑞劾居正

鄭鄭

明鄭鄭事顧亭林集中有陸貢士來復述昔年代許舍人草疏攻鄭之詩云宵人何意附東林中用然犀射隼為喻後考其事殊不然明

韓門綴學卷第五

三

史奸臣溫體仁傳云庶吉士鄭鄭與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已謝政歸體仁劾鄭假仙仙判詞逼父震先杖母言出宗達帝震怒下鄭獄其後體仁已去而帝怒鄭甚不俟左證磔死又劉念臺文集有身切時艱疏云鄭鄭雖久干御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証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年譜注云鄭武進庶常也與洪澳孫公名慎行同邑相友善天啟初以申救文閣學降謫家居素擅才名見忌於鄉及文公入閣孫公起宗伯並貽書於鄭促之入都鄭亦冀藉二公圖柄用見人輒謾罵體仁謂吾必露章參奸輔體仁偵知之遂糾鄭逼父杖母大逆逮入詔獄復陰囑同邑中書許曠出疏証之詔磔諸市按坐以証告不知何指史既無可考且曠以疏証豈得謂不俟左證耶注語皆與史不合黃石齋辭掌局疏云文章意氣坎坳磊落臣不如鄭鄭帝貴以顛倒是非公復營護鄭嚴有切責公卿多藉不如鄭語為口實楊嗣昌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

如鄭欲庇凶徒公對帝以為衆惡必察夫是非未定之事當以君子所言為定黃與溫孰為君子哉今武進人且有稱鄭為孝子者以為宵人未必然也而恃才傲物至於被惡名罹極刑負才者可無戒乎又按文震孟於天啟二年及第鄭以疏爭文震孟廷杖事貶秩調外當是四年楊左削籍之時至六年又以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以詩悼惜熊廷弼御史門克新指為妖言波及鄭斥為民見文震孟傳震孟入閣乃崇正八年鄭為民已二十年矣吳宗達明史無傳考本紀及表崇正三年以禮部尚書與溫體仁同兼東閣大學士晉文淵閣五年晉戶部武英殿六年晉吏部建極殿七年晉中極殿八年五月致仕七月文公入閣十一月即開仕

秦良玉

忠州人秦氏良玉四川石碛宣撫使馬千乘之妻也萬歷二十七年與其夫從征播州明年正月連破金筑七寨取桑木關為南川路戰韓門綴學卷第五
功第二千乘為部民所訟瘐死雲陽獄良玉代襲其職所部號白桿兵秦昌初援遼賜三品服天啟元年加二品服著崇明圍成都良玉鼓行而西賊解圍去封夫人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先後攻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賊底定崇正三年永平四城失守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帝召見平臺賜綵幣羊酒御製四詩其一曰蜀錦征一作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已還蜀專辦蜀賊七年賊陷夔州圍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扼羅汝才於巫山連敗賊於馬家寨譚家坪仙寺嶺斬其魁東山虎奪汝才大纛禽其渠副塌天川撫邵捷春所倚惟良玉及張令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行壘良玉為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詎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問故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二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

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謂楊以蜀為壑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其年十月張獻忠從上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扼之竹箇坪令被射死良玉單騎獻計於捷春捷春謝其計乃歎息歸獻忠陷楚將復入蜀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及全蜀陷良玉號咷曰吾兄弟兄弟皆死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鑄金印齋之易其官不為動賊逼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碛者獻忠死後良玉以壽終子祥麟授宣慰使竹垞詩話曰野紀謂良玉有男妾十數人而夔州李吉士長祥力辨其誣謂陸遜之按諸營良玉冠帶設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與論兵事誤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嚴肅若此余謂此不必以佩刀事証也良玉征播乃萬歷二十七年事宴陸遜之乃崇正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其征播

韓門綴學卷第五

必年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已六十歲人矣為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而如二申野錄蠻司合志等誣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女子知兵自古多有或附見其夫之傳而如譙國沈氏載隋列女傳平陽娘子軍載唐公主傳以良玉忠智義勇著績於夫歿之後明史於其起兵破賊却賊既大書於熹宗天啟元年二年莊烈帝崇正十三年之本紀又變例為列傳與馬世龍賀虎臣沈有容張可大魯欽龍在田諸忠節之臣同為一卷且贊曰夫摧鋒陷敵宿將猶難而秦良玉一土舍婦人提兵裹糧崎嶇轉關其急公赴義有足多者彼杖鉞臨戎縮朒觀望者視此能無愧乎

韓門綴學卷第五

韓門綴學續編

永樂大典 圖書集成

永樂大典明史藝文志列入類書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云文皇命解
縉等修葺未期而書成賜名文獻大成時永樂二年十一月也既而
嫌其未備復命姚廣孝及縉等重修通雅尚有劉縉開館於文淵閣至永
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目錄六卷共一萬一千九十
五本上為更名曰永樂大典御製序弁其首時拜賜者廣孝以下二
千六百一十九人蓋効力編摩者較宋太平興國中不啻十倍當時
以洪武正韻排比成帙明世宗實錄云初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
及三殿災上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命夜中諭凡三四傳是書遂
得不毀嘉靖四十一年選善書人禮部儒士程道南等百人重錄一
部命高拱張居正等校理之隆慶元年文樓不知何地日下舊聞云書多
至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藏諸皇史宬乃方以智密之通雅云宏

韓門綴學續編

治中會重抄之宏治在嘉靖壬戌前六十年何以野獲編無此說豈
是方氏誤記耶書有重修之本又有重錄之本或云萬歷中三殿火
其書遂亡今翰林院現貯此書雖有殘闕壞爛書猶充棟未嘗亡也
特未知其為原本與重錄本耳至李維楨本寧謂其書冗濫可厭殊
不足觀絕非太平御覽諸書可比本寧但習為應酬之文初非嗜古
好學者於大典豈嘗遍覽徒見其多而漫為是言若明詩綜詩話謂
釋善啟與釋敬修如珪指南同修永樂大典書成告歸舟中倡和敬
修詩云昔出當嚴冬茲還及春暖譏其成書之速不過數月事竊觀
詩中所言祇紀來去時之時令豈直冬春相接所謂嚴冬必指修書
之前一年而書成於十一月則春暖為成書之次年更無疑也我
朝康熙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凡五千二百卷書以類分既非若大
典之以韻為次而採錄之博而精抑豈大典可及也卷數似少而字
密張多擴之何止萬卷書係銅版集字聞當時祇印三十餘部今版

已多殘闕矣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

特賜一部恭貯清秘堂室在瀛洲亭北

清文鑑

本朝清書之未作也天聰崇德間曾借用蒙古字其後學士達海修
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清文復恐授受有訛更為搜輯舊語製為
清文鑑一書頒行凡分三十餘門二百餘類向在內廷得恭讀
聖祖庭訓格言知其源委焉嘗考元史元初用畏吾字後乃製蒙古
新字謂之國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四十有一又有韻關之法謂其相
關紐而成字也有語韻之法謂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也而大
要以諧聲為宗帝師八思巴傳中載之詳矣然觀唐荆川禪編所載
百家姓蒙古文及趙子函石墨鐫華所載元聖旨碑文氏金石文字記
寺三通元之國字形如梵書與今所行蒙古字樣迥然不同今之蒙
古字其創始無由考也至於清書音義合諸金史國語解符合者十

韓門綴學續編

得六七然金書流傳至今者若都統郎君經畧行記碑文但如孟珙
所稱似箇帶字者耳金史完顏希尹本名谷神金人初用契丹字太
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
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
字王弇州四部稿有跋旅葵卷一則曰余於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
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葵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百六十五字令書之得九紙為西天女直韃靼高昌回回西番
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籀草至西天獨雄整女直有楷法而
小繁複不知其為陳王谷神所製否也觀此則明之中葉其書猶沿
襲為之考都統郎君碑刊自天會十二年當即谷神所撰大字而弇
州所見則其為大字小字不可得詳矣清書乃榜式達海達亦榜式
額爾德尼之所作榜式乃賜號亦作與金書語同而字異或有謂清書仍

其舊者此不知古亦不知今也。又按清書十二字頭上二篇非額伊鄂烏此以喉聲為自鳴字母與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立了額衣阿烏五字母相合若蒙古字則以司字為首元有著東園友問者不知曰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至杭州以疾辭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化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字為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其本字伯原清江人其集名清江碧嶼齒之音謂得天地全氣說猶未當人之始生開口曰阿轉聲曰額再轉曰伊曰鄂曰烏五者不學而能斯真天地元音矣。

昌黎祭十二郎文有韻

少聞前輩云古人言情之文無不有韻如昌黎祭十二郎文亦有韻求其說不得也今細閱之乃是以支韻為主兼及微灰又及魚尤四聲通用蓋古韻本為一類非俗學所知也。

臣僕

臣僕始見商書禮運云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稱臣僕者禮也漢武帝時白狼王唐菟作歌三章以歌頌漢德益州刺史朱輔譯而獻之其遠夷懷德歌曰傳告種人長願臣僕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七年西域百餘國舉種奉貢稱為僕臣宋書魯爽傳拓跋燾南寇還至湖陸爽等謂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至國都魏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蓋許之魏書西域于闐傳顯祖末遣使素目伽上書曰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隋書突厥傳虞慶則使突厥遣沙鉢略可汗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莫僕射之力也金史國語解曰阿合人奴也元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八里灰貢海青田圓等所過供食羊非自殺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飲食敢不

隨我朝乎詔禁之八里灰疑即今巴里坤

三拜

宋洪皓松漠紀聞曰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元葉隆禮遠志曰凡男女拜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里者即跪也金史禮志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復却跪左膝左右搖肘若舞蹈狀凡跪搖袖下拂膝上則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成禮國言搖手而拜謂之撒速又宇文懋昭金志曰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啣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搖肘為拜按拜以三為節自春秋時有之乃屬變禮而其著為令則後周宣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是也。

漢軍

漢軍之名古有之宋史劉延慶傳遼將蕭幹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此特遼稱宋軍為漢軍耳金史兵志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又曰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為一謀克王伯龍高從祐等並鎮所部為一猛安又伐宋之役調各路民兵隸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又凡漢軍有事則發取於民事已或放免之按猛安者千夫長謀克者百夫長金之漢軍即宋地民兵為金所有而名之也元史兵志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又曰其繼得宋軍號新附軍池北偶談曰元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竹亦歹木里濶歹竹温勃海八種為漢人以中國為南人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為漢軍以直省人為漢人。

由鹿呼鹿

唐呂溫有由鹿賦按由又作國古作游潘岳射雉賦云恐吾游之晏起徐爰注云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後世又有

哨鹿之法。哨者呼也。遼史營衛志云。秋捺鉢日伏虎林。皇族而下。分
布灤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
之祗。祗鹿又名呼鹿。國語解云。鹿性嗜。灑灑於地。以誘鹿射之。穆
宗紀。應歷十三年六月。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十四年
五月。射祗鹿於白鷹山。至於決旬。十八年。上獵善為鹿鳴者。呼一
廢至。命夷臘葛射。應茲而踏。上大悅。又天祚帝紀。天慶二年。阿骨打
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加官爵。五代史
云。東女直多牛鹿。其人無定居。行則以牛負物。雨則張革為屋。作鹿
鳴呼鹿而射之。生食其肉。江鄰幾雜志云。使者云。駝鹿重三百斤。效
其聲。致之。汪若海麟書云。射鹿以聲。注云。俗勇善射。能為鹿鳴。以呼
羣鹿而殺之。又云。毋作由鹿而信其族。注云。由鹿者。由鹿媒。以誘致
羣鹿也。元宇文懋昭金志云。以樺皮為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
射之。觀此數條。則哨鹿與由鹿各異。而今作詩文者。或誤而一之。非
也。

韓門教習續編

五

冰牀

北方冬月水澤腹堅。俗用冰牀。疾行如飛。在古謂之凌牀。江休復鄰
幾雜志云。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官員亦乘之。沈括
夢溪筆談云。信安滄景之間。挽車者。衣韋袴。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
之。謂之凌牀。元史兵志。驛傳之制。遼海冬月。以大曳小輿。載使者行
冰上。今之冰牀。不聞有用犬者矣。陳仲天啟宮詞注云。西苑池水。既
堅。以紅板作牀。牀四面低欄。亦紅色。旁僅容一人。上坐其中。諸瑞於
兩岸。用繩及竿。前後推引。往返數里。魏坤倚晴閣雜鈔云。今京師在
處有之。一人挽行。滑如帆。駛聞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牀。
攜都藍酒具。鋪瓊瑤其上。轟飲冰凌中。亦足樂也。明一統志引元志。
俗有狗車木馬。輕捷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來遞運。木
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可及奔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馮一鵬詩話。

三寧古塔以北人皆使犬。冬春間薪米之物。用冰牀裝載。縛犬數十
條。拉運日馳數百里。

飛放泊

海子名飛放泊。人多不知其義。元史兵志曰。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
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游豫之度。謂之飛放。元經世大典序錄
曰。仁廟以穀不熟。民困曰。朕不飛放。且敕諸王位。昔寶赤皆不聽出。
顧祖禹方輿紀要曰。飛放泊在順天府東南。地名北城店。廣三十餘
頃。又西有黃埃莊。飛放泊柳林在灤縣西。元至元十八年。如灤州。又
如柳林。自後皆以柳林為游畋之地。建行宮於此。考飛放泊有三。曰
馬家莊。北八里。曰南辛莊。南十五里。曰栲栳堡。南二十五里。今多淤廢。飛放泊
又名海子。在北城店者曰南海子。其柳林海子。在灤縣西。元史本紀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正月。以修築柳林河隄。南軍三千。浚河西務。漕
渠。文宗至順元年。調諸衛卒築柳林海子隄堰。二年七月。調軍士修

韓門教習續編

六

柳林海子橋道。又有延芳淀者。亦在灤縣西。遼時。每春季。則弋獵於
此。一統志曰。延芳淀在通州西南。舊志云。今南海子側有延芳村。或
謂延芳淀即南海子之舊名。非也。南海子在大興縣正南。元混一方
輿勝覽。所謂下馬飛放泊是也。此延芳淀在舊灤縣西。今灤縣入通
州。故云在通州西南。豈可遂以南海子當之。夫遼時游獵。多以延芳
為名。顧炎武北平古今記曰。統和四年十月。命皇族廬帳。駐東京延
芳淀。是東京亦有延芳淀也。名雖同而地各異。遼史稱幸延芳淀者
屢矣。徐昌祚燕山叢錄曰。灤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
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此。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青。擒
之。得一頭鵝。左右皆呼萬歲。是柳林海子與延芳淀。俱在灤縣之西。
安知元之飛放泊。非即遼之延芳淀。而南海子側之延芳村。未必非
合而為一也。按都人以德勝門外積水潭為西海子。以飛放泊為南
海子。以皇城西北瀛臺。大瀛池。又稱西內海子。為西苑。南海子為南苑。南苑距城

南二十里周圍一百六十里。明一統志曰：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丈。中有瞭鷹臺。一作呼鷹臺。元以鷹坊為仁虞院。即此也。旁有三海子。凡七十二泉。築七十二橋。以渡皆元舊址。明置二十四團。設海戶千人守視。彭時可菴雷禮大政劉侗帝京于慎行穀城吳偉業梅村所載畧同。苑內今有行宮三處。俱稱曰衙門。其近舊衙門者有德壽寺。順治年間所建。

南嶽衡霍一名

五嶽之南嶽。或以為衡山。今湖廣或以為霍山。今安徽按皮日休霍山賦云。汨唐虞以降。皆燔柴於霍。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於衡。顧寧人釋北嶽謂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濤之地。証古之巡狩。無南至湘中者。其言辨矣。但衡霍皆一山。而二名。湘之衡。可以名霍。濤之霍。可以名衡。古人多以霍為衡。後人多以衡為霍。爾雅釋山曰。江南衡。郭注云。衡山南嶽。未詳。爾雅又曰。霍山為南嶽。注云。即天柱山。濤水所出也。尚書大傳亦以南嶽為霍山。漢書武帝巡南郡。登禮濤之天柱。

山號曰南嶽。衡山五峯其一亦名天柱又諸侯王表。北界淮瀕。畧盧衡為淮南。顏師古注曰。盧衡二山名也。白虎通巡狩篇釋五岳。亦云。霍山而風俗通義載之。尤明曰。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潯縣。唐盧潘作廬江四辯曰。衡即今霍山。此皆霍山名。衡之証也。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曰。禹治水始於霍山。注云。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晉李石續博物志曰。衡山即霍山。山海經。衡山即岫嶠山。志蓋引山海經以証衡之名。霍其也。見於唐詩者。如杜工部送王十判官詩云。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劉長卿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詩云。愛此衡霍近。卷簾如可攀。能令堂上客。見盡瀟南山。郎士元題劉相公三湘圖詩云。昔別醉衡霍。邇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湘遊。雖詩人之詞。多不深考。要皆衡山名。霍之証也。又按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太伯仲雍。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注以衡山為

南嶽。吳王壽夢傳。十六年。楚恭王伐吳。至衡山而還。注引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於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然則採藥之衡山。安知非即此山耶。

樅陽

樅陽之名。始見漢書。武帝本紀作樅陽。樅從木地理志又作樅陽。樅從木今江南省志。據左傳。文公十二年。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杜元凱。注宗國名。羣舒之屬。遂謂宗即樅陽。錢飲光文集有云。晉書陶侃傳。侃侃初領樅陽令。而志無此縣。晉志舒縣注云。故屬有樅陽。其廢與沿革無可考。晉書陶侃傳。侃侃有封鮮寄母事。今鮮猶為樅陽物產。則侃為樅陽令。信也。按晉書陶侃傳。侃侃有封鮮寄母事。今鮮猶為樅陽物產。則侃為樅陽令。信也。同安城在桐城縣東門外。未有確據。按樅陽古稱縣。或稱郡。或稱城。今則稱市。或稱鎮。其稱郡縣者。并桐城言之也。其稱城市鎮者。則今樅陽一隅也。宋李進元兵今人不知樅可作樅。而樅或作棕。按樅字見

韓門綴學續編

爾雅。松柏之屬。棕乃棕櫚。義固各異。是又因春秋之宗國。而以漢書樅字之偏旁加之也。至樅陽上鎮下鎮之分。縣志云。下鎮便民倉。作於明正統中。其稱上下。以倉而分耳。

平于國

漢書地理志。廣平國。注云。武帝時嘗為平于國。又景十三王傳曰。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于王。孟康曰。平是于字。自魏晉地形志注。訛作于字。而後來輯地志者。皆稱平于。非也。左太冲魏都賦曰。常山平于。張孟陽注云。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于國。文獻通考引漢書。亦作平于。近人不知。或有反改漢書者。夫于寶之姓。或訛為于。餘于之縣。且竟為于。此二字之互易。殆不少耶。

幹子城

永年有幹子城。朱世緯舊縣志所不載。府志及新縣志云。在縣南三里。引北齊書。蔡母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于將鑄劍處。其土可

以瑩刀見北齊書方伎傳志說瑩字狀又寶宇記云干將城在洺州卽干將鑄劍處鑑池

具存俗訛爲韓于城今爲韓家屯村夫干將吳人也事見吳越春秋

閻閻內傳干將與越人歐冶子同師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

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

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

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

作龜文陰作漫理吳地記曰干將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吳地記曰干將

而城隍其時其爲劍匠自在吳地唐陸廣徵吳地記云匠門又名干將

門又有鄉名干將鄉可証王子年拾遺記又云昔吳國武庫之中兵

刃鉄器俱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

開其腹而有鐵膽腎乃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劍工令鑄其

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鑊者雌是又但爲劍名不

必爲人名又漢書賈誼傳莫邪爲劍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

薛門發學賈編

因以冠名則莫邪又爲大夫之名山海經第五卷中山經曰其山上多赤銅

谷淵而出銅冶子因以爲純劍之劍波部家中有銅劍一枚長三尺五

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波部亦非鉄也明古者以錫鑄劍爲兵器也

國策趙惠文王二十年趙奢告田單兩稱吳干之劍所謂吳干應卽

指吳之干將呂氏春秋云荆有飲飛得寶劍於干邑高誘注曰干吳

邑也若干將曾鑄劍於趙何云吳干乎直至晉時掘之豐城獄拭以

華陰土躍於延平津俱不離吳楚之地考工記稱吳粵之劍遷乎其

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建干將之雄戟張揖

注云干將韓王劍師也韓趙地近或別有所據然韓乃今山西平陽

潞安遼沁澤等州之地奈何爲師於韓而鑄劍於趙乎漢書敘例注

云揖清河人一云河間人若廣平有遺迹揖居處密邇豈不知之何

以有韓王之誤然幹子之名要必有故竊考史記貨殖傳言邯鄲郭

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將富其作治定非一處幹子或其徒侶也是

乃以幹子而訛爲干將而後人顧謂干將訛幹子哉唐盧潘作廬江

四辨以治父山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而不以圖記所引

左傳莫敖縶于荒谷羣帥囚於治父者妄加之與此正同

永年再墓

永年有冉子墓相傳易陽有溫泉溫泉在廣平郡易陽縣治

浴以治疾而卒於此是以明廣平太守秦民悅冉子墓碑記云此地

去沙河縣西山溫泉不遠泉能療疾至康熙初固始朱世緯永年縣

志則曰冉子墓聞之諸父老言墓下鋪砌青石周廻二三里皆鑄象

冉耕字墓在瓜井村今府縣志按此皆無稽之談也晉穆帝永和七年

再閔滅後趙稱魏都於襄國此墓或是閔之族人故其砌石規制廣

濶若此閔至次年卽爲慕容儁斬於龍城遼陞山其亡忽焉又不

十六國之數故冉氏之墓雖存無人與爲紀載若冉子之墓孟津郵

城汜水皆有之若此以石上篆文遂稱冉墓正不知篆爲何篆豈有

直刻其名且遍刻之之理哉易陽在漢屬趙國至晉改屬廣平隋改

薛門發學賈編

其名曰臨洛志以易陽爲沙河於唐武德元年置温州至四年廢沙河

之名温尙以温泉故耶

李椿墓不在永年

宋敷文閣直學士李椿墓永年縣志云在城西畿輔通志廣平府志

並同以余考之此墓非也李公墓誌乃朱文公所撰李公以孝宗淳

熙十年薨年七十三當生於徽宗政和元年至欽宗靖康元年十年

六金人陷京師其祖泰父升同時遇難於是奉母南走湖嶺間次年

高宗卽位於應天府洛州地已屬金矣公仕南宋五十年初仕潭州

衡山尉益年二十二其後爲桂陽監司理參軍爲衡州軍事判官爲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轉運副史於湖南地獨多是以有故居在衡陽

野塘之上後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仍歸野塘年已過七十矣其薨

以十一月卽於閏十一月葬衡山花光寺之山後二里葬後十年而

朱子始爲之銘是爲光宗紹熙四年卽金章宗明昌四年也又後四

十一年而金亡。洛州屬於元之邢洛路。又四十五年而宋亡於元。天下一統。距公之葬九十六年矣。或者公家永年。此乃公之先塋。若二程夫子十五世以上祖墓。在博野程家村。韓魏公五世祖韓義。實墓在博野。其高祖鼓城府君。於晉天福中葬於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越百有餘年。子孫已忘所在。而土人猶稱韓評事墓也。不然。為其雲仍者。亦何忍開百年之墓。跋涉三四千里之程。而遷葬永年哉。遷葬事別無考證。志乃以訛傳訛耳。墓銘曰。衡山之陽。非其故土。窆而弗銘。曷詔終古。縣志於人物列傳。且削去衡陽縣名。而僅云歸老野塘上。閱者不將疑野塘為永年地哉。宋

史李椿傳云。字壽翁。洛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寺。深窆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又忠義李芾傳云。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為吏。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

州。遂為衡人。夫公之祖父既已徙汴。死殯佛屋。亦在汴都。若公則已為衡人。直至宋末。曾孫芾。為湖南安撫使。猶居衡州。帝景祐元年。正月四日。潭州城破。積薪州治。熊湘閣。妻孥十九人。及帳下沈忠。並死。獨其子裕孫。孫輔。叔在外。得不死。元文宗天歷二年。校官劉似。請立祠於衡州府城隍廟左。府志云。即忠節舊宅。元文類有宋本所撰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時以忠節故吏。知衡陽縣。穆祖伯食。蓋在衡有守城功。為忠節所薦者。順帝至正間。有司以宅為學。建祠於學之東。偏置忠節畫像。奉之。號曰山主。夫公之宅。至曾孫猶在於衡。則公墓之不遷於永年。可知也。

祠堂記又云。公字叔章。號晉齋。先世之承。皆齊之族。皆至墓志云。公生十五年。避地南來。宋史本傳。亦作十五。按公卒於淳熙十年。逆數年十五時。乃宣和七年。靖康改元。尚在次年。則五當作六。不然。則公或生於政和二年。而年只七十二也。又按康熙辛亥。周士儀修衡州府志。學士列於人物。而野塘之故居。與花光寺之墓。皆不

載。藝文內亦不載。文公誌銘。士儀乃衡州孝廉。而疎漏若此。與今修永年縣志者。其草率同耳。

毛遂墓 附程嬰公孫杵日墓

廣平府城外有毛遂墓。寰宇記云。在永年縣南七里。畿輔通志云。二里。嘗讀李青蓮自廣平走馬六十里至邯鄲。覽古詩云。相如章華。顛猛氣折秦。兩虎不可關。廉公終負荆。提攜袴中兒。杵日及程嬰。立孤就白刃。必死耀丹誠。平原三千客。談笑盡豪英。毛君能脫穎。二國且同盟。皆為黃泉土。使我涕縱橫。磊磊石子岡。蕭蕭白楊聲。諸賢沒此地。碑版有殘銘。此詩或是過諸公墓而有感。按史記正義。簡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今已入磁州境內。廉頗墓則邯鄲磁州清河趙州靈壽壽春傳非一處。史記趙世家。程嬰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正義云。今河東趙氏祀先人。猶別設一座。祭一士矣。隋圖經云。今趙人數百家。有祭祀。別設客位。祀公孫杵。

韓門綴學續編

日程嬰。文獻通考錄此語於廣平郡防禦之下。俱不云墓在何處也。惟元和郡縣志。謂公孫杵日程嬰墓。在邯鄲縣西十五里。宋周輝於淳熙丁酉。使金作北轅錄云。邯鄲簡子冢。冢形如視。世謂視子冢。程嬰公孫杵日。保全趙孤。乞加封爵。帝即以處直為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見蔡嬰封成信侯。杵日封忠智侯。立祠墓側。祠在絳州太平縣。名神德廟。是墓固在絳州。豈在邯鄲耶。凡此遺跡。今皆淹沒。而毛墓獨存。青蓮所謂石岡磊磊者。但觸於趙事。豈皆身經其墓耶。而申重熙又有過毛遂故里詩。故里更不知其何所指。按趙有兩毛遂。西京雜記云。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又信陵君傳云。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然則所謂毛里毛墓者。安知其非處士與野人也。

廣平府城壕種蓮

韓門綴學 續編

宋史稱州顯德中洛州團練使郭進嘗於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荷菱蒲葑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泣者曰此郭公所植也進在洛州有善政郡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左拾遺鄭起撰文賜之按洛州置自後周隋廢而唐復唐宋之洛州皆治承年則史所指州城即今郡城距顯德時八百餘年矣舊縣志稱成化間郡守李進種蓮未嘗考及宋史府志曾採此條於雜事中而訛城四面為城西面夫水木之美在東而不在西此乃地勢自古而然嘉靖間郡守唐曜建後樂亭於城東有亭記在府志其言形勝甚晰

梁山濼

梁山濼在宋為盜藪世俗以為宋江據此考宋史蒲宗孟傳云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為衰止而所殺不可勝計劉延世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濼至是賊以絕食遂散此神宗時事在淮南盜宋江犯淮陽京東

韓門殺學積編

三

事在宣和初者相隔四十年矣徽宗本紀及侯蒙張叔夜等傳紀宋江事者俱不及梁山濼他若許幾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為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又任諒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鏡石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此俱及徽宗時而未至宣和宋江橫行在其後其先或窟穴於此逮至黃河移故道梁山濼退地甚廣民得恣意耕種地已不屬宋矣金史佞幸李通傳正隆六年即金世宗大定元年海陵南伐時梁山濼水泐戰船不得進食貨志云金刷梁山濼地遣使安置屯田民懼徵租逃者甚衆大定二十二年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此乃宋孝宗淳熙九年距宣和時又五十餘年矣元志河渠食貨俱不及梁山濼惟於決隄偶序及之明洪武初胡翰字仲子有夜過梁山濼詩云沈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隄葭菼參差交舟楫窈窕入又云往時冠

帶地孰踵荏苒習肆噬劇跳梁潛謀因坏罅是明初猶有水有盜也景泰間河決沙灣徐有貞請開廣濟河謂其外有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泄其地之窪下而閒空可知今人見其無水并疑小說言有水者為謬豈知地在宋元為眾水之所聚哉

橋

橋之名不見於經見於漢晉人之注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鄭注川澤之阻則橋梁之爾雅隄謂之梁郭注即橋也石杠謂之倚郭注今之石橋廣雅倚步橋也但所謂橋者詩云造舟為梁詩傳云石絕水曰梁孟子疏云整其徒步之石皆非若後世之懸磴穹窿一成不變者也井地經界五溝五涂水多散出之道故無水害而亦無所謂水利三輔黃圖有橫橋號為石柱橋是特以石為柱漢末董卓燒之霸橋王莽時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其謂橋使門橋飲馬橋與魯班輪所造覆盜門外之橋雖製不可得詳凡皆木

韓門殺學積編

四

為之也唐六典云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凡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張說作蒲津橋贊乃開元間橫絕以鐵代竹是唐之巨梁皆浮橋也然今南和縣東韓村澧水石橋隋開皇時所建有隋碑紀其事又宋周輝北轅錄趙州城外安濟橋隋時李春所建有張果老驢迹是則今橋之墨石砌成者其自五代始歟

銀鼠

質孫

江休復隣幾雜志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銀貂似即今銀鼠誤認為貂耳本草綱目云毛帶黃色者為黃貂白色者為銀貂按貂貴深紫若黃白乃其價賤者何云最貴綱目又云北胡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銀鼠白色如銀古名顯鼠音吸抱朴子言南海白鼠重數斤毛可為布也此雖名銀鼠但銀鼠不應為布且非南海今所謂銀鼠者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年正月八東乞兒部牙西來朝貢銀鼠皮二千又釋老傳云

詔省臺院官並服銀鼠質。孫銀鼠蓋自元始用。元輿服志云：天子質孫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冬之服十有一等，其上並加銀鼠比肩。百官質孫冬之服九等，無銀鼠。禮志云：衣服同制，謂之質孫。亦作只孫。周伯琦近光集云：只孫宴俗呼曰詐馬宴。只孫之名，至明猶有之。明史輿服志：皇帝儀仗其執事校尉，每人鵝帽，只孫衣，銅帶，鞞履鞋一副。蓋洪武六年定制也。

緞

緞之名古未有也。布帛縹緇，泉紵縹緇，錦繡，毳褐，卉麻葛，見於經。綾綺繪，網紗羅，綉練，純毅，絹，見於史。縹緇，總絳，木棉，縹緇，縹緇，縹緇，多羅，縹緇，縹緇，克絲，釋名以下。雜見羣籍。惟遼史道宗清寧十年，詔南京不得私造御用綵段。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初置織造段匹提舉司，又食貨志：歲賜條內諸王歲賜段三百匹者為多，或少至數十匹，或多至千匹。后妃公主及勳臣亦有稱段若干匹者。明史輿服志

韓門綴學續編

五

命婦朝祭之服，六品至九品霞帔，稍子用深青段。元明史字皆作段。疑以是為幣帛通稱耳。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象，五各長一丈六尺。此段字見於史者，但古有緞字，無緞字。緞音遐，急就篇注云：履跟之帖也。今字書謂緞音遐，又音斷，混而為一，謬矣。緞，紉之緞，從段而音遐，細緞之緞。從段而音斷。明洪武三年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綾羅，而緞不與焉。其未有緞可知。通雅最博，亦無緞。物理小識始有之，亦不詳所始。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文選無解，杜詩有張舍人遺織成褥段。此乃段正之謂，非以為名也。張耒明道雜志云：詩曰：無衣無綈，鄭注謂毛布也。毛布非今段子乎。洪遵松漠紀聞補遺云：輝段，褐色，淫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此段乃毛布，初非今所謂段也。而段之名則始稱於遼金之地。後人因其價貴，遂移毛布之名以名之。於文更

加系旁，以與綾綺例耳。服食有今人習見，而為元明以前人所不知者，銀鼠也。眼鏡也。燕窩也。海參也。物理小志有燕窩。海參本草綱目俱無。烟草也。與緞而六矣。銀鼠，鏡，俱始於元。後皆自明始有。

補子

歷代品官朝服之外有公服，公服之外有常服，具詳各史輿服志中。明於百官常服更有補子之制。自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鵬，六品鸞鷟，七品鸛鴻，八品黃鸞，九品鸛鷟，雜職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蓋服之花樣如此。向未有補子之制，而品官之等差已定於此。正德十三年車駕還京，傳旨俾迎候者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六品七品虎彪，五品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時文臣服色亦以走獸而麒麟之服速於四品，雖為異數，亦非

韓門綴學續編

六

補子至嘉靖七年製忠靜冠服圖，頒禮部服仿古元端服色，用深青以紵紗羅為之前後飾，本等花樣補子，蓋常服之等。雖定於洪武而補子之制乃自嘉靖始也。若劉若愚燕巖史稱：官眷內臣臘月二十四日祭竈後，穿葫蘆景補子，上元穿燈景補子，五月朔穿五毒艾虎補子，七月七日穿鵲橋補子，九月四日穿重陽景菊花補子，冬至節穿陽生補子，則官中又有隨時之補子，為史所不及詳者矣。

荷包

荷包亦名荷包，古者革帶前繫，後繫，左右繫，佩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指於二帶之間。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即束帶也。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唐上元之制，一品已下帶手巾，袋，文獻通考曰：古有囊，綴於革帶，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為朝服，又曰漢世著鞶囊

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晉陸翽中記云魏武帝被服輕綃身自佩小囊囊以及手巾細物三國志南史周捨問劉杳尙書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云橐囊也橐筆以待顧問按此見越充國傳按天子視不上於裕不下於帶裕乃朝服之曲領此以荷於肩而因謂之裕囊則荷當讀去聲而合爲裕之省文皆名是而實非今之荷包卽漢之傍囊耳或又以荷包爲古魚袋之遺亦非也宋史輿服志曰魚袋其制自唐始蓋以爲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是蓋先有魚後有袋制在鞶囊之後而豈得謂之沿襲乎金之品官皆有佩魚世宗大定十六年又定吏員懸書袋之制其用有紫紵絲黑斜皮黃皮之分各長七寸濶二寸厚半寸並於束帶上懸帶公退則懸於便服

韓門綴學續編 元制不聞有佩魚明有佩綬佩以玉金銀角爲等差又無所謂袋也

引嚶

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辟人而行古有之矣宋史禮志有呵引之制一條但言兩人呵引而制未詳職官志贊引一條云舊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緋衣雙引仍傳呼注云開寶中學士止令一吏前導亦罷傳呼唯謝恩初上日雙引傳呼云淳化四年令東宮三少尙書丞郎入朝以緋衣吏前導並通官呵止三品以上用朝堂驅使官餘用本司驅使官又王旦傳駕還旦子弟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日也又王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墻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賜第定安坊又閻日新言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導從呵止太盛難以趨避望令裁減陳襄文昌雜錄云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一人緋衣執鞭杖依次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嚶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嚶音國朝故

事御史中丞蒞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金史儀衛志百官儀從正從一品邀喝四人正從二品邀喝三人三品以下無聞外官之邀喝惟隨路副統軍則不邀喝按此嚶見於詩經嚶見於左思吳都賦皆謂聲也凡所謂引嚶呵引騶訶導從呵止訶導邀喝古以爲入殿之儀而後世不然今百官之喝道乃沿明制而明史於儀衛職官皆無所紀惟通雅車類有云北都自萬曆末年四品以下乘小轎喝道今京官喝道者獨三品以上及御史之巡城者又不同矣嚶道同嚶作道

假面

假面曰面具又曰莊面又曰代面又曰大面又曰戲面有用之戰陣者有用之樂舞者晉書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戰於夏口伺戴鐵面以弩的射賊帥數人殺之北齊書本紀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即西魏大統二年神武圍玉壁西魏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

韓門綴學續編 之中其目又諸王傳蘭陵王孝璫一名長恭宋買鑄蘭陵王神像時序云玉壁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

之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其始之弗識蓋以假面故也此武成河清三年事見段宋史狄青傳青與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賊陣皆披靡莫敢當清波雜志云於狄似處見其五世又孟宗政傳金訛可犯聚陽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又扈再興傳金人犯棗陽劫對樓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瓊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以上皆用之戰陣者也漢志象人可罷韋昭曰今之假面文獻通考散樂百戲引之而陳氏樂書云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則象人乃假爲人形非獨假面而已宋武帝子江夏王義恭舞伎正冬袿衣不得莊而隋書音樂志禮畢者本出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

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文康舞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
故以禮畢為名唐崔令欽教坊記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
而貌婦人乃刻木為假面隨着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
人因為此舞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亦入歌曲唐書音樂志文獻通考所載並同
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
以神武之孫為弟娶其美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
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
金飾之垂線為髮畫楔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宋范至能桂海
虞衡志戲而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以上皆
用之樂舞者也但古之假面有銅鐵木三者今用紙糊莫詳所自按
宋政和中大儺桂府進面具以八百枚為一副當是用紙故易多也

繩伎

回部童子能為繩伎乾隆壬午士人應試江南者試題繩伎賦一時
窮於典故考舞繩之戲自古有之張平子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
舞門綴學續編

走索上而相逢薛綜注曰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
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舞繩者也賦又曰建戲車樹修旃振鐘程材
上下翩翩突倒投音透而眼根注管隕絕而復聯注曰振之言善善僅
幼子也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挂槿上若已絕而復連也又曰
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注曰於槿上作其形狀又曰槿末之伎態不可
彌響弓射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注曰響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
於槿上作之可謂形容詳盡矣若其見於史冊者舊唐書音樂志曰
高祖伎今之戲繩者是也隋書音樂志楊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
朝帝欲誇之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有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
媧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文獻通考散樂百戲有繩
戲云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媧對舞行於繩上對
面相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
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繩或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通考又引蔡質漢

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百官朝賀賜食酒其儀有曰以兩大絲繩
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媧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相逢切肩不
傾此皆朝儀樂舞與西京賦相證明者也更有技藝相似者魏書楊
大眼傳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用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
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曰吾
未見逸材若此也遂用為軍主隋書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
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
來當為相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繩拍竿而上直至
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時人號為
肉飛仙又唐人劍俠傳唐開元年中數救賜州縣大醜嘉興縣以百
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獄中有一囚曰吾解繩伎監主問之曰眾人繩
伎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枝五十
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躡翻覆無所不為明日吏領至戲場遂捧

韓門綴學續編

一團繩計百尺餘將一頭擲空中初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
之後拋繩虛空餘十丈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上身足離地二十餘
丈如鳥飛鳳望空而失脫身狂狂在此日焉又宋江萬里宣政雜錄
徽宗時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棘
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
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又竿伎之奇絕者也

蒙古醫

今蒙古醫治跌打損傷有神效不知其術所由來元史布智兒從太
祖征斡羅思國疑即今俄羅斯
又名羅思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太祖令人拔其
矢血流遍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之於牛腹浸熱血
中移時遂甦又郭寶玉從帝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
其中少頃乃蘇按今蒙古醫猶傳此法剖牛納人線縫其剖處逮剖
線出人而人已活矣

援神契之說其謂蒼頡觀奎星圓曲之勢而辨文字則路史語也

司命

竹垞作開化寺碑自識其後云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十一日司命二
日司中三日司錄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錄二星在司命北
司危二星在司錄北司中二星中當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
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為小神居人
之間司察小過作謹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官中也
漢制掌之刑平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神居則別
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為二疑所謂少司命
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詞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
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按竹垞此說未甚分明
文昌乃紫微垣之星也三台乃太微垣之星也虛則北方七宿之一
也其名雖同其星各異文昌宮宋兩朝天文志曰入柳宿二度半三

韓門綴學續編

三

台其西二星近文昌者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為司
中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為司祿文昌三台俱在朱雀也司命司祿
入虛宿司危司非入女宿此八星俱在元武也以中星言之南北相
懸甚矣竹垞似誤以三台為即文昌之第四五六星而又分天人以
配大小牽合七祀九歌為說耳又按祭法注云司命督察二命疏云
司命者官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也皇氏曰司命者文昌宮星
其義非也據此則七祀五祀之司命先儒亦有指為文昌者而以爲
小神乃孔疏之詞耳至如道家稱竈神為東厨司命竈為五祀之一
是殆聞五祀有司命而諸侯以下祀不及竈故附會之歟

文昌化書

俗傳文昌化書稱梓潼神在晉為涼王呂光在五代為蜀主孟昶朱
竹垞開化寺碑云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議其
不好讀書於義何居焉余按梓潼神之事唐則有李義山之詩孫可

之之祭文五代則孫光憲之北夢瑣言宋則祝穆之方輿勝覽馬貴
與之文獻通考其靈應多在干戈擾攘時如姚萇入蜀唐元宗僖宗
幸蜀宋王均之亂雖諸書所載互有不同俱無降世為王侯將相之
事明一統志梓潼廟在七曲山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
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應宋建炎以來累封神文聖武
孝德忠仁王至方密之作通雅始引及化書文獻通考於此蓋古司命司
中司祿之祀自周至兩宋俱在祀典俱祀於立冬之後之亥日唐劉元興
內有文昌宮祠稱官至元史曰星祭於司天臺而五福太乙之壇時以道
流主之于是司命司中無有知為何神者而道流乃造為化書混文
昌梓潼為一神杭州吳山有文昌廟西湖遊覽志謂建自宋時蓋蜀地祠梓潼神南渡時
蜀人居杭者建梓潼祠元明以來乃直稱為文昌廟且建奎星閣矣吾
儒亦惑於其說其言呂光孟昶不必論其人之賢否也但以時考之
而其說謬立見矣李義山詩有云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文獻通
考云張惡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其戰沒當是晉孝武帝寧康元年

韓門綴學續編

三

梓潼陷梓潼及梁益之時而呂光乃仕於苻堅者其時已因王猛薦
為鷹揚將軍矣苻堅寇晉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涼諸州軍事萇
熱梓潼嶺神因贈以如意勸萇還秦而萇以太元九年稱秦王即於
十年七月殺苻堅稱帝是堅之殺由萇之還秦也是年九月呂光聞
堅被害謚堅曰文昭皇帝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十一年稱涼州
牧二十一年僭稱天王是為後涼則萇乃呂光之仇故晉史譏光以
不能仗義誅萇豈有同在一時而忽為神忽為人且恩仇互異若此
神之必非呂光明矣若孟昶則又因花蕊夫人事而附會之然真宗
咸平時益州王均之亂當時於梓潼神但改唐封濟順王之號為英
顯王可見當時並不以神為昶也明史禮志宏治元年禮部尚書
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為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
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
俱宜拆毀時雖有此議卒未行也

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元魏明元帝時晉安帝沙門法顯慨經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于國隨商人汎舟東下將二百日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晉安帝法顯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為今沙門所持受焉又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太武帝時沮渠蒙遜在涼州有罽賓沙門曇摩讖與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文成帝時宋文帝曇曜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孝明帝熙平元年梁武帝遣王伏于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慧又亦與俱行正光三年冬梁武帝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魏楊街之伽藍記云燉煌宋雲與慧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是則取經西域者蔡憬秦景法顯法領王伏于宋雲法力慧生至元熒而九譯經者曇柯

韓門綴學續編

重

迦羅支恭明道安鳩摩羅什法顯跋陀羅法業曇摩讖智嵩曇曜常那邪舍至元熒且十一矣舊唐書方伎傳元熒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所在必為講釋論難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京師太宗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仍勅房元齡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其後高宗顯慶元年又令于志寧許敬宗來濟李義府杜正倫薛元超等共潤色元熒所定之經范義頴郭瑜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五十六部奏上之後以京師人眾奏請逐靜翻譯勅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元熒之經其為整比潤色者史載十一人若沙門則更多矣至於佛經之數自元魏已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隋書所載開皇時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

乘三曰雜經其後人假託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中三部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九十一種云嗟乎今之沙門披紫秉拂莫不有支那撰述而於三部經律論記茫如也此乃古之沙門之罪人也

文昌宮 奎宿

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治時雖有拆毀之議未及施行按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六星則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錄合此六星乃成一宮其義取諸宮室故漢之尚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改尚書省為文昌臺且或以命名如唐張籍之字段墨卿之名俱曰文昌是也或以名書如宋龐元英在尚書省記所見聞謂之文昌雜錄及陳襄之文昌雜述是也道家不知文昌二字之解妄意文為文章昌為昌盛又不知司命特六星之

韓門綴學續編

詣

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強以梓潼神為降生之人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為南斗以魁與文昌並祀豈知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斗有魁有杓而魁非一星之名也若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九星者在北落東南乃主獸之官於文無與道家亦未必知此強為解者遂欲易魁為奎顧氏日知錄亦云今人廟祀不能像奎而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按此所言亦誤也奎是北方元武七宿之一魁兼北斗樞璇璣權之四星所主不同字音亦異奎特與壁連體星經曰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也若奎則史記曰奎曰封豕為溝瀆一曰天豕蓋天之武庫所主在兵而後人乃以為奎畫主文章者是亦有故宋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占者以為文明理學之兆其後林靈素以蘇軾為奎宿方虛谷以虞奎律髓名書載復古寄劉克莊詩云朝廷不召李功甫翰苑不著劉潛天天下文章無用處奎星夜夜照江湖謂奎主文章乃緯書

援神契之說其謂蒼頡觀奎星圓曲之勢而創文字則路史語也

司命

竹垞作開化寺碑自識其後云按武陵太守星傳云六一曰司命二
曰司中三曰司錄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錄二星在司命北
司危二星在司錄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
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為小神居人
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
漢制掌之刑不應劾云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則別
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為二疑所謂少司命
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詞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
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按竹垞此說未甚分明
文昌乃紫微垣之星也三台乃太微垣之星也虛則北方七宿之一
也其名雖同其星各異文昌宮宋兩朝天文志曰入柳宿二度半三

韓門綴學續編

註

台其西二星近文昌者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為司
中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為司祿文昌三台俱在朱雀也司命司祿
入虛宿司危司非入女宿此八星俱在元武也以中星言之南北相
懸甚矣竹垞似誤以三台為即文昌之第四五六星而又分天人以
配大小牽合七祀九歌為說耳又按祭法注云司命督察二命疏云
司命者官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也皇氏曰司命者文昌宮星
其義非也據此則七祀五祀之司命先儒亦有指為文昌者而以爲
小神乃孔疏之詞耳至如道家稱竈神為東厨司命竈為五祀之一
是殆聞五祀有司命而諸侯以下祀不及竈故附會之歟

文昌化書

俗傳文昌化書稱梓潼神在晉為涼王呂光在五代為蜀主孟昶朱
竹垞開化寺碑云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議其
不好讀書於義何居焉余按梓潼神之事唐則有李義山之詩孫可

之之祭文五代則孫光憲之北夢瑣言宋則祝穆之方輿勝覽馬貴
與之文獻通考其靈應多在干戈擾攘時如姚萇入蜀唐元宗僖宗
幸蜀宋王均之亂雖諸書所載互有不同俱無降世為王侯將相之
事明一統志梓潼廟在七曲山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
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應宋建炎以來累封神文聖武
孝德忠仁王至方密之作通雅始引及化書文獻通考於此蓋古司命司
中司祿之祀自周至兩宋俱在祀典俱祀於立冬後之亥日唐開元
內有文昌宮祠稱官
者乃星也非人也至元史日星祭於司天臺而五福太乙之壇時以道
流主之于是司命司中無有知為何神者而道流乃造為化書混文
昌梓潼為一神杭州吳山有文昌廟西湖遊覽志謂建白宋時蓋蜀地祠梓潼兩波時
蜀人居杭者建梓潼祠元明以來乃直稱為文昌廟且建奎星閣矣吾
儒亦惑於其說其言呂孟昶不必論其人之賢否也但以時考之
而其訛謬立見矣李義山詩有云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文獻通
考云張惡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其戰沒當是晉孝武帝寧康元年

韓門綴學續編

註

村堅陷梓潼及梁益之時而呂光乃仕於村堅者其時已因王猛薦
為鷹揚將軍矣村堅寇晉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涼諸州軍事萇
憇梓潼嶺神因贈以如意勸萇還秦而萇以太元九年稱秦王即於
十年七月殺村堅稱帝是堅之殺由萇之還秦也是年九月呂光聞
堅被害謚曰文昭皇帝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十一年稱涼州
牧二十一年僭稱天王是為後涼則萇乃呂光之仇故晉史譏光以
不能仗義誅萇豈有同在一時而忽為神忽為人且恩仇互異若此
神之必非呂光明矣若孟昶則又因花蕊夫人事而附會之然真宗
咸平時益州王均之亂當時於梓潼神但改唐封濟順王之號為英
顯王可見當時並不以神為昶也明史禮志宏治元年禮部尚書
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為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
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
俱宜拆毀時雖有此議卒未行也

張惡子

梓潼神名張亞子。又作張惡子。向疑亞者次也。亞子猶之叔子季子耳。惡乃亞字之訛。及後見北夢瑣言。更作惡子。于是知亞亦當讀作惡也。蠶乃毒蛇之名。爾雅釋魚曰。蝮蠶。郭璞注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蠶子。瑣言云。張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梓潼縣五丁山蛇崩山之處。見晉書。或云。嵩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時人謂之蝮蠶。內漢中志及蜀志。或云。嵩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時人謂之蝮蠶。張惡子。即化書亦稱神。嘗譴為卬池龍。則亞子正是蛇龍之稱。竊謂其音當讀如孟子惡是何言也之惡。如滹沱河古作惡池。詛楚文又作亞駝。可為亞惡同音之証。爾雅注蠶音烏洛切。未必是也。史記亞惡漢書作惡

真武神

坎水為北方之卦。周禮大宗伯以元璜禮北方。鄭氏釋五方五帝。北方黑帝曰叶光紀。月令冬月其帝顛頊。其神元冥。至秦但祠白青黃赤四帝。始皇自謂水德之瑞。色上黑而不祠黑帝。漢高帝入關。問羣

韓門綴學續編

臣莫知其說。乃立黑帝祠曰北時。唐天寶三載。建九官貴神壇。坎水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宋太宗作北帝宮於終南山。神宗元豐中。神有真君之封號。宋制神仙封號初真。次靈。次真。次神。次聖。次高。次玄。次妙。次通。次神。次聖。次高。次玄。次妙。次通。蓋自唐明皇從司馬承禎之言。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見舊唐書已稱真君矣。其改玄武為真武。則宋大中祥符中以避國諱。凡諱皆改為真。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上太廟。諱曰神。多改。十一月。加亦改曰聖。功。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助順為靖康所加。則前號為元豐所封矣。元成宗大德九年。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明洪武間。建廟南京。有御製碑。謂太祖定天下。陰佑為多。永樂間。重建真武廟於京城。以祀北極佑聖真君。正德初。改為靈明顯佑宮。在海子橋之東。又專官督祀於武當山。封號多至百字。成化時。範金為像。此歷代祀典也。明史禮志宏治元年。尙書周洪謨議。引圖志云。真武為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元旗。此誠道家附

會之說。而今廟塑神前。龜蛇像。則固有本也。考工記。轉人職云。龜蛇四游。以象營室也。注云。營室元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宋中興天文志曰。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元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結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王奕曰。龜不獨介。蟲之長也。北冬令。其氣鬱藏。有縮藏之象焉。又按繫十四星。在南斗南。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若盤蛇之狀。沈存中筆談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劉基觀象玩占曰。辰星。一日熊星。一日鈞星。一日彗星。一日鼎星。一日燧星。一日伺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元武之宿水之精也。是則龜蛇即元武。古所謂其神元冥者。謂此與。

關公改謚及封號

漢前將軍關公。追謚曰壯穆侯。乃後主景曜二年事。即魏景初元年。載在華陽國志。而公之靈跡。自隋始顯。至宋徽宗崇寧元年。封忠惠公。後又封

韓門綴學續編

崇寧真君。大觀三年。又封武安王。淳熙十四年。封英濟王。元世祖時。於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有擡昇監壇。漢關某神轎軍。見祭祀志。未間別有封號。文宗天歷元年。封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見本紀。明萬曆十八年。封協天護國忠義帝。四十二年。遣司禮李恩。捧旒袍。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嗣是有關帝之稱。至今相沿。士人尊之曰夫子。順治九年。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乾隆二十五年。山東按察司沈廷芳。疏請改壯穆之謚。部議改曰神勇。二十三年。二月。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其解州洛陽江陵三處。俱有世襲五經博士。解州始於雍正四年。餘俟核明。更續紀之。此皆公身後之事。而其生平行業。士大夫每有誤小說。為正史者。如陽節潘氏網鑑總論之有炳燭達旦。鹿門茅氏評古文之稱關壽亭。蘇門孫氏成安廟碑之言。桃園結義。及一切聯匾。之以三分為說者。皆是也。又按壯穆陳壽三國志作壯穆。周書謚法解。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

曰穆又名與實爽曰謬謚之美惡本判然也或曰禮大傳云序以昭穆繆即穆也然大傳又有云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則自音謬三國志一字淆訛致後人疑議此改謚所以為定論歟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為張寶將後遇關公於卧牛山上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見山西通志

小聖

北地多有小聖廟問之士人不知何神也長蘆鹽法志云小聖海神也始封平浪侯繼封護國濟運顯應平浪元侯又海門鹽坨有廟廟有大學士陳廷敬碑記云嘉神之績錫之爵曰平浪侯以封號為本朝所錫按浙江神祠有晏公者志乘謂晏公名戊子元臨江人明封平浪侯是平浪乃前明封號其稱元侯或我朝所加耳夫元者大也何以云小豈以海神天妃明洪武時曾封聖妃故謂此為小耶

二郎神

神門教學續編

完

神有稱二郎者宋史五行志徽宗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然不知何神也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為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郡太守冰為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中市橋門一在淵中石犀有五杜詩云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生靈護元史河渠志則以冰為昭王時人蓋史記昭襄王卒子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考昭王乃惠王之子惠王以收元之九年伐蜀取之冰為太守當在周赧王時元史所考宜可信也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又於關維臺設水則以尺畫之凡十有一而書深洶濶高作堰六字於旁為治水之法歷千數百年民賴其利乃成都志更神其說謂冰為郡守化為牛形入水戮蛟故冬春設鬪牛之戲直無稽之談耳范成大吳船錄云崇德廟在永康軍

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其子之名與其功蹟皆無可考近見山西通志於二郎廟云搜神記神姓趙名昱隋煬帝時為嘉州守斬蛟除害蜀人立祠灌口唐太宗封為勇將軍明皇加赤城王宋真宗朝張詠奏請錫號清源妙道真君大概道流誣飾之語抑或另二郎也不然宋史何以云不知何神

張六五侯海塘

吾杭江干潭水開東有昭祝廟俗名張六五相公廟祀宋寧江侯張夏也毛西河集有文云在吳越王時其父亮為刑部尚書侯以任子起家宋景祐間錢塘水淫侯由工部郎統捍江五指揮使護堤有功因侯而後乃祀之今俗稱張六五侯則十一之互文也按宋史河渠志仁宗景祐中以浙江石塘積久不治工部郎中張夏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眾賴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今西河文載其父名而不載侯名稱護堤侯不稱寧江侯且五指揮即侯所置而文但言統五指揮與宋史互異又陳師道後山叢談云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為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東薪民以為苦張夏為轉運使取石西山以為岸募捍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民無橫賦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所載畧同其為兩浙轉運使蓋由工部郎出也據此則石塘乃始於侯宋史謂石塘不治者其前但以竹絡積石於中而稱為石塘非即壘石為隄也宋至景祐定鼎七十餘年後山述本朝事故文義直下後人閱之則似其事即在錢氏時者而今土人或誤謂錢塘由此得名夫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已有錢唐古無塘字唐即塘也東漢靈帝時朱傳以破黃巾趙宏封上虞侯又被賊韓忠改封錢唐侯注謂錢唐華信作塘募人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塘成遂名錢唐明一統志曰唐以縣名改唐為塘也宋史俞獻可傳知杭州暴風江湖溢決堤勢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為便此亦在仁宗時竊

神門教學續編

三

完

疑西山為採石之地侯與獻卿所採不必一地後山亦但據其迹未
得其詳也史又稱余良肱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
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為害此則在神宗時距景祐又三十年矣度
宗時常林為兩浙轉運使海鹽歲為鹹潮害稼林築新塘三千六百
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今良山門外之塘路猶稱新塘蓋以別於侯
之舊塘也新舊塘之石不言所取何地考寧宗開禧嘉定間錢塘岸
歲為潮齧率取石桐廬袁詔知桐廬縣言廟于山有石不必旁取鄰
郡遂得永免廟于山應即今楊村之廟山地近富陽故詔去任父老
饑送至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將無舊塘猶是桐廬之石而
新塘或為崩山之石乎錢塘縣志云宋兵部尚書張夏以景祐間為
兩浙轉運使江潮為害築石堤自六和塔至冬青門延袤十二里杭
人德之立祠堤上俗稱張司封廟大觀二年大觀或作政和封寧江侯改封英
濟侯英濟侯作安紹興十四年增靈威三十年增順濟尋加爵號曰濟靈顯

韓門綴學續編

三

麻葛刺佛鐵四太尉

佑威烈安順王按宋自神宗時定神祠封爵之制由侯而公而王哲
宗時有祀典之書志仍舊文其言有自侯乃蕭山人至今蕭山祀田
甚多顧今直隸如大名薊州通州俱有侯廟則因侯有護漕之功崇
正長編元年十一月封護漕河神張六五為靈應英濟侯直以六五
為侯名非也雍正三年封靜安公入祀典

韓門綴學 續編

后伯岳吾氏傳云京師初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后以
手帕蒙覆其面尋傳旨毀之方技劉元傳云所為西番佛像多秘人
罕得見者明時猶有此像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大善殿舊塑佛像
樓各梁上備諸淫褻之像一切焚棄別建慈寧宮焉大善殿成於宋崇寧中
太后宮也張習孔雲谷卧餘云世宗撤大善佛殿毀佛像一百六十九
座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云佛像皆金銀為之春明夢餘錄云宗伯夏
言議瘞佛疏云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鉅
細不下千百且多邪鬼淫褻之狀惟聖明一旦舉而除之甚盛舉也
其曰磨訶曰馬哈曰馬吃刺曰秘密皆即麻葛刺佛也今寶成寺
所鑿土人或稱麻栗托答佛應是當時聞有此佛號遂以是當之而
實非也元阿合馬妾引住藏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云詛咒時
置神座其上明史佞倖傳云西番僧取荒塚頂骨為數珠櫛髻為法
盤彼人且然而况此石刻者乎其項繫人首薦坐人皮侍者捧頭顧

韓門綴學續編

三

於側固無怪也至鐵四太尉雖據凌疏證為重鑄而未詳所始考宋
高宗母宣和皇后宋皇后紀傳草草如從上皇北遷高
宗即位後為宣和皇后後諡顯仁當高宗出使時有小妾
見四金鉀人執刀劔以衛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有陰助既北遷常
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乾道臨安志云四聖延祥觀在孤山紹興十
四年建四聖者道經云紫微北極大帝之四將天蓬天猷聖真武
也向有觀在汴京章太后奉事惟謹靖康之變高宗以康邸出使見
四金鉀人執弓劔以衛未幾太后北狩乃佩平日所繪神像以行嘗
見於夢止二人問之曰二護聖君還南二留衛聖母由是益崇信之
紹興十二年太后南歸遂於禁中造沈香像同所繪像奉安於慈寧
宮越二年委章淵就西湖擇地建殿十五年降內廷所奉沈香四聖
西湖遊覽志云沈香像并從神二十身於殿按觀即唐之孤山寺今六一泉地
非吳山也觀殿於元至正二十年為楊璉真伽所據改觀為寺移觀
額於武林門外此距紹興踰二百年而遊覽志所稱沈香大珠似若

五四七

未燬者殆妄也。四太尉當即四聖。民間以其能禦災患而範金釧人以烏金遂變工麗為怪醜耳。樊榭先生沒於壬申十餘年矣。恨無從舉此就正之。

浙闈改建 宋太學

萬歷四十年壬二月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觀先是棘圍與杭郡岸相連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隙地寬做雄偉冠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甃永絕火患按此吾鄉故事而人無知者郡岸即宋之太學而舊棘圍所在則未知何地矣昔王龜齡知湖州割奉錢初貢闈後知泉州又建之今之貢院惟詩文中猶稱貢闈耳高宗本紀紹興十二年四月增修臨安府學為太學十二年增建國子監太學而忠義徐應鑣傳云宋太學故岳飛第有岳祠學中有應鑣死祠前井中不知何時改建今相傳以按察司署為岳第

杭城火災考

韓門殺學續編

杭城多火其見於五代史宋史文獻通考及元史明史所載者可考也後晉太祖天福六年吳越王錢元瓘杭州大火焚其官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焚燒府署殆盡時府舍悉為煨燼將延及倉庾俶命酒祝曰食為民天若盡焚之民命失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內侍賈詔恤問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錢俶再入覲惟治權國事一夕廐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高宗紹興二年五月大火亘六七里燔民舍一萬數千家八月丙申火十一月癸未大火十二月命午燔吏刑工部御史臺官府民廬軍壘盡乙未日乃熄三年九月關門外民廬燔者甚廣十一月火十二月乙酉火戊子又火朱勝非以屢火求罷不允四年正月燔數千家六年二月屢火通燔千餘家十二月燔萬餘家人有死者七年臨安府火未詳何月九年二月火七月又火十年九月燔民居延及

省部十二年三月丙申火四月又火十四年正月火十五年九月火經夕漸近太室而滅二十年正月燔吏部文書皆盡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太室東北垣外民舍火十二月禁垣外闈人私舍火燒及民居淳熙二年十一月麗正門內東廡火三年九月大內射殿災延及東宮門八年九月行都火九年十一月進奏院火十四年五月武庫火兵器不害六月寶蓮山民居火延燒七百餘家救焚將校有死者光宗紹熙二年四月傳法寺火延及民居言者以戚里土木為孽火數起之應三年正月火通夕至於翌日闈間焚者半十一月燔五百餘家寧宗嘉泰元年三月戊寅大火四日至四月辛巳乃滅燔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厨班直諸軍壘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踐死者不可計城中廬舍九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火作於寶蓮山御史臺背楊浩家諫議大夫程松請戮浩以謝都

韓門殺學續編

民疏再上始黔配萬安軍猶免決自是民訛言相驚亡賴因縱火為姦利四月命臨安府察奸民縱火者治以軍法二年六月己卯火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四年三月丁卯大火燔尚書中書省樞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糧料院親兵營修內司延及學士院內酒庫內官門廡夜召禁旅救撲太室撤廟廡遷神主并冊寶於壽慈宮壽慈宮本祀翌日戊辰旦火及和寧門鳴吻禁卒張隆飛梯斧之門以不焚火作時分數道燔三千七十餘家又翌日己巳神主還太室時省寺皆寓泊驛寺四月梵天寺火開禧二年二月癸丑壽慈宮火命寅太皇太后移居大內四月燔數百家嘉定十一年二月燔數百家九月禁垣外萬松嶺民舍火燔四百八十餘家十二年十一月燔城內外數萬家禁壘百二十區理宗紹定元年二月火燔六百餘家四年九月丙戌夜大火九廟俱燬統制徐義統領馬震遠坐救焚不力貶削有差端平二年四月丁卯火嘉熙元年六月燔三萬家十二

年十一月丙申火。至丁酉夜始息。寶祐五年八月丙申火。景定五年七月大火。帝昇德祐元年。玉牒所災。元成宗元貞二年四月。燔七百七十家。大德八年五月。燔四百家。英宗至治二年十二月。火。泰定二年十一月。火。賑糧一月。三年八月。燔四百七十餘家。四年十二月。火。燔六百七十家。文宗至順二年七月。火。賑被災民百九十戶。十月。火。命江浙行省賑其不能自存者。二年五月。火。被災九十一戶。順帝元統元年六月。火。後至元元年四月。燔官舍民居公廨寺觀。凡一萬五千七百餘間。死者七十四人。二年四月。火。又火。明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大火。延數千家。隆慶二年正月。浙江省城外災。燬室廬舟艦。以千計。萬曆二十五年二月。燒官民房千三百餘間。天啟元年三月。延燒六千餘家。七月。城內外延萬餘家。八月。詔以杭州大火。停織造。以上所載。吳越外。獨南宋為詳。以建都故也。明史所載。不及孫之驟。二申野錄為詳。不錄以其為仁和人故也。其他不見紀載者。不知凡幾。究其故。乃由民居多竹木相連。市井喧雜之地。屋少垣墻。亡賴縱火之徒。利在搶奪。是以火易蔓延。往往一發不可救。民之常貧。可勝浩嘆。更為考其軼事。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見傳。又嘉泰間。陳自強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官至右丞相。封國公。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緒執政及列郡間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又嘉泰時。赤青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宋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鉀。胃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鉀兵。水失其性。太歲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大象之變。臣竊危之。又蔣貴珍。應詔曰。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又嘉定二年六月。嘉定縣志故循王

韓門綴學續編

註

張俊家火。後旬日。市井訛言相驚。終衣婦人。為火殃下降。都民徙避。晝夜弗寧。禁之後。亦不火。開禧元年。紀作都城火。黃巖若。應詔言。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收養之無狀。又徐鹿卿。應詔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言。惑孽寵。溺宴私。用小人。三事。又常林。主管城南廂。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有二十五家。應役。餘率為勢要宦官。所庇。林恣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於他所。無不聽命。此皆見於宋史者也。嘉泰元年之火。延燒居民。以七萬計。故辭惟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全。翁平時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去。遣兒與婦。令亟走。竟不忍相捨。離處烈焰之中。全家昏然。熟寐。至於蒲萄架。亦不焚。灼行道之人。相與言者。必曰。蒲萄架。龍南繆瑜。作遇災感應詩。有云。蒼蒼善有如此。餘自作孽。何足哀。此見於咸淳臨安志者也。紹定四年之火。九廟燬。而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於潛洪谷。夔作哭都城火詩。以規諷時宰。末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此見於韋居安梅磻詩話者也。至鄭元祐。遂昌雜錄云。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後報已近。賈乘兩人肩輿。倏忽而至。下令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嗚呼。凡小人膜視斯民。而作威以集事。沾沾自喜。正為世有此輩。謬迷之賞。嘆耳。

韓門綴學續編

註

韓門綴學續編

談書錄

僑士性耽書而鈍於口耽書則癡鈍口則拙平生倥傯不去書疾
病不釋卷而與人交無款曲造次不能以詞自達乘於天者豈可
得而強哉嘗觀史傳所載日能劇談日不能劇談人各有能有不
能也康駢之錄以筆代舌每見俗事俚言亦各有本不盡出於無
稽時因談及而筆錄之古云以世眼觀無真不俗以法眼觀無俗
不真觀者之不同也顧所言不涉世事不牽時人僭僭衮衮仍是
談書不輟耳錢唐九曜山民汪師韓

汜勝之書

漢藝文志農家有汜勝之十八篇注云成帝時為議郎此即班固
日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御史其書本未有
名月令草木萌動鄭注引農書疏日先師以為汜勝之書也李善注
文選稱日田農書與鄭氏合而後人引書者俱稱為種植書遂不知

有田農之名又文選注引王隱晉書日汜勝之敦睦九族見於王儉
褚淵碑文內敦睦於閭庭之下考晉書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人
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
無常主汜勝之當即汜毓之先人自成帝至晉二百數十年正可七
世但勝之漢人不應稱述於晉史而敦睦九族之語與今唐修晉書
稱汜毓者無異則選注所引王隱之書亦是汜毓而傳抄者誤為勝
之也漢書注汜音凡今本誤又音敷劔反蓋汜濫音泛人姓名凡說文
只汜濫一解無平音廣韻始具平仄二音汜之姓乃取諸水名也

續齊諧記

漢魏叢書有梁奉朝請吳均續齊諧記一卷後有至元命于吳郡陸
友跋日齊諧者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
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亦云通雅日齊諧即莊後按文獻通考經籍考
陳氏日唐志又有東陽無疑齊諧志今不傳此書殆續之者歟奈何

厚詭通考也東陽之書載在舊唐書經籍志且文選注嘗引以注顏
延年燕曲水詩及謝惠連詠牛女詩而二注所引皆即續齊諧記李
善冠以東陽之名豈東陽無疑即均之隱名耶至於至元命于乃元
世祖中統後收元之元年是即宋理宗景定五年陸吳郡人不應用
元之號若元順帝元統後亦收號至元始乙亥訖庚辰凡六年又不
值命子或至元二年丙子之訛

論衡詩細

王仲任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
得之時人疑邕得異書搜其帳中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日
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
日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趙長君通韓詩著詩細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傳之學者詩細
今已無傳隋經籍志注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燧撰亡神泉其

談書錄

即詩細耶而長君所著吳越春秋盛傳仲任又著養性書十六篇則
不傳凡書之傳固有數耶王上虞人趙山陰人王師班彪趙師杜撫

東征西征二賦

潘安仁小人也其為長安令作西征賦日某去魯而顧難季過沛而
涕零敢於直稱孔子之名季則謂漢高祖也其日嗟鄰夫之常累固
既得而思矣蓋自以為鄰夫矣曹大家子毅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
作東征賦日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天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
困畏乎聖人其後日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
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無不譎然儒者
之言此豈潘岳可並論也即以文論西征之冗雜亦豈得如東征之
雅潔哉女中曹大家真是第一流人物立德立言兼之矣

烹小鮮

道德經日治大國若烹小鮮蓋謂烹小魚者不事削鱗剖腹意在簡

易而已。後人詩文誤用，似與舉重若輕一例。宋史呂蒙正傳：「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卧治淮陽，子賤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此可為証。」

從善如登，白頭如新

國語：周敬王十年，衛彪侯適周，見單穆公，曰：「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昭注曰：如登，喻難，如崩，喻易。言人為善難而為惡易，並非以登為贊美，崩為棄疾也。漢書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猶不相知。文選李注引家語：孔子之郊，遭齊程木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此蓋言一則至老不知，一則乍見即知，不可以如新作善終如始解也。

言各有當

和士開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快活，卽是一日敵千年。韓鳳作龜茲曲曰：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史傳載此深識之也。然觀後人詩詞多及此意，則又諷誦以為達觀，故曰：言各有當也。因思潘岳間居賦：石崇思歸，引苟非其人，亦何取乎爾。

顧公車公

三國吳顧雍傳：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權嘗嘆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又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晉車武子傳：武子清素博學，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如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夫武子囊螢讀書，其與賞會，定不數數，而雍從學，乘書於蔡邕，敏而易教，邕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伯喈之所歎賞也。然則雍固未嘗無樂之者矣。世有盛坐安得盡有車公無顧公也。雖然為車公難，為顧公易，吾寧為顧公。

名勝

後世以地有勝景者為名勝，非也。晉書王導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此名勝猶云名士，又北齊邢邵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名勝以山水宴遊為娛，亦謂人也。

痴聾 中醫

不痴不聾不成姑公。本慎子語。慎到曰：不聾不痴不能為公。宋書庾登之傳引之。有疾不治，恒得中醫，見漢書藝文志，皆至言也。

布帆無恙

今人贈遠多云布帆無恙。按晉書顧愷之傳：嘗因假還，殷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家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家，真破家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此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而文人多誤用。

猖獗

凡言猖獗者，猖狂也。古今宜無異解。乃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謂亮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是則猖獗乃竭蹶之意矣。」袁宏後漢紀作猖蹶，可証三國志之訛字。

觸諱

宋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靈運復出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侯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曰：「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以觸諱，遽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乃去。」意謂子鳳早卒，超宗之也。及超宗候王僧虔，因往東齋，請其子慈，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比鳳，超宗猖獗而退，無亦責人明而責已昏耶？」

卿兄若翁

三國志：趙子龍不取趙範寡嫂，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此語可對。」漢高祖吾翁即若翁之語，然而漢高有愧于龍矣。

以孫為子，以子為孫

五代史世家：閩陳洪進傳，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

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顯之子始生洪進欲應其言乃以為子名

文頊與父並行宋太祖授洪進觀察使檢校太傅以文顯為副使文顯為刺史太宗加洪進

高祖弟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名下齒諸子出帝名重實乃高祖兄子高祖六

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筠子守節購得之生一男子守節卒

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子為嗣此則以子為孫者也今蘇松嘉湖間陋

俗每以最少子為長子之子其父母自始生時即以孫子呼之特鄉

野然耳近見汪堯峯文集內族譜後序云繼高祖者為適子贈參政

公參政公之適子贈刑部公刑部公之適子度歿無後不後兄弟之

子而後母弟廣州公廣州公官刑部乃謂兄弟不相為後久之而始

以已之幼子為之後又見永年申頌字敬立乃端愍公孫九之孫耐俗軒課兒文訓云

宵元著先生名漸諱原治巴多進士官御史嘗見松江一進士齒錄刻男某係胞弟蓋士

大夫家亦有之不自知其非理矣

盜不過五女之門

盜不過五女之門自漢有此語後漢書陳蕃傳桓帝內寵猥盛蕃上

疏曰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官女衆多豈不貧國乎

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怨之感以致水旱之災帝頗納其言為出官女

五百餘人然則女者婦也而今人乃以生女多者當此語是亦有本

顏氏家訓治家篇曰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

之門女之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

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雖皆引陳蕃語意各不

同

答颯

俗語云沒答颯一字見宋書鄭鮮之傳范泰謂鮮之仕宦不及傅亮

謝晦曰今日答颯去人遼遠

正月月上旬占歲

東方朔占歲書自正月一日至八日為鷄狗猪羊牛馬人穀其日晴

物勢篇又見北史齊魏收傳其言本諸晉議郎董勛不云出東方朔

也顧亦不及王充何歟又遼史禮志凡正月之日一鷄二狗三豕四

羊五馬六牛五六互易七日為人其占晴為祥陰為火俗煎餅食於庭

中謂之薰天

箕口

韓昌黎三星行一章三星者斗牛箕也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

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

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

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東坡志林曰退之詩云我生

之辰月宿值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官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

得謗譽殆同病也通雅曰磨蝎忌犯也梁書太清元年行大捨日羯

磨術家之磨蝎本於羯磨梵云蝎磨此云作白作白猶布薩也受戒

三番每月自白其所犯作白令其白也又按春秋傳曰雖蝎譖焉避

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潛由中出如蠹正與箕口意同往有友人為

余推命引韓蘇為說余命躔畢月以水為命而水在箕度其毀譽乘

除宜也獨奈何但有毀譽而無學問哉

人命八字總數

王魯齋云命有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命周櫟園書隱云人命八字共

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即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只一百萬零三萬

六千八百然則安有二百餘萬耶或有是年無是月或有是月無是

日如六命之年其正月皆是丙寅六命之日其子時皆是命子故不

可以六十四卦相乘為四千九十六卦之例例之也

歐陽公相

歐陽文忠公耳白於面所見宋人說部凡三處孔平仲談苑云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聞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眾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又陳師道後山談叢云六一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貼齒一生惹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又張耒明道雜志云歐陽文忠應舉時嘗遊京師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鬚不掩齒一生嘗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為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以上三條惟說齒與鬚不同其以耳白為佳相同也有人焉耳則白矣又無唇不貼鬚不掩之患而乃謗罵多出意外將毋耳白正是遭謗之相而唇不着齒鬚不掩齒正是名聞天下之相安得有來和相經一為證其說隋書來和字宏順善相術著相經四十卷

相骨相聲

北齊書本紀高祖神武帝高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為奔走之友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呼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獲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顯智不善終餓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按盲者善相是今揣骨相也又方伎傳皇甫玉善相人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祿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故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昭長廣武二王並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一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王母顯祖前首

昭所世宗時文有吳士雙盲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為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招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為我輩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也周樸園書影謂揣骨相始于唐貞元末相骨山人捫杜循事未之考耳

歷代官名

官名各有其義虞書百揆四岳周禮六官先儒釋經各有訓詁矣歷代之官宋書百官志有解雖未盡當度必有所自來如云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晉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丞相丞奉相助也太尉自上安下曰尉大司馬司主也馬武也司徒司空司馬為三司司徒又為大尉司空又為御史大夫大將軍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東漢位在三司上漢驃騎將軍魏晉時上下

車騎將軍衛將軍三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始用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漢末奮威將軍晉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儀同三司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將軍曰四征位次三公祭酒祭祀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太常欲令國家盛大常存光祿勳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廷尉凡獄必質之朝廷與眾共之義兵獄同制故曰廷尉導官令導擇也擇米令精也大鴻臚鴻大也臚陳也大長秋皇后卿也以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尚書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書尚書僕射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役於射事也度支文派也度量也黃門者禁門曰黃闔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奉朝請奉朝會請召而已越騎掌越人來降因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關中小水名也射聲士聞鼓則射之虎賁漢武帝發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虎奔言如虎之

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三孟賈，故以奔為賈。詢者，請也。詹事詹官也。刺史刺之為言，猶參覘也。按詹事詹官，其名皆周有。武王伐紂，有勇士孟賈而改平。以上所釋，無臆度附會，然若後世之史，但紀一代之官，曾不知此官名是因是創，又安問其何義耶？是亦史學之一端也。

八座

百官志曰：五尚書，一僕射，一令，謂之八座。有右僕射，則不置。前朝尚書，今人不知其解。今所謂八座，乃南齊書明帝諸子江夏王所乘八擗輿也。

太子師傳

元史許衡傳：王文統奏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將入謝，衡曰：禮，師傳於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力辭。又儒學傳：蕭鄰拜太子右諭德，固辭，人問其故，曰：在禮，太子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二事相類，是皆合於古為師弗臣之義。

做書

今童子入塾，學字有做未寫學生某習字。元史夔夔傳云：有達官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當時做書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

比鉞 雲肩 繡花

比鉞雲肩之製，皆始於元。元世祖皇后宏吉刺氏製一衣，前有裳無袵，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襟，名曰比鉞，以便弓馬，時皆倣之。又順帝本紀：有雲肩合袖天衣，與服志云：雲肩制如四垂雲，青綠黃羅五色，嵌金為之。繡制如雲肩，青錦質，緣以白錦，裏以白絹。雲肩之名，至今無改。比鉞在明曰藉子，今或稱背搭背心。明洪武元年，定命婦之服，俱用翟衣，而有等焉。繡翟九重，翟衣八等，二七等，三六等，四五等。五品至一品，至五品，衣色用紫，四等，六三等，七品，凡六七品，衣色俱用緋。四年，以羣臣不敢

談書錄

用冕命婦亦不常用翟衣。改制金繡文，金繡雲肩，大雜花，二金繡大雜花，三繡小雜花，四銷金大雜花，五銷金小雜花，六品大紅素羅，八品至霞帔，褂子，墜子，首飾，鑲釧，團衫之制，各有等差，詳見輿服志。

神射

曹子建齊瑟行名都篇曰：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此當虛語耳。然神於射者，不獨穿楊貫蝨，沒石飲羽，稱異前代也。魏書陳留王虔，昭成嘗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乃令人徐取稍而去。宋史范廷召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又范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鏢，名曰鏢弓，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又何灌遼人來犯，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者崖石皆沒鏃，與夏人戰，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鏃至洞胸，出背，登賈後驅，又劉錡嘗從其父仲武征討。

談書錄

十

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又忠節傳：康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箭鏃相連而墜，人服其巧。金章宗本紀：獵於壽赤火，一發貫雙鹿。

射蛟龍熊虎

漢武帝射蛟，本馮倂仔當熊，外戚班史述之。後世稱焉，然後世更有奇者。遼太祖神冊五年五月，有龍見於拽刺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夫武帝射蛟，從陽江中，漢書亦云獲之，獲蛟與獲龍，猶相等也。遼道宗咸雍元年七月，以皇太后射獲熊，賞資百官有差。十月，幸豎巫闍山，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令賦詩，豈不殊絕乎？雖然，射熊勇也，當熊忠也。上幸虎圍，圍獸能伏出圍擊也。當熊其近於仁者之勇乎。

錢譜

錢譜始於蕭梁，唐亦有譜，宋則為志，為譜尤多，而皆不傳。所見明以來錢譜，只是摹拓其文而已。竊謂譜當以諸史食貨志為本，考其源

委得失旁及百家雜記。或有事近鄙陋。而可資談助者。亦載之。如南齊曹虎在雍州。致錢七十萬。悉厚輸大郭。或傳虎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又廢帝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餉不得。今日得用汝。未唐陽城傳。有陳長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元史脫脫欲更鈔法。偃哲篤請以楮幣一貫文為父。銅錢為子。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乞養漢人子為子。終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座咸笑。此皆載在正史。而可笑若此。

券

宋蕭參撰希通錄。參通若居士錄。撰於嘉定癸未。有論執券取債一條。史記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又平原君傳。虞卿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券者。取其合符之義。曰。左曰右。皆可。按謂券如合符是也。謂曰。左曰右。皆可。非也。蓋古人尚右。右券乃券自入與者。左券乃券自我出者。

焚債券

焚券事古多有之。而事各不同。史記馮驩為孟嘗君收責於薛。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為市義也。漢書高帝常從王媪。武負。賈酒。此兩家常折券棄負。顏注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為見光性也。宋史陳希亮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為志學也。若後漢樊重。賈至。巨萬。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北齊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元忠焚券免債。邵君仲臨終。貸人錢物。書券自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貽利累之。此其富而好禮為可尚矣。隋李士謙出粟數千石貸鄉人。值年穀不登。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盧義傳有穀數萬石貸民。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金章宗時。定羗民張顯焚券已責。又獻粟千石以賑饑。此

因歉歲而施惠。亦盛德事也。宋王宏父珣。晉司徒頗好貨。貨物取息。珣卒。宏悉燔券書。一不收責。齊崔慰祖。父慶緒。為梁州刺史。及亡。慰祖料得假貸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之。此皆以子焚父券。為最難得也。北齊蘭陵王孝瓘。長恭。後主武平四年。飲藥死。有千金賣券。臨死盡燔之。此由死非其命。有感而然。獨惜其未為於無事之日耳。至前五代。宋顧覲之。中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庶士多負其責。覲之禁之不止。及為吳郡。謂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近來思之。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綽大喜。悉出文券。一大厨呈覲之。覲之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二兩責。皆不須還。券書悉焚之矣。綽懊歎彌日。此則以父焚子券。快哉。又有以官焚民券者。真德秀知泉州。泉多大家。為閩里患。捕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而北齊循吏蘇瓊之事。尤可喜焉。濟州沙門統道研。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出息。常請郡縣為徵。及來謁。瓊知其意。每見談問。无理。研無由啟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券。夫瓊固妙矣。彼道研者。其猶勝於今之披紫乘拂者哉。

坑

魏書儒林陳奇傳。游雅取陳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命怒。遂抵奇罪。竟致大戮。遂及其家。隋書河東隱士張文詡曰。吾昨風眩。花坑坑。即今之坑也。日知錄記。土坑引舊唐書高麗傳。不及此二條。元字文懋。昭金志云。穿土為坑。熅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此即坑也。志又云。家無大小。皆坐坑上。則明稱為坑。宋朱弁坑。寢詩云。禦冬貂裘敵一坑。且賍伏。汪水雲湖山類稿。幽州會同館詩云。收拾碎磚煖坑。掘穿平地結寒爐。坑字。自宋已入詩矣。按坑見爾雅。釋木。甘泉賦曰。坑浮柱之飛榭兮。李善注云。坑。舉也。漢書王莽傳。贊曰。皆坑龍絕氣。坑與亢。抗字同。後人因

坑音枯橫切而土坑所以煨火乃直用坑字非字之本義也

魏宮闕

魏都賦所言魏之宮闕始自正殿遞及南北東西復自左而前而後而右賴有張孟陽舊注規模猶可彷彿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前有鍾虡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狴賓鍾又作無射鍾七月設鍾虡於文昌殿前按曹操以建安十八年自立為魏公二十一年自進魏王魏四年丙申之五月正自進為王之月先於建安十九年十二月天子命於宮殿設鍾虡至是年五月已爵為王乃鑄而設之漢制諸侯王得自稱其有國之年猶之秦誓書十有三年春秋書隱公元年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聽政殿前聽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右順德門順德門當在升賢門之右注曰崇禮門右順德門當是誤也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

談書錄

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前有司馬門閣守門也升賢門內聽政閣向外東入有納言閣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內監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聽政殿後有鳴雀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鳴雀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賦曰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端絳以藻詠其繪畫可想見也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在魏北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一百九間水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下有冰室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

談書錄

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官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也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官東有石賣橋其水流入南北里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官中東出南北二澗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賣者也官東中當石賣有長壽吉陽二里長壽北入吉陽南入皆貴里也鄴城西有元武苑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鄴城西下有乘黃廐西城下有白藏廐有屋一百七十四間鄴城南有都亭城東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按三輔黃圖官與官類臺與臺類閣之不

談書錄

易得其條理豈若賦中次序分明方位可識又以見古人森蔚瑋瑋之文其詞不凌亂為非後人所能及也

魏后妃出見臣下

魏文帝為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以楨不敬減死輪作刑竟署吏文帝既立嘗召異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帝曰卿仰諦視之父子不同若此當時宴會輒令后夫人出見豈相沿見小君之禮耶

何晏夫妻同母

何晏何進孫也魏太祖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見龍如公子晏母生沛王及女金鄉公主晏尚之夫妻一母所生也

鄭柔馮文熊

謝元暉新亭渚別范季陵詩云廣平聽方籍文選注引王隱晉書曰鄭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柔曰盧子家王子豈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柔字林叔榮陽人今晉書列傳

文同廣平府志職官名宦但有盧毓王肅而不及裴是跡也又陸士衡贈馮文能遷斥邱令四言詩選注引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能集云文能為太子洗馬遷斥邱令贈以此詩斥邱今成安縣也又贈馮文能五言云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注云馮在斥邱故云朔塗此與四言陟彼朔垂語正同府志作馮熊不詳其字又訛作肥鄉而成安縣志云無考

劉義纂張敬兒

南史宋宗室及諸王傳義纂弟義纂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纂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齊張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憲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一事相類史言敬兒初微為護軍府中屏人學其謔對客府中安符

人名猪狗

古人命名不嫌畜類故衛之史狗與蘧瑗史鮪同為君子衛宣公之臣司馬狗漢書人表列在中中漢司馬相如父母愛之名之曰犬子後乃改名南齊武帝時有小吏姓黃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為名於是易名為犬子何黠以為不祥又齊張敬兒傳云父醜官至節府參軍始其母於田中卧夢夫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猪兒亦改恭兒敬兒自云貴不可言不自測量於鄉里為諸言使小兒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何誰非猪如是狗赤谷口敬兒所居地也後世名狗兒者遠史攬祖之後有小將軍狗兒聖宗第五子南府宰相狗兒皆無事蹟可紀又有遼將赤狗兒見於金史金世宗子鄭王永蹈初名石狗兒章宗時以謀逆賜自盡又李英傳蒲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以守關誘殺賊使除通遠軍節度使

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以狗兒賤卒恐眾望不厭而名之至可笑者莫如遼之皇族遼西郡王驢糞金宣宗時之濮王傳猪糞也元史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甯猪狗皆以孝行聞金亦有都統石烈狗狗本紀所載仁宗延祐時有中書參知政事狗兒不知何姓而宰輔之臣有稱醜黑驢者夫孰非王侯將相哉

石工安民李仲寧

莫難於小人而有君子之行乃有事跡相類或幸而名彰或不幸而名晦宋史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王清臣揮塵錄云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球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

學士詞翰

遂至飽煖今日以為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以兩事比觀安民特不鐫名耳碑固鐫也仲寧竟不鐫碑似尤勝矣乃安民事載正史而人無不知之仲寧僅紀於說部之書人罕有知者何不幸也蓋仲寧所爭在文情也安民所爭在行理也一人之私固不及天下之公也哉

若水若冰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太宗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倪若水為人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及後欽宗時李忠愍本名若冰欽宗乃賜名若水事有相類而相反者若此

宗道暉展

北史儒林宗道暉展好著高翅帽大展州將初臨職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殿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浩鞭之道暉徐呼

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着體復攝展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按安偉不知其解應是呼痛之聲四大不倫不意見之儒林傳

儒號法師祖師釋封國公

佛法既行儒者多為所惑梁書儒林傳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夫誦孝經是矣何必擬觀世音經乎魏書儒林傳孫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北史儒林傳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以法師祖師之名被於儒者當時不以為非也而釋氏顧有稱將軍者魏志所載法果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等號皆固辭及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又墨證亦加號老壽將軍唐代宗時胡僧不空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

武臣不能書

武臣多不能書三國志蜀之王平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聽之知其大意往往論說不失其旨動遵履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有儒將之風焉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耶不識字上通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自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稱其辭意之美慶之每曰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此二人皆不識字而勝識字者多至南齊書王敬則傳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是何言敬則曰臣若

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其警點臨州郡令省事讀詞下教判決皆不失理魏書楊大眼傳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後周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此三人較之王沈抑其次也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北史齊斛律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北齊書庫狄干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是皆不長於舉筆耳若金史亦蓋合喜傳元兵破汴司諫陳奇屢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蓋不識守字至分為兩耳

談書錄

以呼人名更奇矣元史本紀世祖至元十九年那那國主忙

雀兒參政

蛇無頭而不行俗語也金史斜卯愛實傳愛實括京城粟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

呼臣為哥

元史董文炳傳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未及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百姓死者亦數十萬文炳之子御史中丞士選率同列諫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帝聞師敗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始為罷兵世祖常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士選乃文炳次子也近人評史者乃以父大哥子二哥為可發一笑幾疑其以父子分大二矣按八百媳婦叛是成宗大德元年事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是六年事以征八百

媳婦畏師誅劉深是七年事

病瘖久任

古之仕者聲名皆無礙於治事獨宋之楊信以病瘖而歷仕至十七年之久自建隆二年至太平興國二年瘖疾且尤奇者信有童奴曰玉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為字玉直達其意無失天生信而使之瘖又生玉以佐其通顯不然則信與天下之疲瘖殘疾者何異哉

隱相公相媪相

王勸父事梁師成見勸及師成兩列傳當時蔡京父子皆諂附師成人曰師成爲隱相又以蔡京爲公相重貫爲媪相三相中媪有二焉

男服婦人服

薰衣雍面丈夫耻之何況粉黛後魏彭城王詔爲北齊文宣帝刺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

漢書錄

元

之婦女此出於不得已者也後周宣帝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官觀之以爲喜樂當時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惟官人得乘有輜車加粉黛焉但其時自有妓樂大成元年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二年四月幸中山祈雨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且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與公服間服之蓋所鄭重獨在粉黛耳

女詐爲男

女詐爲男不獨古樂府水蘭詞也南齊書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遊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嫗豈不惜哉史以爲人妖陰欲爲陽事不果故泄乃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謝齊山碧湖雜記五代王蜀時有崇報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蝦以詩上調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

妻以女蝦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承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交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迹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近王漁洋稱五代詩話遺事情乎崇報後事未詳若何也明史列女傳保寧韓貞女元末爲男子服被驅入伍從明玉珍破雲南遇叔曠歸成都始改裝同時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爲尹氏婦後有南京黃善聰年十三失母父販香令爲男子服從遊數年父死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爲伴侶踰年不知其女也後偕返改裝明日英來知爲女求婚善聰堅執不從有司聞之助以聘判爲夫婦凡此女詐爲男女皆貞潔故其事可紀若男詐爲女則前代絕無至近代乃有之皆以詐僞恣其奸淫此王法所不容誅也

鄧通韓子高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

漢書錄

二

陰曰求推者郎見鄧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陳書韓子高傳本名韓子高年十六爲摠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文帝甚寵愛之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後進爵爲伯賜姓時兩文帝夢畧同而兩人不得其死亦同也

面首左右男妾

宋孝武山陰公主楚玉悅褚淵請侍十日而夜就逼迫之曰君鬚髮如戟何無丈夫意當時尚山陰者何哉也元徽初褚淵引賊爲侍中賊時年二十九自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史稱賊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然則賊固不少于淵也自褚淵之不得而乃監面首左右三十人賊女爲齊鬱林王妃王所與無賴人遊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其可指名者爲侍書馮澄女巫子楊珉之不知妃是主所生否也東昏侯嘗謂左右曰娶婦得如山陰主無恨矣齊明帝遂與之亂齊之山陰主與宋之山陰主又何其相似也文帝王后長女也

林印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男左右其印面首左右之謂歟李義山書且都內人諫武后曰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兀明烈可有矣斯諫諫哉

驢鳴好惡

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汝南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母此好驢鳴之在王武子前者乃宋史稱范廷召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好者固奇而惡者亦太甚矣

滴血

滴血事見於史者梁書豫章王綽母吳淑媛居齊東昏宮在潘余之亞及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綽年十四五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綽以問淑媛知是東昏時淑媛寵衰因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綽恒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綽乃私發東昏冢出

骨瀝骨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驗舊唐書博州聊城人王

三

少元者父隋末為亂兵所害少元遺腹生年十餘歲欲求尸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入焉少元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口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此皆父子事也明史文苑傳丁宦年回田人父職馬祿丁以世廕為武昌達魯花赤至正壬辰武昌被兵宦年奉母走鎮江母歿避地四明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馮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宦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此則母子事也會稽陳業兄渡海傾命業流血洒骨收葬此又兄弟事也至如南史宋吳興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被害法宗至年十六沿海尋求父尸見枯骸則割肉灌血十餘年臂脛無完膚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不娶嗚呼是可哀矣

沐猴為盜

前聞陝西有猴盜庫銀事守庫者獲得猴而不知主者姓名官先期懸牌擇一大寺廟中審訊聞邑驚詫往觀俟眾畢集乃閉廟門官伴訊猴不能語鞭朴之猴跳擲繩脫吏趨打之猴顧一人抱持不釋即猴主者也四方稱其能吏按此事古嘗有之宋楊繪知興元府庫緣被盜繪就視之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曰吾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之一訊具服此其智識似更奇也

盜割牛舌

宋史包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又穆衍調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此兩事相同包在仁宗時穆在神宗時豈穆效包之所為耶抑其一誤耶兩賢皆以吏治著稱故善皆歸之獨奈何作史者亦不考其實而分紀兩傳也

談書錄

三

人死於蚊

世傳露筋祠死於蚊者也查初白有詩云舊是鹿筋梁何年祀女郎以為露筋娘乃地名鹿筋梁之訛然人固有死於蚊者劉延世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薰之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噴而死

人無頭不死

說鈴所載兵亂之時有人頭已斫而身不死且能織屨僉謂此人千古無雙矣而正不然月下舊聞引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為蘭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昇歸饑即畫地作饑字家人進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又趙葵行營雜錄監左帑龍符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

爾雅釋親曰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劉熙釋名曰長婦謂少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以後來也。世俗相沿莫不以娣為兄妻之呼弟妻以姒為弟妻之呼兄妻矣。余考之則別有二解焉。釋名又云或曰以來先後言之也。此一解也。鄭樵爾雅箋註曰考之古義兄弟之妻既為敵體故不以兄弟之長幼相命。但以年長於已則呼之為姒。年少於已則呼之為娣。左傳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是皆呼夫弟之妻也。知此所謂長婦稚婦者實以婦人之長稚也。此又一解也。至如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所云同出乃是同嫁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此乃姒娣而娣姒然別為一解矣。娣姒名古後世又多異稱。劉熙曰青徐人謂長婦曰植長。禾苗先生者曰植。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始也。張揖廣雅釋親曰娣姒姒娣姒先後也。字書引廣雅云兄弟之娣姒呼曰姒姒姒先後也。

談書錄

原文初不如史記封禪書曰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以子死漢郊祀志未如所據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祀之其室。民多往祠。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顏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姒娣。是則先後猶云姒娣。而宛若乃其先後之字。非以宛若為姒娣之別稱。而宛若又有先後也。近世文人厭娣姒姒娣之熟習。以宛若為解新。即望溪先生文集。中為其同族諸母墓表亦有曰。處宛若間。是當別有本耳。乃若方音以姒為築。集韻以姒為婚。應是沿訛熟祝之文。而字書謂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姒。則又因左傳而曲為解矣。

親家公

後漢書禮儀志云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此似但言姻親之家耳。而親家公之稱。則見隋書李穆弟渾傳。宇文述召李敏妻宇文氏。口

談書錄

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奏李家反狀。煬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又房陵王勇傳。高祖曰。劉金麟。詔佞也。呼雲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五代史劉昫傳。唐廢帝時。馮道與昫姻家。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昫。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亦性褊。遂相詆詆。史吏揚言其事。廢帝前罷之。

阿奴

晉書列女周顛母李氏。字絡秀。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高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嚮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按周顛傳。顛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

阿奴

曰。阿奴火攻。固山下策耳。夫嚮謂漢為阿奴。顛謂嵩亦云阿奴。然則阿奴豈是謨之小字哉。蓋兄於弟親愛之詞也。南史齊鬱林王本紀。武帝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又鬱林王何如傳。女巫子揚珉之。有美觀。妃尤愛之。與同寢處。如伉儷。明帝與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詵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坦之可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曰。阿奴豈去。隋書麥鐵杖傳。將度遼。謂其二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官買。是則阿奴為尊呼其卑。無論男女。皆有之矣。晉書誤認為小名耳。

拜堂

杭州婚夕為拜堂。唐詩有之。王建失釵怨云。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蓋謂拜其堂上之尊章也。開房曰弄女婚法。

世俗婚姻有鬧房之戲其由來已久北史后妃文宣皇后李氏傳云趙郡段昭儀部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為俗美女婿法戲文宣稱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部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更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此北齊書不載昭儀於後主時改

物事

俗語物事見隋書張衡放歸田里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誘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按所謂作何物事者謂場帝奪宗之計也

把戲

元史禮樂志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謂之遊皇城其諸色隊仗內與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此把戲二字之見於史者

乾阿嫗

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嫗遂大為胡后所昵愛此後世乾阿嫗之稱之所自始也南史褚彥回傳宋明帝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流泣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着黃羅襪彥回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宋史胡寅上高宗書謂黃潛善汪伯彥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是二人者其皆乾阿嫗歟若何承天年老荀伯子呼為嫗母直以形如老嫗耳

婦稱太太

今世婦人貴者稱太太按漢書杜鄴傳云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后又外戚傳云哀帝即位傅太后尊為恭皇太后後茂餘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蓋漢制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時成帝母太皇太后在長信宮故變文以示不敢稱也後世太太之稱或本於此然觀宋以前未有此

稱胡應麟甲乙刺言云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柏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丞以上得呼太太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為絕倒然則明時此稱猶有差等不似近來巨室之僕婦亦得稱也

恩父義父義子

宋史陳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因侂胄由選人至兩地才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郡衛泰國公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母稱侂胄為恩主恩父其時倪思字正父言士大夫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制節門實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指自強也萬歷野獲編云趙文華先為監生值分宜作祭酒賞其文成相知後趙為刑部主事被察謫外分宜強留之升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為義父愛踰所生乃子世蕃時時嫺侮之文華又私進百花仙酒於上為分宜所責置絕其温清乃潛求救於歐陽夫人一日家宴甚

談書錄

樂夫人舉觴曰今合家歡聚奈少文華耳嚴述其負心狀夫人解之曰兒曹小件何忍違棄之趙先伏隱處出而百拜泣請始得侍觴席末因盪三孤而世蕃終厭之俄以觸上怒分宜不為救斥為民以陳趙相較似陳之稱門徒為父更甚於趙之以弟子稱子要其無取則一也其後魏忠賢之黨有五虎五豹十狗十孩兒四十孫而如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夢龍此五虎者史明著其為義子當時都人作百子圖演義物之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斯之謂矣

夢山楚濱雙山念堂

牛班頭者嚴世蕃之僕牛信也見明史黃昇等讞詞若嵩之奴乃嚴年又名永年號夢山先生見明史又號崔坡見長洲縣志科臣吳時與疏云家奴永年官百萬賓客親識位居顯顯御史鄒應龍疏作嚴年嵩敗錮於獄又有嚴冬嵩置田宅於南京揚州數十所俱以嚴冬主之亦見鄒疏野獲編云其先有東省一詞林大僚失權於吳縣不薦之

入閣旋被白簡因作五七九傳七者游七名守禮號曰楚濱江陵之僕也守禮言歸守禮不取錄及廣漢俱三江陵當園家人子游七司其出歸號楚濱大傳為記以贈之而給事李某某與之通婚翰林諸公會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判人至四五矣宋九名徐賓從其主之姓號雙山主人吳上座衣冠驛馬揚揚長安也九者宋九名徐賓從其主之姓號雙山主人吳縣之僕也五者王五名王佐號念堂婁江之僕也五有骨董之僕邸中游棍趨之嘗買都下名妓馮姓者為妾然不甚為惡游七頗作威福入貲為幕職冠進賢與士大夫宴會又娶妾與兩黃門李姓者姻連其後犯事論斬劓於獄宋九頗與邊將往還通賂遺與李寧遠父子為爾汝之交納授京衛經歷覃恩封其父母按明史張居正傳馮保容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蒼頭游七入貲為官助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劾奸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而二申野錄云萬歷六年十月擢徐爵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馮保門下人也居正既擢用之又使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告徐爵以達馮保注云江陵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

家貨可贍一軍二年之費是則九乃徐爵亦江陵家人也夫自宋以來人無不有號降及於明而萼山雀坡楚濱雙山念堂之號亦傳於世昔日知錄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據管灼引漢語以為馮毀子都其字奴有字號未有不自權要之家也吳時興劾嵩疏云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宋為文管家武選職方郎祁祥為武管家嗟乎家奴而冠蓋則曹司而管家矣時興廷杖謫戍幸而免乎

樂戶
北齊神武乘魏政遷都於鄴京畿盜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見魏書刑罰志後世樂戶之名所仿也
劊手
主刑刀者名劊手宋史所載寧宗嘉定時楊簡知温州以郡將違節

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來立數其罪命斬之劊手非忍人不能為也而亦有善人焉潘美傳云信都人李超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浴中進士官至右司郎中至如金史酷吏傳稱馮內翰壁號為馮劊此其人豈不對劊手而有愧乎

藏挾
今有所謂變戲法者即古吞刀吐火之遺意在宋謂之藏擲墨客揮犀云丁晉公謂與夏英公竦會宴齋官伶人有雜手技號藏擲者在焉丁謂夏曰古無詠藏擲詩內翰可作一首即席獻詩云舞拂跳珠復吐九遮藏巧技百千般主人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亦名藏挾伎文獻通考列之百戲云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能見其機也

猴部頭
宋江休復隣幾雜誌云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韋布昭宗時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躑躅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愧作按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詩云十三年就試期五湖烟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今之猴演戲者衣紅布短衣乃是唐末相沿若此

選官圖
陞官圖前人謂之選格今謂之百官鐸相傳此圖乃倪鴻寶所作其官制皆明之官制也其實官名雖從時而圖戲則自唐已有方千里散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于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緊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子號進士者以穴幣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震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

者太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文獻通考經籍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敞撰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物又有進士采選一卷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末改官制時選除格例也武林舊事市肆記有選官圖列於小經紀內其見於咏歌者孔平仲毅父有選官圖口號云環合官圖展觀呼象子圓飛騰隨八赤摧折在雙元非出選已貴翻投裔將慶却上天須臾文換武俄傾後馳先錯雜賢愚品偏頗造化權望移情欲脫患失膽俱懸愠色觀三已蒙心待九遷寧知即罷局榮辱兩茫然至如遼史言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耶律儼嘗得勝采上曰上相之微也遷知樞密院事封越國公此則真以骰子選官者矣

紙牌

紙牌之戲前人以爲起自唐之葉子格宋之雀格小葉子格然葉格

談書錄

戲似兼用骰子蓋與今之馬吊遊湖異矣世人多謂馬吊之後變爲遊湖亦非也一者一時並有特馬吊先得名耳馬吊本名馬掉脚約言之曰馬掉後又改掉爲吊謂馬四足失一則不可行明時或說脚爲角遊湖廣二十葉爲六十葉其名自康熙間始有然前人用三十葉其曰看虎一名曰扯三章曰扯五章者即遊湖也按之西湖蘇之虎頭揚之紅橋其船皆曰湖船其見於書而可摘錄者若唐蘇鵝同昌公主傳宋歐陽公歸田錄馬貴與經籍考王開之澠水燕談錄四水潛夫南宋市肆記宋史藝文志遼史穆宗本紀明方密之通雅吳梅村綬冠紀畧顧寧人日知錄周坦然觀宅四十吉祥相周傑園因樹屋書影王阮亭分甘餘話王敬哉冬夜箋記申島盟荆園小語鈕玉樵觚賸呂種玉言鱗孫之騷二申野錄高江村天祿識餘而如通雅所引之咸定錄惠棟漁洋詩訓纂所引之品外錄此二書猶未之見也其獨成一書者則有汪伯玉數錢葉譜一卷潘之恆葉子譜一卷續葉子譜一卷黎遂球運掌運一卷龍

子猶牌經十三篇一卷馬吊脚例一卷皆明代人也明時紙牌其名有曰空湯瓶曰半盤五物切缺商也又器缺也亦曰鬻客又曰枝花謂花未成其自曰極今猶有襲其名者而潘氏所云序爲順純爲豹順又作猿或作徽音又作徽音則有半豹天豹且自一至九刻畫其邊圍曰刻畫品各有其名一爲截角二爲斜眼三爲豹牙四爲內缺五爲雙白六爲雙箸七爲斜齒八爲外缺九爲弦月又有曰駁曰虎曰獠亦作曰劫又曰穿山鉅曰駕曰狻音亦作羗音又作音曰雄三九日真君三三曰少君與夫馬掉之所謂大小公突雌突今人知其名者鮮矣

骨牌

骨牌之戲乃骰子之變故宣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乃六面也後人天九之戲見于明潘之恆續葉子譜謂分華夷二隊至今猶然譜云近叢睦好事家變此牌爲三十二葉可執而行按此則今人骨牌遊湖之濫觴也叢睦乃吾里當時多鉅富者大凡遊戲之事必自富貴人倡之此與詩窮而後工可反觀也

大和尚

僧之尊者稱大和尚自晉始也魏書釋老志天竺沙門浮圖澄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唐僧惠能稱大師元奘稱法師元西番僧若八思巴瞻巴稱國師稱法王至明而虎篤度謂之活佛然虎篤度非名也元明宗之廟號國語譯號曰護都篤正此意此猶今云圖克圖亦云胡土克圖遂相沿以爲再來人耳今稱達賴喇嘛應即大和尚之謂也魏志又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然則漢僧所服殆猶今喇嘛之紅教者歟喇嘛分黃教紅教而黃教爲貴黃教明史輿服志洪武十四年定禪僧茶褐常服青條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綠條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條淺紅袈裟今之僧以賜紫者爲貴此猶唐宋之制三品以上乃得衣紫也若其所謂三衣者大衣曰僧伽黎七衣曰鬱多羅僧五衣曰安隨會此非國制乃用彼法耳

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干至七則剋地支至七則衝以其衝剋為之禳解其事蓋始元魏時魏書外戚胡國珍薨年八十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十七人出家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嘗為南陽王綽師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靈暉恒為禱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隋書林邑風俗七七散花香百日如之按路使發揮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遂為後世飯僧之濫觴遼道宗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初不必有所為矣

釋道方術

漢書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托名於黃帝容成務成子堯舜湯盤庚天老天一謂之陰道王莽傳莽日與方士昭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焉三國魏左慈人競受其補導之術乃至關豎嚴峻亦往

談書錄

三

從問受房中之書出自道家之流也佛法以殺盜淫妄言飲酒為五戒乃自佛教始興而鳩摩羅什妻龜茲王之女及講經草堂寺謂有小兒登其肩慈障須婦人姚興召宮人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興又送以伎女十人諸僧欲效之什乃聚針盈鉢舉七進針以愧諸僧沮渠蒙遜傳云劉賓沙門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請女子婦皆受其法魏主召曇無讖蒙遜殺之舊唐書中天竺北臨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為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于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繞之經日而就此特異域傳聞不知何時事也唐宋之代邪說不行矣至於元乃有番僧元史順帝紀及姦臣哈麻傳至元十三年哈麻禿魯帖木兒等進西天僧運氣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伽蘇魯善秘密法謂帝曰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

樂禪定十四年以宮文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官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演揲兒法者華言大喜樂也亦名雙修法房中術也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與老的沙等十人俱號倚納帝以西天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諸弟郎與諸倚納皆在帝前褻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暨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大即官製考會文然非自順帝始也英宗塑馬哈吃刺佛像於延春閣之微清亭下成宗塑秘密佛像於京師萬寧寺先有是像至順帝時更有是法明永樂中建大善殿以金銀塑佛像百六十九座於梁上備諸淫褻狀至嘉靖時乃毀之以建慈寧宮西域傳云成化初憲宗復好番僧至者日眾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次為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紀嗟乎邪說之行雖明斷如憲宗猶不能不為所惑哉

談書錄

三

西遊記

小說有言極荒誕而實有本者樹生小兒載在任昉述異記而舊唐書西戎傳述之云大食國在波斯之西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俱紛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隣大海其王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餘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此即西遊記所謂人參果也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此即所謂流沙河也通考載女國有二有東女國西女國西戎傳謂大食西北相去三月行有女國此即所謂女國也西遊記是元邱處機所作當時元焚西域記或尚未亡且通考注所引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佛國記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所載奇踪詭跡又不止一元裝也

琵琶記乃牛僧孺事

作琵琶記傳奇者或云高明字則誠或云高拭字則成竹垞詩話云世傳琵琶記為薄倖王四而作此殆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技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自南宋已然不自元明間也按牛丞相即牛僧孺而中郎之譏其說不一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云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紐玉樵觴膺云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拍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益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讓之也按舊唐書載僧孺二子蔚繁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繁登開成二年進士第俱仕為節度使雜記所繫者疑是繁字之訛蔚襲封奇章侯其名尤著

談書錄

註

故玉泉子遂以為蔚而蔡趙之姓雜記尤為符合也又考杜牧之作牛丞相墓誌銘所載五男六女長男蔚次叢次奉禧二人皆稚齒牛公神道碑亦曰二人未知名長女嫁上黨荀愔次嫁范陽張洙次嫁常山張希復次嫁前進士鄧淑次未笄一人始數歲則鄧敞又是鄧淑之訛要之小說所言其為傳聞總難取信耳

一捧雪是清明上河圖

一捧雪傳奇所謂莫懷古者隱名若謂莫好古玩好古如以手捧雪不可久也所指乃王忬事忬字思質弇州山人世貞父也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云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時駟懋卿以總督使江淮嘉靖三十九年嚴為全節御史尋為總督其時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託蘇人湯臣者在

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蘇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妬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為贖本嚴世蕃大慙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弁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襄廣彙云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巡按方傑劾忬世蕃遂告嵩票本以致論死廣彙所載較畧而情節相同孫退谷寓日記云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足以張擇端為佳上有宣和天歷等璽余於淄川士大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舖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

談書錄

註

為之若擇端之筆非畫院人所及也孫之騫一申野錄注云後世番受刑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熟而薦之於父靈大勸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畫貽禍一至於此然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尤烈按所云詩者楊椒山死弇州以詩弔之為刑部員外况叔祜告於嵩也所云畫即指此圖也所云小人則叔祺湯臣輩耳按上河圖有徽宗宣和之璽則張擇端所畫是北宋人天歷乃元宗號也

楊六郎

楊延昭稱楊六郎見宋史楊業傳業一作楊并州太原人事劉崇為建雄軍節度所向克捷國人號為無敵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雍熙三年大兵北征業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契丹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漢寧等復陷寰州護軍王侁令業趨雁門北口業以為必敗不可攸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軍於此張步兵強弩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援之美與侁陣於谷口自賈至已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契

丹敗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
開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自午至暮至谷口望見無人折臂大慟
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
不能進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食三日死業敗時麾下
尚百餘人無一人生還者業贈太尉潘美降三官先除名遼史聖宗
本紀云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
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
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爾其首
以獻詔傳其首以示諸軍仍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
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又耶律斜軫傳云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
撻禦伏兵於路明日繼業兵至斜軫擁眾為戰勢繼業麾帳而前斜
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眾軍皆潰繼業為流
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二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

談書錄

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
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又耶律奚低傳云
繼業敗於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繼業墮馬先是軍
令須生擒繼業奚低以故不能為功業子延昭為緣邊都巡檢使宋
史咸平二年冬契丹攻遂城延昭集丁壯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
且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遂去拜莫州刺史真宗駐大名召赴行
在訪以邊要帝甚悅是冬擊契丹進團練使復為都巡檢使徙寧邊
軍部署率兵抵邊境破古城俘馘甚眾進保州防禦使在邊防二十
餘年契丹憚之目為楊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錄其三子官其常從門
客亦試藝甄敘之子文廣字仲容為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
候明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日知錄曰業生
平未嘗至燕汎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
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為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

談書錄

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
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
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
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宋江

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
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
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
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
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張叔夜傳張叔夜字子正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
朔轉畧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
趣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于足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
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

談書錄

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
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
宗本紀以為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為宣撫制使童貫而
其實擒臘者乃韓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
里指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
世忠此載在韓傳於宋江何與焉方勺青溪寇軌云欽守會孝蘊以
京東賊宋江出青濟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又云方臘之亂曾待制
出守賊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會公移守青社欽州遂陷是曾因宋
江而去欽欽所以陷也而用宋江討方臘則青溪寇軌亦無其事若
陸次雲湖瑞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進龍浦下有鐵鎖關
說是宋江賊兵處國初江浙人掘地得石榻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
征青溪用兵於此釋乘所傳不盡謬也此恐是杭人附會為之不然
南宋人紀錄多矣何無一人言之閱四百餘年始有此異聞與

于囊聚物殊。食籍數浮黃。綏柔詞林名。重淡巴菰。三餐果腹初。虛口
五字微。陞正惜鬚。擷取及時供。絡繹并申僮。約古從無。偶共香燒
性口語。一枝燭焰手頻擔。方言有底爭。衡酒詩境無聊作。配藍噓氣
憑依吞篆少。熏心虛美落灰慙。不知通介誰邊得。暇采芸編佐筆談。

談書錄畢



全謝山先生 經史問答

全氏世譜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
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
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
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二說
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
其子大司馬錢塘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
戚里莫如全氏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舅
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
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翮如緝如靖如
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旣而孫琳
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
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
之至陳而水部郎接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
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皆封爵
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
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
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指
北史諸泉泉全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
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
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史
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則

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溯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生
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為明州學錄故侍御來鄞其卒也
葬於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子
以俎為後越六世為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則
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為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為
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即宋史所稱保長
者也申王子為太師和王昭孫是為度宗元舅徐公子
為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為
太尉叅政允堅周公子為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
出於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於余魯公天錫家因訪外
氏於谿上嘗飲食焉既而即位推恩並賜官爵而桓谿

世譜

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朝議高之
乃選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尚縣主而為樹雙闕於硤
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為八派曰前
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琚之後也
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既於今歷年
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
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先生之世則
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按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
實禮生宗顯宗顯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明五府
君明五府君生已一府君已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
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爰

爰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於城中之湖上上距
遷桓谿之世為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人師
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
謝山先生之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已而
以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
郎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
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
山伯子諱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
字襄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
為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他山兄
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

世譜

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勾東之人遠在
天末尚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
尤為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
君議以東錢湖之童舉萬山荒僻人跡罕到欲避地焉
時北空府君年十六他山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空
曰謹受命即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脩社力耕
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嘆曰謝阜羽棄其子行
遜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群聚也
北空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教授里中
最喜考索重脩全氏家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鄭譜中贈
公為據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謬謬傳譜稱始祖侍御公

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九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遜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於先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也以先生貴贈如官謝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贈公之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卽能畧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嘆曰是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而病臨危於案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時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爲世凡二十四云先生文集手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武林杭堇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來問世系純因述全氏世譜冠於集端昔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谿集萬斯大做之述黃氏世譜以冠南雷集今亦此例也門弟子董秉純敬述

世譜

四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目錄

- 卷之一 易 十七條
- 卷之二 尚書 十八條
- 卷之三 詩 二十一條
- 卷之四 三傳 二十七條
- 卷之五 三禮 七條
- 卷之六 論語 二十五條
- 卷之七 大學 中庸 孟子 三十條 附爾雅八條
- 卷之八 諸史 三十三條
- 卷之九 諸史 四十六條
- 卷之十 諸史 四十九條

經史問答目錄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一

易問目答董秉純

問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攷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答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即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象而未能探其

經史問答卷一

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寧之言再以下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夫婦近乎純乾純坤後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為臨為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為大壯為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為

泰則下互艮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為否則下互兌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豫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為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既具而旁午曲中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參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問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答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漢人

經史問答卷一

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互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問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換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逋三之無成四之即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換其羣至終訟之上聲帶是後三體不改則以其在換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者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即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筮

取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質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為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參互之法謂除本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參之又得六畫之卦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為未足始於互中求伏共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即蒙蒙即屯矣是較之漢上為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

經史問答卷一

三

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華亭田興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濶而互體之學互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掩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問 林氏之包體若何

答 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為一卦具兩互取一互則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留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為損益坤包乾則為咸恒一卦包三十二

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豫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為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問 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答 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牽纏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夫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既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也縮四

經史問答卷一

四

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祇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草廬為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即十八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但知為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祇成為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李厚菴力宗之更參以漢人連互之法而又變之為環互因舉雜卦大過一節為例謂自初至四為姤自上至

三為漸自五至二為頤自四至初為歸妹自三至上為
夫本卦之畫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
旨也既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為之詞吾聞六畫自
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即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
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析
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
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問 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答 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為大離
小過為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
之大卦臨大壯遯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

經史問答卷一

五

與艮與乾坤合而成而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蓋十辟
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
舉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則有序大抵求
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卦或反
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
先儒以為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
爻有四羊洪景廬曰自復進為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
藩所自也又進而為泰而上互為兌四之決藩所自也
又進為本卦而上互為兌五之喪易所自也及五變為
夬而上卦又有兌上之不遂不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
之朱子更精烈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壯求之矣是以

師之二至上為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子弟子
之象不必於大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為大艮然自二至
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
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
父母為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與
也互體震也兌也五畫四畫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
矣而父母獨失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
之終故別為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
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畫之大卦
間有與五畫之連互同者四畫之大卦間亦有與四畫
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為主也

經史問答卷一

六

問 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互先生所深許也
唯是先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
者矣向嘗與學士論及之否

答 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
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
曩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
學不可以解易一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即當芟之今學
士已沒其說尚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
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
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
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

之序其於經何所見且三男皆少陽三女皆少陰而太陽何以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巽太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既橫列以定其序又圖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

經史問答卷一

七

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爲已生自巽至坤爲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圓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孤困初之三歲巽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旬則曰十日爲旬是合離三巽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爲說必不可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爲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豫牽而合之是又一草廬矣

問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大半以反身脩德之義言

之若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豫於是胡仲虎輩遂別立一說謂上下經通相對咸恆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井與謙對巽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恆至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巽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恆得卦者九下經自巽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經史問答卷一

八

答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祇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恆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巽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祇八因越咸而數恆則何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巽至履得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牽強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卽如戴

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已說而不知其為儒林之禍其於真正微言豪髮無補蓋皆自偽龍圖序啟之

問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少陰少陽之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為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畫通十五畫合乾為十八畫巽離兌皆四畫通十二畫合坤為十八畫是以分畫得四九合為三十六宮其說出於

經史問答卷十

九

六經與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虛谷則謂一陽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十干一宮是謂三十六宮是以先天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為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自姤至坤為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為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若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

答尚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天一至地十為一宮是用九用

經史問答卷一

十

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十六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為三男三男之畫十八巽離兌為三女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重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脩老子之學康節自泝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尚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顯尊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猶之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是足以為黃子易學象數論之箋疏矣檢討所著管城碩記最精博有考據

問厚齋先生謂蔡澤引易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諛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何其許澤之深也

答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挑而奪之是其進其得不以正也居位一無建白是其存不以正

也不過巧於退而不陷於喪亡耳。細觀澤之底裏，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其所為於蘇張則已黠，其所得於黃老則尚粗。吳禮部校國策，其言畧與予合。

問厚齋於井之九三，荆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為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為此特輔嗣清言之儔，何如？

答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為清言亦非，此數語乃荆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即其累召不出之祕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之祕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為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荆公經義之最乖舛者也。

問厚齋謂陸希聲作易傳而不知比之匪人之訓，與易相違考之唐書本傳，但言希聲居位無所重輕，不見他事故，閻潛邱疑厚齋蓋誤以希聲為文通，是石

答希聲如何，淵於文通，此事見於楊文公談苑，而葉石林避暑錄述之，厚齋之所本也。其言曰：方希聲閑居時，供奉僧晉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因祈使援已寄以詩曰：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并滌人。晉光即以名達貴幸，因得名昭宗末年，求士甚急，故首傾倒於朱朴，待希聲亦

然按之乃所謂比之匪人也。潛邱多學，顧未攷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遺。

問喻湍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吾丈非之，何也？

答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為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為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為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為小人，不如舊說之為妥。

問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觀察予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拊扯其類

因及於燕，又及於虞，強以為飛走之屬，誕矣。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程子之說了然，而朱子不從，何也？

答陰陽趨舍，凡陰未有不以從陽為慶，故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朱子殆欲以上文後得之得，貫下得朋之得，故謂當逐之西南，而不知得喪之際，蓋有以喪為得者，當從程子為是。

問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入之說，大不可曉，沙隨尚不了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為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卦分之，無變爻則以

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章注曰內卦為貞外卦為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共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外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象又一奇也屯之八為晉豫之八為泰皆為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寧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為不吉且妄人耳况夫事始之為貞事

經史問答卷一

三

終之為悔貞屯之震文公得國之占也高梁之刺公宮之焚蓋猶有不寧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勛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兩陰為屯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倘如沙隨之說為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已夫三爻變以變為主安得尚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

別為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章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

問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為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祇稱本卦象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咸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繫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為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為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通夫筮法以兩爻或

經史問答卷一

十四

一爻不變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為觀五不變為晉上不變為莖四五不變為剝五上不變為豫四上不變為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為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為觀為晉為莖為豫為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即曰錫馬畫接不曰假廟即曰盟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為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象惟為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為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為占下爻或以為占上爻亦頗

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爲得四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象也愚故以爲所遇者剝雖亦出懸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說者以爲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夫使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問 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爲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經史問答卷十

五

答 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畧得之然所考尚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卽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公五年

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祇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王襄公二十五年隄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公十二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是潛室謂列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典禮流行易象一經必無不頒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參以雜占惟魯以周公之舊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經史問答卷十

六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二

尚書問目答董秉純

問 四岳據孔安國傳即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為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黎之後不知是否

答 羲和為重黎之後以呂刑証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為少昊四子之一黎為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為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

經史問答卷二

十一

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名者是孔注未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亂征則似是時并為一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四岳即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問 滎波既豬鄭賈以波為播古文作嶠或引爾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滂則不必改字矣然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為霍陽之水是即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

此也

問 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兜方鳩嬴功之語相合是在故人龔明水嘗言之但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喜引竹書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以之箋滔天二字則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嬴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為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

經史問答卷二

十二

下又言四岳即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即四凶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無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用滔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例然也故孔明曰滔漫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為傲狠孔疏以為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險正與偽言偽行交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而史記亦言其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為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訓故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嘗及之

而明水之說亦未當。

問 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 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
以為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即如所云。便是百
揆之任。何以復出。而既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
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
親視之。其說近是。

問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
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
似不可信。

答 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伐

經史問答卷二

三

紂而不能。自以為愚。不爭而隱。自以為無勇。故武王欲
以為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仕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
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
所為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間書中。要之不足信。
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污之。厚
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

問 韋昭。鄆道元。以五觀即太康之五子。後人又以斟灌
即五觀。若云太康之五子。則賢弟也。考五觀則畔臣。故
漢人名其地曰畔觀。何不類也。若云即斟灌。則又相之
忠臣也。何所適從。

答 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

觀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

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為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
地為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
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
書詰之。而即韋鄆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
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為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
國乎。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
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
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腹。今以太
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
傳始以為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

經史問答卷二

四

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
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况以
為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

至若以斟灌即畔觀。則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徙帝邛。依
同姓之諸侯。斟灌斟尋。夫斟灌在帝邛。則是即東郡之
畔觀。觀與灌音相同。故可牽合。而臣瓚又疏晰之曰。斟
尋在河南。太康居斟尋。即尚書所云。後于洛汭也。相居
斟灌。即東郡之灌也。引汲冢古文以証之。但考應劭又
云。斟尋在平壽。京相璠曰。斟灌即在斟尋西北。相去九
十里。杜預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瓚謂斟尋在洛汭。
按洛汭有名曰鄆中。即周大夫鄆氏所居。適與洛汭合。

而其去東郡之觀亦近固似可據然觀乃姚姓之國則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鬲收合二斟之餘燼鬲在平原正與北海近則二斟自在平壽非河南與東郡也吳斗南調停之以為二斟初在河南為羿所逼棄國而奔平壽是乃騎郵之詞不足信也蓋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無從牽合而畔觀則異姓三分而勿施糾纏焉則惑解矣

曰然則相之居帝邱將誰依也曰是殆畔觀既平之後而相遷焉而二斟以東國之賦為之捍衛如晉文侯之輔周未嘗不可若必以為依畔觀則觀既畔矣而為啓之姦子乃不數十年而又率德改行為相之忠臣何前後之不符也是皆展轉附會而不能合者也

經史問答卷二

五

問亂征之篇坡公以為義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

答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尚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尚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當即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為仲康為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胤侯掌六師征義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

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尚錄羿書者乎

問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為八人未知所出

答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據不知尚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傳亦累有周公為太宰非八人乎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為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胙如某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外按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也

經史問答卷二

六

問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無所考潛邱又引詩譜以為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即周公乎

答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為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証其為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

問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為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說所以戒昏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

答賢者之說甚善然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子。是乃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同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已所得主。然則惟辟而曰作福。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卽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卽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爲已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所謂王道王路。卽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謂荆公豐亨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存瓜葛也。

經史問答卷二

七

地未嘗令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爲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有聽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塞。自不可以爲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不亡。而謂伐之難者。

問 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 此是傳聞之語。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康王卽位之後。召公不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經史問答卷二

八

問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何也。

答 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以爲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如商容。亦皆冥鴻蜚遜。不獨西山之老。可謂盛矣。

問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獨太公強之。按尚書孔疏。亦引六韜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

筮不踰人矣。厚齋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尚書
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也。

答引泰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已及之
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
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
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
疑泰誓之為偽者，此也。

湯之放桀而有慙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
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違，剪有
虺之誥，然後揖遜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
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

經史問答卷二

九

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為武王補此一節口過。斯周
公之功所以大。

問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禪六宗當為天神，而後
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
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復則凌亂矣。六宗則當
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為六
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
則其謬誤不必詳詰而已。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
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為在天地
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為六合之間，劉邵

以為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宗，孟康以為天地間遊神
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
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為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
暑即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為本
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
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為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
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為陽宗，月為陰宗，
北辰為星宗，地宗以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澤宗，同
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
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為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

經史問答卷二

十

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為天宗，社稷五祀之屬
為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為四方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
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張廸以為
六代帝王，則無論何時會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
為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
儒羅泌以為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
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為類
上帝乃祭天，禪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
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為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為
句芒，曰黎為祝融，曰該為蓐收，曰脩曰熙為元冥，曰勾
龍為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為宗。

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况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梳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形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抵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

經史問答卷二

十一

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

定爲六故曰六宗尚書之禮禮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日月不宜尚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謂也

問今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尚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夢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經史問答卷二

十二

答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又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况璣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水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卽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記不云乎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隸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象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而實則不足爲據者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時所未有則不足以難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始

于甘石要之熒惑歲填大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辰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卽尚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簇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并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配二曜則豈有二曜而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祇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

經史問答卷二

三

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煞土主填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歲七罰金主大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末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蓋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序其下。若以七始卽七律則二變聲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時無有也。問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

自然羣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

答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

經史問答卷二

南

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旣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

上桐水過安吉縣為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為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為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為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為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為一江入海夫合為一江

經史問答卷二

五

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法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荆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至尋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為大江之委一以為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荆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為一

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况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

經史問答卷二

其

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為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為三江况東婁為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即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

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為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為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蠟江笠澤江意者即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蠟江即東江笠澤江即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為松江東南為婁江北為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

經史問答卷二

七

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為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逕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為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

為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為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為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為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

經史問答卷二

八

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溲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况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

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
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
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
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
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
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
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
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
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
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
運糧者况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

經史問答卷二

九

明旣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
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
至陽羨由大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
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
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旣不別
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
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
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滙澤陳氏
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問 昔陸文安公在荆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
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

之以爲荆門之教是乃歛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
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
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
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
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
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
謂皇之爲大六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
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
近而實皆訓大卽王字亦訓大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
敢遠引卽以漢儒尚書之學証之洪範五行傳皇之不

經史問答卷二

十

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傳皇作
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
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
傳又曰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
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
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
病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
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以賢代之漢書有曰
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之大夏
侯劉向言之鄭氏亦言之其以爲大者祇孔氏耳孔氏
之說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

遂強洪範而就之也。若夫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亦小學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君以為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為是乃古人詰屈之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一，惟建大中之道，則其救也。然則即如孔傳，亦豈能離

經史問答卷二

五

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敢專主一家之說，以啟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甲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筠谷宮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予曰：是殆為建中靖國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字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為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為道，問辨講習是為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為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為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

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為其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眾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而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為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為智無所執守，而自為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為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為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闕允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大禍，始于道學，終于皇極矣。乃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譏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耶。

經史問答卷二

五

經史問答卷二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三

詩問目答張炳

問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繳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

經史問答卷三

頌之失所此最爲詳盡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壺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幸科分而條晰之

答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審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

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

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溷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

經史問答卷三

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

尺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齊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齊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為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穆叔尚然况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溷於雅猶之可也頌溷於雅不可也

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答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

經史問答卷三

三

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即放齊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闕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音之外皆不入樂顧亭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為然何也。答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謬語也特宗廟朝

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廷况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况變風亦繁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鷄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慈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之可見

問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

經史問答卷三

四

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即行烝亂而急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即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尚有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尚在宮中宣公方為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

蕩也桓公當早被鴉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竇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問唐風楊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真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

經史問答卷三

五

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弑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欒衰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

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爲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爲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問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否

答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邱伯之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爲未可信

經史問答卷三

六

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爲何詩也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爲衛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爲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問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強爲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華谷之釋卽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已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

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是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菴則不知而漫釋之。

問兼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菴則曰。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謂前人所未發。而先生曰。亦曾有道過者。敢問所出。

答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嘗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

經史問答卷三

七

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媚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益睠懷於故國也。朱謀瑋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蹈空。

問南軒於涓陽之詩。何責康公之深也。

答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涓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答之。有何覬覦。而以爲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

康公畱之不遣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

問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

答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之皆以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毛傳不以爲兼。時邁第二。執競第三。毛詩不以爲兼。祭成王之詩。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似止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并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

經史問答卷三

八

况酌卽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內則。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問漆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漆。先生以爲祇二漆。鄭之水當作澗。是據說文。不知他尚有所證否。

答漆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漆。所謂二漆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澗。水經亦作澗。說文引詩亦作澗。水經引國語亦作澗。以是知古文皆不作漆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爲漆。而遂澗之。盡改詩及春秋內外傳。并孟子之澗。皆作漆。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不可廢者。此類

是也。澮水一名鄆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因此以爲一名澮水，則又非也。澮水在河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澮水在淮南，亦一名澮，以澮爲澮，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失之。

問 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尚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爲卽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答 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原，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涼一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

經史問答卷三

九

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杜氏謂于畝在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傳晉文侯弟以于畝之戰生，則于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玁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也。予謂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干畝者，非卽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以勤王至畿內，戰于于畝，而成師生，亦未可定。蓋于畝乃籍田，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問 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關中十三州志亦同，是漆水也。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

濟曰：據此，則沮自沮，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而尚書之漆沮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說書說水經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經史問答卷三

十

答 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爲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爲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卽爲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漆沮有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馮翊懷德縣入渭，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

同州而始合。泰之所言視厚齋爲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爲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槩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源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爲一。又何害乎？唯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泰之以爲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審。

問 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 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

經史問答卷三

十一

以禹時尚無北地之洛水也，卽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真妄，嘗有此失。

問 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渠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 漆水或有同名，固未可定。然尚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水，不必擬小水以亂之。

問 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 是非括地志之謬也。乃張守節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卽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

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蔽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荆山在其縣西，正洛水之源也。是卽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荆山而入渭，今以荆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嚳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問 先生謂鄭之漆水，古文作潛，秦之沮水，古文作澮，皆本說文。按今水經漆作潛，而沮不作澮。

答 舊本亦自作澮，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澮水出北平直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

經史問答卷三

十一

澮水，盧聲。漢中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之沮，亦作唯，一是澮沮之沮。而地志元氏縣下沮水，是泚水之誤文。不知尚書毛詩史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澮，皆盡誤而爲沮。

問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其說固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媯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此蓋以小戒諸詩之意申之。其說似勝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詩，何所見與？

答 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覈，况其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汜，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

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爲晉人所
辭而中道歸去。有人固譎欲專勤王之勛而穆公拙矣
然其心則固可取也。予嘗謂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
傳。

問唐風杖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
章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
儒曾有言之者否。

答東萊呂氏嘗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
之後而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弑宗國之君者五而
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
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尋盡殺羣公子以士爲

經史問答卷三

三

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間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
夷吾矣誑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間三公子之徒殺
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圉矣以
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間爭國樂
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
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
之敬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
得宗卿之力魯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
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
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風終於陳靈何
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問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不在
晉陽然則變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答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
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
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
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
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
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
故也但變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
明曰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
矣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

經史問答卷三

四

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於
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
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
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
問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
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
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
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
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
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
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

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

經史問答卷三

五

侯用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答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本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

者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蓋指攜貳之詞耳。

經史問答卷三

六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四

三傳問目答蔣學鏞

問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菀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之比而亭林反詆之何哉

答 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

經史問答卷四

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馬駢曾為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荀息在晉其料伐虞之事固知者然即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導其君以正者不過徇其吞并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為猶愈于里克不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真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俛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尚且不免而惠伯能為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得成事而

適以亂濟亂者里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歉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儲責其疏忽不能豫測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慚其逆行父之徒終有媿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詆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况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弑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曾謂惠伯反不如荀息者真邪說也

經史問答卷四

問 葛公諸侯以城成周衛彪侯曰葛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葛宏之張本果爾則葛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

答 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葛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為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為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柱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葛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為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為討周人乃殺葛宏以說夫范

中行之構難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既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適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葢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既衰射狸首以詛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即當使諸侯得有其大夫今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葢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是以穆叔雍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况天下之共主乎况敬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

經史問答卷四

三

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於其叛臣是則葢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為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葢宏之死吾終疑其有屈蓋劉范以婚姻有連染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為同事者所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千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葢宏出於不考是時叔

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問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夏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讀春秋者未嘗計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既欲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

答東發抉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既盟而又伐之隱情尚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留之而與共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

經史問答卷四

四

氏置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耳與之誓神成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不討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即晉意當時當國者必夏氏則主從晉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氏而甘心焉而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則以為討賊真贖贖者矣曰既縣之而又封之何也曰是亦別有故焉而左氏以為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

尚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不若因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而左氏則昧矣

問據史記則夏氏弑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而立之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

答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何嘗以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豈肯書為陳侯可不辨而明也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為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之則楚亦可稱矣

經史問答卷四

五

答陳公已即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蓋楚假討賊之名為之改葬而通告於諸侯者既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問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已非之先生以為陳文子之去他邦蘧伯玉之出近關皆為此說所惑後世人臣不可援以為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閩人郭植再三為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答伯玉乃孔子所嚴事愚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不無可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甯即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即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

賊亦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伐國不問仁人則聞孫甯之謀而去固義所宜而既去而即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即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奕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為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仍浮沉於鴟鵂檣杙之羣以是為潔身則似於義固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為後世人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甯

經史問答卷四

六

思引以共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為襄公之三十二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尚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即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是大大可疑也故吾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
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老人尚鮑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見于策者一為吳季子一為齊
問宋之盟楚先敵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為晉有信也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豈有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竟改之

者是謬說也。然則楚未嘗先歃與楚先歃而經何以先晉與。

善哉問也。若以有信遠先之則前者清邱之盟唯宋有信。何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坐次本晉為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復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既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為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歃之子木。至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即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開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經史問答卷四

七

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為霸。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予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已丑五月十二日乃已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已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答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為庚寅。七月八月朔為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為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為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為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為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為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為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為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為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為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為己酉。己卯。四月朔為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齋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經史問答卷四

八

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一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答永樂大典中尚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為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名者亦多。叔仲氏出惠伯。惠伯即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虺即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為惠伯之子。世譜則以為孫。如左傳所云當是子也。問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采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謠。

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答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朔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

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偽每自捏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勝數也

問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然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

經史問答卷四

九

君分將而管仲亦終不得豫也邲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為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隳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宗室不過為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問秦誓皆以為敗殺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為王官之役封尸歸後所作誰是

答似當以史記為是蓋穆公敗殺悔過則不復興彭衙

之役矣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為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為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問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即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

答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脅其從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恨之深故如明代革除之禮而趙衰司空季子賈它之徒亦非能真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夫惠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

經史問答卷四

十

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助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即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曰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與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為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咎乎楚成王

問富辰言密須之亡由伯姑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

愚以為或別有一事是否

答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即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姑始即三女中之一也富辰所指鄆鄆息鄆庶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問申生之死諡為共君韋昭曰諡法既過能改曰恭公以此諡竊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諡故昭以中諡當之檀弓孔疏則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諡矣誰加之
答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加諡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經史問答卷四

十一

問友之詩見於外傳亦武王克商所作疑亦大武諸章之一而今周頌無之豈孔子所刪耶

答友之為名頗與賚桓武諸章相似然周初頌樂如樊遏渠諸名目皆別用一字成王之樂又曰酌不可曉也據外傳言則友是飢歌乃樂之少章曲者則不在大武諸篇之內矣今周頌無之亦難強為之詞也

問晉文公之入國十一族掌近官晉即司空季子也籍即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即箕鄭也欒卻先韓即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董即因也而栢無所考敬質之

答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問韋昭注外傳晉賈宅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宅似又是一人

答韋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七與大夫之中有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宅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宅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為太傅賈宅為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宅為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為一也

問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即姜戎姜戎即陰戎又即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經史問答卷四

十一

答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即陰戎陰戎即九州之戎而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即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即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即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為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為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揚拒泉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

唯近晉故殺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惟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阜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霸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即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

經史問答卷四

三

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酈戎晉之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酈戎亦稱酈土之狄大畧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強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剪赤狄景公同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剪酈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問 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即管至父所戍地其一在陳雷之外黃即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于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畧則似非陳雷之外黃也

答 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爲陳雷是仍東畧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畧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經史問答卷四

古

無九國之多誰爲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問 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龜以太宰爲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答 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况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龜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泛舉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三卿是王官故雖有太

幸而終處其下。卽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問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答非也。是因子駟子國子耳同死而牽連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

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問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孰是。

答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

經史問答卷四

五

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

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卽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

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鉞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

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問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証之。嘗亦魯近地也。是否。

答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

亦近魯。則鄭何畏於魯。而以之相媾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問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駟曰。左傳不言夏州

所在。鄭元于水經。竟系宛邱。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温集序曰。夏口城

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

答未可信也。夏水再見左傳。卽夏口也。夏水蓋以夏水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

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官荊州。其所闕如。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爲牽合。三也。故曰。鄭元自謬。厚齋亦非。

經史問答卷四

六

問泠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蕤內。韋昭無注。世本有饒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媯墟。杜岐

公曰。卽周語之蕤內。音媯墟。也是否。

答此說可疑。謂饒內卽姚內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姚墟卽媯墟可也。姚媯本一姓也。若謂姚卽音蕤。于古

無見。且蕤內卽果是媯內。據尚書或以爲二水名。或以爲一水名。俱未可定。如何卽以爲大武樂中一終之名。

岐公非妄言者。况王厚齋又述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

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而正之以雍州無瀛水之名也

經史問答卷四

七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五

三禮問目答全藻

問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承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為其子置師疑傅承阿輔保拂之官拂即弼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為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為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雜書頗類程子即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尚書大

經史問答卷五

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惇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畧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

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為
弼疑是皆本賈傳之言也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
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
竟以之罪歆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
召望佚常為之則何以不見於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
得已而為之辭以為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
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隣之文即指為四輔
以為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
芟去輔弼以為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為絕無此
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為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為此說者
蓋在周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

經史問答卷五

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為三公後
句四星為四輔斯則出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為七國
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
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為四維之輔而正義以
為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為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
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
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
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同姓
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
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

如三桓七穆是否

答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
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
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
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
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
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媯如
姒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
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
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疎言也若同

經史問答卷五

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
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
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為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
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
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
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
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况姓
一定而不易氏遞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
又分而為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叔仲
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
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

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卽庶姓矣。倘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卽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卽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舛矣。歸安沈編脩榮仁亦以予言爲然。

經史問答卷五

問文昌第四星曰司命，周禮亦有司命之祭，而祭法列之七祀，然則今之祀文昌者，未爲無據。先生力言其謬，何也？

答：星宿之名，多出於甘石以後，而緯書又從而潤之，皆不足信。是以康成亦自支離分別，謂大宗伯之司命，則文昌第四星之神也。祭法司命是督察三命之小神也。其神各別，唯是三命之說，見於孝經，緯援神契，固証罔而文昌之名亦不古。然且無問其是否同異，要之大夫而下，無祭天神者，故愚不敢脩敬也。今世文昌之祭，何所始？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乃吾鄉前輩也。事見袁尚寶符臺集，而五百年以來，遂盛行於是。竊言四起，謂其爲梓潼人，而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在周爲張仲，在漢爲

張良，在六國爲姚萇，又最後而其姓名爲張亞子，又或曰卽張仙也。則以文昌之神，督察三命之神，而忽而入於仙佛之說，是狂且所言也。乃愚者惑於司命之目，曰是乃科舉功名之所升降者，爭起而禮之，而其祠乃闢入於學宮，然國家學校祀典，終未之及也。則亦可以知其爲淫祀矣。故愚自少至長，未嘗禮也。

問：方侍郎望谿謂春秋之世，罷政極多，獨淫祀則罕聞，而先生以爲十二諸侯之淫祀，具見於內外二傳，願得一數之，以正侍郎之疎。

經史問答卷五

答：侍郎不長於稽古，故有此言。嘗攷周之衰也，三禮放失，故天神地示人鬼之義不明，而妄惑於鬼神之說，此淫祀之所由起。又其甚者，干名犯分，謂之逆祀。其說不可以更僕罄也。但鬼神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之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果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首載之。夫宣王以非罪殺杜伯，固過矣。然杜伯遂爲厲，以射宣王，則是君臣之義，但在於人，而不在於鬼。爲此說者，欲以明杜伯之枉，而不知適以成其罪。內傳因祖其說，以晉人非罪殺趙同兄弟，而其祖父爲厲，則皆誣謬之甚者。乃或謂以戒人君之妄殺，故公子彭生、渾良夫等事，不厭其怪，則曲說也。以祭祀而言，神降於莘，虢

人祭之以求土非淫祀乎內傳所紀稍簡外傳則詳述內史過之言謂昭王娶房后爽德協於丹朱而生穆王夫丹朱生於房乃以魅鬼淫其千年以後之女孫而生穆王則是穆王已非姬氏之種其誕不必深詰國之興也則以契為元鳥所生稷為巨人跡所生其季也則以穆王為丹朱所生為此言者當有天刑而謂周之內史敢以此告於嗣王以誣其先世有是理乎又謂其勸王使太宰帥狸姓之傅氏以祭之非淫祀乎外傳但知魏公之祀為淫祀而不知內史之所陳乃淫之大者他如子產以博物稱而其勸晉人之禳黃能亦是淫祀前此子產謂晉人當修實沈臺駘之祀可也若夏郊則豈晉

經史問答卷五

六

侯之所得祭而忽勸祭之左氏之無識也於衛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以為杞郟何事然則崇伯失祭其於晉人何與甯武子而非也則可不然子產之說荒矣故韋昭亦疑其非謂晉為周祭之夫子產原謂晉實繼周信斯言也是乃淫祀之兼以逆祀者乎若臧孫祭爰居則尚屬過之小者而柳下已動色力爭使其聞丹朱崇伯之祭不知錯愕更何似也故左氏所載唯楚昭王不祭河是卓然有見者此外則甯武子之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為左氏所誦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思脩身以

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當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故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召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為說崔慶樂卻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為厲也故子嘗謂漢人識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於是墨子之徒揚其波而至今莫之能正悲夫

經史問答卷五

七

問古傳謂周公祭天太公為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天神地示之祭如何立尸其說難曉
答此是漢人傳聞之語原未可信但天神地示必有配則尸即以配者之子孫為之外傳晉平公祭夏郊黃伯為尸韋昭曰董伯蓋姒姓也然則周公攝祭天於郊當以后稷之後為尸攝祭天於明堂當以文王之後為尸其謂太公為尸者妄也泰山不知誰為配周公未嘗至魯國固無祭泰山之事若禽父以後祭泰山便當以周公為配齊人祭泰山便當以太公為配而各以其後人為尸推之九鐘四瀆皆然此雖其禮不見於經而可以義推而得之者若漢人祭江以伍胥配則非先王之禮

先王之禮唯諸侯於封內山川或以始封之君配而天子祭之則必取其有功於是山川者然則三代而後求合於禮如蜀人祭江當以李冰配楚人祭漢當以孫叔敖配孫叔敖引漢梁人祭漳當以西門豹史起配曹濮之間祭河當以王延世王景等配此其有功者也是乃合於祭法伍胥非有功於江者也若謂其素車白馬而主潮汐遂以配江是其說荒忽難信即果有之亦當別祭之不可即以配江世苟有講明典禮之君子必以吾言爲然至於春官神示諸祭各有配即各有尸不知其詳何若然大抵有功者即爲配主其事者即爲尸故墓祭則家人爲尸其餘亦皆可以推而知之

經史問答卷五

問 夔子不祀融與鸞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鸞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夔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并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則凡蔣邢茅遂皆不祭周公乎

答 是說也愚初亦主之近而稍疑其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二王之後直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固得祖天子矣即三皇五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皇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忽然而已

周以始封之君爲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然則禮何以無徵也曰存左傳不嘗云乎任宿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鸞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者非矣而吾於是推而通之同姓之諸侯未嘗不然夫同姓之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故魯有周廟祖文王鄭亦有周廟祖厲王非僭也顧亭林曰諸侯若竟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天下未有無祖考之人而况於有土者也毛西河亦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

經史問答卷五

九

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於東都則別有祔在鄭國而况天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得立高皇廟其遺意也曰如是則不已近於禘乎曰是又非也天子於始祖之所自出固未嘗有廟也五年一祭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以其遠固無廟也若諸侯之於先王則反有廟以其近也然而祭則未嘗敢以始封之君配之是乃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也故毛西河謂諸侯常有出王之廟則是若因此而謂魯可禘則又非也顧亭林亦是固二千年來之疑案而今始得和齊斟酌而定其說者曰是則然矣然先儒

謂楚當祭夔不當祭本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說也
今以左傳任宿諸國均主禘祀之文考之則於禮經不
合曰禮所云是為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同
則禮有異夫古之大夫共仕於一國之中則宗子祭支
子不祭是宗法也大夫以世而分族故桓族有季孟叔
三家則季氏以嫡為大宗孟叔以庶皆合祭於季氏以
季氏之祭合孟叔二氏之祖在焉故可不祭也諸侯則
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八子其為外諸侯則
魯也邢也蔣也內諸侯則宰周公也凡也祭也胙也茅
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繩之則惟魯得祭而外諸侯如邢
蔣內諸侯如自宰周公而下皆不得祭周公於禮可乎

經史問答卷五

故魯固以周公為始封之君宰周公亦以周公為始封
之君各為太祖之廟蓋周公身為太宰而子孫世守其
采邑其有廟無疑也凡邢而下不敢以周公為太祖入
五廟而亦未嘗不別立周公之廟是以義推之而必然
者也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以支子也其必別立周
公之廟者溯所自出也是固不可以大夫之宗法裁之
也即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多有變
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夔子不祀亦自
有罪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
亭林先生謂七七之奠本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
五五齋期七七皆易數也其說近於附會然否

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條則失之然此
乃其未定之說在初刻日知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芟
之矣蓋自知其失也七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
書孫靈暉傳萬季野曰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
李文公所作楊垂去佛齋說及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
道碑銘則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見援臯復之禮
以為緣起夫臯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十
九日之久者乎亭林於是乎失言

鷓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可謂知末俗之誤者矣然
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歿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若非
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以下者奠
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禮也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六

論語問目答范鵬

問一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得聞之

經史問答卷六

次之則子貢而卑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尚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平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經史問答卷六

問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

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稅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為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為一兆武仲一年而為二兆孺子一年而為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為即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僕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為國寶也則以大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稅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

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為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為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雅以愚說為然

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師後素功又是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

經史問答卷六

三

子合而引之即以考工之說為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

答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

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參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中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為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真注疏也朱子既知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茲此一句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為一說考工之又別為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嘵嘵強詞是則不足深詰也

經史問答卷六

四

商正建丑三統歷之明文也史記歷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決之

答索隱曰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為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為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歷議巴曰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歷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為殷亦建子蓋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

歷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歷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歷初不同於歲首如殷是也唐書一行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良維之首殷歷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歷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歷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曹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議曰漢太初歷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歷初今改正朔宜以丑月爲歲首子月爲歷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蓋三統之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紐所謂斗振天而進則律始於黃鐘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統也若定歷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

經史問答卷六

五

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無所憑以爲部也是亦義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歷初卽爲歲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歷則用寅或曰用殷歷則是用子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爲歲首不能以亥爲歷初也
問 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淵尚有問答或者卽以是年死然孔子尚在陳或曰已反於衛要之不在魯可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殮之其父何由請車爲槨如謂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子且門人厚葬又何由請之孔子

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饋祥肉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爲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

經史問答卷六

六

答 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爲世遠難信者是也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四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重書故與二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聲不遠至王肅以爲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
問 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

似非即夫子卒之年

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予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巳丑卒即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况安知其非七十三也

問 審武子為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為邦有道屬文公闕伯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樂武子將中軍而廩如魯乞師鍼為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句為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為公族大夫季

經史問答卷六

七

武子為司徒而公鉏為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為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為非幸決之
答 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為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字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戊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凡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寧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

子必從而為之辭以騰類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問 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考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即相也故符子曰孔子為司徒但魯司空為孟孫司徒為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為小司寇耳不過為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為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答 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任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奇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

經史問答卷六

八

後也晉之六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為上卿而武子之嗣為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為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為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為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為卿者前有滅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夫即武仲山奔而滅氏矣卿然而又有

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力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帥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

經史問答卷六

九

夾谷之相則正孔子爲卿之証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

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豫大事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蓋必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固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昧與

問 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間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請明示之

答 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

經史問答卷六

十

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殺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

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說也

然則淳于髡謂孟子居三卿之中蔡氏即以司徒三卿解之是耶否耶七國時似無此三卿也

經史問答卷六

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即以爲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況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唯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若蔡氏之言非也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即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是厄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

固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游夏之年皆尚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先生何以定之

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推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或曰絕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經史問答卷六

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下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即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見楚昭亦無據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惟

一第... 丹... 0 反...

是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爲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爲自宋適陳卽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所不可信者置之可矣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詰

問齊桓晉文正譎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宜有各爲剖析者乞示之

經史問答卷六 圭
答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太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齊母之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服則守禮讀載書

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鳴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疊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間則不過彼善於此

問固天縱之吾丈句讀甚新但果何出幸詳示其所自

經史問答卷六 酉
答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大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突過前人者問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爲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吾丈不以爲然願聞其說
答東漢泰山都尉孔佃碑陰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充公以爲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譏所答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

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云者如後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充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為即弟子而竹垞誤引充公之語欲以為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概弓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即以論孟言之已多傳會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為臣安見其為子路弟子也厚葬之請安見其為顏子弟子也一貫之問安見其為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為子貢弟子也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間有如此者不足信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竄祀典疑為鄒單之訛而闕之今乃據唐廣韻注以為

經史問答卷六

五

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充公之說本難盡信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為縣所役褒謂令曰為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即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問帖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邢叔明爾雅疏差為得之而終未能剖晰詳審願質之兩丈答帖本有三爾雅堦謂之帖古文作階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堦也至許叔重以為屏牆則又是一帖其累土以度物者又是一帖而累土度物之帖又有三有

兩楹之間之帖即明堂位所云反帖出尊及論語之反帖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度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為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帖以反之有堂下之帖乃明堂所云崇帖也蓋用之度圭者何以知度圭之帖在堂下觀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帖即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帖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為帖以度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帖而度爵度圭尊者用之度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度物者皆得曰帖是也堂隅之帖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儀於西帖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帖南蓋近於與者故謂之

經史問答卷六

六

西帖既夕記設楹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帖是近於交者則東帖也至屏牆之帖亦曰反帖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帖是也是乃以外向為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正所謂屏牆也蓋反帖與出尊相連是反爵反帖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帖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帖之反為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帖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帖強并於論語之反帖也賈氏不知帖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帖亦有三者而漫以為累土

之坵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豐爲坵。不知豐用木。坵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坵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坵。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坵者。亦屏牆也。再考廣韻。則葬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權厝。亦謂之坵。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見左傳。故先生以爲傳聞之詞。但子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并不可以言清。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

答。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爲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

經史問答卷六

七

叔敖傳。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爲傳聞之難信者。然孫叔實一爲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爲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說。因謂子玉爲呂臣子上之間。

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代其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非執政。子文並未罷黜。不至降爲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事。如知罃之稟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退居於葉。亦然。然則子文不爲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圍宋之役。子文先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証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惟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值晉霸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力。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爲仁。而於楚則

經史問答卷六

六

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大不可問。崔杼弑君。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強。然文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弑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觀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是又絕不可與蘧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蓋陳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看左氏。踪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弟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可以爲其所欺也。

問 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定在乞示之

答 中牟有二其一為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為鄭之中牟三卿既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為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即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為趙都當在潁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

經史問答卷六

九

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為趙之中牟當在潁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為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腳注亦強

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畧為疏証而得之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郡耶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為扞城晉衛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予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

經史問答卷六

十

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于趙不待言矣

問 諫文節公疊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為殷王蓋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與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既死始降王而為公以封微子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疊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答 是說也穆堂閣學最賞之以為足徵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為然澗泉之書今不傳若疊山之取之則固有

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閣學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

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爲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

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禮信正桓公，豈自

經史問答卷六

爲是乎

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庭燎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上卿之燕禮也，塞門

等事則居然行之矣。果守禮則雖君強賜之亦不受也。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

於畏水火如何。集注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注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

注馬融之說，集注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微子去之，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是亦

答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妄，東谷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即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闇公不知復位之卽爲復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郟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其證也。然否？

經史問答卷六

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

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王厚齋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

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鈕擊之，與一人

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

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先生昨數七十二弟子卒於夫子之前者，何以不及顏高，是必有說。厚齋先生考古最嚴，獨是條稍不審，按孔門之顏高

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亞聖與伯魚之死其年至今莫能定況其餘乎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審正矣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是則厚齋之疎也已

經史問答卷六

三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七

大學中庸孟子問目答盧鎬附爾雅

問 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只是曲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

答 此朱子之說也而寔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發則油然而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可以謂

經史問答卷七

一

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即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

問 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

答 以其為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心齋是說乃其自得之言蓋心齋不甚攷古也而不

答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為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既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之禮也直至既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歸之俎同姓則燕其說明見楚茨之詩

問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為上座不與衆齒然否

答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攷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

經史問答卷七

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為序而已

問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察之說甚佳然則朱子竟以平治二字詰之得無過與

答均字亦只得詰為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

分四鄉頒軍令是用強國子產之正封漁定廬井是用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嘗說到平治極處

問身有所忿憶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為未盡願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答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所忿憶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

畏而畏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進而上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戒心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說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樂佚游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目蓋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街上錯路也

問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孫圉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必有意而方相山以為非未知誰是

經史問答卷七

答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謬

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其實粗疏不足依據

即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專而稍改其面目然又

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

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况昭

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

真妄人所造也又叅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

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太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人

及觀李固傳所上疏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懷然爲之罷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豈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爲異聞，疏矣。

問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文子，司馬子期之子，而不見於內傳，不知卽淮南所云魯陽文子否？所謂

經史問答卷七

六

梁者何地

答 是時有三梁，曰少梁，曰大梁，皆非楚地，曰南梁，則惠王之所與也。內傳所謂襲梁及霍，卽其地也。酈道元曰：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蓋周之南，楚之北也。其地尚有魯公陂，魯公水，又謂之陽人聚，秦遷東周君之地，然則本周地是時已入楚，但淮南所稱魯陽文子與韓戰，歷戈挽日，是時安得有韓諸子故多誕妄，不足信也。子期之子見于內傳者二，曰寬，曰平。

問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子謂義無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朱子謂氣無義則餒。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而朱子力闢之。然考之程子，則無是餒也，便

是氣無義以爲配，則餒。故必有事於集義，是卽忠公之說也。何以朱子不從也？如程呂，則上下文本一氣，如朱子，則是兩扇，義無氣則餒，是別有養氣之功，氣無義則餒，是雖善養而仍須集義，得無失之支乎？願求明教。

答 程呂之言是也。自有生之初而言氣，本義之所融結而成，渾然一物，並無事於言配也。有生之後，不能無害，則義漸與氣漓而爲二，故必有事於義，使之與氣相配，是以人合天之說也。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

經史問答卷七

七

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本自了然，不知朱子何以別爲一說，以爲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是萬不可通者也。故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非之，梨洲先生亦非之。

問 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或謂陽虎當時枋政，雖陪臣而儼以大夫自居，聖人亦適以應之。夫歌雍反坫，臺門旅樹，在當時之僭妄固不足怪，况陽虎當逆節未萌時，已欲以瓊璫季孫，不顧改玉之嫌。

則其枋國亦又何所忌憚但陽虎卽以此來要之聖人必無誦身避禍如陳仲弓之於張讓者非天子無所稽首孟武伯且知之豈孔子而反有愧焉或以周禮除上大夫卽正卿外尚有小司徒小司馬諸大夫而左氏有邑大夫家大夫屬大夫論語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之說以曲解陽虎之可稱大夫然小宰以下諸官乃副貳而非家臣又皆以公族居之如臧孫氏施氏子服氏之流若家大夫邑大夫輩則雖冒大夫之名而實則士故必冠之曰家曰邑又安得援大夫之例以臨士而士亦竟俛首以大夫之禮答之者敢問所安

答前說本漳浦蔡氏後說本蕭山毛氏皆非也嘗考小

經史問答卷七

八

戴禮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暇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冤陽虎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乃至汝漢淮泗之水道亦悞舉之則此節禮文或隨舉而偶遺所以有失要之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若孟子下文謂陽貨先焉得不見亦未能發明孔子之意蓋使

陽貨以大夫之禮來雖先不見也孟子才高於此等不無疏畧耳曾記明徐伯魯禮記集註中微及此意而未盡愚故爲之暢其說

問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邠卿謂周公以管叔爲弟管叔以周公爲兄而朱子更之如邠卿則似於孟子之文不順但先生曰周公自是文王第四子請言其詳

答太史公以周公爲行在第四是管叔之弟賈逵以爲行在第七則并是蔡霍二叔之弟邠卿以爲行在第三則是管叔之兄賈逵所據蓋左傳富辰所次文昭之序但富辰之言似是錯舉非有先後如謂實有先後則畢公在十亂之中毛叔亦奉牧野明水之役而均少於康

經史問答卷七

九

叔聃季萬不可信况如富辰之序是蔡邠霍皆周公兄畢馳之盟魯衛均在但聞蔡爭長於衛何以不聞爭長於魯是又了然者也然則賈逵之說不問而知其非若史公之與邠卿諒必各有所據然史公與孟子合朱子所以從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爲兄則邠卿恐非矣

問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而孫疏以顏讐由爲顏濁鄒其說誰是

答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讐由卽濁鄒孫疏之言

是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為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為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

問 梨洲黃氏謂夷羿篡逆之罪滔天，何暇屑屑校其師弟之罪，况有窮死於寒浞，非逢蒙也。蓋古司射之官多名羿，逢蒙所殺，別是一人，非夷羿，然否。

答 孟子不過就所傳聞論之，不必及其篡弒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誠有此說，然謂有窮死於寒浞，以是知其

經史問答卷七

十

非逢蒙，則又不然。王逸注楚辭曰：羿田將歸，寒浞使逢蒙射殺之，非明證與。左傳曰：寒浞使家衆，蓋亦指逢蒙也。况後世如王莽司馬昭劉裕之徒，豈必手自操刃者。此等皆所謂無關大義，不足深攷者。黃氏之學極博，是言蓋本之吳斗南，然亦有好為立異之失，不可不知也。

問 孟子弟子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一十八人，皆本趙注孫疏，乃勝更明有在門之文，即趙注亦曰：學於孟子而祀典遺之，朱子僅取一十三人，又去其五，願聞其說。

答 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邱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

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為然。浩生不害，益成括，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為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為季孫問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沿而未正，與以高子為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為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為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即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為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為告子。孫疏疑以為告子，而

經史問答卷七

十一

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為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益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於孟子，非質言其為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勝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為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

問 然則先生以告子為公孫龍子之師者，何據。

答 是東萊先生之說，而厚齋引入漢書藝文志疏證者也。蓋以其自羽白雪白玉白馬之問答也。孟子殆以其矛刺其盾也。

問 告子名不害見趙注厚齋又曰告子名勝誰是

答 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為字也

問 事親從兄之道孟子以括仁義知禮樂五德朱子於禮則曰節之密於樂則曰樂之深似原未嘗以制作之禮樂言之故蔡文成公謂足蹈手舞不必泥在樂字說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先生以為不然何也

答 蔡氏之說蓋求合乎朱子不知其不合於孟子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為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

經史問答卷七

十一

長長民興弟為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為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為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為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文成以為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豈必究其極而言之而後見孝弟之無所不包若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

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是愚說足以包文成之說也文成之說未足以包愚說也况朱子亦未嘗謂禮樂祇就虛說也

問 先生之說令人豁然乃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於禮樂之實總未能盡故事親如曾子孟子亦祇曰可也然否

答 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忝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終是本領不到其餘

經史問答卷七

十一

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為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况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鳴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曾子固尚未造乎此

問 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

耶則三代以下竟無足語此者矣。

答曾閔亦自是造得九分矣。曾子以哲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大是不易。到此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但校之聖人或尚少差耳。

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汶陽其說果何所據。

答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

經史問答卷七

南

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祓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有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羸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羸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逆滅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

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闕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謹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謹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問爲諸侯憂朱子以爲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注以爲

經史問答卷七

五

列國諸侯梨洲黃氏主古注若據本文原不屬天子言則與上節之爲諸侯度不同似當以朱子爲是。

答古注之說校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曠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屏履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宰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况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愚故謂古注亦不甚異於朱子也。

問社稷變置之說邾邾但云毀社稷而更置之則非更

其神也故朱子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則與國君之變置不同孫疏曰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其說異于本注梨洲黃氏主之當何所從

答當以孫疏為是蓋古人之加罰于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示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于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于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

經史問答卷七

七

命之不常天之難謀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以其賊履之氣責報于天文過于已足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為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其正神則無從易也蓋先王所以設為配食之禮非但為報始已也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為難必藉人鬼之素有功于此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為五帝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有之社以勾龍稷以柱與棄是也故梨洲謂郊祀配天固是尊其祖父而亦因其祖父之功德之大足

以與天相通藉以達其感孚昭格之忱此實有至理精意焉然則社稷不能止水旱又何咎之辭但是可為賢主道而不可為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尚以為不可况其進于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為慢神之戒

問厚齋援唐人李陽冰之說以証朱注則似變置反以報社稷者似非孟子所謂變置也其說如何

答厚齋所引陽冰之事得其半失其半按陽冰令縉雲大旱告于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

經史問答卷七

七

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于神而更新之不為罰而為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厚齋于其未雨以前之事不序則不足以証更置之罰矣陳后山曰句容有盜遷社稷而盜止是則足以証朱注者問漢人以禹易社之配宋人以契易稷之配豈亦因水旱而有更置耶其說安在

答是則妄作也以禹配社猶可以契則謬矣商先公之有功水土者有冥然可以配社不可以配稷

問左氏昭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蓋亦變置之意也而子產以為

非是其說與孟子異先生以為若何

答 斬木其實是古禮卽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為非者卽愚所謂未可輕言之意須知古人于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祀自任者

問 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其說誰是

答 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蓑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

經史問答卷七

十一

乃伊尹之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為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弟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為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于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愚非

敢學先儒之疑孟亦因都講之問欲持其論之平耳問 宰我不死於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於堯舜之語以為當在孔子身後闔潛邱極稱之而吾丈以為不然何也

答 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為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為簡公死非為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為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為闕止之說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謹若以賢於

經史問答卷七

九

堯舜之語為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孔子之卒高弟蓋多不在如閔子仲弓漆雕開皆絕不見疑其已卒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則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于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冉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宰我於史記家語不載其年雖未知其長於子貢與否然此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先死又何疑要之此等事去古遠無足深考潛邱之言多見其迂問 孟子在宋或以為辟公時吳禮部據孟子稱之為王以為康王假也康王之暴孟子何以肯見之故亦有以為辟公者然恐以禮部之言為是

答 潛郎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觀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勝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則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知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畧

問 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証之所紀畧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為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事然如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况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

不相接

經史問答卷七

三

答 章子見於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為父所殺埋于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為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為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

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其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為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為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則誠如賢者所疑威王未嘗與秦交兵前此當秦之獻公正所謂六國以戎狄擯秦之時其後則孝公方有事于攻魏故威王三十六年之中無秦師齊秦之關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為誤編

經史問答卷七

三

于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問 京山先生解孟子謂陳侯周非其名按之史記誠然顧謂周者忠也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梨洲先生取其說是否
答 據史記則陳侯固不名周但左傳史記世本諸家所載諸侯之名異同亦多如左傳鄭子儀在史記則曰子嬰左傳鄭僖公髡頑史記則曰惲而小司馬又曰髡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曰突滑左傳宋景公樂史記則曰頭曼漢書古今人表曰兜樂史記宋王偃荀子作獻漢書律歷志魯諸公名尤多殊班氏以小字附于下蓋多出世本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則安在陳侯名周不又

各有所本，可不必深考也。至京山訓周爲忠，歷証之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小雅、皇華篇、左傳、穀梁傳、國語，皆有之。則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未嘗不可。但謂司城是殉陳而死者，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愚未敢信也。

問 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尚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大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答 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抄今旁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卽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卽謂荆公得龍睛，曾魯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經史問答卷七

三

問 爾雅釋言律適述也，郭注以爲叙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答 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粵越通。詩：適駿有聲。注以爲與聿同。然則曰：粵越聿適，五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爲叙述者是已。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問 爾雅水自河出爲灑，漢爲潛，江爲沱，汝爲潰，淮爲許，見於尚書與詩，而濟爲澗，汶爲瀾，洛爲波，渦爲洵，潁爲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邢疏漏畧不詳。

答 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卽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爲灑，當在雷

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謬也。若說文以灑爲汜水，亦非也。江之爲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荊州之沱、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湔江，而湔爲蜀相開明所鑿。酈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則二水爲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師古所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爲潛，卽水經之潛水，篇然亦尚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爲潛，則許者實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以爲游水，汝爲潰，卽漢水。非河水篇一名汾水。毛傳誤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尚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

經史問答卷七

三

了也。而况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爲澗，則道元以爲定陶汜水，汶之爲瀾，道元以爲岡縣闡亭之泚水，是亦以瀾之合于闡而言之。洛之爲波，道元以爲門水，潁之爲沙，道元以爲灑水，唯渦之爲洵，但引呂忱之詁而無其地。汜水洗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蕞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灑水也。

問 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 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卽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魏書有蔡水，卽沙水。胡梅洞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

問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

答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瀟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廬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問論語蕭牆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為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

答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牆是屏牆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蕭字解蕭字亦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為廟之屏故以取蕭為證謂援神怒以休季孫則其說誕矣

經史問答卷七

五

問爾雅釋草鈞芡據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

答說文鈞芡一名苦芡則是重名邢疏誤也

問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為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

答藥地不能審別偽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

經史問答卷七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八

諸史問目答郭景兆

問姜湛園論文謂先秦以上莫衰於左傳而重振於國策其說前人未及豈國策反能出左傳之上

答是湛園好奇之言也左傳所志多實事二百四十年典章在焉國策所志多浮言大抵一從一橫皆有蹊逕前後因襲若就中實有義理可按卓然關於世教如輔果締疵之先見豫讓之報知伯匡章之不欺死父信陵君之諫伐韓魯連之卻秦王孫賈之母君王后之父卽墨大夫之告王建李牧之枉死吳起之對魏武莫敖子華之對楚威魯共公苑臺之對魏惠莊辛之對楚項襄

經史問答卷八

一

不過十餘篇而樂毅父子去國之詞荀子之謝春申亦庶乎可取此外則虞卿陳軫尚畧有可采以其言雖不純而一為趙一為楚較異於儀秦之徒也其餘令人一望生厭何可與左傳比也顏蠋王斗二篇亦或可節錄然已涉於夸矣

問齊宣王伐燕事孟子所親見也荀子亦親見而以爲齊湣王國策在燕則宣王在齊則湣王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吳禮部校國策亦力主孟子究竟誰是

答當以孟子爲是但如此則必須依通鑑增宣王之十年減湣王之十年然後可合東萊大事記亦如此蓋孟子所述確是滅燕之役東萊先生欲爲調停謂宣

王伐燕乃指前此十城之役夫所取十城安得云倍地又安得云置君不可通也唯是史記年表固不足信而通鑑亦是以意定之非有所出終屬疑案非二千年後人所能懸決

問 司馬穰苴國策以爲潛王相與史記異

答 吳禮部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殺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爲閔王却燕晉而國策妄以爲景公時按史稱齊威王論次古兵法附入穰苴而策以爲潛王相故禮部主之蓋景公時齊甚弱欲奪晉弱而不能欲禦吳侮而不克則穰苴之傳謬矣

經史問答卷八

問 漢志引六國春秋或曰卽國策是否

答 恐非也六國春秋當別是編年之書而今不傳國策之例恐近外傳蓋自哀公二十七年後當有六國春秋一書而後楚漢春秋繼之然七畧已不載是書其亡久矣太史公采國策止九十三事則其餘所采或有在六國春秋中者亦未可定也

問 李牧之死國策則極寬史記則言其不受命捕得斬之二說迥異通鑑主史記東萊大事記主國策誰從

答 趙策中此篇最足感動人令讀者流涕史記不知何以不用吳禮部曰蓋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加之牧是也須知牧既不受代當時趙將誰能捕之者其安明

經史問答卷八

矣第趙策中前後汚以司空馬之謬語令雄文反減色愚特芟去其前後另爲一篇其文曰韓倉惡武安君於趙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縲病鈞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縲請出示出之袖中狀如振柶纏之以布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趨甚疾出門舉劍臂短不能及街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吳禮部曰潛李牧者諸書皆言郭開策文下篇亦然但郭開卽諫廉頗者其與韓倉必亦有差誤予謂或自郭開與韓倉比共陷牧亦未可定也要之忠貞恭順如牧而以爲拒不受代而誅則枉甚矣

問 吳禮部校國策亦有譏之者其究若何

答 禮部於是書甚勤密遠過縉雲鮑氏本其譏之者明學究張一鯤之言也惟是禮部發學故有尊信大事記過甚者要之其考據則得十之九一鯤何足以知之

問 田單晚年不見於史吳禮部校國策以爲避讒於趙

答 是乃禮部發前人所未發大畧當不錯不然以安平之材何以自攻狄之後一無所見於齊及其相趙所立功亦甚少而是後遂亦不見於趙則安平之見幾保身

又不欲負其宗國以為人用蓋遠出於時人之上六國大臣雖信陵君不能及矣惟是襄王之悖不足論君王后既聽政任宗臣之野死而不返亦何待乎王建而始亡也

問 聊城之事吳禮部主國策非史記不知誰是

答 禮部所考定最審

問 國策之事多難信東萊呂氏固嘗言之然如六國獻地於秦自是實事所以通鑑亦載焉昨聞先生謂其中亦多漫語何也

答 秦所取六國之地韓魏最先次之者楚其後及趙然所取者必其為秦之界上而後得有之今策言張儀一

經史問答卷八

四

出趙以河間為獻燕以常山之尾五城為獻齊以魚鹽地三百里為獻非不識地理之言乎河間常山秦亦何從得而有之况齊人海右魚鹽之地乎以秦之察豈受此愚又累言文信侯欲取趙河間以廣其封文信封河南當在韓周之交何從得通道於河間吾不知作策者何以東西南北之不諳而為此謬語也

問 徐廣謂中山立於威烈王時西周桓公之子而先生以為謬願聞其說

答 中山即是鮮虞其種乃白狄至春秋之末已有中山之名入七國滅於魏而復興卒并於趙當春秋之末晉尚無若中山何而謂周能滅之而封宗室於其地無是

理也然自徐廣酈道元皆為此言莫有能正之者要之鮮虞未嘗為晉滅則西周桓公之子安能封於其地此易曉也若國策謂中山君嘗為楚伐而亡則又屬野人之言中山於楚真風馬牛楚雖強不能越魏踰趙過代而集矢於中山故吳禮部但謂司馬子期非楚公子以斥鮑氏之謬而不知策文之本妄中山必不受兵于楚也如策文所云羊羹蓋襲華元之事所云壺食蓋襲趙盾之事本附會也中山亡於魏魏使太子擊守之其後不知何以復立蓋中山去魏遠魏終不能有之是以失守而策述趙桓子之謀以為中山復立之故亦非也魏世家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小司馬以為是即

經史問答卷八

五

中山之復立者恐非也是時中山蓋尚屬魏故其君入為相如孟嘗君之相齊耳若謂是復立之中山則不應舍其國而相魏也要之中山復立之年當在魏王二十八年之後

問 平原君料白起廉頗之長其文極可喜今但見於漢嚴尤三將序春秋後語二書亦屬後世所無而諸傳記引之者先生以為國策有之何所據

答 見章懷後漢書列傳第八卷注中

問 河渠書歷序春秋以後諸侯變更水道之詳班氏溝洫志亦引之乃古今川瀆大掌故而小顏小司馬俱未及詳箋願縷晰之其曰禹疏九川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是跨豫徐荆三州之界源流若何

答鴻溝卽地理志所云狼湯渠水經注作葭蕩渠通典作浪滔渠一也志曰河南郡滎陽有狼湯渠首受濟水東南至陳入潁卽水經注之渠水篇也是鴻溝之經流志曰陳留郡陳留縣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陽夏入渦渠卽水經注渠水篇中附見之魯溝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曰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向入淮卽水經注之陰溝水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曰梁國蒙縣獲水首受菑獲渠水東北至彭城入泗按陰溝水之支爲汲水次爲獲水卽水經注之汲水獲水

經史問答卷八

六

一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曰陳留郡浚儀縣睢水並受狼湯渠水東至取慮入泗卽水經注之睢水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蓋志所載狼湯渠之源流五合之則爲鴻溝今以水經注質之狼湯渠至尉氏始有鴻溝之名鴻溝又曰沙水自新陽入潁以入淮而支流自義城合渦水以入淮狼湯渠之東出爲官渡水秦人引之爲梁溝卽陰溝水也又東爲汲水爲獲水入泗以入淮而沙水之至浚儀者又合汲水爲睢水以入泗其所周流正值鄭衛曹宋陳蔡六國之境

鴻溝不知誰所爲閻潜邱曰蘇秦說魏王云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以前有之晉楚戰於邲邲卽汲水則

春秋以前有之予謂所証不止於此國策景舍伐魏取睢歲之間是睢水亦見於戰國水自渦出爲洵是渦水見於爾雅水自潁出爲沙是沙水亦見爾雅而沙汭並見於左傳其未遠矣乃酈道元則竟曰大禹塞滎澤以通淮泗又曰昔禹於滎陽下引河以致東坡之徒遂謂鴻溝是禹跡則大謬也夫酈道元滎州之川滎洛誰謂禹曾塞滎者奈何并河渠書不諦視也宋儒唯黃文叔言此不謬

經史問答卷八

七

予既斥道元滎澤之非復取水經注反覆求之乃知鴻溝之跡實始於徐偃王道元引古徐州志言偃王導溝陳蔡之間以水道按之正沙水之地界也蓋偃王首開鴻溝其後如魯溝則吳人所增開卽國語所謂商魯之溝者故一名宋溝而梁溝則秦人所增開陸續穿鑿遂爲鴻溝支流諸水而經流則實偃王始之故予謂通淮濟者始於徐繼於吳皆是霸者而卒於秦政二千年以來未經考出今始得之

問其曰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何也此事在諸書直無可考

答地志曰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夏水首受江入沔水經注有夏水篇然不及通渠事唯皇覽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蓋指此但雲夢已見於禹貢固非孫叔所作但引沮水以入之所謂通渠者也漢水一

名沮水斯事足補水經之遺

問其曰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何也是乃吳事不知何以屬之楚

答厚齋先生曰吳之通水有二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在哀十三年此自淮入汴之道是江淮之通因屬吳馬班於此似有誤然愚細考水經注則楚亦似有通江淮之事水經注瀨水篇瀨水合泚水無水篇無水亦合泚水而泚水篇泚水合澧水以入淮是皆淮之屬也乃泚水篇泚水又合堵水又合瀨水無水以入清水堵清二水則皆漢之屬也蓋

經史問答卷八

八

南陽之地淮漢並行其水已有互相出入者皆在新野義陽一帶江淮未會而淮漢已通吳之力所不及也是非楚人通之而誰通之夫淮通漢則即已通江矣是吳之通淮於江者在下流而楚之通淮於漢以通江者在上流也史記之言亦別自有據也左傳楚人伐隨師於漢淮之間蓋其証也
蓋川瀆之亂河先與汝通則鴻溝是也通汝者通淮之漸也已而淮先與漢通則泚水之合於堵水清水是也通漢者通江之漸也及邗溝開而江遂竟通於淮商魯之溝開而淮遂竟通於河
問其曰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願聞其說

答地志曰中江自陽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入海南江自吳入海此三江之道也五湖則即震澤禹貢時之大江本不與五湖通相傳吳人伐楚用伍胥計開渠運糧而江湖之道無阻今其地有伍牙山有胥谿可証其說見於高淳漢圖經按左傳哀公十五年楚子西伐吳及桐汭此舟師入湖之道也而或曰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則似已有入湖之道事在伍胥之先則或壽夢以來已有此渠而伍胥特脩治之乎世遠不可得而詳矣要之史公所云其指此事無疑若非史公此語則又將指為三代以前故道矣
問其曰於齊則通淄濟之間何也

經史問答卷八

九

答地志曰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濟即齊所通也但淄水經流入海其支流則齊人導之由形水以入濟地志亦微有失
問其曰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畢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即華陽國志所載否
答是也三代以後變更水道者皆有乖地脉不合川瀆之性惟李冰所經營有大功顧史公不列之循吏傳但畧一見於此向非華陽國志至今存則李冰之詳不可得聞
問三代後之變更止於斯耶抑或有遺
答大畧亦祇此淮與濟通江與淮通淮與漢通漢與雲

夢通江又與震澤通濟與淄通禹貢之水道無完瀆矣其餘惟齊桓公塞九河見於緯書鄭康成采之又趙惠文王徙漳河世家惠文王十八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巨浸而其詳不可得聞水經注漳水篇亦不及而春秋時楚之孫叔敖開芍陂則有功於淮南者爲正史之所畧

問六國世家其紀事莫如趙之誣謬者不特屠岸賈一事也如宣孟之夢簡子鈞天之夢原過三神之令主父大陵之夢孝成王之夢何其言之麗而怪與謂非緯候之先驅不可矣

經史問答卷八

十

答是盡當芟除者也其中紀事之失尚有昔人所未及糾正者惠文王十五年卽燕昭王之二十八年也以師與燕伐齊大捷燕人遂深入取臨淄是時齊襄王保莒田單保卽墨而餘地皆入燕乃曰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燕厲爲齊遺趙書游說趙乃不擊齊夫當時之齊區區二城耳秦何所利而擊之卽擊之又何所畏而必與趙共擊之其謬一也乃下又曰是年廉頗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是鼓地春秋末已屬晉至是原屬趙非齊地且齊是時所有祇二城安得尚有餘邑爲趙所取其謬二也乃下又曰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按樂毅甫徇齊地及二城不下遂守之并

未嘗歸燕何從將趙師而攻魏其謬三也乃下又云十九年趙奢將攻齊麥邱取之是時齊亦尚止二城麥邱屬燕其謬四也乃下又云二十年廉頗將攻齊按是年樂毅尚在齊次年田單始敗燕軍復有七十餘城當前一年齊無可攻其謬五也蓋惠文王此五年中無一事可信不知史公何所據而志之而廉頗本傳惠文王十六年伐齊取陽晉不作昔陽然亦非也

問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既有昭侯焉得又有悼公答小司馬曰姬亦作玘則卽李斯所云韓玘爲韓安相者也斯與韓安同時其謂玘爲之相必不錯則玘乃亡

經史問答卷八

十一

韓之相但玘相安而安亡非弑安也世家此句是誤文當芟去韓先稱侯後稱王無所謂公亦無諡悼者小司馬曰或是鄭之嗣君按韓自哀侯已滅鄭昭侯時無鄭矣六國世家韓最畧由李斯之言推之玘是王安之時專權者故以之比趙高若昭侯時申子爲相安得容小人如玘者乎

問燕世家不載昭王好方士之事而封禪書中微及之昭王賢者不應有此

答齊威宣二王燕昭王晚皆惑於方士雖世所傳王母謂燕昭無靈氣之語不足信然燕齊方士之所聚恐或有之唐憲宗武宗皆英主何嘗不以方士損其業乎

問 虞卿傳古無言其錯者昨始聞之願詳示

答 據范雎傳則魏齊之亡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其時虞卿已相趙棄印與俱亡而因於大梁虞卿傳謂其自此不得意乃著書以消窮愁則是棄印之後虞卿遂不復出也乃長平之役在昭王四十七年史公所謂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者反在棄印五年之後則是虞卿嘗再相趙矣何嘗窮愁以老而史公序長平之策於前序大梁之困於後顛倒其事竟忘年數之參錯豈非一大怪事也

問 荀卿傳葬蘭陵而國策謂其歸趙且錄其絕春申之書誰是

經史問答卷八

三

答 恐是國策為是荀子書中有與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前一事荀子久於齊事在孝成王之前由齊如楚即為蘭陵令則何由見孝成乎故知其為自楚歸趙也史記言春申死而荀子廢今觀國策拒春申之書其辭醇古非荀子不能為也則或者荀子辭春申而去及春申死荀子以甘棠之舊復游蘭陵而卒焉亦未可定要之其會歸趙固無疑者

問 范雎傳廢太后逐穰侯國策同而朱子曰皇極經世只言秦奪太后權未嘗廢也或曰經世不足信

答 宣太后以憂死是實但未必顯有黜退之舉蓋觀於穰侯尚得之國於陶無甚大譴其所謂逐者如此則所

謂廢者亦只是奪其權也是時昭王年長而宣太后尚事事親裁之此便是不善處嫌疑之際一旦昭王置之高閣安得不憂死故人以為廢

問 呂不韋傳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何許文信侯之過也

答 太史公不知道於此見之不特不知所謂達亦不知所謂聞孔子所謂聞者只是論篤色莊一流其在有位便是五伯假之一流不韋乃是亂民豈可語聞太史公見其呂氏春秋一書而以為聞陋矣

問 潛邱謂白圭仕魏當文侯時一見史記貨殖傳再見鄒陽傳其為文侯拔中山下逮孟子游梁之歲七十餘

經史問答卷八

三

年邠卿誤以為即孟子之白圭而林氏又增益其說不知為又一白圭也

答 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別有一白圭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以不一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

問 史記衛世家頃侯厚賂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是頃侯以前乃伯也顧寧人曰索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旋邱責衛伯之文可據然非太史公意且古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諡者

答 康叔明以孟侯稱非伯也衛初封即是侯爵故祝鮀曰曹為伯甸是其証也其後稱伯者或昭王以下之所

降黜至頃侯而復之

問蚩尤據管子則是造五兵者黃帝之臣也而古多言蚩尤與黃帝戰於阪泉則是諸侯之不終者三朝記則又曰蚩尤庶人之貪者許慎據之以為造兵非蚩尤乃黃帝也賈公彥調劑其說以為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祭蚩尤於沛廷夫黃帝使蚩尤造兵則蚩尤是黃帝賢臣如竊黃帝之兵而與戰則不止於庶人之貪者豈可祭也吳斗南曰漢高所祭是蚩尤之星殆亦不得已而為之辭而杭堇浦力詆之謂高祖立蚩尤祠於長安宣帝則祠於壽良後漢詔馬嚴過武庫祭蚩尤不以為貪鬼且壽良乃蚩尤之家所在豈是星乎

經史問答卷八

高

藝文志兵家有蚩尤二篇則許吳之說俱不足信是否蚩尤為黃帝造兵自是作者之聖豈有倡亂之理而阪泉之戰則古來傳記俱有之愚疑造兵之蚩尤是一人阪泉倡亂之蚩尤又是一人蓋黃帝在位久故其後有聞蚩尤之名而即以為名者以之弄兵惑眾如古來作射之人名羿而有窮之君亦以為名此其証也後世所祭則造兵之蚩尤非阪泉倡亂之蚩尤也且造兵之蚩尤冢在壽張見於皇覽而阪泉倡亂之蚩尤死於涿鹿誰為遠道葬之壽張者乎是亦可以見蚩尤之有二也至於蚩尤造兵故即以司兵之星名蚩尤高祖所祭自未必是星也

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夷如淳曰章邯之司馬也然則別將二字是贅文

問高祖至南陽襄侯王陵降晉灼小司馬以為即安國侯王陵也師古以為非義門曰王陵起於南陽則安國侯即襄侯蓋其初所稱封爵也不知是否○韋昭謂襄當為穰蓋字省而臣瓚小司馬以為穰是韓成所封陵當封於江夏之襄是否

問高祖本紀迎大呂后時因王陵兵於南陽功臣表陵聚眾定南陽陵本傳亦有之張蒼傳陵救蒼之死於南陽是安國侯即襄侯矣義門之言是也襄當作穰蓋

經史問答卷八

五

即南陽之地江夏則不相接矣韓成之封以元年是時陵何妨自稱穰侯也

問亞父范增如淳援管仲以為例而貢父曰仲父自是管仲之字亞父亦增字如淳妄說

問然則呂不韋之稱仲父何也貢父亦偶未之思耳

問項王自據梁楚地九郡是何九郡也
答九郡從無數之者其中須大有考正據班志數秦置三十六郡之目秦於楚地置十郡則項王所得楚地凡六郡曰漢中以封高祖曰九江以封英布曰南郡以封共敖曰長沙以為義帝都而項王所得曰東海曰泗水曰薛曰會稽曰南陽曰黔中是也秦於梁地置三郡則

項王所得梁地凡二郡曰河東以封魏豹而項王所得曰東郡曰碭是也然則僅得郡八不得九矣及考史記秦初滅楚置楚郡次年置會稽郡而班志於楚郡不書乃知其有漏也蓋秦之先得楚地而置郡者曰漢中曰黔中曰南郡曰南陽在未滅時及滅楚但置楚郡所統甚大次年乃盡定百越而置會稽然楚郡所統過廣故分而為九江為長沙為東海為泗水為薛而楚郡但統淮陽一帶班志失之則九郡之數不足今以楚郡益之適得九郡之目胡梅磧曰秦置楚郡班志不見蓋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其實大謬會稽不在楚郡之內史記甚明而鄣郡並非秦置秦之所分凡得郡五而楚郡亦未嘗廢蓋三十六郡之數京師為內史本不在其內班志誤以內史亦當三十六郡之一故失去楚郡而不知也

經史問答卷八

六

問 因九郡而并知班志三十六郡之漏乃信考古之難
 答 不特此也史記於三十六郡不詳其目前志於三十六郡有東海而無黔中續志於三十六郡有黔中而無東海既各失其一而又皆失去楚郡則實止三十四郡矣故亦自知其不足則以內史充其一又不足則以晚出之鄣郡充其一而三十六郡始完裴駟注史記但據續志而不參前志於是晉志因之厚齋通鑑地理通釋亦因之梅磧注通鑑亦因之以為續志必同於前志而

不知其亦不合也蓋嘗反覆考定而後得之詳見愚所著漢書地理志考證文繁不能悉舉也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九

諸史問目答虛鎬

問彭城之役檄曰悉發三河兵南浮江漢以下史記注皆不得其說而師古畧之梅磻先生以為一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下之軍何也

答史漢之文多於本篇不見乃互備於年表與列傳而此事則竟失之然韓信用兵大都如此如伐魏豹則大軍由夏陽而別遣棘邱侯由上郡攻其背是也水經注曰高祖二年置長沙郡又置黔中郡是蓋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之都而黔中則

經史問答卷九

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江漢之地過此三郡共敖守南郡漢兵尚未得至其境是足以補遺問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劉放曰河南韓魏殷趙也吳仁傑曰塞翟魏韓趙也其說誰是

答雍方被圍自不與五諸侯之列塞翟早已亡國河南殷亦亡而常山間關入漢無兵則諸家所數祇韓魏趙為可信乃吳氏謂塞翟二王雖降尚如魏豹之得君其國以兵從行吳氏所以為此說者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二王置二郡而漢書則曰二年六月雍亡之後始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為史記之誤塞翟未亡則足以充五諸侯之列矣而不知又不然史記於元年八月書置二郡者高祖既滅二國定其疆也漢書於二年六月書置五郡者高祖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也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未嘗不與史記同吳氏知其一不知其二而謂塞翟尚如魏豹之得君其國不知功臣表又有曰棘邱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則翟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敬市侯闡澤亦以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塞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安得謂二郡至二年八月始置乎且塞翟項王之屬也使是時

經史問答卷九

尚以兵從必全軍入楚不肯隻身亡去矣曰然則五諸侯之二竟為誰曰魏王之從軍見於其傳韓王之從軍見於異姓王表趙相陳餘以兵從亦見於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於淮陰之傳蓋齊人亦以兵從也是五諸侯之四也其一則殷曰子方謂塞翟不在有國之列而忽以殷當之是自背其說也夫是時漢之置河內郡明矣曰高紀誤也有証乎曰有功臣表闡澤亦由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夫殷尚有相則卽尚有國不然當曰河內守矣蓋殷已降漢故漢為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及彭城之敗卽死始置郡耳是又五諸侯之一也乃知是時所滅為塞為翟為河南而魏與殷不與焉塞翟已滅而反

以為未滅殷未亡而反以為已亡甚矣其舛也且諸公亦自參考史漢不甚密耳史記陳平傳曰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是即司馬印降漢事也曰項王使平擊降殷王是明言殷降漢而未亡故復降楚也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是即漢王擊印之兵以入彭城事也漢書亦同然則殷之未亡明矣蓋史漢二本紀及表並誤幸陳平傳及功臣表可以正之而五諸侯之數完

問 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先生謂田橫二字當是行文何也

經史問答卷九

三

是蓋因上文田橫兵敗奔彭越故牽連誤書之其宜芟去無疑田橫義士也雖於項王亦有田榮之怨然其時則項王以橫故喪其大將并二十萬人於齊橫仇漢不仇楚矣而謂為漢苦楚是與狼子野心之英布等矣橫之奔楚正以越是時中立且為漢且為楚故姑依之則彭越或受漢餌而絕楚食田橫不肯為也向使橫果為漢苦楚則垓下之師漢必亦召之以壯聲援而事定不必亡入島中矣

問 鴻溝之約因項王兵少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項羽之兵少由龍且二十萬眾之敗而食盡則以彭越皆有可考韓信進兵獨不詳其始末不知他有所見否

答 是不見於淮陰本傳見於灌嬰傳蓋項王但與漢爭於滎陽敖倉之間雖兵少食盡尚可支吾而韓信已王

齊故自淮北搗其國都觀灌嬰傳則其兵攻彭城又越彭城而南直渡廣陵縱橫蹂躪項王腹心中不可保矣安得不議和乎故世但知垓下之戰非信不捷而不知其大攻在用灌嬰當此之時項王良將已盡無能與嬰抗者即不約中分天下亦內潰矣此從未有為淮陰表彰其事者唯是史漢皆言灌嬰已攻降彭城則恐未必彭城乃楚都若已降項王且安歸蓋是圍彭城而破其軍也

問 史記秦楚之間月表謂淮陰王楚以齊還漢梅磻於通鑑則曰兼王齊不知其何所據按曹參傳初相齊及改王楚參歸相印則似史記為是

經史問答卷九

四

答 恐當以梅磻為是蓋使淮陰以齊還漢則漢必早立齊王不待信禽之後也漢畏信見其不肯還齊信之禍所以亟也觀田肯之賀不言得楚而言得齊又曰非親子弟莫可王齊則信未嘗還齊也夫以信王楚固非漢之所能忘情而况加以齊甚矣其愚也

問 賈父曰古人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但貴右者似戰國時俗也吳斗南曰乘車貴左兵車貴右戰國時習見兵車之禮故貴右然信陵虛左迎侯生則亦有時而尚左賈高至漢漢臣無能出其右者則漢亦尚右

答 左右之禮亦難考仲虺為湯左相是伊尹以右相先之慶封為齊左相是崔杼以右相先之不必軍禮也軍

禮止楚人尚左故王在左廣中而魯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則似魯又上左此皆難以強爲之說大抵位次之間尚右者多

問漢別將擊布軍洮水蘇林如淳皆不能言洮水所在

徐廣曰在江淮間而不能實指其水胡梅磻曰乃零陵之洮水也布欲由長沙入粵故走洮水按江南唯零陵

有洮水則梅磻之言是也而吾丈不以爲然願指其地

答梅磻最精於地學然其通鑑所言亦往往多悞者蓋地學至難卽如九江左右本無洮水而布之走死於番禺布之封也兼有壽春江夏豫章而都壽春豫章在壽春之南番禺又豫章之南長沙又番禺之南零陵又長

經史問答卷九

五

沙之南非可猝來猝返而長沙與布婚雖欲依之然長沙則正當嫌疑之際使布竟得長驅直入其國與漢兵鬪於洮水則長沙直與之同反矣既不與之同反則便當逆拒之布安得走洮水乎且布既至洮水而敗矣何以不竟走粵乃返轡而東又出長沙之境重入於淮南國中之番禺而長沙始遣人誘而殺之不殺之於其國而縱賊之出而徐殺之何其愚也夫布與長沙婚則必約長沙同反長沙不答所以能世其國而容布入其國而橫行乎且布欲入粵不必走長沙布國中之豫章與粵接可以入粵之徑甚多而布欲走長沙者特望其同反也長沙不答所以逆之於境而誘而殺之番禺是布

尚未出其國也然則洮水者何水乎曰是誤文也蓋九江之洮水也洮與洮相似而訛蓋布敗於蕲反走其國又敗於洮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於番禺如是則其地得矣洮水見水經顧宛溪欲以襄澤之洮洮當之則在吳王濞國內矣蓋謬

問南武侯織亦粵之世立以爲南海王文穎謂尉它正據南海前以封吳芮尚是遙奪茲復遙奪以予織未得竟王之也但讀詔文則織當是無諸之族蓋亦必以功而封豈竟無寸土而虛命之者

答王隱晉書地道記以爲封於交阯之羸樓亦恐未是交阯在桂林以南尉它所屬役也高祖時其道不通無諸之族安得越尉它而王之要之無諸之族則必其種

經史問答卷九

六

落東與閩越相接西與尉它相接而其所據南武之地蓋在南海境中有犬牙交錯者故以南海爲國而王之文穎以爲虛封不知文帝時明有南海王反見於淮南王安傳傳曰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是非虛封可知矣淮南王長傳亦有曰南海王織以璧帛獻皇帝是未滅時又曰南海民處廬江界中反則旣遷之後也蓋其地在今汀潮贛之間以其爲無諸之族則知其近於今之江以其所封爲南海則知其近於今之潮以其遷於廬江之上塗則知其近於贛文穎讀史漢不審而以爲虛封王隱則妄指其地

問 漢書高后紀所書孝惠後宮子五而恩澤侯表則六壺關侯武之下尚有平昌侯大不書何也

答 史記高后紀詳於漢書但於五侯之封亦不及平昌至六年始書立皇子平昌侯大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故其後書濟川王大呂氏既平徙濟川王封於梁未幾皆誅按大嗣封呂王則明是呂氏之子故漢書亦見之異姓王表而其封侯之年據恩澤侯表在五侯之後故史漢本紀並失之

問 尉它自稱南武帝泰泉先生謂它改南海為南武非如師古等所云生諡也引南武侯織以証之是否

答 據史記尉它未受漢封時自稱南粵武王及僭號自

經史問答卷九

七

稱南粵武帝則武自是生諡漢書它稱南粵武王與史記同而其後乃稱南武帝此是脫文漏去粵字泰泉謂它改南海為南武其說無據蓋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當在今潮州汀州之交故織以閩粵之族侯於其地而並非尉它之臣也非尉它之臣豈肯取尉它所改地名以署其國而是時織已與它並為王則它欲為帝又不肯取織封侯之小縣以自名也審矣蓋南海之有南武猶東海之有東武並非它改南海之名而名之也試觀東粵王之反亦自稱為武帝則泰泉之言非也

問 厚齋謂古人受刑袒右引儀禮疏以証之然則為呂氏右袒以示將有刑也盧六以曰王孫賈之誅淖齒則

曰欲與我者袒右是不過以下衆心之從違非如受刑之說義門曰木強老革倉卒間未必學叔孫太傅也然則厚齋之言非與

答 陳涉之起亦袒右則厚齋之說未足信

問 景帝詔三輔舉不如法令者貢父曰此時未有三輔武帝之時始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此時祇左右內史耳詔文誤也但此係詔書何以有謬

答 是時或已分右內史之地以屬中尉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亦未可定觀武帝營上林其時亦尚未定三輔而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鄆杜之民則中尉已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隱然分三輔矣特其後始

經史問答卷九

八

改定京兆馮翊扶風之名耳

問 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顏師古以為西平之龍淵宮鄆道元以為瓠子之龍淵宮劉攽以為黃圖茂陵之龍淵宮三者誰是

答 救決河與起當連書則道元之說是也茂陵之宮亦是武帝夸其導河歸北之勛而為之西平之宮則別是一古跡董浦亦以愚說為然

問 漢武帝置五屬國王厚齋曰考地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上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按志則張掖之治日勒者但言都尉不言屬國都尉

答張掖二都尉其治日勒者郡都尉其治居延者乃屬

國都尉但前志亦無明文見續志

問文穎曰盛唐不知何地當在盧江左右韋昭曰在南

郡師古以韋說為是而先生主文說乞詳其地

答盛唐在樅楊故下文帝作樅楊盛唐之歌樅楊今之

桐城太平寰宇記於桐城縣引水經注曰大雷水東南

流逕盛唐戍今本水經注失去江水第四篇故無其文

不應小顏生唐初亦不見也然則文穎之說是矣

問西京十三州刺史沈約劉昭皆以為傳車周流無常

治也而師古引漢舊儀則有治世多疑其非齊侍郎次

風尤力主沈劉之說如何

經史問答卷九

九

答漢志書太守都尉之治而刺史無有故皆以沈劉之

說為是但刺史行部必待秋分則秋分以前當居何所

豈羣萃於京師乎則師古之說未可非也西京初置刺

史官止六百石故志畧其治况漢舊儀未必竟誣妄也

問昭帝五年罷象郡按漢無象郡所罷何也

答漢之日南郡秦之象郡也此是誤文當云罷日南郡

耳然日南似未嘗罷或者暫罷而旋復之則史有關文

問平帝罷安定呼沱苑以為安民縣道元以為安定郡

之苑也師古曰是中山之安定誰是

答曰呼沱則是中山非關中也况平帝出中山王為天

子故首加恩於潛藩但中山之安民縣前志續志皆無

有殆亦不久并省

問史漢諸侯王表言高文之時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

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

內史凡十五郡而先生以為不止十五願聞其數

答是時天子所有河東河南河內魏郡東郡潁川南陽

江陵武陵巴郡蜀郡漢中廣漢雲中上郡北地隴西則

為郡十七又益以內史則十八

問史漢皆言景帝之時趙分為六徐廣曰趙河間常山

中山廣川清河也顏師古曰趙平干真定中山廣川河

間也孰是

答景帝時尚未有真定平干二王乃武帝所封徐廣是

經史問答卷九

十

問管共王罷軍齊王子也所封當在齊地管則鄭地何

也

答管乃管字之訛濟南郡之管縣也道元注水經可証

于思容齊乘中已及之索隱以為榮陽者謬然即其謬

可以知唐本史漢二書皆以沿襲誤字而莫取水經注

以正之可怪也

問史表齊悼惠王子楊虛恭侯將廬漢表作楊邱恭侯

安而別有楊虛侯將闔相糾錯

答楊邱地志作陽邱在濟南楊虛倉公傳亦作楊虛道

元曰在高唐引地志証之然今之地志無此文齊次風

因以為即平原之樓虛但功臣表元帝時別有樓虛侯

則次風之言亦未的要之道元以商河出於楊虛則自
在高唐平原之間特不可以樓虛當之耳是楊邱楊虛
之地為二也不可溷也將閭後嗣為齊王諡孝則安得
為侯之時先諡恭是恭孝之諡為二也不可溷也史表
誤而漢表是也

白石侯雄渠索隱以為白石在金城正義以為安德
誰是

漢人封國從未有在河西者而是時則河西尚未開
也豈封之匈奴境內平安德在平原正齊所分地大抵
言風如列侯表所封地最難考從未有疏証之者愚別
有稽疑二卷已成書可得其十之八足下試取觀之

經史問答卷九

中水赤泉杜衍五侯史表皆作莊侯漢表皆作嚴侯
蓋避諱也而徐廣注史記曰五侯手殺項王故皆諡壯
然則非莊也非莊而漢表何以俱改曰嚴

此恐是班氏所見史記誤本以壯為莊因改為嚴徐
氏雖生班後然所見反是善本蓋五侯當諡壯不當諡
莊也凡古文籍亦甚有善本而反後出者

秦侯應作彙侯地志山陽郡之彙縣也臣瓚音拓而
師古於功臣侯表竟音稿似謬

師古不甚精於六書故其考字最疏如澧水出郟縣
後世流俗本訛作郟而師古即音屋蓋不勘正於水經
也汶侯呂產後世流俗本訛作汶侯而師古即音問蓋

不勘正於史表也澧水見於說文地志訛轉為澧水則
竟無其字而師古即音哉皆與彙彙一例三劉吳氏亦
未能正

齊哀王之舉兵幾壞於召平而成於魏勃乃文帝反
封召平之子為黎侯而魏勃大受灌嬰之責何也

是漢之君臣有為為之也蓋討諸呂者權也不肯發
兵者經也罪魏勃所以預防伍被之徒也封召平之子
所以養成後來張尚王悍韓義諸人之節也斯其慮遠
矣又按文帝因大臣先有立齊之議故不忘情焉薄
朱虛東牟之賞而齊王之薨僅諡曰哀又託以推恩悼
惠諸子分其國而六之故召氏封魏氏不封皆有成心

經史問答卷九

成安郡侯郭長師古曰郟音臬是何諡也

諡法無郟字不可解而郟亦不音臬丁度集韻郟想
止切音璽是也然集韻以為國名則亦謬

高帝功臣之克世者惟平陽恩澤之克世者惟富平
而歸德侯先賢揮直至東京之永平何也

歸德以降人封故義門曰想其封國雖在汝南之歸
德而仍居屬國之地所以得久愚考下摩侯冠支亦以
降人封在猗氏而詔居弋居山則義門之說是也

王氏五侯之後平阿侯譚之孫述在東京尚襲爵何
也

五侯中不得為大司馬者二紅陽及身不得其死平

阿之子仁不得其死皆以忤莽也而亦正以是受福紅陽之子丹首降世祖有功其子泓因得封而仁之子亦嗣爵二侯幸矣加於王涉王尋王邑輩遠矣

問漢之給事中侍中最高為要近然無定員而野處以為宋時閣門宣贊祗候之流但漢多用士人為之其信然與給事中侍中似非閣門諸吏比

答野處之言非也漢初侍中亦雜故賈誼至與鄧通同侍中而為通所譖其後則大屬清流得參天子密勿不由尚書省白事故弱翁以此剪霍氏更生以此忤石菴是豈宋之閣門官所比然其中亦有差等如劉歆之為常侍則不過校正文史耳

經史問答卷九

三

問百官表景帝五年安邱侯張敞為太常疑是張執

答所糾是也漢之太常必以諸侯為之見野處容齋隨筆中殿在漢書中有傳是安邱侯說之子然不嗣爵官廷尉不官太常嗣爵者奴而執是奴子

問用脩咎古今人表后夔一人而夔在上中后夔出於下上豕韋與韋一人而豕韋在上下韋在下上范武子與士會兩見計然即范蠡所著之書而兩見何其謬一至此

答是表之誤不僅於此而用脩所舉唯范武子一條果是錯若其分夔與后夔蓋以九官之夔非左傳取豔妻之后夔古人原有此說故分之而豕韋乃五伯中之豕

韋若韋則三葉之韋也分之甚是計然或曰計倪亦非即范蠡也

問漢高帝之八年楚元王之三年也律歷志中何以不書漢年而反書楚年志中楚元之年凡三見

答是必劉歆之文也蓋周歷之後有魯歷以魯紀年劉氏為楚元之後故援其例而以楚紀年是雖以意度之然觀志云魯緡公二十二年距楚元七十六歲則是以楚歷接魯歷矣

問律歷志曰漢高即位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六度鶉首之六度故漢志曰歲在大棗名曰敦牂太歲在午不知大棗是何分野

經史問答卷九

十四

大棗之名不見於十二分野鄭郭杜賈孔邢言分野無及之者但以漢高即位之年在午考之史記天官書有云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在酉歲陰者太歲也即所謂鶉首之六度也其云星者歲星也殆所謂大棗之東井二十六度也然則大棗即壽星之垣而不知古人何以皆缺之蓋十二分野間多別名如元枵一名顛頊之虛大火一名閼伯之虛姬訾一名孟陬則壽星或亦一名大棗但祇見於此更無可考

問漢十九章之樂歌先生謂其篇次有錯是在三劉吳氏俱未之及願詳示之

答據言十九章中匡衡所定二篇俱大可疑其曰匡

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天地之篇為第八按鸞路龍鱗乃第七篇惟泰元詩中語匡氏奏罷之而更定之則天地之篇仍是第七也今列舊詩為第七以更定者為第八何也又曰匡衡奏罷鸞輅周張更定日出入之篇為第九按鸞帶周張即匡氏第八篇天地詩中語匡氏自更定之而又奏罷之而又更定之益可怪且果如此則日出入之詩亦仍是第七也今以為第九是三詩實指一詩不滿十九章之數矣是必有脫落訛謬之失而今不可考

問 郊祀志曰武帝移南嶽於霍山邢叔明爾雅疏所本也吳斗南力攻之然則孟堅於當代掌故豈亦有誤乎

經史問答卷九

五

答 班氏此言本之史記然未覈霍山本一名衡山安得謂長沙之所移乎夫吳芮之王於江夏而國曰衡山蓋江夏本九江之所分故以天柱為望而名其國及三淮南之分封則得廬江豫章者國曰廬江得江夏者亦曰衡山是二衡山王者皆不在長沙而以九江之分地得名則霍山之一名衡山由來舊矣斗南欲攻班氏何不引二王之國以証之乎至於三代南嶽之祀或曰在天柱或曰在長沙若以大小較之似當以長沙之衡山為是特不可以天柱衡山之名為長沙所移者蓋漢家南嶽其在元封五年以前似原在天柱不在長沙何以知之志曰元鼎三年濟北王獻泰山而常山為郡然後五

嶽皆在天子之邦唯南嶽是九江之衡山故可云在天子之邦若在長沙則尚屬王國不得曰天子之邦也而以為元封五年所移可乎是皆班氏所未及檢吳氏亦所未及詳也

問 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師古引應劭曰黎侯國也東郡黎縣師古又引孟康曰詩黎侯國也齊次風因以壺關之黎為商時之黎而東郡之黎為周時失國寓衛之黎是否

答 商周之黎皆在壺關無二地黎為狄滅遂寓於衛水經注瓠河東有黎侯城是寓城非國也晉成公滅狄復立黎侯是明在路國之旁無疑矣師古不能糾孟康之

經史問答卷九

六

誤而次風從雨和之非也

問 泰山郡之乘邱師古以為公敗宋師之地濟陰之乘氏又引應劭以為公敗宋師之地果孰是也

答 是在杜氏左傳注了然蓋其曰魯地則明是泰山郡之乘邱若濟陰之乘氏則宋地矣道元於水經亦狐疑不止師古也

問 鄆侯周縹蓋沛郡之鄆縣也史漢注皆音多而沈繹旃曰讀如字何也

答 釋旃之考正史漢皆見之於水經注中甚有佳者如鄆字之音足發一千年之謬漢書周縹本傳引蘇林注鄆音多寒翻則固讀如字也史記周縹本傳亦引林注

但云音多則斷脫去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所引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則竟讀作多字矣然古小學書中無此音自丁氏集韻出添一條曰鄆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釋旃扶其謬而發之蘭陵有二有東海郡之蘭陵有臨淮郡之蘭陵荀子所仕厚齋以爲東海不知是否

晉書地道記東海之蘭陵是魯次室邑是時魯尚未亡則荀子所仕當是臨淮

問上谷郡潘縣前志續志晉志魏志並作潘願師古音普半翻吾丈引梅磻先生曰據水經注潘當作潘大是異聞然考之今本水經亦作潘願吾丈審定

經史問答卷九

七

答師古所見諸史是唐本梅磻所見水經是宋本似未可以與師古爭然道元注水經則是六朝本又在師古之前矣今本水經灑水篇潘縣潘水皆潘字雖吳下所稱宋本亦然乃於河水篇河水過蒲阪下引帝王世紀曰舜都蒲阪或言都平陽及漢乃恍然曰是灑水篇之漢也古人言舜都廣寧廣寧在上谷乃知世紀之漢正諸史所誤爲潘者師古本之審也水經今亦無善本盡改灑爲潘而賴河水篇中尚存其一字然非梅磻之言亦何從蹤跡之斯真所云一字足千金者也

問王氏漢藝文志疏証引唐氏曰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劉向言卿以宣王時游學

卽以宣王末年至年已百三十七矣宣王伐燕孟子在齊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按此何以解之

答太史公謂孟荀同時固未必然中壘以爲後百餘歲亦未必然蓋同時而又同居於齊不應一無問答而使其後百餘歲則已入秦人一統之世矣大抵孟子游齊當宣王荀子游齊當湣王據經典序錄子夏之詩三傳爲孟仲子仲子再傳爲荀子則時代可推矣

問陳餘雖棄將印不從入關而其在南皮尚以詩說降章邯未爲忽然於諸侯者項王靳賞而遺之豈不悖乎

經史問答卷九

六

答項王之失非一不祇於陳餘也惟是陳餘棄將印仍有說降章邯之助使其并辭三縣之封不受遊燕齊以終身庶幾魯連之遺矣吾甚爲陳餘惜也

問鍾離昧在項氏爲名將然及其喪職匿於韓信國中而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斯言恐失之奪果爾昧何以不救項氏之亡

答陳明卿嘗言之矣漢何故以昧不敢擊楚乎然當時辨士之言類如此

問鄒那王劉澤呂嬖之嬖其封王本不以正黨於產祿是以齊王誘而鬻之澤以計脫入關文帝卽位不降封而反以大國酬之何也

答文帝長者而卽位時所舉定亂之賞甚有私蓋大臣本擬立齊王而澤恨齊王之給之故撓其事文帝以是

得立而澤遂得徙封燕以報其功不念其平日之黨於呂也則朱虛東牟之見絀固宜矣雖然絀朱虛絀東牟絀齊并絀其功臣魏勃而褒燕褒齊相召平之子則固文帝之自為謀也至於平陽侯曹窋曲周侯酈寄皆有功而不加封陸賈亦不封不可曉也豈諸臣皆朱虛所善故同欲立齊王者與

問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平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藉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

經史問答卷九

九

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誰為是者

答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未嘗為漢守豐史表功狀之言皆謬但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祖留以為外援本傳以為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蒼於死而次年高祖即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三者之後又無秘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誤然漢書亦非也

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十

諸史問目答董秉純

問梁書劉之遴傳今本漢書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維在諸傳帙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前其次序以誰為是

答所謂古本者偽也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焉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為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仍之

問樊噲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在秦不列於三十六郡之目是何守也

經史問答卷十

一

答秦之三十六郡無河間固明文也即令有之河間時已屬趙項章鉅鹿之軍隔於其間不得至中原也杠里一見於高紀再見於是傳注家雖不能確指其地然高紀由陽城至杠里由杠里至東郡成武是傳由成武出毫至杠里由杠里至開封則其地在梁周之間非河間之所部也是其為誤文不待言也以地按之或是三川守之近則近之

問樊噲傳虜楚周將軍卒師古以為周殷先生非之必別有所見

答周殷是時守九江已以軍降漢會擊陽夏則此別是一人矣項氏諸將尚有周蘭

問東發先生謂鄧陸朱劉合傳之不倫是否

答誠哉是論但東發貶叔孫通似太過通晚年有爭易儲一大節雖前此為佞而在漢則不可與朱建並貶矣竊謂解食其畫策守敖倉劉敬請都關中陸賈招降尉它三臣功皆大而隨何亦當增入為同列合之以叔孫通至朱建當黜之附辟陽傳中

問淮南王安傳言安以武帝一曰晏駕大臣必立膠東王不即常山王何也

答景帝十三王而出於王美人者此二王也王美人者王后之妹於武帝為從母之弟尤親故云

問蒯伍江息合傳亦似不倫

答亭林嘗言蒯伍只合附見於淮陰淮南二傳最是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

問直不疑傳將河間兵擊吳楚先生謂是擊趙何也

答河間是趙之分國是時趙方同反安得踰趙而東征誤也

問如淳以馮敬即馮無擇子宋祁據功臣表曰非也而先生謂秦漢之間有二馮無擇疑亦有二馮敬願聞之以解如宋二說之紛

答秦本紀馮無擇是秦將軍馮敬是其子初仕魏王豹者也文帝時為御史大夫者相去不遠故如淳有此言

經史問答卷十

二

功臣表別有漢將軍馮無擇呂氏之私人其子亦以呂氏誅宋祁之所本者此也而不知如淳所指是秦之馮

無擇則祁誤矣惟是馮敬以御史大夫共廢淮南據百官表不詳其以後之事若如賈生語則是為淮南所刺死所謂七首已陷其胸者也淮南王長已廢誰為之報仇刺殺敬者且刺殺三公非小事而絕不見於他傳尤

可怪者馮奉世傳出自馮商之手詳序其先世乃但及無擇不及敬豈有以敬之位三公死國事而不一及之者故愚又轉疑別是一馮出自別望殆非馮無擇子也然則宋祁固誤如淳之說亦尚自可疑也若景帝時又有雁門太守馮敬死於匈奴則又是一人矣

經史問答卷十

三

問史漢皆以爰晁合傳先生謂其失史法竊意是不過以其同爭七國事而合之耳非以其人同道也

答晁錯雖以急切更張蒙謗殺身然其料七國則非過也爰晁直是小人之尤以私怨欲殺錯而使漢戕三公以過過於逆藩即令七國之師可罷而流極之勢將使諸王皆廢末鍾將之恃害國是何等其罪一也况又料事不明卒不能罷吳師其罪二也奉使不能結約計惟慷慨責吳楚一死以謝錯乃抱頭鼠竄辱國不一而足其罪三也幸而景帝護前得以不問不然蓋赤族矣觀盜之生平巧詆絳侯而折申屠嘉相總欲掀大臣而奪之位故淮南王長之事亦勸文帝誅三公直是小人之

尤其引慎夫入席及爭梁王事不足以贖其大罪史法但當附見之是錯傳中錯則功罪固自不相掩也

問 史記以張馮為一傳汲鄭為一傳漢書合之東發先生嘗謂汲鄭不應合傳矣不知張馮何如

答 汲長孺在漢時無倫輩鄭莊固不敢望况莊有引桑宏羊之罪乎張釋之是名臣而亦非汲之儕馮則并非張之比矣張可與田叔作合傳而馮附之汲當作專傳鄭應附韓安國兒寬一輩傳中大抵史記習氣但就一節紐合張晚年不用於景帝馮亦老困故合之汲鄭亦以其失勢後之寂寞

問 鄒陽上吳王書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劉仲馮曰青陽吳地是否

經史問答卷十

四

答 青陽即長沙始皇詔書所云荆王請獻青陽以西是也仲馮誤矣

問 史記竇田為一傳附灌夫韓安國自為一傳漢書合之是否

答 史記固非漢書尤為不合竇田薰蕕相去遠甚竇本不以外戚得封自以七國時功而爭梁王爭栗太子其大節甚著在景帝時當與條侯作合傳晚節不善處進退之間自是無學術然安得謂之凶德而使與田蚡同列田蚡特豎子無一可稱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在外戚傳史公生平習氣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

以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強合竇田為一傳漢書則因韓大夫在東朝與議竇田之獄而并牽合之尤非也安國祇應與鄭莊輩合傳

問 韓安國為梁內史說長公主以免梁王於詭勝之禍見梁王傳亦見鄒陽傳而安國之傳則分為二其說長公主乃為中大夫時梁王僭用天子警蹕致帝怒事在詭勝入梁之前及安國免官復起為內史詭勝殺袁盎致禍則安國不過勸王殺此二人而未嘗更用長公主之力也三傳相矛盾

答 梁王用警蹕未嘗干景帝之怒及殺袁盎始得罪則是安國之勸殺詭勝復營救於長公主以免禍蓋是一事其分為二者誤也

經史問答卷十

五

問 長沙定王傳應劭注王以舞得益地信否

答 是妄言也武陵桂陽並未嘗屬長沙而零陵至武帝始置郡安得如劭所言

問 衛青冢象廬山師古無注廬山是何地之山

答 但以祁連山例之則是塞外之山胡梅磻曰揚雄所謂填廬山之壑者也按匈奴中有奚苻廬山見趙充國傳 杜周為執金吾治桑衛獄亭林先生謂衛太子獄在周卒後四年桑大夫獄在周卒後十五年班生之謬一至此乎

答周爲金吾正是武帝作沉命法時當是以此見長而
至三公而史誤以桑衡之獄當之

問戾太子傳以賓客多異端歸咎於博望苑之立蓋以
爲巫蠱張本也巫蠱既是江充之誣則於戾太子何與
乎異端之說似乎成敗論人矣

答戾園始終不見有賓客生事者其後起兵亦祇一石
德主謀石德謂之不學無術則可謂之異端則非也此
爲史臣之附會無疑通鑑載戾園處疑畏之中極其詳
悉乃知戾園固無過而武皇亦尚未失天道天降厄運
生一江充以禍之但通鑑此條絕不知其何所出攷異
中亦不及西京事除班書外唯褚先生補史記偶有異

經史問答卷十

六

同而荀紀則本班氏溫公不知采之何書大足改正班
史而惜胡梅欄亦未嘗一攷及也

問東方朔傳何其言之麗也

答史漢皆喜於文字見奇詭而不論史法漢書校史
畧減然如司馬相如東方朔傳仍所不免以史法論朔
之斥善師靡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節三者已足何得
滑稽之娓娓乎其文字亦不尚此穢語

問班氏稱梅福繼嗣封事合乎大雅信耶

答子真早犯王鳳晚逃王莽斯爲孤飛之鴻而謂封二
王之後足以得繼嗣則其言失之於愚成帝之荒淫豈
以二王無後故絕嗣乎班氏稱之抑又愚矣

問以霍光爲霍叔苗裔得非附會

答班氏如此謬語最多以韓增之貴盛爲本於周烈以
杜延年之貴盛爲本於唐杜世祿以霍光爲霍叔後可
謂無恥之言褚少孫以爲霍太山之靈生光可嗤一也
問王貢合傳東發先生謂其不應次之四皓鄭嚴之後
固已但王貢亦似不類於龔鮑而龔鮑尤不屑同羣於
紀唐班氏合傳豈非大舛

答王貢二人本異王之風節高而貢乃石顯之私人蓋
韋元成匡衡一流也但以彈冠一事合之則王受玷矣
王宜自爲傳移貢於韋匡衡傳中龔鮑合郭蔣薛方等爲
一傳紀唐但應附見莽傳中則得矣李杲堂先生嘗別

經史問答卷十

七

撰西京忠義傳四卷首以王章劉向繼以何武鮑宣王
安辛氏三子翟義張元皆死莽者又繼以彭宣王崇梅
福邠漢陳咸逢萌龔勝龔舍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
禽慶向長蘇章蔡勳皆不仕莽者而諸劉之死者并劉
宣另爲一卷其末卷則李業王嘉王皓譙元皆不仕莽
而其後死於公孫述曹竟死於赤眉足以補班氏之遺
問翼奉勸遷都成周之說亦似不切時務

答奉乃術數之士蓋見洛都之有王氣而有此言而不
知元成哀諸帝不足以當之也所以術數之士未必竟
無所知然不足恃向令是時果聽其言庸足救西京之
亡乎

問厚齋先生曰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宦戚之萌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宦寺之惡義門謂魏不可與匡並論然否

答魏匡自是載然二等魏有得有失匡則小人而已漢人原無能以經術為宰相者魏亦安敢曰以易相乎厚齋謂魏由許氏恩餘之臣以自通以致末流不能止宏石之惡義門謂魏之由平恩蓋以發霍氏之奸未可深咎其說亦是但宣帝以刑餘為周召而魏無一言則厚齋之責備固難免矣義門雖欲為之左袒安可得乎若匡又何議焉

問王商史丹傳喜合傳先生議之願求其故

經史問答卷十

八

答王傳可合史不可合世但讀史丹本傳盛稱其擁戴成帝之功遂以為賢者不知附會王鳳以排王商實皆史丹為之魁也史高排蕭望之劉向於先丹排王商於後班史不能寫出此一層故史丹但宜入外戚傳

問翟方進傳以翟氏之亡為壞鴻隙陵之報其言近於附會然否

答方進壞陵自是不合然以此為其滅宗之所自則忠臣志士自此氣短非君子之言也方進生平極醜不應有此佳兒若以壞陵得此報則所以報之者反榮之矣總之班氏賤守節故於王章傳載其妻牛衣之語而未又述其合浦采珠之事甚陋李杲堂曰王章之妻庸人

遇班氏庸史而傳龔勝傳載老父天年之語亦害大道杲堂曰老父與草木同腐天年雖永何益至論翟義為不量九尤悖

問美新投閣或以為谷永或以為劉揚而以揚子年祇七十有一不逮天鳳五年是否

答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為之脫者蓋揚子年四十四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揚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為不逮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揚子入京之歲

經史問答卷十

九

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為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祀甘泉揚子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為揚子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二千餘年之故鬼為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問義縱以揚可為亂民此事甚可傳

答酷吏傳中二人頗當洗雪都無一事不可傳只為凌逼臨江王致死遂入酷吏義縱無一事不當死只有誅揚可宜入各臣論世者不可不知也

問史記貨殖傳詳及周泰貨殖諸公宜也班氏斷代為史何以不去

答此先儒所已言者但頗不然班氏之文自傳首以至陶朱子貢等六人因及秦漢之制富家計然之畧通爲一篇是叙次貨殖之緣起非傳也至程鄭卓王孫始是本書之傳今本誤割裂之以六人皆各爲一傳則直與史記復矣非班氏本書之叙次也錢塘施太學廷樞善考古亦以予言爲然

問西河漕中叔以游俠爲王莽所惡捕之卒不能得斯其人始非凡兒也

答游俠至宣元以後日衰日陋及巨君時樓護原涉之徒無足稱矣中叔得罪於莽殆是何武鮑宣之客而又冥鴻遠去不爲甄哀等所羅織其本領甚高惜乎班氏

經史問答卷十

十

序之不詳要之足稱朱家劇孟後一男子

問據水經注丁姬墓不甚毀而史言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何也

答莽所最恨者傅后也元后所最恨者亦傅后也丁姬則無之故周棘者傅后之陵而丁姬得末減不過取其太后之璽綬而已史樂言之誤矣

問丁明爲大司馬與傅晏同時世無稱焉而先生進之何鮑諸貞臣之列願聞其說

答丁傅當時並稱其實擅權者傅氏而丁氏無聞焉細考之則丁明乃賢者史稱其爲大司馬能任職與丞相王嘉善見其死而憐之又惡董賢而卒之爲賢所排則

明之賢可知莽將篡國時明在侯國而莽殺之當時雖賢如傅喜尚不爲莽所忌而獨忌明則明之賢可知蓋莽於丁傅二后惡傳不甚惡丁而於二后之族則惡丁反甚於惡傅可以知明之正色立朝矣愚序李氏西京忠義傳始表章之以補班氏之遺

問陳咸避莽事詳見於范史陳寶傳謂咸以莽未篡時已去尚書之任莽篡以掌寇大夫名之不應通鑑采之而莽傳則咸已在掌寇之任但不久而去其事不同

答范史所據者殆是陳寶家傳或推崇其先世而過美其詞恐是莽傳爲得實如范史所言風節固極高卽如莽傳亦不失爲見幾補過之君子可以附之龔鮑之後

經史問答卷十

十

問何武公孫欲排莽於平帝之初互自相舉武竟死國而祿晚應莽之徵則庸人耳武之舉祿誤矣

答二人欲排莽而互自相舉便自貽人口實只此可以見其無才卽令爲大司馬亦不能辨莽也蓋何武是德優而才短若祿更不足言矣李杲堂曰高春餘景俯首僞庭內負宿心外慙良友名言也

問謝承後漢書豫章太守賈萌討王莽而死太平御覽引安成紀謂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而死而莽傳則萌以九江連帥爲莽拒漢而死誰是

答恐是莽傳爲是倘如謝書則翟義之流矣莽之九江

即漢之豫章而連帥即太守也。

問尉它之地自大庾而西奄有七郡蓋盡得南荒矣水經注亦載其以次子婿安陽因并其國安陽即交趾也而先生以為尉它祇得東粵之地稍及於西粵而此外非其所有願求所據

答水經注之事甚誣不足信蓋是時尚有蒼梧王趙光乃它弟則自蒼梧以西即非它有是它尚未盡今東粵一省之疆域也而功臣表有南粵桂林監則它之地固有犬牙錯入西粵界中者矣它之地不過西至桂林而桂林以東尚有在蒼梧國中者安得并交趾日南九真而屬之乎蓋是時蒼梧以西號曰西甌別有國族它於

經史問答卷十

主

上漢文帝書中明言之它特臣服之而已非能并有其地也且交趾是時國名西干明見功臣表不郎侯黃同以擊斬西干王功封則交趾別自有王之明文矣何嘗各曰安陽乎漢平南粵因以兵乘勢并取諸國故牽連叙之而遂以為是皆它之地誤矣

問漢宣帝初嚴延年劾霍光厚齋困學紀聞引沙隨謂延年女羅紉為昌邑王妻生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先生以為失言按沙隨多學大儒厚齋尤精於論古而此事明見昌邑王傳似無可疑者何所見而以為非也願聞其說

答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霍光者時為侍御史後為太

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二先生之多學非後人敢竊議而於此事則失之

問荀氏漢紀並無增加於班史之外者獨文帝紀中言章孟嘗為御史大夫並不見於班史章賢傳敢問所出

答此荀紀之妄也百官表中文帝四年有御史大夫園意者荀紀所誤據與文帝時以庶察至三公者自馮敬始前此皆功臣也

經史問答卷十

主

問說苑諸御已陳楚莊王曰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此別是一子家羈也然莊王以前楚安得有并陳之事

答說苑中若此者不勝詰直不足詰陳何嘗有子家羈而莊王以前陳尚從齊於九合楚安得遽并之春秋唯陳之賢臣最少女叔原仲亦無甚事跡泄冶鄧元一死一去而鄧元亦不見於左傳今忽以子家羈為陳產中壘之移東接西漫無考証遂至於此

問陸賈新語今世所傳無完書漢志置之儒家則是可與荀况肩隨當必有說

答漢志儒家收得最雜如劉敬朱建皆在焉不但陸郎也但論衡引新書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為道此數語頗有儒者風今本無之

問七錄數九主以爲勞君最上終以寄君其說不倫似非中壘之言然否

答以禹稷爲勞君自足稱上然無爲而治者將不更在上乎其言法君等俱無義以授君爲禹之授益子噲之授子之尤背是何相比之不倫也張南漪曰秦隋二帝並勞君豈亦謂之上耶

問子華子世皆以爲贗書而水心先生篤信是何說也

答水心講學雖不合於朱子然其卓然之見不可謂非魁儒至於極口稱子華子則好奇之過矣

問孔蔡子世亦以爲贗書然否

答不敢謂其爲西京之書亦并不類東京之書然東發

經史問答卷十

十四

先生有言其文筆雖卑弱而義理頗醇

問廣東新語以韓瑗爲粵產是否何以與本傳不合

答黃門之非粵產斷然無疑據宰相世系表其先在漢時居藉陽是楚產據本傳則唐時已爲三原人是秦產而黃門爲潁川公仲良之子即襲其爵潁川爲後周三

水伯褒之子當宇文時五嶠阻隔安得粵人北仕者然則何以有此傳聞也曰黃門得罪之後謫其子孫於廣州意者後人畱居嶺外遂以成訛也

問安成侯寶充是漢文帝寶后父遷回皆失其名乃見於唐史而別乘以爲寶消不亦妄乎

答遷回皆不志寶侯之名自是無者若唐史則一見於

宰相世系表再見於寶建德傳此本之寶氏世譜而不足爲據按決錄志寶長君之名爲建而不及其父使有可攷則決錄不應遺之矣唐人早已造寶侯之名而宋之圖經又別爲之則甚矣其不學也

問韓氏宰相世系表四人瑗爲一族休混父子爲一族宏爲一族祇應三表而今有四何也

答是歐公之誤也退之一支其家無作宰相者而今亦入之故有四篇宰相世系表之誤甚多如劉氏則失去幽求之世系而韓氏不應有愈之世系又官爵名字多出六朝譜系之造作蓋不可以縷陳也

問五代史鄭遨傳遨故與李振善後振仕梁貴顯欲祿

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按李振傳無南竄事

經史問答卷十

十五

據振傳在唐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爲台州刺史非以罪竄特是左遷然亦未嘗之任而卽以其時去投梁今云仕梁之後當南竄則謬也

問伊洛淵源錄以范正獻公淳夫爲程子弟子朱子亦疑之而仍存之先生始言其決非程門何所據

答以淳夫爲程門本於鮮于綽然淳夫集中絕無可證淳夫但於溫公稱門生伊川則未之聞也其薦程子疏並不言是師弟而陳默堂集有答淳夫後人書曰以某所聞於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程門無不同觀此言

則非師弟可知矣。

問淳夫之謚宋史不見未知定於何時。

答淳夫謚見於魏鶴山集當是乾淳中所賜元城先生謚亦在此時紫薇言淳夫為人極肖婦翁呂申公而身後之謚與之同想當時議謚者亦采紫薇此段公案也。

問退之謂荀揚為大醇若是班乎抑其中又有差也。

答荀子醇疵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列傳可謂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各殊而粉飾之以孔氏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正亦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

經史問答卷十

六

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為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經史問答卷十終

跋

謝山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前五卷先生所手定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為經史問目今年秋過武林吳丈城先生之同社也。請主剞劂氏吳丈曰海內望謝山文久矣全集今茲未能盡以問目十卷為嚆矢可乎因商之杭丈。世駿汪丈。流并遺書廣陵馬丈。日瑤皆願勦事。亦告之同里諸後進隨力攸助而萬三。福獨任校刊功尤為多遂以集事。更請吳丈為之序吳丈謙不敢當而謝山先生以全稿命。純藏弄雖彌留亟請誰當序先生文者先生卒不答故今亦不敢別求叙但以純所詮次世譜弁首云乾隆乙酉九月十日門弟子董秉

跋

純跋尾

S
Z121.5
156(147)



ZW 21101000819071